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四三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蔡文莊公集八卷附錄三卷

（二）

〔明〕蔡清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遜敏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蔡文莊集八卷》提要

蔡文莊公集卷之六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補遺

送鄉人

憶昔喜逢君梅雪飛花滿地白于今送君還楊柳依稀動行色君不見朱紫榮於朝徒勞車馬雜塵囂又不見商賈藏於市終日紛紛爭言利何似林下一身閒萬事從容任君意有時載酒對花衢有時靜讀古人書有時耕兮有時牧有時樵兮有時漁此樂人間

不易得使我天涯久蕭索家鄉到日會吾親爲道東風未許送歸客

畫梅

雪骨與氷魂居然自不羣朧頭眞造化都付筆頭春

送鄒汝愚謫官

我輩云爲太後生功勳名節兩未成我願汝愚從今去細煉心丹覡聖明

送李天瑞謫官

曾勸君看黨錮傳時事雖殊理則眞自知氣弱非君伍也有心香向北辰

婚書

忝眷桐城蔡　端肅書奉　尊親家鳳池李公侍者

淸賞靜言思之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後而造化生生之道付之人與物之自以陰陽相偶而相禪矣第物之相偶也唯其情而已人則知以理而紀綱夫情節文夫情此婚姻之所以必備六禮也此人道之所以立而不與羣物類也此家之盛衰所係也此婚姻之所以不容以無所擇也恭惟　尊親家實吾泉名族而比來家教益嚴內閫之儀伯季匹休鄉邦侈之了姪之秀各專師授亦皆駸駸乎其有成就音者

尊門之盛自此且益有以新乎人之耳目者矣况令愛方在稱年承嚴君之誨已能勤習女教諸書及諸女工之務他日宜有賴爲淸是以忘其寒素特以愚子托婚于尊門今玆吉日敬遣媒某奉納徵幣爲定禮云夫定之爲言一成而不易之謂也古所謂納采者也子女之賢與其定於此矣家道之將興與其亦定於此矣且兩家之子尚皆在蒙養之年聖人云蒙以養正聖功也則子女在今日傾尤可爲遠大計故所深切願望者公自是其益務爲淸敎教子婦而淸亦當自爲公督教子婿庶幾他日兩無負耳大易以柔順中正爲女德之盛以剛健中正爲男德之盛此可以知所敎矣恐子女年及成童則氣習已向於成或有後時而敎之患故於此時言及之衷曲之情一用直敘不效近時駢驪之語禮數之文也伏惟俯垂鑒念至祝時成化丁未秋九月廿二日書

藏春窩記

天地之所以造化萬類者春夏秋冬四時也而究其所以爲夏爲秋爲冬者實一春之氣之貫通特有伸縮之異耳元非可以判然異體觀也譬之水春其發源也夏秋冬則皆此源之流行灌注異坎而同宗者

也由是言之春之於造化其所職不旣大乎然人知夏秋冬之出於春而不知春之所從出者冬也夫冬其春之所藏也嗚呼亦妙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向使天地之氣一於發舒而無冬以斂藏之則元氣將有時而竭雖天地亦不能久其所以爲天地者矣傳不云乎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發散故論太極之用所以行則先陽動者春之謂也而論太極之體所以立則先陰靜者藏春之謂也藍湖居士吳君時昭名其所居之室曰藏春窩屬予記之予謂君之意未可審知而君之取類大矣

暵乎三才一貫也予欲為君悉以人事之符於藏春者言之雖累百千言恐未易究姑舉其統會而切要者論為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也心之為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者其靜感者其動而靜者其主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百行萬善皆由此出是其春之所藏者不既當矣乎是以其發而中節也謂之和和則生意流行旁達於事為日用之間而有形形色色之妙矣其為春也何如哉苟使靜有不中則和之根已拔而春無所藏矣夫焉有體不立而用獨行者哉此雖聖學

之要未可以泛言然心之性情人人同具無古今聖凡貴賤之別能者當益勉而不能者亦當企而修焉者也況君素亦善士耶然則和也者其春乎中也者其春之所藏乎春之所藏者其即窩之所在乎若君之本意蓋以室為藏春之窩耳雖然理一也君能湛然靜居以存其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由是行於家也父子篤兄弟睦行於鄉也朋友信長幼順此即其發而中節之和也而是窩允為藏春窩矣若以學者言之則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亦此理也君弟時光游邑庠與吾友予故又併及之若夫是窩之規制歲月

繫於大義者則皆在所略也

商山四皓贊

秦鹿方逐漢馬躓興諸公是時鴻飛于冥兌陰納媚震位不寧諸公是時鳳儀帝廷吁殆亦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者矣

右贊一首仍唐梁肅贊辭意而約之耳若曰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未敢便道

眞西山先生贊

閩世眞儒高山仰止衍義一書發揮宗旨正學遂明斯文振起功德在人宜陞從祀

弔陳布衣先生

於乎布衣不可作矣惜乎孟中來之晚矣不可得而見矣龍溪林蒙庵莆田周翠渠孟中之師事者皆布衣之友也因其友而慕其人因其人而求其心心也者曠百世而相感况吾與布衣地雖異時則同乎嗚呼布衣奮身戎伍遯迹詩書陋俗學之曲徑窺斯文之正路所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者也使布衣得遊孔門又當何如其造詣耶然而耿耿方寸悠悠千古視世之醉生夢死者天壤懸隔矣孟中忝職學式欽仰高致表石道傍以風多士精爽不昧其尚鑒格

聯文

天上奎光回壁水　劍氣幾年□□□

匣中劍氣射鍾山　文光萬丈起賢關

槽櫪難淹千里足　清時入網皆鸞鳳

風雲初快十年心　北冀空羣盡騄驪

獻璞幾廻驚刖足　鵬鵾圖南風力大

抱琴端喜遇知音　葵心倚北日華將

文莊公集卷之六終

蔡文莊公集卷之七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附錄

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左侍郎理學名臣謚

文莊虛齋蔡先生行畧

先生諱清字介夫虛齋其別號也先　世居惠安之東林里元至正間有處士惠者避紅巾寇徙晉江是為始祖傳高祖潤及曾祖輝中永樂甲午鄉試卒祖懋德不仕父觀慧以先生貴封吏部稽勳司主事母王氏封安人先生天資穎悟負出流輩髮就總盡屈其師明有司試其文皆以大器期之及長益肆力於學六經子史及周程張朱性理之書靡不熟讀而精究之謂易五經之首性命之蘊故尤盡心焉毫分縷析不遺餘力而深造獨詣有發前儒所未發者胸中所存要不肯小就直欲窮極底奧折衷羣言而上繼朱子於前人蓋不多數嘗謂吾平生所學惟師文公而已文公折衷衆說以歸聖賢本旨宋末諸儒割裂粧綴盡取伊洛遺言以資科舉元儒許衡吳澄虞集輩皆務張大其學術自謂足繼道統其實名理不精

[illegible]失之疏畧本朝宋潛溪王華川諸公雖屢自辨其非文人其實不脫文人氣習於經傳少有究心國家以經術取士其意甚美但命題各立主意衆說紛紜太宗皇帝命諸儒集羣書大全不分異同混取成書遂使羣言無所折衷故吾爲蒙引合於文公者取之異者斥之使人觀朱註瓏玲透徹以歸聖賢本旨如此而已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故號虛齋好學之心至老不倦居官出則治事入必觀書或與諸生講論雖隆寒盛暑不廢常見其臥榻置燈思惟有得雖夜半必起而筆之與諸生講退即記其難

疑答問之語以入蒙引有就問者即傾倒與語每自夜分達雞鳴方辭去教人以看書思索義理爲先其言曰今人看書皆爲文辭計不知看到道理透徹後詞氣自昌暢雖欲不文不可得已又曰吾爲蒙引使新學小生把這正經道理漸漬浸灌在胸中久後都換了他意趣則其所成就自別先生教人既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士出其門皆能以理學名于時故教聲振于遠近官轍所至如建如嚴如杭以及兩京隨杖屨者常百餘人其在鄉居侍養守制家居則設講于水陸僧寺有志之士不遠數千里從之泉南一時人物之盛皆先生所造就今天下稱易學者猶推泉南成化丁酉福建鄉試先生二十五即發解首有司刻其文先是清源山鳴如玉磬聲者三日人謂先生之兆云辛丑試禮部大學士劉公戩方以編脩主試事酷賞其文拔置首選將刻之先生以大雪不終試乃落士論惜焉入胄監祭酒瓊山邱公濬試蔡沈進尚書傳表批其卷有他真箇是宋人之語深加敬重公以先生之議欲更定易經四書大全出其本令先生批點之既完而事未及行登甲辰進士以病歸戊申弘治改元授禮部主客司主事冢宰三原王公恕重

其學奏改吏部稽勳司主事時與談論道理及訪以時事與當世人物先生感公知遇凡知無不言因上時事管見三劄公皆嘉納又疏名士東山劉公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王公一時用之殆盡時有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宰朝廷怒下之獄將處以極刑大司寇何公喬新方以病在告舉朝驚懼計莫知所出度惟何公爲能解衆以先生何公所知以其事即之謀先生遂爲言於何公何公即出上疏救之得不死誦嶺南先生作詩送之死又以詩哭之其事尤爲時論所重辛亥丁毋太安人憂服闋王公已去位銓部

有不悅先生者以補祠祭司員外郎先生亦以長子
舉人存畏之喪乞罷都督冢宰以取選不公爲言者
所論遂陞先生南京吏部郎中上疏乞終養至家未
三月丁父封稽勳司主事公憂服適除弘治甲子山
東巡按御史陸公偁請主其省試事先生以王朝之
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丙寅正德改元朝廷即其
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既至脩白鹿洞重師儒以德行
道藝教學者而時課試之激勸有方士欣然爭向上
刊學政文移及大學中庸掌引精選程文於學宮學
者有所矜式丁卯小試凡居首選之士悉麗鄉薦人
尤服其明江西舊例三司朔望先謁寧府而後謁
文廟先生率僚屬先謁　文廟寧府大怒加訕罵又
欲三司具朝服先生不從又怒先生既不悅於寧府
又因其行事度其必反遂上疏乞致仕寧府知其賢
使儀賓諭留且欲以其女妻其子先生力辭既歸數
月朝廷復以南京國子祭酒起之命方下而先生疾
作遂不起矣先生素有精鑑常以文字知人之窮通
壽夭士有經其甄別者毫髮不爽在江西舒脩撰芬
夏考功良勝鄒編脩守益方爲諸生未知名先生試
其文於舒則以殿元許之夏與鄒則稱爲臺閣之器

既而皆如所料子舉人存畏聰明夙成先生賞其文
疑其不壽學政文移蓋其文之粹者先生謂不類乎
時之作自意必不久不知何所見也性好山水經史
之暇常携諸生山遊裹糧數百里或經月而後返常
謂山水秀抱必毓賢俊風氣虧疎斷無佳產於是漸
用葬書改遷其高祖以下四世墳塋又欲遷所居於
叢山臨流之處未就歸自江西即絶意世事日與門
人觀山翫水尋葬地以爲樂曰此吾身後百年事也
體孱瘠常多病湯藥恆不離一日微恙不復服藥或
彊之曰吾數將終豈藥能續耶前數日召門人故友
與別俱朝夕侍左右及一夕自知將盡沐浴更衣冠
端坐謂諸生曰吾官至國子師於願足矣復何憾但
吾平生志慕古人古人如賈誼諸葛孔明輩皆年未
四十做出許大事業今吾年過五十而功業不建上
負天地中負朝廷下負祖宗此吾所以羞也諸君其
識之勉之言訖瞑目而逝時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
三日夜四刻也是夕有星墜于屋之西吻距所生景
泰癸酉年五十六先生孝友出于天性急于求道而
進取之念畧笠仕二十五年從官不能十年家居專
親讀書之外惟與諸生講學著述及遊觀山水而已

方進士在告爲毋王安人寫容安人愀然不樂曰吾
閒毋以子貴兒既登第吾容猶巾幗如故耶先生聞
其言隨促裝赴還比至得封安人始歿在畱都一日
思親心動卽上疏乞終養至家僅三月而王事翁沒
人皆謂孝感所致二親沒後每忌日必痛哭流涕終
不飲酒食肉其純孝率如此宗族有貧乏者每周恤
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者凡八九人叔父年老篤疾
莫爲生一子四女日就寒餓先生子其子嫁其女奉
養之終其身毋安人弟翰爲晉安驛丞鄭者子以去
王祀中絕後鄭有子翰莫能歸先生訪求得之蕭山

適翰死收其骸骨挈其妻子以歸給以田廬俾主王
氏祀於門人尤有恩義有貧者常衣食之而假之館
凶之成就者甚衆平生惟輕利好施故家無儲積垂
沒之際身無以爲殮皆有司及門人助之先生少而
聞道自幼知學卽倍世儒詞章訓詁之非而得乎濂
洛關閩之風旨謂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
之道不明則聖賢之道因之遂晦故其所學所推明
惟朱子而已至其用功之要則專求諸心嘗曰吾居
閩南一念及燕北其神卽在燕北吾居燕北一念及
閩南其神卽在閩南此可見天地之神之在我善用

之則窮天地之紀搜聖賢之蘊達古今之變而無所
不之也故其爲學必定此心於靜密以立之本運此
心於思索以致之用庸能剖析義理入於毫釐折衷
羣言歸于一致又其言曰東海之士得論語讀之可
進於聖人西海之士得大學讀之可進於聖人南海
之士得中庸讀之可進於聖人北海之士得孟子讀
之可進於聖人蓋語孟學庸之書各自以所見示人
途轍少異而其歸則同士囿於東西南北之風氣各
以其性之相近爲學而皆可以入道聖賢垂世立敎
微旨各有攸存然非先生之眞知允蹈有未能發以

示人也然則先生之學於道其深矣世之博雜支離
者固不敢望其下風自謂簡易高明而中實暗昧者
又不足涉其藩籬也爲文惟尚理致皆溢中肆外之
語不待雕琢而成淳雅平正如良金美玉無瑕可指
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之不厭也所著有四書崇引
易經新續蒙引河洛太極圖說綱目隨筆客歲文集
皆足以發揮經言折衷衆論羽翼四子六經有大功
於子朱子之門以開後之學者仕必欲行其所學一
言一行不合于時則奉身而退雖挽之不能使畱則
守孔子進禮退義之家法而禍幾灼見於十年之前

乃庶幾大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至其死生之際卓有定見從容而無遽急安定而不紊亂雖曾子易簀之時朱子屬纊之際要不是過非達死生之理而深契于性命者又何以至是噫若先生者謂振古之豪杰非與元之學也後每恨不得與諸賢及先生之門親領其教音蓋嘗聞風與起於先生之書潛心熟讀亦既有年竊有以得其緒餘之一二矣癸未春考績北上先生之季子舉人存遠遇予於京邸備述其先人平生事托爲序次以垂不朽夫褒崇先哲予志也亦予責也所愧淺劣無似不能寫先生之萬

一况旅次倉皇書籍俱無可考姑據所述與元前後所聞於人者互相參考作行狀若先生之盛德大業死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俟後之君子

嘉靖癸未歲四月幾望前進士南京大理寺右寺正

同郡後學林希元撰

先祖行畧諸名公能言之駒日夜讀先人遺文未稔其實每蒙諸公祖父母索理學公事蹟駒不敢僭附簪筆私爲杜撰謹手簡名公疏稿彙成一冊庶臟代守如或見之爾若曰誰是褒箕而兀坐雞窓愴然手澤則駒赧汗遍身矣

崇禎癸酉仲春裔孫邦駒謹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咫亭詹先生疏稿

題爲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賜謚以示激勸以光人文事臣惟帝王之治莫先乎重道而崇儒夫重道崇儒者帝王所以礪世磨鈍也風化人心世道國脉於焉攸繫臣伏睹我朝治教休明皆由列聖相承以重道崇儒爲首務我　皇上紹隆聖統茂明帝學尤孳孳汲汲加意儒碩而表章之是故士之幸而生於我朝其脩身得道妙契聖賢之眞傳如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者既得進而從

祀孔庭廟食百世其飭躬砥行確守聖賢之正軌如羅倫羅洪先者亦得謚爲文恭爲文毅以六品之秩而破華衮之褒蓋所以闡揚往哲廣厲來人風化以振人心以淑世道有所維而益盛國脉有所培而益昌矣乃臣之愚以諸臣之外有德足以從祀而無媿而俎豆之議未追賢足以得謚而不慚而易名之典未及者則臣於其鄉得一人焉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是已按清平生事實臣聞之故老讀其著書考諸皇明政要理學名臣錄通紀吾學編憲章錄八閩通志之所紀載參諸海內縉紳之所議論確然有據旨

授爲　皇上陳之清因成化甲辰進士爲禮部主事
三年調吏部復除禮部既而乞南既而請告正德間
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當其時寧藩在焉寧
藩內蓄異志而外以虛禮與士大夫相結籠以智數
脅以威權葢無不遊於羿之彀中者清獨守正秉禮
屹然特立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次日乃謁孔子清
請先謁孔子而後朝王至其賀王誕日清又獨去朝
服蔽膝寧庶人御之於是有乘間言清與林俊厚者
寧庶人益忌清清遂引疾去嘗語人曰寧藩所謂智
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今雖逆節未萌然竟可慮但

願老天祚宋而已葢是時清已豫見其微矣既家居
杜門掃軌潛心力學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
傳周程張朱爲眞派硏窮紬繹摩擬闡解有四書蒙
引易經蒙引性理要解諸書葢朱熹發明聖賢之旨
而清又發明朱氏之言四方學者宗之至于今不廢
乃其勵志好脩省身克己行不媿影寢不媿衾則又
見於密箴一書今觀其言皆身心性情之實功而不
事口耳皆天下國家之實用而不爲玄虛與瑄之讀
書錄實足相擬先臣林俊稱其凝重端雅操養力專
而進取之念畧好古篤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
負曉稱其明經博學行潔心淳氣清而色和外簡而
內辨可謂知清者臣嘗取清生平反覆論之力抗藩
王獨立不懼勁節也方寧庶人舞智炫才盛有賢稱
而明炳幾先睹於未形蚤見也超然遠遯不俟終日
亭亭物表皎皎霞外高行也平居非聖人之書不觀
非聖人之道不談正學也躬行實踐不媿屋漏眞脩
也朱熹有功於聖人而清則有功於朱氏羽翼經傳
折衷羣言卽今經筵日講虎觀諸儒臣之所勸誦亦
多采其說推之四方家傳人誦爲人士式佐國家萬
年同文之治於無窮懋功也若其屢辭名位而不居

退甘窮約而無傴官至四品家無數金恆借貸於人
以爲生貴而能貧此猶其細者而衡文隲士藻鑑精
明識陳琛於埃塵拔舒芬於困滯賢人魁士多出其
門此亦其緒餘耳臣嘗以爲使當時江右諸司得如
清輩數人則據經守正當有以逆折其奸萌而淮南
之謀必寢使清不去去而不死且復用則弘識訏謨
當有以匡持乎時事而東山之望必佳使仕者而知
所景行則淡泊寧靜必無干名競進之心學者而知
所向方則篤實潛脩必無好高爲人之病士之明經
應舉者但習清之書守清之說而不倍則其所爲文

粹然一出於正又安有離經叛道操戈入室而流於二氏六子之歸者哉　皇上方留心九經崇尚正學惟士習文體爲拳拳臣愚謂欲端士習而正文體則請表章此一臣以風天下而所爲表章之者惟有從祀及謚典耳曩議從祀時在廷諸臣多言清當從祀者後以其典重而舉不欲輕姑緩之以俟論定臣愚謂清之賢無媿於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羅倫羅洪先之儔卽從祀之典未及再議若旦予之謚則確乎其不爲過　皇上試舉清人品詢之在廷有能寘議者乎試舉蒙引一書有一人不誦習者乎試詢

以謚之與從祀當否有稱不當者乎蓋非臣私論實在廷諸臣之論也亦非臣及在廷諸臣之心而四方人士所共仰望之心也抑臣又有感焉前代從祀率宋之人以區區之宋自周張程朱四子外猶有邵雍司馬光楊時胡瑗歐陽修等乃獨我朝二百餘年而始進一薛瑄往歲而始進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則已誇詡以爲盛卽以造詣踐履篤實純粹如蔡清者猶然靳之俎豆不得儕於楊時胡瑗之列何我明之不逮宋遠也無亦持議者操疑難之心并於所聞淡於所見屈服前代而責備當朝遂使俊偉之流

品湮鬱於評論之苛而昌熾之人文遏佚於愼重之過乎甚非所以紹續統緒光揚盛美耀旣往而示將來也臣願　皇上加意一代之規稍弘崇奬之路勅下該部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先將蔡清比照羅倫羅洪先二臣事例賜謚易名而從祀之典不難再議而續舉焉仍將我朝諸理學儒臣博訪精核或當請謚或當請祀一體表揚令人知聖意之所嚮相與脩實行崇正學其於風化人心世道國脈所裨非淺鮮矣臣愚不勝願望懇祈之至緣係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賜謚以示激勸以光人文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核疏稿

題爲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賜謚以示激勸以光人文事祠祭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左僉都御史詹仰庇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欵文武大臣有請謚者禮部照例上請得　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跡禮部定爲上中下三等以行業俱優者爲上行實頗可者爲中行實無取者爲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　旨又一欵大臣應得謚者禮部

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間有應謚而未經題請及會題請而未蒙賜謚者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補給及查得原任翰林院脩撰羅倫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于嘉靖元年等年內題請補謚羅倫謚文毅羅洪先謚文恭去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左僉都御史詹仰庇題稱先臣祭酒蔡清造詣踐履篤實純粹乞要比照羅倫羅倫等事例賜謚易名或議從祀仍將我朝理學儒臣博訪精該或當請謚一體表揚各一節為照已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心術純正而養之以深醇操

履端嚴而本之以篤實窮經闡教則字句皆有發明而功垂後學守道淑身則言動皆可師法而德邁前修宜加褒崇以示風勸除從祀重典例應會官另議外所有易名一節既經該司查有前例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謚上請施行其餘理學名臣未蒙賜謚者容臣等逐一查訪的實另議題請施行奉 聖旨是蔡清准與他謚

禮部咨稿

題為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賜謚以示激勸以光人文事該翰林院遞出揭帖賜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謚文莊遞出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施行右咨吏部

吏部報疏

題為一代醇儒公論已定表章猶闕懇乞聖明核實賜謚以示激勸以光人文事驗封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翰林院遞出揭帖賜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謚文莊等因備咨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賜謚官員例該給與誥命合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謹題請 旨

謚文莊誥命一軸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雅重儒碩生則用其才而顯其身歿則核其實而定其謚所以標表章執勵世作人典至鉅也爾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純篤之資深潛之學歷仕而据經守正屹砥柱于中流疆年而引疾乞身遺紛華於世味行有枝葉道無磷緇克已省心幽獨儼神明之鑒著書垂世經傳資羽翼之功人雖徂而風猶存時既久而名未易良為闕典朕用軫懷茲特謚爾為文莊錫之誥命於戲窮經致用尚流百世之芳節惠尊名永錫九原之賁爾靈不昧式克欽承萬曆十六年閏六月十二日

九我李先生請贈官奏疏

萬曆甲辰年七月廿日禮部侍郎署部事李廷機一本爲理學名臣巳蒙贈謚猶未贈官乞輔闕典以崇儒重道事已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仕於弘正之年其德誼則九州四海所共聞知其著書則學經諸生所共習誦其名登於國朝名臣之錄先年議從祀孔子廟廷多謂應從祀者其卓卓彰明不待臣之贅也萬曆十六年台臣以易名請下臣部覆蒙　皇上謚文莊華袞之襃天下被其榮又服其當矣是惟祭酒乃其原官秩猶仍於生前贈未加於身後表揚之

典似屬未全臣今署部事日題覆卹典每覩輒念以蔡謚請名而未霑此典亦　皇上之一闕事也而子孫式微又不能陳乞臣敢敬循職掌仰懇聖明勅下吏部議贈一官庶典禮彌光而於聖明崇儒重道之意亦有補焉臣不勝瞻祈之至二月廿七日奉　聖旨是贈禮部左侍郎

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我國家儒術甚盛而眞儒亦難其人其有淵詣足以羽翼聖眞其清標足以興起流俗雖沒世之久而典刑未泯夙望表章其可已乎爾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學有本淵動遵矩矱窮年著述闡鄒魯之微言篤志進修紹程朱之正脉服休仕路出處優游抗節藩庭風猷峻潔遠脂韋其若浼甘淡薄而如飴爲八閩文獻之宗負一代著英之望至今後學猶凜前徽朕博採輿評緬懷舊德旣已易之嘉名矣茲因禮臣疏請復贈爾爲禮部左侍郎錫之誥命於戲道充爲貴寧知地下之榮至德可師爰作域中之勸用頒明綍載賁幽扃萬曆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序齋李先生請特祀奏疏

萬曆乙卯七年工科左給事中臣李熙題爲懇乞聖明表章眞儒一體崇祀以溥風化事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所以鼓其遷善而不知爲之者風化是已而風化觀乎好尚尤莫要於右文崇祀之典其舉之也若甚遷而其究之也黙有以係屬民心作新耳目歸之於一道同俗之盛此帝王之治所以至約而至博至微而至神與我　皇上躬聖智之資藏緝熙之學親賢問道日有孜孜卽位以來節允禮臣覆言官[illegible]將已故儒臣章茂祀正學祠吳與弼陳獻章胡居[illegible]陳眞晟各專祀於其鄉一時縉紳章縫之士咸翕[illegible][illegible]

知感　皇上好尚之所存而風教潛敷眞有以使天下同心而向道鼓舞而不自覺也竊臣淑景先哲得於耳目聞見之眞者敢不舉之以仰贊　皇上敦崇理學至意臣鄉先臣國子監祭酒蔡清少而志學壯而聞道飭躬篤行動準古人嘗自爲箴曰周子之誠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所存豫以作聖者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二貫一靜虛動直又曰長注意於遠大而實地則在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大君覲師與夫先聖先賢又曰若是眞學問

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眞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當官之政不然是眞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耳又嘗題其卧處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千百年之休不知自愛其身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巳之私而巳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此可謂有爲巳之實功而精於謹獨者矣始仕爲禮部主事改吏部巳復爲禮部歷郎署聲稱一時名臣如邱濬王恕猶雅重其德學盛推轂之提學江西以身爲教言動皆可師法其大者則賀寧藩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清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憾之因公宴故設機械爲刺譏清據理正對其不屈而與爲抗每類此遂大忤引疾致仕藩王竟以不軌敗非烈烈砥柱而勇退自潔者耶家居益以經學自娛講明踐履一本諸考亭溯洛而仰泝夫洙泗告語之緒又慮學者之論說紛紜而折衷靡定也乃於四書易經各著爲蒙引往往融釋羣疑極探理本雖反覆於字析句議之間今其書布於四方而治經之士不至涉足而誤途徑則清所以發揮羽翼之功信非渺少矣故縉紳先輩其知清而評之者

謂其明經博學行潔心淳外飭而內辨與之論天下治俗汚隆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深剴切又有評清之著述者曰隨文精研細入繭絲牛毛掩卷潛搜妙造天根月窟雖立言之人亦多而聞道之言自別識者咸以爲確論臣謹按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心術光明操履端正志存用世匪汨溺於詞章學務成身巳會通夫性命致元晦之窮理必欲精察以力行契子厚之疾書豈徒苦心而力索一洗俗學之蒙蔽復揭聖經於昭明至於抗强藩而不屈有逝所

菁莪之風罷學政以乞歸有明炳幾先之哲卽其氣
節之俊偉篤信涵養之醇深誠可謂昭代之名儒來
學之先覺矣雖曩嘗同祀於泉州鄕賢祠邇者守臣
亦以春秋往奠於家廟固足以見公論之不泯然祠
守之錫未蒙夫特恩而俎豆之榮秖混於常典似於
褒表往哲風化將來猶有未備者伏望 皇上勑下
禮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先臣顏祭文扁祀咸如
故事俾臣鄕里後生一旦覩天恩之寵被莫不懽忻
鼓舞動色相慶謂 聖天子之注意理學崇重儒臣
不以海濱遐僻而有遺不以沒世幽潛而或忽也則

所以濯磨砥淬趾美前修以蒙應我 皇上日新不
顯之純者其機能自已耶蓋所祀雖在一人而風勸
則在一鄕由一鄕而推天下其潛孚默感之妙又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臣故願 皇上之加意也再照儒
先之列於祀典有二曰專祀曰從祀專祀者謂表其
一鄕一國之善士云耳至於從祀則直以其爲天下
之善士而又能進諸古人故舉而配食於孔廟典誠
隆矣然而今之論者則又拒從祀爲太嚴臣竊惑焉
夫所從祀者非吾夫子乎昔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其
道尊而進人則甚恕其徒雖衆而成材亦難以多得

今之所稱十哲而祀於殿堂之上者固卓然表著矣
而當時蓋已分而爲四科四科之中惟德行足稱兼
材餘皆僅得其一體者也以僅得一體之士而卽已
列於十哲成其爲卓然表著之才雖七十子不得與
焉豈非所甚難哉惟其成之難故夫子之進之也惡
得而不恕夫享祀之禮沒如生亡如存者也使夫子
而在今日其若於成材之難而恕以進之之心猶夫
昔也祀夫子而不體其心吾未見其善祀矣故臣之
心竊以爲如蔡清者其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未敢
必其能兼與否然嘗考於論世之餘蓋亦有足稱焉

而不止爲一鄕一國之善士者雖以稱從祀可也且
不特淸也如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陳眞晟章懋及
今近日所舉王守仁數子雖未能粹然於德行之科
而詳稽其所得未必多讓於由夏之徒縱使僅成乎
一科猶當不失爲十哲而況其不止於是乎假令數
子生於春秋而躬進吾夫子不惟不麾諸門墻之外
或者雨化氷釋尚有越由夏而稱賢焉未可知也夫
其賢可肩諸十哲而一日之祀乃不得側乎七十子
之末是以夫子爲將麾之乎抑將進之乎此臣之所
以不能無疑也或者謂彼親受業而彼則聞風興起

者也故當有辨果爾則是以吾夫子視後世之儒不如其及門之士若隔藩墻而分爾我然者豈聖人大公樂與人善之意也由前而言則非恕由後而言則非公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然特臣之愚見如此耳國家莫大典禮豈一人所敢私者尤望　皇上勅下禮部歷查我朝理學諸儒會集公議擇其最著而足爲天下之善士者通行從祀惟其公不惟其私惟其當不拘其數以體夫子樂育英才之心以彰國家理學大明之盛以鼓來學景行私淑之機一表揚而曠典具舉所裨補風化者豈其微哉臣曷勝惓切祈

懇之至

禮部覆本

案查先該河南道監察御史陳文燧題要將先儒吳與弼陳獻章及元儒吳澄議令從祀或崇祀其鄉該本部查照尚書章懋事例覆奉欽依立祠鄉郡春秋祭祀翰林院定擬正學祠額撰造祭文施行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工科李熙題稱乞要將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建祠專祀其鄉一節臣等竊惟我國家既設鄉賢祠以祀其一鄉之賢者此外又有專祠之舉蓋以其人之賢特出於衆賢之上而祀之者不以衆賢待之所以旌異名儒風勵後學甚盛典也切照泉州府晉江縣已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本以沉潛之資大肆鑽研之力考經書以窮理雖一字一句必爲之剖析而足稱儒宗蹈規矩以禔躬即一事一節不失於經畧而蔚爲師表非止閩中之山斗抑亦海内之蓍龜也所據崇祀孔廟典禮重大未敢輕議至於特建鄉祠以示褒異實與尚書章懋等事理相同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撫按衙門着落有司將蔡清特爲建祠崇祀每歲春秋致祭如儀仍行移翰林院定擬祠

額撰造祭文以稱表揚至意庶國家之風化有裨而人心之激勸益深矣奉　聖旨姑依擬祠額罷

司貞陳府主老公祖重脩名賢里坊序

順治巳亥年八月泉州府知府山東鹽運使陳

秉直小引

六合之内有異物焉尋常尺寸之間熟視之若無睹者何况一尋干戈再經鼎革其湮沒於寒烟荒草中者又何限吊古者往往取一時瑣屑遺跡咨嗟而表章之其廢興果有所輕重於古人耶僕因之不能無感焉如溫陵城西名賢里一坊爲先輩虛齋蔡先生

庭也先生諱清字介夫別號虛齋居惠安之京林
里爲八閩理學開山成化丁酉先生年二十五郎發
解首時清源山鳴如玉磬者三日甲辰舉進士弘治
改元自容曹擢銓部正德時提督江西學校忤寧庶
人歸起南京國子大司成未仕卒贈少宗伯謚文莊
特建祠崇祀春秋致祭如儀泉郡城建坊四名賢里
其一也其三坊遺址無復存今名賢里坊又復欹頹
鄉先達給諫耻古王先生慨然有脩葺之意囑僕首
其事然以僕所聞先生遺行如窮理盡性繼往開來
致君澤民以及著述之富出處之正備載於理學名

臣錄通紀吾學編八閩通誌諸書有未可更僕數者
則先生又豈以是坊重哉脩是坊又豈足以重先生
哉先生之犖犖天壤開未墜於地者又豈無甚於是
坊者哉後之傳先生所不傳與欲傳者又豈無較是
坊爲尤亟者哉然先生之可傳者或不盡傳而赫赫
里巷者止有一坊今若滅若沒於歲序更遷之後數
千百年下聲沉響滅不傳何述咎將誰諉耶茲鳩工
伊始願同志者襄厥成他日安知無有心人因是坊
而求先生之事服禮器續先生之微言且索與探幽
使天下之湮跡塵礫中者一旦揭中天而垂不朽大
必非此一坊爲嚆矢也已是爲引

耻古王先生重脩名賢里坊序

順治巳亥年八月翰林院庶吉士兵科給事中

王命岳後跋

余以是歲季春請給入里門距曩者之燕日可九載
覩所以興廢補弊大異疇昔未至城十里登高眺望
雉堞煥然一新金湯鞏如也已而登夫子之堂堂廡
歸然改觀有宮牆數仞動人瞻仰之思焉於是知郡
當道多賢者而諸生爲余言脩文廟事太守陳公執
議獨先捐金亦最夥以是告不日成余心甚韙之而

郡庠中特祀有文莊蔡先生者以理學爲海內宗先
是郡城建坊四余所及見者中衢理學名臣坊其一
衢之西名賢里坊其一蓋文莊實誕生於西衢云余
出門時兩坊固並隆也比假歸則理學名臣坊已湮
比無蹟名賢里坊則頹然欲廢蓋僅有存焉曾日月
之幾何而興廢之故愴人心腸有如此坊者余居名
賢里之北小巷朝暮出也則見是坊如玉山將崩意
惻惻呼人扶起立倍深悲仰有匠石氏爲余言郡大
夫曾度材焉余因以詢之太守陳公慨然捐俸二十
金仍設簿募貲序其事屬余言爲勸相以余生身之

他與先生家祠望衡而峙今倣廬又在先生坊北近
先生若此其甚步趨親切余小子業已不敢自廢矧
我太守公既遷秩山左藍憲且晚且戒治行尚惓惓
表章先賢遺蹟意若曰俾爾邵人士過是坊之下則
知先生之名讀先生之書觀感興起將續先生之遺
緒以鼓吹先聖之文教於無疆則太守公之脩是坊
亦與重脩文廟之意相表裏也是太守公之教我郡
士大夫後生小子大後猶有加也其既我泉也實大
且永吾儕其敢不黽勉私淑以承我公之陶冶詩曰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太守公之謂也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吾儕切有志焉

重脩文莊蔡先生祠序

昔明之中葉士大夫講學論道之盛比於宋南渡時
雖關北方之倡者莫著於河津而月川涇野之徒前
後相望焉南徼學者則康齋發其端其徒餘干白沙
相與張而大之然二子者同遊康齋之門而所學迥
然絕無毫髮肖似其後遂有姚江王氏標新立異一
時靡然宗之其聲華遊從之盛又非從前諸子之所
及也吾閩僻在天末然自晦菴朱子以來道學之正
為海內宗至於明興科名與吳越爭雄焉暨成弘間

虛齋蔡先生崛起溫陵首以窮經析理為事非孔孟
之書不讀非程朱之說不講其於傳註也句談而字
議務得朱子當日所以發明之精意蓋有勉齋北溪
諸君子得之口授而訛誤者而先生是訂故前輩遵
巖王氏謂自明興以來盡心於朱子之學者虛齋先
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紫峯陳先生淨峯張先生次
崖林先生皆以里閈後進受學而私淑焉泉州經學
遂蔚然成一家言時則姚江之學大行於東南而閩
士莫之遵其掛陽明弟子之錄者閩無一焉此以知
吾閩學者守師說踐規矩而非虛聲浮談之所能奪

然非虛齋先生其孰開之哉今經學久晦士大夫好
尚趨向靡而不純浮華之徒轉相夸毗獨至蒙引存
疑淺說通典諸書則行於海內家習而人誦之翕如
也故嘗以為吾閩之學獨得漢儒遺意明章句謹訓
詁專門授受終身不背其師言者漢儒之學也師心
任智滅裂鹵莽者近代之學也是二者孰古孰今孰
淳孰薄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自鼎革至今吾閩
苦於兵亂學士咿唔僅以應舉先正淵源之學荒焉
光地竊不自量方將以山林餘暇與同志之士誦鄉
先生之遺書蹈前脩之典型庶幾那與李章之志屆

倌莊子素思適以書來厚相敦勗嘿有感於余心三
復之餘慷然永歎其後以蔡祠見燬告且曰願與子
倡而新之子宜弁數言以質士友余惟斯文之運無
往不復吾鄉積亂之後必將復有嗣音者焉紹續正
學如宋炎興明成弘時然則表章先烈使來者有所
觀瞻其事誠不可已素思邃學好古正直行行其爲
教職福州也復文公先生之宇今又拳拳於同郡先
賢如此吾道之興其不有賴於素思耶願與諸友勉
之

首捐俸經理者將軍侯施公聚財鳩工以新厥宇

併重建泮宮牌坊且用其餘畀它姓築阡於先生
墳上下者皆使改卜原郡庠生謝君瑞後學李光
地頓首拜書

重脩文莊蔡先生祠小言

適泰華者必資於車濟滄海者必資於舟微二者之
爲功蔑克至矣雖然能爲車而不能爲轡能爲舟而
不能爲楫猶無當也聖人之道譬泰華之與滄海彌
高彌廣矣千百年來聞人達士莫能得其梯航家自
爲說人自爲意迨乎吾閩朱夫子出因周程之微言
繹先聖之遺緒折衷羣說究其指歸車而爲之轡舟
而爲之楫後數百年而文莊蔡先生復起於溫陵作
爲蒙引以闡朱子之秘是攬其轡而操其楫者也垂
之百有餘年而天下翕然從之家誦戶說莫之能踰
豈非此心同此理同而東西南北之士適得其所同
由之而不自知其然也乎閒竊怪夫世之學者掇拾
緒餘互相詆毀鋪揚糟粕簡棄精微先生獨嘿然無
所剌譏湛思畢慮鈎深索遠以成一書使夫吾書行
而異學自靖則因先生以知朱子因朱子以知聖道
若登泰華涉滄海而無慮遺夫轡楫也功顧不偉歟
先生文章氣節迥絕先正李文節詹咫亭請謚贈之

疏言之詳矣愚獨論其守先待後之功如此泉郡學
之西南陬有先生祠建於萬曆中距今且百年矣子
孫貧困廟貌頹廢祠之房屋稱貸他氏而不能有也
門以外悉瓦礫場近者居人失火延及堂東偏距龕
而止几莛幸無恙愚始聞其火而懼往觀之而又喜
也夫以先生之功如此其大而災延其室卒能反風
滅火庇一席之安則閩學之將興而斯文之未墜也
清溪李老先生志於道者髫年遯跡深山閉戶探索
於河洛之奧無所不窺獨心儀於先生其湛深之思
勇往之概愚不能望其藩籬也曾亦聞蔡祠火因馳

尺一謀所以新其堂宇贖房屋鐍瓦礫而經理之且錫弁言俾得與賢大夫之仕於是邦者偕邦之紳士飭材庀事庶幾不日之成若夫輪奐既飭籩豆斯陳犂登先生之堂而發其遺篋攷其鐘鼓則依然鄒魯之風也是不能無望於同人云後學莊延裕頓首拜書

蔡文莊公集卷之七終

蔡文莊公集卷之八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附錄

府志列傳　嘉靖乙酉脩　史于光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少穎異蚤領鄉薦第一登進士官禮曹郎文莊公濬王端毅公恕推重之歷官兩京一時名賢鉅士多其知雅嘗謂虛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始則虛以入之終則虛以出之扁其齋曰虛學者稱爲虛齋先生督學江西士皆相慶以爲得師久

家居逆瑾起之祭酒先生歿矣若存亦必不起也所著有太極圖說河圖洛書說啓蒙圖解讀綱目管見易四書蒙引續說等書行于世

府志列傳　隆慶戊辰脩　黃光昇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幼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髮就總盡屈其師長益肆力於學六經子史及周程張朱性理之書靡不熟讀而精究之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以格物不外讀書讀書當以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爲要訣因以虛扁其齋而學者亦稱爲虛齋先生其爲學不獨言語文字之間觀其言

學宜養正性持正行敬傷躬約禮動準古人泉四
學自考亭來簿同安之後私淑雖多而得其宗者先
生一人而已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人先是清源山鳴
如玉磬者三日人謂名賢鳴世之兆也辛丑試禮部
大學士劉公戩方以綸修主試事閱四書經義皆深
造獨詣拔置首選先生以質弱大雪不終三試乃落
第一時士論太息入胄監祭酒瓊山邱公濬試蔡沈
進尚書傳表稱之曰真是宋人語又曰介夫學醇而
行潔可以進之古人嘖嘖嘆賞深加敬重邱以先生
議欲更定易經四書大全出其本令先生批點之既

完而事未及行登甲辰進士第以病歸同試政者不
忍其行序之曰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闇而內辨始即
之回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
于中而優游乎其忘乎于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
之汙隆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
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理義折斷之其言
精深剴切聞之者矍然以驚惕然有所與已則犂然
有所得於是知吾介夫果非衆人所可及也戊申弘
治改元授禮部主客主事冢宰三原王公恕重其學
行奏改吏部稽勳主事時時與談論道理及訪以時

事與當世人物先生感公知遇凡知無不言因上時
事管見三劄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一
時錄用殆盡時有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朝廷怒
詔獄將處以極刑大司寇何公喬新方以病在告舉
朝驚懼計莫知所出先生即以其事詣何公强之出
何公以先生言即上疏救之得不死謫嶺南先生以
詩送之死又以詩哭之其事尤為時論所重辛亥丁
毋太安人王氏憂服闋三原公已去位先生雖貞剛
善晦閉亦取夫名者之忌竟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
郎適有長子存畏之喪存畏幼而雋頴能繼先生志

篤學勵行中鄉試道卒先生痛悼懇乞留都遂陞南
京吏部郎中尋乞終養抵家三月而父疾先生衣不
解帶謀醫聚藥以求復于平其弗治也含襲陳斂飭
棺禮與哀至充充然矍矍然棄皇皇然如有望而弗
至祭戚戚然若有見其位而聞其聲音四世之墓未
慊咸改遷為冢塋慰功緦殤近盡葬其無歸者甫除
服巡按山東陸公偁以弘治甲子鄉試馳使來聘主
試事先生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丙寅
正德改元朝廷即其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既至修白
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

遞相沿賀寧庶人壽皆具朝服先生以爲不宜全服覲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庶人怒又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寧庶人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先生力語三司勿循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寧庶人益怒庶人素憾都憲林待用公庶人左右因言先生與待用厚於是庶人怒不可解而力求先生之短遣其親信者傳謗京師庶人一日於宴侍閒故設機械直譏先生不能詩文先生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乃據理對之殊拂其意又以奏討護衛事爲庶人積怒而同事者復有挾銜相

傾先生不屑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摭尤以一身上下關繫不欲竟墜其害也遂引疾致仕寧庶人亦素聞先生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其子先生力辭既歸數月朝廷復以南京國子監祭酒起之甫命下而先生已病終矣先生好學之心至老不倦居官出則治事入必親書其在病告侍養守制家居則設講于水陸僧寺與諸生論議雖隆寒盛暑不廢常見其卧榻置燈思惟自得雖夜半必起而書之每與諸生講退即記其難疑答問之語因爲四書易經蒙引若干卷四方有志之士有就問者即傾倒與語每自夜分達雞鳴方辭去教人以看書思索義理爲先其言曰今人看書皆爲文辭計不知看到道理透徹後而詞氣自昌暢又曰吾爲蒙引使新學小生把這正經道理漸漬浸灌在胸中久後都換了他趣則其所成就自別泉南一時文物之盛皆先生所造就也先生歷仕雖未盡儒者之用而有教人數世之澤晦翁嘗謂河南二夫子雖明道學未百年何幸而得敬夫泉中晦翁道學過化數百年亦何幸而得先生先生始終一貧李宗一嘗以爲問先生與書曰儒者致用嘗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

常不辦雖然士之富也淸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耳先生平生反身自檢之功具在密箴五十條（志傳密箴全載茲不復錄）先生檢身之功至於如此斯所謂聖賢實學也

府志列傳（萬曆壬子修）　黃鳳翔

蔡淸字介夫成化丁酉舉福建解元淸源山鳴如玉磬者三日甲辰舉進士淸自幼好學切于求道畧於仕進請告家居講學水陸寺江南士多從之游久之

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爲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稔知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箚見二劄言今日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而民力日詘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埸之警又疏海內名流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時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强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沒每遇忌

辰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恆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閒物當與天地閒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旣受祿于朝安得以耕莘之夫藉口蓋仕宦之入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初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以飾詐冒賢孝名清預知其有逆節矣濠生辰藩臬官當具朝服賀清獨去蔽膝而入曰以別於至尊也凡朔望諸司皆朝王次日謁文廟清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次乃朝王濠積怒因待宴嘲清不能詩文清謂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據理以對濠益銜之罷宴出遂閉門引疾乞致仕歸當事權方拔時賢以厭衆望不數月起清爲國子監祭酒命方下而清已卒知者謂清若存必不出也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閒內辨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鍼之詞嘗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孔孟之道不著所著四書嘗引易嘗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置燈卧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

論寢後思惟有得皆亟記疾書闡所妙悟至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閒士大夫談理學惟清尤爲精詣云隆慶三年議從祀孔子廟庭未果行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謚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子存畏存遠曾孫如川見科目志

通志列傳　康熙甲子修　鄭開極

蔡清號虛齋成化甲辰進士請告家居講學水陸寺江南士多從之遊弘治初以王恕薦爲吏部稽勳主事清因上箚見二劄又疏海內名流劉大夏等三十

餘人上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斥
司寇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强之出喬新即具疏
救智謫官嶺南尋除南吏部文選又乞終養至家兩
月而父沒後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有逆志值生
辰藩臬官當具朝服賀清獨去黻而入曰以別於至
尊也凡朔望諸司皆朝王次日始謁文廟清力請以
同日行禮先謁廟次朝王濠積怒清遂引疾乞致仕
歸逆瑾專權方拔時賢以厭衆望不數月起爲國子
祭酒命方下而清已卒清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謂
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故自號虛齋所著

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

虛齋先生小傳　林學曾

虛齋先生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
禮部主事歷任江西提學忤寧藩欲傾之遂致仕正
德三年起國子監祭酒未至卒先生明經博學行潔
心淳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與之論天下事治俗隆
汙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
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深剴切嘗曰儒者
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
常不辦至使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
可自考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
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
時操名器徒就一巳之私而巳所謂如入寶山空手
回者也生平所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宋四
儒爲眞派所著有易經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
一時出其門者紫峯陳公琛其最著吾泉學宮之傍
師弟分東西兩祠並春秋特祀云

學曾曰讀先生之箴而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曾後先生百餘載問諸遺老觀通紀所次及吾學
編憲章類編二傳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書林次崖虛齋先生行狀後　林學曾

次崖爲虛齋先生作行狀竟不叙入起祭酒一節豈
以閹瑾之薦爲不屑不潔耶此亦一大意見也林見
素序先生文集則明指及之其畧云溫陵蔡介夫虛
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
嫡傳四儒爲眞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
開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
之原通幽微之故眞有以見夫天下之賾象其物宜
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歸宗之曰虛齋說也
守毋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illegible]

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亦閑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端毅公引入為吏曹竟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疒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伉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嗚呼介夫之不為黽錯竈山非幸耶而李克菴貞儒考其論先生末設亦曰方閣瑒起家時假令卽不獲死將就之耶如楊中立之所為抑因御之不往耶嗟夫溫陵之不為中立也果幸也耶林李二公皆極知先生者而為先

生幸也如此士君子出處之際其嚴也夫其可畏也夫

皇明名臣言行錄　徐咸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

溫陵蔡介夫虛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貞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因書紫引之開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眞有以見夫天下之賾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師宗之曰虛齋說也守無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晦而閑亦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二原王公引入為吏曹竟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予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見素序

嶠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邱公公為海內儒宗不屑一世獨言介大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于古人嘖嘖加嘆賞不釋口云云介夫氣清而色和外簡而內辨

始卽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優游乎其相忘于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之其言精深剴切聞之者瞿然以驚惕然有所興已則犁然有所得嚾於是益服邱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重儒侍郎嚾序

先生與孫九峯書畧云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是賀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子清乃力請

三司勿徇舊例俱用禮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二
是王素有憾于林都憲待用讒人因言清與待用頗
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
以併壞之四是王一日於宴侍閒故設機械直譏其
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爲稍拂其意蓋朝廷方面
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也至于奏討護衛事清已知
爲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
之爲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摭誠慮
一旦死于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
之意而吾一身上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
也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

寄李宗一書曰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日宗一之
所素知而始終一貧債負展轉則雖宗一有未盡知
者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
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
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疏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
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卧處自題云命
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非
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昜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
念者耳

先生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
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
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已之私而已矣所謂如
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
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
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曾
男子善學栁下惠之法也　並虛齋集
介夫蚤歲壁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偃蹇仕途一時
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士講學以
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履如吾介夫
者絕不多見也　月湖集

皇明棪古奇編　薛應旂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爲禮部主
事三年三原王公恕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京又乞
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去朝服中
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請三司先
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
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故
設機械直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
又有挾術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逆瑾專政時起

公國子祭酒厭人心公已卒矣公明經博學行潔心純氣清色和外簡內辨與之論天下事治俗隆汙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深剴切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于此亦可自考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載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已之私而已又曰分陰不惜力學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

許多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

薛方山斷曰觀于臥處題語則萬世事業直以身任之公其聖代之眞民學之先覺者矣　康陵郎位起司成均而已云逝則聖賢之生天胡厚其德嗇其壽而俾之不究于用也余又爽然自失矣

吾學編名臣記　鄭曉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為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乞告起[illegible]

[illegible]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二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譏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故設機械直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挾術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逆瑾專政時起國子祭酒厭人心公已卒矣公明經博學行潔心淳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辨與之論天下事治俗隆汙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精深剴切嘗曰儒者致用尚欲

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已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

名山藏儒林記　閩書同　何喬遠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游他日爲其母寫容母愀然不樂曰吾聞毋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幗清聞言大哭促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爲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埸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

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强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恆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入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轂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曰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篤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

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因以虛名齋嘗爲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雖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

有得亟記疾書友善寗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玭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間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爲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謚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禮部侍郎

續藏書　李贄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

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又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璿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卧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曰善愛其身者德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

棲霞續稿　楊瞿崍

先生諱清字介夫號虛齋閩之晉江人謚曰文莊勝國以後閩中學士大夫久不講性命之學先生自幼悟聞大道潛心理會不由師傳其學主於靜游於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以虛而應故必定此心於靜密以立之本而可運此心於思索以致之用先生何

嘗不言虛當時後世無得以禪教詆者則其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有以孚信於天下也今人讀經四蒙引二書親炙私淑尊崇之不異程叅傳註道南一脈至先生如綫復續蓋大有功於斯道矣竊謂先生窮年鑽研誘廸後進其所啓發造就不在朱紫陽下後世稱崇正學者明興一人也易名之舉未足崇報配享之典責在後人

學統　熊賜履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於仕進病告久之甞

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弘治初元以[illegible]
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
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譚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
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
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
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
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
在告清詣喬新强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
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
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

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
元郎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
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
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
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載而入
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
詩清對某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
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
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
宸濠僞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illegible]

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
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
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
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
主於靜後主於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
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懈負
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
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
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
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

挑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起記疾
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
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玭傳其易者則同邑陳
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間士大夫理學中輟
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
爲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
謚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

道南源委　張伯行

蔡公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境
內之山作玉磬鳴者三日登二十年進士郎謝病歸

講正學江南之士多從之遊[illegible]偁日爲其母寫容母[illegible]
然曰吾聞毋以子貴汝舉進士有年矣吾仍故巾幗
也公聞命大哭赴選得禮部主事冢宰王恕稔其學
行奏改吏部時與談論咨訪因上管見二劄言今朝
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
有以振作之乃可又引薦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
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公急白
于大司寇何喬新得疏救謫官丁內艱服除補禮部
祠祭司員外乞養親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
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歿衆稱孝感正德改元起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十二

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
往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公至力請其僚同日行
禮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朝服公曰
此臣子見君之禮也非所以見王去鞍而入宸濠大
怒一日衆官侍宴宸濠嘲公不能作詩公對曰臣生
平於人無私蓋詩與私音相似宸濠銜之其後奏求
護衛讒言者謂有後言宸濠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
公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
妻其子公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欲引名士以掩人
心未數月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朝命未下而公先[illegible]

公色清氣和外簡內辨凡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
[illegible]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軏貞風使人妄消躁釋其
學初主于靜後主于虛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
虛而應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
十餘皆自砭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負慚天地君親
得罪師友以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爲要訣嘗曰
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
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
之意引治問理學中輟至是公與楊廉作乃復振與
性好施自宗族以至門徒貧者賴以衣食死者與之

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十三

殯葬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
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
不酒肉贈禮部侍郎謚文莊

儒林錄　張恒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建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
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玭學易
得其肯綮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
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禮
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先生初友寧永貞
孫九峯拜何椒邱願爲弟子既又友儲殖菴楊月[illegible]

之學精專凝重端永見之使人躁妄俱消後起江一
提學副使賀藩王壽旦獨去朝衣中蔽膝三司官舊
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先生請三司先謁孔子王
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先生與俊厚遂使人傳謗京師
欲併逐之一日宴王所譏先生不能詩文先生據理
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决意引疾去逆
瑾亂政倣蔡京㐌龜山故事起南京祭酒未任正德
戊辰臘月二十三日卒年五十有六所著易經蒙引
二十八卷四書蒙引四十卷河洛私見一卷通鑑隨
筆一卷虛齋藁若干卷太極圖解文集若干卷行於

世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
王宣蔡潤宗同安林希元諸子倡明正學分教四方
有海濱鄒魯之風焉世廟閱其易說亟奬之特令頒
行纂列姓名理學名臣錄中賜特祀謚文莊

先儒像蹟　　呂維祺

先儒蔡子名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十三年鄉
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先生自幼淡於仕進江南之
士多從之遊弘治初以册命赴選得禮部主事丁內
憂起為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先生致其
怒欲誣以非議乃力乞致仕劉瑾擅權欲藉引名士

起先生命未至已卒先生清和簡靜一以禮義為斷
嘗為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兢兢然恐負天
地君親得罪師友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
皆推原朱子之意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萬曆謚文
莊贈禮部侍郎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

奏刊易經蒙引勘合

建寧府建陽縣為民瘼事奉府帖抄蒙欽差提督學
校福建按察司副使高案驗本司關禮房准勘合科
付本年正月十四日奉都察院卯字一千八百十九
號勘合劄付內一件進呈遺書事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直隸松江
府推官蔡存遠奏臣謹以父蔡清所著易經蒙引全
部上進者臣聞君道必先乎立教立教莫重乎經術
漢求遺書而置五經博士唐開弘文而集五經註疏
雖未還於粹古要為知所先務也矧五經之首實惟
周易始自伏羲畫卦而周文繫以彖爻孔子贊以十
傳四聖之精具乎是焉其後王弼談玄京房演數去
古益遠學失眞傳爰至宋儒得其宗旨惟程之易傳
與朱之本義然讀者多枝蔓于辭而卒莫究於理明
而復晦弊也久矣仰惟我祖宗之制科摘取題目以

試士文皇之尊經纂脩大全而垂世易道大明覘古有光肆我陛下聰明稽古神聖格物明倫正位乎家人篤敬惕若乎乾九君臣賡協以交天地之泰耳目明闢而繼日月之離是於易道雖不言而善用之可謂度越乎千古者矣然猶日御經筵日潛經史質疑則殷制顧問乎近弼求治則灑翰親策乎諸生所以望道如恐弗及有君如此天下孰不欣欣然有喜色而賀太平況有片言而可幾乎道者敢忘食芹而不以獻之乎臣竊念臣父蔡清少習易經頗能心契自鄉解而登甲科繇督學而擢祭酒仕宦所至專意講易

門徒相授無慮千數舉世謬稱以為專門焉者悼世俗之見執泥象辭而支離於形下宗朱程之言研究陰陽而特達於虛中觀先天後天而漸悟洞太極無極以深造手不停披迄裁衆說積有成編僭名蒙引而惟藏之篋笥若有待於明時臣痛念臣父清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不幸謝世未及獻呈而臣忝舉鄉闈叨登甲第所以蒙陛下之恩澤而進身者皆臣父教以一經而致然也昔蔡沈著尚書集傳真德秀述大學衍義皆嘗表獻於宋朝至今傳以為蓍龜臣迺獨抱遺書不忍湮沒於無聞冒昧來獻將使徵信於後代仰不自揣敬用謄寫上塵陛下乙夜之覽儻或有取其一得庶幾足發乎經學伏望陛下渙發德音俯賜收納貯之內閣以備昭代專經之說頒之禮部以開天下諸生之學則億兆臣民仰見陛下右文之治皆顯顯然以興起而通經學古之士將輩出以效用矣雖先臣沒在九泉感荷　皇恩錄用其言死且不朽而小臣奉遺書以周旋自當誓捐軀以圖報也為此將臣父蔡清所著易經蒙引每部二十六冊正副二部共五十二冊隨本親賚等因奉　聖旨這所進書籍正本朕留覽副本發禮部看詳回奏欽此欽遵

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詳看得直隸松江府推官蔡存遠進呈已故伊父所著易經蒙引乞要頒示天下一節為照已故祭酒蔡清潛心易學專意註疏平生精力所得盡在蒙引一書真足羽翼聖經開示後學臣等訪得天下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刊書坊庶幾私相貿易可以傳播遠邇就便刊刻亦不至虛廢國財矣緣係進呈遺書及節該奉欽依禮部看詳回奏事理未敢擅便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本部尚書李等具題十月

初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院煩爲轉行福建提學副使照依本部題奉欽依
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移咨到院擬合就行爲此合
行劄仰本司照依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轉行提學
副使各欽遵查照施行等因依奉備關前來煩照勘
合備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畢日仍希繇關司完
報施行准此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
官吏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卽便選委易經教
官一員生員四名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委建陽
縣書坊作速刋刻完備具繇回報以憑施行毋得違
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蒙此備帖到縣

重刻易經蒙引叙

虛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有舊刻顧荒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誉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較予屬祿仕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服日始克承事書成將刻之庸書數言以告學者曰嗟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列於五經哉夫何詩書禮樂春秋皆經也然章自爲意句自爲義易則不然稽實以待虛託一以該萬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力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盡海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容象物宜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蘊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況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舉數以兼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間爾蔡子之說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說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分句解逐目之爲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之爲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支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知所不知者置之以俟他日斯則切問近思之學矣同安次崖林希元叙

跋易經蒙引

易經蒙引虛齋先生之所著也板行於世舊矣嘉靖已丑厥于存遠君宦松江乃以其書上請　皇上右文崇教特賜頒行命下省部部下之督學一所高公公下之邑邑吏宗鎧授之學諭潘君倫庠生吳東周黃應魁黃夢槐袁鶴齡輩考訂而校是之付書林葉茂氏鋟之梓以嘉惠天下之士嗚呼易豈易言哉傳

言其理本義言其占備矣秦漢以來匪離則支君子無取焉竊惟先生刻志闡經仁之紀也朝廷數錫臣民義之觀也一所公迎遵成命忠之軌也節推君克承先志孝之則也紀以明道觀以神教軌以範物則以立基吾思天下之志謂今日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弋聲利者之筌蹄也則表章之命虛而諸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庚寅夏之長至後學揭陽薛宗鎧謹跋

重刊四書蒙引叙

虛齋蔡子四書說十五卷坊間有舊刻其徒李子亦刻之蜀林子病其荒亂弗理也取而更訂之病其缺

逸弗備也取而補完之書成將刻之葉氏或曰是書之繁若非聖人易簡之旨也或曰是書之繁若非學者業舉之便也林子曰是何言與聖人之道有舍博而趨約者與舉子之學有舍道而攻文者與夫聖人之道載諸經備諸考亭蔡子之書則攻堅發微而考亭是翼也閒其蔓詞贅義若近於繁瑣然皆非有騁於外圖反約者之所不廢也夫苟由此以入道則自博而之約是書固吾之筌蹄也何軋於聖人夫苟由此以業舉則據理而成章是書固吾之根本也何妨於舉業曰博約之教似矣然世有病傳註之支離歟從簡易以至道者而此書不尤支離也與曰聖人作經以明道賢人因經以作傳學者以傳而求經傳註聖人所不廢也支離之說起於陸氏而非聖人之所予也夫陸氏自處太高觀其六經註我之言則正經猶在所忽況傳註乎然非學者之所可及也且如性善之說有漢唐宋諸儒之不了今三尺童子能言之豈三尺童子賢於楊韓蘇胡諸公與毋亦傳註之功爾如必以傳註為支離則聖人贊易數言足矣乃有十翼而文言之旨至於疊見而不已毋亦支離之甚與或曰此書之不為支離則吾既得聞命矣謂無妨

於舉業其詳可得聞與曰若知業舉之所起乎士生天地學與仕而已學所以求其仕也仕所以行其學也科舉之學古無有也選舉法廢始由此以入仕爾而非其本也故古人務學而已爾舉非所先也學至而舉隨之矣今舍學不務而苟且時文以謀仕憚繁不學而剽竊陳言以攻舉不既失其本乎本失則內之不足以語學外之不足以語仕體用胥失而皆由於學術之差乃不自省而反屑屑吾言之惑不其舛與或者聞林子之言欣然而起再拜曰昔者惑聞吾子之教今知方矣然天下之不若予者或寡矣不可

使吾一人者獨聞之也林子悟乃書其言於編端以
徧告學者嘉靖丁亥中秋日次崖林希元譔

重刻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序

國制監于前代罷博學宏詞詩賦諸科而純用經術
又黜百家異說使治經者一以宋儒傳註爲宗上之
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師之所教弟子所以傳于師
其說皆出于是故士惟沉浸經旨敦行㬋教其爲文
渾厚爾雅如太羹玄酒疏越朱絃味若音有不盡者
存焉漸涵百餘年迄于成弘之際質文並茂益彬彬
盛哉于時晉江蔡虛齋先生力行好古其於宋儒傳

註往往洞晰關竅而日引其所自得于心者注記之
名曰四書蒙引其書凡十五卷累千萬言章分而句
釋之以爲可以明旣晦而接不傳前乎未言者至于
此而無所隱後乎有作者考之此而不能易誠聖學
之樞鑰古經之羽翼也余童時習于塾旣長業于庠
序與師弟子講論據守不得一日廢即未敢稱引理
學高自標幟亦謂決賢科取世資非是無繇耳比年
以來業文者鄙夷宋人上睨秦漢乃稍稍馳騖浸淫
于諸子出入老莊申韓攻奇炫異率能唾手取科名
又各梓其所爲文若講義以資世之所須篇帙雜遝
坱然塞乎域中學者以其術之易售也相率奉爲之
不啻傳註然舉其聰明才智竝力于揣摩步趨之間
其于制科日益便而去宋儒之學日益遠甚且薦于
有司從宦得位而猶未識虛齋蒙引爲何書者奚怪
其學術寡陋無裨國家之實用也頃　皇上修舉初
制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而重其責于督學使者
侍御蘄水李公以卓行宿德冠中臺膺簡命視學南
畿公志操懔懔正己肅下其品隲文義惟據理摛詞
典雅純正不詭于宋儒傳註者則取之諸騁逐于浮
豔淄綴于異說者雖工弗錄課藝之暇輙集諸生令

各以書義相問難公爲闡發理奧其說大抵宗蒙引
于是屬吳郡守莆田朱侯重校而鋟之梓用頒示學
官人授一編使皆知敦本尚實研窮書義不敢復事
剽竊趨簡便以求伸其僥倖之心語有之得十良馬
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劒不如得一歐冶今公力還
大雅作士模楷士由是翕然向風丕變聿追成弘之
盛措之文詞則美文詞隨所任使則稱任使豈不仰
副　皇上作新至意如此而謂經術取士勝於博學
宏詞詩賦諸科亦旣信矣是舉也其所關于治道豈
淺鮮哉梓成朱侯抵余書謂余序之頃侯奉公約束

嚴考校杜請托其所以洗刷陋習敦崇教化與公指悉合余豈敢以不佞辭謹爲申說其意如此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承德郎纂脩兩朝實錄大明會典分直起居館兼理誥勅經筵官長洲徐顯卿謹序

四書蒙引錄序

學庸論孟四書之作孔曾思孟爲萬世明斯道以覺斯民而作也蓋天生斯民則有斯道然其禀或不齊故其覺有先後後覺者不得先覺者爲斯道之宗主明斯道以覺之則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粵自上古以來天民之先覺者若堯舜禹湯

文武達而在上則行其政教以覺乎天下若孔曾思孟窮而在下則作爲是書以覺乎萬世覺乎天下者固一時生民之幸覺乎萬世者尤萬世生民之大幸也故火于秦老于漢佛于唐壞亂極于五季之衰而天理民彝不至泯滅者賴有是書之功也河南程子獨得于神會之餘而爲之表章紫陽朱子折衷乎諸儒之說而爲之註釋蓋亦以接乎孔曾思孟之傳而以覺民之責自任焉者也吾師虛齋蔡先生自幼講學有志於是虛心玩味切已體察老而不倦爰取程朱之意深明四書之蘊折極其精合盡其大名曰四書蒙引大要以引童蒙一趨於正求之身心性情之間不求之言語文字之末亦竊寓憂世覺民之盛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未及於刪定而私得之者又誤於傳寫遂致刊行以傳諸天下間或數說之繁亂或字句之差訛又或先後淺深之無序與夫遺失闕畧之未備其於先生所以引蒙之意不能無憾也同自蚤歲嘗遊先生之門竊窺其心而與聞其說沉潛涵泳蓋亦有年懼夫傳之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是以忘其固陋復謹書而備錄之并以平日所得講論之意亦附錄于後庶幾童蒙之士傳之者得其全而不

失其眞則於萬世斯道之明亦未必無少補云時嘉靖乙丑冬十二月晉江後學龍峯林同序

密箴序跋

虛齋先生學問蓋已造於精微矣其反身自檢之功又嚴切如此密箴凡五十條岳最愛勸君莫用半點私若用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一條往年守合浦嘗大書於後堂屏風出入觀省夫君子之不敢用私用術非恐人之知識而後不為也若小人則直謂可以欺人而無所畏爾先生此箴正所以深探小人心術隱微之病使之知其無益而或改也二者之病私尚易見而術之為禍尤烈自古挾術取人至用以欺天下後世機

械翕張居之不疑久則沿習成風人亦莫之怪矣洪水猛獸之災何以異此讀先生之箴者所當深察而豫防也故刻之以廣其傳嘉靖丁未夏四月吉後學惠安張岳識

曾自年十四五時即深愧質不如人竊杜撰箴語或粘於牖或書於箑其詞率乳臭甚私心常畏人知以為行之不逮言之反作惟嘿取性理中濂溪明道晦庵南軒諸先生贊仰屋思之庶幾見其人願若德高語邃第尚口吻間與耳食無異反躬謂何則又取方正學雜箴雜銘如坐立行寢之類及所著冠帶衣服筆墨硯紙等規也者而遇事儆焉久具忘之矣與之背而馳矣獨吾鄉虛齋先生密箴僅數條繕寫一紙常帶袖中期出入不悖今叨宦逾二年所猶自省行事與箴言無當也況孔孟四書之言能庶幾乎友人聞而笑曰吾與子生同虛齋之里學步虛齋則虛齋矣何子每苦心如是也曾曰質不相同心固異致子不見夫荔與柿乎荔之性甘俟日至之時未有不甘者也柿性酸必奪其酸而許多甜劑之始能可口與荔同甘曾今猶然酸者友人作曾言而勸傳之梓使同志者或諒曾好規之甚而口以過規曾也萬曆乙

未夏四月吉後學晉江林學曾識

歸里期月掩扉獨坐家君既授先儒遺書數種讀之一一將身子對照方覺針砭入骨及繆先生又示蔡文莊公密箴藏本綱目瞿然益知君子慎獨工夫如是語云為善無近名又云心為嚴師此文莊作箴意也夫人心喜溺晏安則引之檢攝而不樂就好言夸大則鄰于浮偽而不自知文莊當塊然一室時乃豫為之防嚴為之責危其懸警其闕兢兢奉聖賢為歸又恐流于丹下願名思義不惟銘之于心而直筆之于書嗚呼何其慎也蓋慎于獨而猶有出入于外者

未有獨之不愼而外[illegible][illegible]者脐室屋漏不見不聞
夙思憧憧潛滋暗長浸[illegible]而爲鷄鳴之起旦晝之牿
昏夜之求夫誠防之不豫也責之不嚴也通書曰君
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信哉以文莊之理學名節爭光史冊抑知其不以昭
昭而忽冥冥者哉是箴也雖其取義也近稱名也顯
然密者靜幾也靜中觀未發氣象非致虛守寂之謂
正在于體認天理無有間斷耳文莊眞洗心退藏于
密者哉守也志學不早悔日日深願以有生之年得
從繆先生後質諸先民自勵愚柔請奉是箴以作之
銘云康熙辛酉孟秋後學彭定求謹識于思過居

昔有問程先生云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
時如何存養得熟先生答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
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
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
自熟此先生愼獨之功也今讀蔡文莊公密箴五十
條何一非先生戒愼恐懼之遺意乎當其靜處一室
外人足跡所不至每自呼其名又自責曰某不肖又
曰爾誰欺負爾名忽曰爾今年幾何矣提撕警覺皆
於人所不見之地反躬自責刻刻有不自安之心刻
刻有不自滿之意如在上如在左右上帝臨汝鬼神
臨汝十手十目悅然在心嗚呼亦可畏哉文莊公學
問精微其著述見于經解圖說爲後學津梁而其用
功嚴切又在此五十條中所以秘不示人者也先王
父大叅西垣公筮仕閩中得此書于公之曾孫如川
君雖經鐫刻流傳甚少久爲吾家秘本一日與予同
門雲客彭翁讀之擊節稱服謂予曰子既刻劉念臺
先生證人約以勗同志當刻此書以自勗也後學繆
彤撰

管子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
爲工商是故肯菑肯播則有先人之耒耜在鳩工庀
材則有先人之尋尺在變化贏縮則有先人積著之
法在至于脩行誼譜世故則有先人之箴規在此良
有所傳非苟而已也先大父虛齋公明經潔行爲世
莊重而密箴五十條尤其喫緊此吾家之耒耜尋尺
積著也名卿張淨峯公甚愛其書付之梓而序其首
今舊本就圮矣如川不肖既不克闡揚世業又懼不
克守先人之遺書以至泯泯也因重新之以識不忘
萬曆丙子春孟孫如川謹跋
於天地爲完人便於親爲肖子先文莊公箴中所[illegible]

也箴行百四十餘年海內諸名公多爲序跋無慮數
十家矣神廟丙子春先光祿祖伯重新之邇數語爲
跋伯雖登仕躔武宦跡多奇行猶未敢任完人肖子
云况邦駒顚頓庠中祖先遺書多不能讀唯謹笥而
守敢曰是吾祖父語我以作仝志者完人肖子方法
乎箴之末條有云有數大恩不可忘謹書于後聊誌
祖德崇禎庚辰中秋孫邦駒謹書

艾庵密箴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密箴五十條予年二十四至三十二三時所作者
當時類用片紙書置于卧處外人足跡不到之地
今年四十八矣朋遊間尚無一人得見其一二者
故謂之密也密之者賤言實難虛名易動無益於
已徒詆於人而亦以自累也舊稿零星在敝笥病
中見之不欲棄滅也因令子弟輩錄之未及次第
亦以貽吾子弟爾蓋予自三十二三以後亦自厭
作箴矣未有多言而不妄者此固箴中語也光祿
暘方震先生辱與進我甚厚然當悉予所病且相
別在邇故特出此以道予愧尚望爲不肖密之也
弘治庚申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虛齋蔡清書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威
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試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而萃爲一編清心正容一
展誦何其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咄咄汝清以汝
輕薄責今日正須學子輿與子騫
曾子輿魯中之敏也閔子騫無爲之有爲也吁君子

斫不慥慥爾

勸君莫著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彼童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乎此咄咄爾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三復乎斯語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

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蓄者厄矣噫

毋譊譊多言毋譊譊多言程夫子曰德盛者言自傳然而繼之曰文盛者言亦傳則愚竊以爲未然是又將待我以柳宗元

懲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深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務亦無法外者部使亦嘆服之嚴哉嚴哉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但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也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毋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身毋徒嘐嘐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即此目前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存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illegible]只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

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閒適蕩蕩復平平

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强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所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者意良在是也

爾其亦知之乎既知之又自言之而不能踐之然則爾其誰欺乎

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而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

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噫豈不堂堂然眞大丈夫哉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碍大哉言乎此卽西銘之見也欲

爲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器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于中流

胡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爾尚

敬爾心術愼爾行事而和厚爾詞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於明者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唾議而况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遯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

淸不淸負爾名介不介義安在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

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茲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同兮年將暮奚不及今而蓄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遂天聲垂之後世而爲經

心術要正大擧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善言者自萠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鍾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

善處事者不勞而自辦善守身者不澄而自淸此有

其幾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爾丈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罔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亦無毫髮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常自見爾或曰信若此言孔顏不當厄

艾菴密箴　六

蹻蹠不當壽矣曰天道之定亦既昭昭於子之言表矣願俗不之察耳

潛其心於淵瑩之天存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善古之人也

師道門門處老瞞獨睡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機

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兼一毫絕學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間事

俗云一刻直千金學者用心當如此易曰天行健君是見得眞實切已

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欲實事業副天下於乎豈不眞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先民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汝清壽決不能百年甫及壯而氣體已若耄矣不早爲自愛計將復何所待耶

若是眞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眞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

艾菴密箴　七

欲爲一世經綸手止熟要編緊要書枝葉繁根幹餒空勞皓首作卑儒當官更有本經在博古能今始不迂

格天之功興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聖哲之卧要亦有思不在身心則在天下

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死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以楊勉仁之動而謚文敏以李原德之望而謚文達吁敏乎達乎其公論之不可沒乎誤矣二公今莫可爲也已矣

吾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匡吾
過惡而輔吾所不及者也

[illegible]菴齋箴終

太極圖說

宗喬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太極
陰靜
陽動
火 水 土 木 金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今强讀曰虛圈子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朱子說

曰無極言初無箇極也曰而太極言實則爲莫大之
極也
極字所從來本只指屋極故極字從木今以理之至
極而借此以名之猶道本是道路之義今亦以此理
爲人之所當行而借名之耳
太字是大字加一點蓋大之有加焉者也旣曰極矣
而又加以太蓋以此理至廣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
正一極字猶未足以盡之故加太字於極之上則至
矣盡矣不可復加矣易贊乾曰剛健中正純粹精
亦此意彼則其詞備此則其詞約也

虛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論列校之人脉播在學宮幾與六籍並傳矣吾鄉虛齋蔡先生沉浸理學諸所著述寶迴宋儒而上之如密藏數語足追訂頑蒙引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掌故之士得由委以溯源條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之趣已至其筴授之暇神游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衍之言言而繹之想其得意數中究心象外若揖羲皇於夢寐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考亭之間而不易爲口耳糟粕者道也末學卑卑雕縷爲工考索

爲拙此固無足齒者乃號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棄象數且舉宋儒而迂之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則德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而疇不必九卽天苞地符安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而易一經又何稱禮樂詩書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也卽數明理君子也忽君子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議足長禪定之標而樹獸聞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濂洛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因表是編而出之以示多士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哉清源蘇濬譔

又按易曰至哉坤元至卽極之義曰大哉乾元大亦太之意但陽雖得兼陰然對陰靜而言猶只是陽動之一偏而非其全體之妙故乾只言大而不兼言至亦未全於太也

自孔子以後只言太極未嘗言無極世之昧者蓋有以陰陽五行之例而求太極於有形象者故周子復添箇無極二字明其只貫乎陰陽五行之中而實超乎陰陽五行之表也朱子釋此句之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極之義）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太極之義）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云者只是理之尊號也蓋貫萬理而一之也所謂道之大原也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二而字輕無次序也

或曰因此而字故生陸氏議論

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朱子說）

本體實全體也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者愚嘗以爲所以動而陽者靜之陰也所以靜而陰者動之陽也蓋陰根乎陽陽根乎陰此所謂全體也卽所謂本體也卽所謂理也以愚管見論之盡六合皆氣

也理則只是此氣之理耳先儒必先有理而後有氣及理生氣之說愚實有所未解

此只是易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其曰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正易本義所謂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非道陰陽所以迭運之理則道也非他也

朱子曰今人說陰陽上別有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今强讀曰實圈子

太極圖說　三

此◎讀曰攸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陰中陽○一太極者其本體也朱子說

陰靜陽動之中有太極焉此即所謂陰陽一太極也所謂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者也其實○與◎一也對而觀之○其不雜乎陰陽者歟◎其不離乎陰陽者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愚非不知其不雜亦不離不離亦不雜而爲是分岐之說以取譏於人者以必如是觀之乃得二者之辨而其一致之意亦自可識也

動生於靜靜生於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此蓋太極之本體也是豈離於一陰一陽乎抑豈雜於一陰一陽乎所謂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讀曰左半者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右半者陰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朱子說

以此觀之則本體之爲全體亦可見矣謂兼有體用也蓋泥於器而不雜於器乃所謂道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各適其用形而上者謂之道道者實妙其全

☽陰中之陽者☾陽動之根也☾陽中之陰者☽陰靜之根也朱子說

太極圖說　四

陰根陽陽根陰者如此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向非其一本之故則何以異形異勢而相求相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哉又五行亦共宗也故能相生而相尅以相成也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其與周子陰根陽陽根陰之說若合符節張子未必見太極圖與通書也而其超然獨見有如此以此益信周子之太極圖不必自种移而來也种移豈足以與於此哉

讀曰自陰陽而五行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自左而下交於右者陽之變也〈自右而下交於左者陰

之合也朱子說
陽變而之陰生水及金陰合而之陽生火及木土則於一變一合之中故兩得之而居中焉下文曰土冲氣也以此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所以言變合

朱子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

愚謂陽變而生陰之水陰合而生陽之火然水太陰

也則又交於陽而生少陽之木火太陽也則又交於陰而穿乎土以生少陰之金此皆以質而語其生之序然也其水金在右火木在左則以陰陽方位而定也詳在下文

(水)陰盛故居右朱子說
右陰所居之方也天地人物皆然

(火)陽盛故居左朱子說
左陽所居之方也天地人物皆然

何謂天地人物皆然帝出乎震說言乎兌生氣在東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脉以左爲主女子六脉以右爲主是人物亦左陽而右陰也

(木)陽稺故次火朱子說
少陽次于太陽之下也

(金)陰稺故次水朱子說
少陰次于太陰之下也

此皆特以陰陽方位而分固非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亦非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然自左陽而右水陽生陰也自右水而左木陰生陽也自右陰而左火陰生陽也自左火而右金陽生陰也方位雖若局定而其相交之勢則固與相生之序及推行之序不相悖也

(土)冲氣故居中朱子說
冲氣卽所謂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以其無定位也故獨寄之於中以見其於四行無所不在無所不該也以流行者言前乎爲木爲火者於此而成其終後乎爲金爲水者於此而成其始

太極圖本旨言陰陽生五行正當主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而是五者之氣上行於天則自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故言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於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下

而水火之乂一變一合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朱子說

右水陰也却自左陽動而來左火陽也却自右陰靜而來蓋陰陰也其根則陽陽陽也其根則陰二者互藏其宅也誠以太極之全體無閒可破特自其體之全而別其分之殊豈可謂是二者判然不相關者哉今以水火二物觀之火能照物外明也而內體則實暗非以根於陰乎水外暗不能照物也而中却虛明能照非以根於陽乎又朱子曰水質陰而性陽火質陽而性陰

愚謂水內明陰中有陽也分明是圖之陰靜一邊火內暗陽中有陰也分明是圖之陽動一邊所以然者

非以陰根陽陽根陰而何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

五氣布而四時行也朱子說

自水陰盛故居右以下至陽根陰也皆據圖中五行定位言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自水而木木而火以下言四時行也乃兼圖中五行數條牽系而言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

木氣布為春萬物以生火氣布為夏萬物以長金氣布為秋萬物以歛水氣布為冬萬物以藏土氣則寄旺於四序之間萬物之生長收藏者以成此所以接之以下二圖

朱子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

又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

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哉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朱子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時序而言如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愚謂土之一字當折作四分看水火木金各有土也故象止有四而四時有土氣

勉齋黃氏曰五行有生數有行數不知何故初生是一樣流行是一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義恐不如此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之本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便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土爲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之數多寡耳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一

極爲三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爲三也地得耦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爲四以二周之方而爲四故二爲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爲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偶一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今以爲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爲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爲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無兩樣

愚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之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

蓋五行本渾融無間而立言之序自有別耳勉齋之說獨精明是補朱子之所不足也

勉齋又曰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成七之成

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爲陰以其在內爲生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理矣

勉齋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偶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勉齋又曰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之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而

不二哉然二一也各有本末[illegible]不始終故二分爲四[illegible]
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
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
各有終始末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二者各有
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也則知其所以
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也非其本體之四何以使物
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
見道體之本然也與爲太極不可名狀此亦可以見
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
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

愚謂此五行自造化言故以水木火土金爲序易大
傳天一地二章之五行是自造化之生成萬物言故
以水火木金土爲序其以水木火土金爲序者分明
是自流行之用而言也其以水火金木相對而土居
中者分明是據對待之定位而言也論造化之生生
則當以流行者爲主論陰陽之生五行五行之分屬
陰陽則惟以對待之定位觀之爲明白也

○虛圈 ◎實圈 ㊌㊋㊏㊍㊎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
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朱子說
五殊二實言五者之殊一二者之實也所以申解五
行一陰陽之義也
無餘欠也夫五行既只是一陰陽則安容有餘欠乎
其用字之義亦甚精矣
精粗本末無彼此者此所以申解陰陽一太極之義
蓋分理與氣則理爲精氣爲粗所謂形而上形而下
也太極者二氣之本體二氣者太極之支分是太極
爲本二氣爲末也所以無彼此者蓋精而本者實包
舉乎粗而末者其粗而末者實皆精而本者之所在
耳故曰無彼此也明陰陽一太極也然五行一陰陽
處即便是陰陽一太極處今於彼曰五殊二實無餘

欠而於此乃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何與二五均氣太
極對陰陽則有理氣之分也
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朱子說
所以別太極於陰陽五行也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也
夫太極惟本是無故能博其有也蓋天下之有不能
以自有而所謂無者實有其有也此所謂性立天下
之有而天下無性外之物亦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無假借
也 朱子說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五行各一其性也但書洪範之五行主質具於其
者言太極圖之五行主氣行於天者言此爲小異今
據先儒亦引此爲說蓋以影出各一其性之意云耳
氣殊質異五行各有氣有質也或謂水火爲氣木金
爲質者恐非也

各一其○者譬如日月之光輝一也或在水或在庭
或在屋同一日月之光也以水得之而爲水之光庭
戶得之而爲庭戶之光屋簷得之而爲屋簷之光要
之則初無二光也同受一日月之光也

各無欠缺故各無假借也

太極圖說 十三

朱子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質雖異各一其極○言行雖
有五其生則一氣殊質異其極則同蓋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也曰太極者稱言性也曰五行者稱言
仁義禮智信也其實仁義禮智信五者一性也一性
之分則五常之德也

〔8〕水火金木之有四條下屬於上極者 此無極二五之所以妙合而無
間也 朱子說

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蓋於是遂有之

[illegible]男坤成女之功矣
朱子曰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
也

○第四太極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 朱子說

此男女是天地間闢之初氣化融結而成無種者也
猶在天地也如身上初生之虱子是也亦無種也
各一其性者男健女順也其實健順之所在皆太
極之所在也故曰男女一太極也

男女一太極言男與女各一太極也

太極圖說 十四

萬物一太極亦言物物各一太極也非謂萬物統一
太極也

○第五太極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 朱子說

非以男女爲人萬物爲物也男女兼人與物言萬物
亦兼人與物言乾坤者男女之父母男女者萬物之
父母凡男女所生先皆謂之萬物其實萬物不外一
男一女也在獸之牝牡亦男女也在鳥之雌雄亦男
女也朱子曰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
雄之類

莫曰竹與麻之外安得一一辨其男女曰若如此便
求其盡則不特植物雖鳥獸之屬亦有盡爲男者亦
有盡爲女者不能一一男女具所以爲物也如兎全
無牡蜂全無雄螺蠃亦不能生育蓋亦無雄也或曰
偏雄偏雌則何以能生育曰偏雄偏雌則其一物之
身自具夫陰陽之氣其氣當其時候則自相交感故
亦能生育故生生之理全也兩化雖不分一神自不
缺此又可見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也餘墨全書所
載外國有男不婦女不夫而生育者則不但物爲然
人亦有然者大抵皆是得氣之支末者也

人物之初是氣化者旣成人物則以形相禪是爲形
化而氣化載於其中矣易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
生者也然至今亦尚有氣化之物氣化可以兼形化
形化不能外氣化如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滅矣但
人不及察耳

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朱子說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〇者於是乎在矣 朱子說

曰惟人也則知上文所謂男女萬物者兼人與物而
言也

得其秀者氣質之秀也最靈者心也心之靈者太極
之所在也故曰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邵子曰
心爲太極爲其全也物則偏矣

大學或問曰得其正而且通者爲人得其偏而且塞
者爲物正卽秀也通卽靈也

朱子曰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受
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
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
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
與物異者此耳

又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
人查滓者爲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
中查滓者愚不肖

然形☽陰靜之爲也神☾陽動之發也 朱子說

形曰爲者坤作成物重濁也神曰發者其氣發揚于
上爲昭明輕淸也

愚謂形旣生矣神發知矣此人之所同也所謂雖上
知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者

正所謂人心惟危道　惟微亦據理而論之要亦有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之理所謂危者愈危微者愈微也似不可遽指爲實惡者言若下文小人悖之凶乃是指實惡者言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五性常定矣純粹至善而無少有邪惡之雜矣萬化自我而行人極自我而立天地自我而參矣下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正是說聖人與天地參處此又是一條五箇圖子也

上文惟人也至萬事出矣是一條五圖子又上文無

極之眞至而變化無窮焉亦是一條五圖子

五性（水火土木金）之德也 朱子說

木之德爲仁火之德爲禮金之德爲義水之德爲智土之德爲信一無極之眞也此依朱子五常之說但終是可疑蓋五性既是仁義禮智信則是純粹至善者也自此而感動則是自性之發而爲情之正終始本末一無極之眞矣果何以兼善惡愚意竊子本旨或是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耶其未發則性也

善惡男女之分也 朱子說

男與女相對善與惡亦各相對此以陰陽類分而言也非謂凡男皆善凡女皆惡也類分之辭耳

朱子曰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

大傳繼善成性及太極圖說似皆謂在天者無不善及在人乃有不善看來只是立教之意其實在天便亦有不純乎善者故陰濁之氣必有所泄泄於人則爲愚不肖泄之於物則爲豺狼蛇蝎之類亦天所賦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 朱子說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猶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者也

善惡分萬事出者蓋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人心雖非不善之心然降自上智而下則不能主之於靜未免一善一惡交戰相勝於是紛紜雜揉人事始多端矣所謂天下之至賾者也則善惡爲男女之分萬事爲萬物之象爲可見矣故繼之曰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 朱子說

吉凶悔吝亦有相循之理

此以上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 朱子說

精則不雜而理欲之界限明所以生而知之不思而得也一則不貳而天理之宰制定所以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精一二字實取尚書之惟精惟一義類有同者但書本以工夫言此借以言天資

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

然不動之中 朱子說

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者蓋靜亦靜動亦靜也無極之眞常完也極者至善之謂也

如此則天下之動常貞于一矣可以成位乎其中矣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神幾曰聖人也

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極於是乎立而○太極◎陰陽 水火土金水五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

所不能違矣 朱子說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程子論乾坤動靜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又曰聖人太極之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也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又曰中則無非禮之禮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歟

旣曰太極陰陽五行而又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天

地日月四時鬼神豈有出於太極陰陽五行之外哉

愚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太極陰陽之所出者也本易文言成語耳

圖說中正仁義而註卽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爲先孰爲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右四節言

西山眞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收斂於秋冬發生是用收斂是體自十月

純坤陽氣旣盡似乎生氣已息不知收斂者乃所以
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彫落蟲蛇伏藏微
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須冬閉
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霜雪則
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
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
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
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
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
愚謂無欲故靜動而無欲則雖動而不失其靜矣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朱子說
獨言戒謹恐懼不兼謹獨者蓋主靜之意多體立而
後用行也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吉者自與吉會也敬勝怠者吉
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朱子說
君子修之以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
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放僻邪侈更無靜時
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陽動
也物之始也朱子說
蓋元亨者誠之通萬物之出機也人之仁一理也

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靜也物之終也朱子說
蓋利貞者誠之復萬物之入機也人之義亦然也
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朱子說
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成象一極也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而剛柔成質一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而仁義成德一極也
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朱子說
夫易有太極乃不出乎◎之謂此可見太極之本無
極而只在乎陰靜陽動之開也此可見周子之爲太
極圖直所以明易蓋易卦具有三極之道其義至隱

至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說然後其義始彰然
又不若此圖之統體分明條貫詳備一圖立而三極
之旨著此吾儒周子之學所以爲至中至正至精至
妙盡善盡美爲吾道重開一古初大有功於伏羲大
有功於孔子大有功於來學也
愚謂太極圖與中庸同貫蓋有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焉有聖人修道之敎焉有君子由敎入道之功焉有
天地位萬物育之能事焉又有小人反中庸之戒焉
而太極之無所不在又以見君子之道費而隱也萬
古一理千聖一心其妙豈容以言說盡哉

周子於篇末云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釋之云云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霍州學正曹端因太極圖說中有氣化形化死生之說乃述其意而作詩以自喻

氣化

太乙分兮作兩儀陰陽變合化工施生八主物都無種此是乾坤氣化時

形化

乾坤氣化已成形男女雌雄化生名自是生生有形化其中氣化自流行

死生

陰陽二氣聚時生到底陰陽散時死生死陰陽聚散爲古今造化只如此

輪回

釋家不解死生由妄說輪回亂大猷不有大民先覺老孰開我後繼前修

朱子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

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分明則蓋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又曰太極圖說其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又曰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出得他如此精密

太極圖說終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看河圖洛書私見

看河圖須按據太極圖而指畫之則自然理路分明不然但見支離而不圓活渾成有若涉牽强焉者蓋通河圖是一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動而生陽者言之陽起於太極之子位是爲天一天一生水生於天者成於地一得五而爲六於是地六居其外矣陽進於太極之卯位是爲天三天三生木三得五而爲八於

是地八居其外矣自其靜而生陰者言之陰起於太極之午位是爲地二生於地者成於天二得五而爲七於是天七居其外矣陰進於太極之酉位是爲地四生金四得五而爲九於是天九居其外矣陽極於午而陰生陰極於子而陽生此又陰陽之相根而循環者也是河圖渾然一太極也噫予周子實再闢吾道之太極者也然周子胷中所得之趣無窮而其畫圖於指下者則技亦窮矣何者謂不足以盡其胷中所得之趣也今學者但知〇之爲太極耳而不知此箇圈子周子意本欲其團圓旋轉百千萬周而不已乃是以形容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妙也但畫之筆下則無可奈何僅得如此而已凡太極雖一氣循環而實界分陰陽今此箇圈子終是不見得陰陽動靜之別至是則周子之技又窮矣於是再爲陰靜陽動圖而以左白者爲陽右黑者爲陰白中之有黑爲陽之根於陰黑中之有白爲陰之根於陽而中復結之以小圈子以爲太極蓋此箇圈子元非小也與上面大圈子只是一箇而陰靜陽動實皆其中所元有之物事也但筆畫之際外此再無餘法耳豈三才之理眞能使其活潑潑於此也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或能徒誦之數四而已耳豈能盡知其所以不盡之故哉蓋學必洞其微妙而後能從容自在做箇人庶不汨於聲利晝於近小也

河圖配八卦說

清謂欲知河圖之配八卦先須定却水火木金方位然後將數與卦分貼則庶幾明白如水太陰居北火太陽居南木少陰居東金少陽居西於是以數配之蓋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一六皆在北爲太陰也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二七皆在南爲太陽也三八木則在東爲少陰四九金則在西爲少陽明明白白似

無可疑但四九以老陽之數而居少陽之位二七以少陽之數而居老陽之位爲不盡合然此就可以明陽之道主動而通變與陰之守靜者不同是亦造化自然之理矣是於河圖之中又自有陰靜陽動之妙豈人爲哉亦豈人爲所能到哉

按啓蒙圖式艮震俱可說在北巽離俱可說在南今却只以艮連坤爲北而以震連離爲東只以兌連乾爲南而以巽連坎爲西者此天道左旋之運也而又以見天下無有無根之物焉何者坎西金也金則生水水雖旺在北而根已發於西北之艮矣坤北水也

水則生木木雖旺在東而根已發於東北之震矣離東木也木則生火火雖旺在南而根已發於東南之兌矣乾南火也火則生中央之土而從中土以生金金雖旺在西而根已發於西南之巽矣是亦非人力所爲要皆天然之妙也管見如此尚恐牽强穿鑿而無傳於正義姑且私記於此

先天八卦之合於洛書則又全不假一毫安排天道之妙甚不可測其所以然也

易分明是天地所造也

天之生物借地以形天之作易借聖人以呈

洛書之數其四連九爲老陽二連七爲少陽者以左旋也陽之從其方也其三連八爲少陰一連六爲太陰者以右旋也陰之從其方也蓋亦未嘗無說焉

洛書之爲九疇象不得如河圖之爲八卦者之詳密矣蓋以是恰好當得箇九字耳其取象本意只如此圓簡徑而坦易不事求太深密也故邵子又曰方者地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且畫州井地只是取九數而已又豈必拘拘於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云云哉故先儒嘗病人讀書有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卦氣之運
天道左旋

準橫圖乾兌當爲太陽巽坎當爲少陽今却反之者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方知是圖又有陰靜陽動之象焉

右啓蒙圖式載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此所謂横圖者卦畫之成也其太陰之一六少陽之二七少陰之三八太陽之四九者本河圖之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之數也横圖圓圖之所以合者卽在此若泥於數目次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四 九		三 八		二 七		一 六	
陽				陰			

第則似一六當爲太陽二七當爲少陰三八當爲少陽四九當爲太陰而非本圖自然之造化矣故惟以五行生出之次觀之則自明白二七爲少陽四九爲

太陽者蓋陽主進二七少而四九老也三八爲少陰一六爲太陰者蓋陰主退三八少而一六老也大抵不出此理分而言之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今併論之者蓋有是位則有是數數與位元自相依也何以謂陽數九爲老七爲少陰數六爲老八爲少蓋陽之純則三三爲九而進之極矣若兩二一三則爲七是陽方進而未純斯少者也陰之純則三偶爲六而退之極矣若兩三一二則爲八是陰方退而未純斯亦少者也此陰陽老少之所以名也

七九皆奇故爲陽數六八皆偶故爲陰數陽進至九而極陰退至六而極蓋四象之數只是河圖外面之六七八九而已易數雖百千萬億無不起於此其內面之一二三四又自爲四象之位也

啓蒙圖式元註云横圖者卦畫之成

此謂伏羲畫易一每生二至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也

圓圖者卦氣之運

此謂自艮坤水而震離木而兌乾火而中央土而巽坎金五氣順布也土於四行無不在

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少七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横圖離震爲少陰之三八艮坤爲太陽之一六圓圖亦然同也横圖乾兌居太陽之四九巽坎爲少陽之二七及圓圖乾兌乃居於少陽之二七巽坎乃居太陽之四九異也同者象陰之靜而守常也異者象陽之動而通變也陽不異無以見其動陽不動無以顯陰之靜陽無動陰無靜無以盡造化之妙用此是圖陰陽同異之閒所以爲不可缺之義也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之圖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曰水火木金土

二五事曰貌言視聽思

三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

四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

五皇極

六三德曰正直剛克柔克

七稽疑曰雨霽蒙驛克曰貞悔

八庶徵曰雨暘燠寒風時

九福極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證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又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

又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

又曰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二七四九以左旋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之圖

一六三八以右旋

河圖艮坤爲太陰水洛書亦艮坤爲水河圖震離爲少陰木洛書亦震離爲木但河圖艮居一而坤居六此則艮居六而坤居一河圖震居三而離居八此則

震居八而離居三雖然其共爲水爲木則一也此所謂二而一也至於乾兌之爲火巽坎之爲金則又二七四九之各易其位固足以見陽之主動而通其變抑又爲老少之各當其位也

原註云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末下同謂以下諸圖亦詳見原卦畫篇也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之圖

火七二　金九四　木三八　水六一

原註云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爲經緯而先天後天亦有相爲表裏之妙也嗟乎蔡氏之言曰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圖書往往有合也

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

通釋原註云嘗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則六十四卦分配節氣二至二分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爲六十四卦也 詳見原卦畫篇

二十四氣分屬十二月十二支

十一月大雪冬至子　十二月小寒大寒丑
正月立春雨水寅　二月驚蟄春分卯
三月清明穀雨辰　四月立夏小滿巳
五月芒種夏至午　六月小暑大暑未
七月立秋處暑申　八月白露秋分酉
九月寒露霜降戌　十月立冬小雪亥

氣有節有中節云者蓋其初過月限也中云者月已及半也每月之節氣猶四時之立也每月之中氣猶二分二至也

圖中有每一卦各生八卦其四立并二分二至則在彼此八卦之交界處其餘十六氣皆在諸卦腹裏也腹裏六卦分作二氣其交界處首尾各一卦此卦之首交上卦之尾此卦之尾交下卦之首各二卦爲一氣勢亦自著不得三卦也亦似妙哉

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每氣皆三卦而惟四立及二分二至各二卦却似不恰好而涉牽强者然以其

勢觀之其十六氣各三卦皆在八卦所生諸卦之腹裏每氣三卦爲一氣之始中終也其二至二分四立止二卦而皆在上下八卦之交界處彼此之交有中焉則亦前一卦爲氣之始後一卦爲終其交界之中卽中也此義似隱而顯豈不亦自恰好哉此所謂交界之中亦猶卲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閒者也

啓蒙通釋曰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象太極

愚謂圓圖旣可虛中以象太極則亦自兩儀分四象又分而爲八卦以至重爲六十四卦必矣但圓圖是將已畫之卦改規而圓耳故當初不復從加

一倍法爲圖非蔽其妙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伏	羲	六	十	四	卦	方	圖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姤	大過	鼎	恆	巽	井	蠱	升
無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此八卦乾起於西北以次而兌而離而震皆斜向上東南坤盡於東南其次爲坎爲艮爲巽皆斜接下之西北泰否咸損既濟未濟恆益卽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之交不交也

泰者乾坤之交否者乾坤之不交交者謂乾下坤上之交過不交者謂乾上坤下之各居其所也咸者艮兌之交男下女也損者艮兌之不交山在上澤在下亦各居其所也既濟者坎離之交水火相爲用也未濟者坎離之不交水火二物各居其所也坎上離下所以爲交者火本炎上之物今居下以上熱乎水水本就下之物今居上而受火之熱烹飪之象也

恆者震巽之不交剛上而柔下所以爲理之常也益者震巽之交柔上而剛下爲交相益也

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

本註云內乾八卦居北外乾八卦居西此恐未然蓋緣圓圖乾居南之乾只是一箇乾旣只是一箇乾則亦只是一箇乾轉今却分爲西與北則與轉字爲非本旨且轉字下亦當添字矣若圓圖之有

八乾則七乾乃一乾之子卦也在方圖亦當以此例觀之不當分西與北爲二也况如此說又與下文所謂乾起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者自背戾矣

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

本註云內坤八卦居南外坤八卦居東此亦未然其辨如上

而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

圓圖兌居東南艮居西北今則兌居西北艮居東南圓圖離東坎西今則坎東上離西下圓圖震東北巽西南今則巽東而近南震西而近北是此六

卦又皆易位也

于以見方圖不特有一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

有一定之位謂不似圓圖卦氣之運也有變動交易之義謂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之類其變動也既變動則彼往此來而爲交易矣此交易承變動而言與一定之位義相反對不必謂是對待之定體也

啓蒙通釋本義曰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

此舉四正之位就該得四隅而統十二支矣乾盡

午中者起自泰之巳也過乾則一陰之巽生而爲姤矣坤盡子中者起自謙之亥也過坤則一陽之震生而爲復矣離盡卯中者起自明夷之寅而盡於同人之卯也坎盡酉中者起自訟之申而盡於師之酉也蓋四正之卦四時之正位也謂之此圖圓布者對方圖而言蓋方圓圖元是以圓含方而其爲一圖今則折而收之也

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

此文以二儀之分運而言而卯以見一氣流行之妙動靜相生之機也

其陽在南其陰在北

一氣之運其實陽達於南陰歸於北以十二律管驗之可見氣運之生於子盡於亥也

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

於乾曰始於坤曰盡此亦有義蓋地氣之行實自西北來以古今王氣觀之可見地形亦然故曰天下如常山蛇勢西北爲首中原爲腹東南爲尾也

蓋方圖象地

其陽在北其陰在南

其陽在北故北方風氣剛勁其陰在南故南方風

氣柔弱

據圓圖則陽在南陰在北據方圖則陽在北陰在南何如此之相背耶曰南方體陰而用則陽北方體陽而用則陰體者其靜用者其動也天圓而動地方而靜也故今南方雖風本柔弱然受陽氣之流注故山川之生物窮冬不絶也北方雖風本剛勁然陰氣盡歸於此陽氣方散於此故偏塞而少產後榮而先枯也

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也

二者謂方圓二圖也不謂陰陽二氣也陰陽二字則常以活套看隨在而取配也如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則以方圓相對取陰陽也其實所謂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則圓圖元自有陰陽也又如所謂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則方圖亦自有陰陽也

動而爲天者未嘗無靜靜而爲地者未嘗無動此亦就二圖相對而云以見其各以陰陽相耦所謂無無對之物也此處實以方圓二圖爲對耦

邵子天地四象之圖

陰儀 太極 陽儀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太陽爲乾太陰爲兌少陽爲離少陰爲震此四卦自陽儀中來故爲天四象少剛爲巽少柔爲坎太剛爲艮太柔爲坤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故爲地四象詳見原卦畫篇

愚謂先天後天圖不分天地者渾天儀也舉天而該地也意亦謂地對天不過也蓋造化之極亦歸於一

乾無所不統也邵子分天地各有四象者陰陽配合之義[illegible]其實陰陽無定名分合無常勢苟於義有[illegible]其所見皆非鑿也抑足以相發明也

朱子天地四象之圖

陰儀 太極 陽儀

朱子釋邵子說以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四象但以太陽爲陽太陰爲陰少陽爲剛少陰爲柔不復就八卦上分陰陽剛柔與邵子本意不同自爲說也

上文元註云云似不可曉蓋以二太爲天四象二少爲地四象則太陰亦當爲天少陽亦當爲地而又謂但以太陽爲陽太陰爲陰何也實未可曉當記以問若夫與邵子本意不同愚意則謂朱子一時記憶或偶有誤不然則記錄者之謬耳不深求其義不錄亦可

河洛私見終

掛扐過揲總圖

老陽

掛扐十三去初掛一十二

四約三分爲一者三

四約以四策約之三分以十二策分爲三一卽四與奇爲一者三卽爲四者凡三也

三各復有三爲九之每

此三字指一策言三者謂於上圖三箇四策中各取一策於其上而三箇中各復有三策也

過揲三十六

四約得九爲九之字

四約計九箇四亦爲四箇九四九三十六九之子也

按掛扐十二之圖似當改置今私附之

初有左扐三右扐一者其右扐一不計圖如下 ●●● ●

後有掛一右扐左扐一右左扐二者圖如下 ● ● ● ●

又有掛一右左扐二右左扐一者圖如下 ● ● ●● ●

河洛私見　十九

少陰

掛扐十七去初掛一十六

四約三分爲一者二爲二者一

四約三分同上爲一者二計兩箇四也爲二者一計一箇八也三卽八也而偶也

二三各有三二復三有二爲八之每

二三兩箇圖各有三圖中三謂於上圖八策中去四不用於用中取一策在上而復有二也

過揲三十二

四約得八爲八之字

四約計八箇四亦爲四箇八四八三十二八之子也

按掛扐十六之圖亦當改置

初有左扐二右扐二者去掛一不計 ●● ●●

後有掛右一左扐左四右扐三者 ● ●●●● ●

又有掛右一左扐左一右扐掛二者 ●● ● ●

少陽

掛扐二十一去初掛二十

四約三分爲二者二爲一者一

四約三分同上爲二者二計兩箇八也爲一者一計一箇四也一四爲奇二八爲偶

三二各有二一復有三爲七之每

三二謂於上圖兩箇八策中各去四不用於用四中各取一策在上而一箇有三各有二復有三前

過揲二十八

四約得七爲七之字

四約計七箇四亦爲四箇七四七二十八七之子也

老陰

掛扐二十五去初掛二十四

四約三分爲二者三

四約三分同上二卽八也卽偶也爲二者三謂爲八者凡有三極也

三各復有二爲六之每

三謂於上圖三箇八策中各去四不用於用四中各取二策於其上而三箇八策中各復有二也

過揲二十四

四約得六爲六之字

四約計六箇四亦爲四箇六四六二十四六之子也

河洛私見　二十

通釋按朱子掛扐圖四圖說并及過揲之數今總爲一圖著之全數除初掛一外粲然可見矣詳見明蓍策篇

此係近世之法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故老陽少陰變數皆二十七少陽變數九老陰變數一無復自然之法象也詳見明蓍策篇

按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爲六扐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扐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爲四八者實有不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

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左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動皆參差不齊無復自然之法象矣其可哉因爲圖以明之

從祀題本

上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勵學宮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闓倫之觀聽也惟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配享廟廷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於經傳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欽此

臣等謹查得古聖王制祀凡有道有德施教於學者沒則祀於瞽宗漢文翁立學宮於成都首祀孔子又畫七十二子之像於壁此諸賢崇祀之始也厥後七十二子之外凡有功於經傳者皆得從祀謂之經師自唐至明歷代進退不一而當代賢儒得與於祀典蓋自宋始我朝

聖聖相繼重熙累洽

祖仁皇帝表章朱子躋附十哲

皇上德邁唐虞道隆洙泗追封

孔子五代並加王爵親詣　文廟行釋奠禮　御製倫堂闡明精一執中之旨講究正心誠意之要特降　諭旨令臣等詳議先儒之從祀世襲惟心源之契合無間斯尊崇之典禮有加誠三代以來不世之曠舉也臣等伏讀聖諭云附享廟廷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或有先罷而今宜復者查明嘉靖九年張璁釐定孔廟祀典改祀先賢先儒於鄉者七人林放蘧瑗鄭康成鄭衆盧植服虔范甯又查明洪武廿九年黜楊雄從祀弘治八年黜吳澄從祀嘉靖九年黜公

伯寮秦冉顏何申黨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十三人從祀臣等謹會同議得明之改祀於鄉者皆宜及祀於學也按論語載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左氏傳稱蘧瑗汲汲於心以善自終自唐至宋二賢皆從祀廟庭張璁以家語史記林放不在弟子之列而蘧瑗為孔子之所嚴事亦不應弟子列故改祀於鄉夫林放蘧瑗之從祀見於文翁石室圖當日必非無據且即非弟子二賢與孔子生同時親炙聖人之休光以孔子大聖食於堂上二賢大賢坐於兩廡亦理之所安而乃舉二千餘載之祀典一朝改易之乎至於康成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及七政六藝論魯禮禘祫儀詩譜周禮難百餘言褒括大典網羅百家漢史以為仲尼之門不過是其進退出處一遵於道朱子有可為大儒之稱鄭衆作春秋難記條例周禮註立身清正不事梁氏盧植[illegible]古今學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名著海內學為儒宗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為左丘明功臣范甯著春秋穀梁集解詞意精審史稱晉代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是皆羽翼經傳有功聖道

身行可師史冊表著者也而張璁等以理學昭明之後無取漢魏章句之學移其祀於鄉亦誣斷甚矣臣等竊謂林放蘧瑗鄭康成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之從祀宜復也其罷祀而宜復祀者四人公伯寮以愬子路而罷申黨據漢包咸論語註謂史記之申黨家語之申續論語之申棖為一人故祀棖而罷黨荀况以言性惡而罷揚雄以為王莽大夫而罷劉向以進神仙術書且懷冀進之心而罷賈逵以不脩小節取議當世而罷馬融以依附梁冀嗜樂恣性而罷王肅以司馬氏姻婭而罷王

故於君臣之際悲到深切[illegible]忠之臣

其所當列於祀典者也宋代宜增入從祀者[illegible]

一曰韓琦琦之相業載在史冊誠爲有宋第一流

物其識量英偉臨事有斷非平日涵養聖功不

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

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琦告人曰

臣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與諸葛

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語同出至誠當時韓范並

稱今范仲淹已列兩廡之祀韓琦亦宜增入也二

曰尹焞焞程伊川弟子學窮根本德備中和所著

有論語解當時謂程門固多君子而質直弘毅實

體力行若焞者蓋鮮三曰黃幹濂洛關閩而後任

斯道之統者斷推黃勉齋朱子授以所著書因吾

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厥後金華四子遞衍其傳

正學賴以不絕四曰陳淳淳著論孟大學中庸口

義等書其言太極言仁諸篇發明天理全體示學

者標的朱子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五曰

何基基黃幹弟子得淵源之懿所著解釋大學中

庸書大傳易啓蒙通書近思錄皆以發揮爲名其

學本于純實心地刻苦工夫所謂謹之又謹者[illegible]

六曰王栢栢何基弟子標註點校四書通鑑綱目

最爲精密推明河圖八卦洛書九疇之旨及訂正

詩經春秋大學中庸等書所著有讀易記涵大象

衍義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說論語衍義太極衍義

伊洛精義論語孟子通旨等數十種百餘萬言皆

闡發濂洛精義淵源道德此六人者皆宜增入者

也元代宜增入從祀者三人一曰金履祥祥何基

弟子所著書有大學章句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

証書表註多先儒未發之義學者稱仁山先生二

曰許謙謙金履祥弟子讀書窮探深微雖殘文羨

語皆不敢忽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傳叢

說自省編其爲詩文非扶翼經義不輕筆之於書

世稱白雲先生何基王栢金履祥之學至謙而益

顯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世嫡云三曰陳

澔澔生於宋季不求聞達博學好古潛心禮經著

禮記集註學者稱雲莊先生明洪武時列其書於

學宮至今三百餘年士子俱遵奉之夫用其書垂

於國胄則宜其享薦宗之祀胡安國以春秋傳而

祀蔡沈以尚書集註而祀何獨於澔遺之也故金

許爲金華四子之二陳澔爲五經傳註之一皆宜

增入祀典者也歷代宜增入從祀者二人一曰明
欽順順爲司業以實力教士潛心格物致知之學
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
書闢之往復再三著困知記周程微言至今不墜
者欽順之力也二曰蔡清清之學以靜虛爲主生
平飭躬礪行不愧衾影以善易名所著易經四書
蒙引盛行於世此二人言行相顧學問醇正著述
皆足講明性心辨晰疑似洵有功於名教所宜增
入者也本朝應入從祀者一人國家右文興教凡
務本力行之士沐聖人之化浮礪於天人性命之

學者實繁有徒其彰彰在人耳目者當以平湖陸
隴其爲最隴自幼以斯道爲任精研程朱之學兩
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入官西臺章奏必抒誠悃平
生端方孝友笑言不苟著作如林能發前人之所
未發絲毫不詭於正足稱昭代醇儒允宜陪享俎
豆者也臣等伏讀　聖諭云從祀崇聖祠周程朱
蔡外或有可升而附者臣等謹議得先儒之當從
祀崇聖祠者一人張子橫渠之父廸也張氏家傳
載廸當神宗時爲殿中丞出知涪州居官廉直多
善政卒後貧不能歸因葬於郿其制行立身如是

其端潔也況道學之傳有開必先五子並稱而追
崇未及於張氏非缺典歟所應遵奉　聖諭以張
廸附入崇聖祠依五氏之世次廸位應居周氏之
下程氏之上者也臣等伏讀　聖諭云先賢先儒
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臣等謹議得孔門弟子
伯牛仲弓與顏閔同科政事則求先於由言語則
予先於賜子張補十哲有若似聖人此六子者後
人未沾世秩今幸遇
皇上敬賢尊道之時均宜確訪嫡裔賜以世襲五經
博士以昭崇報者也以上四條臣等仰承　明旨

詳考古今公同斟酌敬擬兩廡復祀者十一人增
祀者十八人崇聖祠增祀者一人先賢應增置博
士者六人臣等學識淺鄙所見未必有當伏所
睿鑒裁定恭候　命下之日將增復賢儒牌位交工
部製造字樣交翰林院書寫送入牌位告期交欽
天監選擇其增復位次悉照先賢先儒代世前後
安列送入牌位之日各遺國子監堂官分祀應增
設博士禮部行文該省巡撫令其確查嫡裔取本
支派宗國及地方結狀可也
雍正三年三月初一日題

蔡文莊集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集凡有二本一爲石崖葛氏所刋即明史藝文志所載五卷之本一即此本乾隆壬戌其族孫廷魁所重刋也自一卷至五卷仍其舊文而重訂其目又搜輯墨迹遺稿爲補遺一卷附以其孫邦騊所集事蹟及志書傳序爲附錄二卷集中有與孫九峰書述寧王宸濠譏其不能詩文廷魁序中因反覆辨論歷詆古來文士而以清之詩文爲著作之極軌夫文以載道不易之論也然自戰國以下即已岐爲二途或以義理傳或以詞藻見如珍錯之於菽粟錦繡之於布帛勢不能偏廢其一故謂淸之著作主於講學明道不必以聲偶爲詩以彫繪爲文此公論也謂文章必以淸爲正軌而漢以來作者皆不足以爲詩文則主持太過矣廷魁序又稱以家藏密箴善本太極圖說河洛私見三種附焉而此本無之葢本各自爲書故或附載或别行也

雪洲集十二卷續集二卷

〔明〕黄瓚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黄長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洲文集十四卷》提要

雪洲文集序

有其言矣而行不掩焉吾嘗聞之未有有其行而無其言者也非無言也言之不文與無言等爾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必知其人欲以實其言也愚則謂知其人必傳其言欲以驗其行也二者寔相表裏云古真雪洲黄公起于甲科歷郎署叅藩臬陟京兆進中丞位少司馬致仕而卒其剛直之氣嚴毅之色質素之風清苦之操終始一日也鵬

嘗爲公屬吏茲應
召而出適公子襄官戶部乃集
公遺文求序而傳之鵬惟文者
言之粹也言者行之表也公之
自立蓋幾於獨行者矣故言非
徒言也表其行也傳非徒傳其

言也傳其行也是故讀其詩知
其養之定矣讀其聯句知其取
友之端矣讀其序記知其擇術
之正矣讀其誌知其實矣讀其
與當道諸書知其忠矣讀其告
神之詞知其愛矣故不必登公
之堂接公之論而其用心於內
之學坐鎮雅俗之望可以槩見
矣始也本行以信其言終也因
言以驗其行而公寔賴是以不
朽則夫戶部君傳之之意豈非
顯揚之一道哉公諱瓚字公獻

雪洲其號也用以名其文集云
嘉靖戊子秋八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右春坊
太子右庶子兼翰林院
國史修撰　經筵講官階中順
大夫崑山方鵬書

雪洲集序

雪洲先生沒且久嘉靖戊子冬
予頒館真州訪先生之廬而其
之吳子襄捧先生所遺雪洲集
征予讀之卒惠之言孤之顯也
予也不識先生之面而慕先生

之名不慕先生之名而高先生
之德傳曰天下舉廉而雜不與
者先生之謂與夫廉以檢身以
正政德之大者也是故大而千
駟勿顧焉微而一介不取焉皆
相其君以建格天之業者古之

人行之者伊尹是已先生審衛
義立介辭慎彝訓飯糲啖蔬弊
衣而羸馬在公卿廩餼不苟凡
交際一縑一楮必慎之而況其
他虖居高官不異寒士年及於
耄若初服然故其至也樹清白

之風揚終永之譽凡以是爾或
云先生近苦節者孔子曰奢寧
儉不遜寧固惟恐士人之不苦
節其而至於今尤惟恐士人之
不苦節矣是故先生以範君子
以貞也雖苦斯至焉爾乎特著

于篇以廣風厲之化詩與文姑
未遑焉雖然文以宣辭辭以達
意意以昭德集累累數百篇其
大旨夫大抵斯云
嘉靖己丑孟春既望洞溪漁石
唐龍序

雪洲集序

嗟乎詩之難言也久矣安得起少
司馬雪洲先生聽其緒論哉粵自
世降詩刪人惆樂亡韋孟得其志
不得於言司馬相如得於言不得
於志若乃志既不失言亦爾雅蘇
子卿爲近之晉魏以来難道也是
故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倫
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
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吾以
是而觀雪洲之詩将無似之乎嘗
聞胡稽勲矣言雪洲事事不茍如

[illegible]八行又聞孟中丞矣言雪洲廉
介無比巡撫時孟氏爲屬縣吏當
出巡雖二司茶饌不一受獨受孟
氏饌曰重其賢以勸他官耳於戲
雪洲耕耒之餘晉謁即今所聞當
其志從可知而況其言之瞅瞅若

是哉先生之子户部襄將刻其詩
於梓謂予嘗學詩問序焉於戲予
方有見於志而未能又安能以序
雪洲詩然而先生之志則固不可
泯矣因推著之以告夫爲詩者不
止於音韻格體也奏疏及雜文若

十首意亦類詩皆附刻
嘉靖九年歲次庚寅春二月戊辰
關西呂柟謹書

雪洲集序

予往歲過儀真大理毛東塘介予以謁致政少司馬雪洲黃公公年且七十進退矍鑠語時事侃侃不休鄉邦子弟考德問業者絡繹至不倦間提

家塾形焉諸孫正句讀予私嘆公之達也蓋其有所養也越再月公之子寨至京師則公既捐館矣手一編泣示予曰先君文不存稿茲其十一二將裒采成集願子

為之序予受而讀之恍然若再見公終卷有餘味於是乎知公之文既乃得觀古史陳石亭所撰公傳反覆千言大抵稱公質直好古其心如其貌其制行如其心居官

奉公恤民去常見思平生無偽言佞色於人以是不得久居位予於是乎知公之德接卷而嘆曰公之所養亦至此乎哉其德也蓋其本也其文也英華之發也其達

也莫其驗也嗚呼予之宗
匠也久先生長者罕所游從
公垂老乃得一見又不及叩其
底裏擇其所可師比及知
公公不予待矣其胸之所蘊
所謂不可傳者則既與公俱

逝其精神心術之微寄於
文辭者幸有是編在耳
可無誦而傳乎古今文人才
士咸有述作非必純駁異也
乃至體裁氣局言人人殊蓋
其所養者殊也若公之所養

庶幾乎古之君子剛毅木訥者
故其爲文充蔚雅發光燄
勃勃逼人皆緣情而皆由衷
之言非有飾而旁剽者也
後之君子觀公之文亦可以
知公之德矣公諱瓚字公黻

號進士歷官郎署出牧大
藩入尹京府陟副都御史以
南都少司馬致仕子寶行
誼有父風將世其業云
嘉靖丙戌夏六月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

承務郎

經筵官同脩　國史南海

倫以訓謹書

雪洲集目録

卷之一

五言律詩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卷之三

七言絕句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卷之六

聯句

卷之七

序

記

卷之八

墓誌銘

卷之九

跋

贊

卷之十

書

卷之十一

祭文

卷之十二

題

雪洲續集目錄終

雪洲集卷一

徽郡望雲黃長壽著

男襄編次

五言律詩

署中栢碍廳事不剪次韻荅胡惟辰副郎

稍稍侵脩徑寬寬結故知貞心霄漢遠老幹歲
華移簿領慵清蔭飛仙謝令姿但愁東道去嗔
愛不同時

次前韻荅邵民爰

幸免斧斤累況遭賓主知煙霄應自保燕雀恐
須移白雨朝分沐青山晚亂姿官曹千尺底今
日想他時

坐雨次韻呈胡邵二長官

簷吹不煩迎雲山但意行凉疑林壑氣喧恐海
濤聲徃復憑三盃憂歌阻一鳴誰當輟霖潦親
挹座隅清

除日立春二首

臘盡無冰雪人皆賸得春何須青帝信始報土
牛辰迎餞兩風景暄寒誰主賓惟應江外樹幽
夢對吾真

西風江海立如妬萬家春醍醐日大懶著椒花頌

偏占蓓蕾辰祭詩朝對卷守歲夜觴賓誰謂物
華別鄉關意更真

宿金城寺 寺屬巢縣在無爲廬江之間相傳曹操戰守處也

傳道金城寺佳名叔季開江淮餘刼燼漢魏幾
[illegible]氛寂寂諸天几融融半榻雲誰能醒宿夢隔
[illegible]

登冶父寺 寺在廬江縣二十里相傳古歐冶子鑄劍處

雲山如識面歷歷眼中來飛磴宜妨馬清泉不
論杯寺應歐冶著詩與蔡春催却討塵途裏登
攀日幾迴

乘月泛江將至漢陽作

黃鶴風難馭滄江日易曛樹猶瞻漢口櫓已散
鷗群地險中流覺人歌隔岸分月明傳楚語猶
自憶靈氛

鴨欄驛阻風

箭洲淹客思那更有臨湘白浪還揚子黃沙頓
朔方秪添鵬翼健誰尼石尤狂微雨似解祟菲
霏沾夕陽

壽王鴻臚父七十

南極占遺老東溟接巨觴風攢珠履客日近綵
衣郎宜壽秔千畝傳家墨幾莊子喬華裔在鳳
吹與年長

濟寧書事

滌淡陰霾合倉皇城市喧義兵團俠客□□想桃源河朔鴻無信青齊燒有痕前途多節鉞獨自擁轅門

湖水逕城郭遮防勝甲兵萬家獨恃險群盜敢盱衡羽檄張秋急訛言惡少輕誰當戮梟令與世薄科征

播州書事

樹影窮巴楚江聲壓市廛陰晴關塞別夷夏語音偏草檄防豺虎愁肺憶杜鵑薇花對開謝莫問稽家川

百節藩籬外諸蠻控帶中妖狐乘嶺祿碩鼠遂秋逃孟獲陰難恃隨何術未窮戈矛與唇舌民命倚皇穹

次韻二首為 楚府作

至性從羈卝深宮見典常倚廬聞鶴駕執紼動龍光道契河間雅名高楚國坊睿謨湘漢遠蘊不愧天潢

綱常懸日月風俗倒江河獨行君王最洪恩冢魏多靈泉隨淚迸陰雨柰誠何想見平生學詩書幾切磋

人日對雪

騰天猶旭日散地忽狂霙點鬢添皤叟飛筵動翅生江淮農信遠林壑郢歌輕枉欲償冬[illegible]悠悠造化情

元宵

老眼臨元夜歡情任後生萬膏呈斗勢群後海潮聲風謎頻聞虎雲旗不斷鯨虛堂殘月色滿意照書檠

次韻除日立春答清溪

歲功翻宿昔斗柄亟縈回掃舍恩梔荊探春伏蓴梅婆娑黃髮社潦倒白沙杯剩欲追前輩東風意不灰

余賤號雪洲承南川張侍御贈以佳什遂依韻奉答二首

上平鯱白雪雪勢午潮前慣見冬連夏飜飜影海潰川魚龍窺別業颼颼護清眠自有寰中佼悠悠落照邊

一枕滄江曲窮年雪浪前底須尋白帝真自滾晴川海若傳消息漁樵欸醉眠忽然柱下史泛愛及吟邊

雪洲集卷一 終

雪洲集卷二

五言古詩

送少司徒鄭先生歸掃

淸泉渫不食來者漱芳潤落落貞松姿流脂忽千仞九京詎可作經濟託賢胤龍光燭鄭林跡與屏山近東園席莫溫宣室行將問

壽李封君七十

肅肅弧矢旦泠泠海嶽圖風吹落丹崖不慱絲服趨親庭無近遠養志郎爲娛緬懷安素翁善保山林癯道氣酌沆瀣酡顏燭桑榆方將錫難老詠與臺萊俱君看赤城路自古多壽夫

爲畢嘉會贈馮憲副還浰

廣陵淹畢誠越山老馮唐兩賢師友間力障波瀾狂翩翩游子衣獨與朔鴈翔汲古尚蕭井銷魂更雷塘慘淡迷樸賦眩脊瑣花章胡然歌式微絲服戀故鄉驚心濟南叟桃李空門牆江離未堪折遠意憑誰將

送大司寇戴先生歸掃

南山不改色令吾非故吾起家卿相間經濟弘兩都精誠結

皇眷霜林淨寒蕪緬彼泉下人盼蠁如有孚綸言遞幽谷恩波滲黃壚向來山君[illegible]踏[illegible][illegible]

盤紆川雲散復戀宰樹老更數羣巒屹堵牆資俎傾枌榆所期名教重風動寰與區彼哉成都客弩矢誇先驅

馮侍御執之於廣陵察院西偏新構軒三楹環植花竹於外扁曰憲度餘思索余詩

謀野不謀邑裨諶千載人高風流小國況乃耳目臣西臺有妙契窅默萬象春抗懷日月上屬念江海垠問之何爲爾逝將埋吾輪問之何所急逝將嬰逆鱗獨披二三策宛與賢要親法言炳如日一一凝精神豈伊託軒楹奇葩間叢鈞

次韻即事二首奉答儲靜夫

詩書充舊知日伴羈寓閒探卷若絶沵不見津與灣念此增悵望悠悠要妙關襲取紙上語聊足怡心顏誰謂奔逸駕而欲徒手攀繫余苟祿者逐逐風埃間涉獵何所得一粒藏瀛霞置身正牆面立障千萬山幸聞長者論領略開余慳願言長提撕保此惺惺還

歸夢不余欺云得曹局閒春江正活流衙吏迎前灣茗試建業水歌聞莫愁關未嫌遺簿領且復躡孱顏無多素心人來往續舊攀問余何淹留旅食幽燕間余謝自不佞隨牒試

帝寀但可鳥擇木勿墮杖頁山胡不覲古人勲
名亦時慳夢破天地白聊用紀南遷

題恩貢佳城圖輓蕭侍御父母

佳城渺何許迺在崇邑間云是居易翁鶴馭難
追槃來家有孝子夙抱霜露顏自顧身衣繡胡
寧舞衣斑德音從天降膏澤榛與菅矧茲耳目
臣恩波瀉潺湲龍光絢宿草叶氣排寒山川原
覺崇深靈爽儼來還平生義方訓食報誰云慳
願言篤忠貞永矢酬天關

為陳員外孔章賦夢石得必字

悠悠黃初平白石聽撝叱穀城亦何翁至壽等

奇質春枕乘華胥他山悅蘭室居然不磷姿煩
比如椽筆借問室中人高年始踰七煙霞養恬
愉六二協貞吉雖無季主卜眉壽已潛必彼哉
奇章公珍藏題甲乙勞勞鬱林守遠取詫清秋
作歌助稱觴雄風結瑤瑟

望雲祝壽為黃廷祉題

尋常見雲物靉靆空蒼旻雲豈移吾情在雲不
在親孝哉黃氏子登山儈形神白首正倚閭況
茲懸帨辰觴旅娛戲綵嘯歌思躍鱗焉得身為
雲朝暘暮潭濱上堂稱壽觥愉愉百年人遙歌
將母章吾意託洪鈞不見并州客孤雲表精純

至今太行間猶稱唐碩臣

趙淮妾

世道屬縉紳縉紳化巾幗北面胡虜閒逞計孤
六尺誰知箕帚妾默任綱常責翠蓮誠婉孌綠
雲復貞白傷哉藁砧禍天地諒肝膈寧葬德祐
水羞隸蒙古籍波濤視坦途魚腹當安宅怨為
子胥漲冤作精衛石東將灑海若南欲矢河伯
妾軀苟丈夫為國殄夷貊奚止陸君實厓山事
功赫

贈大司徒王公兼都憲赴貴州

梟獍吞屠後氛霾滇洞中王官汚賊刃嶺岩隔

華風尨狄仍三窟罷疲自五窮累朝休澤冷萬
里逆圖雄上將升臺省行營雜豹熊謀應號周
兩勢許走豐隆直擬招懷策非邀掃蕩功輕裘
憐叔子鳴劍恥藏宮種落飛新澍山川入舊驄
叢衕酋首伏蠻譯漢音通（公嘗巡撫貴州）
聖意紆南顧岷江日夜東

正月二十七日張湫舟中遇雪

春暘奮羣蟄暖氣來如熏仰見川上柳柔條媚
晴曛忽此半日雪澒洞無邊垠玄宴萬旗旐從
以凌波裙未覺川漲瀰增千里氛齊魯多道
殣流離況如雲餓者飽糠覈勢若溺與焚父子

生訣別俯愧禽犢羣誰當幹玄造舒條自平分
坐使發生地肖翹復氤氳空言諒何補野人徒
奚芹

陳諒之守廣平宗之報政過郡晤語浹
旬喜惻不極爲一詩貽之詩内用二蘇
彭城事因題其堂曰仰蘇卷曰仰蘇堂
倡和索余次韻

兩蘇文章在生氣凛九京逍遥風雨心棣萼餘
芳榮陳子起江左連翩霄漢程油油廣平誼磊
磊勳部情郡人紛旄纛如助五馬迎綢繆夜强
半甲乙題品更大節矢靡它白日懸晝明季方

況秀發膏澤千里城元方稍淹留薦牘馳鴻名
旁人語形跡軾轍如復生所以仰蘇堂駸駸觀
厥成直使汗青上古今偕弟兄

送朱舜徵守馬湖府分韻得千字

蠶叢開蜀國馬湖際南天居民輒恃險痼俗眞
難痊理郡用文儒昉自弘治年聖意靡要荒王
官有旬宣近聞釁庠間科第爭聯翩而況賦役
省桑麻亘西川舜徵學道者風義聞莆田拔跡
郎署中自謂得靜便漫隱簿書吏細逃文字禪
約束狗夷悃敎化驅蠻煙但買龔遂犢肯試劉
寬鞭吾聞古之人柔遠各稱賢南粤化錫光九

眞服任延士固不擇地獨使志業傳行哉邁往
烈不愧石二千

德州觀俘喜而有感

颷塵暗江湖歲月積巳久王官徇姑息平地姿
狼莠始也乖撫馭徵徭盡産畝豐視饑饉年壯
例斑白叟雖蒙寬大詔倚閭如不有闕閭積
愁歎恨不脱黠首往往燕趙間鈴馬奮原藪非
無搶攘策習俗嗟巳狃近者彌縱橫千百列羣
耦劒戟與旄纛光怪襍先後王畿屠橐彊闕里
燬曲阜米粟沉官艘蔾藜雜閭右所過傾里巷
爭欲犒牛酒大哉承平世法令正綱紐彼哉招

撫謀疲茶含恥詬我適經德州俘馘魚貫柳叢
街懸其顱京觀築其髑羽林師如雲掎角散雄
赳譬如虎在冗搜探連乳㲉又如獵毚兔韓盧
隨指嗾聞之齊民言統軍經國手號令嚴秋毫
籌略入玄筭賞功輕萬金釋虜動百口安得功
成餘休養遂牧守下俾民命紓上俾國脉壽

荆山詩爲王司馬維綱作

靈氛接三齊秀色尾東魯誰當齊魯際依山卜
林塢遥遥蒙陰翁累葉振芳矩譬如勤垣墉積
日待環堵潤壑瀦慶澤林巒闢遐武遂令臺省
江岑寐歌陟岵置身雲霄上散作天下雨彼哉

終南人捷徑空啓傷亦有草堂客移文誚紅塵

齋居對竹有懷白巖

積陰自元旦雪勢來無方崩騰沒條達瑟縮排
清宿蕭屏卅叢竹屹此千琳琅勁氣遑玄冥空
心倚來皇誰能使之語濯我塵中膓軒軒白巖
翁意氣傾筠篁暫蹶理莫踰勿藥神所將會當
動宸聰温詔灑幾行一掃陰曀氣五兵肅
朝陽

送縣大夫李侯内英述職

述職有令甲殿最昭權衡雷封挙萬里叔兮多
見旌矧茲李大夫晉產冠羣英筮仕惕[illegible]

兜不近名如葵向丁刀鋒鍔歛[illegible]
楊蒲鞭罷笞榜湛湛江上水可以照厥貞前年
歎萬師劬餉勞悴血紛紛横流底毎歎獨千嗟
今年海若災桑田變倉廩民心亟以閩加恵
孛與嫠至今不見報忡忡復惻怦圖誌父淫蕪
謂我盍一鳴揉訥肆舒拔庶使細大并而我顧
稽命報言及春生淮山鬱蒼蒼朔水漸日深行
矣願借寇作歌詎私情

題湖南五景

氏隴觀禾

南陌近東阡莫惜疲筋力本是同井民關心在
艱食田父遺好音豐年服中得歲晩幸相從社
鼓樂神稷

豐陂綠水

泡甕徒灌畦焚尪不濟旱灧灧豐陂水平野注
江漢終然一溉功天地合幽贊恐此即靈湫潛
虬睡方晏

官橋散騎

閒雲作先驅欲墮戀征轡吾廬不任遠馬首抱
深翠惟應橋水清照見山林志乘肥何足道逐
逐風颷馭

丫嶺青松

夙徠徨在眼鬱鬱舞龍姿白日奔悅蜒雲濤渺
無崖豈無挾仙者喚取石上脂寄言撫柯翁千
載絹吾師

茅屋書聲

深山掩衡茅賴與經籍伴風簷遞幽響似逐磵
水渙永懷文貞公牛馬至今汗豈伊兔園冊千
載有遺惋

題畫蘭二首

幽姿結春陰遠意謝塵海脉脉不自吐窅窅如
見宛亦有同心人空山日采采所以楚中叟流
芬緬千載

嫋嫋空谷秋落落華歲晩豈不畏霜霰盍自傺
清姚嗟哉治容子芳意不見忖誰當起昌黎遺
操歌九畹

雪洲集卷二終

雪洲集卷三

七言絶句

臨湘舟中枕上口占

萬馬奔馳萬樂張江濤枕上勢應狂羇懷爲祝得
清如掃不遣蘧蘧到夢鄉

舟中對雨口占二首

江雨涔涔壓岸沙鳧鷖無數散輕槎天將清景
奪羇思不論城陵去路賒

船扉窈窈勝茅齋硯滴湘流與意諧客裏煙波
休問訝簾書迴首總氛霾

次韻三章贈秉哲

尋常欲躡清虛府雲路嶢嶢待子修直瞰人寰
香滿袖同袍誰更有眞秋

飄香老樹堪迎刃三尺鋒銛不假修愁絶陰陰
蟾與蠹放君萬里領高秋

排雲遠結清都夢一點芳心日日修金粟幾何
堪芥拾夜深攀得掌中秋

舟中喜晴口占二首

晴雲冉冉漏朝曦萬疊湘山太古姿昨日波濤
自風雨錯將恩怨屬馮夷

百丈危磯曲曲臨孱顏遥鎖幾家深禹功想[illegible]
胼胝處半化湘厓赭更黔

岳陽道中

萬柳平堤轉洞庭君山眼裏送逶青楚歌何處雜田鼓秧稻初分湖外垌楚俗擊鼓耕秧

題畫扇

卷帙耰鋤力不妨悠悠傭賃漢賢良若教耕道遺章句儒術休誇吏事長

奉和毀僉憲惟勤懷同年白大參輔之韻

蟋蟀依船助嘯歌扣舷聲罷夢魂多毗陵應戀板輿好秋日叢萱醉幾何

雪洲集卷三終

雪洲集卷四

七言律詩

次韻答儲靜夫二首

古道猶稱一字師每逢詞伯愜深期鵬搏霄漢君方健鼷飲江河我自知書罷定騰天祿杖律豪不羨郾城棋檀圞舊事今雲散試問歸鴻亦惆思

懶把行藏訊客師此心端合與雲期紅塵不礙關山色青眼翻慚國士知旅夢騰騰蕉底鹿天機活活橘中棋昨宵蟠螭看無恙幽杜叢生寄漫思

次韻遊靈谷寺

寶几雲軿欻往來高人蹤跡萬峯回誰令此地籃輿勝尚憶當年法駕陪海氣繞空迷近甸龍光經雨閟層臺峯巒欲識移文處醉眼江天不放開

次韻遊牛首山

問訊山靈閱幾雄煙花疑訴舊離宮洞大不與赤烏盡赤烏吳帝年號輦路長隨諸法空山之南峯林大明中立郊壇其上故云輦路鳥帶片雲平几席碑含宿雨半蒿蓬禪心亦落人間世解說偷閒退自公

次韻遊觀音巖弘濟寺

夙心一謝馬蹄間漠漠仙蹤入曉攀巖樹倚晴
長滅雨江流無地欲浮闌親題遠託山川勝縱
躡平輸簿領閒誰謂郊原春淡薄尋常雕鏤筆
端還

元夕次韻酬邵民愛

簾幙深鈎縱月長清寒天借海中央芳塵不斷
五陵俠麗藻頻分東壁光春與爐煙圍淡淡心
將庭樹結蒼蒼何時共子城南陌載酒尋幽熟
建康

次韻元日雪荅民愛

恠底通宵曙色懸雪華盈尺點新年凍含氷柱
俄塵外風惱詩翁誤鬢邊舊雨不來泥逕杳濁
醪無意栢尊鮮慰情賴有西家在筆陣陽和轉
目前

送林少叅赴廣西省次惟辰韻

九疑天遠故風存
皇澤平敷海嶠恩顔駟可須嗟老態林攢却許
佐雄藩嶺謡處處爭披霧閩産多多喜聚鴉若
愛河東詩意好羅池祠下認微言

對雨次民愛韻

何處流鶯誤囀晴却疑飛潤是煙横卷舒雷雨
已多意俯仰枯槔空復情獨使重陰臅道暍誰

敎一雲孚邉聲眼前絲颺兼盆瀉幾與詩家秖
聊清

次韻立春

消息潛通萬蟄堆曉風飄雪忌春來徒令綵勝
褭中合未放蒼精臘裏開江海心期慚北鴈柴
荊詩句想官梅猶聞都下占豐歎處處泉流不
滿杯

人日齋宿次鄧子榮韻

郊祠不隔五雲長宛宛星河接未央南國衣冠
周邠鄗中天禮樂漢元光迷煙夜誤鍾山紫撫
景朝慙佩玉蒼惟有越人齋袚舊空簷落月臥
桄康

次韻竹泉書屋

竹擁寒泉石作房十年舊隱耿難忘塵埃有夢
猶精舍丘壑無因愧省郎望眼直穿揚子渡飛
函驚報故人章畦蔬禁藥知難較世味須君取
意嘗

次韻贈秉哲

秋來何處絆離情萬柳深深尚没鶯鋒穎獨從
囊裏脫笑談誰使座中傾江花有約陪春賞櫪
馬如知悵曉征憑語故園三二輩愧將蹤跡附
鯤鵬

登巢縣紫微觀絶頂次馬內翰韻

羽化神遊俁舊宫懸崖飛磴萬山中瑣㺯欲俯仙家草醉墨虛懷學士風北望淮淝須箭激南瞻牛斗信槎通登臨不是躭春暮馬首明朝意已東

次韻荅沈憲副仲律二首

天柱峯頭着沈郎斯文到老許方將誰教吳會停熏染褫使湘流借寵光鸞鶴夜深風雨急圖書春暖嘯歌長幾時還坐休齋月鄙吝渾消快欲翔

雲夢胷中有底嫌龍門今已在茅簷才高楚些仍無怨跡似君平却廢占小子願輸張季酸先生猶織沈麟籐湖山處處飛遺潤不限尋常萬象霑

登岳陽樓望洞庭作

岳陽樓亦尋常見萬古君山妙洞庭驟覺煙霏森图雨熟疑幢蓋擁娉婷鯨波宛轉釣天奏雲樹微茫尺牘靈幾欲挾風風不借巖花澗草故青青

胡太守希宋邀余洪山寺飲已而不果漫得四句翌日足成之因以寓謝

遂約洪山作主人薰風十里暗銷塵未違城闕心先醉咲許賡酬意獨春巖壑也應嫌俗眼薄書如亦忌芳辰褫憐齋閣榴花暮坐得郊原物外身

余家有拯塘春意圖元人羅稚川筆也承沈憲副長歌冠其端遂詩以謝之

尺幅流傳劫燹餘每疑神物借呵噓春迴九夏詩成後水滿方塘夢醒初花氣入寘如解笑旅懷矜寵似逃虛他年亭上高歌處添寫絲桐計未疎

次韻荅沈仲律二首

從公江漢羨棲遲未許榴花認別期老大風雲皆自得尋常車馬莫深窺田廬尚軫秦淮念流派誰憐沈約奇墨汁滿墻鋟滿梓向來吾已結心知

何處高歌淡復濃楚方佳氣結鬖鬆愁醒庾亮樓頭月驂逐湘纍江上峯招鶴有情雲共杳釆蘭無地佩俱慵雅應思古詩千首暫許攀依蔦在松（思古公齋名）

次沈憲副倡和韻十四首贈少司徒李先生

江漢宣風遠聖顏夢魂長是

日滌還　廟堂容付須黃髮原隰重過稔碧山
老氣獨教諧詠嘆餘膏猶得丐疎頑相從客裏
榴花晚座滿南薰使事閒
廻首鵷班亦暫閒詩魔展轉任渠頑聯輝想像
張喜祐接派分明李義山黃鶴屢牽清氣到滄
江一先正音還欲知漢上題衿客東老頻過獨
咲顏
漢水方城接萬山禹功鑿處尚留頑英雄割據
氣豪舊境土謳歌士馬閒何物三苗滋野蔓獨
煩九法動
天頹老臣擬袖湖南草可使旌麾漫往還

古人不見一來還俯仰空餘紙上顏月滿胡床
談詠勝風廻赤壁戰爭閒誰教鸚鵡才難得但
恐湘纍魄未頑成敗幾何賢佞別歛將遺跡到
詩山
苔石鮮鮮滿意頑青袍凄亂雨中顏伯勞聲訝
故園樹飯顆詩憐何處山了事癡兒星北拱多
情游子水東還亦知賓館行將別廻首旌旄正
無閒
鷓鴣聲幕故閒閒不似江程滯去還圓魄幾廻
看楚月好峯隨意當淮山子期絃在風號軫莊
舄吟殘渴滿顏頼得兩賢賡詠妙十年塵抱滌
堅頑
江風一送暮雲還物態人情異昨閒城郭喧喧
衡宿潦蓬蒿冉冉迸新顏纖絺帶潤飜嫌薄老
硯增波未覺頑卻憶台衡晴坐處捲簾清晝靜
如山
喜無屋宇礙雲山杜老高情一醒頑安得客居
遠城郭不教魂夢歷孱顏蘼蕪洲渚香風杳鵾
鵳園林巧哢閒撫景入懷知幾首也從鄉月座
隅還
纔罷征輸舍館閒江東猶及凱風還堯湯水旱
自天數郡邑脂膏非俗頑去鳥切雲窮望眼好

花酣雨照愁顏司徒更有憂民蘊經濟淵源少
室山
聞道腥羶逼漢山羽書接踵動
宸顏軒虞上國金湯險沙漠殘生種類頑貔虎
千群應妙筭凱歌一曲想奇還百年聲教兼威
武萬事憂勤兆靖閒
胡騎輕佻散復還捷如風雨睨河山六韜事業
驃姚責三窟機謀老上頑樓櫓煙塵頻入望膏
粱門第莫偷閒搖搖坤軸連西嶽未得
君王一解顏　陝西朝邑縣地震　正月朔至于望
雨氣蕭蕭秋滿顏江城五月祝融閒田家復恐

歲欲苦（去歲湖湘水灾）客舍不禁陰太頑滿耳颶聲挾
遠樹當階蟻陣排如山會須淨掃碧天出號令
與時俄頃還
地隣八座寵踰山鸞鵠亭亭局度閒自有珠璣
流綵筆絕無醽醁換蒼顏夔龍勝跡雲邊逈傳
望仙槎海上還一點使星光北轉每於幽鄗發
蒙頑
河嶽精華直氣還汴流為浣俗紛頑雨朝龍數
兼中外三楚馳驅半劇閒倒屣高風餘握髮拾
遺淨草舊藏山幾迴客裏軒車過欵欵襟期豁
盎顏
沈憲副為余題孤山人物圖遂依韻奉
謝
梆塘歌徹後西湖似辦吾家累世逋興到堪迴
和靖首才高不撚俗塵鬚山林雅調今還曩齒
頰餘輝鶴共奴最是多情橋梓在杭州譜牒竟
虛無
次韻畬林見素二首
夢見梅
梅花夢裏趁高人故國他鄉共結春風節肯容
朝野限肌魂應德詠歌頻邯鄲枕穴初炊黍湖
海鷗夷屢乞身稍待垂垂殷鼎熟調羹往問傳

家鄰
雪禁體
銀床滚合轆轤堅洛下先生擁鐵眠秪遣詩魂
馳灞水誰分天巧壓狼煙尋常吠嘹非關越𦢊
息既寠便有年浪說寒威無敵處歌鐘甲第瀉
舩船
東華道上畬羅貞外文徽
故國風情尚物華馬蹄遥戒九衢斜（凡過東華必下馬否則取擲陘）
天低象魏平飛隼雨蝕罘罳半委花井里
謳歌占
帝力江山點染媿詩家高懷獨有羅昭諫徑寸
明珠纍碧沙
送京口蕭彥明赴春闈
一第箪堪涸碩才盐車累累困龍媒名收榜後
紛輿論望鬱江南揭斗魁鵰鶚影聯門下士波
濤聲颭筆端雷欲知上苑春深淺遲日千尋郭
隗臺
送京口許補之赴春闈
曾於桂籍閱南徐許邵雲仍正憶渠王樹衣冠
驚促膝淵源師友羨連茹學窮羲孔登蹄外路
入經畬步武初采采芳黏訊春色桃花浪暖意
何如

送京口孫思行赴春闈

自致煙霄屬壯齡江花猶擅幾分馨南山風義還居[illegible]白屋詩書憶過庭龍虎榜潜他日選鷺霞光動舊軒銘泰淮送子催秋色看取春來戰一經

青山磯阻風次韻酬沈華甫

江水渾驚兩日聰西來疊浪誤奔虹雲低鄂浦炊煙雜天入陽邏鵝首空邂逅交游堪氣合尋常流滯似詩窮莫將遠意嘲河伯萬里行須邁父風

何處漁歌徹晚聰苔磯百尺隱長虹樹分島嶼一依客鳥挾煙霏雙没空遠道尚憐司馬壯高懷肯坐孟郊窮鈎輈聲裏雨銷歇化筆輕迴五兩風

江樹團團生晝陰孤舟何處豁歸心蘋蕪杳軟逢人少風雨歌殘望子深赤壁前期經夢寐距黃州赤壁百餘里蒼崖一面對幽沉即青山磯泊舟處也知莊舄當年思盡在平分楚越吟

龍州道中

閣道高寒俯碧湍人言嵐氣似松潘朝陽隔嶺午初出野水逢時江欲漫虎寨尚拋堯曆象龍州獨音漢衣冠山坳恐有靈樓處一曲樵歌天地寬

松潘道中

雪花翻浪松林堡嵐氣如熏風洞關意外玄冥叨號令夢中蜀道自江山客程冷暖裘兼葛砦語侏離漢雜蠻闈說靖夷曾不靖可能無計夕烽閒

蚤聞風洞眞龍洞誤認松州是雪州嶺合華夷天一項路分秦蜀樹千頭青苗經雨纖纖退白日穿雲慘慘浮却恐繁陰在人事荒城疲卒勝縲囚

登松潘大悲寺閣

閣上煙雲平咫尺閣前營堡臨泥丸纔分一水番陵漢却傍諸天夏轉寒西北輿圖惟絕塞古今人物幾憑欄不毛最是潘州地猶向松州脊後看

寓通江觀書事戲呈錢僉憲文祥

磴路層層馬力遲樓欄臺檻當分司雲開鶴去應嫌客日落僧來欲聽詩豺虎滿山吾戴罪風雷捲地子行師連翩俘馘尋常事莫負羊曇乞墅碁錢與陛都閫奕故云

四月二十六日管千戶廷鳳報云適經鸚歌嶺見一星狀類斗大青翠光芒未

長丈餘瑣星附積横隕寸山之阿不知是何祥也時流賊聽撫化者頗潛聚共間意者冦平之應乎

西南封豕連秦壤咫尺妖氛墮蜀江訊史譏流千里血投戈應乞萬夫降誰能渤海師龔遂共道巴渝雜犇騅覊客欲歌鴻鴈句倚簷東望不成腔

辛未歲八月二十四日與杭憲副東卿段僉憲惟勤白都閫宗大飲濟寧寓舍賦此

高堂斜日轉檀欒滿院輕陰入座寒城闕鼓鼙

霜信㵸關河鴻鴈帛書難身爲逆旅聞豺虎老得交游接羽翰不信畏途防去馬黃花釆釆見長安

奉和杭東卿濟寧避冦韻

賢豪用世不辭難赤手江河欲障瀾誰使閭閻生意㵸未敎齊魯賊心寒張綱撫諭終牢落虞詡擒誅墮渺漫獨倚任城湖水濶閑門邀月強追歡

席上奉和大院長張敬亭年兄韻

座對黃花錯認春酒酣生面煖疑眞管絃迸響司空宅羇旅潛驚少皡辰科第儕同仍意氣遭逢雖別競光新漢家貢禹情何鄙彈得儒冠幾許塵

和汪内翰抑之兄弟詠別卷二首

群籍胷中飽木天漳州家學共超然南畊喜握英雄穀北面知懷諷諭篇翼軫煌煌占友悌衣冠衮衮趂才賢石潭風雨桂花曉驚落溪仙第幾筵

高秋水鏡洞江天不待朱衣已較然畿甸風雷非故武陵時藩逆就擒全臺菜賔客幾新篇使槎防守漸釋共識斗牛節宦海皆難昆季賢顧我獨違翔鴈路微心千里接華筵余以賀表北趂

徐信之生日置酒用喬白巖韻

弧矢高懸叢桂風滄江深隱芰荷翁手談自慕謝康樂井轄人傳陳孟公但使向平全嫁娶不煩魏子論參同壽筵共說春期遠斗柄年年望眼東

登報恩寺塔用喬白巖韻二首

騰身洞口挹茫茫洞外飛雲欲透裳百級闌干親碧落萬重丹艧稱朱方鶻栖絕頂煙含嶠人語中天風助狂經始先朝崇象魏來遊秪作詠歌場

巨靈擁堄落蒼茫咫尺煙霄一振裳塵夢因風

通上界醉歸無地覽群方洞中石色最春住篇角鈴聲雜梵狂爲語遊人戴恩澤亂離曾是鹿麋場

贈鄧司徒宗周

三年獻績覲楓宸耆舊無多秪數人甲第簪花經歲月官階曳履上星辰畢公縱有東郊任司馬宜當元祐釣後日奉懷何處是詩筒分付與鴻麟

九月十日飲憑虛閣次韻呈白巖

草樹連山意有餘肯因佳節歎無萸湖臨鐘磬潛鼉奮閣繞臺城列雉紆遠客情深雙鬢落斜陽荒罷幾浮圖分明司馬飛霜信不使詩盟大向孤

清凉山賦別和喬司馬韻贈石邦彦二首

座上風傳麈尾清離歌誰爲鏟愁城麋蕪香散交游氣江海潮廻觀闕情醉倚石頭驚虎跡卧聞西顥換林聲早秋亟赴移官詔幽薊才華雅擅名

祖帳紛然空省臺好風也似稱心來高巖磊磊檀欒節平世悠悠金馬才科斗幾函携史篆芸花滿眼散書堆南宮後日遥相念猶記江歌數勸罍

次韻答侯從堅新居自述

達士恢恢自萬間肯將蹤跡問江山門連驛樹來詩債屋帶河流醒醉顔杖屨拂雲媚客過箕裘傳夢屬心閒淵明委運吾堪慕漢曲勞歌稚子斑

雪洲集卷四終

七言古詩

牌洲舟中

今夕何夕牌洲磯磯流嘖沫成十圍挽舟上去與願違旁觀卻立相是非再鼓再進奔如飛須臾風雨迷前碕掀濤駭浪無停威陽侯叱咤投陰機鱗鬣姿騁魚龍肥主人感燭凭船扉新蒲叢葦深依依搔首不寐東方晞吁嗟世路胡不歸

壽方封君六十

先生懸弧辛酉歲五紀于今世復世延康酒熟愁鳳毛白雲渺渺東南際雲深大邃頁致之憑仗墨卿爲點綴想當初度盛賓筵爵服䙰春正修禊鈍覺軒開弦王徽悖敘歌殘儼常棣不朝不市素封家金紫餘波誘華裔秀眉黃髮來逶迤諸福羣休森拱衛君不見長安銅狄自何年老手摩挲新若礪

贈守備儀眞都閫蔣公還京

盈虛消息天之道況乃功名迫華皓隔年貌得柴桑翁猶向公堂滌塵抱朝披蓉憶宛兒之竊寫肝腸動天造翩然拂袖與世違手激清風回熱惱桓桓門閥五雲邊百畝可畬槃可考眼看家胄象吾賢茲子娟娟亦儒藁揮金爲壽醉後醒客至那令門卻掃有時躍馬訪雲莊猿鶴驚猜非舊老有時肅肅紫宸朝能虎班行對羲昊因思年少逐戎戎威懾荊襄嶺南獠俘馘如麻獻凱歸超拜殊階恩浩浩坐鎮迎鑾復幾秋時清不踏終軍草日汲滄江浣我心苔沒軒墀馬騰阜而今迴首已浮雲獨得民謠充篋槁吾行吾志逝不疑晩節矜肇轉西顥

雪洲集卷五終

雪洲集卷六

聯句

元夜偕儲靜夫劉與之任仲修飲于謝茂才宅聯句二首

坐淹簫鼓遞風牕璜穿市情悰老漸降嶉照席無燈懃客過璠盟詩有昂藉誰杠嶉病襟披豁逢新賞德春事豪華見舊邦璜安得杏村移火樹嶉將軍成約已如江璜

月傍華燈滿謝庭嶉高軒暫許夜深停璠杯香玉粒春同醉點座倚瓊枝晚借馨德委巷喧闐綠禁弛璜芳塵掩卉喚愁醒嶉放衙明日公宜早璠老鳳遺臺路正經璜

正月十六日順成門外與儲靜夫馬上聯句四首

春郊風物媚晴暉嶉草樹猶童着眼稀響合氷池初見覗璜氣浮京闕盡成翬華轔穩稱城南句嶉芳燼重緇白下衣去住賴君長慰藉璜宦曹誰遣莫相違嶉

燈火難馱俠少心璜傾城裘馬競宵深時平許轍金吾仗嶉地禁塵飄法部音上苑鶯猴猶待暖璜中天蟾鏡似含陰十年穿市秦淮客嶉却傍燕沙續舊吟璜

仰看雪溜俯天紳璜宮瓦粼粼不駐塵攪轡受寒猶料峭嶉臨流驚漲已滄津爭春遠樹微茫見璜釋凍層峰洗滌新曾有誰盟期獻歲璠向來心事復誰眞璜

薄遊詩乞隔年餘嶉笑領風情謝起予殘雪妬蟾專暮色璜流澌跋馬潰春淤戴星路轉宮牆曲嶉弔古魂銷叔季初知有詠歸幽夢繞璜振衣無地一躊躇嶉

夜會聯句

別來江表劇思君嶉尺牘南馳雁幾羣舊雨且符塵土夢璜緒風偏阻蕙蘭薰花浮病眼妨燈坐嶉輪繞羇腸聽酒醺但罄心期聯合外璠燕臺層絶共誰分嶉

十月菊與儲考功飲于孫戶部宅聯句一首

良夜瓓珊菊未殘昱正綠花晚要人看嶉毎嗟韶艷非同調璜自許遲迴郤受寒昱隱約西山仙骨在璜依稀東閣玉顏单嶉清魂暗締玄冥好璜異種初從白下蟠嶉豈是天孫擕化軸虛疑漢女裂宮紈昱離離妙奪中央質璜采采香凝下若園嶉聳壑何曾憐宿草昱近軒眞可伴幽蘭嶉試經朔雪應無恙璜獨殿秋芳肯自漫

崐 訶護似留雲物遶滋培復仗主人懽 瓚 苞深
漸待微陽復 崐 色正休容俗眼嘆 瓚 不謂客醒
空欄㬠也知心遠故盤桓 崐 背燈形影疑相顧
瓚 入畫風神侈獨觀 崐 悁揷一枝增野態 昂 屛
隨三徑擁開官 崐 多情彭澤常盈把太瘦湘纍
不貿貧 瓚 裛露幾回重數朶 崐 臨風何處欲凭
欄 昂 焚灰頗訝周書姓 瓚 敘譜誰嫌范史寬 崐
供賞還宜三昧酒 瓚 制齡不必九華丹 崐 他年
勝種愁無地 昂 今夕分擎詫滿槃 瓚 想得花神
能絶倒垂衰巖得到詩壇 崐

月夕與儲考功靜夫董戸部汝淳王戸
部懋學小集時癸丑十二月十四日也

坐淹華月轉牆坳 崐 竟夕風光未卻抛 昂 落
落衣冠來舊雨 汝 纚纚談笑助瀟皷 瓚 霜威逼
坐青裘薄 朴 風節當軒綠竹苞 崐 對客秋枰收
晚局隔窗燈火爇寒庖 瓚 一時旅燕三生誼 崐
四海人龍十載交 朴 酒貰秦淮供百罰 瓚 詩衝
梁苑慮前茅 崐 肝腸掐擢斬東野 鴻儒 身世支
離寄兩巢 崐 遽莫玄埃紛滿眼 瓚 尚於黔首念
同胞 崐 陽生巳漏春消息 鴻儒 朋合爭傳道泰
㬠 溫詔昨馳閶闔喜 崐 吉占今協震離爻歲
宴晼晚將看蜡 瓚 賞與崢嶸屢試匏不爲官貧
只首蓿 崐 也知世網恐蟰蛸繞自得稽生嬾
漫浪從呼結叟聱 瓚 故國高吾伴遠夢 鴻儒 小
堂虛白伴深郊何當再續城南什 瓚 鷗鷺幽懷
一任嘲 崐

邵氏愛席上聯句贈秉哲二首

病來多減故人情 邵 伐木相求聽晚鶯末契幸
聯文字雅 黃 深論頻覺老懷傾家鄉百里尤難
別 邵 閱歷他年卻易征記取竹坡尊酒意圖南
何地着飛鵬 黃
地僻宵深何限情 黃 聯詩相贈豈遷鶯莫嫌出
谷逢春晚 邵 暫與移尊爲子傾星斗逼人鷁熱
惱 黃 庭軒凝目送雲征輕舠明發江心路 邵 誰
識摶樊九萬鵬 黃

弘治己未七夕秉哲留予官舍餘二十
日欲去而雨大作因聯句以志

欲別還成信宿留 王 江風吹雨不勝秋天於客
袂眞牽挽 黃 道自詩懷更唱酬午寂不妨蛩助
響 王 徑深常共蒻爲謀佳期易失情難竭 黃 吳
楚煙花送遠眸 王

庚申歲七月十三日偕王秉哲鄧子廉
飲于邵戸部竹坡軒中聯句以贈

歲月頻銷向此中 黃 去年今夕憶爲東鄧郎入

座右佳集邵江夏栽詩儘落楓回首陰晴鶯乍
毋黃揚眉消息待誰通北軒纈旦縣孤榻邵燕
鴈分飛各曉風黃
順成門外郊遊與陳明之李惟誠邵國
賢儲靜夫喬希大劉東之張進之聯句
二首
何處山莊可洗心陳閒吟西郭有知音高林深
有路通華屋李雲淨無塵到碧潯儲清興坐憐
詩律細黃孤懷浮拍酒船深劉須知此會乾坤
少張千載風流始自今邵
秋光無跡撥詩尋劉社裏親知喜盍簪陳大地
盡容觀物眼喬好山深引乞閒心李雲隨晚步
蘭臯馬邵風碎寒聲竹塢琴張欲去未能還徙
倚儲只將清思託豪吟黃

夜酌李惟誠駕部聯句二首
晴夜寒輕月滿庭李主人心跡自滄溟風塵愧
我淹京國黃江海於人嘆梗萍小酌一燈辭晝
冗李雄談千古羨鴻冥為君懷吐須拚醉黃明
日幽懷又獨醒李
傾耳尚談覺起余黃鄙情知竭更無餘兩闈同
爍昔光後李萬里分憔路疾徐鵬鷃逍遙聊自
適黃鶡冕容與竟何居紛華刊落曾深矱李祿

碌還慚歲月虛黃
白泥道中與陳侍御民望聯句
白泥峯頂見朝陽黃聯轡西行道路長入箐烏
枯交弄咮陳循崖露氣浸凝光祝融隱隱銷金
火盤瓠深深羅犬羊黃昭代夷人沾聖化不聞
烽火限遐方
茅屋人家午炊餘陳鷓鴣聲斷意何如田分楚
蜀風煙雜嶺接華夷洞寨迂黃回首驅馳經兩
月陳多情夢寐有雙儒誰能縮地江城裏萬種
憂煎一緘書黃
辛未歲八月望濟寧舟中與杭東卿段

惟勤聯句二首
野潤商飇酒力輕黃坐談世事氣崢嶸草生要
路秋還碧段雲薄青霄月自明湍急小罾魚發
刺杭岸高幽谷鳥凄清魯橋只尺紅塵迥黃月
極長安萬里程段
潺潺爾水惱覊懷段野旭蒼茫樹隱巖雨日行
舟一日坐杭百年傾蓋幾年諧潢池赤子輕河
判黃杞國微臣望泰階南北諸陵佳氣在段梧
岡千仞鳳鳴喈杭
與杭東卿段惟勤泊舟夾溝驛喜少叅
冒廷和至聯句

河津一笑遡洄抱陳掀几先開白下醪影亂夕
陽沙際柳杭聲飜滄海地中濤聯舟驚喜慚衰
鈍黃剪燭賡酬憐鬱陶客路又新鄉曲會陳襟
懷颯爽朔風高杭

春日與喬希大司馬聯句二首

江城春色真情看喬隨地遊絲碧落端何處燕
巢芳戊已黃誰家龍籜嫩琅玕茸茸萬藥香先
到喬淡淡諸坊突兀寒同是感時豪俠興黃錦
茵萊設半長干喬

韶華強半逐人來黃花駕帛許亦快哉南國山
川成吏隱喬中天日月倚春臺緣堦蔓草挾微
雨黃逆石老松穿古苔料得舞雩同此意喬莫
教轉盼是恢台黃

雪洲集卷六終

雪洲集卷七

贈丁侯汝器之任潁上序

東昌丁侯汝器爲儀眞凡三年當路者以其材
堪任潁上　奏可於是有改任之　命將行耆
老悒悒不忍其去而圖所以贈之者於余余不
能辭也蓋侯爲侍其父光祿署丞公在太學從
今大理亞卿嶺南張公爲儒業遂領成化乙酉
山東鄉薦卒業太學久之爲汝寧之確山以秩
滿課最　闕　廷書褒異陞爲保定之慶都者
幾三年爲河南之宜陽者踰半年皆以憂去而
其後延爲儀眞侯爲儀眞質任簡樸不飾厨傳

以邀賓譽不慘鞭箠以樹己威民有訟召而聽
之案傍任其讙囂自以其意判决使去卽不如
教不怒不笞不獄曰吾民也夫父母之於子者
亦若此也蓋侯之心三年如一日宜其耆老悒
悒不忍其去哉夫不忍其去於此必有悅其至
於彼者矣昔漢有兩人換縣視事數月而縣皆
治者故在平陵薛恭不爲嫌在鉅鹿尹賞不爲
矜在粟邑不爲劇而在頻陽不爲厲所謂或以
德顯或以功舉誠哉識治體者之論也然今之
潁上儀眞豈必如粟邑頻陽哉不必如粟邑頻
陽則亦其跡之偶同者而已矣均之爲南畿近

地其戶口多寡風俗澆醇大抵不甚相遠以不甚相遠之治而固狥其偏可不可也傳不云乎水懦民狎而翫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夫酌寬猛之宜施操縱弛張之道彼粟邑乎吾其薛恭可也彼潁陽乎吾其尹賞可也審若是則民之悅其至於彼者必非私悅者矣於是耆老皆以余言爲然請書之耆老者許晟文輝臧恕希仁張綸大法及其他名氏著之左方

贈雲南太守葉公序

鄱陽鄧公守揚郡之數月廣信葉公本貞以同知揚郡事遷守雲南郡揚之人方以牧長之惠我自慶而又惜葉公之去我也於是有言於余者曰公爲揚於儀眞建牐瀦潮有補漕運於實應築堤捍水銷患於未形於瓜渚設保甲之法事雖中寢然識者以爲得古遺意焉於海陵興化泰興力拯荒旱凡所咨白於監司　奏下待報而行者皆權宜通變經畫方略颷馳電掣動有成算甚者犯不測之險糴糧江南脫萬命於垂斃雖以羣猜衆沮矛盾枘鑿幾於掣肘而任怨分謗不讋不疑使當時盡釆其策其功當如何也茲揚之人所以惜公之去我乎余謂公蚤

以志行文翰稱於時其好古自信以施之政而利乎人者乃其素學然而忌之者以其徐言矩步輒談性命則謂之道學以其嫉惡奉公衣敝食澹於利無滓則詆爲矯激以其建白廢置不狥故常則謂之馳鶩生事者蓋有矣是豈知道學非不韙之名矯激類狷者之跡而顧以是訾公曾足以累公哉惟陰被其賜者惜其去我焉爾雖然雲南距　京師萬里其訟簡其賦稅無揚之什二其俗參荒夷不純華風其治之難與易余不能遙度然　當宁不忘遠之盛心無揚無雲南一也經謂柔遠能邇柔之一言義味雋永況　列聖百四十年之久漸者之下政治纖悉具有常式酌寬猛緩急弛張之宜納之無事在我而已公其以雲南治雲南不以吾治雲南可也夫以吾治雲南者公之治揚者也公將行鄧公馳書徵文於余余揚人重違其意遂僭爲序

贈韓公邦奇七十壽序

余友太學生陳君克載者以易授諸生里中而韓公邦奇與其子希魯實館之希魯請於克載曰吾父明年壽且七十宜得敘如黃君其可克載曰然迺與俱來致前意焉余曰公之壽則然

矣若余之文奚足爲公壽軒輊哉且獨不聞松栢金石皆壽也指松栢而譽之曰壽於松栢奚加焉指金石而譽之曰壽於金石奚加焉蓋其體則然也若余之文雖闕如可也克載曰吁非是之謂也夫人之交際必以辭辭者所以引賓主之情而況吉慶者邪當懸弧之旦內則昆季子姓娣姒臧獲執爵而觴公者相環也外則葭莩胏腑傾蓋盍簪之儔兹筐篚列羔鴈於公者非閭之左右則坊之南北相踵也甚而詠臺萊頌箕翼冠裳而縫掖者又相望也顧獨無文焉是猶無筵之鐘無枹之鼓雖終日在懸聵聵爾

余韙克載言因廣之曰古之人不有媥孋以娛其親者乎躬滌厠牏不令親知者乎夫媥孋細故也厠牏鄙事也然而傳記皆書之非以二子者之情僅於細故鄙事而已也計其平日之間所以殫力乎色養畢智乎孝謹蓋無所不用其誠敬故舉其細以例其大發其鄙以褾其精希曾者丏余文以壽其父是亦媥孋厠牏之類也能志乎其大者精者以躋公於耄耋期頤也余豈愛不腆之辭哉故書

壽王母太孺人九十序

王君秉哲筮仕長耒陽奉其母太孺人就養廨舍三年述職京師留母家養旣還任三年又將述職迺愀然與其縣大夫士家食者并其僚吏別曰若知吾所以鬱鬱不樂此乎吾有母氏且老而弗能躬事也吾寤寐焉與馳江漢焉靡晝夜與東恨不旦夕覲耳所不以私上聞復躡楚者有如皦日於是衆皆知秉哲去此欲留而無如之何矣至是果如其志秉哲歸樂其母之壽太孺人亦樂其子之能我壽也曰而棄官乎棄官凡以爲我也嘗餐加七焉行不煩杖諦視前後堂寢朔葺一新喜津津然曰凡以爲我也適誕辰縫掖駢賀謂余盍序諸簡余方慨世之論

者率謂士庶人家懼與武冑嫓以其習尚紈綺動輒議財與女範盬故士與士類武與武類氓與氓類不相及焉以涉譏嫌然非天下通論也如太孺人者毓於武冑嬪於栢亭居士蓋幾三紀曷嘗局世類哉特以嚴濟慈耳以嚴濟慈故教行諸婦嗃嗃之風甚於東濕不言而咸與蒙罰者等雖栢亭亦賴以家焉自栢亭棄諸孤至於今亦踰三紀獨以身當其責拮据之艱且翼之俾其子若孫皆奮焉迭以材力經學自見於世且耄境優游百物在庋莫之鯁噎調嗇維時巋然於氷霜荼蓼之後不獨耳目聰明强健而

已故號於梓里曰壽母録於天子之廷曰重慶閫境無二豈偶然者意者天以栢亭翁善足以壽未及食厥報敷遺室家裒取羣福以默償其所未愸者乎不覯天道乎書不足者夜有餘如其然也壽方將自九十始猶及高唐顯也余雅弟視東哲則亦母視太孺人者矧裏也上稱外太姑氏哉故書

歸田別意圖詩後序

眞天下之衝也於江淮號重鎭在永樂初都督譚公清翊贊 文皇因命守茲土公招復逋人撫摩疲卒化荒爲沃旋復舊觀迄今父老傳

焉然志逸其事讚不能悉也在成化間則又有若都公不挈家累澹若寒士布袍菜羹對客脩然而官屬憚之練武之隙他無所好蓋折節讀書以爲常尋簡在 上心總督餉事讚親挹其偉度者也在弘治初又有若今富峪蔣公一以簡靖寬大爲治不沽激不察慧不侵越以騁民安焉無桴鼓之警者八年于今其勳名爵秩讚意其當與前二公者埒邇今遽以疾辭因邦人惘惘若有所失焉者也然今之俗波流風靡久矣有能超然埃𡏖之中急流勇退如宋錢若水諸賢者殆什百之一二焉況夫人情老則衰衰則戀戀則何所不至有能年及耆艾而退如唐孔戣者殆千之一二焉有之而又出於擐甲胄[illegible][illegible]據重鎭者其尤鮮且難也則公之疾辭非有裨乎士俗之大者邪讚辱知於公且厚水部郭于漢先生重爲之請輒書諸卷末蓋上以爲天下 國家風俗幸而又以慰吾邦人之私且以見夫公之盛德雅操眞無所累於前二公者之勳名爵秩也

儀眞縣復通濟牐記

儀眞縣城東南自成化甲午提河工部郎中郭君昇疏言於 朝置牐曰臨江曰通濟曰響水

曰裏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牐也閭閻駔儈之家狃於壩利往往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鹽之患若無事於置牐然者及牐成僅於兩紀而通濟遂廢蓋置之旣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墮其計雖有訏謨遠識知其不可廢者亦漫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矣夫通濟之所以不可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遽退船之羣次於牐也銜艫接軸無慮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數之船而當倏退之潮苟無通濟紆匯瀦蓄有以逗其勢遏其衝將使跬步隔於千里頃刻淹於旦暮前響水而弗及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

淺涸損壞之患也者幾希癸亥之厄可鑒也故臨江諸牐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尤不可無則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縱其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變曷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司署員外郎何君白於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公題其議檄通判揚州府事韓侯知儀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簿唐侯選義官許晟夏麟耆民柳瓚夏償盛清臧恕張綸共蒞厥事肇事於弘治乙丑正月朏未四閱月訖工凡用物以株計松杉榆木三百七以觔計黃白蔴麻八百五十生熟鐵八百斬篾油

灰各二百炭千二百以石計秫米七十灰千二百二十五總費白金二百四十二兩有畸牐高一丈五尺南北堤燕尾共長三十一丈壁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襯石千七百四十九丈雖牐址仍舊而規制加壯適提河工部郎中張君至涓吉啓牐飛艘舞艦與潮下上柔徒稱便無復淺涸損壞之患其慮焉侯以余縣人也請書前賢置牐之難後人廢牐之易而復之者之有光於置之者焉且俾嗣令脩飭毋驚私劝尤貽患於無窮余謂柳子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

不足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斯今之所以復通濟之意乎歐陽子有言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斯今之所以鑱石昭後之意乎張公名縉字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士歷總臺憲式惠淮土尋入爲戶部右侍郎何君名垕建昌人張君名璘吳人韓侯名琚河南人馬侯名諭遼陽人

官河義冢記

夫官守之所不與吏議之所不及而吾力足以爲之則盡吾心焉耳矣吾力足以爲之者何也凡人常鰓鰓焉於其文法之督責非文法則或置之而况掩骼埋胔又其所甚置者乎吾誠不忍於是也顧非吾責耳夫非吾責而爲之不幾乎越俎代庖之嫌哉雖然彼置而弗爲吾以嫌自諉而弗爲使　上之德澤不下究則嫌者與置者等也况夫彼亦俛首承睫以俟吾之力爲哉虞部主事呂君分署於真當弘治癸亥夏江淮旱饑流離捐瘠斃踣茲土者毋慮千計君廼約已省事悉意以甦民令貧民各得轉移執事勿繩以類擔負傭保惟力之食官不籍記公毋

勾稽隱若賑貸故其民欣若更生焉已而相地城東五里漕河南隄得君干畝縱二十有八丈衡三之一繚垣樹門題曰官河義冢分勅坊衢各日以殍告舁瘞之舉又推之瓜洲鎮於是耆叟詫嘆謂舁瘞之役與君此舉皆前此所未覩也嗟呼使君於是時局於所署則堰牐簿書之政耳夫堰牐簿書之政孰與濟荒況並舉之乎然則費約而功顯報淺而施遠酌事之權幽明咸宜君可謂智哉昔漢曹褒陳寵爲射聲廣漢也皆以守臣收瘞骸骼當是時使營舍無積歲之停櫬雒南銷陰雨之悲聲范史述焉今君之因事力義則加於褒寵羣溝谿流殍而窀穸之則倍於射聲廣漢而其所以爲心者則謂冢以義稱天下始有無冢者矣蓋自井田之制壞雖以治世不能無不得其養之民以不得其養之民猝遇饑歲公私枵然於是時方圖所以濟之其不流離轉徙爲溝中瘠哉要之家有常業邦國有常廩然後民有常土義冢可無作也冢之義義之醨也此君之所以爲心而鄉人請記之意或未之亮乎故告之君名夔字祖邦廣信永豐人壬戌進士授今官絜修而文其爲詩加其爲政

雪洲集卷七終

故盛孺人潘氏墓誌銘

潘氏諱妙全處士盛君諱釗字尚勉之妻故處士諱璽字公信之冢婦儀真衛故昭信校尉諱聚之孫女初公信爲子擇賢儷曰無踰潘氏女者或云潘武冑與盛門地不相埒公信應曰擇配以德耳惡計其他議迄定潘氏以正統丙寅歲歸尚勉君繞及笄尚勉君好款洽客歲時伏臘門内之履舃沓錯而盛族最鉅且衆元季義兵萬戸諱堅繇江都從儀真逮今蟄孺孫曾幾百指潘氏謹謹供肴饌率先諸介婦不敢僭於豐儉外内賓戚曁之潘氏歸踰一年尚勉君從叔始生潘氏不敢以彼幼忽曰吾姪婦禮固宜崇其敬舅姑率類此天性儉樸有恩意一裳衣數寒暑猶澣濯服御不苟擲故胡嫗者以澣濯傭役歲久貧病且亟潘氏召醫問覡比死出錢穀給槥以斂已而其夫挾所遺女願爲婢報恩弗之納曰吾誠不忍老嫗困死吾顧利弱息邪居常訓勵諸子援類旁證曰若等幸父母存宜各自愛不見鄉之子某某爲善受成福某某爲惡賈奇禍慎爲彼勿爲此季子瀾秀且穎童丱歷受業於通經術士既冠隨侍貢士尚用君

遊南雍益延師講學父之歸補邑庠生潘氏心
憐之恩其驕而墮業與尚勉君勸督縷縷初潘
氏長女適陳忽忽不樂死諸親舊攘臂齦齒冀
雪女憤潘氏獨解曰命也且吾憐陳父老子惸
孑有甥在襁褓邪尚勉君是之陳父子迄以爲
德成化乙巳歲三月十七日潘氏以沉病卒距
其生宣德己酉五月五日年五十七子男四清
溥淵瀾娶陳氏張氏陳氏王氏女二俱夭孫男
八桂桓懋椿權朴檜樽女四葬之地新卜西郭
門外胥浦橋西原葬之期以今年十二月七日
清瀾繕寫行狀一通謁銘於瓚泣拜曰南昌進

士余宗範述也敢以請於庠瓚聞潘氏賢舊矣
蓋不待閱狀而後知獨惜潘氏壽不侔德未及
見其季之成其季曩從瓚學故銘銘曰
婉婉淑姿式懿且慈媲於德門是似是宜孺禮
尊章迺飭壼蘋迺相孺成子孫曰禧宜壽且康
匪耄伊期天也不然胡盈胡虧卜葳孔臧於郊
於陂奕世之澤奕世之恩

黃母丘氏墓誌銘

有明成化二十年十月十日瓚祖母卒距其生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享年九十祖母諱
妙真姓丘氏處士諱傳之女諱存善之孫女方
年十九歸吾祖諱士賢而生吾父吾姑吾叔越
九年吾祖病卒永樂辛丑正月二十六日也于
時祖母年二十七初吾祖之姑聘於趙處士子
華納贅焉合兩姓爲一族室廬田疇之富饔飧
之需與之俱後其族人蔑吾孀婦孤孱紿以再
適祖母啜泣且誓奠酒酹地曰所不能入先君
廟而更圖者有如此酒趙氣遂沮後祖母見吾
父耽嗜書諳涉子史醫相律令名物度數隱隱
有聞於時喜曰吾恃此報先君於地下幸矣後
又見孫琮玠瑜能頷頷自樹而不肖瓚入鄉校
領薦無幾幸登第曰何莫非吾先君遺澤也蓋

自吾祖不祿而吾祖母嬛嬛以居屛脂鈿惡笄
服養姑鞠幼攻紡績裁紉以沒齒而無憾者六
十餘年雖暑榻雪牖猶篝燈紡紉不輟至於耄
不衰閭左右婦聞之懍然曰不見黃氏母勤乎
柰何如是惰然性嚴且方吾先母湛母許事之
惴惴惟謹諸孫婦暨趙婦翕聚笑語聞屐聲輒
相戒無譁稍忤意輒不樂者累日獨憐愛瓚與
吾姊適王氏者語人曰匪私也於理固宜瓚之
兩試禮部瀕行祖母流涕如霰哽咽失聲者久
之曰吾不能見矣吾不能見矣於虖言猶在耳
而果不見也初吾黃氏在元爲蘇之常熟人

國初徙揚之儀眞爲儀眞人處士諱貴配張者吾祖母之大舅姑也諱華配李者舅姑也李先吾祖一年卒張後二年卒祖母事張至孝不驕不恣諱儀諱泰安者子也配湛氏許氏婦也泰安六歲而殤琮玠瓚瑜孫也娶陳娶楊娶張娶余孫婦也女一婚韓濟孫女一婚國學生王臣曾孫男女各四皆穉葬以卒之次年十二月十三日祔於先祖之兆在北城外蜀岡之原銘曰

惟德之臧惟壽之穰維兆孔贖祔而斯藏尚克儲休彌浚且泱介孫紀實遹昭幽光

故處士朱公墓誌銘

初瓚叨第校 命南旋以里中子拜處士朱公於其家見公之顏狀若昔且子姓滿膝下而善之無幾公卧疾竟卒成化乙巳歲七月二十三日也越明歲丙午七月十七日其配王氏又卒瓚蓋兩吊焉已而其子瑢瑚謂瓚知公最稔宜得墓誌鑱而掩諸幽瓚辭弗暇則又勤造請曰葬期迫矣幸速銘迺爲摭其行實大畧繫銘於誌之後公諱昱字崇昭姓朱氏祖富禄洪武初繇常熟遷儀眞考仕眞妣劉氏公生而簡質無他嗜好篤厚惻怛耻議人愆遭值門祚艱薄之餘頷頷能樹立偕二子闢室廬置田疇桑麻衣食其中不數歲貲業贏拓稱閭右凡士大夫禮於其門者館穀之凡族姻孤寡洎其貧且窶者室家之雖欺紿弗之校曰彼惑爾吾顧不能容乎晩而鍾愛孫慶遣補縣學生誨給之需談諸二子暇輒徜徉別墅締覽新原語子曰樂哉斯土吾生田於是吾死其妥於是也卒如其言云公生於永樂癸巳正月望享壽七十有三王氏生於永樂乙未九月朔壽少公一歲嬈德媛賢閫門則之子二瑢瑚女一善能適洪通孫男四慶庠瑢生廉庠瑚生曾孫男一尚穉葬以王氏卒之歲十二月十九日實同其兆銘曰

有伏必興天道之常譬彼源澄其流洋洋展也朱公善溉善浚匪外之飾維身之潤曷其相之曰有壼彝𢧐相載成子孫其禧歸歸斯丘雙璧同穴斲茲堅珉永世則晰

處士王君墓誌銘

君諱沂字本道姓王氏少侍父孟昭客福建適賊負險猖獗道梗歸不能迺學琴幾精之凡羈思旅況憂悲愉佚詠諧喜愕喧寂醉醒無聊不平之狀一寓於琴遂別號琴軒表其志也初孟昭生君昆弟五人演淮臣潛而君於次爲中淮字本桐善文墨議論臣字本忠被貢有薦國學

君亦手神秀發讀書了大義稠人廣坐語語鋒
起片瑕寸愆輒面斥不忌凡文之合理道切箴
規者輒筆之曰吾豈剽竊蓋師之爾正統間君
伯父以人誣訟編籍軍伍至天順初　朝廷降
德音大赦天下伯猶在籍君嘆曰開平之役伯
之不幸也吾猶子顧不能雪之邪即戒裝百舍
重趼不色愠竟上疏得釋云君嘗遨遊江以南
足跡幾遍沅湘沔漢之域倦而歸與其昆弟料
理家攻暇則以琴書相娛穆自適也無何得心
腹疾羸形憊神者蓋一年疾且革召其弟本忠
語曰吾年已五十七知不起矣其爲我乞銘于

爾內弟幸不死我也於戲悲夫君以宣德庚戌
七月三十日生以成化丙午八月十日卒以卒
之次年十月七日葬考塋初娶孫早卒繼娶宋
子二渠采女善端許適盛鉞銘曰
孰尸其生質良而藝精孰尸其死颯逝而遏止
於戲處士其後有族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劉公墓誌銘

明威將軍羽林前衛指揮僉事劉公諱順字效
坤以弘治壬子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儀眞距生
永樂甲辰八月五日得年七十其孤謀以公卒
之明年十一月某日奉芝蜀岡乞銘於戶部員
外郎黃某某謹閱狀志其墓曰公之先充之
武人也祖江國初代曾祖世川戍燕山中護衛
屢以軍功陞授金吾前衛指揮僉事考謙以調
羽林前衛公襲僉衛事自度吾無尺寸績徒以
憑藉庥櫬得之不自力不名爲劉子孫用是奮
迅思以勳庸自見正統間邊燧告警虜情且叵
測公從大軍至鷄兒嶺身被流矢不爲怯疾驅
向敵曰吾死死國不恨卒得完軀而歸天順中
廷議有拙河隍之役公督徒丁以往不煩笞箠
事用就緒後統京營千夫控取撫綏率中規矱
官旗以下誤陷于盜者亟疏以　聞乃得免其

勇而恤下多類此公事繼母徐如事其母弟逍
求分財別煬公不能禁室廬器用聽其以意擇
已而弟産覆輒以祿俸分給弟尋卒遺孤纍纍
倚於公曰猶吾子也初劉自燕山金吾羽林遷
調後城武宗族無乩者公獨遡本源詢故老日
往來于懷久乃得其似焉往採之昭穆昭叶渠
系也維公爲人樸勇勤愼於風誼宗族猶厚至
應賓客處僚寀爽曠謙退若韋布然配周氏子
男一英嗣公職成化乙巳用大司馬薦欽選儀
眞衛武而喜儒女一婿錦衣衛百戶徐海孫男
二銳鏊尚幼女三皆幼介以乞銘者吾友白騰

壻周天瑞張浴夫盛觀瀾氏銘曰
維夯維燕維系嬋嫣武績用宣揭揭將軍氣涉
胡氛焯其休閒勤事于京有綱有程惠威是并
友睦渠渠城武之墟復我里閭既壽而康佚老
江陽錫胤維良墓之有珉刻辭匪湮以詔後人

處士孟公墓誌銘

余自京師還便道信宿于眞朱君克紀謁告曰
吾先考妣葬辱子銘墓茲吾姑之夫孟公洎吾
姑相繼棄背顧墓銘未有刻也諸子孫意屬于
子其勿讓翌日其子尚美率其孫昌介克紀固
請余家距公所居不百武曩家食時嘗登公之

堂拜覿顏采舊矣茲方以簡書有嚴不得吊筵
几爲憾於其請銘尚忍靳之邪按公諱源字思
遠其先蘇人 國初徙家于眞祖子貴祖妣吳
氏考文富妣周氏公生當門祚如綫之餘力以
恢業振宗爲任旦夕盥頮焚香禮于上帝誓子
若孫幹蠱而操其奇贏其在鄉黨與物無忤以
是無大小賢愚率多公長者晚年佚老于家蒔
卉木灌園藪以自娛布衣蔬食泊如也朱氏逮
事舅姑砣砣孝謹鞠子女以時室家之孫甥滿
前字之若一至是公以弘治壬子仲冬七日卒
壽七十六朱氏後公三十八日亦卒壽七十[illegible]
人謂媲德有徽焉子男長英尚美次華尚文女
妙壽婿楊昱孫男昊昂昌晃杲昌縣學弟子員
晟鼎孫女善定善聰婿蕭剛呂紀曾孫男女二
皆稚葬以卒之次年某月某日墓在蜀岡之邊
合空之禮也銘曰
既踣而振維家之庥拓也匪公如被泉流闢其
源源孰沂之游公寔肇之先于前籌迺及厥配
壼彝優優亦既籌考嗒焉若休偶殯于堂載祔
于丘尚其後人善聮松楸

澹軒陳公墓誌銘

有明澹軒陳公諱淮字思遠以疾終於家其子

克載手狀一通踏詣余曰此靦先人事略也顧
靦不天先祖母棄捐於往歲幸克襄奉甫閱四
月荐罹毒凶圖所以少釋不天之憾者惟銘諸
壙石其可而銘又莫吾子宜也言已泣拜余辭
焉力請如初乃爲詮次其狀而銘之公世爲儀
其人曾大父諱寶字子寶大父諱厚字士道有
監名于時父諱璡字宗潤縣國子生授館陶縣
丞九載陞知章丘縣事公侍章丘府君多所贊
畫敦延學識之士以迪其子靦靦購得文字雪
篆露抄授之曰吾爲吾父成茲孫也久之章丘
府君致政公竭菽水之養議以祖宗遺業讓兩

叔父別置宅一區環堵蕭然粗禦凌震無難色蓋雖析產別爨親睦不俞于昔遺子輗軏充縣學諸生以周易角雋數試輒蹶場屋輒戒曰汝業不精爾汝業不精爾居常夙興盥頮冠襟拚汛祠寢暇輒命子續修譜牒正譌補殘風厲族鄙雖邇闤闠勢利之衝然弢縮閒雅揭澹軒名軒於物無競稍見侵犯付諸槩以是終公之身無忌侮者至是卒吊客盡傷焉弘治甲寅四月二十二日也距生宣德癸丑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卜以其年十一月七日祔葬縣治北七里井朱塋之次配顏氏某府推官廷瓚女子

男三輗軏輅女一適黃芳孫男二勳烈孫女六一許適俞棣子觀陳之先自元至於　國朝蓋有仕爲萬戶及副臬司者自後領鄉薦游國學簪紱繹繹不絕而克載伯仲茲又將昌其家則公之澤所以昉於先覃於後其未艾也銘之用告來者銘曰

汎煒其宗維桑梓之恭執綿其蹤維箕裘之庸隱澹軒翁

鄉貢進士蔣君鳴遠墓誌銘

於乎是爲亡友鄉貢進士蔣君鳴遠之墓鳴遠仍以詩登成化丙午鄉試榜明年春試禮部黜焉越二年春試禮部黜焉遂丁外艱服除上京師待試國學以疾卒于成賢街寓館弘治甲寅六月壬戌也其妻張具棺槥以斂斂之五十日旋柩殯于家是年十二月甲子祔于縣治東八里蜀岡先塋之次弟銳遠先事白其母顏諗其友王東哲姚懋德朱天錫王器之張雲漢奉承務郎同知鈞州事致仕張公狀乞銘于瓚瓚不敢不諾也鳴遠少從學江東儒生井德裕敏悟夙成博記諸史百氏言注之筆下豐蔚條鬯歲大比縣大夫私試第其文爲諸士甲已而得雋名右於井論者戲謂青於藍焉鳴遠性疏豁爽

朗無城府群居不面訐人過犯之輒瞶若充耳人以是多其量曰吾不能涯涘也雅好客倒屣驩逆傾囊市沽抵掌轟飲不知日之夕燭之見跋若樂而不厭者軀頎不踰中人飲可數十榼醉益檢飭啜茗解酲而已在國學六館士願通剌納交曰可人可人比其卒也有胥涕者鄉舊姻戚及在官士大夫聞訃驚怛遲其柩於乎悲矣哉始某與鳴遠同爲諸生已而違濶十五六稔雖蹔聚而輒判方幸其薦於明有司以不乏吾鄉里衣冠之躅迺今也夭閼及之非獨鳴遠之不幸也蓋昔者儒先嘗論之矣曰賦生之類

間值之難難則其數或不能長於乎其然乎哉嗚遠諱鑛嗚遠字也生以天順巳卯四月二十八日年三十六其先蘇之常熟縣人洪武中徙家儀眞曾大父興大父士全父璟女一許適鄭岱銳遠悼其兄無主祀者集族人告廟以其子山卿後之銘曰

材豐于天行諧于人薄起而翔嗟取國賓迺鎩其翮曰遊戍均我師我友居之詵詵爰取其益匪同其塵命也何其千古不晨柩車遲遲魂兮來臻不殄爾世維弟之仁何以信之盍徵墓珉

封宜人周氏墓誌銘

封宜人周氏者海陵人也諱元字善清是爲郡處士景源之女今太僕寺少卿前吏部考功郎中儲靜夫君之配　封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吏部考功郎中公之冢婦初景源與其妻徐崇釋氏法甚謹釋氏言子爲父毋劬勞報者宜蔬食三年宜人年甫十五六即如其法誓三年不御葷肉女族孝之既笄適儲每以不逮事其姑王宜人爲憾而移其敬董宜人順讓執婦道然太僕君歲時奉祀悲咽慨慕宜人輙垂泣以相如有追戀者性慈惠無疾言忿色服食取足不斷豐異門以內謂其酷肖王宜人吏部公亦自多其得賢冢婦也于時太僕君以文學聞延譽滿內上如不及士以是願納交戶外屨常滿宜人酒茗肴饌率精辦抵夜不少輟曰以成吾君子之休勞于何有有餽者輙戒門者嚴拒之曰大人方在公須歸度義辭受吾不敢與其識度類此宜人初以太僕君貴　封安人進封宜人凡歸逾二十年以弘治巳未四月六日病卒距生天順丁丑十一月六日得年四十有三女一許嫁寶應仲天祐一許千戶周沐太僕君將以宜人卒之年九月二十八日祔葬祖塋永吉鄉之原馳書其曰其罪逆遭董宜人喪矣茲復乃爾哀哉哀哉願吾子銘之以慰存沒銘曰

維家之龐維宜人之成維壽之靡貞噫君子之平乎

東涯柳君墓誌銘

弘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東涯柳君卒卒踰月諸孤儀偉遵治命介王生槃抵金陵以其門壻丁君睿狀授瓚乞銘墓道之石瓚憶君初爲肯堂其從弟故中順大夫嘉興君實徧其顏君不以瓚不佞欲俾記之瓚心諾焉弗果噫孰知夫以銘易記至於斯乎維柳氏譜系無所於攷斷自仲德君曾大父也裡大父謙父也毋徐氏

君幼警敏壯益倜儻尚風義婚嫁其從兄之子暨女兄弟之子孤且貧者若干人而於僎始終字育等於已子侶之勤儉作約爲豐遂以貲雄里閈然積而賑貧周乏不計也嘉興君起户部主事以直道忤中貴外補晩始綰郡符君給之先後夷險猶一日曰吾避吾弟清貧耳嘉興君每語諸昆弟季曰如吾東涯兄可謂鮮得其倅吉郡都憲永新劉公敷府丞泰和張公遜侍郎曾公翬運使康公驥賦肯堂詩贈焉人且以肯堂居士目之矣君年甫六十救諸子勿撓以家政約金君錞至和張君豸文獻丞君儼克莊楊君進思忠許君晟文輝數人者結眞率會觴而飲飲而醉醉而醒醒而以箴以誡卒澤於正曰茲所以佚吾老樂吾眞也居頃之以末疾不良于行竟不起得年六十有五元配羊氏繼許氏側室邵氏男女各四人儀偉价佳婿韓沂蕭洪丞纓一女在室孫男五金貢鸁賞貫女二慧貞慧絜葬以卒年十二月十七日山曰焦家原曰響塘初君以弘治壬子應例賑荒授冠帶義官矣顧繫之東涯別號者以其人不以其官亦非君志也銘曰

匪涯而深兮匪堂而崇維義斯宅兮流之渢渢逌殖哉目兮寧榮我躬没有餘祉兮百世幽蹤

明故迪功佐郎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照磨所照磨景君墓誌銘

弘治辛酉八月二十八日鄉貢進士景暘葬其父迪功佐郎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照磨諱宣字廷用府君于金陵鳳東鄉之原前葬告于其鄉人户部郎中黄瓚曰始吾曽大父福一元季避亂縣勾曲徙眞州生大父成而吾府君則縣眞州徙上元遂爲上元人不幸棄諸孤久之始得兆域于茲凡槨内外用灰隔之法及所以穿壙而藏事者唯古禮焉據乞誌而銘之瓚於是嘆暘之能子知府君教行於其家也始府君以才掾授廣東市舶提舉司幕屬市舶提舉者海外諸蕃夷百貨鱗萃而致之官者也諸蕃夷往往恃桀驁攫物于市甚者手刃其人府君白于所司按罰之迄以無擾九載課最擢前職尋以當路薦攝清遠縣事清遠介峽山之間地險而民健訟號難治府君興廢補弊奬善戢虣境内肅然居久之乞謝事歸藩省自大方伯以下共惜之天性儉約惇厚雖歷官二十餘年日不再肉衣不純綺然所以周䘏其親疎則若不及者曩時族人以家日般阜欲析産居之府君力

諍不能得遂聽其四割隨所畀而已逮謝歸皆產爲族人所貴者過半率置不問且召其三姪爲畢婚娶以當其產配陸氏側室鄧氏四男長暘次暐次曜次曙暘陸出弱冠老成將以文顯二女適侯爵丁滄府君生宣德辛亥三月初四日卒弘治庚申八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狀其行者金陵易君蓁暘同年鄉貢進士銘曰

維褱維楠兮廈屋之資匪局而專兮位置則宜來者之拓兮前休之遺有漸斯阡兮銘末厥垂

孺人姊氏墓誌銘

孺人諱妙政姓黃氏　封承德郎南京戶部廣

西清吏司主事加贈奉直大夫員外郎諱儀女也嫁爲故國子生王君諱臣妻有男五人曰槃縣學生員曰槊丞天曰樂曰東曰業孫男女四人曰㓜登曰如蘭如珍如金生於正統庚申十二月十六日卒於今弘治庚申五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其弟璘於時爲戶部郎中聞而哀之圖琢石以志諸幽而其子東亟來告曰吾母之懿諒悉於吾舅氏然不敢不申以告吾母相吾父治儒業終吾父之世未嘗以勞言事吾父之父母與昆季如事其父母昆季然者吾家故貧吾母敝衣菲食無不足於意晚年志益勤行益綏雖子吸於前孫啼於側靜君不問故其生也諸內外無小大皆敬之其沒也哭之者皆哀擗曰吁吾語汝凡吾之知吾姊奚翅汝之知汝母乎吾姊於父母家無凌忤之氣無惰傲之色紛華玩好之物無所入於其心與人言若不能出諸口信柔淑而靜專者也維吾之不佞叨祿於茲力不足以振其貧方將誓歸於鑒水之上奉吾母若姊而樂焉固夙心也今吾姊已矣則吾之戚戚焉者又奚翅汝之傷焉者乎每竊念吾祖母丘以九十一終吾先大夫以八十一終意者吾姊匪耄則耋也延佳若是於虖其可哀

已夫其可哀已夫是歲八月八日祔於銅山姪君兆次銘曰

淵乎其行之良也綽乎其嗣之昌也歟乎其生之傷也完歸於幽雖潛以光也維弟告哀不愧於章也

孺人韓氏墓誌銘

孺人韓氏者故茂才許君諱鼎字文用配也以年二十歸許君歸十有九年而嫠嫠十有三年爲弘治庚申六月二十八日卒卒九十有六日爲立冬前二日甲申葬葬之地曰響塘祔許君兆禮也初許君無恙時置側室孺人處之安如

也居常假與顏色曰夫子之所愛吾亦愛之而
已寧彼之子侮毋子之彼校故終許君世無異
議許君没遂專理家政而所以撫其庶子者無
異已出猝瞷之莫辨誰何人以是益賢孺人孺
人初不之覺也自喜曰審若人言不忝我夫子
矣於乎昔者先王之世小星江汜往往有作蓋
風化然爾逮於叔世則終風焉碩人焉於邶於
鄘於衛者不少也然其間婦人女子皆能執其
常以當其變完於其終而益於其始是孰振之
耶君孺人難已孺人子男曰綉庶曰繼孫男一
女三余姑孺人母也實先君贈貟外郎諱儀女

弟故余習知孺人凡其所以孝父母禮族屬撫
賤恤貧之行皆畧而不書而特書其尤難者於
右以諗後之人銘曰
士有弗得匪怨則尤孰訓幺了絶忮而求嗟維
孺人稷坎優優尚類女士光于其丘

明故居士張君墓誌銘

成化間瓚與張鉉汝節延鄉先生讀書其墅尋
移館李家園鉉父居士君偕瓚先君交好也先
君每言居士君倜儻有雅度俾人敬而附焉瓚
仕童卝竊識之越二十余年先君謝世又六年
居士君亦且不可起矣悲夫居士君諱杰字思
勝其先海陵人也蓋太尉後今占籍儀真曾祖
英有功 高廟爲廣西栁州衛鎮撫曾伯祖傑
爲海南衛指揮祖宏父琬毋陳氏居士君狀貌
頎碩美鬚髯音吐鴻亮甫年十三從其父遊荆
吳間嶷然如老成人足跡幾遍天下一日白其
祖曰吾叔吾兄萍梗滇南是吾子弟之責盍往
迎之祖曰彼天萬里汝且孑身能不憚行乎應
曰諾遂完以歸自是益脩身理家輕貲伏義爲
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然好面折人之過于於
激諷使悔悟迺已人亦知其無他腸故鮮懟者
縣大夫歲再舉鄉飲欲致之賓席謝不赴曰吾

不能僕僕俛首磬折俎豆間黙乎益歛縮斧鍔
得塵外之趣每與客圍棊博陸對局翛然遇會
心處輒抵掌轟笑闔戶外如是者終日而不厭
人莫窺其際也生於宣德辛亥三月二十六日
卒於弘治庚申七月八日享年七十娶戈氏先
十年卒繼栁氏三男長鋅次鉉國子生次鈍皆
戈出也二孫男曰秀曰材三孫女曰淑曰慧曰
靜以其年十月甲午附葬縣之西北鄉舊義城
里祖考之兆前葬鉉請於其兄鋅來乞銘 子
夙知 吾先子者其宜銘銘曰
少也不覊萬里如夷老縮其奇滄江之湄昇詞

因時吾樂吾宜永藏在茲繼後之思

先母太宜人許氏墓誌

弘治十六年我先太宜人許氏生七十有三年矣而歸于我先府君　加贈奉直大夫戶部貟外郎諱儀字廷鳳姓黃氏號栢軒甫者蓋王十有三年距先府君卒之年蓋後十年卒是年二月四日辛丑也始弘治四年吏部以瓚主事戶部三年秩有勞績類聚以　聞於是例得封太宜人為安人久之　天子覃恩天下凡京秩率得豫封贈其父母於是瓚又以署郎中事員外郎眞拜郎中而太宜人則視員外郎秩加至今　封是時太宜人居金陵之官舍其慈柔儉約翛然不渝于素獨常切勵其子瓚曰吾懼汝直而寡合嚴而又為假貸遺訓在耳嗚呼痛哉太宜人諱妙秀生男三人長曰玠次曰瓚賜成化二十年進士歷任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季曰瑜女一適故國子生王臣雖出元妣湛氏其實子之如已出者先四年卒孫男四交襄亶亨孫女七考諱鎮字文威卒于秀才妣卞氏也初瓚之之蜀也太宜人所以涕泣教敕之者無異居金陵時是時太宜人春秋[illegible]高僧以齒髮兼人寢膳[illegible]

然不遠蜀道以冒祿仕詎知其為計為永訣邪將以今年十一月七日庚午奉葬儀眞縣西北鄉先府君墓次竊謂屬筆文人撰次失實類諛與誣故泣為之志攀慕荼毒言不能文紀事而止故不敢銘嗚呼痛哉是年九月二十六日孤子瓚志

王母費氏墓誌銘

王故揚之儀眞著姓家城南其先曾祖曰公乙配倪氏公乙之子曰仲和仲原始奉倪氏繇潤州丹徒遷儀眞而卒葬城西北蜀岡仲和配花氏其子曰昱曰鎮曰銘鎮字孟安以質直稱鄉里元配張氏而孺人費氏繼室也孟安府君卒大順間當是時遺孤孱然與危無幾孺人廼能拮据經理朝田夜績以撫其孤於艱危隕替之中久之寢拓其業與宗族有力者等蓋孀居四十一年老而彌厲淮南之俗凡婚娶燕會率自夕達旦孺人危坐訖事不懈雖壯者有弗逮也每旦輒焚香誦經默示禁戒威於鞭笞家人伏其嚴而化其德生永樂十年四月四日卒弘治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壽九十三以卒之六十二日葬北山男曰洪女曰善壽適吳謙善年適臧佐孫男曰松曰校孫女曰淑秀淑鳳淑英淑端

適縣學生員鄧澄一適陳政一適黃昌道一
孫銘曰
女職于內柔順靜專義有弗然遭時迍邅故內
不遺外而柔不弛乾外以振如綫之宗乾以濟
既死之權以篤於孤以求於年嗟哉北山茲惟
其阡

約菴張君墓誌銘

初余聞弘治乙卯間君奉　詔輸粟賑饑授從
仕郎獨不冠帶彬彬如故人謂君得無矯乎既
而余往來里中跡君之心廼嘆曰義而榮愈於
簪紱而榮者也君亦以余言爲然後數年余遭

母喪自蜀歸而君亦已不可作矣悲夫君諱清
字士奇姓張氏號約菴自少警敏能通書史大
義與顯者交游稠人廣坐議論鋒發皆據簡牘
成言聽者擗胸而尤喜賙人之急脫人於阨有
湖海俠客之風焉常伐石江南以繚冢垣衆惜
其費君曰壽莫石如也事固有暫費而永寧者
且吾祖宗所宅何費之恂又於隙舍開二孔道
以濟往來曰便於己孰與便於人乎蓋君之向
義皆此類然而自奉則約也每言身處富貴當
與天地惜物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故其
子欒風韻寔肖之初欒以君曾祖廷璧祖彥中

父　封武畧將軍汝正皆葬郭東昭穆恭置封
樹寖隘不可以族葬於葬師至是始克葬君青
山又謀銘於余余辭不可則退而稽其世繫之
志而銘焉其先曰崑山人洪武初遷戍威武衛
調儀真衛成化二年君兄滸始積官副千戸其
配曰黃氏[illegible]李氏其子曰欒曰權曰楠權蚤死
婿曰朱[illegible]余淞胡桓孫男曰勳孫女婿曰萬溥
而二猶處子其卒弘治癸亥三月二日年七十
其葬後二年十月二十日其姻曰董儒王槃陳
叙皆縣學生狀君行者銘曰
榮以義勝兮約以泰懲武莫之淬兮圖史與朋

後如有攷兮吾文其徵

封太淑人楊氏墓誌銘

封太淑人楊氏諱玉真故府軍前衛指揮同知
張公諱庸之配年七十六以弘治十八年七月
丙申卒其子今儀真衛指揮同知將以其年十
月辛未奉柩葬焦家庄先期徒跣縗絰率其弟
與子婿介其所與交游士問銘于余余曰君之
姻今大學士西涯李公文爲世師宜得銘太淑
人也然君顧不彼之圖何哉雖然得非事嚴而
姑以余承其乏乎太淑人者薊州人故廣東左
布政使諱鐸之女方六歲而布政公患癰爲之

號泣不食累日客禱求代布政公異之敎之講
讀論孟列女傳旁及書算大要皆通旣嫁力事
舅姑舅病與府軍公嘗糞甜苦知不可藥則泣
以所後事府軍公不祿而其姑且老病矣爲之
親滌廁牏日夕不違其側當是時家故窶也然
治其舅姑與夫凡三喪皆斥賣奩具以充如未
嘗窶者食惟蔬筍衣惟布練非歲節不冠帔自
其居京師與遷儀眞皆然曰我固未亡人爾儀
眞君以孤童子世官文濟其武直 禁闈緡衛
章四十餘年能顯中外人以爲太淑人嚴所致
而君亦自以爲母敎云太淑人子二長即儀眞

君名旺次時孫男二恂恒恂補儀眞縣學生貞
冢婦即西淮公女弟婦卒繼鳳陽府推官曹鎧
女介婦湯陰縣學訓導髙舉女孫婦建陽衛指
揮郝淵生貞盛瀾女瀾爲太淑人事狀者也婿
寬河衛千戶易讓武驤右衛百戶李榮孫婿羽
林右衛指揮丘英儀眞衛千戶阮堂衛鎭撫鄧
瓛從子浦初張氏淮安府宿遷縣人當洪武初
積功陞副千戶諱惟順者於府軍公爲曾祖考
惟順生玉玉生福玉孫副千戶没於陣始陞府
軍盖實任府軍者三世矣逮成化間御史以儀
眞要地軍政不擧 聞出旺爲儀眞因卜葬太

淑人於是銘曰
揚以儒奮有稱于藩是生孝女壽則斯敦廼笄
廼家諧于其尊廼贊夫子以晨以昏豈無寵具
象服魚軒多難之遭榮匪思存約己自誓以嚴
易溫我嚴維孤亢子之門鬱鬱南土來遷來播
銘以褫之尚遠弗諼

樂耕朱君墓誌銘

余爲進士家食時朱君遣其子慶從余學慶治
書而余治詩有訝其授受不相能者君笑曰詩
書果二理哉理苟明吾不知書之爲詩詩之爲
書聞者歎其有識既老退耕汴上悉以家政委

之弟扁其墅曰樂耕余宦遊往來里閈過而詰
之曰君樂耕乎將耕而自有其樂也君曰吾樂
於是耕於是又烏知耕與樂之孰爲先後哉其
言近理類此君於歷代史鑑繙閱不釋手旁及
律令陰陽醫技稗官虞初之類皆善論其大意
從弟璥者求析居君曰彼孤弱而吾昆季二人
也遂以所析產業讓之適有江右商謝甲者謬
與白金十兩君恥焉後數月餘喜其至而還之
金瀕江有川冬則涸春夏則江水盛注渡者束
手君售牛庀材爲橋其上居人讙呼德君之爲
名曰朱家橋云盖君於爲德此其大者君諱瑢

字允寬其先海虞人也曾祖付六祖士真父昱母王氏而自海虞遷儀眞寔自付六公始至今子孫六世矣君初配吳繼紀側室王年逾三十無子奉父命以弟之仲子爲後慶也孫男曰求圖孫女曰淑眞許適姜泮生於正統二年五月九日卒於弘治十八年二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四日權厝樂耕隙舍而以正德元年正月五日定初君無恙時數杖屨過余雄談彌日已而字余曰吾豈自衒者冀公獻衷韜銘料耳於戲孰知余之果銘君乎而慶又力學有稱章縫執喪據禮盖得所以爲人後之道

宜與銘銘曰

農其身樂吾眞弗耄其仁士其子席前祉有衍其杞

明故姚君大經墓誌銘

距儀眞縣西北五里有岡焉世稱蜀岡縣人姚君大經卒卜葬其間而元人江東宣慰使珊竹介墓峙其西余黃氏祖父墓據其南以眞州誌攷之揚子縣甘露鄉二里其一三城里其一義城里叅諸珊竹墓碑茲當爲甘露鄉義城里無疑也君先長洲人世掌稅於鄉　明洪武初坐累遷儀眞故今爲儀眞人祖父忠父剛祖母母皆王姓妻朱氏側室樂氏子男賛貴娶張娶陳女適時棠次張堂次縣學生員柳佳次王睦次許適陳英生以正統壬戌三月六日卒正德元年二月六日春秋六十又五而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葬嗟乎余先世實常熟與君之先實同蘇郡其俱遷儀眞家城南實同坊陌君之葬也兩家阡隴相望實同郊墅則余之銘君墓盖有不勝祖禰之感愴然於中者矣始君祖父來遷時拮据家業無以別於閭左至君之身與其弟綸弟綬勠力幹蠱操其畸贏于江淮間遂以貲勝然君質直終不以贏廢約布衣澣濯澹如

也獨濬河造牐化沮洳爲石衢以便行者力而成之故郡大夫多能君而鄉人義之不置將葬余友太學生陳君軏狀之余女兄子王生槃誦之余述之君猶子賢命工鑱之君諱經大經盖字也銘曰

莽蜀岡之故跡嗟世遠而名湮披圖牒之彷彿
恍甘露兮荆榛繄逝者之弗留俄一日而千春
協吉兆於靈阿曰義城之與鄰尚來世之有攷
灼遺行於堅珉

陳氏合葬墓誌銘

鄉貢進士陳濟將葬其母奉虞部主事海虞鄒

性之狀諗余曰初先君之卒也屬荐罹家難故
莫飭术之及二十有二年矣今也不幸母氏奄
棄學備志之以少逭不肖者之辠則幸也余雖
其意而詰之曰子胡近捨虞部遠取於不佞乎
濟未有以對若咽而泣下者遂爲叙之叙曰君
諱璡字廷玉儀真人曽大父八三公家臘山大
父九二公始徙家城東南父忠字公恕母徐氏
樂東莊之勝而家焉至於君四世皆業農君於
世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獨與其兄耕樂友愛甚
至耕樂無子君始生子抱與耕樂之再歲而殤繼
與之復數歲而殤如是者三耕樂執不可曰吾

弟之子猶子也已而𢀸勸卜妾卒無子日夕令
子女迸膝以悅其心耕樂晚年爲江皋六老會
絕意家政君喜曰兄之樂吾之志也君亦雅好
客種秫爲酒酒熟輒與客共之然出於悃愊謟
城府削脂韋類古淳朴者稱其居之幽也配孺
人田氏諱善能君同縣人父誠母陳氏及笄歸
君芯家有宿逋議將鬻產孺人謂君服飾與祖
業孰重悉匳具償之議遂寢鬩者歎伏孺人處
[illegible]娣姒逾於昆季嫁孤字幼皆有恩禮且老矣
[illegible]將顯雖米鹽細故浣濯凡役粥之如常時
[illegible]永樂壬寅十二月十四日卒成化己亥五
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八孺人後君一年生後三
十二年卒子女各二人一瀣一濟一適鄉貢進
士處州郡博姜普一適韓深孫男女各三人一
政一敎一敏一適生員姜芳一許適盛權一幼
墓在縣東北蜀岡之原曰破山者謠耳銘曰
邈矣陳宗維耕維讀三徙于郊如玉在璞培之
自君厥有賢淑鍾餘萃祉以莫不穀盍觀來者
禮耕藝蕃銘補其藏有昭斯麓

養澹林公墓誌銘

公之先家儀真者繇曽大父六一大父仲德父
彥祥以迄公盖四世彥祥諱楨永樂辛卯入太

學　命理浙江糧儲然不果仕至公兄弍始檢
校嚴州郡事兄子琰以舉進士主事戶部歷倅
南陽廣平吉安終嘉興守而公往來父兄姪間
隱然有詩書簪紱之風故自少至耄以孝友禮
義稱鄉里與人言多不逾寒暄與人揖拜顏若
耻少者於家雖不事事然吉凶慶吊以及賓客
往返未嘗不親至其撿護人過甚於在已口無
詬詈衣不紈綺泊如也縣大夫有事膰焉每鄉
飲輒虛賓席以竚弘治辛酉夏余使楚還經里
中問公安否於太學生楊君思忠思忠謂公尚
撫恙且言公平生不欺子知之乎余詰其故則

曰昔歲　詔天下高年者冠帶或勸公盍申子以應　詔公終不聽余謂利在應舉則隱年以圖全利在援例則詭壽以苟得盍今之爲士者通患而公獨不忍欺賢已越數月思忠以狀來金陵曰公八月五日無疾卒未疾誡諸子云是年十二月十日宜葬我盖公於陰陽一指力能探其奥故臨死生不亂子之先公於公雅契厚銘當屬于於乎余敢不諾按公諱謹字大信姓柳氏別號養澹母朱氏配侯氏繼曾氏周氏子曰璽曰璁曰瑛孫曰傳曰佺曰依曰仟婿曰張源葉蕃張錦姚質孫婿曰李鳳揚鈺曾孫

男三女二生於永樂乙未九月二十六日春秋八十有七墓在東山之陽距縣城東北隅二里銘曰

孰爲寵利弗躐以覬孰爲死生弗怵以驚有養斯澹有衍斯蔓淮山東臨屹公之心

明故香山侯公墓誌銘

公姓侯氏諱新字允銘世爲揚郡儀真人曾祖士聰祖大成父觀敵母臧氏母吳氏當正統間觀以高貲輸粟賑荒　詔旌爲義民至今載諸郡誌公生也晚甫冠與其姪邦學游雲貴湖湘間少邦學數歲邦學推誠戮力不以外侮家難累公公亦不姪邦學昆季視之及邦學卒始以身任家政老少婚葬待以畢事者不啻五六百指而撫愛其從孫磐甚於巳嗣曰吾愧不能報厥考也公平生不失色於人不一詿議於官府獨好賓客禮縉紳博涉史鑑了其大旨爲法誡地一絲衣閱數十年猶御不忍擲晚年廼以香山自號人亦以自號稱之或訝其弗類者知巳輒爲解之曰公地不香山公心獨不香山乎故其卒也題其丹旐曰香山處士侯公之柩公卒以正德初元七月十七日距生正統癸亥十二月十九日年六十四配汪氏子男四人曰用曰

國曰時曰同娶婦曰陳曰况曰張曰馬曰夏女一人適張穀孫男二人曰稚女五人三許適張瀾陶經張繼登初公無恙時滄語其友云吾身後當卜地以昭穆吾子孫懼其族大而失次也至是諸子奉治命得地儀真縣胥浦橋棗林岡之陽堪輿家謂爲吉壤云磐與同又以公葬乞銘余方以母憂免喪赴　闕不果作南旋又以赴蜀不遑作磐泣謂余如不銘豈惟無以慰公於地下將磐之德公而欲報之者與有罪焉追余金陵三山磯始克銘蓋余於是又知公之德孚於其家久矣磐同俱縣學諸生而磐從余游

銘曰
叔報其姪兮維成其孫孫報厥祖兮圖銘墓門
嗟香山之旣徃兮風烈則存苟充此道兮末俗
斯敦詔于世世兮維義曁恩

亡妻宜人張氏墓誌銘

宜人姓張氏諱淑吉世爲眞州人曾祖中字子
和以行誼稱鄉里至今談者不敢名惟曰子和
先生子和生寛寛生昂號漁隱配經氏宜人父
母也初漁隱與余先府君契甚而漁隱兄杲倅
鈞州有兩家[illegible]書之[illegible]言成婣故宜人嫁黃
氏爲余妻嫁十五年封安人又八年進[illegible]封又
七年年四十九卒於家盖自余爲諸生以至釋
褐登宦宜人無無[illegible]與死
無幾獨居京師與蜀無恙人謂京師地高爆能
養人蜀道雖險然宜人年且彊壯矣故得享勿
藥之慶意者其然乎而不幸竟以病死嗚乎可
哀也余所尤哀者宜人及事其祖姑丘氏祖姑
嚴甚獨能得其驩心事其舅與姑封太宜人許
氏皆能不違其志而事余甚恭謹每當饋未嘗
面坐每事無纖鉅率咨而後行其貶損服食蠻
霙布被目不睨珠玉之玩篋不私銖兩之財語
不屑閭閻駔儈之習飭躬厲行動有繩墨隱然

士大夫風致閒嘗謂余君不事家人生業然[illegible]
嗜書豈讀書者皆君良田美莊邪嗚乎是尤可哀
者也宜人卒以正德元年二月二十九日遂以
其年四月二十一日葬城西十五里棗林岡東
南允山震向余先府君諱儀封承德郎南京戶
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加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
郎余繇戶部郎中出爲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參議遭太宜人喪歸服除而宜人棄余子襄
娶王女原嘉許適生員蔣山卿銘曰
維棗有林兮維林[illegible]

姚母朱氏墓誌銘

余里中故姚翁大經妻朱氏[illegible]
五十年後翁[illegible]十有[illegible]
八日又後六年祔翁葬是爲嘉靖壬午十一月
十日未祔之先其子貴縑而詣余以必得銘是
懇且謂堪輿家言葬壬午吉畫是以權厝墓左
待今茲也余謂而母自笄迨耄迄于屬纊履歷
事狀何似貴持其猶子仁狀聣余余讀之孺人
幼得父以和母袁氏鍾愛非獨以其善女紅也
歸事舅姑愼而有禮夙興頮櫛亟以視事夜分
乃熄舅姑稱之相翁翁與其弟大綸大經同堂
合爨一隘巷中諸子姪蓋數百指矣冬之下地

通衢倏忽輪奐於斯督子姓於斯而擇其高
竈於斯慶斯弔斯百爾於斯緊孺人是賴非獨
以其身先臧獲咄嗟辦具於倉猝也伏臘之節
平幼攤後先觴次稱觴若可以娛孺人獨愀然
謂今與曩異後能與今侔邪吾是以爲若箪懼
若等戒諸自翁卒孺人盡力家政無纖弗躬無
弛弗振疾革召諸子姪諸婦諸孫數言而訣享
年七十有五子男一貴娶陳時崇張堂柳佳王
眭陳英婿也孫女一孟仁之狀云爾仁秀士也
願肯爲其行[illegible]姚[illegible]
者誣其先也據以志焉銘曰

葬弗擇日古莫不然俗敝而利
慈孫情懸[illegible]
拱木亘阡爰志諸幽壼彝載[illegible]

雪洲集卷八終

雪洲集卷九

書蘇氏一德卷

燕人蘇以仁能拯周孝子責身之急距今蓋一
紀矣而其意若無所德者聖門觀人之法因察
其所安以仁非安於是者邪昔者郭元振爲太
學生能以家送資錢四十萬濟人於一叩門之
頃竟不質名氏椓仲金在大名能罄所有白金
百餘兩益錢數萬濟一辭貌稍異之士人於瀕
粹中故史稱元振曰少有大志稱仲金曰性倜
儻重義今以以仁[illegible]君[illegible]人[illegible]之雖
然元振宰相器也仲金士君子器也此而不能

雖當能者而或以此蓋二公終身之大節不亦
歟乎其知二公哉[illegible]彼[illegible]以仁差
若難能爾而當時叩門者辭貌稍異者又不知
於吾周孝子何如也

書少叅史公鑑詩卷後

溧陽史君公鑒以才行稱京師其擢任于蜀也
實奉　璽書以從事人謂史君之優爲也然吾
蜀建昌雖古西南夷絕徼而其地僻其政簡有
邛湖廬山之勝焉君坐鎮之餘境與神遇詩名
始將什伯于昔矣所謂得江山助者非邪

魯景清小像贊并序

以爲統緒之胄歟然而敦詩閱禮之靡懈也以
爲湖海之俠歟然而收視返聽於未艾也噫是
殆武弁之逸民士林之貴介者邪
魯君哉清蚤遊淮揚間與余相識舊矣其兄
錦衣景章亦然自余叨第進士二十餘載每
赴京師未嘗不見訪也至是乃得登其書
樓觀其所藏古書新畫既而出其小像示余
求贊曰俾後之子孫知吾與先生游不亦可乎
遂援筆爲之贊正德丁卯六月望後書

清溪居士、贊

謂匪士邪而務存乎博古謂莫農邪而弗絕乎
問求於則[illegible]之自適步則[illegible]鴟野[illegible]之
旅馴乎嘉如領折衝[illegible]而不有充毫能[illegible]
小以自吞觀者曰是殆能像其像而獨未能神
其神者歟

雲洲集卷九終

雲洲集卷十

書

與大尹歐陽養性

某伏讀古良吏傳而欣慕其人竊歎今之爲郡
邑者非蠶則蠥何往躅之難嗣也廼不自意於
吾淮以南躬覩賢大夫之仁之明之端潔吏民
父母之士夫水鏡之監司前席之安得百歐陽
者布峙天下使萬物吐氣乎某承乏子部不得
與吾士民日飽善政於比屋之下然風聲所及
殆神馳而心醉矣因小婸迴謹此附上凡百謝
忱書不能盡伏惟若時珍愛遄寵不宣

復太守沈彥實同年

自公守澗澗人石良二千石之譽某亦以爲誠
然方馳邇間手翰見諭恍然如接面談而詞源
滔滔雜以嘲謔雖當劇郡從容整暇無一毫煩
鬱叢脞以撓其衷信乎其良材也歎伏歎伏某
不佞承乏舊政但蚤暮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
公忽不嗣音來教乎書若俱拜嘉誦味之餘慙
荷多矣使還謹此附謝覆瓿郁離子者青田誠
意伯先生文也能爲我購寄否進士圖詩乞展
限納上餘惟若時自愛

與龔同府本貞

春間過廣陵擬得瞻謁棨戟諮夙心適舟次驛亭日已下舂矣羈思如飛願莫之遂悵惱可勝言邪乃蒙貺之佳書益重慚恧比奮力行古道講求民瘼蓋深有意於障狂瀾而捄時弊者某雖遠竊為吾郡吾民幸而猶惜其道之專而不能咸也設當大任又將若何哉因舍親王秀才迴附此漸涼伏冀為道自愛不宣

與儲太僕靜夫

久不遭海陵人以故無從叅動定之詳昨專价垂諭所謂翛然之旨也弘農家事細故爾乃以煩公邪傑舊有孟貞曜抄本在先生處乞遞中

付抄舊抄本當奉納不敢負也蓋近日稱覓士夫家皆不獲故敢奉惱非故見索也海陵志亦欲得抄閱不知可得否涼暑萬惟珍嗇

與徐縣尹必東

自聞來牧敝鄉某欲作書奉起居者屢矣輒嫌於輕躁不果作比家書來云蒙有賜舍下某始媿起居之晚也伏惟亮察竊以執事視篆甫旬月而令行禁止蹇戢民悅其才其志誠有踰人者然弛張寬猛之宜則在執事斟酌劑量而出之俾彊悍者醉心機詐者憍古又某之所深冀也因便謹附此以代面謝伏惟若時自愛益培遠業不宣

與張汝節上舍

聞將上春官擢用有日傑忝交游之末宜何如其為情也但踈拙寡諧於世雖翰林一二公曾被容接而數年以來濶畧甚矣傑視之不啻雲泥之隔其何以感其心為吾友助乎是以趑趄蓄縮屢欲作書而未敢也況近日士風澆薄動以餽遺輕重為軒輊有書無物與無書同吾友到京師應自知之且士之竆通得失有天者在成敗利鈍非人所能逆覩也所恃者吾友之文足以自成事耳狂瞽之言冒干聽覽惟吾友貸

察少人事聊將薄餞餘惟保愛以需天寵不宣

與靜夫

久不奉狀然戀戀滋甚自公外索居塊處不勝獨學寡陋之嘆但歸與寖濃爾昨承寄貞曜集已拜領矣錄過奉納也服除在何時不知得晤語否遞中批示幸幸封上薄禮聊為先太宜人洎令壺宜人几筵之奠後時殊增媿赧紗絹各一端附上前此已白左右矣併乞檢納亮區區意也不宣

再與徐縣尹必東

曩已有書上問不知達左右否小弟瑜過江賀

節備知執事禮顧寒門盛意感與媿并自國初迄于今蒞眞州者閱幾何人矣而未有磊磊落落以名節自將如執事者豈天固鍾美于執事以惠吾民以一洗宿蠹而新之邪蓋自視篆以來庭無留訟民不見吏奢僭熄而禮敎興凡所以抑强遏惡者無非以爲綏輯善良之地也故邑之人始而羣然以謗終而翕然以服在古之治已有然者矣又何怪于今乎某雖遠在江表然飽聞政音與有幸焉因小弟迴謹附此以道其慶謝之意非苟爲諛悅而已也書二帙將悃漸瑄唯益崇遠業自愛不宣

復曹主事本忠

承手翰欲僕遍于馬公僕下筆躊躇者移時自顧平生未嘗干人今乃以意外之託干人乎況馬公雖同年而情則疎濶僕不當要津恐言之不見聽而適足以内增請託之愧外涉苞苴之嫌也令親旣名在斯文但躬謁之以情奉懇彼未必不軫念僕書徒爲贅爾原簡奉納違命之罪明當面控伏惟情貸

復陸方伯珩

昨辱枉過見邀謂循舊例生竊以爲舊例雖不循可也況所費未免出於江夏民生在此何補於事而日食廩稍五升慙負多矣顧欲重勞費邪乞寢前議免煩經心但俾生得安於其志始惠也謹此奉白不勝冒瀆悚汗之至萬惟亮察

復唐文載都運同年

自公涖揚實切馳遡坐冗愧未及脩問適辱手翰知公與侍御公高義彌覺愧浮于感爾然竊計之得無所及于某者爲左右盛德累邪乞裁之乞裁之如其不可亟寢前議侍御處不敢致書便中能爲道區區不靜夫想數聚首久亦不得渠札矣漸寒伏惟裁重不具

與都憲林見素

違遠旌棨倏踰歲時瞻戀之誠有如此水伏惟執事先生躬吐握之風不惜齒頰餘論以奬拔士類而某猥以荒唐謬悠之學亦荷坏冶靖言循省恧與懼并惟有矢心自力以仰報知遇而已茲以六月二十六日次江驛末繇詣拜謹此以代面告伏乞鈞炤不宣

復少宗伯馬公廷用

荐辱手翰珍誦之餘悚感無已某也不肖誤叨藩末循省媿懼而乃辱先生長者驟加奬借齒録豈得之傳聽之誤邪毋亦誘之欲其至於是也惟有此心銘刻而已初以是月十九日發舟

不果今茲得次江驛無繇謁謝專人馳告辱暑
中乞免任頗倘得繼此不時賜教某之幸也餘
乞若時調燮為國葆愛不宣

復郡守馬汝礪同年

高承差至辱手翰見及屏讀知感翌日王繕部
道公之意諸貺載庭皆出遠適捆不敢不拜嘉而
媿則甚矣公守瀘政修人和聞於鄰郡而王繕
部者分曹甫旬百蠹鋤剔所守皭然尤某之所
目擊竊以為皆蜀產之秀也伏深慶慰如某不
佞謬佐蜀藩則恐有媿於二公俯承尊甫少宗
伯老先生節賜手札感媿尤深怱怱不鈌拜覆

書帕扇一封僭易馳上表酬臆也某以是月望
後戒行適因鴻便附此餘惟鈞察不宣

與唐堯佐戶部二

達公踰半年矣瞻戀宜如何比日伏計動定百
福蒞政之外繙閱經史以自娛可知也某以不
肖將之蜀公蜀人獨無以其所夙講而稔聞者
見導邪末由面晤聊馳此代情滓暑乞免顧並
它不及

十月十三日得王汝深附先生書一通月令爐
熏二事拜嘉之餘因憶疇昔枉愛新河寵訪為
之感媿不已顧某不佞不知何以得此於左右

哉某之馳險所謂天幸或者遠庇所及迺辱褒
褒非所敢當然自巴渝涉夔至于夷陵凡有川
以桐檮來白者力斥之則某之鄙見亦先生之
志也非先生不敢以開也古今注徧校正聊此
不盡

與江陵尹朱存仁

某以九月十二日到蜀省越四日上官追感執
事眷愛之厚甚愧于衷視事後碌碌竟日無足
道者尋奉都臺檄公幹潼川一路至新春始行
邊爾蜀鄉風土不古民貧而俗敝糧餉事頗費
心況拙於催科者邪非知己不敢告也小兒迴

經江陵乞覓便舟令其仔細江行乃某之至祝
也怱怱不盡

與王秉哲四

奉違不覺改歲情何可言遠惟涵養成均動定
百福而老夫人暮景怡愉為樂無量也僕以八
月十一日入峽二十四日繇夔之萬縣上陸路
水陸險惡之狀皆足以悸心而駭目獨幸安爾
九月十二日始抵省越四日上官碌碌過日而
已寧足道邪蜀鄉昔稱樂國今敝甚物價什百
淮土閭閻貧悴邊境驛騷非昔所謂蜀也以眷
愛敢告惟亮之

前令嗣來實欲作書附上偶以家事在悶不果附而此心則與海汐俱南也近世人情淺薄一有不荅則猜怒而效尤罾不亮其事有相妨而情非得已雖吾居憂者不免見猜而不見恕甚可嘆也因便喋喋惟情炤幸甚秋闈倏忽之際爾磨淬利器以收功於三捷則姻朋之願也

自枉顧敝舍後不披奉殆且半載頃審避冠南徐尋復梓里動定康吉慶溢慈闈聊以爲慰但豺虎縱橫流毒淮甸赭人之宮墟人之市蒸溪屠戮甚於黃巾雖吾輩亦未知税駕之所柰何柰何薄物馳見區區惟鑒照冗中不它及

雞鳴寺別後三閱寒暑矣向過山東承惠手翰不及追迓悵然側聞耒陽之政操守與翰濟並稱鄉邦之光但邑小民貧當郴桂用兵轉餉力役之餘恐勞經理也 僕以今年六月叨遷兵部八月十七日上官事簡身閒碌碌無足齒者令叟堂老孺人暨令嗣解元皆安吉附知因辦事官揚來泰還草草唯順時珍愛不宣

與郭于漢少叅

某以去歲仲冬始克襄大事適遭江淮旱饑殍老無慮千計而所在盜賊羣起甚不聊生雖稍裕之家皆饔粥饘蔬而已聞之鄉里父老言前此所未覩也某憂傷之餘加之以疢惡其情可知緬惟執事政譽勃起與川俱流蜀人誠幸邪茲因鄉友衛昇赴夔州建始縣任乘便附此以道區區筆不能盡伏惟情炤

與白騰霄

荐辱存慰足以激頹薄矣顧憂傷之中仇視筆墨贅視人事以故闕焉奉荅非有意疎外也計亦亮吾情邪辟雍豪儁之林得久游其中而霑丐其膏馥宜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吾將改觀易聽於吾子也

復王承德副郎

承以陽德愆候欲禱于神執事軫念敝土之意甚切也管見初以執事乃京秩似難下侵有司已而思之今川溢岸崩漸及壩堰何者非執事事邪恐莫若齋祓外廳精意露禱一如禮家所謂不飲酒茹葷問刑之類而又嚴禁民間屠宰命有司詣告城隍期于銷患則庶也若必求應禱之地與神淋土諸廟恐皆淫祀東嶽又能興雲雨者惟城隍載在祀典有司乃與之氣相統攝爾伏惟高見裁之鄙言恐不足憑也

復王克承憲副

側聞遷秩西川當一道保障之重任此在洮

誠易易耳然蜀人之幸淮人之惜也顧生憂服
中不敢馳書左右而迺辱眷記賜之書幣能不
益感媿感使者還謹此附謝粗帨二方將意伏
惟涵亮不備

與鄧太守汝中三

六月十二日伏蒙使者下臨有羊酒諸果之貺
敢不拜嘉而某憂制之中顧得叨賜則愧浮於
感多矣然側聞自滌篆以來羣胥巨猾束手受
成又與下縣牌約嚴明諸廢具起蓋初政若此
而其後胡可涯也則某雖在憂制得與閭閻共
由於政化中顧非幸哉使還促輒此上謝粗帕

二方附見下悃伏惟鈞亮不宣
六月間行縣辱寵顧感甚茲者又辱不鄙猥以
贈文見託荒落之學豈足以敘雲南公者而嚴
命下臨固辭無地强勉塞責彌增慙悚又賤體
違平稽留貴使罪大莫逭伏乞涵貸封幣一端
奉納蓋贈文固出執事盛意而亦揚之人所同
然者某揚之人之一也更乞檢納幸甚
春經廣陵辱發遣之迅饗遺之腆皆厚德所在
昨還自京寔欲謁謝而驛有權貴焉不敢以區
區之謝私屢五馬之出郭以故乘風揚颿若不
能愬者自謂抵家當得作書馳謝此眞意也正

仰戀閣而執事又行縣過訪矣此意懇悚內訟
寔多唯恃執事之必見亮也輒有香帕僣易馳
浼伏乞台照

與葉太守本貞

自執事去揚揚人思之若有所失然者所謂[illegible]
之遺愛者非邪者老臧怒輩初已表軸[illegible]
某而太守鄧公使者猝至坐是不果初意[illegible]
尊也然至今尚悃悃不自得是亦足以[illegible]
之在民矣抹荒錄一帙奉納滇南之行相[illegible]
仲間遠道惟珍攝以副士望不宣

與何副郎孚

僕憂居時誤蒙不以白眼例視蓋一歲間就[illegible]
賜教者無慮百廻可謂厚德比者不幸禍及內
人又蒙柰札下唁惟是荒迷惰慢奉報闕然久
爲所容且感且怍茲因便奉聞小學一部見意
非敢以爲贄也惟原亮不宣

與李都憲善

六月二十六日忽報云老先生入拜憲臺之聞
之不覺解頤蓋閣望夙著於中外而遷拜益愜
於輿情則生之喜非區區之私情也第隔寓遠
陋不得奉賀左右及郊餞爲恨追惟厚德何以
報之惟有銘刻于衷耳茲因礦事粗就奉報鎮

巡謹附此上賀苛邊之人狃於宴安故習一日驅而之征其情蓋有不釋然者生唶激以公義役□人從事而已然亦督責之迄今始得就緒以此意爲生聞於鎮巡幸甚奉謁未涯伏乞若將珍幸幸府台照不備

與貴州馬大參汝礪

久不披奉實深欲企某以歲杪上官茲蒞永寧會盤邊餉而奉
勑者皆未至聞執事分守與某敝守接壤自度會盤必幸同事奉覿顏釆兼聆教言想不日矣又聞督府以遠方歲歉有免盤之
奏虛實不可知果爾則某雖與執事建而獲免於邊廒塵塩之苦放舟西泝又幸也因遣吏移文貴省還以一字示慰幸幸蓋某進止惟所命爾大方伯先生不敢馳書恐涉輕瀆亞參李重器胡惟辰二先生皆某舊僚會間希道鄙臆不悉

與胡惟辰亞參

承遣百戶李節齎文至乃知執事之亟於勘合徹某也而某之亟殆甚焉以全蜀勘合俱屬某也使偬閒求暇別叙亮惟貸察世道若此[illegible]事亦有遣懷感興之作如夙昔者乎幸不[illegible]示某人奉邀文旆臨播乞即兼程蓋玆事至甚且未易了也失今弗了某又將之他所矣李重器先生乞道下悃迫不及書

與錢僉憲文祥

聞執事次閬中督造攻具甚愜鄙懷僕初繇廣安次渠縣適保寧府申流賊復寇通巴聞之懮然又恐執事如會城猝難馳來則敗乃公事以故兼渠赴巴聲息聞然乃知保寧虛聲實報之弊川東賊勢殆如騎虎進退維谷君東北兩道會兵夾攻彼將就斃但議者狃於困守言人人殊耳然困守之議豈誠然哉借使誠然吾不知守之何時而已也希酌示幸幸僕十二月初五日水道之渠巳先檄知州楊潤泝渠料理軍事悉如會呈所擬中間有未諳於人情便於土俗者竢再斟酌請教也巴雖產虎然亦甚難得聞巴人頗以徵虎皮飾軍器爲慽執事幸酌而寬之夫一虎皮直價若干彼愚民不知吾輩之奉公而先已議吾輩之利其皮矣雖家置一豕又安得人人而解之邪必不得巳易以他物可也執事貞亮博達故僕敢以此言進想爲茹察聞鎮守初三日離城儻至川東僕又將與執事晤於通江之陲或者厭渠漫遊遹巴未可知也冗中覼縷不次

與林見素

某無似不能督捕羣寇幾挂吏議老先生顧遇如宿昔不惟朊之盜窟之中而奬借過當憫恤加等足以見大君子之道之高等古人而上之自揣凡劣何以得此於左右哉豈姑與其進以爲接引後學者地也無任媿感茲以八月十七日抵淛十九日上官適科場事竣輒得小録二冊奉納奉謝未涯伏乞鈞炤不備

復昌總兵佐

僕自蒞蜀以來寓建昌者一年寓川北道者又一年在司之日曾不一兩月而已寸心懸懸欲

致誠於左右苦乏鴻便兼以塵冗鞅掌莫請夙願方切內訟而舍人楊俸齋書至宛然如覩眉宇聆謦欬乃知大度不我遐棄何感如之愧與之并恭審威懾犬戎邊塵不飛寢餗清吉福優茂熾而僕困於川北雖陞淛省羇旅不前頃因都憲林公撫蜀力秉公道許以前去赴任敢此布聞粗茗二封扇二柄薄酬雅貺甚愧不腆惟乞鑒貸

與范憲長鳴遠

七月二十九日僕發淛江徑縣西興陸抵長山海口巡省潮患但見民無所於廬田遺斥鹵稻皆空廬舍傍多宛哭之新冢赴訴者攀擁肩輿至莫能前亟麾始退夕宿錢清翌日循山陰抵郡山陰十五三十六等都田禾尚無恙而三山瀕海潮患大槩與蕭山同秋穫絶無望矣會稽餘姚殆甚餘姚死者傳聞至二萬以上雖貴如謝木齋先生亦幾不免魚鼈謝之庄客死十七人則其餘可知也災民嗷嗷日訴分司但一出門則讙譟號哭爲之鼻酸心悸不得已省令該府揭曉賑救姑以憫江海之民之心有司懼於鎮巡衙門不見許不敢奉僕令僕亦不敢擅發遲遲以幸撫至迄今延竚觖望柰何柰何竊以

爲鄰里死喪匍匐相救況吾民出力以給公上之需其義殆有倍蓰什伯於鄰里者何者民猶手也公上其父母也子遭水火父母獨能恝然不一軫念援手況事勢又有出於意外之虞而難顯言者恐不宜槩謂私恩小惠而遂輟也雖然僕顧不知鎮巡衙門鈞意哉蓋以謂民雖罹災而無災有秋之家力能賙救猶可以支持歲月稍竢今冬來春賑之未爲晚也此意最得古之聖賢大政大法之精蘊然僕竊又以爲今之水災乃天地非常之大變自成化八年潮患到今僅再見爾彼之賑濟籌策尚存可覆視也況

淛以東雖素號名邦風俗薄惡弟或不能急兄之難子或不能紓父之危夫婦反目往往逃棄朋友面而不心惟以勢利相傾軋高門鉅族攢鮮錢糧動輒千數不啻如己私物苟遇水旱乗時射利踊價閉糴而錙銖不以施與寥寥眼底孰是義士孰肯捐所有以濟所無之貧民哉大凡勢鈞力敵者則相救被視海上貧民如奴隷如蟣蝝不擠而凌轢之則幸矣而望其賙助窮匱哉故大政雖聖賢之能事小惠亦牧守之權宜執事倘聞於鎮巡監司實淛以東疆域之幸倉盡區區情不覺爾縷冐昧待罪惟乞台炤

與南山潘憲副孔修

某也不佞叨被先生知遇之恩夙夜感激而會廸坊亭之會東山江滸之會曹娥驛向夕之會皆避逅啇若或使之然者意者天以先生督敎某邪靖言思之惟有悚汗方圖巡歷薦得侍教左右聆古太極餘説倏又有江西之命乃使不肖望缺扼腕悵惘何訓導史秀才來又蒙寵贈敘文惓惓於人才顯晦世道隆汚之旨懸誦之餘益知先生身在五夫而心在天下不但華衮我微躬藥石我疢疾而已也雖然敢不醉心明教以斷　加辱茲以十月十五日發舟徑繇廣信玉山抵省所囑孔子通紀孝經訂誤等書汪官後迸人詣維大理處求之附寄也禮書并小學衍義馳書汪陳二公爲先生謄刻粗幣二端奉充令器它日婚用千萬麾留餘惟著述衛道珍重期順不備

再與范憲長鏞鳴遠

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矧同世之士乎同世之士夥矣然莫難於知己同世而知己者惟執事之於　僕也殆庶焉　僕是以感之深愧悚之至而恨酬報之無地也　僕以十月望發淛江驛晦抵豫章十一月朏同鄭方伯汝華上官追憶風範迴首悵惘顧視事之初匆匆未能效酬盛德亮惟涵炤承差還聊此閒復續當别布不宣

與章主事士瞻

張檢校至辱手翰并貺開緘敘誦温然之詞所然之度不越若亙覿守範而聆謦咳然者顧貶損太甚而疑借過當殆非　僕所安耳豈得之旁聞者之誤邪愧感愧感生靈遭屯妖寇繼熾蔓及徽衢上厪天討于時士馬雲集供億浩穰日費不貲帑藏㨿竭巡撫先生以聞借大司農給散於江州之鈔稅而執事者又能攄誠體　國不日齎發以惠我師藩省之幸地方之幸也繼

此有請更乞終惠旦夕延竚感謝無涯惟執事
炤詧

與李憲副宗善

四月初二日奉手翰兼詢動定清裕欣㑹無任
承薦田獻必有學行之士但前此二月初旬兩
司諸公各舉所知已經呈詳巡院行移聘請訖
執事所薦太晚方命莫評劇賊王浩八等訴乞
招撫是豈可以招撫者哉爲亂數年之間討以
狼兵而兇焰流毒如故所謂王法必誅而無赦
者也方且徉爲聽撫之說以緩我師可不可邪
此諒憲司諸先生任其責者斷不之從聊因風
便儹言之耳餘情不盡

復潁州兵備曾世榮憲副

淮陰邂逅爲別悃然方以怱遽開舟不得聞教
爲憾迺辱遣使貺之幣禮而詞翰奬借謙冲有
加焉顧僕不侫叨領方隅左轄之命責重事殷
不知其何以副之執事倘因風見教開悟蒙蔀
僕之願也切望切望薄禮漫附上惟乞炤納不
宣

與陳方伯克謹

荊州至得手翰奉讀欣㑹每憶京都聚首日
夕披奉顏範良晤誠不易得邇風馳仰無時而

忘顧以不得亟問爲恨緬惟老成弘大之度涵
峙濟用之才行將柄用而江右特其奮跡地耳
輒白僕預領過正德九年春季柴薪等價爲北
覲費日久簡牘逸落忘記的數以致償補後時
煩指麾該吏明白查報即當馳納還官千萬留
意感甚感甚

與王京兆貝瞻

不肖承乏尹正僅及三月而執事代之蓋暫勞
以民事爲台輔地也顧豈久淹京兆者哉昨承
寵餞鄭氏之園林靈應觀之風雨足感雅德媿
悚不已比來伏計任履佳勝金陵之民想多怙
冒茲以八月二十一日謝　恩視事[illegible]者猶
未到盛沭還聊此附謝怱怱不盡惟亮貸不宣

與趙府丞時憲

僕與執事別纔浹旬爾而悃悃若隔期歲者追
惟京兆府僚寀之風情靈應觀縉紳之雨餞愧
感之私可勝言哉茲以八月二十日抵東省翌
日謝　恩視事凡百碌碌無足齒及吏還輒此
附謝伏惟炤亮不宣

與秦國瞻判府

僕與國瞻相聚僅三月而相善莫踰焉蓋同南
畿而志又同者也故坐不正席行不先步而臨

贈又有百川學海之佳書洙泗源頭舊有泉之佳句以至雨餞江滸雅情繾綣何感如之但有銘刻焉爾玆以八月二十日抵行臺望月謝恩視事凡百碌碌無足齒及吏還輒此附謝忽忽言意莫旣惟不以遐見遺鴻便賜教不忘箴規乃幸

復廬州守龍孔錫三

正馳慥間忽辱教音飛墜盥讀之餘忠厚撝謙藹如也側聞剛正清白掃宿蠹而空之吾道之光邦家之光譬如青天白日羣邪無所留其形惟有宵遁野立而已幸甚幸甚 僕承乏于玆適

爾禱應鄉人遂欲傳爲故事像而祠之抑怍矣哉聞畿甸旱甚汴皆闕輔亦然天時人事甚可畏公想亦嘆及此也不盡

張節推來詢及冊葉詩緣 僕家居忽忽稽命姑少待也頃又厪使者百舍重繭問候敝廬見貺古經珍感珍感秖益媿爾廬郡政通人和輿誦載道甚慰士望而 僕屛跡如昨垂老適於田里恐無世念矣臨紙悵仰

相見聲然歲月眞如赴壑水也而德厚如閣下者雖歷蒖莢無異夙昔難與流俗論也感刻感刻順貞居士詩久未有作近始檢出逸傳而又以汨汨人事之中不卽成篇踈嬾可知展悵悵續納耳北覲伊邇想促裝忽忽邪

與都臺彭濟物

頃聞節鉞還 朝搢紳欽祗 生叨撫東土遙忝末僚慶忭可勝言哉伏惟碩德閎才重海內矜冠捍禦之功可以載諸竹帛至其學識論議文藻又皆卓然逈生之所飫聞而夙傾慕者也顧以跡遠交疎未敢僭易修問塵瀆左右因遣千戶林堂齋疏謝 恩并到任日期咨院不敢不以告謹此附問忽忽不盡伏惟鈞炤涵貸不宣

與都臺王東皐

伏惟執事碩德雅望爲海內所傾慕者舊矣生於迷職之年固嘗面覿風裁親聆教命而勢分所拘不敢破例造謁亮惟鈞炤自玆以來下忱無時不在大君子之左右每以宦跡踈遠無路通問鄙性孤僻於世寡諧以故雖有欽竦大君子之心然不敢僭易塵瀆也比者誤 恩巡撫東土夙夜惴念竊恐承乏又得遙附末僚豈非中朝諸元老先生推轂薦剡之力耶悚感悚感茲遣千戶林堂齋疏謝 恩并將任期咨院謹此附謝忽忽不盡伏惟炤貸不宣

與遂翁二

自老先生握銓衡當軸密勿相天下者數年于茲生未嘗有介紹爲之先客有片言尺牘徹光範雖夙仰道德文章謀謨勳業之盛如山斗然而卒不敢以私謁也然述職旌異之典楚藩京尹之拔及今承乏海岱皆出薦揚可謂不世之知遇矣顧生鄙戇多忤與世齟齬獨荷稚睠豈非古大臣元老休休之度發於天然者乎自分此生無以報德惟有鐫刻衷腸默祈遐壽焉爾頃聞得請南歸生適有海上之行不能以時逆諸境上彌切慚悚惄然如摶亮之貫之幸甚因遣承差問候起居迎風馳系悵惘之至惟乞順時珍調寢飯爲斯文壽不備

生坐冗久不上狀然針南水東馳遡不置頃審優游別墅腴道樂天當是之時龍藏鳳遠遯哉世綱無得而嬰焉雖晉公之綠野涑水之獨樂園恐不是過不勝傾羨竦服之至謹遣承差問候起居伏惟鈞慈鑒詧不備

與邵二泉宗伯同年

錢塘別後怳如夢寐承手翰騈及教愛獨至而某也問謝缺然類簡於左右者然神馳二泉之間蓋惓惓焉執事文學風義擅美江南國某之所欽竦而願北面者也惟亮之而已即辰伏計謹庇恭融板輿神相寢餗保練樂其如何訂之承差肅問諸不覼縷

與邢介甫憲長同年

別後靜憶風度老成練習足膺大任而退然撝謙若無與於世者歎伏歎伏承條示數事皆明白正大切中當世之膏盲舉而措之民陰被其澤者多矣謹已刊章懸布戒飭郡司不敢虛辱也但所草復設武定兵備一疏某自別後挈往南山齋宿禱雨不覺亡逸無存并某畧節原稿失之懊惱至今未能　上聞茲專人齎簡奉瀆希煩大筆如前再草一通密封見惠幸甚引領馳神伏惟鑒貸不備

與王維綱司馬

某於首夏撫歷濱州側聞執事寵經梓里尋又聞遷秩司馬之詮亟欲修賀而坐冗未遑因循迄今遂底稽誤罪可勝言哉竊憶執事殿撫鄖陽某忝官屬之末初無左右之先容介紹之贄謁顧辱不鄙首荷剡薦可謂有知己之殊遇推轂之高風矣雖誼無私謝而鄙悰惓惓中心藏之曷維其已茲者奔賀後時忝謁未及不謂之罪不可也惟乞洪度雅量曲賜原貸以畢終始之誼幸甚又某撫治無狀恐孤重託教之督之

不以姑息見處是又執事之惠也披奉未涯邇
風悰息嚮戀之至

與楊實夫通政

某不肖夙辱執事以鄉郡故吹噓汲引掩其所
不及而拔之知感知感然某也實非其人也媿
負多矣蒞東以來又辱手誨見及顧某冗瑣倥
偬之際缺然問謝迄今再朞益覺悚怍惟恃盛
德雅度貰過紀尤不見譴也卽辰伏惟養道從
容待時奮庸士望攸屬非某之私言也眞切眞
切承差去便輙附上惟炤詧不宣

與沈都憲

僕曩憂居蒙枉顧敝舍迄今感刻昨聞起之服
闋之餘遷之齊魯海岱之際蓋　朝廷柄用耆
舊輯寧兵民藩翰畿甸至重至要之付託也非
如僕之淺薄猥瑣承乏備員秪自塵焉而已無
任欣賀之至方僕遷官後部院咨文關係地方
未行未結者無慮數十兹逦煩累高明接理蓋
特交承不敢不以白也因百戶尹伯寧東還謹
此附上起居唯乞若時調燮爲　國自愛不宣

與東岡李都憲

首夏歷城人趙逵至辱書惠怳然若披風度聆
謦欬蓋甚生於所思而思發於所與緬惟駐遠

若邇卽險若夷器識加人一等矣意者文思訏
情隨之而益佳乎欽伏欽伏高密兵燹逃亡僕
已疏聞乞蠲租但大司農未卽勘准畢竟事如
何也附上鄉試録二帙幷帕將誠惟亮察餘惟
順時自愼以須寵召不宣

與龔都憲

自節鉞蒞河防僕坐冗未及馳賀悚怍之至昨
奉手教又承謙抑太甚矢詞過當俾僕益重慚
恧夫以耆年宿德如老先生者僕當爲之役而
敢以細忿小嫌芥蔕於胷中乎是自取疎外於
鄉人之丈者也數月間纂輯省志寖有次第河
防古今事宜及曹濮等處故實凡可以備採擇
者幸下及臨楮馳系㣺晤何時

與朱侍御裳公垂

昨陸教諭還辱教墨謙撝雅重之度溫如也竦
感竦感審聞駐節長山旋旆鄒平以國恤往復
驅馳旅況恐不樂爾然須安之則無往而不自
得海島火亮事但據總督備倭及巡察海道官
呈文直疏　上聞可也不須拘於會同須録得
山東圖志首冊蓋敘古今地理建置沿革之故
奉備檢覽以嘗索及此也竢成書全録上爾外
令行稿併附請教違別未久不悉潰伏祈炤亮

與徐侍御冠

遼遠旌節十八句于玆寤寐風裁怳若邂逅蓋相與之深且久者其相遠也則思思則惘焉若失睠焉若有求而弗得者矣昨辱惠曆兼拜手教遠意溫然因憶初秋棘闈弁灤源之餞情禮稠疊未之荅謝老懶罪過知見容於弘度也齎曆者直至十二月除日始到迹其途次盜販京裒買補罪跡難詰蓋以司帑之財而辦京曆之費迺爲此輩侵剋延緩俾人得之不啻若殘祭之芻狗附項之贅疣不亦惜哉乞令該司痛罪之以儆其後喋喋不罪

與高光祿顒之

自廣陵河滸之別忽忽如許每惟不佞叨枉教愛引其不及匡護寔多顧無以報盛德而自東臨以來簿書密於爲藩之日堂無虛晷夜無帖席百責叢萃以是報謝之私彌久缺然計必獲譴左右又恃雅度想見原督令弟進士聞覲省江都計亦胥會金陵棣萼塤篪聯輝迭奏樂其如何因便謹此附問唯貰過亮衷毋惜教及幸甚

與俞大參國昌

夙聞清材偉器恨未之覿迺辱手翰荐加優獎踰等非夫內無畦畛而外撤邊幅者其將能乎鳳山先生書中盛稱公文學行義迥絕流輩信矣然僕竊以爲清廟琴瑟之材不以施諸登歌之際而顧與折楊黃華驟入里耳者伍則誠可惜也今之所以抑先生者迺所以伸之乎其後也先生所職者督餉然餉未易督也民困久矣而爲府庫歛尤急以僕計之苟不爲之作急書惹怨啓他日叵測之怨議僕疇昔蓋嘗有意覩莅其地而綜理焉惜未之及也唯冀留意尹伯寧還不覺覼縷及此無亦欲聞之乎輕箑二柄附謝

與蔡僉憲芝時馨

二月十九日尹百戶伯寧至承遣齎翰簡忠厚撝謙之風不渝雅故前此齎曆者至又承有頒魯公石刻見貺可以觀德矣悚感悚感第恨簡禩後時不猒公論然仕之遲速恐亦有造物者默尸其間而人力不與焉要之盡吾心稱吾職而已外此非吾所計也幸安之無躁人還奉復草草自愛

與方伯沈良臣同年

屢辱手翰惠問惓惓獎借記憶之意無任衷感而僕冗懶因循裁謝缺然計當譴謫猶恃同鄉

同樓餘光末照想見原察迭辱貴甥賢郎過訪皆溫厚雅飭器度不徭究然如披光霽聆謦欬也仍審湖山之趣觴詠之悰足以延暮景於期頤竊深欣慰貴甥還託便附問諸不一一惟其亮炤不宣

復陳都憲文鳴

往歲意謂執事道望恐卽　簡命巡撫別省迴今卽此鄙情欣慰之至執事文章家也觀所惠汲臺等錄可以知胷中一斑之味矣僕自春夏以來家務縈情寢室不免有風日震凌濕燥諸患經營糊茸勞勞百旬以故山東志草東之高

閣輙穎廢泓未之整理成帙矣僕林下廢於世者顧又何爲哉執事蓋亮此矣所賴筆之削之正訛糾繆蒐隱補遺爲之序引論贊俾義例明而綱目著則執事事也於僕何有今將舊整數本并目録納上倘録畢仍乞還冀幸幸承惠録帕謹附謝

與復溪曾教諭章夫

今春吳道南昆季至因詢及足下動定始知掌教旌德而未暇知其詳也頃張秀才斯玭至又知教法勤甚操修嚴甚著述富甚爲之喜慰者久之惜當路者未有知而形諸薦剡者而吾力又不能振之雖然是奚足計宋儒不云乎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也實大則聲宏又奚不知之患屹立此志不殆不懈吾所望也承惠土絹閩紵甚感遠意但窮措大何能辦此謹用附還檢至幸甚理學緒論等書刻秖領斯玭秀才爲足下不遠千里水陸百舍見訪志良苦矣可謂事師服勤者也

與趙叔鳴憲副

承不以老拙見目齒及賤辰鹽之詩而加之弊焉情文至矣愧謝愧謝雜著九篇論議宏博妙有古思充其至王逢原秦太虛之流不足多也

能不欽祗爲吾揚幸柴墟可作應共茲嘆篇中所謂聽雨紀談者惜未之見乞見借以觀其手述之槩可乎拜晤未卜小絹奉代殺醞神馳形留亮之

復太守易廷用

伏蒙自領專城之命甫經眞州卽辱下訪不勝失迓愧罪欲具劄謝過因視篆未幾不敢輕瀆自訟而已茲乃須賜月令益深悚戴僕屏跡林壑惟聞輿人之誦閔荒省事戢訟便民眞若怙恃者之於赤子乃天暫輟瑣闥而以庇吾淮海者也上民何其幸哉因使迴草草寓謝併及之

不能一一惟貸亮

與吳子升太守

偐於東土辱誨音者一蓋以海虞鄉里末裔見待而誤與進晉莫之鄙忠厚弘雅之德溢於辭氣思蓄先正遺風宛在目睫不勝欽伏節欲裁謝冗懶杞之罪莫貸矣玆聞遠適無繇函餞益深悵惘先生讜言直道播在朝野批鱗雖見譴謫而賜環匪朝伊夕之間而已矣顧此滇棘曾足以滯留吾賢者哉願安心焉珍重自將以慰海内士望

復冢宰喬希大同年

恭聞進位端揆百僚具瞻凡士望之鬱於海内者一旦若薙蒙翳而廓之快哉快哉豈獨偐之私也承手翰綺物諸惠不擯林泉不遺故舊拜嘉不勝愧悚但謬託題名記偐自抵家倥偬未親筆硯以是猶稽嚴命再乞展限十月間可以録呈矣雖公北赴該司當轉遞呈定奪遮信誤事咎孰此大諒之貰之始終容護之誼不能盡

復陶侍御時莊

別後瞻遡不置江陰南樂之迭除皆莫之聞非還使下訪敝廬則亦莫之聞而已矣吾友忠厚正直老成甚堪風紀非如其他以喜怒爲毀譽

者竊[illegible]嘗意得人賀乞自信不渝也廣陵先生文集[illegible]訪四十年矣迺承吾友録寄於欣然之頃何[illegible]如之使其人九原有知當亦自慶其不泯沒[illegible]世也嘉靖曆拜領使還謹此叙謝瞻晤未涯[illegible]炤亮

與方伯王載卿

自維[illegible]拜別忽數年不審風裁動定何似昨承是齋[illegible]至恭閱藩轄維新雅操彌勵蓋又將延而秉[illegible]于闈坐席恐不煖也舍親王高唐想在教[illegible]下初陽方寒伏惟履此保嗇不宣

靈洲集卷十終

雪洲集卷十一

祭文

祭南京總督糧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

維靈闢輔之秀兮河朔之英拔跡郎署兮以相我明于中于外兮聲流訇訇當宁南顧兮維食維兵孰堪鉅任兮宜莫如卿繇藩躋臺兮經國有程謂茲冗食兮弊繇積生疏允于朝兮群譁沸騰嗟今之人兮直道難行匪行之難兮各營其情已乎先生兮柰此血誠高臺倏傾兮曲池欻平甲子雖周兮飛望靡盈皦皦白日兮冥冥

九京天豈乘風兮翛然上征不然胡遽兮不慭于成吾黨敬酹兮心焉怦怦於乎哀哉尚饗

祭孫主事母李氏

往歲之冬假道歸省人曰令子孝與忠併上堂拜慶母氏于于爰及嚴君菽水是娛簡書方殷信宿于里庶幾夏杪再展桑梓曾是不淑毋訃來聞俛仰幾何遂判悲欣婉婉靖專婦黨之秀壽不侔賢命則誰咎維其有子義鈞所生錫命他年以耀泉扃凡我有官寄誠于奠南望峴首秋霜春露尚饗

重修南京戶部上梁告后土

粤維部署剏自國初日遠日頹上瞟下漏爰圖繕理役鉅費殷蒙允于朝公帑是籍購材庀役績用告興涓吉舉梁益閎舊式緊神之相完我牲犢菲薦有虔尚祈昭鑒尚饗

祭僉憲李君

於乎昔者之別去天萬里握手酣歌臨風笑語今者之來萬古一丘於身若遺於世若仇憲臺言言獨當一面嶺祲江氛待君掃奠曾不席煖悲動炎荒騄駬纖離僨于康莊歸於一死君死其遽旅魄羈魂如水斯注夙忝僚寀誼與情深薄酹江干式寫我心尚饗

祭封孺人路母殷氏

維靈毓秀長垣嬪河內兮靜專肅雍諧厥配兮驩于姑嫜敬以愛兮奄其孀居絕瑕纇兮攻苦食貧靡怨懟兮課子于成奮昭代兮錫之璽書寵渥濊兮榮與節偕壽復逮兮下報先君意不背兮遥遥斯文馳哀酹兮伏惟尚饗

祭亡姊

維靈柔淑之資式是內閫孝友之性根于夙成濬兮無愆婉兮有度鳲鳩之操蘋藻之虔蚤隕厥天不偕于貴尚克壽考以需子榮甲子初周侵尋衰病今歲何歲倏以訃聞限于濤江職守

羇絆臨風賈涕與水東馳昔我先君鍾愛姊氏緒言如在俱爾幽竒杳杳者天痛楚誰極撫膺廻首恍惚淚中勒辭墓門以昭淑懿庶無溢美協于靈[illegible]莫那無極之邦臨壙永號長慟寄於斯文嗚呼哀哉尚饗

祭[illegible]姊氏

於乎夏五初旬喪我姊氏靈也繼之寔維夏季曾不兩月訃音沓至何辜于天咄咄降異維靈之生鍾和秉粹安於險阻不怨以伎力保許宗撫孤育穉年雖靡羸德則維懿我忝中表欽聳高義書銘在幽敢告不愧逝遥莫觴限隔鄉里

遡風長嗟託于便使願我終宴靡賵靡遺靈兮鑒誠侑以茲誄於乎哀哉尚饗

正德乙亥六月十七日應天府祈雨

往者霪雨二麥告傷民至于今之食所賴有秋供稅贍口以免刑誅以延喘息比復不雨輒經旬時田疇有龜拆之虞穀價有翔踊之歎坊廂動志於逃竄官吏悚息於稽逋而某等忝牧邦畿亦復何顏踞然民上乎肸謁告廟下蒙神不以某等爲不佞賜之一霎之甘霖可謂幸矣而非其至也千里之旱熯猶如故也三農之顒望猶鬱而未紓也終歲之國計猶未決也則神於此何以寘然不加之意神其指撝雲雷呼吸江海再瀉膏澤以甦垂成之穗豈不休哉維神其鑒之謹告

二十二日謝雨

此緣夏旱闔境憂傷忝牧神都益切彷徨走禱祠宇以蘄休祥未離于壇已灑于鄉陰雲奄合甘澍遂滂暍者寖甦萎者條張都人相卜歲其豐穰維神聰明顯跡建康憫念下土縱陰抑陽適禱而雨如期復賜某等薄劣戴德莫償偶諧神心掠美茫茫有果雖菲微誠其將風馬雲車來莅來歆尚饗

正德乙亥十二月二十一日山東祈雪

頃以雪不時降民用憂惶諸司蓋嘗禱焉而神莫之應也維神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有赫其靈寔莅東土禱焉而莫之應得無有吏于土者咈神之道貽神之譴歟雖然吏于土者則罪矣民寔何罪神降之罰某也不敏承乏巡撫吏之綱也如弗公于政弗惠于民弗體于國神則降殃毋殃東人沛同雲之潤澤光宜麥之休祥豈惟民之幸吏之寵而亦神之闡靈耀於無窮以血食茲土也維神其鑒之謹告

二十二日再祈

組神呼吸陰陽柄于災祥翻雲覆雨儵忽茫洋靡事弗通靡禜弗彰握機闔化奠我東方顧維隆冬困此恒暘歲律云杪民其彷徨忍使玄冥斂了勾芒失令不雪穡事其荒矧是齊魯劇盜殘傷遺民瘡痍比屋逋亡煩稽錯賦溢出故常神其或者賚之豐穰以備軍國以峙倉箱荷神之靈弗隕悉嘗某也薄劣謬跡顏行再控于祠怙德敢忘神之幸之雨雪其霶謹告

二十七日謝雪

嗚呼天人之道幽明之故蓋一而已矣夫官吏之病民也強或凌弱而衆或暴寡也某等得而司之乃若雨雪之違時也宜寒而燠宜祥而災也神得而司之故曠厥司神與某等皆為不得其職頃者齊魯亢旱寒燠交爭土燥而麰麥無期農憂而公私俱困是用齋戒控于祠壇初不蒙休繼乃偶應符三日瓣香之候匝千里膏澤之庥神既得其職矣若夫糾正貪衺芟鋤強暴以廣上澤以寧東人則某等之職不敢不勉雖然尚有望焉凡殃民者惟神陰奪其魄亟正憲章凡字民者惟神陰誘其衷亟臻慶祚某等之職又於神乎憑藉而維持幽能御明職不遺物罔不專於一雨雪之感通也敢併以謝尚饗

丙子歲三月二十八日山東祈雨

國之所依以立者民民之所恃以生者麥麥之所資以秀且實者雨今自往歲之季秋迄于殘冬僅得微雪自今歲之正月迄于立夏洊遭暴風而雨莫之降苗日以槁民且告災國且有東顧之憂矣夫風一也風得其時則為惠風為和風為凱風否則獰飈足以敗物者也雨一也雨匪其時則為靈雨為膏雨為惟雨否則天之膏澤足以濟物者也今也膏澤靡施而獰飈屢作天之意乎神之意乎官於土者能宴然坐食乎能使神運鬼輸賦稅不煩於民以足經國之費乎是則可憂也可懼也可為太息於悒也談者曰今倘得雨下隰之苗尚有生意嗚呼夫所以尸陰陽舒慘之柄者神耳神其晴斂陰邪之風俾雲雨不阻而滂沱下土良苗其甦則神德顧不靈耀矣哉某等之罪之責庶其逭也維神其鑒之謹告

三月二十九日再祈

凡事涉於幽人無所庸其力者則望諸神焉神也稟翕闢之化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故廟而像之尸而祝之巍然南面以極嚮仰今苗槁矣民將轉徙溝壑矣臺省郡國小大諸執

革指簿書輟飲茹絶慶吊靜獄訟以乞靈於爾明神以待甘霖之至昨已酉之晨雲欲合而倏開霞雖東而弗應意者其等德之涼誠之未至而神不見格也然山以東赤子之命懸於神神獨不能寬其等之罰思爲吾民地乎惟神其致力於人之所不能致鞭淵龍噴滄海以灌漑齊魯化凶爲穰其可也則神眞無愧巍然南面者也謹告

四月初一日謝雨

於乎東藩之民久矣其訴旱也迺今始賜之雨焉濯良苗於垂枯挽游魂於幾斃神之恩所謂生死而肉骨也雖然雨則恩矣疇昔之弗雨而徒風吾不知其何故郡國貪歟長吏酷歟科罰煩歟里甲弊歟豪要熾歟冤抑匝歟有一于茲足以貽咎敢冀明神歛以示我庶幾鑒之汰之懲之抑之闢而斥之以保我民尸祝我神於無疆尚饗

祭德府殿下

維王岐嶷夙成鍾毓抱粹胙之封鎭曰齊重地洊歷三朝寵數沓至萬石千乘曾不自異淵默退冲闃若無事上洞其直下洽其義五十年來國以靜治衆方抃躍謂永有庇云胡上征霓翕

飆馭顧其不敏叨此承匱未熟睿容欽德心醉自東聞訃痛焉若悖旋對几筵恍挹顔睟揆漢宗室東平之懿曷以附誠維醴及胾於乎痛哉尚饗

祭亞參徐克心

於戲昔在 敬皇簡儲吉士公奮甲科應 帝之制翔于禁林殫力文字質優年韶卿相階第迺援于廷迺預近侍迺司封駁繩糾彈刺舊學有聞偕典省試得人之稱波湧飆馭覈田南畿不畏彊禦甦枯噓羸豪右奪氣尋遭權璫中道顛躓逮繫詔獄卒以直廢林泉無何逆黨棄市累荷薦剡擢參藩議分省東甌力於政事譬如驊騮朝秦暮冀長途方馳俄病于駟未艾驟痿僅顯倏閼位不盈德壽豈配志高明鬼瞰名譽天忌盜跖喬齡顔冉短世公胡憾哉洞然於是樞返河間僚寀增喟薄奠告哀靈其歆未尚饗

戊寅歲三月朔泰山祈雨

民爲邦之本食爲民之天然粒食之豐惟時雨是賴嗟茲東土三月不雨群黎百姓深懷亢旱之憂諸司庶府極切雲霓之望予膺巡撫之責上而百官具瞻下而兆民仰賴旱魃爲災尤宜軫念既曾告戒多方普行藩臬諸郡敦崇節儉

以檢民之財恤理究抑以聚民之和施行賑濟以存民之命更曉諭遐邇所屬齋明虔敬禱于各境神祇以祈甘雨以穀我士女行之經旬未有感微汀衷憂惶他無控愬仰惟泰山貫天下明明之神職司后土寄一方元元之命今者野旣逆漫苗物枯槁豈能恝然而絕不加之意哉神必炳靈預速有拯予爲此懼此念冒險捫蘿穿雲路躋不憚疲勞躬詣致告伏乞名神鑒玆衷悃同閔蒼生之憔悴大顯陰功速寬庶正之憂駕九霄之鶴上奏天庭鞭諸洞之龍溥施雨澤四野有回蘇之期萬民遂豐亨之望百神無廢祀之時司府之憂惶以紓州縣之惓切以副而予一念愛民之眞敬天之實禮神之誠亦可以少遂矣神其昭昭威靈速加感應罔有或昧卽賜甘霖大克有濟伏惟來格來歆於予之祭告

四月二十三日祈雨

嗚呼自春之初逮於深夏恒暘作沴爞山涸川屛翳課狂豐隆噤怯霾妖障野霜孽仇桑至於麥莖垂秀枯槁究沂沮洳微有生成渤海沙鹺幾爲赬瑙畝夫號泣類不能生揹瘠溝塗恐如嚌囊稅僅芻菽經費難償橫溢征輸叢見沓至

匪膏匪火前遏逃亡神如有聞且當惻愴矧在某等能勿隱憂無望麥秋延頸後稷以耰以耕盜伏惟霖維神主宰土工監觀下土毋遷於怒以戕生鞭砮臥龍呼吸滄海約束風伯斂暴戢虐發滂沱誕敷齊會轉萎爲茂庶覩有秋釋…慾憫時之毒過此以往是謂失時維神其鑒…謹告

新建祠堂落成告文

某等伏惟先世以來隱德弗耀以數麻我後人獲從鄕佑大夫之後忝冒歷年報追無所俯睠鄕井□焉在心頃購鄰宅一區相玆隙地肇建祠堂於是正寢之東抱離面坎雖邇閭閻塵跡靡通於諸靈慈庶幾幽妥而不肖某等亦庶得以尊於歲事傳世無斁尚恨地局於一隅事闕於百年未得以拓寢廟前後之制崇桑梓瞻依之風於其觖然者也玆當落成神旣遷止是用牲醴粢伸祭告以亡室淑人張氏祔食伏惟鑒饗

癸未歲五月望儀眞祈雨代毛守備作

凡其職守之所急者奉勅練兵保境圍圍而已奏以戢盜賊以祛奸弊外護江海於無虞而已其維獄訟亦弗之理也而況於雨暘之節乎雩

乎祟乎然自某滌篆至今忽經弦朔天時猶若是乎亢也漕川猶若是乎涸也舶商艖客猶若是乎鬱而弗行也穀價猶若是乎倍蓰於曩也壓肆猶若是乎束手而莫售也錢法猶若是乎贋賈也則軍民困悴久矣彼令長雖授而未任簿佐雖任而難攝而某以戎將倨然臺閫之上坐撫人事默傷天時於心忍乎蓋竊懷不虞之戒而不敢諉諸不急之務是用齋祓控告于神以轉達于蒼旻庶幾江海之潤普洽霖雨之望俾槁者甦涸者溢鬱者通則某之所厚願也況大雨時行適當月令秉月令之權布龍德之化神哉神哉措此而已謹告

癸未歲六月初十日擬作禱雨

維此邦之田類江者富產所私糴糶弗通依山者壓市沂仰公私畢給故均之旱也江田則潮汐可以補其潤山田雖桔槔無所施其功如是則農益困豈惟農益困而百爾俱困矣是故江田之入也易而偏山田之入也難而普維神有靈胡不成全其普者而力助其難乎雖然吾聞之邦人苗且槁死猶恃晩穟繼是而雨厥功半焉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也故某不侫敢望憫農之勤悼食之艱而此邦千萬人之命懸於一雨孚邪殣邪轉徙溝壑邪蒸而癘邪積爲盜爲偸與亂邪雨則庶幾其免也某不勝皇悚戀望之至謹告

祭內翰景伯時

嗚呼白沙君桑梓之邦也君胡捐桑梓而秦淮焉依得非君之爾夙有慕於金陵之形勝而託寓於上元之籍系哉然君嘗與鄉人言吾當終家於白沙矣嗚呼言猶在耳而墮空談哉俾吾鄉人困者不得以依閭右賤者不得以瞻圭組後學者不得以側聞太史公東觀之編摩及門者不得以卒守司成氏南廱之矩矱而親且友者不得以挹下風而斬餘輝惜也惜也雖然天弗憖遺於賢哲高明之家固有瞰其室者君其如命何而又惡知君不魂遊於白沙乎慘六月之飛霜泝澄江之悲風陳醪羞兮旅幄悅幽漠兮泉宮嗚呼哀哉尚饗

名宦鄉賢祠落成告文

自有郡縣宦轍隨之某循某良去後見思文材武烈照耀鼎彝失今弗祠咎在有司矧茲山川毓秀產奇奮繇桑梓千載一時秉儒之廉掌帝誥辭伯仲侍制父子表閭樞密封侯少宰持危下逮隱逸林壑之師皆世表表尸祝其宜逦有

家史行縣憲嘻曰茲闕典匪予之私亟撤其潘
踐薦遂鷄罔俾諸賢故於他岐伐木置位丹雘
陸離如將奕喬如闕寢其如魂斯遊翼以雲輜
祇有蔽芾士有耆龜饗有俎豆以籩以禮遺波
勝馥百世在斯安告伊始神其有知尚饗

祭丞相信國文公揚州都統姜公知眞州事苗公宋宗室刺史趙公

於戲自祠之刱於成化末載也觀者徒知有信國公而已耳都統公而已耳眞州公而已耳士蓋有遺憾焉何也刺史公以天潢之系[illegible]適郡之旌旄存則城存斃則城陷是不謂[illegible]於眞州者乎而使神魂飄颻俎豆索莫致禮若其謂何迺有敎子載稽其蹟載繪其像然後祔位躋於諸公之末盼蠁形於尸祝之餘忠[illegible]士靡觖望矣謹告

雪洲集卷十一終

雪洲集卷十二

題

謝　恩䟽

正德拾年六月三十日節該欽奉

勑諭山東地方各該州縣近年以來多被盜賊殘破人民窮困已極今特命爾前去彼處巡撫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安人民及提督壹應稅粮邊粮屯種并預備倉粮關防安揷達子務在宣布德意扶植善良摧抑強暴使軍民依時耕歛各安生業欽此臣除欽遵

勑諭內事理於本年柒月貳拾肆日自應天府起程趨任已於本年捌月貳拾壹日前到山東濟南地方望

闕叩頭謝

恩任事外臣惟齊魯瘡痍之地撫綏特軫於

聖衷犬馬耆艾之年拔擢謬充於剡薦材微任重

恩厚報難維昔東方號稱樂國壹壞於寇賊之蹂亂再傷於雨暘之愆期故閭里雖若粗安而科徭弗減官吏雖云稍戢而習染尚存武備因循而未揚河患緊切而難熄

藩封匱於祿米驛置疲於需求顧此時艱殄
難縷數如臣者以書生泥古違時之學遭
聖上憂民願治之期忝
命若驚處勞益懼惟當力求陸郡諸司之利病
從宜罷行博訪庶官群秩之廉貪請
命舉黜庶幾下以肅風紀於萬一而上以答
聖恩於涓埃臣不勝感
恩激切愧懼之至緣係謝
恩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林鎧親齎謹具奏
聞

黃河水患改遷縣治疏

臣據山東布按貳司各呈准本司守巡東
兗道左參政熊桂僉事魏彦昭蔡芝咨關
據兗州府申准本府同知張紹祖關抄蒙
各職會案備仰本職即便督同該縣掌印
官會集邑中長者并賢明士夫及通都排
年里老從公議處應否改遷必求事理至
當輿論允協毋惑於巨室之浮言毋徒遂
群小之私計如果當遷就便相度是何地
方形勝可以建邑高爽可以避患葉墊隘
而就平康務爲經久之謀毋事目前之計
作急勘明具由畫圖及取具通都排年里

老該縣官吏并委官不扶結狀一樣六本
各另繳報以憑轉達等因依蒙督同該縣
知縣雷澤會集縣二十三坊社排年里
老翟明鄧厚等并年高士夫閆廷張天衢
劉安祝大賓等結勘得本縣城池外高內
低近因河決盡行渰沒平地水深約計丈
餘閭閻爲魚鱉之鄉官民無駐足之地習
儀致祭各失其所即今民皆就堤稠處蓆
棚草苫風雨莫蔽災害易生計必經年累
歲尚無退乾之期改圖遷城誠不可緩及
照本縣城東西南逼近黃河卑濕沮洳俱

不可遷惟相度得地名党家集白毛社地
勢高爽平坦廣濶土壤沃潤修築堅實及
適地里之均不係一偏之處委的相應遷
建縣治衆論允協並無異詞今將議處過
前項緣由并本職及該縣官吏同排年里
老應勘人等不扶結狀一樣六本合關本
府煩爲轉達等因到府備申到道據此案
照先准本司咨關節蒙鎮守撫按衙門批
據本司呈據兗州府城武縣申稱正德十
二年八月十二日夜不料黃河泛漲將曹
縣地名霍家等口衝決水勢奔騰因本縣

古低窪人力保防不及將西北并東堤三
面一時突決勢瀉懸洞肆門城墻縣衙并
布按分司儒學等衙門官民房舍俱皆陷
溺及將本縣預備倉粮米穀麥俱各漂流
城内渰死老幼男婦李讓等二十三名口
頭畜不計數目迨今城市鄉村平地水深
一丈五尺見在人民各奔城南舊堤搭菴
居住哀泣動地大不堪生等因到司呈乞
照詳俱蒙批行該道守巡官親詣被災地
方相勘明白議處停當及動支無碍官錢
量加賑濟開報施行備行前來依文會同

帶管分巡僉事魏彦昭并帶管河道僉事
蔡芝親詣該縣會看得天下水患莫大於
黃河城武民患莫甚於今日皆由該縣官
吏平日既不能設法以防微臨時又不能
脩堤以禦患以致我民蕩析離居俯仰失
所城池官舍倉粮陷没漂流除查勘明白
另行究治外所據城池一節欲仍舊則水
深無退乾之日生民無復業之期欲改遷
則巨室或安於故土小民或動於浮言事
體重大未經查勘輒難定奪已經會案查
報去後今該前因尤恐未的職等又經親

詣會勘相同緣係改遷城池以避水患以
安生民事理擬合就行為此除將建造城
池公廨等項地價并合用工料候
命下之日另行計處外今將該府申來委官勘
議過前項緣由合行移咨本司煩爲轉達
奏
請定奪施行等因備咨准此案照先爲前事已
行勘議去後今准前因擬合通行呈請爲
此今將咨來前項緣由理合備由具呈照
詳施行等因具呈到臣看得改遷縣治城
池事體重大必須勘數停當詢謀僉同保

無異議然後施行又經行據布政司呈依
蒙行准本司掌印左布政使姚鏌會同按
察司掌印按察使王泰覆議得黃河爲患
自古有之但昔人審利害之幾者率多徙
城以避而今欲爲經久之計固不得不擇
地而居緣城武地土本號卑濕且當黃河
下流一遇衝決遂爾不支城市有同溪壑
村落漫爲平波壞及室廬官民一無所寄
渰盡禾黍田野不復有收況死於此者不
下數十餘人其災寔已重大而聚水以來
迄今數十餘日其勢尚未消縮若不亟圖

將重後悔揆之事勢必遷無疑及訪得縣
邑生員父老已於諜議僉同據人情既不
嫌於改作併查黨家集白毛社處所寔亦
形勢高爽即地利亦復利於經營各官所
議良爲有見如蒙上請干朝得准前議將
城武縣別爲改建用新邑治以圖寧居其
合用工料候
命下之日另爲計處則土木之費固不能不少
借公帑之儲版築之功亦不能不暫勞小
民之力然棄墊溺而就平康轉溝壑而納
袵席爲民之利亦自不少緣係會議更遷

縣治事理擬合呈請爲此今將前項緣由
合行呈乞照詳施行等因具呈到臣卷查
先爲前事節行會議勘覈去後今據前因
會同鎮守山東地方兼管臨清太監黎鑑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朱裳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徐冠議得凡人之情安土重遷自非
蕩析離居進退維谷出於大小不得已誰
肯捨前人桑梓之田里捐見在併椽之廬
舍去而之它哉今查得該縣官吏士民父
老議欲改遷萬口稱便以爲勞之暫所以
逸之費之者所以富之固無浮言胥動之

猜嫌及又勘得黨家集白毛社地方高爽
坦濶地里適均形勢隱然足以奠處若有
待於今日矧據布按守巡等官躬親相度
盡圖結狀覆報相同別無異議夫揆之人
情而便驗之地里而臧參之官司經畫勘
報而通相應改建城邑以圖經久蓋不一
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自然之理
勢也臣等竊嘗稽考史志曹濮等處州縣
瀕於黃河皆以屢決屢改捨危即安迄今
奠枕樂業無覆衝陷沒溺之禍而宋神宗
亦以河決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

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
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
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
復生不過如此臣嘗誦而信之如蒙伏望
皇上遠軫東民俯從輿論乞
勅該部再議果如臣等所奏
曲賜俞允施行則自今以往該縣之民得以相
安於新土士得以相肄業於新校官吏
得以相從事於新治所而不煩
朝廷東顧宵旰之
宸慮者皆

天覆地載
乾斷離明之厚德也地方生靈不勝幸甚緣係
黃河水患改遷縣治事理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定奪除將建造城池廨舍等項合用工料
候
欽准
命下之日另行計處外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宋
良親齎謹題請
旨

公務疏

正德十一年六月初一日節准工部咨該

本部題看得太監黎鑑乞
降勅旨自行提督收受香錢雇覓夫匠置買物
料修理廟宇一節但該司查有前項題奉
欽依已經咨行都御史黃瓚會同委官修理再
難别議其稱三月之久不行會同修理切
恐都御史黃瓚到彼未久况巡撫一方政
務繁冗或文移未到宜再查催仍照前奉
欽依事理欽遵不許自分彼此致誤政務及稱
前項香錢折支各官俸給估價太輕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仍咨都御史黃瓚行令布政司
今後折支俸糧務要估計時直兩平折算
不許任情輕重虧損官錢致招物議未便
等因該本部題奉
聖旨泰山香錢既所委官不能體悉公議還着
鎮巡等官或親臨或差人不時點視毋得乘
機浪費會案官日久不報着回將話來其神
所有廢以時修理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照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及轉行
欽差鎮守山東兼管臨清御馬監太監黎鑑并
布按二司守巡等官一體欽遵施行等因
備咨到臣卷查正德十一年三月二十一

日先准工部咨爲乞
恩存留香錢修理嶽廟山路以崇香火事該本
部題看得鎮守山東地方太監黎鑑奏稱
嶽廟道路年久傾頹要將本廟歲收香錢
順勾修理不須動擾地方買辦物料及要
降勅提督修理一節爲照
東嶽泰山爲
國家應祀正神廟宇損壞固當修理但本山
香錢遞年俱係山東布按二司巡守官員
督同府州委官人等收受畢日量留供應
香火外其餘錢糧俱送本布政司貯庫以

備軍衛有司并
王府官吏准折俸價支用緣今山東連歲兵
荒官民困敝倉庫空虛全賴香錢較之往
年十無二三所據前議相應區處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備行巡撫山東副都御史黃瓚
公同鎮守太監黎鑑會委彼處布按二司
巡守官員督同府州委官將正德十一年
本山香錢照舊收掌查本山廟宇道路等
處損壞若干合用工料若干從公估計明
白就委巡守官督屬量支香錢收買物料
雇倩夫匠依式修理刻期完報其餘香錢

仍送布政司作正支銷不許別項花費如
此庶工程不誤事體歸一實為兩便及據
乞要
降勅提督本部查無事例臣等未敢輕議等因
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這廟宇道路遞年有損壞的着鎮守巡
撫等官督同該委官員支給香錢修理務要
堅完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轉行
鎮守山東地方兼管臨清御馬監太監黎鑑
并山東布按二司該道守巡等官壹體欽

遵施行等因備咨到臣已於本月二十二
日備仰布按二司轉行鎮守巡按衙門并
該道守巡官員一體欽遵知會施行去後
隨於本月二十九日取據布按二司轉呈
欽差鎮守山東兼管臨清御馬監太監黎鑑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羽知會緣由依准
在卷待候該道守巡官員親詣查勘前項
廟宇道路等處有無損壞若干合用工料
若干估計明白呈報臣方行公同鎮守太
監黎鑑委官會案督併修理查得該道帶
管分守右布政使鄭陽已經呈行新任右

參政徐蕃見今接管分巡僉事潘珍呈改
前去分巡遼海東寧道該道見今行令奉
例裁革武定兵備僉事許逵管理各官委
因前後交代不常或接管未久及兼為營
建
宮室事各將原派物料人匠并帶徵均徭銀
兩定限追徵完足接濟大工節行各官親
詣催徵解部又准兵部咨為軍務事備將
正德九年不到在逃并正德十年秋班未
到官軍仍督各官親詣濟南肥城等衛所
嚴併挨拏撥補起解陸續呈報到臣造冊

具本
奏繳訖又准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管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趙璜欽奉
勑諭備咨到臣又經備行各官親詣府州縣督
同掌印官將搬運大木人夫并合用口糧
廩給纜索等項作何分派起倩從長議處
停當呈報續又為地方旱傷各官親詣所
屬州縣量其豐歉輕重親審極貧下戶驗
口賑濟及督同沿埑履畝踏勘分數造冊
具
奏凡此之類皆地方事之大且急者其他瑣

屑不敢塵瀆
聖聽緣此事務繁冗以致各將前項廟宇估計
修理緣由遲誤呈報臣除將布按二司違
慢首領官并司道承行該吏提問究治仍
催督該道守巡官欽遵查勘應否修理廟
宇道路等處損壞若干合用工料若干估
計明白至日公同鎮守太監黎鑑會委修
理及行令布政司今後折支俸價務要估
計時直兩平折筭不許任情輕重虧損官
錢查訪得出參究外為照臣猥以庸劣誤
蒙

聖恩擢任巡撫任事以來有地方重大之責一
應禁約時弊節縮民財凡臣職業所當為
者罔敢因循姑息以負
朝廷任使顧以稟賦愚戇動輒齟齬雖由是
心每嘗自訟未之能改且自以為項廟修
理係干動支錢糧必須估計停當然後會
行庶幾論定見審不致臨時無據緣此少
淹旬日非謂不與之會也況轉行知會此
亦文移常體非謂必須親自移文然後遍
為知會其不然也審矣但臣失於未曾先
達其情專候勘報以致遲慢誠為有罪如

蒙伏望
皇上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特
勑將臣罷黜投竄或容令臣會同修理臣不勝
待罪殞越之至緣係該部查催及奉
欽依泰山香錢既所委官不能體悉公議還著
鎮巡等官或親臨或差人不時點視毋得乘
機浪費會委官日久不報著回將話來其神
所有廢以時修理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
武昂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薦揚賢能方面官員疏
照得臣節該欽奉
勑諭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量加獎
勸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公黜罰欽此
欽與[illegible]將不才誤事官員遵奉
欽依申明考察舊例事理各於賢否揭帖明白
開報吏部以俟朝
覲考察定奪不敢違例劾
奏煩瀆
聖聽外訪得原任右布政使今陞山西左布政
使鄭陽右布政使盛應期右叅政徐蕃左

叅議閔楷按察使王良臣副使原軒林琦
僉事許達蔡芝各以才猷器識風節勤能
暴白於藩臬之間而流騰於士民之口例
該旌舉以風勵僚屬臣輒不自揆疏名指
實以
聞內鄭陽雖經轉任而臣復舉之者取其已任
之幹局不以遷秩別省而驟遺也王良臣
雖經保留而臣仍舉之者幸其尚任於按
察不以重複奏牘而輒削也如蒙
聖明甄録人才乞
勑吏部再加訪察如臣之舉匪出於私資望深

者量加簡擢淺者仍存録記以待其時而
取次擢用之則豈惟各官之幸實治道人
才之幸緣係薦揚賢能方面官員事理未
敢擅便爲此今將定擬各官賢能考語開
坐具本順差承差單文舉親齎謹題請
旨

薦揚庶職賢能疏
照得臣節該欽奉
勑諭官吏有能奉公守法脩舉政務者量加獎
勸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公黜罰欽此
欽遵臣自待罪巡撫以來博訪齊魯海岱

之間官吏廉貪勤惰剛怯老壯粗得其槩
於其六品以下貪酷無狀蹤跡敗露者遵
奉
勑諭五品以上文職有犯具奏區處其餘就便
拏送所司究問事理節行按察掌印分巡等
官勘覈議擬罷黜於其懶惰玩愒鹵莽因
循狃於其故而其材力尚堪策勵任使者
節經懲戒俾得振拔自新於其罷輭無爲
材力拘限及或懲戒而不悛或甘心於暴
棄稔惡積慾以自便其營私肥已之計者
風聞所及法當糾剌頃又遵奉

欽依申明考察舊例事理各於賢否揭帖明白
開報吏部以備朝
覲考察定奪今訪得東昌府知府侯宜正青州
府知府朱鑑青州府同知楊諫丁憂臨清
州知州李紀汶上縣知縣孟洋陽信縣知
縣陶儼高唐州學正孫芝滋陽縣訓導余
信或以操履材藝稱或以器識政事顯或
以學行沉抑下僚而無以自見例該旌舉
臣不敢不疏名指實以
聞蓋賢且能者舉則不肖者愧懼而知所改矣
官卑者舉則無遺材而其大者不憂不見

舉矣如蒙乞
勑吏部再加訪察前項大小賢能官員果若而
人合無計其資望深淺取次而擢用之其
憂制者仍於起復銓選之日簿查而選敘
之庶幾於政治教化有補焉臣不勝惓惓
之至緣係薦揚庶職賢能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今將定擬各官賢能考語開坐具本
順差承差單文舉親齎謹題請
旨

乞存留兵備官員以安地方疏

臣據山東布按二司呈各據濟南府武定
州申照得本州地方坐落省城東北一區
東接濱州霑化南連蒲臺青城俱係青登
萊三府大路西臨商河濟陽又乃各入省
城通衢北接直隸河間府寧津慶雲鹽山
滄州并瀋陽等衛屯田處所軍民錯處賊
盜多端且本州地土鹻鹵沙漠寸草尺木
不能生長者幾七十餘里正德六七年間
霸州文安賊首劉六齊彥名等倡領賊徒
深入壽光萊陽等處攻城殺人略無顧忌
皆由本州地方倏往倏來如蹈無人之境
幸蒙上司奏

准添設兵備官一員自是以後方略嚴謹捍禦
周密響馬强賊必不肯輕縱寬容竊盜掏
摸捕獲亦必治之以法三年之間操練人
馬繕修城池共有益於地方甚大爲利於
生民甚博原其所自何者不由兵備官以
控制之耶今地方稍安尚有餘孽窺伺又
蒙將兵備官員裁革聞之者良善蹙額羣
小抵掌但恐盜賊一時聚嘯縱再添設兵
備官員似亦緩不及事矣此門鎖鑰誠不
可缺如蒙准稟伏乞轉達存留兵備官員
以安地方庶爲便益等因轉呈到臣案查

先爲恤民修武以安地方事准兵部咨該
本部題該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趙璜奏行據山東布政司呈亦蒙會
同都按二司掌印等官議得近年添設兵
備官員正爲防禦盜賊今盜息民安似宜
裁革但各地方俱係要害武定迤北壹帶
路接直隸鹽山慶雲滄州等處素多響馬
大盜青州諸城壽光等縣一帶地方曠野
自昔亦多盜賊其濟寧兗州南北之衝責
運所經其地皆不可輕今雖稍寧淡馬之
徒反側未定要將兵備僉事許達等存留

防禦一節本官又會同鎮守太監畢眞巡
按山東監察御史李璣議得前項兵備俱
有地方之責所以議裁革者恐官多民擾
不裁革不足以息民所以議存留者欲盜
息民安不存留不足以弭盜要將守備官
員裁革兵備官員存留等因具奏又該兵
部覆奏奉
欽依前項兵備官員存留照舊管事已經通行
遵依外近准兵部咨爲議處兵備官員通
給關防以別眞僞事該本部題稱直隸九
江徐州山東曹州武定州直隸大名廣平

等五處兵備副使僉事五員俱係正德六
年爲因流賊生發暫設原擬事寧具奏裁
革之數合無將徐州兵備暫且存留其餘
通行裁革奉
聖旨是九江兵備官也暫留用其餘依擬裁革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欽遵去後
近又准兵部咨爲河患緊急暫留兵備官
員修治事該兵部等衙門題該總理河道
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璜
會同臣等議得大名府有黃陵岡劉皮口
兗州府有陳得口蔡家河等處俱係緊急

河患幫堤塞口又係重大工程人夫物料
俱經副使吳漳職掌本官調度方有次第
乃以兵備一例裁革河防大計何所責成
曹州又在山東河南直隸三省之界軍民
雜處屯營參錯素多響馬妖言合無仍將
曹州兵備副使存留照舊兼管山東兗州
直隸大名二處河防等因又該本部覆題
奉
聖旨是這兵備官既地方河道俱不可缺准照
舊存留管事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
遵依外今據前因會同鎮守山東兼管臨

清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羽議得事固有例雖當革而實不可革者跡若擾民而實利於民者查得武定一帶地方空曠寥落居民星散實海岱河朔綿亘聯絡唇齒之地騎射便於馳驟無論歲之豐凶皆有盜賊竊發比之廣平大名甚爲緊要其民習俗驕悍樂禍輕生往往逞弧矢之技以報睚眦之讎忿又與滄州等處賊巢互爲引誘窩藏根株窟穴盤據牽蔓有司無由蹤跡逮捕苟無兵備官控制其間幾何其不爲大盜其或不幸而有如疇昔

流賊乘時糾合馳騖而東又將何以禦之該道雖有分巡等官往來督察然不能專而久也專且久者惟兵備官爲然然則武定兵備般事無之不可不增有之不可輒廢無事或厭其多有故迺病其少臣等所謂例雖當革而實不可革者此也比蒙
朝廷議革冗員武定兵備遂在其例仰見
聖明嘉惠元元不忍擾之之意然所謂擾之者恐如守備官之類耳若兵備官一員所費無幾合用廩給薪炭等項洛例具在如其科擾貪黷聽撫按官糾治决亦不至憤事

累民乃又查得先爲處置民兵事該先撫按節將兵備部下人馬汰其冗繁存其精銳俱係快手民壯舍餘三項人役又令分作數班講武芻粟官供下班務農芻粟自辦官供者督同各兵備官設法措置自辦者量於本等均徭貼丁供幫其餘一切革去兵既有供民亦無擾所以仰仗
朝廷威德軍民按堵枹鼓不驚於千里之外脫有盜賊督併擒捕視夫先年流賊橫行攻劫殺戮使民肝腦塗地白骨如丘上煩
命將出師久而迺克有定者追惟其時眞可謂

痛定思痛矣臣等所謂跡若擾民而實利於民者此也夫以先今事體地方利害論之皆不可缺兵備參詢衆論揆諸民情又莫不然者伏望
聖明軫念東土與畿甸密邇超然遠覽深惟至計不拘於暫時添設事寧裁革之成例與夫官多民擾之恒言乞
勑兵部從長議處如果應該仍復前項兵備官員照舊住劄鈐轄濱州利津霑化蒲臺陽信海豐樂陵商河禹城臨邑青城齊東濟陽等處操練人馬防禦盜賊斷理詞訟禁

華姦弊遞而又與天津等處兵備警急一體應援庶幾平時控制有人臨變倉卒無悞地方幸甚緣係存留兵備官員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會本專差承差單文舉親齎謹題請
旨

保留方面正官疏

臣據山東按察司呈准本司按察使王良臣關為患病事照得本職係河南開封府陳州人由進士任知縣陞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

欽差江西清理軍務正德元年十二月為乞
天恩以宥言官事蒙發原籍為民正德五年九月蒙
赦宥給還冠帶正德六年正月蒙
聖旨准復原職本月二十七日
欽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巡察海道依限赴任管事因在沿海地方追剿流賊感冒海氣得患病證具奏乞
恩休致蒙吏部咨都察院轉行山東撫按衙門行令在任調理管事至正德九年六月初伍日
欽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依限赴任至十年六月十七日
欽陞前職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管事今本職自六月以來偶感瀉痢病證轉加痰嗽調理不痊恐妨政務具本已令家人齎
奏外所有原掌管印信合關本司通行呈請定奪空闕官員署管施行等因備關准此擬合呈請為此今將關來前項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議得山東地方累年盜賊水旱之餘加以錢糧浩穰而逋負日多徭役頻仍而流亡踵接風俗薄惡

矯而直之不見其稍移訟牒紛拏汰而抑之不見其稍熄所恃者各該掌印官得其人則事庶無不理而民斯賴以寧矧按察司又諸郡國之表率夙稱外臺職典憲度所以糾正貪荼剸決獄訟昭雪幽枉皆於是乎在誠宜得其人以掌領其事而不可苟焉者訪得按察使王良臣存心正大制行剛明風義夙彰於有言責之時勤勞益佈於督海道之日頃自視篆以來鞫讞刑名細大無慮數百餘起平反枉抑先後不啻數十餘端猛而不苛恕而不縱不為威

勢休不為形跡避而所以持己處人者皆
足以信於僚友諧於上下大小之心亦可
謂才且賢矣茲者顧以懷歸之故倏萌謝
事之情封章驟於
上聞符篆諠而請者然以臣訪之本官素非滞
下之疾又無病肺之狀行年雖耆而精神
不替於曩昔掌憲雖勤而飲啗益加於平
生特以丐閒故茲稱病臣等誠慮
陛下
聖慈重違其情而
寖斷遽允其請則為彼計固得矣如公家何如

人才惜何夫人才之生於世譬如木之產
於山林蘇萌蘖而拱把而合抱飽風霜於
窮陰沍寒之際然後小者足以為榱為桷
大者足以為棟為梁而各適於用蓋寸寸
而積之匪一朝夕之故才難之嘆古今所
同使王良臣而非其才也則聽之可也斥
之亦可也今也既才且賢輒欲謝病去職
不亦惜哉故勇退急流士大夫之高致若
夫
[illegible]廉退愛護人才俾其用不匱而其效益以
暴白於世則

聖君賢相撫世馭民之要道如蒙乞
勅吏部特寢其奏不使遂其請則豈惟地方之
幸實亦人才之幸臣不勝仰望激切冒昧
之至緣係保留方面正官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順差承差孟克恭親齎謹題請
旨

辭免
欽賞跡

臣據山東布政司呈為公務事節抄蒙
欽差鎮守山東地方兼管臨清御馬監太監黎
鑑案驗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該

欽差太監潘恒周雲齋捧
欽賞本鎮大紅織金坐蟒羅段并巡撫織金羅
段衣服前來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
即呈巡撫衙門知會領
賞施行毋得違錯有誤不便抄行官吏具依
准繳來蒙此擬合通行為此今將前項緣
由理合具呈伏乞照驗施行等因到臣續
據布政司呈為公務事正德十一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抄蒙
欽差司設監太監劉允鈞牌切照當職欽承
上命前往烏思藏地方公幹除外順齋

欽賞巡撫山東地方都御史大紅麒麟紵絲紗
羅三件當職船至臨清州守凍欲行差人
齎送惟恐路途不便爲此合行牌仰山東
布政司當該官吏照依牌內事理即便轉
申巡撫都御史知會作急親詣臨清州領
受
欽賞前項服色毋得視常延緩仍具不違依准
繳牌蒙此擬合就行爲此今將前項緣由
理合具呈伏乞照驗施行等因節呈到臣
行間續於本月十八日該
欽差太監潘恒周雲親自齎送

欽賞大紅閃黃獅子膝襴紗羅紵絲各一件藍
絹一件到臣除已望
闕謝
恩外伏念臣樗櫟微材章句下士誤蒙
聖恩叨任巡撫自拜
命以來遵奉
勑諭內事理行事不過憲綱職業之常非有奇
特之功勞可以當
殊渥之
賜典而臣於前月初七日已蒙
欽差御馬監太監孫和齎到
欽賞金帶一條望
闕叩頭謝
恩訖詎意賞至于再至于三雖
天地之於卉木初無責報之心而臣子之於
君父實切無功之愧捫心揣己寢不遑寧溢量
逾涯義難自已伏望
皇上垂
日月之明重雨露之澤乞將前項金帶服色取
還
內帑則臣受
陛下乾斷無私之義過於非分之

賞萬萬矣臣不勝惶悚跼蹐昧死待罪之至
緣係辭免
欽賞事理除將齎送到大紅閃黃膝襴紗羅紵
絲等件封收聽候外爲此具本専差承差
唐玠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謝
恩疏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欽蒙
欽差御馬監太監孫和奉宣

聖旨賜臣渾金花帶一條除望
闕叩頭謝
恩外臣竊惟三品身章文負不衷之誚
冗重珍秘忽叨非望之
恩拜
賜騈蕃俯躬跼蹐伏念臣性惟樸忠才非練
達分臺總察愧百度之未貞督屬旬宣憂
羣生之未遂方切曠瘝之慮謬承冒昧之
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堯德兼容

舜仁廣覆
禮遇不遺於遠外
記存無間於疎庸大沛
洪休式頒
異數煌煌
寵命比唐人寶鈿之榮爍爍橫金陋宋代御仙
之製微躬有耀侈黎庶之觀瞻
懋賞無私動臣工之激勸東以拜
賜徒馳戀於
闕庭繫之終身敢忘規於約束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爲此具本謹具題
知

乞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臣據山東布政司呈據東昌府申據臨清
州申據本州會通等四鄉里長蘇昂等連
名訴稱先年本處止有住坐
欽差鎮守太監并臨清兵備副使各一員管倉
太監二員戶工二部主事四員共八處坐
支合用調和紙劄柴炭等物本州里甲出
銀買辦荅應尚且負累不前後因添設管
倉太監等官并前原住衙門共十六處坐

支使銀數多告蒙上司明文坐派濟南等
五府所屬長清等十四州縣將聽差銀兩
發州幫助荅應通無解到近來陸續添設
管倉太監共十五員并原住衙門共二十
一處內主事四處每處半月一次餘十七
處五日一次坐支各使銀不等一箇月使
銀二百三十餘兩并雇人擔送柴炭脚錢
及修理各衙門合用木料甎瓦人匠工食
公差人役支食等項俱係里甲出辦荅應
昂等見年里甲照依戶丁銀數派出銀兩
每一次納銀五百五十八兩六錢三分自

去年六月着役至今未及一年納過里甲
銀五次共銀二千七百九十三兩一錢五
分負累典田鬻產支持不前逃移數多况
今管倉太監陸續添設費用無窮告乞可
憐小民累苦分泒協濟庶不獨累人難據
此爲照本州地方委的要衝往來
欽差等項官員絡繹不絕有管倉太監一十五
處委的支銀數多并一應修理衙門買辦
物料人匠工食公差人役支食等項費用
浩繁累及里甲答應不前及照管倉太監
內掌

勑楊太監一處跟用門子二名皁隸二十二名
餘十四處每處門子一名皁隸二十名共
占門子十六名皁隸三百零二名俱在本
州拘要應役即今管倉太監陸續添增費
用日夥愈難支持申乞俯念將前項州縣
督催等因到司候呈間隨蒙撫按衙門各
批據該州申前事通行到司卷查先該本
司左布政使秦金會同按察司副使陳雅
分守東兖道左叅政孫禎帶管分巡副使
林琦議呈前事行濟兖青登萊五府所屬
長清樂陵濟陽臨邑嶧縣莒州沂水即墨

昌邑濰縣平度掖縣高密招遠十四州縣
各將均徭聽差銀量撥該州協助答應外
今蒙前因又該本司左布政使姚鏌右布
政使盛應期會同按察使王泰分守東兖
道左叅政能桂帶管分巡副使盛儀復議
得該州申乞協助答應一節委出無奈前
項未到州縣應與督催協助但數內平度
高密掖縣皆十分瘡痍自救不暇豈能協
助合將濟南等府萊蕪長山齊東新泰青
城齊河定陶寧陽平陰嘉祥壽張費縣郯
城城武諸城臨淄博興益都棲霞萊陽福

山二十一縣聽差銀兩內量行撥補并前
次未到州縣各將銀兩照數查取解司轉
發該州協助答應通行具呈詳允查發姑
以濟急外職等竊以爲重斂最足以困民
冗官最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於民有
益於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
於民去之可也併省之可也存之不可也
查得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
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添亟罷其後增
至九員正德五年九月以後裁革三員止
存六員正德六年五月以後奏

欽依存留三員近復添至一十五員則前此所
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
地而戶部工部收糧收鈔管閘按察司兵
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缺其
費固已不少至於該倉既設有監督太監
一員與該部委官協同監收內外兼臨已
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
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
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於前此則可省
而未省者夫官多則承稟亦多有非一人
之所能專其勢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

事體其宜省一也官多則供億寔繁有非
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合十數州縣之力
而猶缺於應用其宜省二也居處不一司
府公署皆分布而居而守巡等官每無所
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每
相望於途而驛遞等衙門日不暇於應給
其宜省四也斗級困於誅求應役一年費
銀八九十兩或一百餘兩往往鬻產而破
家其宜省五也糧戶疲於取索納米一千
石用銀六七十兩或八九十兩往往繫官
而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本

天下之要區地控
京師南通江淮西直韓魏宜俊其人民日益
庶富商賈日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
民愁困十逃五六而富商大賈苦於和買
亦皆棄素業而他求貿遷之所日見其稀
落矣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
則保障未固此其所宜省七也且
朝廷之設藩臬州府本以爲民民之利病不
能救之亦當言之職等竊祿茲土目擊斯
民之愁困流離而一不能救又不能言是
負吾

國也是負吾民也亦安以設官爲哉況山東
連年災盜所在凋瘵臨清之民困已甚矣
不得已而傍借十數州縣併力以助其十
數州縣者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
困矣若復借給不已又將復求於他州縣
他州縣皆狼狽不支無可爲謀者矣其困
果何所止乎夫民之困也正使撫之猶恐
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爲盜不可
得也爲盜不已欲其不相延而爲亂亦不
可得也是豈不深可念哉此職等所以日
夜憂嘆而不能自已者也如蒙乞爲轉聞

於
朝憫小民之艱難思冗員之可去查照先年
裁革故事將見在監督等官擇其老成謹
厚者量留一二員或三四員聽於本倉管
事餘皆取回別用如此庶既不失
朝廷設官之舊亦可少解斯民之困其特職
等之幸寔亦地方之幸也今將會議過緣
由理合具本伏乞
奏旂行等因具呈到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
御史王相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徐冠議照
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遣負

殆將幾萬老稚流移動至千百近日以來
礦賊既竊發於淄青等地方袞馬之徒復
馳驚於濱蒲等處所臣等監受地方之責
寔懷不職之憂雖節經督同布按二司管
員日夜籌畫借公帑以助轉輸而
國賦猶未能盡如期也布
恩詔以事招徠而流民猶未見盡復業也遣官
發卒多方撫捕礦賊雖已暫定響馬強賊
雖間有擒斬而未能必保其後來也臣等
以爲欲爲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欲爲
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欲節財力則去

冗食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何以言之
困止於一邑一州者可言也弊在於一時
一日者可言也臨清廣積二倉舊設有監
督內臣其員未至甚多其費未至甚廣臨
清之民亦已病之而當時已有建議於
朝欲併省之者矣今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
過二倉乃增至於十五員之多而羣聚於
一州之內前日一州之困今且遍遺於一
省前日數百之費今已倍增於數千而其
他征求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其於可
減可省誠有如各官所議者況聽差銀兩

本已盡丁門而取亦秪爲料價而設今各
官建議欲行借給臣等雖暫徇其請寔亦
一時補救之術即非後來可繼之道前項
監督等官若不及今裁省將來供給愈重
欲取之於民而民無可取欲借之於官而
官無可借即欲更爲無已之斂寔恐別生
不測之憂臣等誠有所未安也且撫民之
方不必求以與之苟無以取之可矣御民
之術不必求以威之苟有以來之足矣伏
望
皇上俯念小民之艱難重惟地方之至計大發

乾斷特
勑廷臣會議將見在該倉監督內臣擇其謹厚
老成者合無查照先年建置舊例量存留
一二巏惟復仍照正德六年
聖斷僅留三員與該部委官協同管事餘悉取
回
京師別用則姦弊既革供給大省而東方之
民亦可以漸蘇矣冒干
天威不勝悚息激切仰望待罪之至緣係乞省
冗濫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承差高達親賫謹題請
旨

飛報緊急賊情疏
臣據山東按察司呈准本司巡察海道副
使潘珍關照得前項礦徒爲害地方今爲
首倡率之人幸已伏獄爲從黨與幸俱解
散本道將解散之徒籍名在官與舊時槍
手各照地方村落新舊參雜編成總小甲
管束使之互相覺察彼此不敢爲非此實
一時權宜之處雖云目前人心已安地方
已靖保無他虞但長治久安之策誠所當
講查得先爲地方事該本道議得益都縣
孝婦鄉地方相隔縣治二百餘里山多地
僻有煤礦之產有窑冶之利道路險遠各
處亡命逋逃之徒多於此處隱匿所以礦
徒盜賊易於嘯聚要於地名顏神鎮另立
一縣以管束之將添設縣治以靖地方事
情通呈撫按衙門批行三司會議不必立
縣輪委青州府佐貳官一員常川在彼住
劄凡遇礦徒盜賊竊發即便督調本鎮官
兵地方人等就便擒拏追問等因備行該
府遵依去後何正月議處甫行而二月礦
徒即起未聞該府有住劄之官地方有擒

拏之計詳其所以蓋由該府佐貳官員各
有差占不無彼此推託誤事況本道住劄
地方相去彼處甚遠雖云不時巡歷終非
久居倉卒盜情豈能遙制爲今之計縣治
既不可添合無添設該府捕盜通判一員
常川在於顏神鎮府舘居住往來該府舊
有礦洞地方不時巡視遇有礦徒盜賊即
便嚴督所在地方并帶領新編槍手人等
擒捕務使盡絕如此庶督捕有專職而無
藉山野之人不敢放肆於朝焂發夕至之餘
管束有定員而新編排甲之衆亦可驅遣

於耳提面命之下礦徒可以永息地方可
以久安及准本司分巡海右道僉事魯鐸
關會同分守海右道左參政許淳看得礦
徒竊發爲患地方蓋緣頻年以來百姓爲
因流賊殘傷兼以災旱相仍或爲饑寒所
困或因差徭負累已懷無聊之心及至礦
發意在得財遂相鼓舞聚衆爲盜是固有
迫而然亦恐未諳於法查得問刑條例內
一款盜掘銀礦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杖
拒捕不論人之多寡礦之輕重及聚至三
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斤以上者不分初

犯再犯問發邊衛充軍若不及數又不拒
捕初犯枷號三箇月發落再犯免其枷號
亦發邊衛充軍其所以防處礦徒之法至
密至嚴但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山野愚民
不知此法者十有八九又查有巡撫山東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瓚明文爲地
方事奏奉
欽依今後有礦徒拒捕等項例應充軍的都發
貴州廣西沿邊衛所永遠充軍家小隨住欽
此除欽遵外所處礦徒之法較之前例似
爲又嚴及看得兵備副使潘珍處置礦徒

前法編立總甲小甲使之管轄互相覺察
處置得宜合無併將前例申明布政司刊
刻告示給發各該府州縣於各鎮店集場
人煙湊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前項礦徒
除既往不究外自今以後各要洗心滌慮
改過從新各安本等生理以保身家敢有
仍前聚衆打礦劫財傷人故違律例者即
許該管里老甲鄰并前項總小甲互
相首報擒拏到官照例問發其里甲人等
有能擒捕首從者所在官司就爲重加賞
勞其有知而隱匿不首者連坐以罪如此

庶使人心知懼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備
關准此該本司按察使王泰會同都布二
司掌印官左布政使姚鏌右布政使盛應
期署都指揮僉事馬俊議看得副使潘珍
參政許淳僉事魯鐸處置礦徒及添設官
員編派總甲專以防禦擒捕及申明事例
等項揆之事體固已相應但顏神鎮迤南
泰安新泰萊蕪迤西淄川長山鄒平迤北
新城青城蒲臺迤東益都臨朐直抵安丘
諸城一帶各州縣俱係礦徒生發根黨連
繫處所若非兼之以統馭之權則亦未盡

控制之術況本鎮人民庶繁商賈湊集建
之官者固將有以鎮定之也其於建立衙
門亦宜稍大其規模而特示之觀望略效
州縣城郭之制壘石爲堡以壯其外中設
官署聽事之所以嚴其中其前項附近州
縣驛非盡屬本府俱從本官節制除見編
新舊總甲外仍許於各該地方量調精壯
民快通融計算每三百名進爲一班計三
箇月進爲一輪就於本境空閒處所開立
教場與同本鎮巡司弓兵日逐相兼操練
用以張拓聲勢銷伏奸萌倘遇賊徒竊發
即聽於見在總甲兵快人等內隨宜調遣
急爲撲捕如或賊勢重大其傍近相連州
縣並聽一體督發彼此策應以收成功如
有故違約束及後期不發者該管官員就
行參拏治罪蓋圖事於早則其患易消盡
力而防則其衆自解若此者固所以治殯
賊之要也然探本而論大抵盜賊之生皆
迫於饑寒而徵斂不息欲民力之不窮亦
不可得也查得布政司節承准戶工二部
坐到一應年例物料廚料皮張修理成造
燒造杌木等項料價銀兩俱自正德六年

以前除已完起解并掣有批迴鈔單外其
餘拖欠物料共該銀四萬六千二百五十
三兩八錢一分九釐一毫四絲節於正德
五等年以後月日不等欽奉
詔書黃榜并廣
德意以覃實惠等事例備行本司將用兵被患
地方年例坐派各項物料係正德五年分
已徵在官者作急起解其未徵者并正德
六年分年例坐派物料通行蠲免務使民
受實惠等因已經遵依外後正德八年六
月初一日備奉都察院巡按山東一百五
十七號勘合劄付爲查催未完錢糧事開
催弘治十八年起至正德六年止坐派皮
張等料嚴限解補等因亦經遵依催解去
後爲照山東先年既被大盜殘害近歲又
兼水旱災傷小民流離富室告罄前項料
價先蒙
國恩既皆許以蠲免續奉部劄乃復急以追
徵積年之逋負非一旦之所能遽完逃民
之賠累非見戶之所能盡償況舊負未除
新料踵至徵科動以千萬計此亦豈瘡痍
疲瘵之民之所能畢力而供哉夫上困於

官府之誅求下迫於私計之不足欲其不
竊礦而爲盜亦已難矣昔龔遂治渤海首
開倉廩以假貧民張綱治廣陵爲卜居宅
而相田疇亦謂治盜之法固以追捕爲功
尤以教養爲德也山東之盜顧可獨以防
制爲哉近蒙兵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亦特以百姓差徭繁重爲言
廟堂爲民造福之念固亦計及於此矣合無上
請於
朝查照節降
恩旨事例將先年逋負悉與停免後來買馬等

項量爲寬減使東方之民少就蘇息并將
副使潘珍等議處事宜參酌而行則民既
知有威之可懼又知有恩之可感亦將自
愛其身自保其家而礦賊之生自此可息
地方亦日就於安寧矣緣係會議事理擬
合通行呈請爲此令將前項會議過緣由
理合具呈照詳明示施行等因具呈到臣
卷查節准兵部咨前事俱經備行都布按
三司各掌印守巡巡察海道副使等官會
同從長計議禁治撫處務使前賊屏息毋
不生發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鎮守太監

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相巡按山東
監察御史徐冠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
要在術以防之令以禁之嚴逐捕以消之
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項礦賊勢雖頗衆
訪其初寔倡於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
識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
查得青州府益都縣去郭二百餘里地名
顏神鎮者土多煤礦利兼窯冶四方商販
每羣聚於此而其中亦時有不逞之徒近
日福山縣礦砂偶發遂鬨利兢逐鼓衆爲
盜寔皆此地不逞者爲魁倡之此副使潘

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今有特設通判之
請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誠有見也但鄰
近州縣復多徒黨亦未得專事於此而遽
遺於彼也今雖暫息宜有永圖合無准照
副使潘珍及都布按三司掌印等官左布
政使姚鏌右布政使盛應期按察使王泰
署都指揮僉事馬愷分守左參政許淳分
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都縣顏神鎮地方
聽令壘石爲堡建立府舘一所添設捕盜
通判一員許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有
礦洞不時巡視新編總甲嚴爲約束及聽

於附近州縣量調民快增置馬匹與見在
本鎮巡司弓兵人等日常操練振揚威武
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收掩捕之績
大則移文糾衆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
奸萌毋令復相屯聚有不稱任重議譴責
其一應詞訟除本鎮不分軍民客商告訴
俱聽本官管理外其鄰近州縣非干賊情
不得輒理致泛濫而無節其係干賊情應
有拘理調遣者各州縣亦不得抗拒致掣
肘而無成則建官之體大略已盡布政司
仍將欽奉先爲地方事題奉到

欽依事理刊爲板榜所在張掛使知法令之嚴
難於輕犯示已往於不究開方來以自新
復有故犯必連戶長并里鄰坐之則賊黨
自此可消矣但禮義廉恥皆有此心若非
饑寒所困謂其甘於爲盜則亦未敢厚誣
吾民也臣等復照得山東地方連年災盜
戶籍日削而徭役幾倍於舊杼軸已空而
催科愈急於前[illegible]雖告完妻孥已鬻於
他人之手門差未畢役產物半入於有力
之家流移愁苦之狀臣等每欲繪圖以上
而[illegible]未能夙夜憂惶自知有忝於

國亦多矣然考之自古聖帝明王欲施仁政
以固邦本必首蠲逋負以收人心
陛下明聖比德唐虞謂山東爲
京師輔省要地嘗被大盜之禍先年宿逋累
下
恩詔以蠲之矣但該部督責如前而有司徵求
不已夫昔既免之令復徵之百姓固已不
能無疑於
國家之大信况用其一而并用其三民如之
何而不困且窮以陷於爲盜哉臣等伏望
陛下深惟地方之重計軫念小民之艱難俯從

臣等所請特
敕該部將先年逋負悉與蠲除後有徵派量行
寬減則賦省徭輕衣食易辦民皆知安其
業知愛其身家知恥於爲盜之非而地方
自此可以無事矣彼雖至愚亦安肯以其
父母妻子所賴之身無故相弄於法令之
外以干
陛下之誅哉臣等反覆籌思撫處盜賊計無出
此伏惟
陛下矜察而採行之則人民幸甚地方幸甚緣
係議處礦賊[illegible]蠲減徭賦事

理未敢擅便爲此會本順差承差宋良親
齎謹題請
旨
薦劾方面庶官賢否以昭勸懲疏
臣節該欽奉
勅諭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職務者量加獎
勸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從公黜罰欽此
欽遵照得舉賢非以爲舉之盡於此也而
衆賢因之以勸則彈冠結綬之類也其斥
不賢亦猶是則是懲一戒百之法也臣誠
不佞不足以知人然待罪巡撫三年於茲

固當涇渭乎貪廉而黜陟乎所謂才與不
才者矣除前此已經薦舉左參政徐蕃副
使今轉按察使林琦等不敢重瀆
宸聽外訪得布政司左布政使姚鏌論事精通
根據經史敷政詳慎羣延軍民勤於夙夜
而僚寀協一時之恭志於生靈而建白傾
當世之務豈惟文辭炳蔚抑亦器局優弘
按察司副使盛儀性資雅飭識慮優深據
法論刑能參酌乎土俗順理作事自脗合
於官箴學既足以濟其所施操亦足以副
其所蘊巡察海道帶管青州兵備副使丁

受番珍久任東方習知體勢力操憲度陰
讋奇衺建言從城名存曲阜設法禦賊跡
載海隅提督學校副使江潮敦古之資禔
身謹飭隨吉之學據理詳通校徒則酌濟
寬嚴執憲則巽銷請謁東昌府臨清州知
州吳嘉聰材略長於短軀事體老於壯齒
理以處勢雅志不撓約於馭民寬政輒舉
之數官者庶幾
勅旨所謂奉公守法脩舉政務者也官之良也
司郡之表率也又訪得沂州知州
身爲守臣而心侔市井口談道義而志切

貨財述職往來横索車價賑荒前後陰尅
倉粮箠楚妄施民命輕於草芥觴遊妄舉
彩幣等於錙銖嶧縣知縣　無他材能
叨令偏僻善柔不忤奸豪出入於廨衙貪
黷多方橐橐倍蓰於商賈耽酒稀親政之
日縱盜絕憂民之情魚臺縣知縣　駿
尋養景一意營家迷惑利塲忘心撫下寘
馬受奸豪手挺之辱哄堂忍黠吏籠絡之
欺自擬富商無復廉恥共稱尸位豈堪全
保東平州判官　剛愎自用驕亢無
聊撽以部粮則誘諸添註傲視藩司則曰

吞舊風憲也命以攝縣則擅用關防箋視
州長則曰吾匪屬官也蓋稱病避難之日
多而接人視事之日鮮絕跡公座偷閒私
衙同僚不敢聲言其非民庶不敢輕觸其
酷之數官者真如
勅旨所謂貪酷不材害人誤事者也官之尤無
良者也及又訪得布政司右參議　　氣
質和柔材猷謭薄責當分守臨民患而籌
託以督粮狃俗情而優游不斷雖無失已
之咎甚有狥人之嫌按察司僉事　　性
本粗率政亦尋常分巡海隅士庶多曖昧

不明之議委按贓吏簿書有牽制不斷之
私雖能捕賊以叨功實則因人而成事曹
州知州　　僅通章句之業殊乏政事
之材坐臨僻地以斂枕支頤爲土務玩廢
民事置聽訟捕盜於無心曹縣知縣
　籍貫開封境臨曹邑相距止一水之限
相識半疇昔之朋未仕之先以往來販馬
爲營務筮仕之後以上下通情爲夙緣假
訟牒以快恩讐餙厨傳以胥故舊久而不
調則恐事多掣肘議犯苞苴之數官者類
皆才力不及而　　又以私嫌相應遠

調
勅旨之所不該載者也如蒙乞
勅該部詳臣之言再加訪覈無異合無將姚鏌
等量行次第顯擢以盡其材仍於潘珍族
其服闋到部擬而用之及將　　等黜
之勿疑　　等調之
勿遲則庶幾淑慝以彰勸懲斯得賢且能
者有所趨向而益奮不才者有所畏忌而
弗爲其於東方官吏士民之治化不爲小
補臣不勝昌昧惓惓緣係遵照
勅諭薦劾方面庶官賢否以昭勸懲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順差承差武昂親齎謹題
請
旨正德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雪洲集卷十一　終

殿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帝王致治之道同一心帝王行道之心同一敬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而心所以主乎敬也善致治者未有不求諸道善行道者未有不反諸心然不本之於敬則一身無主而萬事無綱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是故本諸敬以立志而天理無不明本諸敬以責任而職務無不擧本諸敬以求賢而賢才無不得大哉敬乎體斯道而致盛治其在玆乎堯舜所以帝天下而

躋世唐虞者此心此敬此道也禹湯文武所以王天下而躋世三代者亦此心此敬此道也自漢祖唐自唐祖宋所以治不古若者庸非致治而不得其要或得其要而不敬以直內故歟有天下者誠能居敬以爲行道之本行道以期致治之盛則事功治化可以唐虞三代而陋漢唐宋諸君於下風不難矣欽惟

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德有孝友溫恭之資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臨政願治二十有一年于玆矣閱歷久而世故熟道德一而風俗同固無異於唐虞三代事功治化之盛也然猶體道謙冲不自滿假乃者特進臣等于　廷降賜　明詔始之以唐虞三代立志責任求賢之要繼之以漢唐宋治不逮古之由而終之以夙夜祗勤之一言且責臣等悉酌內外本末以對臣有以見

陛下眞欲聽而行之非以布衣韋帶不足以與天下之事而姑以試之也易有之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則天之經故雖聖君必求言於臣因地之義故雖愚臣必

獻言於君臣敢不拜手稽首對揚

聖天子之休命乎臣聞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立志所以固其體而責任求賢所以達諸用宋儒程子之確論也粤稽諸古堯以是道而傳諸舜則曰允執厥中舜以是道而傳諸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一則生於形氣之私一則原於性命之正者也成湯聞而知之則曰建中于民文武聞而知之則曰皇建其有極建中建極無非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者也古帝王之立志

何以尚焉有三德而日宣者爲大夫有六德而日嚴者爲諸侯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俊乂在官而九德咸事顯俊尊帝而丕釐耿命濟濟多士著於文王之時藹藹吉人播於卷阿之詠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古帝王責任求賢何以加焉觀其當時君臣之間交相儆畏不曰儆戒無虞無怠無荒則曰無若丹朱傲唯慢遊是好也不曰勑天之命唯時惟幾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也觀其當時事功之詳治化之盛則制禮作樂秩秩乎禮

備而樂和修政明刑穆穆乎刑清而政舉百姓昭明而黎民於變也四方風動而庶績咸熙也兆民允殖而四海永清也唐虞三代所以立志責任求賢者巍巍蕩蕩不可尚已所以然者孰非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日躋文武之緝熙敬止底至齊信之明驗歟奈何唐虞蓬蒿三代丘墟一廢於春秋再廢於戰國而大壞於嬴秦姑置勿論而以漢唐宋以下言之如宣帝之石渠講經憲宗之延英書事眞宗之崇儒有論孝宗之鑒古有記其立

志非不篤也惟文帝天資恭儉而躬修玄默仁宗天資仁厚而質任自然宜其有海內之富庶慶曆之治平也漢之公卿省寺兼攝有宜宋之兩府臺諫總察有方其責任非不當也惟高帝豁達大度而日不暇給太宗務世安民而役己利物宜其開炎祚之四百貞觀之治化焉成帝之郡國公府皆得薦士魏文之四科九品隨材甄擢其擧賢非不勤也惟光武延攬英雄而杖策相從昭烈志圖恢復而躬駕枉顧宜其得元勳之鄧禹臥龍之孔明焉之數君者

其所建立施爲莫非隨其才力所就而然者也迹其當時事功治化雖或海內禮讓幾致刑措而求如古者黎民於變四方風動則未也雖或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而求如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未也雖或君子滿朝道學可稱而求如古者王道平平王道蕩蕩則未也嗚呼聖人之學不明於唐虞三代之後聖人之敬不見於漢魏唐宋之君一敬不敬之間而事功治化之隆替盛衰係焉寥寥千載治道之本於敬者其惟我　國朝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創業垂統以是敬而立志責任求
賢於先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以是敬而立志責任求賢於後
陛下嗣大歷服春秋鼎盛建官位事惟
祖宗成憲之是遵取賢歛才惟
祖宗良法之是守茲欲制治保邦之盡其道期
於小大庶官咸稱厥任窮際蔀屋罔有遺
逸如古帝王熙皡之世臣以為無他道也

顧立志之何如耳蓋立志者本也內也責
任求賢者外也末也臣願
陛下遠宗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近法乎
祖宗列聖之心繼今以往一念之萌為天理邪
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廣之而不使
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
少有凝滯以之責任以之求賢知其為是
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
力之甚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
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
而進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専聚之惟恐其
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
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速退之惟恐其不
遠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是則
聖心湛然中外融徹而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
聲日聞治效日著天下之事將唯
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者矣故宋儒朱熹謂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蓋謂
是也雖然成湯聖人也每致謹於盤銘之
詞武王聖人也恒究心於丹書之戒學問
之功其可以少緩乎況乎帝王之學與韋
布不同帝王之文與經生有異臣願

陛下日御　經筵切劘治道延訪真儒以備
顧問則將有以得乎千聖心傳之妙而何唐
虞三代之盛治柔可及哉
陛下策臣等而於篇終有曰諸生博通古今之
學明習濟時之務其參酌內外本末悉心
以對毋徒膠於聞見而為故常之論朕將
資以裨治焉臣跧伏草茅潛心敬學食芹
而美無路自達每抱遺經徒切慨嘆頃須
春官之薦叨奉　大廷之對敢不以習之
於師得之於已者輙以聞於
陛下之　聰聽乎伏惟　萬幾之暇　留神省

覽非獨臣等幸甚實天下萬世之幸臣干
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應天府府尹臣陳璐
臣原任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
使正德十年四月初十日奉吏部急字五
百六十號劄付 欽蒙
聖恩陞今職已于本年閏四月十三日到任外
適當
朝廷舉考察之典沙汰非材以儆有位而臣
素以庸虛久玷任使外之則莫能旬宣於

藩國內之將何以裨補于邦畿矧頻年水
旱之餘閭閻甚于征科官吏艱于派調是
以在下者多呻吟愁嘆之聲在職者有掣
肘痛心之憾當是時宜得長材遠識置之
京邸庶濟生靈顧臣材力駑駘器識猥劣
何以堪任以無負
陛下
恩命於萬一乎如蒙乞
勅吏部將臣罷歸田里老填溝壑別選賢能
而任之臣不勝仰荷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吏張升謹具奏 聞

華冗濫以重儲蓄疏
臣竊惟天下之事勢有若輕而實重言有
似微而實大者圖重於其輕則重務有備
慮大於其微則大患不成故臣自受
命以來每詢山東之事其勢甚重而其患甚
大者莫有過於臨清廣積二倉者矣請為
皇上陳之 國家餽餉仰給於南臨清為會道
河之樞漕渠要害之地也 祖宗深謀造
慮特於其地建庾儲積與淮徐德州之設
為水次肆倉豈但專為運軍行糧計哉以
其便於轉輸可備漕河意外之變誠古者

郊關委積之遺法燕趙青齊之大命所謂
事勢若輕而關繫甚重者也況各倉每年
所收糧米十萬餘石俱派河南山東兩省
兩省為 畿甸近藩民貧土瘠加以近年
災盜之餘死徙殆半而二倉之儲勢不容
緩有司督責見在包納往往破家蕩產於
今已不堪命而況上納之難又有甚於邊
倉者乎內困於追併之急而外厄於上納
之難進退狼狽其不去為盜賊者幾希此
臣日夜之所深憂而寢食靡寧者也蓋嘗
思之水旱盜賊之變氣數也固非人力所

能為也若夫上納之難是特人為之害耳
顧獨不可去哉由臣等未言而
皇上或未之思耳然所謂上納之難者往時臨
清兩倉監收內臣不過數員而近歲增至
十有五人館舍不足至僑寓於僧房傳處
不繼每仰給於藩帑尸位冗食五七成群
每遇一州縣部解一攬納入倉則朋謀為
虐無異群虎見羊磨牙吮血飽而後已兼
以隨從之人數多科索之名不一分例總
歛於十五雜用支分於千百是以官糧一
石其費數倍一時稱貸不敷累歲關單未

獲下身拘繫於各倉而生養之業就荒家
屬縲囚於犴獄而門戶之禍未已以故逃
亡日多逋負日積臣恐各倉之儲漸虧而
兩省之民重困萬一河朔告災青齊有警
漕輓不給轉運無資臣愚不識其時何以
處之所謂害有似微而患莫大焉者此也
伏望
皇上念　國家之至計憫生民之困苦乞
敕該部備查臨清各倉節年差到內臣量留
老成廉慎者一二員監督收放永為定例
其餘盡數取回今後凡有奏
請添差者許言官糾劾重罪黜遺務使各倉
科費少減常賦易供則民困少甦　國計
永賴矣緣係革冗濫以重儲蓄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備將節年添差各倉內臣共一
十五員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武昂親齎謹
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南京兵部侍郎自陳疏

節奉
詔書內壹款兩京六部等衙門見任文職四
品以上官俱聽自陳欽此伏惟

聖人御極政化維新舉綱振紀改絃易轍剗剔
姦蠹簡任忠良百司震慴萬民鼓舞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竊念臣以進士歷任主
事員外郎郎中陞任參議參政左右布政
使陞府尹右副都御史再轉至今官臣本
一芥草茅謬膺祿位沐　恩三十年餘矣
雖嘗刻苦操心黽勉努力以圖報稱顧臣
才綿技薄謀拙術踈既無所建白以濟時
又不能論列以匡　國重曠官職久妨賢
路罪雖萬死無以塞責況臣犬馬之齒六
十有七精力衰憒智識昏耗即今用賢圖

治方當華故冑新有臣百輩無補萬一幸
逢
聖朝曠蕩之恩不即誅滅誠乞
俯矜下悃將臣放歸田里黜臣之位以待
廊廟瓌奇山林宿德之士臣不勝大願干乞
天恩無任惶懼懇迫激切之至為此具本專差
辦事官劉振銳親齎謹具奏
聞

雪洲續集卷十三終

雪洲續集卷十四

詩

新城道中

舊俗傳揚子遺黎列萬家古今隨逝水城邑轉
桑麻廢堞潮涵月沉坳劍沒沙江邊問農事社
鼓不停撾

遊通真觀

閑門春色有無中作意招尋仗寓公花近寒江
憐倍蕾人於丹觀覓崆峒郊原久渴鋤犁雨樵
牧新瞻旌旆風我亦舊遊廻白首十年修竹蔓
西東

送張守備瑾還京

仗鉞臨江得虎臣分憂　聖主見忠純月明細
柳貔貅肅風靜迎鑾雉隹馴天上神機思舊帥
斗南榆社戀遺民金臺有鋏馮諼薦愧我曾依
座畔春

祭文

祭封孺人丁母張氏

百里之良維君子兮婉婉壼範贊厥理兮歷典
雷封績用累兮
帝褒淑德錫殊祉兮載遷于南仍舊軌兮胡不
偕耆齡芳芷兮朝露海漚弗淹晷兮來吊來酹

傾都鄙兮旅塊迍迍河瀰瀰兮我奠之非敬則
修兮尚饗

祭内兄張希元

往歲之春君哭妹於余舍甫越朞年而君且長
夜閏月之吉君別余於河干適茲南返而君已
蓋棺君壽匪夭獨乏承家嫡妻寠弟死生堪嗟
楮短悲長奠非意腆君儻有聞鑒余衷款於戲
哀哉尚饗

弘治壬戌秋八月赴蜀告墓

瓉仰荷先澤竊祿留都已餘十年茲奉
朝命遷佐蜀藩專董糧儲以給邊鄙惟是夙夜

耿耿弗勝其任之為懼所賴靈祐陰[illegible]鄙衷庶
俾職業祖脩毋墜門戶而我禰廟蒙
恩加贈秩躋大夫祗奉
制書未遑謄燎以俟他日追償前失今當遠違
鄉井之任視事謹以牲醴恭伸奠告

正德乙亥秋七月赴山東告墓

粵自筮仕以至于今蓋三十年荐歷藩省入尹
留都曾未席煖謬忝剡薦進貳憲臺巡撫東土
璽書臨諭責任重大且懼且慚追惟祖考德慶
之深長教育之勤篤以有今日而瓉自顧譾薄
恐無以堪　朝命之付託為先人羞敢冀陰靈

默垂相佑俾我後人力于職業以延休于世世
謹告

正德戊寅三月十六日泰山祈雨

維神嶽瀆之尊民物之主廟食百世以錫以雨
暨之守臣肅于風紀吏苟不職其顏有泚顧茲
春殷民勤穡事有苗盈野將萎而腓其何以稅
足國之計蒸民嗷嗷守臣飲恥神仁則弘知其
憫矣昔我宣聖頌神之智季孫非禮不歆其祀
寵綏其功以昏前義濯濯嘉生粢盛之備如其
旱暵夷於蕪薉豈惟守臣神將匪利守臣無似
咎實攸歸獨降之罰奚以民為觸石其雲下土

其水嬰茅以俟神其肯與謹告

跋

跋谷音後

谷音凡百首余得抄本於臨淮顧德光氏五年
矣近見江西刻本與余所得帝虎陶陰之感抑
又甚焉聞托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復其真虞
部主事吳時冕覽而愛之遂刻諸真州分署以
傳嗟乎宋運極於咸淳德祐其間節士幽人徃
往攄悲憤篤風烈逃山林江海以沒齒如王澮
程自脩杜琇諸人可覆視也頗稽之史傳其人
其事無述焉然則是卷亦可以備史氏之逸矣

豈亦庶幾所謂詩史者耶三復之餘漫書巻末

書画菊

菊得天地之正色者也至于冬不萎又得氣之
正且完者也而見於盛觀瀾氏余聞觀瀾愛竹
蒲石乃今又若愛菊焉豈愛之酷故感召異
無亦偶然者邪古之人之愛之者類多幽貞
絶俗之士託興於東籬荒徑間爾觀瀾諸生也
余恐有奪其所愛符其所異者矣余性拙無所
愛幾於疣贅萬物然籬落之趣亦時時發於文
字嘯詠而獨以虎缺南北挠吾之私他日挹坤
裳之色嗅霜露之英寄意於柴桑翁放迹於天

隨子以萬一其所謂偶然者焉不知觀瀾能與
吾值乎弘治丁巳三月晦書

書

與都憲王汝溫

恭承遣使齎書劄下問且承取東方志累甚盛
意也但志叢發自不佞方在壬戌之隆所歳皆
以上游釁逆六師紛擾倥偬日不暇給久而未
克訖編愧罪愧罪誓欲於嘉靖之春之夏之秋
力加整理稍存義例冬末當得奉納仰祈校正
以卒夙志不敢誑也夫志大事也志余有又大
事也志齊魯全省又大事也不佞妄不自揆業
已爲之欲棄之則不可欲以残編亂帙自弃壅
覧又不可故敢告唯賜貸察焉

與侍御王天宇

側聞盛名□□矣愧未之面頃辱馳問過被褒飾
唯惓惓東志在念甚盛意也僕於東志極知僣
踰之罪徒以史傳所載風土人物故實關繫齊
魯者甚多偶謂可以登載故不敢以非其人自
沮率意爲之不圖事未訖而有承乏夏官部佐
之命又不圖兩年間皆以事妨無從校理是以
雖在藩成不諧夙志每深悵惘誓欲於嘉靖春
夏秋間畢力竣事至冬告納不敢誑也因承差

還郵爾謝咎惟乞貸察

與方伯陳文鳴

專使齎捧發綺到璘頓首稽首秖領訖且辱手
翰薔幣怒瘖已卯之歳艤舟水滸夜參半而叩
訪者非執事也邪感刻感刻承諭取海岱總志
蓋撫按先生洎藩臬諸公盛意但此書謬忝居
東之日課不自揆業已爲之雖據史傳郡乘条
互稡類然亦草率未免訛舛牴牾掛漏之憾是
以久未克就誓欲於嘉靖春夏秋三時亟加校
理至冬終上所賴執事大手筆潤色之爾執事
望隆第恐不日峻轉不與茲事令人悵惘唯貸

察

與憲長江巨源

承諭取通志僕於是書雖嘗極力考定寢食靡遑然己卯庚辰之歲兩以事妨未克如意湫怍湫怍誓欲於嘉靖春夏秋間專意檢覈庶鮮瑕纇自度必於冬末納上更須諸公詳校之爾夫僕林下人也而猶云然者蓋過不自量業已為之可以久而輟乎貸察貸察

雪洲續集卷十四終

雪洲集後序

少司馬雪洲先生黃公遺稿若干卷魯得讀于其子戶部君襄見其豐約不倫咸當䂓矱彬彬逼古作者晚讀榮哀錄見公導道得路足以震捷徑而化窘步

知與不知皆想見公之為人然後知公之文章已為大雅稱重矣昔人謂文章必根於道德言語必稽之行事其公之謂乎假令公不耿介以立修名恒年伸紙與古諸家爭衡縱楷伯仲亦

不過筆墨之巧耳于公大槩果何益哉故讀離騷者當知屈原之內美讀出師表者當知孔明之忠武讀歸去來辭者當知淵明之高節則今之聞公聲響與後之讀公文章者有弗知公已乎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得而泯焉者魯膚諵無文其生也晚雖未及登公門幸于公嗣有同寅好因竊評公之文章而槩見其為人謹贅數語于卷末斗山在望培塿何見然終不容自已者秉彛好德之誠也

嘉靖八年己丑秋七月朔日

賜進士主戶部湖廣司事後學滇池孫繼魯書

雲淵集後敘

此家雲淵公存稿也其子日思君以公應為地[illegible]輯公平生手筆彙為十二卷泫於謂伯曰先子撰著未嘗留藁今掇拾僅得此耳而逸者莫得而求也索之何哉蓋公貞介端愨性節儉鮮所嗜好官至卿佐家無產贏故發而為文峭勁清潔有如昔之評孟郊詩云者惟

不欲存迹故多散失於[illegible]於人者未嘗不憐於而存於公深意則邁夫時俗遠矣正德癸酉開試豫章時公以方伯為提調伯由是年一選故于公有一座之誼嘉靖改元伯拜公於里第聽教終日亹亹不倦是日因群從而來[illegible]以請也距今則十年矣近得讀公之遺編思徽人易據於邑伯不能學文

不能爲之編梓以傳則

負公也多矣受拜而叙于

末嘗嘉靖庚寅八月章

巳門人廣信丘九仞謹識

雪洲集後序 三

昔遊 古諫議 涇野學

雪洲文集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黄瓚撰瓚字公獻儀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

南京兵部侍郎是集乃其子襄所刊自一卷至六

卷爲詩自七卷至十二卷爲文十三十四兩卷題

曰續集詩文並列蓋補遺也詩多伉厲之響文亦

意境未深集中載爲山東巡撫時薦劾方面各官

疏於所糾之人俱闕其名殆不欲暴人之短耶

松籌堂集十二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金氏文瑞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松籌堂集十二卷》提要

朱竹垞云君謙論詩曰詩不當以格律體裁爲論惟求直吐胷懷實叙景象婦人小子皆曉所謂然後定爲好詩其他餖飣攢簇拘〻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綫索以舉動者吾無取焉故其詩多俚近然如陽山大石一篇賦情傲兀用韻妥帖非讀破萬卷書不能作也君謙好蓄異書孜〻不及是時吴中藏書家多以秘册相尚若朱性甫吴原博閻秀卿都元敬輩皆手自鈔録今尚有流傳者實君謙倡之也

松籌堂集迺南峯揭先生所撰著者學士大夫無遠近咸所珍秘德何人斯敢贅一辭耶德惟束髮時得讀先生小金山志願執鞭馬嘉靖丙午北試道經吳門始獲拜先生於濠上時先生壽已望九而獎進後學特甚論文說劍猶終日無倦容手示纂修皇明通志文實二書且囑曰此中關係國體先須進呈以傳慎勿洩德感先生之知而益恨相見之晚是冬北歸忽聞先生化去雖反袂過吳門然此情終不能已已閱四載鈔是集于董子元家子元雅尚博綜乃與廣搜遺文合併為一函將登梓以傳會友人以已刻告遂中止然此心終不能恝然也一日獨臥山庄夢侍先生于危樓中款叙甚洽適有合抱之材橫其傍德叩之而向先生曰此梁棟器也胡不為明堂大廈之需顛乃虛置于此先生竟嘻吁不荅握手而起間以唐憲副龍江公所論先生纂叙金小史為請先生却曰此書别自有說更告以刻集事先生亦不荅久之其意若有所托者德隨索集稿先生曰此屬之華某當用他物易歸即自袖中探出一把若璚珠下王相貫者然方遣易稿者去而忽夢回枕上矣嗚呼袖中珠玉豈即先生之文章耶先生九京不可作矣而其汲引後生之心尤耿耿若是是德之受知於先生不但生存已也然友人言集已刻終非實事今卒登梓一以酬德挂劍之心一以慰先生神交之托若出遠行誼具在先生自撰生壙碑中故不復論

萬曆改元上海後學顧從德序

松籌堂集序　二　文瑞樓

松籌堂集卷之一

吳郡楊循吉著

上海顧從德校

賦

竹潾泉賦

時雨晝零至夜不休集我屋上仰瓦承流乃所積之既多遂衝奔於竹潾爰有筠管立於其下中節既去洞乎空者潾唇來接其水倒瀉鏜鏜奇響相擊而鳴應空答韻如谷中之聲觀其滴瀝傾注九止一作響銅盆之在地而墮淙之投落揚子讀書既困安就床蓍目合神定泉聲時得若雅樂之作自有奏節忽寤而知又寐而失以為彈絲品竹敲金擊石千呂萬律皆出人力然又非貴介公子莫得而常接也而此泉聲特借於雨其音自然若虛堂箕杵乍歇乍有錚乎答語人復助以嘈雜之細韻其堦除而戟麿廡益貧居之士可以寄聽於厭飫焉不必解衣輟食呼工召伶而為一日歡樂之聚也揚子於是心納耳受怡然自適起而賦之書之於策

山水圖賦 巡撫朱公命作

石田老傯櫝妙思於詞林含丘壑之遠致抱泉石以冲襟於是盤礴解衣凝神馳想援彩毫以揮灑落奇觀於指掌若夫練絹朧容軒窓晝晴縱颯颯之筆力天機之自成則乃土設平坡欲臨溪而閒曠次為絕壁使谽谺而空明美矣哉意匠經營有丹有青既作之基格一幅通神形矣于是茁纖草植長松耕通波列遠峰一一位置咸折于衆儀匡廬之在目忽蔚少之呈容則又極物巧而窮人工矣然猶未也以為佳境領畧匪人弗勝思昔古賢琴釣寄興乃作二丈夫焉褒其衣高其冠意韻高尚其漢晉之間其一人手執漁竿垂彼清湍矯首遐矚若有所覩其一人則停琴不彈置此石邊望亦隨之而俱無言無言伊何在彼雲泉雲兮霏霏遠青嶂而盤旋泉兮泠泠從空洞而高懸相映一色雲暖泉寒厥意攸長太古之先故愈矚而愈靜與琴釣而皆閑也噫樹不枯山不改雲長飛水長在畫術之大也如此然而琴士之絃含音而不宣釣徒之綸設餌而空陳則二物之用其遂不可見耶孰能為吾作伯牙之椽起志和之魚相與一醉于湖山之上顧不甚樂而又何以雲泉者之為拘拘

遊虎丘賦

泛清溪之浩蕩依茂樹之陰森觴術環而縱轉句搜索而長吟山𪀦𪀦以在目風蕭蕭而滿襟歎人生之難偶嗟白日之易沉知江湖之無味思丘壑之可尋藤垂樹以蛇挂草沒岸而腰深應空嵒于響展答幽澗于鳴琴頗逍遙而至暮匀輕動歸心

中州二難賦 以中域胎秀生此賢哲為韻

睠茲區宇維洛處中在五方而正宅道九州以吁通郡居

都會交寧流慶汝山積靈長之氣有岳名嵩且知汝野
膏腴茂嶺盤鬱菜太行以為垣界黃河而定域生申及甫
神昔降于成周魁郈與祁星復朗于今日蓋以襆龍譜舊
渡蛾功培故致廣寒之桂叢茁明月之珠並胎迷少之後
有獻徵一門何盛老泉相繼惟軾轍而世多才豈夫伯氏
在前仲今居後俱為廊廟之珍同稟山川之秀討論講習
步不越于家庭切磋琢磨誼自推于師友是乃斯文篤聚
間氣叢生塔宮峨峨而携手共陟虎榜赫赫而舉足齊升
凡于觀闈而傳報孰不嘆羨而嗟驚片玉當頭柔固難為
之弟珠珊耀倒兄不易稱其兄雖然匪人伊艱天亦勞只
陶林總于千萬得清醇于一二豈徒為人物之美觀實欲

資時世之化理吾不知費大鈞造就之力凡用幾何得陰
陽鼓鑄之功以克有此今乃儒珍售聘禮羅得賢一則茂
洽琴堂之治一則榮揚驄馬之鞭牛刀初試而終成大用
山岳皆動而肅振威權沛百里之春風萊陽幸甚飛一道
之霜令江南晏然噫古語有云地靈人傑中州為天地之
心今乃獨鍾于兩晳然則為柱為石以答公輔之望吾固
已知之矣夫又何待于發蓍而再決

驄馬行春賦

偉丈夫之煌煌被光榮于道周感遭逢之不易信得志于
斯游擁飛霜之大纛曳繡豸之華裘問何人而則然昔吾
郡之樊侯惟閩山之多秀特鍾氣于人物侯卓然以非恒
洵磊落而雄傑既經術之醇正復吏牘之精密畢卿閩以
鵾升遂南宮之先授茲畿甸之名府嘗屈致以寵臨數六
載之佳績勵冰蘖而為心刑得情以惟恤靡枉而完吟
崇美化之清簡每綬帶而鳴琴遠蘭臺之徵賢選萬一而
山中采首掄于薦章取物論之攸共器瑚璉而必登材楩
楠而亟用縱百寮之皆貴覺茲秩之彌重猗廣西之大省
控鉅海而為雄惟使者之歲按侯乃跨于青驄節巍巍以
搖岳旆翩翩而揚風遵水陸以南邁遂便道于吳中嗟茲
驄之孔勁載霜威而行歷凜百獸之皆避何豺狼之敢出
蒙纖翠之文韉銜鏤金之華勒御蹀躞以除征將遂事乎
揚激彼桂林之奇勝在海內而實多川瀰漫而長注山嵽

嵲以高嶷強數千以為域森郡邑之星羅騰落奸而震慴
諒未到而先逃叶想春日之載陽亦惠風之澹蕩秉我驄
以周流覽芳猗之條暢沛甘雨以隨轍慰田疇之早望何
理輸之櫃美奚擊鵰之多讓考西臺之清要在前代而則
然院列五以任重察倫六而權專非夫人之剛正未易獲
于登延雖一驄之在廐又孰得而秉焉今賢侯之顯融遂
手持於斧鉞又銜命以四出振風聲于百粤實人生之慶
遇況晝錦而鄉涉勉功名以遠大期孚酹于臣節

摺扇賦

當溽暑之蒸鬱咸決背而汗流雖四海之遍爾在江南而
為尤况城郭之逼側復塵土之飛浮思清風以如渴甚重

締而若仇于斯時也吾無廣堂大廈高臺曲榭於襟尚阻散髮未暇與組水鏡之懸心繫冰壺之掛荷陰默默而遂隔重湖竹影蕭蕭而遠違僧舍使吾局束乎放逸之懷倕塞乎全濁之狀恨八溟而猶隘嗟六合其非曠于時則有袪炎雅製却暑芳姿昔日之班姬所詠往年之逸少曾持欲之不盈于把圓也有中乎規出袂而輕颸自動拂膺而涼颸允宜觀其皓頸裁容素縢張面洒金星以作飾削牙釘而為鍵紫檀纖纖而板胸無痕玄珠團團而鸞垂如旋爾乃寒韵來推熾威乜酷偏宜掌握之攜豈用僮奴之撲蕉鄰座而颸颸及旁賓而颼颼快哉何與甚矣其樂然而先生方且撫髀三嘆仰屋長吁吾適於此有熱者乎蓋三

邊多重鎧之甲士而四野足赤背之農夫也

辭

送府同知林公辭

公之來兮民樂以欣惠在東土兮我則先聞惟介直兮弗泰推昔乃贊吾邦兮時相使然公材既美兮厥操彌堅澤三吳兮頌聲流傳市民逋負兮式縶之哀其艱兮不以撻而廟文衰兮黜蠹利五旬而成兮不以亟致施固有兮寧獨是煥巍巍兮臨水次嗟公能兮百試一二役夫無怨兮若神效昔歲賦兮輸京師嘗若貸兮貴不貲公部督兮綽有條用已卑下兮罔私纖毫往則遲遲兮歸則早事遄集兮歌偉父老今公之去兮可奈何邀難留兮道路遐吳有水兮峰公之清亦有山兮同自我命我不佞兮述其誠願公重來兮翼兹蒼生

壽葦庵王隱君辭 有序

隱君長洲之故家用儒修身而以自立者有年矣予嘗以耳目徵之得其人焉昔者未見隱君時得之予聞聞者聞其屏處湖濱耿力經史高潔孤介以為其德今之隱君子也及既交于隱君則得之予見見者見其談鋒如雲也羅治貫縱通練達以為其才古之偉丈夫也然則隱君舍之可漁可樵用之可公可卿皋夔稷契一而已矣隱君之道避乎哉充乎哉不試所以完也不折所以貴也不勞所以壽也既重其風胡寧無言以彰之

繄惟先生兮處彼荻川隱君樂道兮不遊市廛躬討群籍兮著述滿前世孰有如兮若人之賢古酒恒蓄兮賓來孜筵高談懸河兮日暮留連林有佳賓兮湖則有鮮先生偃仰兮自樂其天嗟我登堂兮亦既忘年側聞緒論兮斯實不然清風觸人兮鄙吝俱捐循播嘉聲兮列于茲篇

無錫鄒君哀辭 有序

鄒君諱愚字智卿家錫邑之泰伯鄉厥考靜修翁素以誠慤聞于遠邇自夫名族大家莫不推之及既即世而君為之子素風依然昔歲弘治中予寓南峰書館君以文事與其姻家華育德肩輿過予凡終日留時方泫寒涉水遠來噫曾幾何時而遽隔存沒可不悲耶吾是孤子

尚書乙文以攄送本畸昔之情作哀辭
粤鄉宗之在錫兮世載德以有聞居讓鄉而蹈禮兮矯澆
俗之浮紛靜修一諾若季兮羌鎮重以守慤逮夫君之嗣
承兮又淳信而再作務施與之為心兮族戚待之以謀炊
歲荒歛而輸粟兮膺章服之陸離予固知斯人之義舉兮
不敢謝于余交歲弘治之隆冬兮遂枉顧而乘軺山巔：
而積冰雪兮君胡為以獨留慨空谷之鮮儔兮孰肯訪予
于巖之下惟閑居之淡泊兮雖文詞以何味舍其稻梁綺
紈兮乃收衆人之所棄以此知君之賢兮靡與俗同感知
己之見親兮恒耿：之在衷閑君方揚野航兮泛江湖而
遨遊又築讀書之堂兮扳儒先與講求忽朝露之遽亡兮

予聞訃而驚嘆詢其年甫下壽兮羅二豎之菑患彼詐欺
而胡考兮俾淑人乃早零忌者之駢列兮有一覺予而不
使之生已矣乎山房閒寂不逢佳賓兮有以筆代來寧不
叫兮祖禍溫：誓將終身兮有懷長謡朋友無人兮

松壽堂集卷之一　終

松籌堂集卷之二

吳郡楊循吉　著
上海顧從德　校

古詩 四言 五言 七言

宗人給事昇綽楔詩

瀰：南濠清流如玉連甍戢繁成是里曲依城附堞閭閻
相屬就峩其間華楣乃矗
吾宗信碩有升天朝詒爲宅家維蘇之翹第以貴闢門宜
等超爰作綽楔赫隆昂霄
湑日芥木經彼水涘刻鏤丹青翬飛且美榱桷羣拱簷牙
四起設酒庸慶邦侯來止

濠流既廣人廬對居鱗次簡家成瞰甘渠高閣忽創俯川
舒：往楫来帆莫不躊躇
躋踏伊何濠實增顯永念昔日徒爾庶衍倏興嘉坊突兀
冠冕凡此鄉閭嘖：稱鮮
厥惟諫臣輔翊聖皇柱石且聳屹立孔強樹里表德獻納
以彰盛哉詎著閭里之光

泮流閔不克養九君子既顯而其親已歿雖有祿位
而無所致其孝故為之作是詩以哀之

睠彼泮流其波洋：昔焉有人授講於堂抱德雖博厥澤
未滂正襟歲弁斂闕虞唐
泮流東宮伊人孔哲云何遘厄遽與時訣遺琴既橫書冊

徒列𡉏子方幼擗踊泣血
惟此幼子克光前修今也顯達侍於冕旒繡斧之榮將誰
與儔恩被九原洋：洋流
有職近侍有禄天庾悵親不存羞爲執舉資是群彥以寫
中綫洋流洋：慨慕終古

山行圖

欝：翠　翠峰是矗薄言来游副我欣矚松韵韶叶戞以
鳴泉維時暮春夭桃亦妍登攀既勞亭乃于息陟湶徘徊
草徑繼躋物表味澹契兹朋良豈不猶獨雲山日長

金陵篇

長江抉天險鍾山盤王氣我祖應運生於兹守神器百司
扶馬閣崇墉一何麗中有黃屋尊巍：拂雲際日照金色
光清都儼無異憶昔世否極逐鹿元氏季朱旗獨揮霍四
海奉真帝真帝興淮揚神武秉堯謀渡江得五郡金陵居
上游從者伊何人材畧皆王侯王業從是基仗劍平九州
蒙古既遁竄荆楚亦全收巨敵一朝決瑣：皆俘囚匡復
唐宋城遠大古来侔北疆竟朔漠南邑窮炎洲西琛通酒
泉東箭貢吳歌斯旦臨大朝秉圭垂冕旒冕旒何穆：文
武咸具列承平息喪亂霖雨潤焦熱恭己軒羲上鍾鼓偕
崇設乃延綖掖徒禮樂脩廢缺圜丘行郊祀明堂會胡越
予：歆形庭稽首畫推結宗王盛封樹姬劉以同轍剖茅
爵功袞分官授羣哲玄黃獲再奠何能贊鴻烈。巍以

宏豊鎬宅在兹河山互襟帶欝：烟雲姿環衛屻萬億有
粟積如坻歌吹喧列肆車馬流通逵城闕陋前代門閥多
舊遺渾：國初風根本重南畿仰思受命主功德天地垂

吳公園中食棗

名園何欝：珍棗四五株掛實繁柯上纍垂脩且朱秋来
頻愛護童稚皆遠驅正用飾林館豈為籩豆需昨忝登堂
客得侍樹間趨擎枝特見貺深愧禮意殊美脆不用嚼滿
口甘露珠三錢樹一升比賣市所無但貴賢人宅新米鮮
莫踰至今懷故味非止稱須史

和答王侍講濟之

貴門古難登顏色不可忤有官雖冷淡聊亦足朝慕所悅
契心人屢脫門外屨雖然有擊鮮邀我亦慵去汪：雅量
深落：高懷素相尋但詩　兹来信非誤陋巷有賢人止
我歸夢翁逆意且便留焉須問何處

妄以鄙見笑莊子為德光所覽過蒙投篇資奨因輒
奉酬

少也嗜周書妄欲遣世情中年志益滞不斷如婦嬰臨編
再三嘆甘守墨與繩人生既多苦累我寧非形山澤涷餒
逼官位憂勞并欝塞抱餘懷誰其堪與盟玄言絨巨帙本
意遠清貞所閱世間書徒添非鑿縈廓朗祛煩慮誰有如
莊生披諷畏卷畫啟予惟郭卿藩垣周柱篇鼓吹秦壁經
斯人参天秘妙論縱口成誰知千載下求之難貌名高堅

貴錯僻可玩不可稱溟涬浩迷海苔墨森疑城嗟余獨不
量與筆茲申評雖乏入室學且獲胸臆平藏来自箱篋不
敢踰戶庭捜帷莫予避向我眼倍青知賞自古難他人須
走驚

和陳明之賞菊

陳家九日客滿筵故事已向交遊傳醉来起舞不肯去共
扶上馬如乘船嗟予獨不蒙比数自坐破樓看暮雨雖逢
佳節亦徒然空望東家酒旗舞吳中九日必登山翠壁丹
厓歲一攀可憐為客無徵味江上雲山何日還

有客

有客下其馬入門向我言聞予意將歸衆皆不謂然年深

官自高金可腰堂閣云何遂欲去況予方少年少年不肯
仕惜哉歲月捐揚子持歸志勇若天在弦一聆客之語足
縮不得　世有此奇論胡不早詼旃元来讀古書不若親
耳傳揚子誠不肖此客乃大賢

都下將歸述懷

鄙人自從三月来腹心久已病癥瘕晨興至午尚不食夜
枕呻吟睡尤寡蕭然一榻但高卧雖有心曲誰與寫有人
謂我病如此何不抽身向林野一聞此言即再拜誰有愛
人如此者久知山水濳有味漸覺功名輕可捨況今一病
已到骨兼與世事多疕疨病人自合卧活命安能奔走還
騎馬求凡決事在己心謀之朋友惡乎可乘今秋至天漸

凉定買扁舟向南下諸君請自各努力余非引高毋誚罵

予既得請將歸吳王秋官弼亦以奉使西行以詩見
既兼訽歸意遂依韵奉酬

王君憫我將南歸贈我以詩兼以酒忽言我實無所病托
以圖歸詒朋友謂君知我不易逢乃此相疑一何否君以
我樂山林邪我非忘世愛朧畆衙門晨入酉始出力不能
支瘵而黜上章得請誠幸甚向天再拜頭屢　小臣蒙擢
布衣内第以進士恩太學儀曹四月百無補空食廩禄顏
可醜不因抱病無奈何豈敢飄然去守官君言我意在著
書安欲求聞營不朽人生奇偉在事業自局儒酸亦何有
我今且去君亦行凄風枯林月當九君有高幢盛僕馬載

有空車載鷄狗出城分路兩不同一就官塗一林藪恐君
謂我非病歸不惜叨叨為君剖

初食楊梅

楊梅本是我家果歸来相對嘆先作往来南北將十年久
不食汝將忘却憶從年少在吳中食以成傷難療藥年年
端午即有之街頭賣新先附郭初間生酸帶青色次見熟
從枝上落吳儂好奇不論錢一味纏逢酒倒紫生時薰蒸
毒烈日所怕狂風陰雨虐有紅有白紫者佳大如彈丸圓
可握生芒刺口易破碎到牙甘露先流齶黄船奉貢晝夜
走数枚出賜帷臺閣其餘官小那得預說著江南懐頗惡
吳人饕寥百計收不知本味終枯涸肉存液去倡有名奪

以酸鹹無可嚼我今到家又過夏正是高林雨而濯滿盤
新摘恣狂啖十指染丹如茜著細思口實亦小事其來乃
以微官博使余不有故山歸安得鄉鮮列惟錯人生百年
在適意思口勞勞何所樂

金山寺避暑望雨作 戲效玉川子體

山中日日望雨至立向山頭看雲氣今朝且喜雨果來陰
雲成片當天墜雲之來兮奇且特有如推山而至遮盡半
天黑黑雲上有白雲行白白黑黑兮重復輕不知黑雲是
風白是雨白雲多處先沾溼雲中雨脚畧可觀數條當天
大如狂此雲先自北方起汗漫只謂太湖中來返頭看忽
然風自東向來却把西方之雲盡吹散衆人觀者卿言若

日日望雨又不雨幸得一片雲推來自天北須臾變作大
雲有黑亦有白令人觀之恐怖生若要作雨不如此不得
雨未至兮雷先鳴驚人不須用多只一聲魈肝鬼胆在何
處世 亦有奸人立不住樹頭蕭蕭風鬧作如今却是雨
真到吾見閉門高坐看汝落落到三日五日也不惡

示友

作官亦有味豈必居山林山林不足不如守俸金驅馳困
末事所貴在安心慨思一歸難仰嘆空沉吟豈不畏貧賤
自愛良亦深厚養藏至發朱籠乖野禽緣茲公座上常懷
溪樹陰

文宗嚴將令慶雲其同年閏侍御作竹為贈

吾子平日心皎皎我所知吾子他日節斷斷人不疑況有
同年友清風相夾持無煩苦規益玉立本天質

挽浙士沈一之室人錢氏

柔嘉由夙稟挑天方有歸云何枝上英俄逐涼飈飛伏匣
悲明鏡凋香嗟故衣書史紛在目百歲永相違弦絕不復
彈嘆息損容輝傷哉微雪詠空存五色機

觀梅花

王家園裏梅花開早觀晚觀日日來東園垣毀得逕入西
園隔水空徘徊踟無斗酒醉其下多謝一周如一杯仰頭
但見雪滿樹兩園映發何奇哉便思風雨已七日花有幾
時天不惜寧天賜雨莫賜風留花且發兩園中但教花在

能來看泥濘無妨自有節

小言

黃鳳蒸饑客稱羞寸帛製衣餘作裘駕車隊中相追游累
壘築基起重樓

秋夜雨中

一陣復一陣蕭蕭忽然至空堂燈火夜臥聽惟獨自何哉
人世間有此惡滋味能令伏枕人百計不能寐一般聽雨
愁天下無可譬鬱鬱沉沉默默探懷却無事

奉陪石田先生登覽虎丘

中年棄組綬立壑囿夙心窮探雖未暇適勝或可尋勝茲
西郭東平陸起孤岑水石多秀麗委曲抱幽深丹砂炳豐

峽翠躋暗千林何但游人樂翔詠諧魚禽攝賭靈淵瞰流
目高閣臨況奉鹿門履玄言承滿襟撫已良自足終老復
何歆

小景

白雲如炊氣渝然群峯差々翠成蓮高居者誰其列僊客
至不起但聽泉

松江道中紀事

余生信多厄浩歎命可嫵二年不出門日白夜有蟋云何
此舉棹風雨隨相淹嗟人孰無友餞子吾所忻逆々松江
道勞苦亦已厭始自發松陵赫々晨飈嚴橋門水西吸々
卅向堤粘艌人紛運篙墮者幾欲殲心驚不得坐起視衣

皆霑幸矣免亡失私慶自理髮顧此皆官夫一死事豈纖
人間列法網更乃議口食無端負重責何苦傷吾恬自從
入卅來夢怪神不懨況乃四多風窗破紙若撏薪爐向榻
置卵以充帷蟋於征既七日雲開堞方瞻言歸一何速墨
突信未黔曉邁三十里仰視日已晻風顛浪如馬纜斷猶
揮銛中流去飛疾水梯人爭拈北辜迈南騖似拔蛟尾潛
役毗盡逃散蔽彼村宇覘支吾不可使遺棄空牌籤因之
發長喟俛然理有占此固艱捷齊乃費口語諮但我既嗜
逸早識茶薑甜所獲良已多貴勢寧得兼此心甘無尤終
不慽冷炙田潦水鳴咽助我鳴澌々未涇暮雪下淒風刮
剛鐵咽啾集饑鳥蕭瑟敲枯篁冬溫乃從候霰雹真良砭

晨興躋遠望縞野皆雪壁三泖凍無波九峯高峻尖清冷
乏瀕氣盱此天地閉搆來與人喫亦可療久痾窮游不終
否果見日色遲經墟復歷鎮時或蠡酒帘船將鼓笛具缶
有鵝鴨醃尚可供一醉々倒酒可添貧賤固多役未得安
閑閒近游亦不易平溪藏險嶮蘇松路何有林若行陸黏
賦造合爾薄辭祿誠非應園居近修葺草屋新始苦殘冬
積蒼翠松竹庵滿簷郭歎誠游歷請卜君平廉

唐昭陵驪山避暑圖

貞觀天子翔明堂獻琛執圭來萬方總制機務挈紀綱心
思焦勞體弗康築宮九成驪山陽六月避暑因清涼玉殿
金榱跨澗岡周遮柱欂煒煌々千乘萬騎汗且殭不能數

計堪容量山顛築臺入青蒼咫尺層々近相望芝蓋侍衛
容穆莊下視塵寰何渺茫靈風颯然拂旗常龍顏為笑樂
徜徉林花澗草盛紓芳異色之禽亦鳴翔天子撫髯小八
荒顧命侍臣汝揄揚卿枚前趨鳴珮鏘秉翰作賦極鋪張
此功周漢德義皇被之雲和在中房賜宴大酺流恩滂執
符御極貴安強游豫小事庸何傷何人作圖筆孔良往事
如昨千載長美哉流風歌洋々

新安李氏園亭

夫君雅好奇卜居富林墅遠績乃祖賢開園遂成趣池塘
擬山澗樊垣護芳樹纂々朱實垂嚶々野禽翥荷鋤豈不
高蕉得理生緒正界方礪隅育蔬先去蠹葺身柳至衎于

該道歳具鳴琴白日永垂釣蒼波鷲庵館足藏用墳典帷
業素慨思黄綺流園公亦名著肥遯今式符優游擯塵務
閑風想起曠懷勝冀欣晤眷言嘉令德援毫賦長句

酷吏行

酷吏面上無慈色手中長提法三尺怒向横生鬚奮髙張
呼怕衆氣揚ゝ鞭笞在前視如戯人血縦横流滿地水浸
生荊尚怪輕銅包大杖猶嫌細貧窮百姓真可憐毎ゝ見
官多被鞭忍饑忍痛哭向天公人更覓杖頭錢

和計大尹虞山雅集

鼓櫂琴川來篤言為近游賢令化方洽豈俟即予謀張燕
山之顛有酒滑如油雲閑見百里南望古蘇州尚湖當其

前搓時維抄秋仁政召嘉瑞岐禾爵盈疇我醉屬公飲勿
遺此遐陬言予本邑産古今契良投有月照松杉賓客起
互酬擇勝重移席撫遠還登樓喿ゝ新篇詠廻若風馬牛
良會誠亦難餘歡渺滄洲

詠陽山大石和李少卿作

此陽山有石　形將大塊截勢與蓮花共仰觀
一何髙登陟不可鞚鳥飛必徊翔雲出自騰湧孤圓外成
嶠空朗中含洞瘦如劈轂良清若食蚓仲深思殆天設乍
至令人恐濃蘿垂作陰寒泉滴為凍戴庵亦頗危携觴更
交綜耳脅或駢攢拏拳時獨送巍ゝ上少並森ゝ下多從
荒厓始誰開倒樹諒非種在蘇三呉間當以九鼎重崇巖

借冠冕畢樂聽琵控勞呼猿固遝被壓松堪訟曲躬始得
門側身還入術拂苔劣容眠收乳兼資用志猶記秦餘材
骨遺禹貢立久氣濕袍嘯髙聲答覓論年越殷周言時晦
唐宋一為佛者居永作游人奉病宜謚著書寐稱搏養汞
四方傳不誣諸公評切中臨谷足還酸乗顛目偏縦支胴
詎厭看極口難竭諷鬼鑿手須胼鯨負背應痛東岱徒小
魯西華謬推雍懸磬風發鳴杳爐烟結供暴沙伏靈蠶食
岡停遠鳳是知隆拔萃所貴秀合衆偷餘殿谷猿就憭亭
閣棟枯藤蔓穿皺長虵舌撩縫輕清受指弾璮瓏脱泥壅
帯拜本無忝羽撼争得動栽培稀尺閒構架靡寸空炎伏
凉自生清秋月堪弄林深必頻蜀嵐酷能作艶星化猶立

莚龍吟如叶碚嶺獅馴已賓享虎獰與閑久嗟偶勝賞頻
勞落清夢即欲營終栖其奈懷儆倖

同史隨州適西郊奠亡婦之墓還停舟中兼叙別懷
作

春渚方泛ゝ沿洄弄蘭槳既遵前墟迻遂事玄臺饗感彼
泉下魂揮涕予懷惘登陟循新阡青松倏云長收淚慰遠
別芳甸聊涉當周覽群物熙當年記來往蔬麥爛成繪川
原一何廣逶迤疑村家池亭亦虚敞黄禽聆在柳庖鮮看
麗網飯罷相攜行華舲共還上重濠肆晩興清飆薦初爽
欣戚諒難代特觴仍悒怏況乃老俱至流光疾翻掌聚首
永為歡睽違時致想念此能遽姑俟雲月朗

題陳卿雲山圖
峨々茲山高冉々白雲出春來為甘雨可以甦萬物豈比
窮谷寒終然守荒寂不能與膚寸含烟翠空欝
與育德同遊鴻山作贈
登陟信勞止奈抱幽賞僻冠嵓飛亭創緣罔新路斥良友
況昏　睽違思深積相携當抄秋決皆送遥翩南見泰餘
抗撫景楓葉赤寻生諒多暇茲游云偶得無成感休謝終
老向林澤
送贈浦文玉還錫城
初月麗秋夕照此庭前樹繁柯影縱橫溥々濕零露累日
相携游茲焉俟良晤論文符知賞斯人慨難遇解維俟酒

散言投錫山去鳴艣荻蒲間到家應達曙締交其自今毋
忘篤情素
廬陽思歸因次蔚少參梅花圖詩見意
我家江南山水窟十年未省為旅人客居忽々秋寒新覽
鏡自噫心俱塵忽憶梅花在山路笑人不歸竟何故生當
谿志那少思來書便擬投東去
近體詩　五言七言
弘治甲子歲六月恭聽遺詔志哀二首
聖智由天縱垂衣帝德彰民饑憂大禹刑措美成王撫衆
惟恭儉臨朝罔怠荒傷心聞詔日率土淚淋浪九棠鬧鴻
業龍飛亦戊申武功成海伐燕禮接群臣南面惟恭已深

山共盛仁誰言弓劍遠史冊萬年新
將赴都別鄉友
草々溪莚別不堪分手情誤與官職想仍作暑天行世界
身雖匿乾坤眼暫明野僧休笑我歸計有時成
陳明寺席上分得紅棗子
一秋欣飽喫曾記脫無查爛不隨霖滴乾因透日華肉堅
枚縮小膏皺理交加赤喜如忠膽甜愁觸病牙蓄藏仍歲
用飯飣滿人家重嘆來時路高林正放花
使浙日承親友送至吳江
送々不覺遠因留江上眠天寒人共被夜靜水衛船候旦
覘雅發離家記月圓未知從此去何處過殘年

次韻陳大理
寓居卿爾御垣東一榻蕭然秋色中到任幾時先卧病深
慚俸粟卯文紅
慶壽寺作
自入都城已四遷梵察今擬度寒天密糊窓眼瘋何入獨
諷駑光日又偏任有薄書心不仕歸無衣食俸難捐看來
正是沉吟處誰與商量但喟然
早春遊南山
游思經營兩日前過暄深畏雨遮天放明下地親張具隅
宿拋緡掾買船霽景望來欣已動佳朋接到冗俱捐豐摇
疾櫓清波裂四柱明　碧漢填眉北入橋村已僻投南遵

渚路㑡偏成行梅柳將春妬吐氣翕蟲得暖翻波浪刺篙
蓬濺水濕新吹柰枹紫烟摩空寶塔超雲立涌地螺峯走
馬連荼磨高存土堆大石湖晴動鏡光圓先朝錫翰亭猶
護古相營居宅已遷竹轎候人譁守岸農黎觀客靜依阡
僧房臨港舟堪抵佛閣依嵓石共肩豆實不離墻下笋杯
漿原取澗中泉梵書在手因抛讀道榻逢軀即借眠却顧
城闉須迈棹欲辭賓客獨叅禪林戀自幼閑心事身世從
來是業緣又逐濁風歸市郭各扶殘醉別溪筵還家秉燭
吟詩句境物惘胸尚歷然

陪郡守林公游山二首

綠瘦南山正抄秋嘉招欣奉旆旌游堙閑湖水臨風觀樹
簇松陵見遠洲近滾風光堪醉杜環滁林壑已名歐使君
仁政何從見老稚欣欣擁道周
絡繹嘤嘤鳴草間漸看氷鏡起東山寒旻下露沾衣濕野
燎然松委地丹蒽帳空兮方自突峴臺登後更誰攀穆生
未必堪優禮又踏仙舟醉醴還

送都憲戴公入朝

喬嶽巍巍德望崇烏臺新陟漢三公聖皇思治求元老草
澤虛心仰素風表率共看師百辟倚毘深喜副重瞳趨庭
再拜非私慶直為朝廷賀樸忠

璦上人還吳

京國幾時留句句兩月周禪從逆境打衲到暑天收作禮

辭僧伴挑包上客舟將何償此役速揀好山遊

悼周浣判原已

簇簇紙花羅几筵人生到此亦徒然身終渴病如司馬命
值孤星是樂天多少庸夫偏不死古來才子本難全吟喉
一閉詩增重昨日搜囊有數篇

游後出山作

百數青蓮蕊兼辰得縱看盤空度石壁就地飲雲湍有口
贊不盡無緣到也難又歸城郭去塵土事漫漫

賀九嶺作

兩山分一嶺左右望皆宜路作蛇形曲峯為粉本奇對風
吟口悃懼客打亭危不悟晴嵐重飜將雨兆疑

殘雪

殘雪經時久常聞簷溜聲謂晴堦更濕疑雨日還明地背
融偏後宵寒凍復成不妨留莫泮借爾照書楹

谿上納涼

扰暑餘威苦難避魅人頗有晚涼生脫衣總向樹頭掛携
酒獨來溪上傾冷水潑懷風忽到濃霜滿地月方明來朝
幸不拘時起何怕坐交三四更

遊陽城湖上晚步

一宿江鄉俗事稀小春天熱換綿衣偶然來到水邊立鷺
起田間稚亂飛

新春雨雪中和友

四壁爐炎小室溫雪花兼雨晚紛紛新春未立寒猶在舊臘雖留歲已分坐對瓶梅消白晝手持經卷詠清文當其候冷韡僾凍草困披衣正半醺

野行

晚來寒凜冽原上更風多殘雪消猶剩瘦身行始和每到賞心處低頭還自哦

送同年馮使君在京口作

江上迢迢野艇牽山林未散綴同年坐看砥柱中流裡來詠飛花北固前魚泝晚湖勞贊庾詩催暑雨漫成篇平生知己應難得從此相望各遠天

苦雨和仲巽

暑雨連綿雁蕩村遙山連漫盡籠雲僧來白足開庭講衣瀨黃梅冺木薰滴點松梢增葉重崩騰田口放泉分清齋不但簞瓢客閒說邦侯亦戒葷

荻谿訪王隱君因和答

叢叢野樹暗湖村晚到幽莊滿榻雲積月雨聲長斷續低鄉水氣日蒸薰人將世隔今垂老鄉與田連已不分信宿隱居勞茗設自　何胤早除葷

贈王戶曹軏

元后初臨御周爰遣使臣皇華江驛遠天寵詔綸新大禮須供億仙郎正莢　山川甘跋涉道欠發稽湮萬里持麾去孤舟與僕親登瀛唐顯客難蜀漢文人鄜郡嗟重莅高

庭感舊陳秋堂正叢菊祖席又城闉鴈起寒沙捲風迴落葉頻歸途還到此勝望獨馳神

送呂府丞之任南都

諫垣忠亮久京兆喜新還聖主紓隆寄疲民望有年黑頭階已重赤甸理宜先臨別彈琴聯當知緩急弦

送吳給事使廣東

煌煌持使節銜命向炎方天語臨軒授王程過嶺長兩班推宿望百粵仰清光為想還朝日敷陳別有章

利濟寺燕後出見白牡丹

一日清歡坐後齋誰知此有玉顏嬌春風觸目生留戀繞倚朱闌面已背

贈吳江金明甫五十韻

昭代開文運羣才總是掄搜摘收巨木瑚璉錄奇珍所重尤黃甲多聞得俊人驥難千里過璞自一朝伸明府生東越華門甲古郵踏槐膺顯薦鼓瑟位嘉賓素壁韓槃棗丹墀董策陳縱橫敷禮樂慶會際君臣金榜題名嫭瓊林賜酒醇修欄栽翠服軟角製烏巾垂拱瞻天表傳宣聽玉綸五橋龍飲旭僾扇雉開晨苑樹芳含蕚溝波暖動鱗常參未閱近歷試紛曹新聖主思圖治臨朝議牧民班行非不切荒遠更加勤由此連科出多為宰邑巡黎元無苦嘆進士獨良備有縣居京甸依江住水濱銅符侯乃握竹馬境同欣繁簡誠宜別賢愚自合甄內抗儀得音右銑實逢辰

雖是毘陵地誠居吳會津千圩開畎畝萬井聚城闉賦重
徵難集風澆俗尚囂自來容暴橫誰肯念孤貧呑郡茲偏
病前官素苦瘵亂絲非易理惡馬未堪馴濟巨馮良楫劇
堅屬利錯一閣臺奏下共遂使車轔積弊初如蝟頑氓亦
類齧掃除無一點安集在餘旬似把頹垣築猶將碎褐紉
調弦知緩急飪味適甘辛訟減䜌生獄庭閒鳥立楯差科
無向背傜役最平均案牘勞熏夜衣冠起侍昕墨鍾鈎詐
偽破枉去殘　惟務農夫樂寧憂勢要嗔六房成潔士百
姓得慈親衛要多賓客逢迎足縉紳挽船下最苦褫服事
難論到岸咸栽數闌風頹解艙如斯施實惠豈但鼓空脣
况值愁霖積偏遭歉歲頻雨涯曾莫辨三坂欲平湮貿息
聊求米抽椽用作薪私家俱遏糴公廩亦空囷善策頃多
設逃民即稍蘇桑樞抛更葺蛙竈冷重炘陰隲通蒼昊宣
勞荅紫宸旌能方剡奏獻績又賫輪驛柳條初發溪桃葉
正蓁計程趨闕下拂袖別湖濱為譜離筵曲遙看去騎塵
勉旃圖報稱企古紹姬莘

悼賀解元

病中誰得見僮僕侍呻吟臨死思家淚終身下第心友邊
魂暫托人裡面尋難惟有殘書在仍歸舊路陰

倪公拜吏部尚書詩以申賀

台司位重百寮推聖主虛懷獨見知正氣自來關世道龍
光今日被朝儀詔傳中外咸胥慶功踵臯夔定不疑指日
御前應賜坐笑談惟恨靖邉陲

沈石田寓結草僧院次韻

門前即人世活板作飛梁古殿崇三寶寒流遶四央松枯
老成怪蜂出晚知房更擬分禪榻來聽夜雨浪

常熟邑中赴許明府道院宴集

乚捨境前雲水堂使君招飲興何長虞山最好是此處名
教清談得幾場鼓瑟時〻驚鳥下閑扉隱〻見湖光夜深
松竹皆含露重舉金杯吸晚凉

題上方望湖亭壁

湖山開妙境當暑更多風萬頃涵亭下幾帆馳鏡中讓年
杉過我極目鳥横空獨酌無人伴酒顏聊自紅
杉過我極目鳥横空獨酌無人伴酒顏聊自紅

赴南峯舟中作

四月園林梅子肥遙〻蘭槳弄清暉抱愁自適尋山興避
俗聊穿高士衣野水鏡空雲倒入晴嵐翠重鳥迷歸嵓房
去地將千仞到此應知不用機

虎立萬松堂避暑

雲巖不一勝窮歷到幽房鳩入深林暗風來高閣涼鳴蟬
消永晝懸磵落寒螢樓〻塵涂者空知隱筞長

初春山居還城却寄支硎僧院

好山不著詩人句辜負浮嵐翠滿空梅子蛻花春事半雨
聲追冷昨宵中來尋茗碗梯幽閣却上籃輿別遠公白髮

漸添身老大何緣佳興逐東風

湖上

湖上魚吹細沫行湖邊花草足風情田分日影陰晴別水合天光上下清頗怪病身逢酒健久留　眼待山明農家識是游人過競擁籬頭送犢鳴

冢宰毘陵王公與郡士太平寺打魚燕集作詩因和

給園澄霽届芳辰樹影離離水鏡真在沼文舫因㕘得從公賢士以游親撥絲味帶三秋雨網沫珠懸萬顆銀却顧人間還獨笑魚羹何處便長貧

自胥口泛太湖至東洞庭

西望茫茫接𣃥州群山無數障中流飛帆半日才能到睹命今番始得遊城裡見天無許大　中覔飯有何愁橋商渡慣心猶怯怪殺衝波一小舟

清明後一日獨遊西山

靜揩倦眼洗心腸領納山光與水光到面春風未全暖離城野路一何長青黄不接麥苗短紅白間開花蕊香隨處有茶堪接納禅林三四遠相望

遊虎丘和姚侍御

闔閭城外虎丘山半日工夫往可還粉牖啟船横水次布袍便體混人間石池對闢泉長定寶樹爭開蕊欲殷邂逅禅僧見趺坐世涂遁覺倦蹤攀

尹山寺夜詠

離城去此二十里翻作遲遲半日行古寺夜投增畫出空廊獨步月方明學披梵笑言生漲借浴芳泉體潔清童僕不諳禅默相翻憐無侶話羈情

和余錦衣遊湖作

團團柳絮起因風縷竹攢垂簾子紅弄水珍珠生掌上看山圖畫落胸中禽魚已減驚猜念花草仍資品第功緩棹不教搖鏡破湖西游衍到湖東

晩入穹窿山

曲曲修途入塢深已嗟天晩暗生陰誰知與上忽回首衆谷日光方閃金

將進西山道中作

竹轎晨登數里迂群山膏沐迓吾徒樹枝拂帽忽低首水影照人堪數鬚牛犢縱門角如栗梅花塞路雪成珠白龍廟中一覩想祀羅野人方會鋪

支硎山中題僧院

初春妙風日命侶共來游泉噴雪花冷鳥含蠻語柔怪峯藏僻院平野入高樓總為尋山主何妨此獨留

除夜雜咏

歲除當此夜洒掃事忽忽井上皆封草門當畫畫弓祠堂神影掛客座佛莚崇撒豆禱兒疾存炊忌釜空辟瘟燒朮煖承俗燎柴紅啓篋新衣振除塵舊室攻買錫迎竈帝酌水祀床公春帖題鄉究年書誦學童揷簷皆栢葉戲火有

黍簡殘曆收年盡深缸洗臘終市闠驕物貴鄰里饋羹通
未識他州節於斯異與同

永定精舍

古刹吳城裡相傳始自唐殿高鷹摩頂門敞檜成行布地
將千載分燈有數房涵空雲沼淨當閣野梅長塵動無餘
法經完室蘊香暫遊非久住靈境獨徜徉

野堂植秋卉數種艷麗可觀

滿庭丹紫爛雲粧點村居三二分秋色自然多富貴遊人
不請故紛紜化工手列皆成畫時雨思公獨東鈞終日坐
來看不厭東風擅美定虛云

重題虎立主公講亭

池光如鏡影山臺怪石喬林美矣哉昨日曾遊今又到恐
遺佳境重徘徊

南都儲考功爭拭軒寄題

郎官別有野人意軒子新從池上開天貸荷錢買風景時
低面孔洗塵埃功名不泥仕亦可漁菜能供客易來爭似
馮曹偏廢政長將水鏡鑒人才

送王進士源潔旋都

煌煌使節非孤旅滿塢梅揚首夏天晝錦一游山水重不
離塵世有神仙
解纜愁看即遠行田溝處處水流聲人生一別非容易極
目雲帆徒愴情

除夕偶成

節盡爐灰白微吟首自垂不辭終夜坐要了一年詩春臘
方中判寒暄已背馳來年在何處離合又難知

贈錢山人

築墓先旁正有疑公來指點恨何遲攏穿橫脉書難盡水
取回流法最奇障面案山今不得標雲文筆雅相宜吳中
岩谷雖層疊未卜尋求席更移

鄭尚書挽詩

顯融當代列公卿一旦遊仙隔杳冥閑輔賑荒遺德在留
都勤政滯寬清江頭自結歸廬小身後還沾贈秩榮諫草
幾多珍篋笥賢郎累累嗣家聲

送李通府致仕歸沔陽

地控全吳佐理優芳聲數載播民謳甘棠花燦車曾試彭
澤風清紱早投出處飄然完晚節山林樂矣慕前修蹇余
悵別西閭外空望雲帆去莫留

送金陵陸仁甫赴合州判官

錦袍辭帝闕南邁爲寧親故里江楓老長亭別釀春佐州
還領職觀國盛逢辰正恐需材彥難容竟隱淪

虎立閑泛與伯虎同賦

名岩佳麗冠吳州永日逍遙榜綠舟菡萏含嬌星水面蔦
蘿垂蔭覆人頭寂谷玄蟬藏影噪長阿蒼狄領群遊翠幌
金尊何限樂欣逢絕咏愧難酬

題畫

野禽飲啄自得意傲倪秋空萬里天不羡隴西鸚鵡貴長羈金索盡堂前

題赤壁圖

東坡先生信豪逸政事文章兩無敵立朝讜論忤權臣一官忽向黃州謫黃州僻處西南境地接瀟湘路幽迥平生報國盡忠良榮辱寧知在俄頃時當七月秋氣凉扁舟載客同徜徉黃泥之坂連赤壁赤壁磯頭浮月光影落遥空浮沉壁玻璃萬頃涵秋碧清風徐來波不興身世飄然凌八極扣舷擊棹酣且歌人生不樂將如何洞簫吹月斷復續淒淒切切鳴聲知先生整襟方嘆息俯仰乾坤感疇昔曷分鏖戰總英雄回首江山已陳迹寓形天地真蜉蝣放懷江漢從遨遊夜深舉盞更酬酢何用眉眉悲窮愁心事悠悠見高致風月無邊愜深意興來詞賦追楚騷吐出胸中浩然氣從此聲名播宇宙笑彼奸回不須數丹青未必無小補覩得丰標留萬古

松壽堂集卷之二 終

松壽堂集卷三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記

故僉事陳公脩墓記

皇上龍飛弘治之元年覃恩海內凡古今名臣歿而有聞者詔悉脩治其墓於是吾鄉故福建僉事致仕陳公卒塟於吳山之下且三十年其孫太學生悅以其平生履歷白諸有司請應詔如例衆書僉同且稱之大明一統志而公忠義事具在列事遂施行其二年三月墓成孤臀既逝塋復再光明天子之賜及於幽瀹若是其大也公永樂中以進士拜河南參議流謫十載復起為御史有直聲累以言事被罪瀕死卒不變違事四朝皆得謇謇匪躬之道孔子之所謂剛者公為得之夫旌賢表忠王者所以率天下之大政也公持官清苦塟之日掩穴而已遺孤奉家法守寒潔業無所增歲時上塚洒飯杯土取不闕為孝安服致力於幽堂之飾耶故有狐狸荊棘穿鞠而不免使人過而涕之曰廉忠吏身後所得若此則孰肯相率而為善也仰惟皇上始登大寶即下明詔及茲事公得首先蒙被賁於泉壤豈惟其子孫之榮將服官之士莫不踴躍思報之惟恐不及焉悅感上恩德不能忘因請刻石墓道誇示來世敢拜手而為之書云

水心亭記

考君子之道有張有弛張於其方為而弛於其既為皆可觀以則也往年河南李公以法從事今上有匪躬之節嘗奉命出按關右用法誅姦慝殆盡天下想聞其風采卒以是得罪瀕死者數矣賴上聖明得不死賜歸其家逮於今十有五年矣然公身退而名愈進外沮而中益昌盤桓鄉邦怡澹忘物得易之肥遯詩之考槃之美求厥攸宜〻於優游爰即家之隙地鑿池而構亭焉環之以流波植之以荷芰名曰水心志實也厥所有事匪觴匪絃經史式陳覽古之訓安命之義嘅則俯游鱗迎清風與雲月相徘徊泳水所謂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易此者其得之夫

昔之賢人出以為國故有捐軀犯難之事處以為身故有明哲自順之道是身所繫在國則輕在野則重非夫委質受任與迫於貧乏其可寬之悖困而重其辭〻乎公所以逸於斯亭者蓋有謂也方其有為之時則激烈奮振身且不計何逸之敢謀惟其宜弛而弛乃公之道無時而不適也於是足以觀公矣嗟乎在公不可無斯亭無斯亭則世無直道在天下不可有斯亭有斯亭則賢者不復用然則必也還公於朝而後可公其終得以書史蓮波為一生事業耶敢志於亭以告執政

崑山縣重修察院記

弘治癸亥歲春監察院御史柳揚馮公祇奉上命巡按於蘇松常鎮四府所至振舉憲度綱紀一新吏民奉法無敢犯乃七月行部至崑山是邑也直頹東境七十里迎必首先公入居行臺觀敝漏狀召邑令吳君議析脩之曰吾聞昔之賢雖一日必葺其垣宇況茲出令地乎於時吳君諾惟謹公為下文書作郡餘為經費蓋始於其秋而成於明春作七閱月訖功厥有廳以蒞政門以啓閉堂寢以燕食廂廡庖湢各事其事凡為楹間三十五大仍小更豐約有道寸材塊甓咸隸於工師蓋終事而民不知勞焉公既以吳君為能且謂茲役之作所以嚴等威備制度謹防閑而非得已也於是乎有書石之命惟我國家採用漢制嚴遣憲臣按行天下刺舉不法因達民隱而布之德恩實天子

所倚以圖治者而於畿內加詳故分四郡特設以蒞之然則威之所加在郡〻重在邑〻重豈其居府而容其完畧焉此公興作之盛心也雖然脩室者於此有斷焉必去之有良焉必植之作而有法在政斯類公其然乎且公至之冬歲適歉荒飢民嗷〻具疏請於皇上免稅六十八萬有奇又自裁革均徭二千餘役凡省鹽鈔二萬緡其明年又奏蒙恩准輸折色銀三十三萬省米三十萬石留為賑濟公之功大矣哉公名允中字執之成化甲辰進士建白璧上克恢大猷蓋其心存經濟若此吳君名祺豐城人弘治壬戌進士慎以有為觀其績可知也用敢併書於是庶他日得有考云

宜興縣新建察院記

常鎮蘇松四郡輔京圻居東境上天子歲命憲臣臨治行事所至激揚黜陟問民疾苦故無常居〻之所在大政輒集故非高顯殊特則不足以容衆而威下蓋勢然也宜興察院創自國初洪武中椓守簡質國稱嚴重歲久益敝傾欹缺隙有司以其然也或外塗飾以掩責然非制奸之道弘治癸亥廵按監察御史柳陽馮公允中奉命至既入是邑顧而咨嗟以為敝予改為古之訓也作其容已乃屬邑令晉江王君鋐議之君度材計費官帑不足濟以相勸而後克從事於是盡撤故構作廳事增崇之凡四尺深倍加一丈有奇卻其幕又三丈有奇中堂燕寢皆次第修列周垣既築重門以峨館廡庖湢莫不咸秩後為虛軒用待逸暇其西室則 吏止焉其墉陰則池亭設焉蓋及是而居之道為大備是役也經始於歲之七月逮十月告成公至自金壇居其中臨莅有儀防遏克固清嚴邃麗為諸邑冠為綱節久之而去他日命予書其勞於石用示旌勸或曰宜興山邑也凡 從 而已矣是大不然民性遠也而不能無怠心怠則難收也是故聳之以憲府之觀使其民望之而知畏因以守法無煩於檢約此君所以祗承公命而致力者歟雖然君則能矣非公其孰啟之蓋惟不疑而後能任人惟不私而後能為人任上下相齊是皆適乎道耳於其間何容心焉公登成化甲辰進士居內臺風

以剛峻聞至是持法務存大體而君亦以甲第蒞令官守牧之美不一而足用敢附書以俟後有考云

無錫縣重建西倉記

邑無錫秋粮十八萬有奇以其三之一食縣秩餘悉以為上供凡起運者故平無倉錫倉之設有二分列於邑之東而蓋自周文襄始傳歲既遠利博而弊亦甚牧民者憂之而未有任其改作者衆謂缺與弘治十年八月進賢姜侯以進士膺選來為令顧念廢墜慨然思營之時聖上方以江南賦簡命都憲彭公巡撫經畧而巡按侍御王公亦同奉命莅於境侯請而咸宜乃謀於下曰吾欲不費公私而俾役成如之何其賦長之在官者五十有二人進而頌喻其皆曰斯民事也孰敢辭於是鳩材聚工兩倉並作而西倉之區凡十有四規東抑有加焉西之董役之士為義官濮滓凡百受度於侯號稱勤謹以作之明年九月興東同成有大廳小署門廡洞達其壯傑為郡之諸邑冠既而甃場平良廣于掃除粒米不失吏得校量蕃不克作來輸米納訑歌載塗蓋獨用錢且百萬有司之役於茲為大而君子不侈為何哉國家仰給東南而小民艱難於稼穡之事司之不宜非也適所以示敬慎而已矣然粮貢不倉自祖宗以來則然倉非不善也制未違也有能作而恢之斯豈非朝廷之至意哉故文襄草創至今六七十年而後始備則法制與縣遠矣侯務施惠愛若濟飢渴而於賦斂尤平

故予受託當書而不復援古以著誠者所謂以人為鑑俟
實有焉

浙藩重修廨宇記

浙省包山帶海有郡十有一屬吏雁行趨庭下咨列不絶
其衙署則凡大政令皆出焉非有高明偉煥不足以稱是
故排劃之規視他處為大且備惟其然也易敝而難葺而
長是者或玩愒懼謗非之顧往往日就頹壞民罷所瞻斯
固非可非也今左布政使蕪湖李公賛始到之三月顧視
而嗟之曰是不葺且腐濫不復堪處吾敢已乎時伍公符
為左參政楊公奇馬公軫為右參政尚公衡為右參議詢
謀僉同咸以為宜於是內自正堂若西廊中堂紫薇樓以
達於外之重門榜廊皆翻蓋前自廳事之軒若井亭東廊
以及於後之左使衙宅皆建造其間易梁之撓者七甃石
之毀者五大小繪飾為間者一百有八然後積歲之陋一
旦華新居之孔嚴臨下有儀于昔日所謂大且備者果無
負焉役始正德紀元丙申八月訖明年三月功成費用羨
餘不煩官工用僕廝不勞民既落之日右布政使無錫邵
公寶如上謂宜書乃以書來屬記諸石嗟浙固東南會府
財帑民物之盛擬之藩司有廨為容敝也乎哉蓋國家所
務在得賢臣為收伯則政理而民樂不在以苟簡自飾而
曰我不興作以為尚也且政必貴適舉而又有所不可已
者公之用意其在是歟公初舉成化甲辰進士以吏曹郎

歷職武選總陞陝參進今官素博洽有文其為政尚嚴毅
敢任事蒞官以來披剔隱便發匿適算餘事乃及茲役蓋
其一云

治水義官題名記

江之南比歲大水稼用弗登民飢穀翔公私告竭有獻謀
於朝者曰三吳之饒其惟外府而以巨海為壑水不克下
乃災於農請決之便諸闕皇帝以為然於是以工部侍郎
徐公兼都御史來治其事既至籍丁壯十二萬人將盡
巨區之流注諸東具粮稅界經始有期圖用古役法以伍
什百千長其人備吏少不足以署無所屬僉曰民有以義
顯而仕服者亦吏也凡其人多故家子有恒心用之庶其
濟乎從之郡以下邑徵用敍良惟時吾吳實將發萬五千
人以往長者當用二十八人點大夫鄉侯乃汰衆引壯丹
愚進敏簡拔登數俾行視役分地常得熟之芝塘用能協
力踏志無懈晨夕督促提調咸中程度以弘治八年二月
功成侯乃建綵旂列金鼓躬迓於郭外宴饗有序百疾咸
釋初役之興憚往者既衆而多以疾祈中數侯一折以大
誼不聽且約列名於石以為旌至是惟言之圖嘆請于都
臺許焉而余受命當書夫是役也除沴召豐光迹昭功利
博大實聖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額為生人慶顧得預力
其間而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無遺也而侯
於此乃能敦信崇誼以彰下之勞遂使一時駿奔之士得

以乘聲邑中永永無極蓋一舉而三美咸具其樹立宏遠
抑可因是而知其大畧焉侯癸丑進士任丘人至之半載
咸思大行誠賢牧也

長洲義官疏渠題名記

巨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必宿於長洲而後得達故是
邑大抵皆水也夫水受焉而有歸乃不為灾是以當治最
急然由是抵海越鄰尚百里不流不導無所於瀉則不獨
治以自利亦明矣弘治之二年天子以進士邢侯來撫蘇
人先是三吳水壁治且八十載防壞渠塞荒以歲繼侯汲
汲輸賑補救振 設民幸免於轉徙而終以為非遠圖每
欲大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顧境有畫焉不可也七年侍郎

徐公以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盡去水害而以白茅塘為
之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於海蓋所謂下流之當
治者治則均利而通其上者尤甚於是邢侯任其事加力
妙選義官之有材諝者得某某等三十七人畀之人二萬使
分作焉明年二月工成自芝塘至於廟灣積沙盡決迅流
飛疾由敵者觀之則役不在境若驅氓以他救而不知白
茅通而長洲先被其利固侯素議然也凡侯於是役慨焉
為諸邑先竟能假鄰以自濟因衆而有功然則其於理水
與人咸哲而善其道者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黙諸人
為爾苟不以一名永其傳則櫛風沐雨之勞旋湮不聞後
不可使也於是以其石請憶是真循良古意不可辭乃文

其畧而人人列焉

圭普二涇通水建橋記

蘇之郭惟尚為盛而吳寶司之有水焉引大豪而别注者
南曰圭涇北流三里至迷而止北曰普安涇南流三里至
田而止中隔小溪莫之能貫焉弘治辛酉胥門浮橋與邑
令任丘御侯相水而得之嘆曰噫是固有别津而人不知
也決迷鑿田其克有濟乎乃請於巡按御史長沙袁公總
太守汝寧曹公鳳皆慨然許可侯乃諭田者俾售之果獻
其地不一月功告成凡用役一千闢土四十丈而南壑之
決之日者不與焉沿流而行又隨在疏剔其過池之侵官
而屋其上者必作無貸伐榭焚蘊洞為流波一望洋洋靡

有阻遏由是鼓楫而過者無處咎臨流而宇者定版居業
有未復而一旦獲之也方役之始作侯欲廣渠容巨艦慮
匯卑梁可納乃作十橋跨其上通行旅三以石甃三以材
建當二涇之新鑿者二則莫不由狹數崇相閒成章㒒剏
焉朱級以備而徒者稱便既畢事鄉人伐石請書梗槩以
為舟之行是有二美焉胥不能阻閡不能險是民志也乎
惟物鬱則思通然必遭而後濟功成則不朽然必協而後
克覩之斯渠昔否今亨脉於大川其不有遺乎上下一心
以建厥勛其不謂協乎雖然不可以不志於是敢筆其詳
以示後世與茲川永久

鴻山畫中亭記

將藝游觀之樂者則必先求於心志有不獲焉雖曰環之以景物而不為我有故山泉禽魚之勝惟遂而逸者然後能專之鴻山在錫之東南七十里錫之山至是而獨以環奇犖确之美萃為之最且梁鴻氏之故居也故嗣創高獨賢難其人樵牧是叢輪蹄不至歲弘治甲子西野君既得山之中麓為別業乃斸荏蒐披荒翳獲勝於其半曰美哉乎吾將於是肆其覽以與列仙者游遂亭焉吐納萬象撫摩浮雲目及百里下見纖悉其大凡則滄溟匯其東震澤浮其西蘇之郡山效奇呈秀咸會於几下却登而望岧嶤顛列萃是美也統之於亭蓋前人莫之能知也既成而賀者以名請君曰吾觀善繪之士吮和丹墨剸力於尺幅之中非不類也然而模矧之具無所施彼直偽焉而已耳孰若是亭以煙嵐為點綴環峯布嶂集焉夏關荊之巧以足吾賞哉彼畫人也此畫天也宜命之曰畫中亭憩胚斯者太初繪斯者化工中斯者亭亭以君始君以暇穫考君之暇非荒非惰少則勤壯則勞老則逸至於今稼穡詩書之責率有人焉故能盤桓徜徉而樂於斯由其遂也不然一日而游且不克尚取亭以覽物乎且是山宜果植之藪茂甘苦之實其不可勝計君則以暇日督種樹者而視其灌溉刪摘之事因以登亭洋洋其中既與棠陰而亦不廢於吟嘯斯其足法也或曰華之富山之為也君好讀書鼓琴工詩畫得於清淑尤甚宜其有之而伏夫斯亭者之有聞也遂書以記諸石俾嗜畫者寓目而求其人焉

燕思堂記

國家立鈔關一在蘇滸墅弘治歲丙辰戶部主事劉君慎賓奉命董其事先是公衙之宇不足無退食之室窗至若於廨事非便慨將畫之顧視厥後有廡相直惟闕右是宜則室其北廂其南垣其外中設揖讓之位而且以為息焉不費而亟成易規而大備既成題曰燕思之堂於是延涼納溫冬夏咸宜圖史在座花石盈庭容之登焉者莫不樂之他日以其意屬予以記曰官政之備惟思乃克然非偃仰優柔之有地則思亦無寄焉自吾之來茲夙夜匪懈將惟勉其職是圖然南檣北杞日勾核不暇雖欲覽古今以求通於務其無能矣故吾之為斯堂蓋以思而不以豫也敢非志乎且是塗居津之要會鉅公魁士由四方而來者無不得晉接是吾堂日有人焉彼皆天下之賢俊吾宜思而與之齊庶其及也夫燕居燕也會亦燕也一名二義而皆用吾心故謂之燕思也予其思之君字克章真定藁城人癸丑進士溫雅博洽識者期以遠大其為是堂廣已之道而道後之益抑非無謂以為也遂受而記焉若其槩君所云皆具書事貴核故不復列吾言云

重建渡水橋記

東洞庭峙太湖中心傾惟吳邑之重鎮民居鱗次隨高下結屋若古桃源畊田樹果殆無寸地瞭人力作耐勤苦以

俊朴為事壓陋經絡不下萬井其往來上城邑曰幢幢然在途摩接無棄險而晏處者是故通路之宜修急于通都弗可以荒遠視也其區港界二峯之間西五里曰莫釐峯東二里曰武峯其南北貫於太湖太湖本其區也以其水恒出是故以為號焉其流廣而且急賜越行旅為必由之要津故有石梁曰渡水廢四十年矣里人慮其工鉅弗敢圖僞木以濟高危凜凜每風雨晨夕人之提携負荷過者多恐怖貌業或仆而溺有之居武峯之下者有曰前賦長吳天禮謹愿人也病人之厄慨然思作之邑令御侯美其志白之郡守史公公大善之遣吏獎勞曰汝必亟成乃績無終懈惟汝名侯亦曰汝成于其義汝天禮感勵益勉厥

事鳩石材惡弗可用盡棄之別搆碩材之良者甃焉遂以弘治九年之月告成凡長一十六丈高二丈九尺東西為石堤延袤又各四十餘丈其費金將百提而不吝工部姚公方督水利事亦懿而旌之然後山之人大悅弗憂於雨弗惕於夜化艱虞為坦途下視風濤不我能即驩焉咨嗟以為盛舉而令賦長吳恪實具石以來額有書也余聞立政以澤人為大澤而不費抑又善焉若夫利害非其獨有欲使之傾財以濟衆非勸其孰能成之於此以見是役之舉雖營於下而實出乎上以二三執政之仁而成斯人之義皆永永不可刊已然天禮之為是不遺其力而務廣其惠故又有餘續者三若遷旁涇之梁出之堤上而道不迂

若作屋三楹其旁以迓來往而容有息若汲橋之東故井且亭之而暍者弗病皆其事也是宜得牽連而書余故弗敢畧焉

奉詔視學之堂記

自開闢以來人極為大素王人師也故陳其道而布之方冊俾萬世法而行之歷漢迄今餘禩二千而天下大同去封建除井田變肉刑然未嘗不治者何也恃其道存焉耳道之攸存民用永賴故言治者必本諸孔氏其盛至於天子親釋奠尊禮公卿大夫咸出門下環海之內誦其言而以儒稱者又不可勝數夫豈徒然哉由夫子之道則治而已矣雖然道之害厥今惟浮圖為甚不攘不除民胠且惑

姦分宜之所以有堂於學也蓋邑儒學之側有佛氏居曰真果院者實據左方傲而弗經今歲弘治癸亥生徒言於郡太守西蜀朱公華請去之遂屬邑令吳君環經畫其事吳君吾蘇崑山人也以進士宰是邦敦尚儒雅祇命惟力事既就緒遂以其地為學屬適提學按察副使卲公寶巡歷至邑見故殿屋材頗良不欲廢又屬君改而為堂題之曰奉詔視學之堂既成吳君使來請記仰惟聖朝以孔子之道理天下郡縣建廟設學無間遐邇士之起而什用者率此焉出而兩京十三省必設臺憲總督之則學校者出治之地而提學使又士之本也任亦重矣肆我皇上法古圖治尤以教化為先務選都學政畀用哲人故卲公特奉

簡命蒞於大江之西所至較藝考行以身率士務造真材用稱上德意可謂盛矣袁統邑四分宜治郡治七十里山水崎僻俗朴尚簡公毎出道必由且嘉吳君之能官而以不慢治也至帳留連乃去於是風聲所及袁獨先沒嘗大夫不謀而同皆欲為公所為而是邑遂有作浮圖處學宮之事適盧歸然莫定攸處公則又循之名而為之堂為其曰來詣者何凡提學使出巡必奉勅書行事示有尊也曰視學者何斯堂之設非游非息惟學政是視示有專也惟夫子之道類聖皇而行行而有論然非得良使者則不能有成功今是堂也撤土偶居制使然爽秩跋唐虞非朝廷所以詔公意耶然則善奉詔者莫如公無他立其初而已

矣嗚呼休哉公字國賢直隷無錫人登成化甲辰進士第由戶部郎中陞今官淹貫經史志操端正故其為是堂有辭闢排佛之風不可以弗志遂書以載之石俾後來者知堂之所由始

鮑氏清逸亭記

客有新安鮑汝高者詣予請曰吾宗居歙棠樾之里由宋以來世有聞人迄今環數百嬰非明則晴或出而留還四方在在有之有族如此亦可謂大矣夫大族之宗老非賢不宜以為則今叔祖父時瑩翁可無忝也翁早扶皆游中州盡交其鉅公魁士服仁行義惟恐不逮晚而返乎鄉益提其身以恩物為道吾歙地寸視金價翁得隙壤稍寛因園林養恬其中於是有亭而居焉貪曰翁少經營厥家不敢遑寧今雖老矣尚克自爲以公其族人族有事必決之翁翁無私焉若是則不惟長吾一宗且實為之師而寧之矣是可逸逸而無所尊異乎夫亭翁所樂也今欲假之以頌敢問何名可予曰清逸可乎哉蓋吾聞是亭也有溯纓之沼植以芙蕖可不謂清乎又聞翁也爲視物表不以世務嬰心可不謂逸乎合清與逸宜歸於翁宜名於亭且俾觀德用是知翁之以無逸為逸而考其自成之道焉亦屬乎激人之一軌也子其偕之無或疑汝高乃以予言歸諗於族族曰然質諸翁翁笑不答因來請記遂書而系之以詩

鮑族如雲孰為其尊惟清逸君既亭既沼作是旨酒為清逸君壽田廬完矣子姓繁矣名譽延矣能弗歡矣酌之酌之清逸君勿辭有水漣漪以滌我巵兮

溪亭晚眺記

吳閶門之毛以昭氏家後臨市河之流當日暮務息啟窓而眺焉則清漪滿目紅霞在波煙景横空以淡蕩鶉郡蔽天而參差恒以為萬境之萃於晚者咸得而領之因畧其所居曰溪亭晚眺他日謁予言其故予曰眺必以晚有說乎誠耶寓耶曰斯二者固兼焉吾受居廛人之中無田以耕以為役衆不取諸而有衣食之累則賈者職也是故無歇早眺若夫鷄鳴而起出坐于肆以盡吾一日之力及其

晚也而宜休則難眺焉而非惰以敗生也故眺恒在晚也當眺之時吾勞舒而困釋乃自謂足以相忘於斯世吾實樂之是誠也然有感焉不徒以境觀也昔者吾家遠役于兖平流離徙易不遑寢處用是生人之具缺焉蓋無聊而嗟嘆者有年矣今也粗成其家號為飽暖無求于人而僅能自足非類此所眺之晚乎吾故感焉是寓也溪亭之境吾偏得其晚人生之樂吾聊獲其暮是故若是云也其誠寓之焉耶余曰君子哉有三德焉勤以不匱得治生之道勞而能弛得達生之理足而能知得尊生之法君子哉宜乎記也

進齋記

自力而前曰進登坂之車上水之舟皆譬也有不難者乎然然而其為益也則多苟求益焉而不務其難有遂者乎然則士易視也志在植道在勉吾友新安鮑世基有見乎是遂自號曰進齋他日謁予以記請噫世莫不知進之為美然而鮮能者何也怠也夫怠者樂逸故不進非樂于不進也樂其易焉耳夫業烏可以易成哉君子是以擇其難而務之非樂于難也樂其進焉耳世基故大家清雅謙和好讀書今留還吳楚間尤究治生之術乃所謂以進為道者名齋夫何忝耶矧業江湖而攻文墨其進進不已將兼其事乎即是則世基之志可知也夫人患無志有志而又力其何不前之有世基勉之充是心可也於是乎書以為記

且以激夫世之怠者云

報恩佛殿重修記

凡吳中古刹無若報恩先者惟殿亦然由南宋至今三百載矣而歸存如故然後乃知佛之道大而尊持一宇蓋久若是也然佛有恒言曰凡物之成必歸於壞而況其久者歟夫值其久遺其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常數此又存夫其人焉始殿之敝而修再繳或言趙靈釋文瑛之能而不以佛市者遂迎之至則果以勤役無私動乎人起仆而植易腐而堅入其中靚深弘麗不啻若所謂神通湧化焉者儀乎菩提道常之弘閑而天人之憧　也於是其徒嘉之相與言曰吾佛大師福德被三界莫不崇欽而一土木之興綿紀弗就何哉誠駕其說者道不是也今若人乃能成是其於道不優而能然乎因偕謁余述其事願書以勵其人乃備錄以為記而使鋟

雲溪新建石橋記

湖州地卑下多水水之縱橫而出其間者皆是也故橋多夫搆橋以利　吏職也然以官為之則民雖知其利而有不欲為者誠憚於財與力也夫若是而有好義之士出焉以濟吏之不及雲溪在府治東南二十里其水自苕霅而東流入于海其上達當南北往來之路橋不可少也舊有搆敷數不便行溪人承事郎王文璧　而易之以石費鉅功大八年始就而所謂財與力者皆取諸其心之所願

而人皆享其成而莫惜其勞與費也然非濟其事之不及者耶夫天下不可驅以法而可使以義有如此吾聞人才無所不有非必皆在乎士大夫之間也蓋雖里巴之中固有幹濟之才而不得其用者焉若丈璧者非其人耶盖橋成又四年而爲安知縣前進士張君始屬予爲記以勸天下之好義者請及時爲之

王氏槐窓記

王氏在家者有以種槐自誌得得宰相官者槐固爲王者之祥木也汝周承事以王氏居吳中仰慕前哲亦有志焉種槐窓下題之曰槐窓者取法古人而自其來之長者始也槐嘗一茂於王氏曾爲王氏榮則爲王氏者皆必培之

非必在王氏之子孫也承事去丞相雖遠而其賢特爲王氏保惜一槐安知非其後與天下之同姓本出一祖雖其多至於千百萬人無非肖同也由今日言之承事遂爲丞相之子孫不可知即非是與丞相自唐而分亦不可知即又非是與丞相自漢而分則亦不可知此豈可與淺者道哉然則槐固宜承事值之無忝也已而吾觀承事之植斯槐於庭猶植于丞相之家也猶戴宋之三百年而露者也猶子瞻之所銘者也吾不敢不敬焉嗟夫斯槐在丞相時天下人皆受其蔭多矣傳數葉至今有曾視之加一握土者乎承事遂爲槐重還王氏舊觀於丞相也有光矣然推承事之志非曰欲得其後爲丞相官也積德聽報則其心

有爲表以槐者恐忘之也吾以承事能以陰德與槐俱種槐爲德深則蔭大報享無憂其無如丞相官者出也將必有子瞻之銘銘之爲當是時也承事其避乎記以待之

侍御王公三使圖記

監察御史吉水王公持憲有聲已三奉使巡按大鎮矣一廣東二浙江三今吳中也公歷江山爲多謂予曰吾所得於游覽者蓋皆勝處也子其記之余曰公之德不亦孝乎公以才見擢三奉使皆天下要地其爲勤勞夙瘁以求稱乎其下者豈少也哉有功如此不以爲德而獨曰吾得覽於江山之勝而已矣若忘其涉歷之苦而喜得游賞之樂者則公之謙也予生而足迹所至少矣公之所得乎閱歷

者豈能道其一二也哉雖然請論其大者可乎士大夫所爲觀於江山者與衆異幽人逸士得一峯以爲奇酌一泉以爲洌其自喜者固甚小也故不必遠探遍搜以窮登涉之力也若夫有公輔之貴而將游以大其覩者則不然必觀於天下之大勢究其險要阨塞而辨乎民俗風土之不同者也蓋山必觀於高原廣陸水必觀于長江大河一覽一眺無不以爲治實之用是爲他日儲也蓋不特供一時之娛賞而已矣此其與衆異者固如此然在貧時雖有志亦何以得遊夫高山大川動亘數千里而後能盡其勢非果粮策扶者之所能至也蓋得遊者恒在乎顯貴之後也而非公今日之所以游者乎吾聞公治廣則治〻浙則治

治吳則又大治矣此三處者其山水皆清相等而公臨之
公才有餘而遇事無難故能安閒舒緩從僕爲公上下登
遊以縱觀於人之所不能至則公之胸次所儲亦已大矣
而豈得按圖而記其粗者哉觀公之所歷已半東南天下
其大勢所得蓋將畜以爲他日用焉夫豈曰非壯也然公
三撫大藩以臨三方所至浸福其功多矣然則遊覽固其
餘事而非公之所專也今公掩其大而談其細曰吾將遊
以盡於江山之勝懸而已矣則陋也而公之德豈不尊哉
夫以公之才而練之以大事助之以勝觀如此則所係乎
他日者可知也已或曰公屬予之記其所遊而無一言及
之何也予曰地志有焉抑公能談之

葉氏南隱記

洞庭葉君以南隱自號託吾友張弘載來乞記夫隱則隱
矣南何指也豈謂大江之南乎則瀰然而無定居矣隱者
之迹在樓乎一而不蕩也其南豪乎蓋吳城之外清麗之
佳地有南濠焉帶郭連村而君居之以不仕故稱隱也是
地也深無山林遠無江湖日擾：乎與人迹相逐也況君
之家肆臨通衢有客及門則必以衣冠見雖欲隱也無由
矣噫嘻山林江湖能生躁心古不有狎放乎如其隱者門
如市心如水身人在善藏、則其生也完矣妻子室家人
之有也焉能逃之世之仕者既不能藏矣然不仕者又豈
能皆藏哉何所無事逐之則生何所無人上之則爭事不
能皆却人不能皆謝在乎其親獨懷心山林身城郭而已
矣然則君之於南濠也孰謂其不可隱哉今之不能隱者
則東西南北之人也君則不然老乎南矣非隱者耶何予非
非隱者然私聚隱者之爲故記君之居而愧其迹之四方
而不能一也

朱氏野航記

朱君性父作小舟既成與客泛之客曰君之有斯舟也其
何以名之君曰吾野人也造舟而乘之是野人之舟也請
題曰野航、固舟之別名也客皆鶴君而賀之矣他日朱
君以所謂野航者泛予出游于東而忘歸歎曰嗟夫異哉
舟之所乘同而人之所得異也吾往者以求升斗祿出爲

千里游必假居舟中月餘始達晝不得伸脛夜不得展足
今見舟嗒、然思吐矣乃今登于是航也神和意暢不知
其樂之至是也吾蓋深思而得之較然知富貴之多憂而
貧賤之易悅也而使吾忽將忘世而逝乎山林之中焉夫
與其千里困其身孰若片時自適其願乎願執楫以時從
朱君子雲明水澗之地嘯歌以樂吾生彼其掛帆試川幾
濤搖浪危矣可側視不可親履也謝之哉

華氏怡老園記

江南大家皆有園林之勝自古蓋已然矣予至蕩湖入華
氏漫菊翁之園則以爲其勝當爲三吳有園者之冠他雖
有之不能及也翁讀書善談古史作事探幹有才自其少

而至老未嘗一日不樂亦未嘗一日忘其立家之心與
樂焉為而不廢故其情違其務立而是圃則經營於壯歲
游居于老年者也蓋一歲之前予嘗游焉于時春候伊始
草木初榮東風扇和時　觴袂予與二三客行乎園間心
適意暢若世間別有境者蓋是圃之地惟其大故舉目有
山林之趣圃中之亭館惟其四散布置故游不盡興而非
若他家壘石鑿池築亭建榭皆在一處而亦號曰園林者
也翁之與予游是圃也先登觀稼之樓青禾滿野四望皆
得次至四時之亭以觀列卉又次至環翠之閣有壘山登
焉又次至汲清之軒酌乎洌井又次至東西兩旁皆有次
舍以為客息然後翁導予觀乎園中之所植則有蔬果桑

柘竹樹各有區別不亂其廢而或適于用蓋一圃之規模
大畧如此而總名之曰怡老園云而予是陶陶然得一日
之樂而漢謂翁有區畫之才而見于此也及歸而靜卧以
思則復時意游焉而猶能悉識其處不忘蓋既游之後嘗
許翁作記別之年餘不能即成至勞翁之使數至予愧焉
因謂人之所不能免者事也苟非逃深山遁大谷則生生
所　誰能去之而人之所不可輕棄者日也仗其憂勤終
身而不違於懷則亦何益也哉故身樂不勞其樂不久身
勞不樂人必笑之二者均非而已矣而翁不然其少也勤
以立家其老也創斯圃而樂焉夫世人之老則兒孫之念
愈重名利之心愈急雖有園林亭館幾人能樂之哉觀翁

之違誠不易得也而翁拳拳不忘乎稼穡之事乃知游賞
出乎勤勞歌嘯伏于憂悴不特可以為老而不休者之招
而又為少而不勤者之勸也于是次吾言而歸諸翁請刻
之石以為游者告焉

白雲窩記

吳中周君廷憲作一室于第宅之西字之曰白雲窩白雲
在天者也飛揚東西豈室中蓄哉正謂茲室內壁外戶咸
飾以白虛明瑩潔若混沌一色天地之氣故入之者盡盡
焉猶在白雲中行也雖然譬以白雲假白雲也於此有說
焉能使白雲之真為是窩也人曰白雲在山中在川上在
太虛未嘗闌城郭間有白雲噫是烏知白雲之無所不在

者哉雲之起也總起於地山固地也川亦地也則城郭亦
地也何處非地何地非雲則是窩也豈真假其色哉

周氏池亭記

有名園而無水是塵土猶未滌也有水而無臨觀之亭亦
棄水耳所謂園者林木一勝水二勝也有是二勝又必亭
館點飾而後可游樹亦易植水亦易瀦亭館亦易搆但使
蒼鬱成林迴遶成流照映成境難耳周君亭憲治園在吳
中閑曠清遠植雜樹百餘本開沼為迴抱之勢周匝相通
水亘館下乃作一亭跨於綠流之上群窗洞開可以鑒游
鱗閱卧藻微浪之因風隨雲之在漢波皆可得而鑒也余
欲名之莫得其似總名之曰池亭周君之園可謂足乎林

木繞乎水傍乎亭館者矣大凡胸次不高雖傾貲一掛一石必不得其地若茲園之水木亭館皆以匠心出天巧合乎自然而有此全勝也好游者可不至哉

梅石齋記

平湖賈君與梅先生石丈二人友善楊子過而問其故君曰梅先生以清德挺拔孤寒之中居者與之俱化而石丈之為人鏗鏗然不可移動者也楊子曰梅先生豈漢之梅尉寄者耶君曰梅尉位卑言高其人雖賢不識時非梅先生比也楊子曰秦末有黄石公視子之有丈何如君曰黄石公隱而多事能匿名不能匿智安能擬吾石丈梅子曰然則梅史匡乎石曼卿乎君曰史匡曼卿俱以文有名官不得高貴其窮相之責欲仕而不遂不若隱避吾梅先生石丈無此患矣吾故賢之楊子曰此二公者何居君曰梅先生非遠子其問諸西湖之濱石丈在在山中有其迹也楊子曰君何以致之君曰梅先生高矣吾往見焉石丈則肇致之矣楊子曰此二公者亦何用哉君曰用梅先生則能調和四海用石丈則能鎮壓天下皆非常材也楊子曰君之自處其梅石之間乎請遂稱君為梅石君而遂以名其齋焉

東阜記

陳君聞韶之乞假還郎歸也與余實同里相比而居朝覲暮見里曰南濠蓋古雁蕩之村也其為地前附城郭却為原野深林茂木清溪流泉在在呈景而聞韶與余時往觀之遣一介折半簡提壺挈酒可以得醉醉無舟與僕焉之勞而一眺一覽與所得於探幽而搜奇者未嘗不同也當游之時以為目力未盡則擇高原大阜而登之以盡騁望之樂時則有亞山複嶺走其前稠人密屋布其下幽村野落列其旁而姑蘇之富麗清絕無不在吟嘯之中焉聞韶以為阜山在西則登阜而望者我恒據其東也於是謂予曰吾其稱東阜生乎需為我記其樂也余聞韶同游者也則復之曰君方起廢仕途將有明堂大廈之用東阜之樂豈終能留君哉記一時可也君曰不然吾豈能忘東阜之游哉即老將不歸而與子游乎余遂嘆曰君賢矣貴不敢忘賤交不敢忘用出不敢忘歸皆盛德事也何可以不記於是記之曰是東阜者陳君聞韶未仕時與其友所游者也約 而復游於此不可以忘也

梅隱記

窮智竭力以求富貴得之者無不欣 然也然憂多而樂少勞大而逸微豈不為梅花笑哉 焉以為進俯焉以為高隱君之於天下其愚不可及也趙君德美清逸士也與梅花有世外交其夢寐恒在孤山之下雪天月夜未嘗不杖屨遠香而幽尋也或一枝斜矗或萬株交映莫不有意味可向焉千古之抱君獨得之矣豈肯折腰向貴人屈膝對上官哉所有事者惟是飲三杯酒賦一首詩對梅花拉

然太平氣象貴工夫耳宜乎不為名利二物役也隱哉梅花之人哉世間不足留意其專君之志於水邊月下勝於建高幢策大馬終日蹙眉而莫得盡其百歲之懷也

南漢金山下院記

地之淨垢起乎人心由一人發一淨心故能使垢境涌為淨坊是故居者沾其福游者資其勝則茲院是也始吾境菴有佛家魚肉食貨利言莫聞慈悲之梵音與勝妙嚴之瑞相也傅老本以力備能依大覺一念之淨遂啓十方以統丁卯創有茲院始則荒墟數方上作圓通大士之空而前隘後逼莫克寢處乃盡收其地而作之叅含棠無留金以其力之財為佛事是謂善乎奉佛者也院既成無所干

屬於時金山萬峯禪師道場古風特茂蝻馥英中四衆載趙日無曠迹盖前賢所止緊族乎後若是也傅擇蔭乎祇樹求花乎法幢訃莫逾之乃持院蹟詣知寺昂公而獻時其弟子今典院德雲峯方以數歲侍側器度傑秀因謂之曰彼院在人境四事無憂吾觀爾兒宜可居之他日當以付汝并為老僧建歸室焉自是昂公下山營募則必以院為家饑則齋儀則休也而所引必雲峰與俱既而雲峯漸長遂留領院事創廣堂三間嗣傅之蹟雲峯居久緣熟旁近齋延多來扣請分飡供佛亦環於數村利養之資將與古剎侔焉禹昂公下世茶毘之餘乃修初命迻不壞之骨於院後作石塔以鎮之示永不動威時飆享以報禮也傅

年益老不視院務雲峯有弟子三人曰文俊文琉文儀亞法門之良器俊字仲巽嘗從杜東原陳大和游善書能詩亦聞禪觀為雲岩書記儀嘗叅學江湖性沉默恐脾無競侃亦知文義非庸流也而先敬焉俊之徒怭侃之徒佑儀未有傳也傅既謝緣而遊復塔於昂公之側併焉雙峙一曰寺之良穪一曰院之首人並在廣堂後不忘先不棄始主院者誰亦周哉及成化癸巳之歲衆舉雲峯知金山寺事〻亦克立無忝於其師越三年厭名悉紛復旋於院先事治院之右壁兩僧以為老地乃入居焉值微疾示弟念且老由是召其法徒悉畀以院期人治一年而輪循之會比年來鄉村貧歎佛事〻薄僅〻營　猶抱不果腹之憂

故接賓客待祀侶視別剎倍儉人無肯焉而仲巽專循而或足或乏未嘗蔑困藏美溢憂儀於眉所謂故約儀不肯事〻祐非欲也是以一院之給革其自無脫焉亦勞乎哉余居通院北二百步可至方外之交惟仲巽一人飯後之游惟院一處自幼至今每家居之日必以此院為外齋及養痾在告游尤數至是院也左通市巷前面水田右帶溪流其遠秀則有望市之墩羅萬僧奴之基獨崩巔頭高松挺特茂樹掩映野徑交錯雜乎田間若城郭外如此境宜在艱值之數不知惟吾之獨得欲不知人盡以為肰欲若夫酧人事隙身倦體困則使童子挾一書以隨吾後徜徉縱步見　解愠釋散發中懷使路

人過之者肩摩不踝漸喜混同於野夫此吾之閧院以有游者也及門啓扉入緇袍出迎談空論有供止一茗或解衣高卧想息于匡牀主不責禮客不責款殆於兩忘此吾之至院而為樂者也若值食時則取具於家不煩院設故吾之游無早暮院中不能拒焉至於納風於溪觀月於庭有賞於卻視雲於野把臂逆秋無不與仲巽俱盡其游興既倦而歸則仲巽必披衣相送來極乎巷首西底乎王氏之圃率用為例余之與仲巽可謂法侶之胥肉者欤不然則何狂蕩有客若是而院僧不倦者哉蓋余之遊是院也其無　有三説一樂其居之静勝一愛其人之談説一兼其境之清華是以屢至而無　於来然就論其輕重則人

尤急焉來而不見仲巽則吾有飄然去耳静莫吾留境莫吾止也豈非来以其人欤予忝業文章多致力於他人至於院無一字紀録獨不失其孚游也况知顛末無如余又奚讓焉夫首之以傳之建者始也記其二塔誌春殘非私創也詳堂宇之繢見作之難也叙院之羣衆善德也貽院食之艱勤有力防侵蠹也述環院之境明其幽勝能動道芽也道吾之所以游彰愛其人也吾之記院蓋如此雖然抑有説焉夫傳老造院之意蓋將黙諠澗以崇幽静豈知闠居者之艱于衣食與儕人等乎俗薄而世淺人且自謀之不暇奚暇戢其餘以奉佛也獨悲夫闕衣乏食恒人之憂今以毀容染服之士而猶不免焉豈非反其恆欤而余

以世人身處朝市宜其奔喘刊衆窮習俗業而乃畏怯不進好野僧之道豈非亦反其恒者欤僧挹俗憂僕之猶以身累也俗効僧好余之有畏於世也豈皆無故乎哉且吾與仲巽並懷高曠之志臨溪所談何嘗一席不曰吾二人幾時削迹紛途息足窮嵓啜栢茹芋實而食之酌清泉而飲之作一世無憂人仰青天白日寛閑斯言又何敢妄非特言之心實有之非心有之實將行之天乎日乎知吾心其不背吾志哉仲巽雖離於俗則必思脱其憂吾既慕其静則必思游其遠若勞自役迫自逐雖終其身猶二人之故我也又何足以稱文焉人畏無志有其志不成於今必成於後遂附于院記誌其言也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十月十五日立石

重刱不染塵觀音殿記

予既記赤之大佛殿璞師復有請曰東廊不染塵觀音菩薩殿近成子亦能併其顛末乎吾輩不他門竭矣按殿寺故有也舊傳菩薩像以七寳末和泥而成端嚴妙麗飛塵不集其上故稱不染塵觀音四方之客至者必求觀焉十數年前殿燬於火像存一首而已久無葺者成化癸卯郡人張君廷玉與其室人沈氏為採良材於千里之外將圖搆之而璞師遂以修大佛殿在寺阻於荒歲功未得成張君乃請師輟其鉅功而先為是殿越二年告成雖兼衆力然多張氏夫婦之施也其後為菩薩塑像者别請陸道明

焉張氏創殿陸氏塑像合二家之力而東郭之觀遂復於舊所謂舊像之故首則裝于後壁而以雲擁護焉不染塵之名則不易也其事大抵如此嗚呼佛菩薩多矣然闍浮之人皆獨稱觀世音名號無閒於老少男女者則以觀音慈悲深重能應一切之所求故也然菩薩雖曰遍含衆生而於其中惟執求之者斯往應焉故曰觀音衆生之音不至菩薩之定不起故大求則大應小求則小應無求則無應也故有求於菩薩者患其不專不患其不應也今張氏夫婦為敬於菩薩者如此豈謂無求乎慧眼所觀必有獲其願者矣而瑛師固無所求為患利衆生之故也此菩薩之心也尤可嘉也於是乎書之于石

三峯書院記

夫園池亭榭將以游樂而已乎表其耳目而發其心志智者優焉是故館之書名者此也蓋天下之事莫不備乎書習是則足以成賢人而為善士此固人家一日所不可無者也然書不易積亦不易讀此非窮賤者之事也而豈空鉅家有資乎書尤大而力又能優為之故作之先者苟不以書訓斯不智矣蓋門閥既大則必有賓客游從之所其間必飾之樹石以立之亭堂以為客觀勢必有之雖欲儉焉不可得已無若作而因以書名之則敎者止靡謫戒乎嬉娛而忘修廢在是矣此非趙氏諸先世所以大恩其後之深意耶初趙氏家鴻山已數世矣書院之創盖自誠軒翁始爲園居也其時有梧二植于庭因稱偶梧書院由此逕乎聽鶴怡菊二君世並葺之名不易也及今海航君廣洋始大其規作如見堂壘為三峯以標斯館之勝並皆魁傑瑩秀聚玲瓏而集瘦古也峯一在堂後隆而大是惟館之桂觀在茲其一峯在東南壯而還其一峯在西北雅而秀皆以林坦各呈其勝並有守以領之而圓嶠峭壁深岩危磴無不有焉栽以峯名總之耳其他觴咏之地有焉竹而園一亭有四水而浮一軒茲其館之特奇麗者欣噫有園池亭館若是而專以游樂而已乎蓋趙氏數世以來成有意于儒者之事以為此館而君則別闢學宇延師教入澤及乎鄉族然則其志豈皆直游樂而已也園林池館

豈空鉅家之所不免為因其所不免者而歸之於學斯既足以樂賓客悅朋從而希賢樂善之道亦在其中矣非智矣乎君之成斯館也以偶梧雖舊而不若三峯之著於是易題曰三峯書館而介太學陳君來屬余為記予雖不及周游其間以觀所謂三峯者然而聞其談說彷彿則固知其清快宏麗是為藏修之地無疑也而君之子洪伯擇使又與予交于是書其創由俾刻之館以告于嗣居者吾將尋望之武世有賢者出焉則資乎是館者大矣

徐氏先像記

里姻徐君孟和在成化之丁酉既喪其父文英翁又九年而子則喪其母陳氏音容既遠痛慕殊甚乃肖二像而奉

為嚴治一室設龕其中衣服以備容止儀狀元魁天下校官自翰林修撰陞春坊左諭德至侍讀學士累預經筵纂修及為同考官皆以高文碩學敬恭朝夕大孚中外之望逮事孝皇於弘治中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日講如故加命主考讀卷皆大委任尤多寅亮莫不偏以台鼎進禮部尚書專掌內閣誥勑貴矣而不驕于人務以溫良下士無遠近咸尊慕之爰立將拜會薨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葬恤典皆踰常格一等可謂生榮死哀而恩極始終者矣公子奐授中書舍人遷主祠曹事後十年卒而公專祠未建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仁公之嫡孫也先以東刑請勞授南京太常寺典簿陞今官內是思承父志即來城之

庄作祠堂祀公今年嘉靖壬寅考滿上京師具事狀來請曰東庄者自元季來為吾家世業邇歲例下里胥疑舊名天師庄近于老氏報有司將入之幸倫值請佃得不廢今祠所以建也祠後有田爾望可供粢盛却後百步則亭池竹林特為幽勝此即先公藏修發身之地有十三題名人賦咏甚多西涯李少師記之詳矣此園向分族人為業既而子孫將售富室亦贖得之今擬于其前之庄大為祠繪公像其中歲時奉蒸嘗于茲以伸孝思之萬一然孟和曰父兮生我母兮育我今皆不可得見矣惟茲像也彷彿禕頻休稀霞質雖乏言笑之通而面目容貌無異矣壁地湧而以吾親患我者我不為依而安所求乎于是以日則朝夕謁以時則春秋祭人以為像而孟和不以為像以為其真親軀也既曰又曰真道幽晦非明莫破明之所寄其惟燈乎變長夜為明晝佛除述為炳衛厥功惟大敢不圖乎於是指旁先塋置腴良之田十畝以供燃膏俾繼之無絕而家祀墓享之而悉資焉曰吾不以責子孫立為恒產使皆為以學者可也規畫既成將合內外之親族享焉而告以故則磐石來乞余之記曰信今傳後惟子言是賴嗚呼古有木主而已矣像其禮數雖然以木主為不足盡其孝而今世有圖影焉以圖影為不足盡其孝而孟和有列像焉然則斯像也禮不足而孝有餘也古雖無之又何非哉遂為之記而系以此說

明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贈

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祠堂記

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言也今有徵焉當成化壬辰之科憲宗純皇帝臨軒策士吾蘇鄉家吳公以狀元魁天下校官自翰林修撰陞春坊左諭德至侍讀學士累預經筵纂修及為同考官皆以高文碩學敬恭朝夕大孚中外之望逮事孝皇於弘治中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日講如故加命主考讀卷皆大委任尤多寅亮莫不偏以台鼎進禮部尚書專掌內閣誥勑貴矣而不驕於人務以溫良下士無遠近咸尊慕之爰立將拜會薨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葬恤典皆踰常格一等可謂生榮死哀而恩極始終

者矣公子與授中舍書人遷主祠曹事後十年淬而公專祠未建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仁公之嫡孫也先以東朝請勞授南京太常寺典籍轉今官由是思承父志即東城之庄作祠堂祀公今年嘉靖壬寅考取上京師具事狀來請曰東庄者自元季來為吾家世業遍歲例下里胥疑舊名天師庄近于老氏報有司將人之幸偷值請佃得不廢今祠所以建也祠後有田獮望可供粢盛却後百步則亭池竹林特為幽勝此即先公藏修發身之地有十三題名人賦咏甚多西涯李少師記之詳矣此園向分族人為業既而子孫將售富室亦購得之今擬于其前之庄大為祠繪公像其中歲晚春秋嘗于孫以伸孝思之萬一敢以記

請按禮古卿大夫皆有廟三祀三世之先則泜後祧升宜自得廟可知自後世無田故不立廟然自唐及宋皆有其制今之禮官雖未遑議及而古典存焉公位為工卿又以經術啓沃三朝有勳勞於國家于立廟久宜今祠即廟也矧有快田附祠後與采地同其孰不樂聞而相慶然斯祠之建實關天道蓋德盛者流光如公長孚鎮俗必有報施及其後人是故特生賢孫振作之若失庄復歸彼養之息有在是豈可誣也哉不日行見門觀翬飛主大宗者從容獻奠于一堂之上吾知靈旗飄搖降清都而戾故宇必將茂錫景福俾繩繩于無窮也尚勗之哉遂書為記請刻之是歲八月既望

天方池記

王斧張先生性流而不塞通而不泛有類于水乃鑿池一區延天一勺遂謂之天方子謂天圓者池方者使以地表天則曰方可也而方也以池若天則無預使以天命池則曰圓亦可也而圓也以天若池則何關故天天也池池也圓者自圓方者乃方以方激圓非圓就方非合二者而一之之謂也何疑哉然水聚則止溢則行亦足以為仕道况為何者時未通則隱隱即水聚而為坎為池塘隱既起則仕仕即水溢而為川為江漢于斯而朝宗于海汩汩滔滔一瀉千里非彼止而聚者比矣嘗夫仕而隱則反欲本原又止而聚矣故米坡曰鑿池得泉而曰水那在是豈理乎

哉正雖此也故池一水也水一通也道外無水水外無道也所以聚而為坎流而為江漢者此也道見而仕晦而隱亦此也仕而通籍金閨身為國有而國之君賢臣之夫致身捐軀臣之分也致而捐則欲方且不可得今春身而退留餘而樂非自能方也天方之也夫亦先生燭斯理明而寄之于池耶知之餘無贅語矣雖然源源活水波及後人倘不在斯池哉斯池又非斯道之所擬哉先生名安甫字汝勉由弘治庚戌進士為祁州太守乞休致進階二秩得四品服色賓興數云

吳江縣重建濟農倉記

進士修平郭侯以弘治八年春　命來宰吳江一政令之

建苟利于民必亟為之盡其力于是興作煥列而濟農倉之復厥功懋焉倉在邑城北隅宣廟時故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設以貯餘米而賑農者也其法稔則積荒則散若古常平民用利賴而與水次諸倉遠隔三里別而弗混所以分正羨示與獨而清出納先正為人之甚遠而不可忽也嘗笑先景泰中民大饑乃始盡發所積哺民而存荒相仍莫有以輸倉由是虛發有司因撤而毀之倉之弗復蓋四十年于茲矣侯至首閱籍牘考盈縮而豐年逢登陳陳相襲所謂羨餘之粟或委正廒而不得發乃稽文襄之制覽故倉之基慨然以為天子仁聖惻憫黎民以屬之邑吏今倉名濟農而漫不加省將非職且俾儲無別而校無徒斯治粟之所以敝也孰取而復之乎詢謀既同請諸執政並許符以給度支勸從事侯乃鳩材召工惟良君從而以屬史沈經與義民之謹者龐鏞等司其市買而督工程為凡為廒八十間計其所貯可容八萬而制作堅密非直如大凡官程之苟簡者蓋一一皆侯心思目力之所致也其經始在十一年春二月工已垂就而侯以守制去任先期其倉事支費聯為大牘移縣一釐緣皆明白有歸且督勵主者以速成為慊侯之律已嚴潔而公爾忘家如此至是儒學教諭髙君來屬予記昔文襄之為是倉也蓋遍於六縣而吏部尚書王公嘗記之予讀其文而知當時建立之不易以為後世良法之蔑以加也然昔之豎之者必

曰一水次足矣異濟農為遂使君子澤人之道不旋踵而沮是豈知益國而惠下者哉今侯乃克重恤民隱舉墜典而復之可謂得為政之大體矣其邑之人將洋洋而歌永永而思乎侯名邦字于蕃肥鄉人高君名志曲阜人用敢詳書以記於石

吳縣康履橋記

蘇環水而城其西曰閶門涇會者五夼流感來湍益急舟過輒恐由是前人鑿新河以避之而其上固有橋焉以航以塗水陸咸賴利艱在人邑政是視先是壞且有年罔率雖興石幾脫墜為行者憂岌如也卿侯任立人也以名進士來令吳力官勤民百廢咸作至是得其宜修狀乃召里之謹愿有力者十人俾任其事成以為當民心開永利欣然共命則使良工伐美石易故以新實其中而飭其外非過之圖實久之謨而侯朝夕臨視其授以法增隆之凡二尺車馬孔宜大舟得通以其昔危今安克良于行因名之康履昔侯意也其經始以弘治八年十月僅百日工成父老咸曰自侯之來也獄華弱寧四境豈晏吾人之受康多矣今也又康吾橋其能無書乎孟衆謀方合而經生朱臣以其石告夫橋仁舉也百冗充庭而能及於是則措心邑事宜無遺焉抑以知嘗牧之在上才大而餘功建義感而民力隨其澤人殆如是也是誠宜碑故述焉而以附十人之名侯名瑞字廷瑞有志康世者也蕞邑其小試乎

吳氏墓亭記

鄉貢進士吳君雲程既葬其母於天平左麓遂當墓道築一亭焉以為其俳徊瞻望之地而俾脩吉記之欲令後世知其所以始也於是書其意於亭曰嗟乎山谷有限而人生無窮矣自有葬以來蘇人之力能得穴者豈有數哉使皆至今而存也則後世之葬者無地矣預其當時築垣樹室非有深防遠慮之計也而飄忽陵夷今復何在也哉此豈其所恃以為久者非是乎而前世勲名之士雖孤寒隱逸其勢在當時不足以役乎一夫而其墓之存于今者雖不必呵護于官府守視于子孫而人自畏之而不敢犯也則可知氣勢智謀不可恃以幸得于後世也今之人曰吾其倘得又豈有此理也哉今是墓自吳君之母以始亭又君所創也君圖其始可不謀其後歟夫古之君子其名垂于終古而不朽者其事非必加乎幾人而特多為其事業也蓋固有一日而其名遂立于天下者焉名存而其後世尊之以及于其墓君知崇墓而創亭矣胡可以不圖其久焉者也夫使子孫守之則或有時徙從而他去吾不敢以為然也惟使鄉人之守之則其墓可長也所謂鄉人之守之者前所謂勲名之士是也君篤學有遠志將仕以振美故記亭始而致其後願君圖其久者以為斯亭不朽可也故雖有佳山水非敢詳焉

松籌堂集卷之三終

松籌堂集卷之四

吳郡楊循吉著
上海顧從德校

序

金小史序

昔平王迫於犬戎而東遷孔子懼作春秋甚矣夷夏之不可不辨也蓋中國之御夷狄惟不與共事則不被其害不然鮮有不困之敗亡者觀諸司馬晉后晉事可鑒也嗟乎宋徽宗聰明主不誡前轍乃引女真攻遼至為腹心大患而不能去卒之竟失中原父子身為之虜與懷愍同歸此與夷狄共事者其驗益昭然若是然當是時宋非累戰之餘其力尚强文武足用高宗乃不於是轉禍為福以收諸將之功顧以患遺于孫至與元兵合攻以為一日快而不知又生一秦亦獨何哉予聞有國家者不患外賊而患內賊外賊者夷狄是也內賊者奸臣是也故童貫不用金不帝秦檜不用宋不臣嗚呼孰有外侮而不由於召致者哉然金乘機擾竊神器至以君父伯叔臨中國宋雖强為之臣而天冠地屨終不可倒置史官曚然不知所裁予於是纂為八卷而命之曰金小史蓋予奪去取竊用魯史之法所以辨華夷之大分著後世之鑒戒非為金作也

又

女真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不満一年遂

有遼半宋之弗誅而與之連也天祚執而二帝亦不免焉
於是犬羊之徒腥污中國偽楚假齊繼為皇帝趙氏百年
故疆蹙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然矣天下之大變
生民之至痛訛有甚于此也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有宋
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
天下退居臨安僅為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淵
聖迈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哉
自時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甘心北面於吳乞買輩君
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禍及其躬而後已
為當時士大夫號為橫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視君父歲捐
數十萬以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侂胄雖夥猶有志焉特

其為人庸耳以實求之不皆其罪人邪君子以為有一管
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
可謂非談經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爽　景亮三
首以次受命於下裨將小夫如殺狗豕然無足惜者而蔡
城之焚墮宋日中百年之譽始為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
冠為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
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屬啓自胄不然夷狄惟
弱則遁耳是雖無胄亦至也奚獨罪其家人哉檜和則罪
胄與侂胄戰則罪惟拱手而談經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
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曰儲糧明日
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為宋家君臣之障蔽至於壞盡社稷
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
皓吉伏覽佳迹而輙悲之以為金取閒中國事至大竊曰
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興廢之大故傍采他錄屬而
書之綿歷三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
僭偽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弗棄史固為中國作乎
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
之則禽獸也夷狄也大盜賊也故皓吉之為此書也所以
甚金之惡而發宋之憤也非為金作也

送吳獻臣之廣東兵命序

廣東地多雜邊徼控制之道必察而後克寧清遠為嶺南
四郡要衝夷獞負戈鋋時為害前此莫之設備故求寧未

克今天子勵精圖治用二三大臣綏遠猜國務究厥道于
時廣之仕於朝者以置憲是邑請東山公方居兵部請行
其議詔可之協於冢宰惟人之謀以為必得南人知邊事
者然後宜授以其職蓋百選而得一人焉曰前進士吳君
獻臣君蒼梧人去清遠程無五百里又嘗尹於廣之順德
凡四郡阨塞賊出沒情狀無不知其為人博學攻文詞有
治才由其素推其道知其優於是也乃由松江府同知奏
擢兵備僉事俾鎮于其地或曰東山公知人乎公職大司
馬為國擇人畀之兵柄俾綏寧境土而用孱然一儒吏哉
噫是誠非世俗所能知也夫儒者讀書通古今知方畧用
則必效有然決者且君天性忠亮有威衆之清任事之毅

今奉璽書㮣憲度佐残乃職必能用己率下督勵將士明紀律新號令嚴斥候以與賊從事于朝夕彼雖頑狡好攻劫苦生人然亦人耳進不得利而走死地吾知其不復來矣嘗聞明天子在上守在四裔今日南服之靖非吾人食肉者孰任其事東山公之薦果不虚也勉建功業以匡朝廷俾遠人安輯叛宄遁迹聲名流聞而無窮君獨無意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其道如此東山公昔嘗與滋于應君為邑屬吏故知之特詳是舉也人不禁其官榮其知不貴其陞貴其有為命下之日僉以為允於是乎序以贈之

太守曹侯事十詠詩序

今之郡比古諸侯國按厥治要則必以移風為大然而民不易令〻之必以身率故從政者鮮克由于是焉其惟正己者為能出令而移民之風〻移俗美政化以成宜頌之不能已歟有行之者我郡守曹公是已公初以監察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日閱郡肅清得綏柔化暴之道然公之所為嘉惠茲土者不寧惟是蓋蘇為江南郡甲民物蕃庶歲賦踰三百萬襲承流風尚鬼好奢昧喪葬之正理習博戲之邪事其他蠹壞雅俗者又非一而足公深惡之以為為國治郡當澄源培根不宜使百姓重困乃先作其一二大者而以毀淫祠節喪費絕賭博禁燒香為首號令一出民相戒弗敢纖毫犯既而又謂蘇人有焚屍之慘則營大

塚六區環城而列俾葬其中又晝髮女尼而廬之逐娼優而去之由是人知向方養生送死靡不遵道易澆為淳都鄙悉去噫斯所謂正人君子而能移民之風其功甚大而一本乎躬行之德者也於是少宰吳公首倡一詩以詠毀祠之事而殿撰狀元毛君編修沈君吳君陳君進士都君僉憲張公胥謂公美政尚多不可遺則皆次第述作節喪禁博進與建塚屏尼逐娼者詳矣或曰公嘗作興學校獨非績乎廉正率下獨非美乎累致豐年獨非德乎繼而作者郎中黃君鄉進士浦君解元唐君又三人合而書之凡十篇而後公之事始備洋〻乎何其盛也傳曰君子之德風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公實有焉蓋柄也者風化所由以上下者也獨惟我公為能用之以美吳風弗惟其末惟其本不務其小務其大已而果臻實效古道用復此今之称善治者所以不能及歟夫功德盛則歌頌興公之於蘇誠心愛民有父母之道明理導俗有師範之誼納飢於飽食約蕩於真素維薄於敦厚仁隆義篤不可殫述則其功其德垂於無窮亦蔑以加矣由是而詩歌之作編既成予以郡人請書首簡以告太史氏夫孰能禦之

送袁主事歸四明序

巡撫都憲朱公視事之暇召循吉謂之曰士大夫之仕也將欺以取利乎其誠以甘咎乎進而對曰是固不待辨說而君子小人之分從可知也公曰然〻則吾袁祠部之歸

為無愧矣公所稱者袁君名煥四明人尚寶柳莊先生後也初第進士時或勸之隱其年者君不應卒以實報既而官於禮部有不悅其守法者會今年考察例行竟以年六十罷之故公云然已而袁君歸自南都泊于蘇城之下因以公命往見則欣欣然其貌澤其詞暢其氣舒固無幾微不樂見顏色知其達於命也乃解之曰昔漢公孫弘唐張柬之皆年六十餘始仕卒為名臣夫誠材耶雖以老去不為辱苟非耶雖以壯留不為榮惟視其人而已今君始仕不欺忠也去而不然智也是可以歸矣於是筆公之意與予言以為贈

白康敏公垂光錄序

大司冦晉陵白公既終於家訃聞朝廷舉行恤典進其官特進太保賜謚曰康敏一時元老大臣為秉筆著文章道發功業繼以祭輓發揚困遺從而作者又皆海内名卿大夫士凡數百家於是公子都指揮同知峻刑部郎中圻鄉貢士坊圖惟上恩之難遭與輿論之不易致議刻之梓用永公于不朽屬予加詮次焉自公平生歷官所受誥勑而下逮于碑誌等作諸文若詩凡得二十卷冠以天語備以群言自後之華近代鮮有名之曰垂光錄者著其盛也既成峻等又屬題以為識惟公以甲第發身歷事四朝位極台輔奇勳懿德光于簡書宜忠練事為後輩式其遇士能忘勢無貴賤率與成禮裕博謹厚天下望風而慕稱為長者故能位業並高躬受聖知以功名始終而頌者無間言豈其覺也其獲於上下如此豈強而能哉誠由其德之感孚者然也夫居世非功業不傳然不翼之以文詞則不能傳故君子立其可傳者其後之人則纂其可傳者然後名聲流揚而無窮若三子者嗣公而能述其不為賢乎予固郎中同年且辱公知是書之作凡錯綜其家者旬有二日而後就自惟淺陋不敢自是多資商確屬以公家襄事多故又迫于使　輯錄匆遽不能無繆妄之失惟是國體所在則必敬必慎弗敢不致詳焉大方之家尚有以訂之

送侍御王君過鄉之上杭詩序

侍御君昔官臺端雅著風節事君者以為忠及受命巡遼陽執法不阿守道者以為正既而以他罪左遷閩之上杭上杭内地也道由於蘇蘇又父母邦也故倚舟而信宿焉于時我郡牧桐岡公方為之守于君戾止賓禮加享甲栢府之故情修廉人之繼既以為散鬱莫大於登覽故資之以山水宣滞莫效于談笑故廣之以讌享而以詩終焉君處遷謫之中無阨窮之色古所謂夷險一致者君其有焉我公是以嗟而賢之予也屢　陟降目警雅度既　群篇矜宜有序大凡人之居患難不戚戚以憂則訑訑以放若是者皆未聞乎道者也君則不然浩其中堅其初用是二道以濟而莫之廢焉是昔聞而今又聞也其去適以就用也不遠矣君之志非病於晦也而予云然者是詩我公為

褒賢而作賢者不宜久在下故祝君以速起而無他辭

蘇臺餞別詩序

夫御使而奉天子之命有所事而操一方之大寄在今惟繡衣使為然丈夫至是不已赫赫耶是故持節所歷則有迎候攀送之華稍學而體敬則加之以宴餞所以隆君寵而修禮施不為過而受不為泰也歲弘治庚申夏侍御甫田周君以肥按江西過蘇斯之謂矣夫江西藩方之大者也非有經濟通才不以巡水部吾三吳之詔使也非大賓客重則不加禮而黃門察院二君皆以朝士家居亦不苟同于人今一旦盍簪相與艤舟于二十里外非以公之賢而會之重歟戾止之地橋曰寶帶祝君也薰風扇和荷

炎青青樂景物也由是瞩彼澄波而激揚之道顯達我賓侶而靖綏之理推夫豈直一觴詠而已哉感類興　我見君之懋其政化而還朝也祖筵既設諸公爰有珠玉之作道皇華之美至矣走也無能為役獨以同年晚末竊附卜氏而序之

故贈監察御史林府君挽詩序

得祿而親不逮人皆戚之而顯者尤甚吾郡守林公有為謹按公故考府君諱相世居四會之社山曾祖伯榮廣西潯州府照磨祖煥贈金吾左衛經歷父泰故城縣縣丞為人天性慈和與物無忤修孝友信義之道于家于鄉莫不得其歡心粵成化乙酉省父于官所明年還至湖口以疾沒於舟中甫年三十有三當是時弟榛侍行既歛于江西已而遇盜力不克以柩歸竟迄骨焉今歿且三十九年矣公由孤子起家擢進士拜官法從以至於典大郡府君皆未得見歲弘治戊午始蒙恩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至是而輓詩作焉題曰義聞采制詞也凡公之意將以是顯其不得養之戚而已而說者則謂人無不死死而無聞即生百歲不得謂之壽今府君雖早世而以其子貴天語特褒嘉之一旦播諸詠歌儒先縉紳莫不知其姓字非聞也耶而尚以生之修短論耶然則公之孝於是為至而府君之義益聞嗚呼休哉雖然未止是也他日公柱石廟堂當以功業大聞於時府君與俱聞有日矣今是詩匯序則

者之意無所引故敢勉承公命即卷端而書之

故贈孺人歐陽氏挽詩序

昔我公之孤也年甫十齡而太夫人歐陽氏方二十七當此時罹難抱困靡苦不茹其厄可謂極矣設在尋常輩當不能一日自立夫人乃能勵不更之誼堅從一之節撫育遺孤卒底于成何其烈也蓋有司上其貞行詔旌閭而夫人蓋惜矣弘治戊午公官內臺有績始蒙恩贈孺人而有褒揚之制於是題之挽詩之首而曰貞則烏夫柔道所急莫大於貞故共姜詠於詩閨門之中以禮為則故公叔文母載於春秋今夫人以未亡人自持克全節守朝廷旌褒著於令典其不謂貞乎始孀居家克治而理斑城公自

上高召公學遣而不靳及就養於官朝夕訓皆理道而贊
公持喪率中禮其不謂則乎是宜致天恩之旌贈為列女
之法式而來頌歌之盛信乎非偶然也公嘗手筆事狀累
千言抵予大率謂宦學之成繫夫人功多弗能具載：其
關係彝倫風教之大者而已詩凡若干篇皆今名公卿所
為其列如左

送貳守和侯考績詩序

郡別駕之職所以佐牧伯宣化理昔晉大保實陟斯任以
基三公君子樂之吾蘇在江南號稱雄邦：君而下屬於
貳侯貳以贊治莫難於今益由我府主東廣林公之賢也
惟山西和侯以名進士而宰劇邑用績擢陞是官始至而

闇然而不飭然乃今而時然任通州縣已以應任有為
馳聲於時其平居布袍蔬食誦古人書自娛而已聲利之
說不惟不留于耳且不萌于心及其蒞事輒如山不移於
時我公方以治行為南諸侯冠擇侯之道允合不戾故議
則協謀則同事則濟用以是精我郡人則其貳於公也無
難矣歲弘治甲子官三年將起報政於天官我公於是率
諸大夫暨郡官為詩以播之大凡政之報也上官長僚輒
以其績書于冊將用是為殿最他日考功第其能陟其官
以侯言之其最宜甚然公以為公牘之褒未足以盡意故
又著詩歌為益古者列國陳詩以備采錄觀民風則今詩
之作其果之出於是歟侯居官不懈持操甚高更是政成

而往其將去是而即夫顯融也亦不遠矣詩不徒作也昔
棫樸之詩得以人為周室頌於斯有焉因公之命故書以
為序

壽養恬秦隱君七十序

壽考之道稱於詩書其來尚矣蓋天子有親饋而禮七十
杖於國夫國而杖焉所以示顯異尊高年雖微德猶爾況
有德乎故壽由德而尊由養而寧由繼而彰是三者缺一
焉則不得謂之壽必其無全而後其為壽也貴夫然後係
之以文詞申之以晏譽俾夫觀者疑其舉而莫嘗其非則
人生之道不既備歟隱君錫山名族父曰脩敬處士以儒
顯凡曰方伯公以宦著至於隱君承世家之業樂易篤誠

以洽心為要務克踐而後言利物而乃動陶情文史不造
公室嘗以孝行被旌受章服鄉人尊而慕之生于今七十
年矣稽諸古禮則杖國之時也然而以德則魯閔是師是
冠百行也以養則仲長統樂志之流是無所不足也以繼
則燕山竇氏以為比是有人也世之壽者或虧遺欠缺而
不足貴隱君之壽：之貴者歟用是其子鄉貢進士鏜謀
以是歲八月十七日奉觴為賀將會邑之君子槩隱君之
備先期乞言于余以獻夫貢士信知尊親矣然其欣慶而
無已者亦跟止于是哉壽有耋耋期頤焉爵有公卿大夫
焉以躋以封且將偕而致之隱君抑其志則然乎于是序
而歸之俾無忘於善頌善禱之義則將有遂焉晉矣

逕溪吟稿序

古者太師掌樂按詩而絃歌之故詩用之邦國神人而實所以諧乎八音者也自聖筆輙删風雅道歇一變而騷再變而賦又變而五七言若篆籀之為真草愈趨簡便而後世之詩極矣若然宜其易為而近時工者益少何哉經術興詩賦革利不在焉故也有能奮拔流俗之中不以為利而獨修其業豈非詞林豪傑士而其志詎不足尚乎若長洲武教熊先生以詩斯其人歟以詩世家蜀之鄞陵早肖遠大以施經領鄉薦成化甲辰中一榜掌武陵教補任房山以之績左遷於吳又換今邑性嗜詩自束髮即攻吟事平生憂喜愛憎率寓之歌詠撥叢探草凡得數百首有味

有法題曰逕溪吟稿一日袖以示予予以士既取科第即斥去舉業若釋重負視經史何物矧又能以心思為詩也為之者必蒙無益之誚以為仕有祿可自養循階冀遷將有日正不必此而以詩獨從事于古道寥寂之後顧衆人所不事而吾為之卒之駸駸上薄成一家言顧非豪傑士哉昔杜少陵讀書萬卷以資詩料故能超越古今為騷人宗祖而浣花草堂實在蜀中以詩蜀人也流派相沿其來既有自矣加以清修力學博洽多聞詩所取用若汲井泉誠不患一日衰竭而工夫閑熟便百倍自强然則古人諒不難到尚益勉之以詩初仕湖湘湘泉知其賢特屬以修纂史事既而江浙江右聘典文衡尤號得人今觀其言可知其中有材如此當路者果可遺耶於是予序以為之引且不敢蔽其賢云

彭文思公文集後序

自古以文章觀時化蓋一代之興必有人焉夫輔聖主典制作秉筆鋪張則昭宣皇猷裨翼史牒而以風示天下此此非宗工碩儒不能為而其攸繫於國家者亦豈小哉故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公初在景泰中登進士第官詞垣三十年簡命先帝位居元僚其道未究而薨今傳者有文集九卷弟都御史公禮之所編也既成以愚為公所取士命志其後愚惟我聖朝有天下所與經綸治平而謀謨于館閣者二三大臣而已然未始不以文學進者

其重如此而前代立國率有文章家傳世其不可忽如此唐興至貞元韓始出宋興至慶曆歐始出其有所俟又如此夫出而未必用用而未必顯則其傳不傳又不能決知也惟公自幼篤學深於六經之言其家居時與達官書辯雪家難已毅然揺忠孝風及策第登朝方慎廉直士大夫多屬大用一時鴻碑傑製多歸其門其述作深厚嚴密非仁義道德之懿不陳諸口蓋粹如也由我聖明言之則文人之盛宜在今日有任其責而無愧者其非公乎公晚以遺除典政綸閣尤負天下重望思禮始終時罕倫比則有其言兼其實又值其時雖欲不傳不可得已公所謂宗工碩儒而繫乎斯文者哉愚也不敏故書末簡用贊之覽者

云

華氏慎終集序

古者殁而有誄自縣賁父始挽而代哭自田横始降及後世文益繁送死之禮彌盛故有哀誌等作紛紛出爲大家世族或衰以爲集録稽前考後罔不於是求之然後闡揚事定聲光英揄昭前獻也箕裘不墜克承堂構彰後懿也二美廢一則賢士大夫之筆將沮不施而謂之文墨不足爲軒輊豈不繆乎故承事郎東洋華君文吉以族望錫山先世儒雅相繼代有聞人厥考愛菊翁尤著聲一時君惟慷慨博學負才氣不肯下人累禦强侮爲家門計甚至晚更折節好義若濟宗寬貸之事稱於人喙者匪一而足章

縫士率與之游栢其濟顔衆其既殁也惠垂於鄉善播於人子鯨又能力任所托惟表章是急由是書於墓者誌表坂碣光於册者古律詞騷莫不燀然發揮畫襃揚之道焉編既成怢鯨來請書惟堪與聞不可以力致惟没而後論始公雖公不文又難乎其傳也亦明矣是故事之先者隆之若今承事君之没能言者悉不吝其紀述詠歌則衆言之同群才之偉又豈不悉萃矣哉雖然殁而無可書則孝誠過嗣不能力則先德泯余所謂前後資者蓋如此故知是編也者一宗之考侯在焉不可以不序遂爲之書以歸之

朱性父詩序

世以位爲詩輕重小人哉里巷之見也人嗜榮利至於朝市而止矣乃詩亦然推道衆尼評賞不公與世態俱作可嘆哉然隱士晦處立樊之中跡不及天下無豐饒大勢以招唤賓客使稱己則其詩何惟不振悲夫惜哉彼市人者斯亦已矣同爲騷友心知其詩不肯出一語褒賞至又爲指摘排棄者皆然此則又可太息者也嗚呼惟女子則妬惟小人則忌掩能蔽才獨何人欤性父居吴葑門之外早歲力學左圖右書殆於忘寒暑一吟一咏用以自適率皆簡淡高古有味有法不落穠麗枯澀二境非深入妙悟焉能然耶然性父詩未嘗自匿每亦流布在人家而知其詩者蓋鮮性父作詩豈徒仰屋自賞而已哉推敲指點務盡

惜[illegible]山僻淚之嘆則朋友奚辭咎焉今吴中詩家不少何不共扶雅道少借公論於齒牙間乎性父老矣諸公推轂騷壇幸甚

震澤編序

於吾蘇有巨浸焉周迴百伯餘里宅於西南之境漾淼蕩潏噴薄霄漢其名曰震澤者九州之名藪尚書禹貢之所列也厥既稟潤太初上通咸池而混淪氏昔闢是藪不欲曠無攸攝由是其中復立二神山以鎮之浮丹疊翠上下雲濤間幽邃奇絶則一人境所産多靈芝上藥歴代相傳亦多神仙詭異不常之事其居之者率　而壽畤風氣完

固獨溺於斯欤鄉家侍郎王公以桑梓之故採紀作之志會覽舊録病其無法乃以其暇撰為十六卷中間有似爾雅者有似山海經者有似柳子厚諸山水記者其所登載凡造化之位置我則繪之山勢之雅奇我則區之畊漁桑棗與此談怯遊咸録而不棄則公之蘊存何其廣大無崖而得兼濟之道者耶公博及群書平生著作海湧雲出是編則斂鉅為約撫驚古今文場之上而館閣大筆力亦於是乎見譬猶八珍之鼎一臠在斯惟世之伯牙能知其味耳又奚以多為貴哉

又

尚書禹貢列震澤於揚州之境在今蘇城西南四十里環帶三郡尚通咸池海內稱藪者九此其一也蓋宣歙苕霅之水下奔海而不及則停于是〻故浩淼汪濊侔於雲夢而群山以百數浮其中東西洞庭為之長焉則所以控洪波而砥中流者也二山之人因地闢圃用種藝自業風俗淘美殆與世隔其來非一日矣然秦太虛以為靈氣之聚而為寶必先人而後物今於少宰守溪先生王公徵之信然公吾鄉大君子也實生東山鍾其秀異至乃起巍科列廟堂德業昭顯為時宗工夷考其制莫非流峙之淑之發而公亦睠焉惟桑梓是念不忘思欲標其所居之者之勝乃用舊志芟其繁蕪稍括以文章家法釐定之為八卷凡所登載若水陸事物皆澤所有故據經語總名之曰震澤

編云覩夫採穌之妙天機獨運中間有似爾雅者有似山海經者有似柳子厚諸山水記者用能繪畫造物陳諸簡牘使人不必自造可一覽具而敢本柳末每寓言表由是是澤之大由默以來秘而未宣者畢露於公之書而亦非徒作矣然始也生賢本以資世至是而山水若自託焉其攸繫不既廣乎公博洽窮山水書金匱石室之史屢預載纂高文碑板照耀四方是編直其三餘之一事耳而館閣大手筆亦自可見至於神仙幽怪之事舊録所載仍存罔遺尤非貿含物之道者不能執是以往斯亦竹頭木屑之惟也他日居端揆地屹立沛施以寵群材將於是乎在然後樹功庸垂聲光且與宇宙之述同其永〻爾不佞敬公書既成適會郡守循南林公方興文教雅意修述乃捐俸請而繡諸梓以序屬予遂不獲辭而敬書卷端

石峯詩序

石峯者侍御莆陽陳公所自號也公名琳字玉皡以為玉之成也必以石將欲朝夕乎琢磨之功不忘自勵以求底於成故號之以取焉公以進士用選入翰林為庶吉士既而拜官内臺有日矣會南畿求督學御史僉謂德學兼茂有風采無踰公者遂詔公任之騖車周歷鑑衡惟允士風為之丕變公之玉也售矣然而其容粹其氣和其文蔚其守確信乎玉之美也又兢〻焉不驕不惰親賢以自廣力學以日新勤於政事以廣其職業信乎玉之能琢磨也大

凡有其美則恃恃而非攻雖美無成公則不然有美如玉
而不恃以益修乃如此其不成為珪璋璧瓚以登明堂而
用宗廟者豈有之乎此公之所以自攻者也雖然石峯之
義其取非一面也堅峯也高君子之道堅以為質則不奪
所守高以為基則拔乎庸衆所謂中立不倚而介如石者
非公吾誰與歸是用書以為序

送吳稽勳仁甫之官南豐序

員外翱翔天府式馳嘉聲由此至公卿之地若歷階登堂
耳何以退心忽作堅不可留一疏上則人已疑二疏上則
人益駭速于聖聽回而帝俞降然後帖帖然贊言發于群
口無不曰賢哉斯誠世人所不能為也時方清明人樂仕

進故獨懷之士絕少以辭榮避要求諸今日但見員外一
人而已噫是其人胸腹間所貯殆盡水雪乎員外曰不然
斯評妄矣獨不知老母懷南切哉餞延之客皆曰員外操
甚高志甚決詞甚雅量甚弘今一旦四方知其賢矣秋雨
初霽車塵不揚孰有肯如員外騎馬而出都門者乎人物
定位論久定矣

送賈君還治餘姚序

縣令者近民之職也苟有愛人之心者足以使其惠朝布
而暮及故夫士欲仕而急於用則若是官為然然其事冗
碎雖一鹽一米之課皆必令而命而口諭之然後得集事
蓋部下省省下郡郡下縣至於縣無所下矣故其職特勞
而難為夫民急則怨緩則廢而在上者恒以事之成壞為
令之賢否而喜怒隨之而令不敢不強幹而趨事得於上
則不得於下得於下則不得於上故為之令者莫難焉自
近年以來以進士補令於是令始重夫令豈果輕於天下
哉蓋職治體者必以是為先矣餘姚天下之劇縣也人繁
而好訟號為難治得之者必難焉吾鄉賈君原善以進士
補令於此三年矣而其績特在令之優等為之鄉人者榮
之夫為令之難賈君豈非以身嘗之者耶三年任其難而
又任之賈君得毋勞乎夫令有至重於天下者而非進士
之謂也有至難者而非求合於上者之謂也重在親民難
在得下賈君既任其重知其難矣今是往也成則易急可

不益進其志而加其令名乎

送日照訓導賀君序

公卿大夫皆取諸學學必有師師也者學者之所學此者
也今日學之而他日為公卿大夫則非有公卿大夫之才
者不可以使之為師也故士有其才而不得志不能盡用
於世者則莫若為學師為學師則其道雖不得行乎已將
得以行乎人焉古之為師者非官立之也故教於其地者
有從有不從焉今之所謂學師者其職則官也聚其人而
聽之教焉以官臨之無弗從者焉苟使其人道德充而文
行足又何患乎無受其教者耶故曰士之有志于天下而
不得其用者則莫若為學師以其猶足以使人行之也嘉

與賀君顯道屢試不售而受日照縣訓導夫賀君亦有售
於其志者乎是則然矣然吾謂其苟有公卿大夫之才者
而用之不過自其身而止耳不幸不用而以之教人人之
得之而用之則將不止行乎其一身而止焉然則賀君亦
何必自行之耶以其所不得行乎已而教人使行之吾將
以他日之賢公卿大夫望諸賀君之弟子也

徐君始豐稿序

自予來居鴈蕩村上日發故所藏書讀之因得窺徐先生
之文爲其言閎肆博大信其爲卓然偉丈夫也然徐先生
不過爲杭州教授而已矣嗚呼何抑也以徐先生之文觀
之苟拔之末僚中與一貴大之職何所不能成其功也而

使止此以沒則士之有才者豈必皆用乎夫士未用則其
才莫見恃其有言論而已舍此將何觀焉故諸葛公南陽
一布衣也先主一接見間以國事付之豈其嘗有尺寸之
功哉亦聽其言而從之如此也後世之人即其言觀之者
以文視之而已矣苟其人未嘗試而有功則雖有王霸大
略顯著於言論不以信也則徐先生何怍其止于一教授
也故士學雖成未必其誠得大用於世直如浮泛於天地
之間以俟其所遇者而已矣其得用者功業顯著而名不
朽非其才之必至是也亦其所遇得地有不容不然者耳
非真有人識之也故古之士恒爲知己者死之誠足死矣
夫匿其名于山林無言論見於世則人之不知宜也今有

人日與人接而言者亦未見人之知之者也則士豈有不
自懼而恥歟當徐先生時無論薦者則已矣於今世則有
大不然者也苟有名士必忌且擠焉尚望論薦乎況其幸
會得地以文飾之則人亦無校者焉如欲以文自拔也斯
已矣然士豈可以空言賤之也哉士而不用非特徐先生
也讀其文而悲之故論焉

賀國子汪先生序

脩吉向爲吳縣學生今國子助教汪先生實爲之師先生
之師於吳吳之士無不愛先生者及去吳來官於國子國
子之士愛先生有加焉吳一邑而已國子則天下士皆在
焉合天下士一口以稱先生則於一邑也何有哉夫天下

之難服莫過於士士論所在無推與位而操進退人才之
勢蓋其於賢不肖辨之無難而其言未嘗輕有取與而誠
亦足以信於天下之士矣天下之士與之則求才者焉得
而不先之官三年而群士謀所以賀焉者非兹歟脩吉願
執是說以拜於群士之後

南海故梁君挽歌序

哀者發乎心者也不可強強而言之不情不情之言君子
恥之何也其人死與吾有故吾哀之情也不然其賢矣乎
非賢而無故而哀之雖謂之不僞得哉今有人一處乎東
海一處乎南海生不相交而哀其死可乎曰不可哉惟其
賢也是悼而已梁君南海之秀士也吾吳之鄙人也俱生

海濱而東南其隔者數千里梁君沒其兄梁先生伻予蘇
學使予相其哀以文予始辭焉繼而諾焉聞其賢也賢而
弗祿是以能使東海之人哀夫南海之人也或曰哀固也
賢何徵曰徵諸其兄其兄也哀必夫其人賢者也賢者宜
耇老宜顯貴宜有後梁君咸無焉非可大哀者歟奚在乎
有故歟奚別乎東海南海歟豈非梁君使有賢者又遠之
處乎東海之東南海之南其人苟遺擯斥流俗不遇而死
吾曰哭之不為僞則吾奚為僞梁君梁君諱應元字景仁
南海縣學士學而有聞十九中鄉試名上而以兄弟同舉
罷美行孔多在乎梁先生之云也嗚呼傷哉詩以哀焉余
序其畧焉

為人序宋論

治亂興衰之際君子不可以不深識之也自漢以來得天
下者多矣其興也必有自其亡也必有為其間起滅代謝
不時多故而考以人事則可以即初而知其後因起而知
其成而不難見也葢天下之大勢有緩有促有大有狹而
其為勢也不出乎在上者之仁暴在下者之賢否也葢天
下之勢或成乎上則其在下者不能奪也葢常就其勢之
所成者而隨之以為輕重故明君在上則民俗於變佞人
為相則主權下移葢其勢之所必至也故讀史必深識天
下之大勢而後可與論興衰治亂之間者也宋有天下三
百年其間凡三大變其始也君明臣賢故興而迤治其中
也賢不肖雜用故治而趨衰其末也純任不肖故衰而趨
亡而其大勢之在下而不可奪者則以成於王蔡秦賈之
流而分於夷狄之國也考宋所以至此者葢其立國也本
用仁厚而其削弱亦率由之固勢也然而其當時進退際
舉幸不幸之事則有不勝其可喜可嘆可悲可痛者焉

為人序文稿

士有未試之才必以其文自見於世葢雖居卑處隱而其
所以自許者不欲讓也文者士之識在焉故天下之求士
者亦必拔而信之以為其識至是則其用而設施者必亦
至是也故雖不用而無尺寸之功於世而其成名也乃可
與用而得志於天下者等夫何故則以其文流布於天下

天下之人不必其曾識與否皆可得而讀之而其間必有
深信其然而亟稱之者也然此亦何足以盡其才也哉求
士者執此以為士之才盡於是是則其待士也淺矣葢文
者士之意也然意之所及恒不能以言盡故以其意通之
于口不過得其六七而止矣葢四方之遠百世之久苟欲
求士則非其文無所於考然苟專以此盡士之才用者則
非也

蘇公百壽圖序

餘干蘇使君初以成化甲午進士拜官武選恪恭清賢以
蒞厥位名聞都下才者忌器直者諱懵使君乃由小誤仕
謫於濱南身歷道沓嶂嶂莫掩於是乎移其名名於天下

為弘治始改群賢登庸而使君得松江之貳郡其鴻之漸乎使君有九十之親在堂康寧强健為鄉表帥乃繪百壽圖將以為獻命文于予予佳為士時已辱知於使君敢不恭命悳詞膚也惟天育人不易畀人以壽亦擇其寵厚敦篤者而與之君子之壽也以長德不敢殄物以壞元氣天之所欲故壽恒集焉餘則背是天乃吝之不以濟也天豈不欲降永於人人違順道異數乃分爲福禄壽考天之大賞不以妄施能俾得乎承其厚也得斯彰矣有是功食是報是其宜也夫何以不恒親之爲異泯人之功而置天於無辨謂之曰偶然哉若今兵部封公有是壽也殆其功豐而賞厚者歟天之課人非一而仁爲大忠生於義義生于

仁仁人之忠也植良芟邪以忠天下功莫大焉天之說也若使君者非其人歟求根究源厥來由於封公是訓是稟以克有茲天之論報一予其蓄一予其流福以基焉而畀之壽使裕食之故若是隆也謂為偶得斯不亦誣天之政而棄人之功乎噫使君之位方享始達將究于天顯抑封公其亦越九踰百無難焉天設大賞以待功也斯封公其當之矣敢敬以祝

奉贈吏部畢公經吳序

吏部正郎濟南畢公奉使已事而旋也道於吳下覽其山川風土而嘉焉郡大夫相與謀曰公貴臣也今經於吳吳加重矣然公所好者山水所問者士是與高於今世而量同於古人者也有客若是曾無一言以表吾之偉非愧吳耶乃請石田沈處士圖之而屬余文之夫吳東海之僻郡也無高嶽巨瀆以供偉人之進者觀所以名者徒以前代諸鉅公按節而至不鄙其陋而艷飾之故有此耳然自近世以來山不以峯水不易流而過吳之客日亦有之然而題品進賞曾不聞於往古之恒及也蓋高亭茂榭穫空濶而占奇秀者幾乎無識其處矣何則誠好之者鮮也况於士乎士之當求也甚於山水其難知抑又尤焉若夫士恒在埋沒之中其志藏其功蓄苟無以試之則亦夫恒人耳非若山水之可以按圖得也不尤難哉山水不因人無以自顯士不遇人之知士亦棄矣今公至吳惟山水是好惟

士是問非有高興雅量超乎今世而遂同古人豈能然哉此公所以為賢也惜吳之山水與士偏僻固陋不足以供公之遊覽登公之采擇而已然公行乎天下多矣天下之山水與士多有晦沒棄置借公以為重者公如不以一郡之不足而棄天下之有餘則山水與士幸矣

蘇氏濵游吟集序

作詩用古人法說自己意命所見事如此而後詩道備矣然是三能無先後次第得則皆得之如華嚴樓閣一欲尚綸斯重重悉見也此在學者着力讀書聚材積料如恒人務衣食日日不忘而又能不以揠助成功聽其自化則其至境界不難也至則縱横變化皆得三昧無一事非詩所

謂我欲詩斯詩至矣於是乎或自成一家或幻為諸家出口觸筆豈欲不隨我者哉蘇使君驂壇之雄將滇南一游所在則必有詩至解鞍息肩有寓宿經過山水寺舍驛廨逆旅無々題昔予挑燈亟請則若仕進一當真古人法自已意所見事也然其間體格不一高古濃麗沉鬱清婉在在有之此非其學問力到點化功成乎然其大題目則是忠諫得罪其言雖率爾所作皆合靈均之徘徊抱少陵之憤歎者也噫炎荒萬里雖使々君遠行而有此集磊落大節非有此見不見行益遠人益名詩益奇是集也豈可朽物哉予自幼學詩今茫無所得覩使君詩徒歛手耳予雖不敢自謂能識其一二佳句故僭評之亦將使々君知天下之知已予亦其一也

贈運副王君序

鹽賦國之鉅需三邊賴焉繫亦重矣然今積弊百出不可剔洗於是典選大臣患之以為坐於任官流雜無名器以鎮之々致然乃間用進士求以大華宿滯為朝廷緩急而俟官王君允吉得兩浙之副焉進士不逕除是官久矣除進士自今一二年始故人多不以為便予以百官所領莫非國家之事象田委吏皆足以效力焉有便不便也由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海無事故士大夫多欲擇清選要不喜親錢穀近簿書然此何異富家子但思輕肥以進而不問耕織者乎誤亦甚矣流俗之風君無襲焉夫寧紹君之分

司積適三十年當與新賦並徵此誠仁人之所慶額也今欲以進士振鹽之弊前吏壞之而使後吏為之雖進士亦如之何吾竊為大司農計莫若盡捐去舊逋與民更始然後進士為之理畫其後斯可也不然恐無終益耳然是事必在朝廷獨斷與大臣力贊成之惜無以發其端也君言至官欲即建白良與吾志合此正所謂進士所為者君決之矣吾將候聽焉

送施以德序

施君之來吳中也予與之談數席吾之說無以動施君之聽而施君猶俯納焉而不以為狂也吾因曾言之聽人之言而莫知其人則不如無聽無聽其言與不知其人則不如無交々其人則必聽其言聽其言則必知其人也是之謂善交人善交人者人必樂與之交為夫交人也易使人交之也難今施君之交人也徒聽其言而不知其人則其人必曰施君不知我其暫雖交其終必引而去施君矣施君知交人也豈欲人之去已哉則其未交也不可不審其既交也不可不重矣蓋士之在乎衆人之中寧不為人所知以自賤而已矣人苟知之則豈肯自輕也哉今吾之以困病自賤亦久矣驟而得施君吾之無用困焉敢不自重也吾之無用固不足以當君之知然而其言之為君傾倒者多矣抑吾自數日以來謔笑游衍於君無所不盡吾恐施君始求之而繼之以易也則吾言必不為君聽亦遂將

引而去𢌿君故以告爲欲君之終其交而已矣

送潘君知長樂序

上虞潘君孔修以成化丁未進士擢知長樂縣過吳始會於貞父之第貞父為循吉談君之為人明日過訪鴈蕩村上循吉方寢抵日起延君論及長樂始知此縣近年經水旱疾疫之厄百事廢墜三年無正官矣官不肯入居於廨小吏皆就市肆上作文牒草倉庫傾壞無所貯財賦皆於私家斂收其名而已蓋五十餘縣之第一疲困者乎勞哉君之得此縣也雖然即使事〻皆備以完縣待君縣總治亦不過守前吏所為非己所立事功也名為丈夫者羞之惟是縣大弊則凡事必造始於君〻得而修治之使後令皆循吾所立法則君雖勞于一縣亦百世之圖也何辭為然令為令者未及三年則束髮望取矣其視縣若傳舍然完與弊何暇謀也此為固無怪焉耳取則為御史不取則為令〻視御史固有間矣獨不貴於為士時乎今君如以一日視官以終身視縣望治而不望取則長樂治矣

送儀賓劉君還秦中序

秦與吳東西相望在今之時秦極天下之雄傑吳極天下之繁華言形勝者必曰秦言物產者必曰吳故遊觀之士苟以南而之北則秦誠不可以不至不至秦則無以知山川之隆固有如此者也苟以北而之南則吳誠不可以不至不至吳則無以知財賦之充豐又有如此者也人能西

觀乎秦東觀乎吳若是雖不他觀亦足以盡其遊矣余吳人也嘗慕乎秦而未得遊是獨見其東南之美耳於秦之勝莫觀也今儀賓劉君生秦中而來遊于吳是既盡其勝于秦而又兼其美乎吳者也豈不偉哉雖然有可論者君願聞之乎昔秦在列國以一關自限不通於諸侯雖以漢定鼎建社亦莫不恃其險以東臨天下非王者示人以公之道也吳則春秋時僻在海濱而漁鹽穀帛亦不過為一國之利耳其後濞驕推僭而鏐據亦時列為偏土而不能恒入于貢者也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盡撤關河之險使秦為西外屏而吳之財賦盡入于度支非太極治其能然哉而予與君得以二地之人會是遊焉則何如其為幸也噫西有秦固東有吳餉此誠今天下之所賴也而人〻知之然非德以勝險何能有此財賦今天下之治實出焉而人豈知之哉君之行也無以為道則談其幸際乎盛世者以相與樂焉君知易恭謹好學而嗜文國賓之賢者也

西山遊別詩後序

吳中之山多在郡城西其來遠矣今吳人之所恒遊者特其至近人迹者耳至於幽僻奇絕之境固莫至也然遠方之客雖至近百到之山亦鮮能及遊者焉山水之遇人亦難哉淮南王用卿至吳〻之主人王維顒具酒奉用卿至西山中觴之賦詩成卷予聞讀之喜維顒之善樂客而以吳中之山水奇觀為客獻也然用卿所遊蓋吾所謂吳人

之常至者雖未能盡到西山奇遠之處然方謂求於遠方之客如是足矣遂書其後以附吾名焉

朱先生詩序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能直吐胸懷實敘景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為好詩其他飾飣攢簇拘〻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百卷粉飾備至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〻成狀古人豈能道盡不可置語清篇秀句日中競列特患吟哦不到耳朱先生文奎諱應辰吳人也生洪武中仕終江陰訓導嘗從楊鐵崖遊其詩至多余近為之選得佳者僅百首行焉視其舊殆

刪去十之七八然吾自謂無負先生也蓋吾生平觀詩率如此自知鄙性偏僻不合於大雅然自謂好詩到手亦自易見惟有失取固無失不取也君今詩所存者皆可傳也其餘諸作非不清麗富贍可歌可咏然一學詩人則可以為而　之既曰欲傳之則將使天下後世人讀之豈可光自恕也汝能自恕人誰恕汝人亦何嘗於可學之詩故吾不敢以是累先生也遂皆去之惟知詩深者然後知予之為先生者厚也君之外孫都穆賓國行先生詩於亦好學有才能世其母家業焉

謝夢山沈君序

弘治戊申之冬姻家劉君汝大疾侍神得愈今亦已酉正月復病待不再驗乃謀於醫遂得君汝大之疾為中滿為發熱為不食為脇痛診君之脉曰痰也瀉決用芩連之寒散滇用薑茹之利始則啟胃納穀繼乃祛蒸寧寢不數投安然起行於凡指揮阮君文選以内兄韓君某蕪　君汝明以子女之姻婭劉君原大原定以昆弟交相歡慶咸曰神哉醫乎遂以吉日合禮敬謝於君門下文則畀余為之也嘗觀今之醫家籠中不過蓄參芪羣數十味以侍一切之病語人曰我東垣也愈則矜功敗則歸命人不悟也則亦曰東垣東垣不知東垣之能殺人也噫嘻今醫家之大病尚忍言哉人病有醫〻病又誰治也若君者專攻經治獨不為東垣壞耶其固醫之醫乎嗚呼神不足恃然合君

言之則今醫家之不足恃又豈下於神哉

贈南濠人丁叟序

士所以學者將以為天下用也無以自見而又恐人之弗信故以其所有著之為文蓋志之曰吾之用也必若是此乃士之所以為文者而非虛言也及後世求士不以文好士之文者甚少而士之文益賤抱其文無所於售公卿之視之者以為潤色粉米之具不以此重於士之文可以無作者幸而有為藝之人不得志之友閒復好之而士聊亦以此自慰指相與出其心志之所得者一共讀之以為樂然豈士之願也哉予少為士切有志於學〻未至而莫敢以文謁人不知今天下之好文與否也南濠人于叟未嘗

讀書而勤勤來乞予之文此固得於誰予而亦何用哉然
予以為士之文苟不為天下所好則苟有來欲之者雖不
知皆可與也而士至於使吏好其文而無所用於士則亦
可歎息矣而豈余之獨也哉

遊虎丘寺詩序

虎丘寺者吳人之所恒遊者也有峻石絕澗之勝於郡中
之山為最名者也吳人承前代風流之餘故嘗知來遊於
此具酒殽載管絃各自以其輩至叫呼歡笑曠達而豪放
者則有之矣鮮有以文字為樂者也故今日遊而明日遂
忘之夫何故無傳之者如此也惟騷人墨士所至則必有
語言之留而其遊也得與其文字久近之勢相為不朽即

使不能流布百世以成故事而經歲歷紀就其人生之間
亦可以考離合而驗悲樂焉則與眾人之遊者異矣夫何
故有傳之者如此也蓋天下之事所以假為以久者文字
而已矣雖古豪傑之士其所就功業奇偉驚世未有不借
為者也蓋有之則所謂奇且偉者不忘矣而山林之間相
與遊從以為樂者其意真其言肆無獻諛避諱之咎而有
輸寫傾倒之樂故其言尤為易傳而遊者不敢不圖也今
吾輩既得適意於山水而又能托興於文字則是日也亦
有事焉雖固與他人之遊者同於無傳而已矣亦庶乎非
飲餟之徒也

王氏思親詩序

人子之愛其親也無盡然而痛泣之節哀麻之殺有禮存
焉而弗敢過也惟思庶可以久雖無躃踊號呼之戚而其
鬱鬱焉而莫解於懷者可以終身持之而非涕洟而哀其
親者不可以長繼其淚也故善哀者不若善思其親者之
能不忘其親也哀者心難繼之事而思者無可已之情也
王君喪其親久矣及今而思焉無所寄其思於是乞詩士
大夫以道其難言者而朝夕誦之其情也沉綿糾結鬱鬱
焉而不可解於懷者也非一號一呼可以洩其旦暮之哀
而明日莫之能繼其淚者也王君之思也本出於哀易其哀
而為思思可以久而哀不可以久取其可以久而不忘其
親者而王君為之善乎在王之知禮而能維其無盡之哀

於可繼之事者也

贈蔣惟深第後謁父序

蔣惟深既取進士將歸謁其父客有在坐者循吉曰登進
士樂乎客曰天下皆以為樂也循吉曰自登進士與其子
登進士又孰樂也客曰皆樂也循吉曰不然見其子登進
士者樂矣何也其自登進士者去士就官其憂更深未見
其樂也父之于子也望之切矣恒恐其子之不得進士也
一旦而得之為進士者貴矣又使為進士者為之子其尤
貴矣而朝參之勞皆不與也惟是飽食嬉遊以坐觀其子
之為高官而已矣故循吉以為自為進士之樂不若見其
子之登進士者為尤樂也客曰然則登進士者無樂乎循

吉曰今所憂不得進士者非為其一身之故也乃為其望之者衆也不得則失衆人之望得之則非特其一身榮之也乃望之者皆榮之也故登進士者之樂在乎樂於使父母見之也然則吾所謂得進士而憂者憂其公如彼得進士而樂者樂其私如此也豈謂恒憂而無樂哉

感樓集序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備誠以其道之難盡故也有唐氏之世詩莫盛焉然自數大家外其餘諸公之集編或局於一體篇有止於數篇此豈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詩之難為不必多與備也故其時詩人量力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于千載之下者以此大抵詩在天地間實藝之至精者其工可為其妙不可為也妙在觸則情感故其句美雖善詩者莫能自知之是以求好詩必有所俟俟于事之觸境之觸無故之觸也不觸則不可以舉筆就趣而浪為然則雖欲其多且備又烏能多且備也先生吳中之耆舊剛明人特有通變之才素不業進遂隱於時其正則不惑鬼神其達則不諱貧乏勤儉自持以清儒致產千金然待鄉人風俗之正者數十年其為人豈特詩而已哉既沒之明歲其子慈息抱藁見命定其次初漫録殆千篇三選三減止於　十　首或以咎我曰太少哉余曰詩有片紙而存者有累箱而亾者其傳否不在乎多與少也詩人之詩非以迫成非必盡其胸中語也余用是逆推先生之

意以為此編所有謂觸妙作其在焉豈必其多且備哉觀者自知之矣先生姓賀諱甫字美之其仲子思中戊子解元有學行不第而沒孫故今亦未冠遊場屋其將益顯大先生之隱行以及其詩乎

考終集序

知人之賢有道焉以其生與死而求之也其生也觀其所友其死也觀其所哀若是則其人賢不賢莫能隱焉然此特觀乎隱君子而已矣若夫通顯之士生有功業死有號謚豈待是哉惟其抱才懷器而無所於見然後不得不借觀于當世之人以知其賢也今有人焉生有所交皆名公卿死有所哀皆名公卿不但交與哀也交且厚哀且切學切之情又非泛乎無徵也皆且有文字以為徵焉能致乎此則其人之賢又何論哉然自漢來禮尤重死攝其賢者或曰喪車數百輛或曰會客數千人蓋生有所移而死方有定故將以此觀士大夫之一生其去取乎當世者至此何如也抑又有親喪而觀其子者為斯其不輕也矣無錫鴻山趙君廣洋之沒也其子揮使楠以君之碑碣哀誄及其存時交游之文集為一編命之曰考終集徵余序余披而覽之則生其君友死而為君哀者海內之名公卿畧皆在焉交不特厚哀不特切也皆有文字以為之徵焉若武功伯徐公為記走馬塘之功大冢宰王公為記游航之號大宗伯立公為之表學士汪公為之傳庶子吳公為之銘

方伯陳公為之立行狀大司成費公洗馬傅公為之敘哀輓以至誄窩悼什窮竭山林片才不遺搜羅將盡此其生友之或死哀之其文皆有徵焉矣許與稱道豈私乎一口一筆者或以之求君而不知其賢者斯亦陋矣若君者豈非抱才蓄器無所於見而有待定于當世之交游者乎然而沒也若是不減古者喪車會客之盛則君之行至此而重乎人者可知也君之子能廣君之客以為君榮其賢抑可知也余竊觀而並得其人故為之序

舊唐書重鋟紀勛序

李唐氏有天下三百年三代而降英君明辟若唐文皇功德固在首列厥後子孫迭興雖中更喪亂猶不失為盛朝

而玄憲二宗至配貞觀與漢七廟同稱何也其典章法度貽謀之善不可及已蓋作唐史者有三人焉吳兢韋述令狐垣此皆金閨上彥操筆石渠而未竟一代至石晉朝始勅中書劉昫等因垣舊文增為百九十卷然後有唐事迹悉載無遺而撰述詳贍妙極模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於是矣奈何宗之慶曆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至使讀者不復得覩唐朝一詔令歷年五百舊書湮蕪君子不能無病諸皇上右文弘道被化四遠由是縉紳大夫咸以修緝典墳為已任此書故有刻本在吳中惜亦未全先任提學侍御北江聞人公閱之慨然欲壽諸梓與菁莪共擇可託者得蘇學司訓沈君有問學幹局良儒師也因授之俾董厥事且命廣搜殘逸完其卷數及募士出貲佐經費君鳩工堂西大舍中無啻三十手朱墨讐校不舍晝夜成未及半而北江公以憂去以貲不給白之巡撫大中丞石江歐陽公公命掌郡事別駕鍾侯助其役未幾府主王侯至任許相以完大巡侍御西郭陳公尤加贊襄樂書之成而其事則總於今任提學侍御午山馮公焉蓋學政之暨書之所由起也工將畢士子袁貞輩相率扣予請先序諸後予惟三古聖人作為經書人極立矣十九朝史官述為史書往事鑒矣去聖既遠後儒盡經經不可盡猶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又可以新掩舊哉且文章之作率視其區宇之全缺鉅唐疆域幅員萬里其

廣大與軒后等是以詞華蔚茂有至光燄萬丈者即舍相踵既出精掬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書其難如此恩有改圖殆不其然今日群公雲萃留神遊舉蓋匪創則無以始非繼將莫能終至於中間經畫尤艱其任此殆至寶將出之幸會其數天也偉矣哉惜予耄矣而不能卒業抑不知青雲士能覩以否所謂前朝國勢先賢行事故黎命脈班班具存推之於政古今一也有能舍其新而舊是圖將來援以為國家用吾知事業發揮必當燁燁崢嶸勝常而不凡也詎止以資見聞談說而已哉沈君名桐字大材號春波嘉禾望族學通壁累試場屋知名以超貢入冑監屈就今官其於斯續甚勤且出私帑不乏校斯文不

墜係其承理之功多也因併及云

一陽王氏寶文齋編序

夫文章之作似乎一技而實難其人葢若有天賦獨稟而不可以人力致者焉然世之嗜者固鮮而知者尤鮮求夫寶愛而珍藏者葢加鮮矣一陽子仁夫王君四明豪傑士也初自其鄉來遊于吳下館包山蔡林屋氏林屋有文而拜官詞垣一陽資其指授一留數年不他適而林屋為著書說以贈且贈之號曰若讀先生其稱美矣既而入吳城見文衡山氏衡山官為翰林吳人及門而宗師者戶屨相踵一陽尤尊信崇重不啻北面弟子衡山與為序為傳贊銘等其文不一而一時作者若趙宏馬䲸陳道復輩皆都邑名流無不揮毫有既晚乃誤訪予于鴈蕩村上予潦倒久矣又何為者哉然愛其昂藏不群為之一著傳贊以嗣衡山之後亦既有日矣乙巳冬一陽復抵予請曰僕之來吳蒙諸君子不鄙惠以珠玉朝夕誦吟弗敢褻茲將于所需闢一室以寶藏之敢謁一言弁諸首何如予曰此固子之厚也子既嗜而知矣亦知而重矣然予所筆亦在此中安敢自寶乎哉寶林屋衡山諸君可也且昔米南宮船載書畫有虹燭〻子之是齋寶氣將發見　上有不類是者欤一陽既謝去他日予復自念由僮稚操觚學言迨今白首尚未有纖毫得處一旦置諸璀璨磊瑰之間能不自愧且自幸而一陽能拾人所不好以為寶至用專齋襲其書

茲其軼乎流俗者欤是可尚已若夫期魁勉達則二傳已悉宜不贅惟即其名齋一事以復云

慕椿詩後序

慕椿詩者府博崑山王君悼父之詩也詩君志群公言也君少而孤哀父之不及養是以悼又憂無以假而達其情乃賴諸群公君自說詩廣其悼可海硯天揩當亦不竭必群公賴者哀極無言資之旁人言之也椿云者襲世之稱父寓詞也何寓爾椿最壽俗以壽父故托也君之父則不幸夭于壽矣是椿然若摧矣毀矣風折之矣霜凋之矣復何依哉是故甚悼且生慕焉葉隤能返枝乎根朽能生葉乎魂離贊化能復合乎理斯一也嗚呼哀之聲所以集也君之哀極乎心矣不能言矣人各有心〻各有聲君以哀叩咸嚮答焉是故有是編也嗟夫悲哉君之志乎可以觀孝焉豈獨曰詩哉

府博王君歸省詩補序

君崑山之名族故大父仕為按察使詩書既踵葢有源焉葉文莊公當世第一人物山立岳聳未嘗輕易愛人古龍門不足登也君少時而即已為入幕客賢不可顯然知乎其君屢貴而低抑無戚里驕氣禮君臣師友之間非能下賢者乎布衣而出冠綬而歸怡〻親顏用是忘老鄉人曰斯王廩使家復出官矣為丈夫者不當如是乎噫斯為足恥區〻場屋躐君屢矣天既厄之則不敢以爭智故小試

焉可也豈初心哉位雖不足道則有餘窮通踰位道君子
也出君之能可守可令可公可卿誰其薦者余日望之夫
限塗泥格以求士則人才必遺焉知君者可遂格求耶今
執文好士渴々求亦不以常法君子無患遺矣
引

錢氏嫂挽詩引

弘治辛酉詔下以粟輸邊者得拜官婁江錢君允美應例
授太倉衛指揮僉事大抵謂其父子生長聖化中幸得治
稼穡足伏臘宜有以報上故相與畢為之明年父鶴皐處
士卒先是其母閻氏卒一年矣錢君于是營葬具徵誌表
治窀位用將卜吉合葬二柩于花浦之原凡為奠哭含襚

無缺者既而又以為是不足以盡情作輓歌詩焉所以昭
潛休於既沒孝子之事畢矣簡夫既具行將謁儒先縉紳
之門而徵之因請予曰先生幸知我宜為先嗟乎子之事
親送死為大然三年之喪常制也棺槨衣衾恒物也加是
而有作為非儀文其奚託乎夫挽詩歌者儀文之極禮至
於是而後謂之備錢君之事親其備者歟非孝其孰能之
按狀處士諱翥字仲舉以萬石長拜官承事郎為人負氣
尚義不吐剛茹柔鄉黨服其公嘗上奏請移巡司于海口
用禦寇盜且捐田為之基及立義塚助風化皆彰々在人
功有賴焉碩人出鄉舊族歸處士克順於姑克勤于家錢
之昌大緊其致為多焉由是觀之儒先縉紳宜無靳於錢
君也紓其悲攄其先亦以贊孝而獎義褒賢而與禮吾知
金石之聲將颯々乎溢於方冊矣又何患其親之不昭顯
乎遂書以為引而先之

虛齋詩引

新安有士程君名宏字時克或曰宏大也大而充之不能
泰矣乎宜受之以虛可也因遂自稱曰虛齋善鳴者廣其
義咸為之詩焉而屬予序引予觀天地萬物莫不出於太
極一圈之內彼大者必有所納而彼可以大故不可不虛
也君子亦然凡欲自大必先虛々則心廣道有居人有容
道大人亦衆而大虛其德之域乎夫不虛且窒將拘々然
泥而不化其孰與同哉今程君以世家子好學能古文詞

是其腹充乎以書史為實者也然而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游江
湖間又深藏若虛其為人謙抑不驕泊焉與虛室虛舟類
非能自大而有受者歟名齋擧之至詩其齋樂之至程君
用易之虛非老莊清虛之虛彼虛而無々則無物又安用
虛而有為哉然則程君善大而能資于人以廣其德矣予
是乎書其帙端而勉之

徐天霖得子詩引

朋友間相見則問有子與否重之至也然吾見世間得意
之士多以子晚為恨特官而無可蔭積金而莫能授世皆
是也豈天不吝富貴與人而反吝人以子乎富貴人之所
甚愛子又富貴人之所不能得然則子加于富貴一等矣

吾嘗笑人之憂無子者以為不達由此言之難責人以盡達也天下事不可測者恒在後壯者壯矣長者長矣老者老矣惟少者不可知其為後來何等人也今日孩抱安知非公卿器公卿亦易事耳安知不為賢士此人情所以欲有子也天霖始生子未逾月諸名公賀篇相繼而作天霖名之曰繼文今五齡矣吾未得一閱兒然吾謂後來者絕不可輕也則安敢輕兒哉吾固未見吾安敢謬語曰兒若何兒若何但得兒者不敢薄耳大凡人論品鑑最難許之過不失為學評之不及他日不為兒大笑乎吾是以不敢而獨為天霖賀有子喜不踐富貴人之所憂者耳

天霖江湖贈詩引

洞庭徐君天霖平生踪迹多在江湖閩南北大都會皆曾到矣若荊湘之地則尤數々遊也君好學能詩交必名公卿覽必佳山水奇哉胸次壯哉氣也故一時騷壇之家皆有贈作南濠草堂有君之友居焉君小舟枉訪出示諷讀、節不能已々宇宙大矣天地蟠結融流有許勝處君得而遊焉人物不易生亦不易值乃蟠結融流之在乎人者也君得而友焉得其詩為君何哉幸嘻大丈夫遊則一身羣々里亦嘗九為門外地不遊則端坐一室有萬里遊也南濠客愛遊病不能遊但視君游仰睇青漢送君以斯文

送倪君還長樂詩引

閩與吳相去四千里君長樂人也來遊于吳々之士遂得與君交處焉君之返也則有詩贈以地言之其相隔也如此卒然來何其遲然合乎夫氣味同者跡而必親遠而必近也士莫幸乎相求則集蓋倪君之來吳也文章士集焉非見君之求々乎夫不相求者士之不幸也而士豈求於世哉世既不求士々又不求於世則士有錯落散置于四方者焉如倪君也苟不好文章士則是詩固不得集于倪君之歸囊也吾讀之切有感焉故書以為引

松籌堂集卷之四 終

松籌堂集卷之五

吳郡楊循吉 著

上海顧從德

三吳治水碑

大明啟運光造區夏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皇崇重稼穡之事是致黎民勤耕咸飽以嬉亦以臣工弼相之有其人故水土用乂而歲功成焉蓋國家兼包四海邁唐虞以為域厥今江南數郡雖藐列版圖然高皇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為三輔則當時溝洫之法亦詳也已逮至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時則有夏周二公繼理茲土克用浚防以增太

平之業非無所由然也皇上統御元〻隆繼述之道仁孝恭儉思念農作東南之在聖衷蓋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粵弘治紀元之七年給事中葉紳病水之弗利目列以聞即用其議申命工部侍郎今尚書徐公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來視修治之役則又詔今刑部侍郎前巡撫何公同其事而得領屬官一人治文書任至重也蓋昔神禹治水揚州以震澤為大今三江雖目輸瀉無所則嚙田漫禾民餒生焦公用是〻上德意諷郡縣發蹤鑿之士十二萬人俾行即功則判目區為三道而以常瀆北流蘇瀆中流松瀆南流授界分程顯示所宜環千有餘里扶畚揮鍤二日並作爬搔不通號令風行而所謂白茅塘者禹之尤力大累

取推蕩今滔〻而已越明年二月功成公有粒食生民之勞整御大衆之略動而不譁既成弗怠政寬而有制績速而能堅肅亮惠和彰乎遠邇皇上嘉獲入朝拜工部尚書司一〻以分〻專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領其職後三年傅君以郎中至于是始謀刻石播盛美乃作斯頌以明之其辭曰

若稽古初未邦永與人攫鳥獸以食居困攸寧延及陶唐洪水湯〻以勤夏王手足胼胝厥害既摧稷乃播百穀民用阜康然則天立民命莫大於農水土弗率亦罔有成功考本究始耕鎛在後疏鑿在先明〻無逸實著于篇故以天子居九重克念田野俾作于東茲惟艱哉惟我皇上龍

飛御宇大縱元聖咸德具溥兆庶樂戴欲忻鼓舞惟帝心乾〻圖茲萬邦爰閔於南之水式思瀆江誕發大命册用司空夫明后在上則下多股肱而世將建乎非常之業必有賢臣翼其成以我公肅奉明詔來南經營馳壯是承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川澤孰深孰流或通或塞乃起徒衆大致乎厥役衆來不已公曰宜止三月為期毋或病爾爾田爾利聖皇載於懷庶民聞公勸相盈涯積土成山核汩〻灑〻洋〻脈理無乖皇有明德惟公布之大功亟訖聲色不施昔民若耕之匪易戚於漂流今者來歸莫匪良疇一畝三石惟水去有溝禾斯有秋衎〻婦子不復聚受架廣築垣亦買其牛笑語欣〻達于四司擁車引犢觀

公出進諡我徐公胡德之優胡作之勞匪夷伊周猨〻甫
田犬不夜嗥嗚呼休哉蓋勞固不逸而勤固不報公進六
卿寵光有耀明良運兮世雍熙江南稔兮歲無災聖躬兮
萬壽黎民兮〻〻饑統八埏兮咸樂奚可美兮惟茲稱一代
之美績亦巍乎卓矣是故敬陳于頌詩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弘治歲己未之夏六月詔祀宋太儒鶴山先生文靖魏公
於蘇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祀者先朝賜第與其墓在
焉於時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侯實承上命卜以
是年秋吉有事於書院惟謹既而以為先生遭遇明天子
俾發揚其道光於無窮德意甚盛不可以弗志乃屬愚俾

書之石愚按先生諱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邛郡侯加贈太師進秦國公
其曰鶴先生者著書白鶴峯下學者所共稱也先生學以
忠信篤敬為工夫踐履既茂用發而弘故能正色立朝則
不附韓史立言垂範而群經以明所謂有本者如是于是
當宋之季宰相行偽禁法天下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
負者起而振之靡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
賞于儒矣至於先生而又為一始斯文之不墜地實有人
焉不然抑莫知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初為大而況有懿
德忠節炳炳乎哉是以皇上發綸音稽太常慨焉以列於
禮典而不惜者蓋其報宜然也然先生去之且三百載漸

馭燼寒寂寥無聞而思命俊陞始自今了無非直以為君
子私頌而已國家崇賢禮德之大于此為觀而亦世道之
所係也鰍侯蒞郡以正篤尚名教至是尤以風勵為急加
勤人焉故不敢以淺陋辭顧未既其又為樂歌係其後將
請後用之獻爵云其辭曰

奕奕兮新堂壯醴兮芯芳靈風穆兮絳帷揚皇有命兮神
來肅將褒衣兮峨冠有懷兮明德凜正直兮元氣儼靜玄
兮容色擊彼畫鼓兮吹參差蘭煙焚兮桂漿淋漓神其樂
兮匪土之思俳佪國恩兮按雲節而不以倏馳以祐治化
兮萬年為則

崇明平勒海寇紀事碑

明受天命主中國百四十年于茲豐亨豫大冠易蕪芽我
孝宗皇帝既逐北虜修武功遂誅蠻夷之干紀者皆以次

削平矣惟是東南嘯聚尚逋天刑則茲不能無中為蓋蘇
內地也不當有盜賊有屬邑曰崇明實居海中法制不及
恒驕為患往時金璠劉通輩是已以其渠魁既殲餘或寬
而不誅故至于今茲尚弗克靖乃弘治十六年春賊首施
天珮鈕東山焚殺讐家拒官兵據半沙洋為寇亂未幾天
珮弟臂戾死門年弟天泰乘潮到太倉西門燒船劫兵既
而亦懼與東山來歸先帝用撫臣魏公紳奏赦其死竄諸
遐其兄天傑當遣不至復與鈕西山嫡集寇海上一時有
名字附和者其魁以十數曰沈岳泰緯黃暠尹克文晉用

父子兄弟相羽翼劫奪四出甚至掠運漕官糧肆無忌憚事聞朝廷降璽書切責職吏逮捕甚急不能得正德元年正月鈕東山逃歸賊黨滋盛作軍器號衣出入與馬張藎爲仝黨爲令以舟縱橫其徒至千人恣意殺掠汚良人子女不可勝數且謀陷其邑及上海城池衛所州縣匿不敢報郡守林侯世遠獨曰是不加勦絕復何俟亟馳白于巡撫都御史艾公璞巡按御史曾公大有巡江御史張公吳備言宜決討狀會議常州皆如議今上皇帝方嗣大寶圖纂先志討不恭命奏上詔曰可艾曾張三公乃駐吳中調四府五衛軍壯得二萬人募船得五百艘置軍火器械爲件一十四萬六千五百有奇以屬浙江屯田僉事高公江

備倭都指揮王君憲使督之曰 汝要害其各分布以守毋令賊得便又使備其遠境防奔突我師既集艾公曰姑諭之也再往皆不報賊彌猖獗作虐聲自庇大肆焚掠自嘉定常熟靖江江陰諸縣無不繹騷久之施天常始來歸須縛群盜首領自贖而西山天傑果以兵需等來獻皆羈之民舍再令州同知周明往招餘黨被留不遣且邀我歸其人頃之乃知出二降賊所爲艾公由是怒馳檄取明以還而下天常等于獄決議進討會上勅亦至于是三公皆詰太倉衛師且申妄殺之禁是年六月六日高公王君帥師出海分三路薄其沙翌日登岸擣其巢穴賊衆奔潰藏匿大縱兵追勦遍南北大洋至于三引四千之時十日賊設閉阻我師：遂西旋艾公及二公議以賊心隨至益犒士卒督其復進乃獲施安輩殲東山前後撫致七百六十二名口俘獲四百二十七名顆燒獲船四十九隻獲兵械四千一百四十二件金銀錢珠銅錫綺衣布服米麥等物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二觔兩錢文件石越七月十日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捷奏上悅賜勅褒獎仍令上諸臣功狀冬十一月賊黨于闔門伏誅徙其妻子遠地是役也經畧處置大抵皆出艾公而曾公紀綱其成其供億則林侯無事不任宣勞爲多常守楊侯二和次之而以武進知縣余君濂參軍事同知丁君哲指揮使張君欽以計誘賊皆有功蓋始事至賊平甫百日詔改半洋

沙爲平洋沙添設巡檢司一及禁沙船毋得過上江著爲令僉曰昔高皇帝龍飛時吾蘇實先中原歸附民柔脆奉法令輸稅受事惟恐後不幸濱海襲爲狂愚境土因是汚蠛其君子羞之非我群公侯君相與主張協贊底是大功則天子必將大加兵于我邦民且震恐死無地由是言之克清大憝以寧其人國家利賴生民受福焉可誣也乃請刻石爲詩歌垂無窮且示其無良者永爲鑒戒毋再罹憲而以有功官屬列之碑陰其詞曰

聖明建國威制中域豈惟版民要荒咸賓孝考臨朝征伐四申惵：海人頑狂而猖匪無斧鉞閔其來馴卒赦不誅輕與是因帝德廣大彼寡何知負險怙終引同島夷海波

熖天操艦若馳謂莫予迫暴掠以嬉絳溟䆉下霜刀差：
有忤必劉不遺貲賫村落逭逃避命流離列邑咸震訛言
日競丈公曰嗟惟是當伐閑于天子我師乃發魚：我師
來：成下旗揚鈴鳴有舟悉駕指授方畧先塞港汊飛檄
往來靡息晝夜賊懼自揆執黨獻功先聲既致陽許斯從
截招其餘戴綫其攻尚念黎元勦下欲容如何變生以勦
丈公：曰爾師文武將吏皇有明詔罔在必刈凡予同事
咸協無異爾其慎殺毋及非戾六月既禡甲寅師行臨送
于滸考鼓揚鈴雞以桴謳悠：旆旌賊則有廬或浮海居
既馳水陸並趨遂薄大洋鬼䑕其舟去不可得卒為
我魚紛紜自沉十死一俘始誰為謀俾賊相縛賊有故新

賊有首屬其群既漁厥魁可服七月丁亥振旅凱作公及
曾公在洋昏樂術：燕飲海霧清廓始時議征衆皆謂難
彼狃海逐我不習船浪簸舟欹戰於何安悉主撫致式養
其奸近乃奏功人寂無言凡兹設施後事先謀裕以寵之
迭用剛柔含容奮發盪平靡留執司始終二公林侯吉公
林侯詔以狀上賞不遺細悉預旌奬赫：元公丈公是長
刻石播文永播遺響

盧城重修關王廟碑銘　有序

有侯于昔而王于後者爵由壽亭進號義勇武安其姓關
氏蜀漢故將軍也以其忠烈之故没後受命上帝列為明
神：之得祀者有矣或以恒典制于司土之吏惟王則自
國都達天下莫不有廟而大江以北尤盛由江之北王之
降靈惟廬州府城廟為之最意者是邦寬平舒遠沃野千
里王時乘風雲而來下不若是不足以容則固其所樂遊
邛丫太守西蜀馬公金初未第時感神于汴逵既至廬若
昔所夢綰章之年得奉朝命主司神人顧視廟宇門平廡
闕禮亭濕下洞窓不施歆傾晦翳非恭敬道既而步自庭
除得致碑知王有輔國殄寇之功還詢衆庶知民有朝夕
必禱之急與作甫議會境遭大荒乃罷其七年為弘治乙
丑郡始獲稔爰理初志盡取前所謂不足者作之公首以
俸倡民皆樂輸于是侵壞來復新垣大門戶牖設而闈闢
其朽腐去而丹青煥旁宇加翼隆污中宜始事之明年堅
天子紀元正德夏四月功成公率僚屬以牲醴告祠下父
老具石請書以志或曰書神之忠則有廟在解禦災捍患
則盧未嘗及然則宜何居有縉紳先生曰鬼神惟能錫嘏
民從之不然其無解祀乎故是役也公以之報民以之祈
祈報不失然後福祿交至而上下同慶請以是書可公曰
然僕時方寓廬黍命執筆乃以其事碑之廟中而別詳夢
感於其陰系以銘曰
緊昔帝冑欲拯炎綱桓：亭侯王室是襄咸帽華夏萬衆
刺良辭曹罵孫激烈慷慨雖有古將亦莫敢方元精不淪
炯焉若在帝以為英俾職摧害掀髯風馳霄漢閶闔由玄
達明王封顯戴馬侯在昔舍乎汴折夕夢神遺金甲而威

先告不爽果亞群兇既守廬江廟實在竟無德弗報投役
升〻新廟孔嚴作自馬侯〻之貴徼神祇道周匪驗今茲
寺遠肯悠何以知然維政之由侯則有政神相其幽永庇
靈民歆祀千秋

德清王令去思碑

弘治庚申天子臨御之十三載以風憲起縣令王君於德
清其百姓言曰吾邑之德王君也甚去而不書於後何勸
乃相與詣予謀刻石以志夫循良之吏在史必書然自卓
魯以來寂寥無聞今有之人為而其民又請敢弗徇之予
讃按君名良臣字汝霖河南陳州人也以癸丑進士第明
年來官是邑〻為里二百三十民尚囂訟號稱難治既至

克殫厥心弗懈於位謂職之在乎撫字也故見惡必擊既
悛弗追而民易以遷善謂擾牧者之不欲於擾也故里胥
不以日候於庭而人用群逸斯皆政之大者也若夫臨事
之際尤尚惻隱囹圄致空虛之美徭役無不均之嘆韋非
大辟按法而已始終在官未嘗殺一人以立威曰恃三尺
以肆虐吾敢為也然益其廉不矯其通不阿美績屢建聲
實茂著孟是應召而去而邑人思之然驗政者不于其來
于其去斷可知也厥有掊剋侮欺而弗下之恤一旦遷解
則民方且恣懟譏訕之不暇尚遑思乎哉君在邑修飾黌
宮壇壝皆一新建預備倉鄉賢祠及公廨橋梁與纂志書
功尤卓〻以其各有紀載故不詳書〻其勵俗者而系之

詩其詞曰
矯〻令君奮起科甲羽儀天朝茂揚英華帝命宰邑于浙
之崖民社以授俾其靖嘉彩綬銅章厥榮實多令君蒞止
祇服明德敬恭弗懈惟愛是宅又土訓農布吉條格修爾
恒業毋狃以懸邑氓佚〻載趍〻皇畀我賢淑 敢弗圖
里閈胥誠修賦輸 弦誦接響慈風舒徐有美興作神埒
泮居庶府咸扶丹碧並塗飾是完邑以翻從劬明詔既錫
言駕其舫嵩廟斯升邑士顒仰凡民孔疚惟仁攸託宣茅
不苟遺惠沃若永念撫綏高陟何邀垂光來葉令聞於爍
刻石紀詞敢示無斁

鵞川華氏治墳碑銘 有序

無錫之東鄙處士聽竹華翁既老而倦于事以為人之恒
道克終為大乃作玄立于鄉之陰歲用弘治丙寅月用戊
戌召工巢使積土為山凡高三十尺其袤十倍垣而樹者
不與焉內之宅艮面坤義於靜安定厥位也外之環田匯
堰氣于不泄美厥勢也憑登四望山澤獻奇則有巨湖前
橫隱見樹杪東望鵞肫之 浸西矗梁鴻之山峙其北偏
亦多崇嶺支流來馳交東重把蓊天閟佳壤以候有德信
乎非翁不能有也于是松檜茂植其多千章禽鳥嘯呼疑
在深谷由窪致隆倏若神致偉矩之櫬立貽謀之道遠翁
之智力斯為足徵既成之八年翁捐館舍諸子煥等嗣作
亭榭修治有加追惟父德攀號痛慕卜以卒之明年十二

月初四日啟壙葬翁于是顧請刻石永告來葉惟翁以顯稽之裔造家提自孝友貞信之道筆于大史其爲是墓也附依祖隴不去里閈非若事占相者窮岩壑而徼福不域不覺昭示儉約非若昧死生者侈幽玄而珍物且鄰塚狐逼迂墉以避勢可笑孱惻而弗爲其真仁人哉故得自逝澤存鄉邦懷思體魄之奠宜與蔬蘋蒸嘗百世繼絕無窮將俾慕其風者是軾是下考行徵詮賦于斯文其辭曰

峨峨新墳孰作而崇經營建築實惟華公以華孝顯百行是宗由元宅茲世力於農有偉貽德式副其蒙載拓以大修自及宗相彼中流龜從巫協作之如山成績何捷有流前環後疊爰樹佳木表著封域土固遂逝有道用嘗

亦既祭掃棟宇秩秩齋薦咸備惟堂及室周垣式工神逵孔直梁予石池來用是設滌銅瀹杯于共乃役篤惟靈立秀淑靜深遐敞通密繞以墟林司者靳畀公賜之天玄覽庶美注挹盈裸惟物有始兆自公理德則遍委其歸在此既固且安永奠厥居以祐後人福祿爾懷哲甲猶太息咨吁執筆作銘刻彼貞珉令聞不忘與嗟道隅

水仙大王廟碑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于水火病疾之厄吏無能爲神斯專之神之治人比于吏而其可忽邈之何也吏不能皆公神則無不公者爲故人之憑神甚于憑吏寧欺吏不寧欺神也吾鄉世事水仙大王王建炎天子之所封也有鄉者之視他神尤貴鄉人有事則告惟大王之神在上觀觀而聽之若受焉者及其歸而或賜之或不賜之又若有分別者蓋誠有吏職焉然人得賜于神則喜不得賜于神不怨則神之尊吏不得參焉非其公之至也人烏以若此嗚呼有良吏或易而去神一而已則吾鄉人其敢不虔矣乎夫牲醴幣帛所以報也若夫無辭以宣神德神謂人莫知其公焉故碑

惠山十賢堂碑銘 有序

賢者將以軌物必祀以覲禮也矧乎名山懿躅何代無人先祥後略君子病諸此惠祠所以益三爲十而弗容已者有以也夫蓋常之邑五錫爲大錫之山惠爲秀秀而通郭

賢多考槃是故俎豆之設厥有舊典曰宋司徒長史湛唐尚書左僕射李及泉亭翁陸比三君者咸以高蹤貴于山泉其南面列食有年矣自是以降蔑爲無聞豈哲人之生獨嗇于後乎哉無亦缺而弗修也于是今户部侍郎邵公國賢性歲築室山中既率同志疏濬浚廟忠定乃以餘力相與撤故屋之弊陋披往牒而稽考又得表表宜祀者七人焉在宋曰無錫令焦國史編修秦禮部尚書謚文簡尤御史袁行錢在元曰雲林子倪在國朝曰義士張中書舍人王合前後爲十賢廣厥堂構肖像在中議以歲之二仲合郡縉紳行祀事而推其乙人爲獻凡所躋升皆昔之名鉅游處是山與其葬焉者也不然雖賢弗列禮固有相沿

者歆工始于正德庚午春越明年落成凡風俗之厚必以
化〻有然行視攺為速則惟賢是賴表章崇祀其機也繫
此諸賢或奮庸帝載旣公旣卿或盤桓澗阿亦隱亦文以
至忠牧義勇互舉間出莫不同萃一堂師我錫士是雖邦
邑之志非公其孰能興之猗歟盛哉敢刻兹銘其詞曰
坎〻擊鼓新堂之下我祀我歌思古賢者俎豆旣崇金石
是寫陟彼有儀以聲大雅厥賢維何伊錫衣冠異代同流
隱顯具完道不一足式前林樂廟貌爰陳嘒此衆觀昔也
攸祀三偶孔寂今也亦祀十像斯靚有泉如氷下逮庭墄
言醴旨酒載酌啓羣靈風洋〻神降春秋執司獻登卿拔
其尤邵公作之龜筮協謀懋哉邦人無忽前修

定海縣儒學教諭致仕真愚王先生壽藏碑銘

弘治甲子之歲真愚王先生解官歸自定海于崑山之里
第益為園亭延賓宥友用吟咏過從為樂明年予謁先生
款留彌日酒閒指其二子擬羿謂予曰向來　事未足今
顧畢矣又何求又曰吾家有田數頃足供伏臘費度書可
讀不假朋知山水堪往來釣遊以是自老宜無望于世也
惟一事掛吾抱迄今十餘年予嘗諾我而言未終踐盡為
我成之予起請卒教先生乃舉壽藏為囑且曰我先塋在
本邑馬鞍山之原成化閒室氏沒葬于穆兆竊以為　無
不死者乃即其右預營窀爲他日吾將藏諸是毋累後人
歲月倏忽顛毛種〻以銘俟子久矣尚可緩乎予曰唯先
生之平生惟予知為最深銘非予莫宜然古不預事死生
壽夭以道守之惟莊周輩出始放情形骸之表以生為贅
死為休而後世襲之以曠達者由是司空圖實作生壙而
陶杜有生挽生誌三子者皆賢人其所為若是殆必有特
然之見欿然予觀乎世之人莫不決性命以饕富貴至視
死朔若罔聞知彼固不可責以道有稍道以非經之說如
前云者亦宜少抹奈何先生不為賢哉謹按先生姓王氏
名廷綱字成憲後以字行真愚其號也先世宋左朝請
大夫彥光之裔曾祖子敬贈監察御史祖英歷官至陜西
按察使公定不仕早世先生年十九而孤性穎悟誦習輒
不忘閉從師授書治進士業駸〻有名起輩行中視科第

直唾手可取而已四蹙棘圍卒黜額弗售乃取筆札書墻
之曰命矣夫吾弗事此矣乃拂衣棄場屋遊京師為人素
恭謹識大體公卿多折節與之交故太保劉公遣子從之
游甚加敬禮久之以明經應詔試于吏部中格選教駙馬
樊都尉塾授訓導居府中敏而達事慎而有禮主賓相得
歡甚諸勳延接踰他士百倍而一時館閣大臣亦多引置
門下為客日駕僮騎從有文者游賦事故輒攀先生先生
官雖不達人尊禮之如顯人嘗一歸展墓撫臣三原王公
臨其里者二邑以為榮客樊九載考最相知者爭欲薦留
仕于京懇以母老辭遂拜秀水縣儒學教諭秀水去家才
三百里先生始至諸生以鄉近肆嫚易旣而布約束持廉

偶事必蹈禮法士乃大服稱賢終任無敢譁簽僅五稔而
以丁內艱歸起復除定海設施視前加密益愛士嚴學規
雖大寒暑不懈士始不樂久亦大服至于教人諄：惠其
貧而非取膳修則兩邑皆然于是先生官定海又幾四載
資且滿當赴銓有望除矣遷移文上官乞致其事士人相
與阻留不可乃得請歸先生詩清和有格善楷行書：札
流洒下筆皆文章得人詞翰珍襲尤甚性不飲而雅好客
所設精般美醞無寒窶風為人多材諧圓轉不膠故人：
樂與之合然其中實能謹辨黑白趨避較然切至初時方
排徊托迹靡有所中貴人炙赫用事求師迹及先生先生
卻之時又傳奉方行或欲引與俱竟非往先生本良吏材

假令他人客游無聊其置身未有能擇者卒之甘就儒官
以素業終身鉊槩佔畢固其所志而乃勤於修職則見夫
義命之不可強而姑安焉其推移變化顧非卽起人之智
者畤克爾耶故當遷而求罷未老而營穴皆與此類吾知
知先生者獨我而已矣先世自按察使後故廬日漸傾圮
至先生且大加搆焉而名其堂曰繼志其道義之自立與
其才之有為皆可概見也前娶張氏生男二人長端生次
蛇兒女二人長贅許襄次許嫁文徵明或夭或卒皆無存
者繼娶劉氏生男一人于石太醫院御醫娶刑部主事周
以發女：一適太學生顧文徵會庶出聘定海知縣張養
民女以正德四年十月十六日立石葬左刻予銘其上時

年六十八矣銘曰
足自如雲棲泊不一或群鳳與翔或槙經是屈悠：往来
天地旅室迈而田廬宜若可以休乎而亦非其數也惟是
樂丘于邑之闉青山四抱乃真我太漠之鄉是故歌于斯
遊于斯俟千百年藏于斯彭殤咸盡理不宜歸乎歸會有
期聊上山兮擷吾紫芝

禮曹郎楊君生壙碑

堪輿上下元：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大海
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餐于世八十五年
行將奄歸玄宅迈乎太初相彼靈石有立焉我之永歸庶
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為文琢石而鑴之

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于望弘農郡周宣王子楊侯之
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綰清德著聞宋學士億文
辭益世至于國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彰華見門閥盛矣
君世家崑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市坊高祖子中性忠
勇家名　府戕死妣陶守節娶居洪武中內選為庭姥：
供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穴配葬衣冠者是已陶生子
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實京師供億有年仲氏商闉
尤富屢屋跨里叔亦眉壽從居同稱淑士最幼二季由母
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非顯榮亦不下賤考
府君封承德郎母劉封安人安人之兄擢解元于正統間
官至三品楊業儒自此始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憲

祖御大成化甲辰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為京官末職僕簡青袍入參朔望荷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孝廟時五王冊封俗員執事獲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覩龍顏事竣賜宴直房并賞羅綺福薄命蹇痞癖內攻日食米止三合恐曠職致尤上奏乞換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次年馳封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冀報劬勞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已未歲清寧宮災下詔求直言不揣應詔上疏請復建文君尊號以禮文事分所當言用是褰責帝衷欲允大宗伯以為事體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聞收入太史氏未知然否既而謨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一向守嘿性偶好書結廬天寧院折松枝為籌課麟施經稍通句讀涉子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郡使君游或為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寢苫先隴傾貲修築廬千金既畢大事每歲率持齋誦經一百日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武宗在南都蒙呼試樂府三次扈駕凡九易冥笑告歸是冬復取如京墓辭趨命歲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別築室支硎山下修葺舊閣名雲峯廣要檢書既多稍諳典故然以筆耕度日不作生業有附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此又十年皇上龍飛嘉靖十五年田野閭樂閒盛事時則恭進九廟鑾輿上頌文一篇蒙領史館薄表葵藿之敬諒無補益也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普天而有日精射祈之祥屢見于室哥

哉山農共觀非敢妄道是年冬自西山還歸故村埋頭隱伏終日惟與古聖賢相對輪蹄斷迹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弃瞶目昏龍腫彊步起拜必僕扶自知去死不遠昔李白一子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惑僕遊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亂尚幼頗稍應門不得肄學書無紹為有墳自築前溪後城亦足稱則文集方斟酌未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欲勞他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云爾

詠曰

上古人淳壽常百許今茲耄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宜有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到予無一克舉彼炫文繡彼富倉箱我乏朝飧靜言思之不乃自取有官不作自日卑無財可悅親益離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寒饑原憲長貧李廣數奇命也奈何莫為而為抑別有道非時所知景公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常虞早萎豈意還存雪鬢霜髭一壽僥倖他從訣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於天畊犁表樹皆非己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烟不化還尊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填三山六水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具饘乃生變化陰陽互遷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葬未度從容自祭靖節為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鐫無非糟粕不希流傳

且夫生之憂死則否遠耻辱平仇讐高苦千辛一筆都勾
以還造物與鴻蒙遊錫汝長眠草緑仍秋所以供我惟此
樂丘自古有死聖讀垂休曾啓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
叨利瀛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顛大哉爾要儒家者流時來
委順至死彌牧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涓埃靡酬
亦負罔極自同蜉蝣嗚呼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得
志遭讒履危人百退棄夫亦何怨生不富貴終當舉手永
謝塵世陳辭既畢請刻以記過者來觀莫厭辭費

松籌堂集卷之五　終

松籌堂集卷之六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丞文公於家以為
溫州府知府公祗爾堂書力辭不果從遂以單舟赴任至
之日首釋繫徒千人民大悅既而以法約豪强咸遵於令
施設詳明惠洽黎庶尊禮耆德風以丕厚明年夏六月己
未卒于官年五十五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奏議三卷
瑯琊漫抄一卷嗚呼惜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相
傳以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
廣管軍都元帥假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遠從高皇帝
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左所副千戶曾祖定聰散
騎舍人始徙浙西祖惠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淶水教
諭贈太僕寺丞公舉成化壬辰進士試令永嘉即有擊强
名調博平以其邑小更用簡治蒙恩召為南京太僕寺丞
七歲父殁振而綱之屬吏尊奉如法官又撰馬策二篇以
獻時嘉其職再移疾歸家而溫人思之不忘朝廷遂以為
守公秉宿望任牧故民聲震東土為之立族　以教化為
先設法止訟禁民毋得溺女而前後所毀淫祠殆盡在任
前後凡上七疏皆賦役章成不可已之事猶以為道有所

沮恥唯諾徇故常將國潛逸人輒知之閉其城不得行役家人扣揭請遺命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耳復何言人謂正直精爽臨終不撓稱其平生云 公配祁氏繼吳氏皆安人子男三大奎璧室奎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梅灣之原以予既親而知遂來請銘銘曰

烈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剛大厥氣孔弘包絡洙泗知權守經忠懟自許允惟邦 公才既優仍篤政理連宰二邑咸肅風紀司民之牧銜秉繩履膚靖乃人納於仁軌帝寵休嘉式遷之朝俾職庶囿國武光昭司馬日賢拜疏以薦舍旃來歸處睢用晏在易之遯其道元吉攝人謳思僉冀公出天子有命往悵胡績德風戴揭炎徼治賁赫爲方隆

故彌之丕有墓于梅來旐翩翩既有田斯菲其旋何以世之垂光永延刻銘兹石用賁幽玄

明故漕運參將兼守淮安昭勇將軍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周君墓誌銘

國家建北北京控制天下而以東南備供億是故閫府於淮以董漕師而近之副戎而理者稱周君焉公諱瓚字朝獻先世江都人也高祖鏞以元平章鎮撫歸於我聖朝授百戶曾祖玉始拜大河衛指揮僉事祖鑾伯父景皆世襲並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君以後伯父得襲官初掌造軍器有能名舉總本衛運糧時船少軍困負逋累萬特以庶修橋其弊宿負一清成化間山陝河南三省饑都府使部粟十萬往賑之既竣巡撫 敕總兵王信以君薦詔可以爲把總管領淮安等八衛運糧隨進署都指揮僉事弘治五年又遇詔恩實授自是所統士益衆惠澤加廣名日以張會淮閫闕貳僉以君可任八年春正月勅充漕運參將兼守淮安明年秋援例轉錦衣衛帶俸公清望素著既登大府雅爲元戎所重事有當言從容贊翼然而外示恂恂謙沖而已故事參將常督運居外歲往還輒萬里又徐呂三洪水涸君躬禱心源以運用是得疾乃上疏乞休致不允明年又力疾至江南督運五月還淮疏再上不得報竟以十四年四月九日卒距其生正統乙丑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嗣子正將卜以是年七月 日葬石橋

之原使來請銘君配金氏封淑人把總金啟來女子男二人長即正淮安府學武生次中孫男二人夢鶴夢龍君天性謙恭好學愛人而能交事伯母太淑人既沒哭甚哀負土封塋視親子無別撫遇士卒有恩嘗市善藥療其病或死則爲斂而歸之而尤務掩人過使知自改一時莫不以爲長厚而稱之余初舉進士過淮即與君游雅知君廉忠其後君官漸顯而素操不改如一日是可以無愧乎副戎之貴者矣歿固宜銘銘曰

聖明建國德際四域來貢來輸有粟載塗 者萬艘由彼漕渠渠淮府乃握其樞既立之師必有副貳俱簡帝心孰曰其易周侯洵美宿閑于運執德清儉士以魅困匪直

積勞實著嘉問恭戎爰陟雄畧彌振吾饋關陝刺棹河流
繼灌呂梁泉源是求勤瘁罔懈念國思誠往返道路萬里
歲周堂堂師闈克宣嘉謀俟病不起士庶悲悼仁人永淪
奔走相弔有功不刊有墓永存嗟爾翁仲謹護其垣列銘
昭德與石同堅

明故行取推官華公墓誌銘

弘治歲庚申進士同年華武承以杭州府推官奉詔取至
京師是歲冬十月二日未擢官卒後三年孤男進卜以正
月八日奉柩葬錫邑琅之新塋以銘請於余余與君初
釋褐即同試政工部又同有事于外相與聯舟涉江知頗
稔其後別去聞君銳志宦業名聲日新既得召且謂顯用

而訃聞矣吾尚忍銘之耶君諱烈別號東窗南齋孝子寶
之後世居邑之堠陽父曰原謙善詩通醫娶於李實生君
君夙以成化甲午領鄉薦甲辰登進士第使於河南三造
王墳皆有績還朝授廣州府推官未上以父憂歸服除改
建昌方考滿又以母憂改杭州自補外至行取遭迴不振
越十有五年矣其任而久久而起皆未有如君者君兩歷
為刑官率號廉明而於杭尤著風力一時巡按御史皆以
其賢數奏旌異用風示四方以為勸而其被召集都下咸
謂君必居憲府已而遽卒知君者不能無惜焉君春秋四
十有七先配司馬氏先卒生男三人游浴潤潤亦先卒女
三人許嫁於鄒某楊某張某繼配吳氏生男一人朝恩君

簡訥不華其居官敢任事志所欲行無顧惜必達而後已嘗
以起復時銓於吏部會大比試天下士一為收掌試卷官
其在江西又受委造王府在浙江以憲院差清隱稅數十
萬皆不在職內而悉以勞著要其所存若此則理有不可
知者是以銘以慰之於幽焉銘曰
嗟嗟華君吾楞良吏新階方陟有詔恭被胡喪於成遽爾
長逝逃成孰奪莫質玄昧嗟嗟華君皋夔亦賢顏冉亦賢
君也其間此取彼捐一官三易憂酷仍纏嗟嗟華君歸其
山阿偃枕高眠返於大化松風凄凄白雲實多莊生有言
至樂靡他嗟嗟華君其如命何銘以昭之令名不磨

明故丹丘先生姚公墓誌銘

公姓姚氏諱綬字公綬浙西嘉善人也天順末第進士拜
監察御史成化初元尋出知永寧縣解官歸所居在大雲
里東遠水竹作室曰丹丘嘯咏其中自稱丹丘先生大抵
多取老莊神仙之說以自況又作滄江虹月之舟遊泛吳
越間甚適弘治八年四月十日卒於家年七十三公少有
才名攻古文辭弱冠始業舉子遂取科第以至為御史政
能多出人右嘗奉勅巡鹽兩淮鈎剔積弊幾盡勢人惴惴
弗敢漁利布令張體務以激揚為事淮饑曰吾御史宜無
所不可行畫策賑濟多民復巡撫三山林熙敬公奇之具
以聞朝廷特降璽書俾終厥事未幾被言而有永寧之命
遂弗復思仕矣公善書法鍾王勁婉妙詩賦暢茂皆有

法畫初水墨後遂進學唐品得古意戊所謂滄江虹月者
出遊粉窗翠幕擁僮奴自奉偹極珍養設香茗皆世所鮮
有或命彈絲吹竹燕笑彌日人望之飄飄然有霞外心家
設亭館稱是客多就之初號穀庵又號雲東子蘭臺逸史
天田老農上清仙史懶仙仙癡紫霞碧月翁並著閑人間
而丹丘先生稱尤顯所著有天易天人合旨十卷詩文集
三十卷姚氏在宋本汴人南渡徙餘姚再徙今邑在前元
元祐時有仕為大使者蓋舊族曾大父聽雲大父隱庵父
松雲皆不仕公配弘氏生旬前鴻臚寺序班一女菊芳適
張訓繼潘氏生旦嘉興府學生孫男蕃亦府學生次許次
葵次芷孫女寄奴雪英西英淑申淑酉曾孫男昌齡昌陽

余辱公引為忘年交旬以是來請曰先人有言願得子之
銘今卜日矣在弘治十一年正月之朔胥山之陽墓也先
世皆葬是敢以請或言公好道家言公臨終猶賦詠懷之
詩此豈恒化者直亦寓耳其東南之感鳳欤銘曰
明興運昌文士交鳴懿茲　隳有公特生蘊聰維富宣詞
乃鏗鳳皇喈喈儀于治平才難自古莫不願有孰知有之
適成忌蔽當塞乃通弗履其咎其通伊何躋以攖靜放予
山林肯得所便屏處非遺皇仁賚全作為歌詩列於管絃
裨化成風公乃為賢才生有係匪嫉能棄玉湧珠流式彰
國麗刻恬以高亦廉於吏佳城峨峨爰奉以瘞瘞弗名俱
永耀其离

故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吳郡思玄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揚雄以其長
擅名一時至為他文章皆本是凡為集　卷既而力探群
經自易春秋周禮皆有藂釋文數十卷合二家總二十餘
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日以柳州府通判卒於故邑常熟
之寓館年五十七邑令計君柳進士也盡發其書觀之歎
曰懿哉斯可謂博大之儒矣為具歛加厚其將葬也從弟
鄉貢進士勉以遺言請銘於我嗚呼先生之道裕而能容
介而不群充其辦可美於將使極其用宜大於匡國胡獨
以一技名耶先生諱悅字民懌其先有樂齋公者仕元為
都水庸田使司副使六世至廷實塔穿山周氏生先生年

十九領鄉薦累試吏部不第負才游京師無所屈下竟以
乙榜生例授泰和訓導三為考官皆大省號能得士秩滿
冢宰三原公方執政將薦用之不果以資拜長沙府通判
又以催科無績調柳州府柳邊民雜居多竊發先生出入
賊巢穴示以恩信來附者萬家
柳人至為繪像以祀然由是名
聞於會府因得召致幕下用事有窗師之隆謀畫之柄道
方行會父喪歸遂不起以至於歿蓋先生之設施可見者
若是先是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大章夢見先生乘高車
益旌幢擁入玄宮云與屈子遨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
躬萃元精以神明其心志又不大於事業以有寄焉一旦

而死其不逆〻為常鬼亦明矣夢所乜殆將然乎先生配章氏故贈都御史孟端之女子男一人卓先卒女二人長適吳槕文恪四世孫次適歸應祥蘇州衛援例指揮僉事應祥男孫男二人内曰接外曰溥皆嗣卓為後幼未克立夫人實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日葬湄溪之原從其先府君兆禮也在太倉州北四十里與穿山三里而近先屬邑今屬州故先生又為州人銘曰

有才不售澤不大施滇粵縱奇以昌厥詞休〻三原非不已知疏直以交始乎中遺黃髮鮐耇世所為壽賢者不然道德之富髧彼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禮不謬歸終於寓邑今是主返葬湄原爰附父母遺書滿家蠙珠琳琅聲光若新不腐以止百世有考尚于銘章

明故大理寺副東橋先生李君墓誌銘

往年余再官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為之友君清介絕俗不屑事〻與人言未嘗不斷於將退予別君歸之三年君果遂以病謝官去時其弟鄉貢進士世卿方築釣臺於黃公之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歿既葬未有銘世卿求君之遊於門者吏部侍郎王公將為之銘公在疚以屬予敢書其一二大者以為叙而後銘君諱承芳字茂卿五世祖遠無緯史曾祖奐仕洪武中為四川鹽課大使祖善　縣教諭皆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父㫕贈大理寺評事君自幼穎敏強於學出言論即侃〻驚人其後通經史泛及百家為文章典贍有法遂知名荊楚間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登進士第既授官素貧無鮮衣良馬儉約如儒生時性高傭不喜羈束旦日入寺習唯諾趨走退據案執筆署銜尾還邸破屋寒冽羹蔬飯糲或出逐人事無少休用是無一日快意其歸計遂決嘗謂予曰吾得俸錢足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居三年陞副於右寺志乃老就下君平生讀經書每謂聖言簡大後世訓詁繁支牽合不槩於道〻由是益斁遂奮然著論斥其非往〻見於述作間聞者群訶眾詆至大罵君不為改惟一二好古者信其言以為然〻君以是取識亦以是自立真有志力人也歸五

年屢空兄弟相對　心焉弘治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君卒年五十三前配孺人石氏生男二人長曰肇次曰棨女三人壻魯思進周夔袁寝後配嚴氏一男曰瑗世卿以卒之年臘月葬君於蒲圻烏石湖之旁明年始克治銘事將啟其前而納焉葬速不得俗物措於禮也君天性孝友與人交尤篤信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為本立論高古非拘〻者而世卿蹈奇節尤甚至是實以其二子來其名曰李楚李教益浮江千里其一家之樹誼若此銘曰

可尚也已緊斯人之賢兮既顯兮維時治平有立而掩兮吁嗟先生

明故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〻嚴公墓誌銘

正德元年六月吉守嚴君道卿以既之命歸自南曹省厥
考郎中公於包山之第比行而公俄以是秋卒明年卜地
得與福山之原先事奉郡士王秉之狀來請銘秉之於嚴
為通家其言信且予誼斯文弗敢辭按狀公諱文瑛字廷
別號陶然翁其先世為是山右族嘗以園林貲産雄一
時大父肅在永樂中以善書推擇為邑掾居鄉專務行義
排難多陰德有神告之辭以為顯在孫生處士世傑娶于
賀氏生公實應之公性質樸有長者風平生未嘗盛怒以
少孤每祭必流涕與諸弟分財輒取　人笑其痴公曰顧
吾所得孰多耶嘗出索逋值其家方食恐其不樂不下咽
及門而返道卿惟有所受故為法官而以　獄著名蓋仁

恕相授其來非一世矣公初蒙恩封奉政大夫浙江司郎
中以九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七配金氏初封安人進宜
人子男三人長經即道卿弟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
部主事員外郎　中陞吉安府知府未上守制娶黃繼陸
贈封俱宜人次綸娶朱次紳娶鈕女二人長適韓庚次適
葉焜孫男七人滂濤淳瀌濡潋沖公平生有飲量好賓客
醉輒忘懷故以為號殆有托焉者既亦覆罍弗復進善予
秉之云公行已類讀書不仕而能澤物名不籍俗轄豈非
深知公者哉吾無以有云矣蓋葬用冬十二月十六日而
予為之銘銘曰
業以世傳惟仁是先惟耕而年沃我室田嗟嗟封君厥德
孔淵德之固沛爰發之子式昭耿光允謂其死有立並從
法葬攸止百千斯年永藏於此

故義授散官通許韓公墓誌銘

弘治十七年歲在甲子十月通許韓公諱佺字時真卒於
家孤暹方任蘇州府通判訃至為位哭他日踵予廬乞銘
其言曰先子為人誠信質朴無他長幼侍大父於官以淳
謹見器愛其後家居治生業應答姻賓率有條紀其交財
未嘗負人一錢見宗黨匱之者必思賙之奈何處田廬無
所表見惟是孝友不欺以盡其分而已矣吾家先塋在邑
東鄉冢位既盈不可葬是歸之將重卜焉願為之銘庶慰
存歿予惟韓君始以己酉鄉薦起家武邑教諭秩滿超擢

今官蓋承予公者有素矣及是之請飾禮以文致孝於終
其得無銘乎按狀公考諱毅永樂中以楷書供奉內閣有
勞官至參議公既不仕嘗稱君曰吾輩兄弟八人皆不克
繼先志爾不讀書將與我同于世何輕重耶用是竟以科
名顯在武邑之就養十年倅蘇之日患老不復同至會奉
詔恩得輸粟服冠帶君捐俸金為公輸納得部劄一道致
之公公辭曰吾以幅巾預鄉飲拜上賜足矣敢重叨乎遂
韜不服然其名猶散官云公享年六十有八娶李氏子男
一人即暹女五人適郭文淵張越張千木孫男四人如芝
如蘭如松如栢不書葬地與日者先銘而後圖葬也銘
曰

有顯其考有振其子中處不仕遵刂於執政〻禄養亦旣有年秩〻卿飲尚齒尊德隱無著功惟里之範考終獲正在人矣嘆逝而有歸我銘是撰淑行不磨幽光永燦

故盛朝臣墓誌銘

盛氏蘇望族也朝臣諱瓘宋叅知政事度十七世孫高祖逮國初徵士曾祖啟東御醫祖仪父斯御醫有寵文皇朝有子十一人仪居行三與其群從家金閶一再傳無慮千指率負門第自豪朝臣獨謙讓折節讀塲屋書書皆瀾翻成誦又善講解擧一題輒引數說無弗通稍長進遊郡膠意科第可立取未幾值怨者譖之提學擯

而歸時其子今武昌府同知斯徵方數歲頗謂之曰是不足代我耶遂力教之弘治癸丑斯徵果登進士第拜官水曹父以坐公事謫丞滇南累遷今官朝臣處其間不驕不戚始則布衣徒步如平時旣而與親賓集必極歡夷險一致人莫測其量可謂有德君子矣正德元年斯徵將請恩封朝臣朝臣俄以是歲九月八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明年斯徵卜冬十一月日奉柩葬薦福山之原來請銘按盛之先本汴人文肅叅政生集賢校理申甫申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再世生司諫瑄〻生平江通判岫則居吳之始也朝臣遇父母疾能憂持喪能禮人有急難有過失能赴能訐皆人所難且輕財

重義有給五十金去不償分毫憐其貧竟折券免之其事柳有足書者配胡氏安定之後先卒繼配蘇氏子男四人長應期即斯徵次應望府學生次應龍應禹女四人其三有歸長適湯伊次適沈岳〻吳江縣學生次許顧綸孫男三人楷模校女一人許長洲縣學生陸棨予幼與朝臣同里塾故知其材至是又得之皇甫員外狀為詳合而叙之系以銘曰

洵美朝臣負志弗施以淑厥後俾勖明時山則有林士則有德岩〻薦福維子佳宅百世長存其考莪刻

故葦庵王隱君墓誌銘

隱君姓王氏諱錡字元禹家于長洲荻溪之鄉世以力田

為業隱君生六歲而孤穎悟絕人劉草窗一見妻以女既而稍長從儒先遊通尚書春秋而經以為遠遊不可以穿親也故誓隱以絕仕從隱不可以起俗也故博覽以有作濟俗不可以無養也故勤生以自殖於是出則秉耒耜而歸讀其書人生之大務咸集焉隱君天性孝友事母膝下以善養聞凡嫁孤姊妹二人婚弟之遺孤三人其仁藹如也為人軒豁爽朗善謀慮策事必中禦侮必克三壻其居而三復之雅善堂構偹於禮位廩有餘粟魚鼍充盈窖至相與持觴談笑不醉不已家居率以是為歡樂而無求乎人深尚止足寓於退藏而當世之務益練益擇地而履不阽于危事當任〻之當澀〻之執養生之機低昂權衡以

就世故務適於全而後已厥道不施以弘治己未十月之晦竟終湖濱年六十八悲夫易名康孝者表實行也所著書曰寓圃雜記十卷諸史補遺夢餘録樂府歌律雜著又通十卷文詞清贍有理致子男二人洙汶洙娶劉僉事廷美女汶蘇州府學生娶郭氏女六人適某某孫男二人典聃無錫華主事濟女圖聘吏部侍郎吳公姪奕之女洙等卜以卒之又明年葬歷涇原新塋遂來徵銘且曰治命則然余誠辱知隱君不敢辭銘曰

有斐君子實惟先生仕既有塗明者兩經遜而不遑退處躬畊抱道修辭恬於利禁生有懿德殁宜祭社節惠爰加乃取其大昔邵在洛世欽其康若今之康道存孰忘樂以

怡怡眉壽倘佯昔徐在沛人尊其孝若今之孝允踐貫蹈廿古奉慈先哲是肖玄堂既治太史碑之煌煌元老筆能輝之我銘於石以志歲月厥無愧永藏幽穴

明故奉直大夫莒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昔成化中南畿士集試於京府擢百三十五人予與故知州楊君實同榜後十年改元弘治弘治癸丑楊君拜莒州知州莒在山東之南鄙余嘗道焉水土深厚多長岡大坂其民好力而健訟號稱難治君既往收其邪求師於古得莒牢卜氏法其所為政尚寬大民用大悅當是時州罹飢荒且多黑青數驚恐招徠撫摩流亡盡復妖亦尋滅佗日又遣旱蝗禱而得風雨撲殪之免於災又之年穀順登州以無事於是內新卜詞建賢賢堂作志書以致其文外修城垣執劇賊李花以申其武二道兼濟神人以和在州六年會不合者以媒蘖求君君不辯遂棄官歸歲乙丑夏五月二十七日君卒年五十六又明年正德紀元之二年歲在丁卯三月三日其孤似等以君葬虞山湖村之原先期持御進士桑民懌狀來請銘君諱舫字弘載常熟人也父集進士安州知州母李氏為人詳雅重默好學善文詞自君太學即上疏言水利蓋有志者又嘗袖其所著書示余余心奇之及為州繼其父官又父子皆以詩顯用人益嘆其榮不幸不究厥施以死惟餘鳴皋集易解文祖標格韵史等書見志哀哉君正室湯氏側室有出者徐氏梁氏湯

以未有子君取弟莫之季子以為家嗣名之曰似娶錢既而徐生今邑庠生儀娶徐梁生仲聘章湯生女二人適周聲沈堯臣孫女一幼銘曰

維莒古國實書魯史一命大夫爵是君子藺秀何傷道存則光有固者藏虞山之陽宜爾子孫奕世其昌

故常州府學生陸君墓誌銘

君諱含章字以貞常之武進人也少修進士業居郡膠為經生通尚書撰為程文精雋有法遂以其名聞于人故考尊公用經緯舊臣居朝托之家克靜而理得嗣承之道大抵倜儻負奇氣嘗欲蹈古名偉士所為而試場屋不第志益勤弘治乙卯公以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

於京師詔贈禮部右侍郎以推恩當官一子公子七人君居嫡長讓其弟朝廷義而從之及公喪歸三年不御酒肉哀毀骨立而猶力於禮甲者惆嘆莫不曰孝哉斯人葢葬畢而卒為春秋三十有四公卒之又明年丁巳二月四日也沂其先世由尊公而上為户部郎中諱惟其大父又上為南樂教諭諱淵其曾大父而尊公諱簡夫人贈宜人池氏初君娶於秦為福建右布政使秦公夔之女子男一人曰弘道歲在己未十二月十有七日季父鄉貢進士節將率其孤葬君於先塋乃自為狀來請銘稱其孝義之大宜列不朽又叙君在時風儀玉立與客談多玄遠闊世有俞鄙說随之行輒吐罵不欲見而余因慕而賢其人不可不

銘〻曰

嗚呼陸子裕於德儉於數彼不肖而壽斯亦終齎嗟子之藏百世所護我銘匪文於以永附

故明劉文學墓誌銘

劉君諱嘉績字協中吳知名士也考諱昌為世大儒著書甚富位廣東左參政祖考諱璲封慶衛主事祖妣許氏封安人皆年八十餘終即我外大父母是已善隆德厚茂異生焉曷氏始苦無子在河南祷而得君母李氏君靈質天秉風如玉年數歲據小几習書儼然成文又選古詩摸其格律皆有妙悟曷平生積書充棟殁時君才十五學彌篤為文滾〻千百言不竭詩亦思致清遠雋味有餘嘗著平

茺墓文意甚高古而用字堅奇讀者浅棘咳不能通及和予遊山詩平安豐潤又深極玄暢玄之致仕歲余北上操舟百里送余抵無錫酌惠山泉始別不惟親〻之厚而名言清勝猶昨日如也予之歸田思得朝夕之士與游于君楷實先屈既而竟蹈長暝違我素心春秋止於二十有四嗚乎痛哉君善書結體妍美最得古人法余獲君未嘗不歸櫬寶愛嘗書詩二篇寄余不及全為促至殁後檢得之尤為篤嗜一旦逝去不覺跣足起覓竟亡之念至必悵嘆不樂君為人温厚靜默對長老無一剰語居家庭孝慈肫篤而性氣超邁高寄物表不屑羈絷雖士服庠序實潛然有山林情焉配顧氏郡守顧公德明之女少參公崇善之妹家亦三世進士子男一人貞方六歲女一人燭光卜以

弘治九年十月乙酉葬仰天山之原所與遊者祝希哲都玄敬文徵明唐子畏皆奇士子畏又編其集為之竭文云

銘曰

吳山孔秀斯稟則茂嗟弱之隊惟不年而壽

故承事郎鶴皋錢君暨配聞氏合葬墓誌銘

由太倉州治東四十里其鄉曰新安濱海而沃錢氏自國初居其地其先世居崑山元季有曰貴者為海運千户子孫始徙于茲錢公其六世孫也諱翥字仲舉少孤與弟力耕起家既而盡讓其產弗居邑舉萬石長俾治鄉賦勤上公下聲稱益茂會有詔授民輸粟者官遂拜七品秩葢承

事節云先是海口無邏兵盗為患其巡司初治唐茜去海
三十里若無所為乃拜疏請移其鄉朝廷行之迄今鎮設
得宜民以無苦者君之功也初君捐腴田作司署而不去
賦額已歲輸如故撫公彭公之幕民為義塚也又先捐為
米幾輸邊詔下　顧先世素以武顯且其子璞方壯堪報
上而背又中輸遂俾璞應例拜太倉衛指揮僉事君秉性
鯁直不吐剛茹柔鄉人來質平率悅服去以弘治壬戌九
月卒壽七十配閻氏其諱永潔同里族望出也以勤佐君
為家〻用克大他凡給賓祭皆中禮慈均覆有鳲鳩之德
為先君一歲之辛酉秋卒壽六十八君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其子男蕃四人長瑞娶沈俱先卒次

璞即揮使娶沈次琅亦卒娶王次璨娶王女二人長歸顧
寅次歸顧啟明孫男五人天爵天祿天與天監天秩而天
爵為州庠生初公以璞為弟後及二子相繼沒而仲宣亦
生子乃命之歸〻而欲均報則中作室而並養焉故為兩
家子而其子天與至是亦為瑞後君卒之又明年三月日
乃奉二柩合葬花浦西先塋之原狀來乞銘予雅知揮使
富而好文且公夫婦皆克若彝訓以淑考終在法宜銘故
序而銘之錢氏故相傳為武肅王裔也銘曰
布衣謂〻不必在位伊誰之孫假顯宋世有寵自天若世
而繼振非獨能功半厥配媲〻原田既連海瀕二人之勤
遺業具陳亦有諸孫種學績文理通庶仲其伏百年孰曰

菀昧尚食其先維忠與孝雖邀而報式克蕃昌歸同白首
有峨者丘花浦是保銘以壽之與石同久

故淑人韓氏墓誌銘

蘇州府有指揮使三人而故謝公瑛秉政最久其娶淑人
韓氏則故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雍之女也韓公在先朝
以功名顯方柄用時淑人來歸貴盛赫〻而揮使亦疏通
多才獲力於外氏遂以能官顯閨淑人之為婦也自持嚴
重平居不苟越戶閫不輕言笑一時號稱有家法其後韓
公歸自廣卒未幾揮使亦卒無子今揮使表由河間訓導
襲官淑人孀居不愆於禮宗黨莫不稱以為法焉于是今
揮使方以文學餙吏事謝之先烈益振其歲時謁見淑人

必恭必敬用是其時之異而優游以居者又十餘年而卒
時弘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一以今揮使之
次子時猷為嗣三年之喪屬為女四人長適劉忻次贅馬
文貞次贅徐楷次許楊惠皆名族時猷今卜以卒之來十
二月十六日奉柩安厝於大茅山之祖塋以銘其請予嘉
其孝而知禮為之銘俾刻諸壙銘曰
帷穀則貞婦德之成厥哀有憑不懦以傾二姓並隆英儷
其閨歸終令考式踐中壽官襲仍閫家不絕弔嘉原萋如
祔於使君列山後先渝〻其雲嗣者有彥菜盛哉芬何以
昭之視茲銘文

浙士沈益之妻錢氏墓誌銘

浙西之邑嘉善其士曰東陽沈槩益之謁予於吳下出其室錢氏事狀再拜請銘曰亡妻卒今年夏葬且得卜啟圉銘之於是予閱狀者再則錢氏信賢法宜銘叙曰錢氏諱素貞字子良吳越武肅王二十一世孫本家蘭溪由父嵩而上三葉皆居南潯甫笄歸益之事舅姑克自抑畏屈之事必治退而事其夫事無大小無敢專制善楷書算法辯音切涉獵書史書有害道者屏不視暇必執卷就益之質疑每指名士事謂曰子能然乎家庭相質不啻良友以正德丙寅六月六日卒：時年二十有七女三人長月廉許秀水陶陛次月清又次月昭月昭後兩月亦殤死益之卜以是年十二月甲子葬所居里西北新塋而以月昭祔殤

故來請銘予惟求婦甚於士：累百可得一儁婦累千萬未必得一儁假得矣慧與德不兼有宜益之：悲也益之固良士嘗自稱曰由內子致然其信也夫銘曰

孝以無咈在夫則弼執禮恂：有德而文執畀之秀又摧其年玄化茫昒理不可詢掩玉琢詞以慰幽宅

故姚碩人周氏墓誌銘

金陵鉅室稱樸庵姚三翁氏翁富而好義名於京師碩人之夫曰用恒甫者實翁從孫故贈後軍都督府經歷宗政子也宗政早卒用恒娶於周得碩人焉碩人之先本蘇人凡士英仕為平湖縣：丞故幼而知書其既而歸姚也樸翁實主家政凡群從皆合爨而用恒尤以材被愛姚故以儉起家：既大富庖日不絕治具碩人在中饋無廢事益姚之良內佐也以正德丙寅五月二十六日卒享年六十有二子一人曰桂娶吳氏孫男一人某孫女三人長許羅大參從孫其餘並幼用恒卜是年十二月癸丑以柩祔葬江寧安德鄉祖塋之次謝子象予友也書來請銘予謂植家　未有不以人者不然不足以大若碩人者其佐理兄稱哉遂叙而銘之銘曰

姚有樸翁名聞江東翁有孝婦與夫偕豐娩：柔儀不驕其富既艾而明子孫攸師同德中構光掩於茲石不可爛有如銘詩

松籌堂集卷之六終

吳郡楊循吉著
上海顧從德校

墓誌銘

從嫂朱氏墓誌銘

吾家元季四世祖府君自崑山來避兵吳城之中居西市坊是用基立我家於吳天下平定遷雁蕩村上有子五人先曾祖考府君為嫡今居南濠者則循吉房也第三曾叔考府君之後贅樊氏為我從叔父今居樂營坊內是生我從兄德芳娶於朱氏是為我從嫂是生我從姪泰成化癸卯七月一日嫂歿將葬兄來命銘之惟往時不寧我四世祖用自崑山來遷於吳當是時獨一人耳百年之間遂用繁衍其後以至於今：我伯叔兄弟子姪不下四十人則亦我四世祖一己之垂休也然人家之隆替實惟婦人是係而我從嫂之事我從兄以賢聞嗚呼我從兄失助惟我家族宜一憂之四體百骸皆體也可使其一之無扶持乎我從兄用將以成化丁未十一月六日葬陽山之原循吉敢述世次以為之銘：曰

兄之悲矣孰持厥家兄之失助矣宗族其嗟治斯立矣掩而藏之耶

故從兄墓誌銘

從兄既歿其子泰來乞銘余嘆曰幸哉吾宗族之有佳子弟也乃知為此乎蓋往歲予嘗為兄銘嫂薄述先世之事今泰也幼而有請也則吾安敢不申其說焉蓋吾先世自提幹府君以來世濟厚德今里巷實人：知之豈敢誣也而不肖以餘蔭忝進士方將自助以無負先德而惟諸賢伯仲之賴也孰謂吾仲兄之年止於此而遂歿哉若吾伯祖年九十一從兄之祖亦八十餘歲皆康強無疾而化人謂壽亦有所受嗟夫從兄何為其獨不然也嗚呼交友百不如一同姓之兄弟能藝百不如一朴儉之人若夫從兄之歿豈其時哉上有我伯父伯母倚焉下有我泰仰焉遠有我祖宗望焉次有我諸羣從昆弟賴焉人孰不沒兄非時矣夫前之以其德遺其後：之人思振其家豈其一子一孫能為之也惟支庶衆多各勉其事則光其先者不在乎彼必在乎此焉非必曰富多財貴為官也守門墻葺墳墓給衣食出而列人之坐而得容其口若是焉足矣今從兄於吾昆仲中獨為老成勤苦思以大其家者也然不幸終此而歿嗚呼吾之諸昆弟何賴哉而能不悲歟兄諱昌字德榮春秋四十有二以弘治二年十月十三日葬靈巖鄉練瀆村之原蓋其妣楊氏銘曰

嗟諸昆弟兄也老成並立吾家有賴於兄今茲奄忽未及中齡綿：先德誰其共承泫然悲嘆睠此佳城遊者靡及猶其後生門墻之托各係其情有一成立一宗俱榮

故曹先生墓誌銘

傷哉吾曹先生乎岳絕為詩使其子召我將托以銘未及
遺而　既一年乃得詩悲痛吾心氣欲咽吾口噫人間一
死豪傑之所不免先生已七十餘歷閱享用粗盡世事死
則歸焉而已當復何憾然而其殁也實不及家惟銘之丁
寧噫謂先生其無意於世者耶死而猶以不傳焉為恥若
是則其生可知也生而不用故人不知人不知故自負自
負於生至死而不白則曰斯　不書於其墓以其志
與骸骨皆埋是生曠而死益幽也焉得謂之曰人書亦無
益亦曰吾之為人若是吾弗遇乎世吾亦挾而往耳噫豪
傑士恥無名名亦有遺有不遺遺者彰不遺者匿匿也者
有乎己而無乎人者也若是必自抱而生自挾而死耳又
焉得然然而空生死於天地之間哉斯先生之志也先生
之殁也自傳甚悉曰自吾為士至取第歷官以及老死若
是其英邁偉岸之氣雖死不衰噫先生以生不用死莫聞
惟其恥故不免自白是其終不肯已心於死也傷哉毛遂
東方朔伊何人斯唯諾一生以為謹厚亦胡有一點丈夫
氣孰使先生抱才負用而至此不敢吐一語乎吾是以壯
之先生諱謐字鳴吉以鄉貢進士初授金華府學訓導改
南康又改南京武學陞永新教諭博學善談論所著有乎
軒集六卷學為名士仕為良師其殁也蓋致仕十年矣死
生之際人以為難先生怡然若無憂也惟銘則又若是不
能忘者故及我我何以塞先生之志使不憾嗚呼是人惟

其氣志不足道偶遇其地胡曰高胡曰畢今驗先生之氣
有五發乎文安乎冷靜乎休放乎死耿乎不傳是其為人
非曰其官能盡之者也先生已矣瞑目掩體捲其有而休
矣奈何哉奈何哉予一人墓在吳縣西陽山以弘治辛亥
月　日銘

封監察御史咸寧孟公墓誌銘

蘇郡鉅而難為守實艱授惟陝右孟侯來蒞深振頹風期
以稍久可使郡大治無侵漁而有安堵民之不幸憂訃遽
聞惜哉寧惟侯之痛其蘇實失恃矣蓋侯之先公諱瑛字
良玉號竹齋世為西安咸寧縣人大父仕廬弗仕父敬大
名元城主簿母徐氏以永樂乙未十二月八日公生元城
公之在任也值正統末列城有警郡中盡録羣官子弟俻
賊以公才勇署為長使領之其時竟以能稱侯初令桐鄉
迎公致養故蘇亦公游地也侯擢監察御史公在陝成化
壬寅侯巡按於蘇松常鎮四府惠政大流實公是源甲辰
公配太孺人殁不獲封侯痛悼惟甚次年四月勑始下封
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鄉人榮之侯起復巡關公在
陝弘治庚戌侯乃綰蘇印公以高年辭迎養是以在陝侯
朝夕西念靡寧於懷惟恐一旦不見公也然侯治蘇惠政
復大流亦惟公是源蘇兩被侯澤於侯之任獨擅其功故
蘇德侯視他所歷加甚焉至任之明年辛亥正月八日公
殁於陝三月八日訃至蘇蘇人悼駭歸治喪有日矣循吉

受命當為銘公享年七十有七平生以質直重於鄉力田以成匧之為君子生則承蔭元城為貴介晚更享豐養受大封貴益甚今復以壽考還化是足以無憾矣配冠氏贈太孺人子男五人長即矦俊蘇州府知府次儒西安府儒學生員次佐偉倫女三人長適士人郝厰餘幼在室墓在東陵鄉之原嗚呼以矦之崇於位弘於德廣於交公殁宜得名筆於銘庶乎塞哀顧以淺陋繆當斯任無乃僭欲雖然以報知也不敢以是故遜避闕其私懷遂勉於銘其詞曰

巖巖閔陝人多偉傑孟實著姓家惟暘閲元城作　赫建弘烈惟公嗣之少挺奇節村官在統英光炳煒有源有流

篤生君矦椎封劬勞多錦以遊君矦在蘇郡政方修胡公遽然遂與世捐痛種君矦淚泗有漣人聒孝德去而化延維彼東陵高原茂鬱歸治公塋將葬其吉貴有名後壽有高秩順常而終魂寧體謐我作銘詩永傳無極

故李太安人墓誌銘

太安人姓蔣氏故贈兵部主事宜興李公恪之室也家世相傳以為故宋名臣蔣公之奇之裔父惟一篤道丘園修身田里積善蓄德是生太安人少標秀慧之質長挺貞靜之風年十七歸於贈兵部伉儷方偕死生中奪食蘗孟光之案編絕齊姜之什於時二皓在堂聯孤附抱乃躬調爲膳宜慰仲由之悲口授詩書大就子輿之業以是子震學造隆材器成大受成化壬寅登進士第初擢兵部主事義方之休播於政官三年廷恩下錫王綸俯逮乃拜崇封登於命婦六品得與良人並承嘉惠歡流潛壤樂動高堂翰林吳公以少兵部同年親為　覺著甘節之記豈謂榮養未久悲傷遽集少兵部隨以疾卒於官白首銜哀衰年流涕於是收撫諸遺再敷良訓男嚴講誦之課女考紡績之功悉出綱維咸成條緒李氏之家用復振焉以弘治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子男二人一即兵部君震其次曰霆亦早卒孫男三人曰杲昺杲宜興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女各二人曰將以卒之年十一月十八日奉柩葬芳莊之原合贈兵部兆杲偕吾友李宗淵挾狀命

梓遠跡吳門見命以為幽誌嗚呼太安人早遺夫亡晚遭子殁雖積壽考多獲艱憂未究之志將不屬在諸孫爲吾觀杲沉靜恭謹蕉之好學其必大李氏慰太安人矣乃叙始末銘乎茲石其詞曰

貞靜含德兮閨闥門挑天於歸兮禮度存君子奄忽兮心爵煩教其幼孤兮養其親崇封攸逮兮朱帔翻忽而喪子兮哀莫言壽考既隆兮福亦敦人孰不終兮得令難松楸蔽翳兮覆高原哀哭攀戀兮有諸孫刻銘堅礎兮期不刊哀哉傷哉太安人

練母陳碩人墓誌銘

碩人姓陳氏長洲尹山陳思恭之女其大父子惠教授里

中本儒家也碩人自少諳書數以女德聞初監察御史練
公從道與同里居布衣時知其賢娶以為貳室歸公遂有
持家能與公拜御史廉薄如氷碩人實從在都下為公早
暮候朝參調適衣服飲食勞而不懈公用無不足於心以
一意事功卒成大名者深有賴之及公致仕歸諸子各自
閈第而碩人與其子華戮力治生多置田宅勤耕作練氏
遂以益大公雖歿其門閭猶凜凜如生爲華固能子其為
公啟有華者誰乎大哉碩人之功於公多矣惟公昔在正
統多事之際以太學生首建八策已驚動天下及為御史
剛直執法無所阿屈葢卓然一時之偉人也而碩人生得
歸之以相終始豈可謂非遇歟而又得華以為子則又非

以相終始豈可謂非遇歟而又得華以為子則又非全福
之人歟華有才略雖不從仕而能振大其家世其為人可
敬也而與術吉交者已數年碩人歿將葬來乞銘後生竊
慕於公已久所願執筆也碩人享年六十歿在成化甲辰
二月二十四日子男一人即華孫男三人元弼元獻元良
孫女一人葬以弘治改元戊申八月十一日其兆在吳縣
鳳凰山之原所新塋也銘曰
事公於官公官以名佐公於家公家以興公沒賴焉豈獨
其生公在天下人聞震驚與公終始幸矣其禜鳳凰之山
墓也吾銘

故怡山處士鍾君墓誌銘

吳瀆川西十五里至鍾橋水西有鄉負山面流中為沃野
稍寬衍宜稻稌而鍾氏自先代居此距今已四百年厥有
振作而起者曰處士怡山君諱鑾字元節傑然一時者也
始祖秉在宋由太學生兩魁堂試作倅安州終提舉臨安
學事其後多仕州邑代不乏人葢六傳至世章入國朝以
通經秀才辟授莆田令又五傳至相璿父祖皆隱德不耀
父號葵軒由父以上三世皆以力田起家既有成矣至君
尤勤稼穡且好讀子史古詩詞及堪輿醫卜之書多所涉
獵由是識明氣雄以治生無難致産日益豐茂僉謂能用
儒云君天性良孝事父母虔恪凡所得為靡不竭力尤不
為勢燄屈家法脩整則無妄費崇先範後咸有其道里中

子嚴憚之或就質平皆感服去後推掌鄉賦又累年輸忠
國家無惰事當道褒優出儕輩上若其施予不吝樂周人
之急則固仁人流也然性不飲酒而好賓至終坐不起嘗
輯宗譜及建祠以申素志又爲長兄欽立後俾無絕享君
子有孫爲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終於正寢年五十
一配葉氏子男三人寀娶徐憲娶潘守娶楊皆有立憲即
為兄後者兄亦以伯父子來繼也女一人適長洲沈李孫
男六人鳴遠鳴漢鳴道鳴時鳴曉鳴朝女五人皆幼寀念
罔極無以報日與山人走擇佳壤得地於博士塢卜以卒
之又明年閏十二月九日葬於斯原謀銘於盛立齋媚家
以屬予於是春徐庠生士翱狀來請噫士而為人若此以

之書宜無讓剔其峥嵘有閫而克修其功要者耶乃為之銘其詞曰

鍾裔來遠林巒是依先朝縉紱緯有餘輝煌煌大明徵賢近畿銅章列宿蕭邑秉駢其傳五葉怡山紹業親以孝家天倫和協亦勤東作揑陰視饁倉箱日盈鄉曲馳聲遂聞當路萬石斯膺如何不禄遂返冥漠孤子哀號足跡立壑相彼佳城宜穴乃鑿裁窆其棺又盛以槨三男六孫同送至落笑含欣如安此玄幕國士之英非子誰托蒸嘗萬般澗落可淪以徵銘詩千秋永爍

盛子健墓誌銘

盛氏以醫聞吳下且百年近時之良生齋居一焉生齋諱

乾字子健太醫院御醫退菴起東之曾孫醫士思菴儼之孫閒舟瞪之子也少而頴悟讀岐黄諸書上口即解閒舟以為能嗣因盡授以法又嘗從在京御故見閒益廣閒舟殁遂稱工焉生齋性豪負氣然能折節學為醫醫輙驗其投藥善用竒或沉痾瀕絶一再劑遂起行至不可治則與刻死日無爽由是聲溜他邑咸以羔鴈致之門未嘗寂也正德辛未年五十諸賓客争謀往賀生齋徐之曰吾未暇為姑俟明年明年壬申方將治具為會既而病至數日不出思自診其臂曰吾殆死乎不起矣　於木是其期也覆藥不飲八月二十八日果卒謂其子曰吾死銘必屬之楊氏其人吾舊也必不辭得則吾目瞑矣於是果以遺言來請噫方生齋病時延予堂中言笑如平生詎意遂死李白云處世若大夢其誠然耶生齋為人素好客客至必飲殽核羅列無所計見人傾竭肝膽不為留辭人皆樂其坦率故親之者衆客有忤亦必面折不遜或有事雖歡集輙棄去以其無他腸多不之校然其持身大凡自父殁事其二母於家曲盡孝敬怡怡甚適比其卒哭聲徹於堂閫者殞涕至視人疾恒自貧賤者始寒暑一致不騎不輿可謂難能也已其生天順壬午六月二十日配張氏德燀之女子男一人應龍都府待補教諭女一人適沈注太學生孫女三人一字施氏餘幼應龍今卜以卒之又明年甲戌正月二十一日奉柩葬於胥臺鄉黄山之原祔於先兆其仲

父坤寔同襄事來促銘也銘曰

嗚呼子健負其絶藝而寄情於酒尚不見於二豪彼碌碌者奚有青山作穴爾之守狗以丹經左右肘將與巫咸兮游於鴻濛之圃

故承事郎毛君暨室吳碩人合葬墓誌銘

蘇之西閶毛氏今為甲族其盛蓋自故中丞公始君諱瓚字良甫别號心逸其母第也曾祖顯卿祖以義皆不仕父权行贈工科給事中前母俞氏母何氏贈孺人君生而韶秀美姿容天性温粹與中丞皆早失怙特雅相友愛中丞自進邑庠專心學業家事無鉅細悉君主持由是得肆志佔嗶蜚英郡中君亦深沉多計智生殖日滋及中丞擢第

拜官黃門又歲時馳給不少匱其後中丞歷歷而郡勢燁燁君里居出從羸童一二徒步布衣未嘗以輕肥相遜稍見貴能斂藏靜默意泊如也衆尤以為難能而賢之他若公門請托一無所預雖啖以重賄不少視惟於窮寒時賑皆不吝鄰有遺火倉卒寄篋忘其中有金明待還之其務德不茍如此益年躋不惑始與中丞殊爨自恃據闤闠要地又通理生術可自致無難故先產悉讓不取既而竟弗售亦無愠爲正德中：丞爲君輸粟拜承事郎中丞謝事歸昆仲怡愉同老章服恭爲儀以高年有行事用耆儒薦於都聘醫官別服巾褐位賓列者十有二年嘉靖癸巳中丞卒年八十二是年君壽八十亦卒九月二十八日也配

吳碩人長洲人元杭州路總管伯壽之後五世祖彥正國朝廣西參議祖滄臨川簿碩人歸君有賢德和於妯娌室無私藏尤不妬忌以君卒之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九初君寡嗣息碩人勸置側室沈氏生子男二人錫祉錫爵而自生女二人長適今河南右參議查應兆外孫懋光前刑曹主事皆進士甲科次適庠生劉桂沈亦生女一人適醫學侍闕正科盛應龍孫男四人順賢順浩順正順志皆錫祉出錫祉娶陳氏弟未聘嘉靖丙申春中丞既葬天池之原錫祉以君無別卜又嘗奉中丞手書許厝先塋其地在吳山下實君閱之於是錫祉以君治命來徵銘將咨伯兄鄉魁請揩諸堂而襄事焉或曰間如之何有應者

曰卜相巫也家位禮也巫不勝禮固矣且烏有父墳而子不得葬者乎錫祉以為然故來請也予與君少同學於里塾其為人外和內剛自持尤謹無玷闕故能面折人過人亦敬憚之今觀其子所狀皆信不誣乃叙而為之銘俟克葬仰納壙中且書曰以年月日葬銘曰

恂恂君子矯然於流波之中不以貴移雅襲儒風亦官有章安素修躬白首無虧耄耋令終厥藏伊何吳山是封配尤多賢比德詩簽粤生二璧芝蘭成蔟別良維倩金緋顯融內外甲科何慶之鍾銘辭在石兮尚中夜而騰虹

長洲劉節婦楊氏墓誌銘

節婦楊姓諱慧娟世居吳之南濠父君謙氏成化中嘗進

士第為禮官其先在國初嘗以大戶取實京師焉 國公亦中解元官參政其源流蓋如此而父初弱冠即舉於鄉明年戊戌節婦生少而聰慧婉娩率教既七歲父馳驛使浙上過家故徵仕郎長洲劉公汝大居同里有季子森來婚來請許之自是節婦就傅學書誦女誡諸篇及習女紅組繡無不精妙歲弘治壬子歸於劉劉永元様恭懇雪搓公代有聞人仕中朝者顯融相望而女大娶於林世宦錦衣季子出也其源流又如此節婦自歸劉事二大人謹飭孝順無違禮又以良人天性淳樸愛護彌至日視服食務極溫飫恒自菲以肥甘讓正德己卯秋良人卒有子方髫齓女亦未笄節婦喪葬其夫皆如禮子學外塾夜歸

讀孝經論語周易正文必口授同諷皆終篇畧能記憶及嫁女治裝稱能俗又婚子亦然自舅姑卒獨家事養食指百幾三十年無廢業一以儉約為本故不遑乏暇日戒跡不出閨門飾無華綵亦鮮赴內會惟覽書史自鑒而已若醫方衆書皆涉獵惟不惑巫覡諸異說考其行默與古烈女符由是賢名聞於姻黨人無閒言而亦弗敢侮焉可謂耀于揚宗者矣節婦自中年後多上氣疾然能自攝亦無恙今年嘉靖乙未秋父入郭抵其家聞病冒寒隔牖問之應始故越二旬來報危矣八月七日卒天乎喪此令淑老懷悲哽奈何哉其享年五十有八母趙氏子男一人光娶陳氏良醫世澤女女王蘭適太學生王予東都御史公子

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丁酉舉柩葬虎丘之先塋合其夫兆光期來拜請銘父以節婦首髮未白而寡而能守禮法終其身又能撫孤幼俾至成人不失其家故假美名名之夫有德者必當獲報于天今光秀敏有志將取科名為其母榮庶幾在是予銘曰

宦爾出兮富汝歸晶婦道兮無愆達中婺居兮深掩閨克樹立兮名潛輝胡遽逝兮若露晞慨松塋兮高崔巍尚徵來葉兮振其遺徽

松籌堂集卷之七 終

松籌堂集卷之八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墓表

誥封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公墓表

弘治癸亥正月故封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公卒於蘇天子以其子吏部侍郎公貴為特賜葬祭恤其喪事明年甲子某月日葬蔣塢先塋之原於是公年八十有五先以前光化令致仕家居者三十年於茲矣純德茂行有銘有碑而侍郎公又請別書墓門以為

表循吉大懼不稱以忝孝德然不敢辭也則謹書其福祿壽考之所以自致者敢刻於石始公游於庠序篤學靡間晝夜至穴室通飲食其教侍郎公也亦然故侍郎公於書無所不讀而公卒應貢入太學拜官知襄陽之光化時劇賊劉千斤甫誅瘡痍未復流民逋竄山谷者以萬計或議盡誅逐之公為招徠安輯而復之版圖率賴以免蓋其仁之施於物者如此教侍郎公即期以公輔既而果執大政驗於今日以道德高天下人莫不榮之公之道不極於用用於侍郎公而大於是其祉其壽皆不與常人齒而卒以名德近於考終此豈無故而然哉方其令光化也流人狼狽無所歸一緩手則是輩填溝壑且無算而公實活之夫

活人之視活鳥雀螻蟻異矣然彼猶得獲顯報取富貴況
若是者哉蓋自是而侍郎公官日顯公壽日隆而諸福畢
至則天人之際有較然者惟公得之嗚呼公素以勤立以
敬閑非直〻成於莊〻者也以為生人之德莫大於仁故
著而明焉公諱琥字朝用世居吳邑包山隱德不仕至公
始以儒奮以大其家其謝官歸躬履清約為鄉邦率先人
多從其化晚得養生之要皆自悟可却疾而人用之輒不
驗別自號曰靜樂居士蓋其道在於恬澹知足而平生以
誠為本凡其所成就皆由是而推云

明故承事郎直齋劉君墓表

嘉定劉氏諸孤璞等將葬其父直齋君於本邑秋涇之西

原相與圖所以昭示久遠者惟刻石著懿行為可於是其
子二人曰璋曰玭實持狀來求書其事因頓首曰惟先生
既之表則吾父且不死予惟古者碑以引紼後世因襲以
為石而銘其上規制尺寸率視其爵而為之崇殺自唐以
來其尤賢者然後有表故貴者得碑不必得表賢者不必
得碑而得表〻之視碑亦重矣然近世於葬皆有表若通
用然而其閭惟畸人逸士為尤多則以分有所拘欲為彰
顯之計則不得不然也由是言之今之表云者其乃無位
者之碑歟而行誼大小亦得隨其人而考見焉以慰其子
孫之心君子所不靳也君諱椿字尚齡世居練川里家世
力田攻治生自其先以已貲振於鄉故咸自樂而不願仕

至君尤克樹立家聚指不啻千數雞鳴而起撥事程功率
有恒式用是業日益盈劉之在邑也素常鄉税君仍其役
務寬孚得眾心民有逋賦輒代輸不責息至義事必先為
不退避若儒宮橋梁道途之屬多所營助一時牧長莫不
材之而任以事當是時鄉有市主貿易百貨輻輳旦夕哄
哄不得休君俾家一人持衡司其平三尺童子無敢欺者
或曰君所操豈無道乎哉曰孚以為質也敏以為用也睦
以為教也義以為推也端以為守也詩書以為飾也耆羿
子孫田廬爵秩園池而以為享也若是焉而已矣蓋其晚
歲用例拜承事郎邑請鄉飲累數十次不一二赴持誼益
高而以弘治甲子四月十七日終於寢其年六十有七云

君祖父曰文富父曰天澤母曰盛氏而配曰顧氏子男四
人長即璞出自季弟天瀞次即璋出自仲弟尚忠皆先立
以為後生玭〻生琉〻出後君之季弟尚英女一人適王
世英早卒玭琉皆邑庠生孫男六人坤壂址埻戴埁孫女
三人曾孫男二人君諸子皆文而競爽於中璋尤博雅好
古凡世其家於是乎樹君之平生於墓而表焉其亦可以
無愧矣

故歙西鄭君墓表

大凡人之墓非賢則不得表〻之不以泛施亦審矣而賢
也者曾不必超庸逸奇而後有以克有士於此執其分學
其倫篤其業而退以為道則固今世之良而宜旌者其非

賢也乎哉若欽西鄭君者其人也君故邑儒家早歲與仲
氏時祥留連三吳間業邗利移商湖陰皆積累千同輩高
其志乃益歉然若虛焉者是能勤生而以退爲道也嘗病
旅邸時祥來視竟先卒已而季弟又卒於是獨任商業增
田廬授其孤無私爲是於倫孝也勤而致盈爲智富而能
虛爲歉光先爲孝友弟爲悌分財而公爲廉若是非賢者
乎享年五十九而以弘治癸亥秋卒既葬其所居貞白里
東之立矣有男三人曰景嵩景暘景徽景嵩先卒諸姪曰
景峨景巖孫男曰守訓守詵皆執勤尚贊未暇修詞之事
女塔曰鮑松新安衛指揮僉事君尤鍾愛臨終嘗引與訣
至是介其族兄汝高來曰吾岳父之行無愧君子敢請表

諸墓以補幽玄之遺遂出君故人蕪湖王處士孜狀示予
則於法固宜表敘曰君諱元鸞字時禎高祖子初曾祖希
用伯祖廸簡說皆通經不仕祖行簡永樂乙未進士歷永
清上虞二縣令而父曰綬母曰陳氏配曰吳氏狀稱君慎
靖敬畏遇強侮則退讓爲　性嗜酒醉輒不語鄉有計利
之爭必推已財以釋之不較其償皆世所謂難能者嗚呼
百爾子孫尚鑒之哉

故杜公墓表

海內治平久公卿大夫各修其業莫不蔚然可紀而醫家
者流亦往往以其技鳴恒菴先生杜公諱祥字元吉蘇之
長洲人也學通黃帝內經諸篇誦皆上口蓋其家受之外
曾伯父林子方氏子方以菖可久傳仕國初爲太醫正有
名恒菴父祖皆用其業隸醫垣而恒菴尤克綜要鉤深以
神明其道每投藥必探脈胃從灼知病因本廼一舉圭撮
方皆奇妙與古應奏功立驗而以反關治病在脘後半寸
列關分關他人莫識也蓋其獨得如此恒庵有官自成化
初用薦卜吏部授崇明訓科居數年非其志謝歸吳城年
益高請益衆無貴賤富貴皆往視口不言利心不沾權衡
府交聘使接踵於道視治如也平生所起若吏部姚尚書
夔及其夫人若大理王卿撫之子世弼若都總兵勝賀解
元其榮皆瀕危欲絕率用奇法奪而致之生衡山文壁爲
敘錄甚詳其醫有類大將嚴毅可畏然而性乃安和素貧

孝友聲稱與人言煦煦惟恐傷之殆孫思邈所謂醫必以
慈濟者於是以有德推於郡庠位爲三賓人無閒言其可
貴重又不特以醫云恒菴卒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年八
十二季子璠卜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硯珠山之原既
事請書墓石於時長子璧次子琮已先物故璠以是主大
事夫恒菴既良於醫又良於行欲無表得乎然由是二者
觀之或謂君子高德而下業斯不然昔史遷敘萬君略而
扁鵲詳然則藝爲難也宜書曰嗚呼是爲操仁履孝得古
脉法先醫杜先生之墓

盛室胡令人墓表

盛君朝臣以文肅公度之裔御醫公起東之曾孫孫歲治

經術有文行為庠序所推期以遠大既而弗偶遂歸家居
絕意利祿一以教子為事時則其配胡令人實同心焉令
人亦吳名族安定先生其始祖也弘治癸丑子應期方弱
冠果登進士第請於朝獲歸成婚凡在鄉閭莫不嘖嘖歎
羨以為夫婦之善教而共賢之先是令人病且五年應期
歸覲僅兩月餘而令人卒朝臣傷甚哭於弔者曰方吾困
時惟室人與共為家今子且得祿而遽有此吾痛何極於
是祭酒李公太僕文公咸悲之為之撰狀若誌卜以明年
甲寅九月丁酉葬薦福山之原一時送者四百人儀文修
備鄉人道觀者又莫不咨嗟以為令人雖死亦且榮足以
瞑目而稱其明智以有此也於時應期哀毀骨立顧無以

自解謀於父請具石表得以昭示不朽朝臣以為然曰君
謙吾同窓友其屬之予固不敢讓也按狀令人父宗德母
時氏歸朝臣孝且恭處約不怨以聖賢之道業其子孜孜
無怠卒以有成與古稱三遷者亦何以異宜其他時顯服
寵命以眉壽終而年止三十有六有其功未食其報何天
之不假予然其能知夫　卒以振起宗族可法於為婦若
母者信不可泯泯也乃為書以彰之以釋其夫子之悲而
勵夫世之欺人於不逮愛之而弗勞者焉其他衆行則有
誌在可略也蓋令人生二子長即應期次應望亦敏秀嗜
學可繼兄武者女三人一適湯伊一許沈岳其一尚幼云

武陵顧氏劉董二介婦墓表

古之士欲成其德莫不以樂求良偶為先務夷考國風若
鵲巢采蘩雞鳴諸篇弦歌里巷形諸謦誡有相成之道豎
可見矣然求偶得賢為難繼而賢尤難今有先後相紹於
一閨之內與古烈女不殊則烏容泯其淑行而不使之彰
聞於世乎哉太學生武陵顧汝修其名從德素為松之上
海著姓曾大父芳佚終廣南府知府大父澄贈光祿署丞
父定芳太醫院御醫兄從禮以詞翰任中書舍人皆居朝
供職今歲嘉靖丙午夏生來裝上京師将赴秋舉泊舟吳
門介吳處士劉竹溪甫謁予於濠南挾一冊進曰聞先生
收拾古今人物當公　筆無掩善不佞敢以情事為請因
再拜急啟狀讀文字寬舒有法方喜得士又嘉生得賢配

許其書俾賸冊而俟按狀生前室劉氏諱應秀居同邑里
大父彚汀州府通判父兆元鄉進士劉氏生而娟麗四歲
知孝年十六歸於生為介婦柔和恭順曉習書史事大人
孝謹舉動必中禮法尤謹於言笑嘗紉針燈下佐生夜諷
時具茗餌不休去生用是益勤生初婚請與奕曰否生雅
嗜古彝鼎圖書終日玩曰予誤矣觀其迹曷若遵其道至
侍妯娌甚諧處婢不求備大抵一以仁恕而施設嚴整亦
敢犯居四年育一女名瑞姬既而又育一男名遐豐既娩
遘疾前是庚子歲七月九日疾革執生手訣別以資裝金
一斤奉姑李孺人終養志遂卒年二十一其臨終囑生語
率有道理雖章縫士不如衡山為作傳而孤兒後五閱月

亦夭亡遺言不欲以孤甥李汝孝易姓若有見云又按狀後室董氏無諱居亦同邑里曾大父綸憲廟朝由進士拜監察御史大父惲綿州守父繼英娶尚書張公俊之曾孫女寔生董董生而有淑質綿州公愛器之嘗口授孝經列女傳小學諸書視劉益通博亦年十六歸生為介婦入門視尊嫜曲盡孝敬如劉之為且曰則治內事率有程度不以煩生慮夜伴生讀書一與劉等尤重劉歲時忌奠必親執爨且時以旨撫其孤女寒煖饑渴視如已出一婢名潮秀任能左右及其娠慰撫之更周帀由是賢聲大譁宗黨閒生嘗示劉傳文古與讀不誤一字又覽舊揭小楷哂曰吾於八法點畫皆能知然不宜效也董以歸之二載為劉

卒後六年歲在乙巳秋遘疾不療將屬纊見生悲梗即以大數止生曰終當相從於同穴復何憾遂絕年十有八內外上下相與哭盡哀未有傳已上二偶相繼卒歲月不等皆淺葬縣西六里聳溪之原矣至是生進曰是墓也願先生表之或曰凡墓書刻碑碣皆有制雖公卿大夫無殊異不得表別二女子于表未稱予曰固也然二氏者命短而德長矣其年副笄六珈而儒言儒行矣其女至於不孤有儕賢明踵武同歸一丘譬如雙璧異色而均為希世難得之寶古之彤管貴重其人今何間於彼此哉然此乃國家教化之所及顧氏特鍾其祥爾生明詩者也此行當以六義大端獻諸有司而達於天子之庭可居臺閣叅謀秩宗必能以範經從事而大雅宣尼關雎本始之化決於天下則此事尤不可遺也是以雖乏董狐之筆而實慕黃絹之詞採蒐直書用作來範吾無多讓矣於是乎表

墓碣

故危安柳翁墓碣銘

正統間吾蘇有以監察御史仕於朝者柳公既卒坐討賊不靖逮其家盡室械詣京師既而謫戍遼陽咸以為不復振矣翁諱謙字仲益公冢子也其時少而有識慷慨秉節不謀苟免居數年竟遇赦而歸復已頹之業修不闕之行而鄉人弗敢議其先弘治十年冬翁年七十三卒明年葬天平之陽仲子勤以墓石請書翁為人謹厚忠實自幼以

能家間京獄之興或謂事叵測宜他坐義子翁不可亟奮而行途之人咸嗟異之厥後太安人與婦屬歸自浣衣局翁與兄弟歸自戍所天道益彰彰焉公之還閭里懲難而弗敢志於酒史謝慶弔奬衣食以自力作曰不如是無以成也及其既贏而尤多義舉之事於是勉有散官而勤為名士諸孫爭奮起成立俾監察之德晦而復光則知翁之孝信如也故邑令鄺侯旌之曰善人而郡鄉飲以為賓而無愧旌石之詞其可已諸翁配顧氏壻曰思南推官王泰范文正公孫彥儒府學生盛坤勤弟試場屋人必期以魁解今以貢上禮部而孫侖業邑庠亦有聞發翁之幽光者非無人也銘曰

柳始展禽遂望河東執泒於吳御史甫通臨官遣難抑歘
之蓮蹇々伊人蹈危以義投身闕廷甘死如薺禹鋸既逃
卒從東巂皇有肆赦未復終濟有家再造植是永圖匪道
罔率武於州閭秩々鄉飲嘉賓是娛德以為根吐詞義腴
昭先淑來升捐詩書憂患因辱昔若顛踣彫琢美玉適為
福祿嗟人憤々始不必終維茲善成歸全從容百一所難
美在誠忠刻銘措懿視茲堂封

故承事郎愛菊華翁墓碣銘

大江之南華最著華之族近代愛菊翁最著翁諱正字守
正卒弘治甲寅年七十有九既以明年冬葬鵝湖先塋後
九年仲子德始克以墓碣請銘示重也翁之先生宋時累

世以力田居無錫子孫散處諸鄉以千數其後或仕或農
富為邑冠高祖貞固始家鵞湖傳樂勤樂勤傳山桂奕葉
耕作宗退讓之道故　以世增而淳德未光伏極而發遂
振於公々山桂之仲子也少負氣倜儻深沉善謀思欲以
奇自拔始來髮即出遊賢豪間皆傾財與結好既壯受田
又析節經畫親執籌視出納夜則口授　群下使旦日各
治厥事勾校檢計率漏下十刻乃罷益得貲用給交游四
方知其賢咸願與交當是時翁名籍々顯公卿間然性剛
鯁不可犯々輒報必勝乃止喜讀書又嗜春秋胡傳論益
嚴好惡必折於正無假借人益憚之由華以來著樹門戶
不自撓推翁為首景泰中歲荒賑穀千石拜承事郎既而
恙召其逋負者曰若輸吾息幾年矣曰十年矣曰十年而
猶取可乎亟取貲約焚於庭盡免之凡捐粟本數千斛則
又召佃民之將耕者量其田貸之粟冬無加取焉小民感
惠而樂輸由是倉庾重盈於昔其造家類此皆有法可觀
既老則園居自奉養甚厚不復屑々禮法事嗚呼非負才
不効而以隱約浮沉者耶惟昔華在前元時其富至有庄
三十六會世季散去貞固始來湖濱創家傳樂勤山桂代
有其人然皆執業田里不與世交翁獨起而振之益弱則
濟之以強在道宜然至今華仕不仕皆務風節思立於時
詎非翁之功耶其得名固有自哉翁娶呂氏子男二人長
祐亦卒次即德皆承事郎女四人適鄒翊郭軒吳覲蔡贍

孫男二人智鯨女六人適鄒炯鄒淼陸完鄒鈏錢仁述錢
訥完監察御史鈏指揮使曾孫男三人金常州府學生次
竹次木予念翁每至蘇輒邀予同遊今不可作矣見其子
孫皆蔚然老成人而孫金乃學而有名則翁之慰其不在
此予銘曰
世有齷齪禮病于束亦有曠踈益與事迂此得彼捐在道
罕全惟翁也不然勤以務生不棄其恒卒致裕盈英以好
客有名若翼馳是吳越在古俠人寄必衆殊高步闊視潭
潭園居抱則有道尺度罔踰家匪易怄剏嗣世久匪力不
負有封者墓華之丘瞻宜識其處

故徵仕郎澧州判官吉公墓碣

公姓吉氏諱寧字志道長洲人也初家葑門考諱懋來遷
南濠是時井廬尚凋敝閭門一道人居落落無百家公年
十九遷補縣學生以尚書六試鄉闈始應例入貢貢而又
三試於京師皆不第距貢十八年成化壬寅始授澧州判
官澧隸岳州府在洞庭之西地鄰邊徼軍民雜處田每被
侵公至始為之立四至册其患遂除公素負經術學才善
剖決荆南道民詞多下公推治其巡倉於邊皆行險峻山
中所謂九溪十八洞者率在是慈利有茅花嶺尤險峻以
役者弗堪勞輒出廩餼擊火炊糧以食之一時長吏以前
輩待公甚厚同知蔡敏者老而狡猾方掌州事撫臣奪以
命公故事長官三年一入覲敏當行公又適出不及送敏

銜之於是以老疾趣公俱罷丙午歲歸吳之二年某月日
卒年六十七有子有常將以某年月日葬某處之原奉治
命來屬銘循吉方數歲即師事公公記問該博能古文詞
天性剛直敢而折人初出學待次家居伏臘不足自甘饔
飱未嘗事干謁既而由宦歸一如故時絶不類有升沉者
蓋先時學校養士最重公當宣德間庠序以士氣自高尚
克見之今豈可復得哉銘曰
藏之因封而樹嗚呼傷哉吉公墓後之子孫勿迷其處

故封文林郎上高縣知縣王公墓碣銘

鄉有先達篤行君子曰太原王公其先世與余家皆居閶
闔城西予為童時與其季子今監察御史僑學同師每見
公至塾中未嘗不冠是時雖蒙稚心知其長者既而御史
以進士拜令上高公得貤封如其官而家君亦蒙恩受封
家君出必與公聯行若歲鄉飲及報謝無不偕相得甚歡
弘治癸亥御史奉勅視鹺淮揚是冬十一月庚辰公終於
家明年始克復命歸守制卜正德元年正月丙午葬薦福
山之原既竣事復以公懿行當表見諸外則墓石書不可
闕謂予實通家稔知公遂屬之序曰公諱紀字叔紀蘇之
吳邑人也自高曾以上皆郊居大父在元末始徙閶門附
郭居南濠里入國朝遂定籍其鄉不去公早贅同里顧氏
已而顧翁卒其貲尚千金悉弗取而歸竟以貿遷造家由
委巷徙闤闠視昔尤據勝要既而御史登第獲封益得意

歲乙丑八月詔恩當改薦服不及而卒其生宣德戊申七
月四日年七十六配顧氏封孺人先卒子男四人長鵬先
卒次鶴次僑即御史次鴻早夭女一人適張玠公平生篤
守誠信與物無忤自中年後即屏處道室所樂惟古書史
吉凶慶弔未嘗不往答可謂有德人矣暮晚多福卒獲於
天然則福可獲也不可速也在修德而已矣其銘曰
畏慎自持既穀其思又古以師曷用不禧福則有器匪彼
靈受廣乃克承皇錫孔阜有華於躬有秉於途有祿于七
有煥于居在道宜然非享之徒盤盤林谷囬迴隴覆孰圍
佳城緊公手營述者象賢載理載闢梵垣級階成是玄宅
迈虞終慕鐫文紀德播聲無窮庶視茲石

明故汝南袁君墓碣銘

嘉靖乙酉歲秋孟汝南袁君卒於南濠里之正寢嗣子楷等卜以又明年冬十二月十八日祔葬於白蓮涇呂村先塋之原先期奉事狀來請書碣以志余因同里閈有一日之長蓋知君為詳者不得辭按狀君諱續字漢成別號成省子蘇之吳邑人也其先由國初來世居濠上為其里之長曾大父永昌大父景昭父文富三府君皆以仁厚相承著稱於鄉閭有年矣君生甫九歲而孤侍器哀毀過情見者奇之目為孝童既長好學於書史多所博閱時嫡母張氏暨母顏氏俱在堂君承歡若一而事張尤謹性篤友愛父歿遺貲為金法當與兄平受迨析產十不盈一他若屋

廬什物一切讓而不校人尤以是多之然是時君方弱冠始授室即從其先業往貿易湖浙閭桔据百為弗之恤卒之錙累銖積以潤厥家：亦起而室氏尉俄卒無子繼室俞氏生四男子且以勤助君與其俗人間事凡公稅力役饔飧婚媾莫不備舉有條理君益持分謹恪白首市門不一跡公庭以是自高君於時踰五十矣太守金華徐公方奉國制行鄉飲或以君薦由是禮書及門與飲者七為賓而君撫其叔子曰是可教也遂授之經吾鄉多易：師王履吉最知名尤不肯授徒君往候而託焉王君納之咸為君賀於是君以伯氏主家事餘悉畀以業俾治生取足伏臘而叔子專務學有儒先長者過其家輒請題試文求蝶

然君益喜舉觴酬而諸子孫男女不啻十餘人既大始志益交里中豪雋相與遊或用方藥赴人疾而不責報謝時花栽竹冊翠交庭遇良時日必置酒筵所厚善與飲輒留連終日茶梅蓮菊之賞春秋蓋無虛月為君卒之先一日為七夕節夜燕歡甚明日起服所製檀冠簪杖逍遙於家俄中風疾眩暈不語諸子奔走迎醫不及藥遂卒享年五十有九距其生成化丁亥二月二十八日也配即尉氏俞氏子男四人楷娶趙樸娶馮桷娶柳槺娶陳楠學生即所謂叔子者有學行將顯矣皆俞出孫男五人崇壽崇仁崇義崇禮崇孝孫女三人二字羅熙韓拱壽其一尚幼崇壽聘楊氏噫若君者其得無書銘：曰

嗟：袁君兮德素厚胡不永年兮僅下壽身無玷瑕兮玉琢就期順非昔兮在克懋白蓮之原兮周水湊洄彼良日兮厝乃柩歲時來享兮亂孔茂中有一人兮敏且秀榮昌可期兮視其後嗟：袁君兮喬木舊人道有終兮作新阜高眠千古兮一長晝歸此窀穸兮永無咎麗牲清越兮中擊扣我銘其上兮文匪繡垂聲罔極兮示來胄

友松沈公墓碣

清浦在嘉定縣治東七十里別名江東其地世家曰沈氏裔出宋知揚州都遠都遠五傳為完璧翁布衣而材為周文襄禮任是生和仲和仲生孝子輔良號翁處士諱渠字時用號友松孝子府君之冢子前刑科給事中焰之父而

行人灼從父之始嘗學問思取功名自振拔會膺公役棄去意殊不屑乃聘名士師其子若姪督使疾學未幾二君皆相繼登科為顯官沈之大雖累世然由經術以起則其功盡出處士處士儀觀修偉居家務孝友勇於行義而好賓客自處清約無聲色之奉其在官府為上下稱愛正德戊辰冬十一月十九日卒於正寢遺言無他惟念母瞿不輟口宗黨歸稱焉距其生為景泰壬申八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七配龔氏賢明有淑行子男六人長即給事中炤次儒學生焜次熄次國子生煦次焃次燭女三人適徐倬及國子生諸華秦文解孫男三人女十二人給事始以奉使不阿被巧詆自屈而名益高於是不負所教處士愈

有光也既卜以卒之又明年正月二十八日祔葬於崇孝阡乃以狀來乞銘予既歆給事之節又嘗識處士於蘇城謂弗得辭銘曰

清浦瀰瀰有赫旌門篤生象賢紹述是敦既穡亦書以獲為昆惟此東邑良多鉅閥豐風翩然沈獨奮翼匪教之力寔繁其識貽榮未逮幽堂共　銘以昭之永示無極

松壽堂集卷之八　終

松壽堂集卷之九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雜著

子胥論

夫子胥之入郢而鞭平王之屍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罰于君也有惧而無怨有命而無報山子胥言之則平生父兄之讎也而不知平王之不可以為讎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是則讎也以君殺之非君則

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于其父兄也有痛而已矣于其君也有惧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之逃之者謂逃于山野之間也非逃于怨國也蓋終身自匿而不敢有怨言者是為臣之義也吳與楚世讎也子胥逃之吳是其心專欲報讎也然吳勝則亡楚楚勝則亡吳而子胥無與焉是子胥非一人之利而不預而國之害也于吳也似忠而詐于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夫子胥之父兄以諫死非有他也為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兵入郢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況均于嘗為之臣者乎雖以父兄之志讎而

忠于志君臣之義然吾謂不至于鞭平王之屍也雖然擇
怨國而從之又引兵而伐之又逼之至于郢則子胥之心
見矣則雖曰鞭平王之屍者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
之賢子而者何哉豈非以其能殺吳國耶豈非以其能以
諫死耶若是者非賢者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不為吳
臣也雖然子胥之于伍奢則孝矣于夫差則忠矣豈可謂
非賢也哉

吾子衍論

吾衍年四十未娶其友為買酒家女事之女有夫者也夫
死事逮衍々遂逃去投水死余不悲衍而鄙之衍杭人也
世稱其博洽善古學余觀其所論著信然々其死乃若是則

與其學若出二人者亦獨何哉夫士所以為異于常人者
以其處死生禍福之間能不動而已矣管仲囚龍且胯鄒
陽獄皆不以為羞其所為者大也故區々里巷之辱世之
人所謂大恥者視之若飄蟲飛塵之不足為輕重也故有
含垢忍汚以成終身之功名而無振臂掉首以快一時之
忿怒誠知夫死生之大故有不可以輕判也古之人皆至
于君子則皆能無愛其死矣而有不然者非特商確于死
生之間以為不當死而死也蓋以其小辱小忿自不能動
吾心而已矣故有小辱小忿而死者則是見訕于世人而
取咲于豪傑乃君子之所謂大恥也士苟蒙之一死不足
惜也斯恥終不可雪矣故謹之亦欲愛夫小辱以去乎大
恥者而已矣及其臨大難遇大事一語間激昂掉首而不
辭至其以身許人也若舉彼厝置之道耳以其小者言之
若曹沫荊軻聶政之流是也豈謂管仲龍且鄒陽不能行
者乎若夫匹匹婦其中固無分寸之見苟一辱之則閉戶
深匿以為恥不死不足以見人于是有自經于溝瀆者彼
小人宜知有小恥豈知天下有大恥也噫嘻衍為士人亦
匹夫匹婦耶何其識之似乎方衍買酒家女被逮時身既
受誣則豈不能具一牒自理闕下耶即不能理豈不能遁
逃長山大谷間候赦出耶即不能逃豈不能發誣人自械
繫獄就死耶即不能投豈不能無辯而受之以長者自處
耶即不能受豈不能求解于時之勢人耶凡此數事衍皆

不能而投水以死々則死耳何望乎衍哉然則衍之志氣
尚未堅定以一小辱小忿而能動之何貴乎學也由是觀
之衍無結人之能無脫己之智無含物之量無應世之權
無報怨之節無奉身之仁矣匹夫匹婦目不識詩書心不
惟道德彼其有死固然耳若夫衍其學不為不善不博古
乃其所成就者若是吾乃所以責衍也士之不幸而不得
其死者多矣天下或壯之或悲之或咲之慷慨激烈而死
世所壯也顏杲卿葬是也幽囚抑鬱而死世所悲也屈平
是也無聊妄庸以死士所笑也古莫傳其人鄙之甚也若
衍之死不足壯不足悲乃足笑也嗚呼衍之死何不幸而
為天下之所笑也哉武傳衍屍不獲豈固飄然自適而世

遂以沉溺目之耶若是則可也

吳中水利議

三吳之田大抵多卑濕自京口至錢塘皆東面海而西環山為中間南北徑七百里盡肥饒之土寔以水利故也水利者太湖匯而來聚瀦之水備而為瀦者也百年以來法廢不講所謂水利者今為水害矣何謂水利太湖之水善用之則為害也不善用之害則今年大潦禾盡沒民至餓死賣子女折廬舍而不得食者是也害至是弗可再皆郡中所目見有去害之道而容不講乎所謂致害者可一言而盡也不開白茅塘害也害何在害田害人害人之好兒女為奴婢害無罪之人束服而死害平日之良民為賊盜

皆廬舍為燹薪今年害官糧不得入廩將數十萬是致害者雖百年而不可盡也然則人甘於害者何故曰有利利又安在利在白茅之人嗚呼為潦也而捐數十萬糧即又潦將又捐之乎此非長策明矣蘇松嘉湖皆仰命于一太湖之水今悉毒其害而已利獨歸一方之人有議開白茅者必畏害其一方之人而止嗟乎一方與四郡之人孰為多乎哉然則若何而可任怨禁強務一潦免放之糧備賑死移流十萬之役大作而徐為之引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不使盤結于七百里之內為人大害則大禹疏導之初心得矣

五湖煙景記

昔先王既奠高山大川以夫人之不能往來也乃作舟楫以濟不通後世因之為任載之利視其乘舉有業焉未有委然徒操而無為者也今予也為舟獨命之曰五湖煙景而無所事事豈有說乎噫今之舟惟利乎生者其用為急舉百類吾舟無一焉循欲浮游江湖煙水之表以自寄是果何益哉其能免乎君子之譏也亦難矣雖然予自懷思而歸十年于茲日遑遑焉介而居群而游其無益滋甚且今老至而德不加修徒恃寵錫之恩自放于恬嬉而不知人之不我容也凡遭訕訕怨罵侮擠之辱亦已極矣若是而猶棲棲焉何哉斯固智人之所大懼也是故吾舟作焉夫五湖近壤也力可至景煙棄餘也人弗爭予不通者也

舟宜作故既作之而遂以號焉題將挾書以游息乎名山退以遠害晦以養德其不在茲乎且昔之圖隱者則必攜家卜山而後克故其成鮮遂今予之為是舟也不必盡出乎是而凡予之所病喧囂罷離煩勞之事力足了[illegible]而得其肥遯之樂則是舟之于予也不為益之尤者乎假而曰世之道也而猶不免焉身去而謗隨家捐而飢來則吾無亦甘其貧賤以求無愧乎古之士而已矣他暇計乎予慮夫不知者重以予之以舟為逸也故說以明之

衎田翁後說

吳中稱氏以賢耕百年家卷其良農師也自是世有豐壤以學培于克寬先生為鄉之嘉谷既穎既寔以惠濟吳人

無牟人曰茂哉植乎然先生捐功不居自抑稱曰稻田翁翁者禾之間于田者也未成宜登以給民廩食稻于田是人棄之也非禾之罪人之戾而不用者類焉先生乃其托名于是哉厥初天開地闢是生萬人人有腸胃脾臟資食以立捕魚羅獸腥血鴉雜以供乃命稷氏教民農禾其立植人命于今萬哉日三食焉及民胃毒觸疾有疫神農氏乃嘗百藥以佐禾力藥與禾厥功等藥家宜得譽稱于禾禾之登也厥大用為粢盛享上帝次以及國家之用而散哉百姓之腹禾乃究功厥稻田焉禾功棄矣祝予曰先生謙哉余曰不然先生畢經將史厥所治有國道要獨專細瑣耳乃恒農駿駿俛倖于先生以禾登先生械而遺及不

以登若在其禾也良稻田者哉嗚呼禾非成惟禾之咎成斯遺之其在人乎于禾人何憾焉抑禾登也乃生道茲絕棄田非汲用啟粒于無窮先生之非顧登其在茲乎

愚說贈王君

駙馬都尉訓導崑山王君成憲自稱曰真愚予為之說曰今天下皆知愚之不若智矣以愚之名加之其人誠愚邪亦不肯受矣然而愚能勝智智不能勝愚夫何故以吾之智勝天下天下復有智于我者而後吾之智竭矣而天下之愚者惟無所用以勝乎天下而天下恒不能勝之彼其權謀術數之學有時而盡也今夫終日辯而必歸于默終日鬪而必歸于息夫與人辯與鬪者則人亦必有辯與鬪者起而乘之而不鬪不辯者未嘗有求勝乎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然莫能與之角也夫使天下莫能與之角則其智豈不寔出乎天下之人而何謂其愚耶故愚者以其不勝勝天下訥而不敢辯怯而不敢鬪而寔非怯與訥也乃所以常持其必勝之道者也故天下之辯者恒遇訥者而止天下之勇者恒遇怯者而止天下之智者恒遇愚者而止愚之勝智不已多耶

望雲說并辭壽新安黃公

壽為諸福冠而孝居百行先蓋有相須之道禮云六十曰耆耆壽之始也孝德之本也得乎此徵乎彼天不可猥理有必至由是為之姻者諸丈辭以鋪張之宜其然哉集是

美也厥惟望雲望雲者新安黃公廷祉號也雲何以望為親也其為親奈何黃公之親文懿翁也黃公為人天性少其少也嘗標奇藝之術客于維揚又客乎任城文懿翁在堂而不獲朝夕焉于是建唐狄梁公之事而行之其事狄其心黃也若是則可謂孝也已孝則曷為而能致壽也孝也者天之所好福之所歸不期壽而壽者也黃公之壽幾何矣曰甲一周矣人上壽百二十甲一周曷為增之壽壽始乎此也人皆壽矣獨黃公以孝致何由德而致也由德而致則其壽與他人雖同天道難知者于是昭晰顯著而無疑焉雲之望也何其效歟黃公居孝子後為其郡滙波涉族少治經學弗求仕致貲埒封且工詩有度量揮金好施

以爲義馳登有集且載之矣至是壽躋耳順仲冬四日其
誕辰也姻家汪惟翰王本善氏謀賀以爲衆先乃爲推原
豈陰云將之道極于感通大義者爲說如此既又期公以
上壽將俾黄髮台背與福俱來重爲辭以申之
彼白雲兮遂長空而悠揚昔微人之在遠恒極目而西望
悵慕紀何嚴考是存上帥明將靡闓剜啓一德既懋百福
斯也㦤能集于辛卯客春觴者閡門惟德在孝惟孝格天
天爲聰畀錫此長年無求弗獲有酒如川或從旁以嘆息
不知有感而致然蓬萊海東瞻瞻群仙可招來于我
從以食蟠桃玄髯王容將馴致于上壽合曾閔而喬松飄
飄乎使白雲兮福所基自天祐之壽于期順令名世所難
至行不可遁聊濡毫以有述本孝德以陳辭

倪汝堅說字

蘇郡通守建安倪公有令子曰均好學而多文其字曰汝
堅鴻臚李君則公之姻也來偶予曰汝堅有字而無說願
予繹焉庶其義之弗昧也按說文均堅土也爲汝堅製其
字者義固出于斯歟夫育萬物者莫堅于土然土不皆良
也沙礫汚潦瘠無施功焉雖有美產弗得成矣故堅土土
之良者也地氣固人力深萬物之生也勃焉故善畊者求
于堅土而治之亦猶善學者求乎堅德而執之也噫人惟
不堅故始終不能爲完人利害也窮達也榮辱也皆足以
奪人之成守惟天下之至堅者能不動也在書曰思在易
曰貞固在論語曰毅在中庸曰勇其皆堅之別名乎是堅
也惴者得之而强懦者得之而作道遠者得之而至功大
者得之而成犂蔘稷扱得之而爲賢相于龍燭讓得之而
爲忠臣由巷皓光得之而爲孤介遷椎詛秉得之而爲丈
夫不出一堅而已矣故堅也者其君子之良德歟今汝堅
也矻矻翦慕學而不倦而以求造乎道者固多方矣然吾
聞之博而寡要儒者之通患也汝堅固必將求一德而執
焉然則無若堅之良矣汝堅而能執之吾見其遠到大就
爲天下之完人也尚以吾說爲不然請觀諸耕

於向崇字說

郡通守河間于公有篤學好脩之子曰崇德偉器也余見
之嘆曰子之達非遠矣他日公請字且徵說也予曰世之
人品地位懸絕或相千萬而不可同者所向之分而所赴
之遠也今人望見大君子則巍巍然如泰山喬嶽不可躋
趨夫大君子豈亦異于人哉能崇其德而已矣崇者非一
日崇之也蓋有漸焉譬如願欲作數許百尋進吾往也有
定向矣所向既定規模措畫皆在胸中先自期曰吾他日
決爲何等人物然後率志而往苟堅其力固無有不至者
噫卑哉志乎爲隆爲汚在其始一念所念所向一分終身
之人品定矣公以崇德名子崇者所以爲之主云也然則
公之示予以所向而欲予之崇其德也切矣今子乎此可
不益勉以第一流人品自期待哉請字曰向崇向之者志

崇之者力志不變力不知德可宗矣是則在子公曰然遂書以為說

楊氏兄弟字說

濠東楊氏兄弟有二人焉脩吉字其兄昂曰趨父字其弟昂曰及父而為之說曰聖人以天下輕重之物不能平也故制權衡焉或低之或昂之皆所以趨于平也故以趨父字其兄欲其善趨于事也日之昇也則為旦為晝萬事之所成也群務之所就也有不措則時斯失矣故時不可以不及也故以及父字其弟者欲其及時而為之也趨父治生者也及父習仕者也善趨事則治生家必興能及時則習仕者功名必大且遠焉勉哉趨父子其依子之楊氏勉哉及父子其根天下之楊氏吾之意望于二君者盖如此

劉梅字說

梅之實其味與鹽相入鹽之味雖相入然調之無法則不得其味故在調之者多之少之輕之重之二物相稱然後為正味其味乃和即此可以喻治天下而調梅之器惟鼎非鼎無所措其力譬之有治天下之才者非假之宰輔之權其何以能盡其志耶然則天下大鼎也政事弛張其鹽梅之調也宰輔者其調之者也治之而治其味和也故曰天下和平言調之而然也是以四夷來賓歲穰年登禮興樂作祥瑞畢出蓋和平之由至也士之學也必學為宰輔則必學為調和天下之道位雖不及不可以少貶有用之者則挺而出焉是士之學者也故字梅以世鼎也

順自然說

原夫法性周流本常存而靡間真心顯現匪假為而後成然而背覺合塵多迷無記厥凡求聖亦墮有為是以執境不融觸途成滯竭從于广大之苑煩燥于清凉之林求出世間為本益甚思游物外條迹彌深推其所由有自來矣豈知以手作拳不若忘拳而手自得趨日惡影不若避日而影自消益以種色無邊非徒彫刻虛空不盡卑出斷通不可于牛角作有觀不可于龜毛作無想若復違背物情鮮有能圓通道跡者也余幼耽丘壑長習與文慕卿尉之清奇懷玄墨之眺遠遂以秋日觀夫祗園有上人法名真順朝暮相從歷澗經閬既已指其指引穿岑過磴亦復伏欣雖持僧色探懷似乎有諮詢其本意欲得字焉于是考彼玄牽參之梵英接名采青宜曰自然夫土無倒生之木江無逆流之水揆斯物理悟厥禪心向者無所謀已畢備矣上人神清聰朗机思圓明必能浮航智海隨慧風而排帆策駿覺途遵坦道而頓嚮者

字約

古者男子之生名而已矣夏殷之時雖王公大人亦以名稱于天下殆周文著始制字與謚字以尊其生謚以尊其死也當時朋友相謂則以字君則名父母則名師則名其長者則名不名者則必稱字凡名之者則以臣僕子弟：

子待之也下之非臣僕子弟〻子上之非君父母師長者生于其間適等齒肩而埒儕然後有字行焉然則字之稱也亦不卑矣天下之卑者莫若臣僕子弟〻子然也臣僕子弟〻子之呼于其上者名也與我等者不待我以臣僕子弟〻子之禮則與足矣而更何求焉為人兄則人呼以兄矣為人師則人呼以師矣為人長則人呼以長矣不為人兄與師長者而又責人無待以臣僕子弟〻子之禮則將奚呼然則舍字無呼焉字者蓋同輩之所為相尊者也非泛汎焉直加名一等而已也自漢以來士大夫皆稱字尤近古至近代始不敢稱字不敢稱于前輩尊者尤有說也加之四五年不敢呼其字少之四五年亦不敢呼其字

與之同年者亦兩皆不呼字〻遂廢矣少者呼其長者曰尊兄長者答之亦曰尊兄或相呼曰先生不知先生尊兄之不可以漫呼也夫非所呼而呼之豈非有意于尊之歟夫尊之是則受者安尊之非則受者不安既不安之稱以加諸非可受之人此謂尊之者如此耶是之謂以無禮待人以無禮待人者君子不受也故君子之欲尊其人則莫若揆諸禮而已矣禮有可尊有可卑有可以相敵者惟視禮而行之其人尊待以卑則怨其人卑待以尊則褻其人相敵雖待以尊卑之禮不為諂則為傲故君子不敢取怨胥衆而為諂與傲也吾今為此約願吾之党自相稱字留尊兄先生以稱長者勿以稱吾輩有不然者請勿應庶几乎其近禮也哉

擇交誡

交之于人其不可無也亦信矣規道德拯患難通有無交固不可無也如欲無交逃山焉爾遁澤焉爾而夫人也者聯絡于禮法之中制掣于衣食之內奚其往若是則不能不與人即〻人而與之日夕則有往還酬酢之事其從獨立而無交乎然而禮義或不規成其過而昭之者有人焉患難或不恤旁觀而幸快者有人焉有無或不通挾財以驕吝者有人焉由此言之交何益之有非直無益也害且及之故有接杯酒而興戈矛連襟裾而設陷穽君子所以畏也今夫虎豹蛟龍皆能噬人然而人鮮罹其害者為其

不與人類遠而避之也彼人者冶容巧辭可悅而親近其為害不在爪牙鱗鬣而善攫者下然而人恒中之者為其在人類狎而忘之也處世之士不能獨立而無交則將何如亦曰慎取之而已矣遂〻而游憧〻而若流斯豈明哲之道哉惟其難也故惕然以為誡

上王冢宰辭職書

竊聞之士莫不欲進以行志凡今縫掖之徒所為汲〻焉執經而窮年者直望此而已矣夫科第者進身之美途也即署者仕版之要選也苟得乎是而兼之則循資歷級公卿或出其中又何人生之不足哉今有不是之樂而號于衆曰吾且歸而即其田廬舍祿而躬耕釋位而窮居則固

人之所為怪且疑也以為獨非人情不可信也然而天下之人衆矣勢固不能盡齊則人亦難以盡同處乎人間而欲為不同人之事非病狂喪心必有不得已者當是之時衆之所咻苟非大賢君子終其心而成之志抑亦難矣愚自結髮而知讀書幸今竊進士為京官雖不敢自謂達道以濟世然而知幼一官亦由是可勉而比者上疏懇有丐歸之請非樂肯且暇也非不知圖報也羸疾在躬與仕弗宜則有去而已矣此所謂不得已之事惴惴鄙陋之所為而莫有賢人之知則必不能遂其心是何哉可怪可疑惟君子為信之也夫明公今之君子也且又在位所設施率不拘故常而崇廉奬退抑其本心而愚生非其人也而與

所予者適類則予茲能無望乎抑將以驚世駭俗之難行而處之以常格也如其常則愚生有抱病旅寓而俟死耳夫死固非男子之所畏苟貴存焉雖死可也今也道不具責不存留之無益于國家而去則妻子恃以為九鼎然而諉之以徒死則豈典司人才者之所忍哉今事下明公去留惟所裁故敢以告若愚之志則決矣不可以回矣不為之通則且束裝宵遁而去而罪隨之將使明公有遺士之議又不肖之過也惟有以亟贊其成遲大賜無所終悔

答東郭生書

生作書來稱道僕好述作必以能文詞名于時謂生如僕不然也僕吳中一庸夫耳自少來從擧業師治經首場星操筆撰墨義色難之而人恒取以為輕重苟工矣必譁傳朋友間騰歎聳羨曰斯人且不顧此則我不貴而人貴者也及窃窺經書用古法以讀味其詞玩其義又倣效前人作文字一二篇宣述已意慨甚快而人則嗤之曰是不急務何庸為此則我肯而人不肯者也向也當年少時不閑世故每不信時俗之所去取直非病世人謂為失輕重之分及乎果用是登科而向者擧業之肯遂一驗即仕以後則有人間薄書發按之事所謂筆劄絕無用而向者何庸為之訊又一驗僕既罷官家居久益知人情曲折人視操觚秉翰直如巫祝葬將謂為世之不能生存而假是以鼻息者也既索之怨悔之得其意不過一然首咈之則謫怒橫

生譏罵而無忌然後知所謂效古以為文詞信乎不急之務其貴不肯又益大驗也然僕之好尊榮而惡侮慢固與人同頗早退而不疑者羸疾之交侵勢不能耳夫閑居之法以恬澹為要若欲以鉛槧宣志就快于號令以筆硯釣名孰　予事功夫在彼既不為矣又何假是瑣瑣者以重困其精神哉且仕則為仕業薄書發按是也今僕之歸既已無勢力可動人矣如是而木訥質愚塊然以與人接煕煕然以終其天年人視之尚不以為一前進士而欲以文字名視之者不惟其官惟其技技又不若高則呼笑而誚其前每問近日之有何著作寒暄之不叙今古之不談而專及乎是以若僕之濛不知世事而遂真經視葬以為假

食者然則欲貴而反賤豈不誠可羞耶且九流百家其所執莫不有名彼古文者何名耶非舉業非薄書吾誠感之殆類游手無歸而取憎于世之尤者生乃以望于吾乎夫所貴乎士者以其讀書通理道能達乎政也故用之則光于功業不用則寄之言論以是視士則士不恨用不用而其人恒貴而今也不然不過如僕向所云者則無怪乎僕之不樂有是名也生為人倜儻好奇乃齷齪若是豈知已乎哉故具以其意往向于生生其亮之無責僕以世所不貴之事

擬上魏巡撫書

竊惟海上之不靖于今二年矣昨歲明公駐臨是邦赫然發鈞威運奇謀集舟具糧任用將吏耀武于婁江之濱將剋日致討正厥有罪伊人窮蹙果致首降于時論者莫不仰知明公有綏緝之功不費一矢而致也既而以為古不殺降且不欲失信于天下為削牘數奏請貸其死伏蒙朝命特允所陳竟以末減竄之與還聖德至大惟在涵育明公之高義亦聳動境內矣然今者奉遵詔旨方務施行而愚昧固知多至畏匿至煩使車停駐至于累日而事猶無緒者則所謂闔室盡行之事似不可行耶夫好生而畏死趨利而避害人情皆然別于海梟負固之人負不生之罪一旦空其室而戍之且靡以適逃之誅彼雖至愚孰有不疑者乎疑而致之理必不至今急之則奔逸四出或欲戎

心緩之則事不克終且有後虞故曰不可行者此也吉竊以謂廟堂高遠莫知此情便宜處置在于明公方今聖天子新即位曠蕩之恩加于四海詔書條格有嘯聚者明令所在存恤之今此之徒得援此例然則何不以其情早言于上請以羈戍之罪止坐元　餘者悉從赦宥聽其復業萬一朝廷以綏靖地方為意則必降賜別命有所從因治之典然後擇府官安流移設兵備鎮太倉本沙田地借單也守倭帥空閑付以所急又令所至布要害時巡邏各嚴科禁務遏標掠彼出無所之退則有制雖欲不悛首為良民不可得已視之置于都冥又何異乎而明公享成功之名無束柄之憂未必不出于此也若其人至是而猶不知恩信尚阻聲教則求其良也無日矣當是之時則有以司馬法按之耳復何招致之有哉夫事有萌芽靜而弭之策之上也弭之不克撫而折之抑其次也此外無策焉耳矣今不是之計而欲以不可行之事呼雖致之人彼疑益深黨益固日引月長將為大患吉邦人也所不敢言今輒以其書獻惟明公圖之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貫以意答于前鄉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閽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不得見留書一卷兼雜文若干篇而去去後丞相事亦畢命出所上書張而更而讀之其言汪

洋宏肆蓋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偶覩莫不爭嘆韓君今天下罕近之士矣至覽他文日光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而不通乎時非丞相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為慢韓君哉韓君自謂孫學力行歌誦堯舜之道于是蓋四舉礼部以其無成怨將棄去為老農老圃之事既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為天子所礼莫如丞相丞相推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反常聞耳又韓君自負其高以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為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之道也遂引蓼莪之詩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達其書于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相厚矣如難行何哉今欲有所掄章少留聽焉凡今朝廷之上施設推行率有

典式丞相雖貴不逆弄天子命令而已如使出于常度之外而覺整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貢矣然而以舉子蹭蹬在京師其隸名春官非丞相之所樂育也此既一矣又凡薦人必有格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則不得薦焉薦之用處士礼也處士有迹以進而又不自求仕焉夫賢故薦之又節度使觀察防禦營田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為判官依已者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場屋四舉矣豈處士與節度使防禦營田等使在外得辟判官且係屬其不俟他求其可為計與是書式皆不合也丞相焉得而薦韓君哉雖然即使丞相薦韓君以其書闢遂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

書而來而其求不已積而為十數人焉又積而千百人焉日于覽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設無爵賞得幸冒柄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治且將大沮而不能為治矣則韓君奚取焉然丞相每覽韓君之書文嗟嘆累日而謂韓君信天下之奇才也然而通乎道不通時蓋謂此也是以得書而不敢意欲韓君自悟無可至光範門矣後十九日又至為闕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于水火之中甚而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隸負薪賣餅尚能自活如韓君再又日與逆章士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如窮餓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

能周于身也其又能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持必責其堪任國家之事非謂哀憐餓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君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盜賊管庫尤不可也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管庫卑賤再無傷也若夫盜賊之流古蓋有不得已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是益不悅而加韓君氣色不宜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責無貴戲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又為書至門盛陳周公之說以感丞相書詞博雅奇處益稱古先休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引吐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于韓君比則韓君九遷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王幼周公負扆而朝諸侯其推尊其地尊其事便非今丞

相凡也故吐哺之禮施為四海之士不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則用之無左右之譏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論無百執事衆交鳴之謗其一切推行雖易沮也今丞相則不然日且把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衛尊官不得見見輒庭參參畢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稅歸第尤避嫌疑杜門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又凡所施行必召吏檢故牘按牘例無否則不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乘之懼尚敢出常違同而行非常之事哉此非薄于士也勢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世能有幾周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盡進用

姦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于詩書之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言周公誅之是姦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是四夷未盡賓服也夫屏斥而有餘姦賓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也彼其鴟鴞之作金縢之發天風偃禾之異固班班方策為可考已韓君論何異也韓君言志期以丞相為周公且責之太平之業甚善甚善曾不思秦革古制以來丞相其官而已今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行周公之事而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為得士必吐握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周公　禮士史未嘗書莫如其何如人吾意必無飢餓告而乞官者也如以是告于周公周公必且瞷之而後謝之吐握之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矣文辭雄深益　春秋戰國諸賢頡頏而並馳何況場屋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業耳如能歸就鄉舍益自砥礪俟試而進焉入非久矣無為自苦屢迹于丞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所從受事者得入焉非舉子所迹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裁亮焉

松籌堂集卷之九終

松壽堂集卷之十

吳郡楊循吉著

上海顧從德校

雜著

故儀制范郎中行狀

君姓范氏諱輸字希哉世為蘇之常熟人前翰林學士金公素為撰家乘蓋故家也自大父以上皆不顯而君先以鄉衣尺籍生京師父宗正慷慨尚氣節能周旋公卿間故叅潤方巷陳公以君頎顏豊腴後必貴遂以女贅焉陳公歿後十餘年果取京闈鄉舉成化甲辰登進士第初授南京禮部精膳主事由承直郎進承德郎以績蒙恩贈父如

其官母龔氏封太安人妻陳氏封安人未幾陞本部儀制郎中階進奉訓大夫君疏通有幹才在署獨以為典受知大臣遇事恂恂白請必以道理故鮮有忤者及其御下多嚴肅郡吏胥執筆唯諾弗敢譁一語用是能聲彰于上下弘治已未朝廷大修會典遣使取故實于南都本部以君為有文俾職其事四司案牘山積自國初來禮制鉤校無有遺綜為一編納使者上之修纂之盛君有助焉于時同僚皆出為方面名郡金緋相望咸謂君且及矣會奔太安人喪歸哭未幾遘疾方居苫塊重不怡其子冀已壯忽暴卒夫婦相對號慟明年庚申春正陳安人卒三月二日君亦卒卒之日鄉人咸訝曰哀哉范君官垂達而不及待身歿三喪而繼之以死考其所致無由焉豈非理之愆其恒者歟或曰秩終京朝官且齒下壽則君雖瞑焉亦宜矣遂以是慰其家而君弟毅先有子二人即用遺言立其仲恕為君後而卜以是年月日葬吳縣南陽山祖塋安人及冀從焉距其生景泰癸酉五月十五日享年四十有八安人卒正月五日年四十六冀卒已未正月二十八日年二十七謹具如上謹狀

故封戶部員外郎前永年縣丞鄒公行狀

公姓鄒氏諱謙字致恭永年肥鄉人也父晟南京龍江衛經歷公少業進士且成俄棄去年十七志氣卓磊喜供事官府知名邑中後與儒生捐迹中不禮更大感發去讀書

入郡庠為經生誓必致用會唐寇見餘黨十餘人自彰德至伏公家傍民舍將作亂人弗敢言公悲之走入府白其狀府公懼不出別為獨慷慨身公就命捕之公曰是非計取眾且逸乃以暮夜先取雜衣物亂真賊所居垣外佯大譟有盜入室起迹遂至賊處賊不得備遂盡獲焉既而搜其裝得文書一帙皆部署他州郡餘眾不啻千人具有姓名公曰此愚氓被惑耳可盡殺乎或曰係多且大賞公不肯卒焚之乃悉得免府因以公親部諸賊赴闕以獻朝廷下都察院勘鞫獄具奏上英宗皇帝嘉其功即日授本縣主簿賜衣二襲鈔二千貫令馳驛赴任時正統初年方年二十五也居官多方略書施設而尤長于捕賊纖姦必知

道路晏然九年當遷以親老上疏乞近地上特優允陞定
興縣〻丞領戢未上尋遭父憂歸家十四年北虜寇邊烽
燧多警大帥王偉巡撫居境上以時多艱慮思得通武吏
爲得禦下乎聞其名亟召見談移日退撰急務以献偉每
覽一事必稱善皆施行之尋薦公奪情授永平縣〻丞協
同巡撫處平一府　縣撫民捕盜于時遂報交馳民多流
散公盡策撫循成得其法衆用和輯卒以　堵實頼有力
焉本郡嘗奉朝旨捕一盜人至急其人逃匿出縣界中令
利其賄捕者往輒拒不發如此累年慮乎守已滿困亦速
不得去乃設酒召公以其事請公曰諾吾能之率吏卒馳
往至其界更弊人衣裯徒步入誠訪三日得其迹藏邑南

大家不可近且恨無驗又詢得其慝家在里北爲醫者是
歸即舍取贓夜縛之明日贓凌皷不能行即僞疾贓詣焉
醫求治信之因留宿果談及其事有狀私劄記粘于壁後
旦出衣粧入縣言故命執醫取劄證驗悉其令汗流叩頭
不復敢隱立捕其人以歸守乃得去其　習皆此類也景
泰五年以子貴封奉直大夫户部江西司員外郎配石氏
贈宜人年八十有九以弘治十一年二月九日終于正寢
子男六人長忠第進士累官處州府知府先卒即封公者
次恕醫學生次懋府學生次念鄉貢進士陝西臨洮府同
知次惠太學生次憲孫男十三人鄉進士吴江縣知縣曾
孫男四人女孫女曾孫女凡十九人惟公雅志儒業而卒

以單功進不次之遷近時所鮮若夫奮不顧身誅除姦宄
類忠也得千人而活之弗以爲功又仁也故能起取丞牧
以吏其邦司平戢化垂二十載考其報有明徵爲夫必有
銘凡以狀爲先欣述所聞皆于本史氏謹狀

王仲光像贊

先生市藥有韓伯休之清不登有元魯山之潔奇〻惟〻
以自標置翱翔里巷玩弄市朝欣則兒童小子與之笑談
拂則達官貴卿不得而見古之所謂高人者有莫先焉當
時則有姚守下華門之拜姚俯屈徒步之求而先生泊然
自視略不動懷摭坐而受其聞返走而避其面其視榮勢
之事眇乎微矣九原不興攀慕無及謹爲贊以頌焉亦後

生之心也

賢哉先生道醇迹奇出可濟物乃安其卑隱不于山城市
委迹狂誦自適斷欲褐披孰有富貴而能動之先生之高
不娶不仕人之欲大孰甚乎是不仕猶可不娶寔難羽力
何如其涕汎瀾女色之害自古英雄先生于斯勇寔勝人
慨心銷慾不潰其身嗚呼先生清之至矣小子作贊莫能
盡之矣

苦齋先生王君傳贊

王君名恕字仁夫其先蜀人也後徙慈谿家焉宋有孫諸
復齋二名儒以文行著稱自是仕版相紹里中推爲世家
入國朝顯者都憲汝言公爲之最君其從孫也家素業醫

不屑就獨從師學易習舉々通年十九請試主司擢鑒場屋謂巍科可立取也已而下第歸乃去鄉閭薄游三吳間館巴山蔡孔目氏依止累年初號一陽子至是自以蹭蹬雲衢日投棋單則力誦經書聲琅々徹戶外意不專標不止於困蝸之日若瑞先生笑喚之遂更受號焉未幾蔡卒改館松陵趙康懿宗氏與相得甚歡俄亦卒凡挑皐比而墜　十六年每過大比必歸試浙上邑士千人十不拔一多報罷而力學故一時才彥若馬魮趙祐莫叔明輩皆樂與游自匝區東西數十里間大家聞風多下榻者于是四十矣乃北之吳城見衡山而授士家八法且爲作傳他日又偕叔明訪予于濠南請書因謂之曰大凡士不言命

固有先塞後通者惟志力俱殫能勝之子屢厄槐秋而修業益勤譬猶射然雖發踰五六而以一鏃狀功又安知不有遇也且自來青紫多由苦呻如曾稽櫓上請書終秉五馬列子久屈屈之者君起謝曰敢不敬勉言畢遂長揖出門去心壯其特達爲之傳其事併係贊云厥他時足徵也

贊曰

東古多賢今茲彌盛予昌來吳重冠陪跡一經四傳胄從夜焚棲々旅寓終擬天芬

題吳公海月卷詩後

海月卷衡不踰三尋其製類古畫舫而加邃其前吾卿達翰林吳公劍退則息焉也者京師官自職務外人事膠輵輪蹄雜然非有隱居解第則是心無所平治書史亦剝物等矣公用是作周名曰亦樂而以卷居之名海月者夜坐卷中則先見月自海而生清景寒輝良不可不志也又千里相共可慰故鄉之思而以月印海々之大無所不涵亦猶京師之大也公暇日解帶攏卷大凡事業既盡在是中逮晚衆喧息員規升則又徐步簷外以流灑而仰太虛頎不樂乎若夫水陸一海也古今一月也諸君子所賦或未之及故序卷末以大其現亦公素意而僕能窺之云

書新刻石屏集後

石屏詩有古淡者有穠麗者有恬逸者不凡者吾知愛之而莫能評焉古謂好詩如轉丸斯當之矣吾家故所藏本

小字細書視爲奇貨每讀轍恐卷盡廬卿守馬侯忽以其新梓者千里見寄忽爲欣然而又戚然謂　嘉惠儒林則善矣其如淺人聞之秘寶乎哉或病宋詩不如唐以其于性情疏遠如石屏詩果遠哉博學夫詩如琴聆琴則心和性詩亦然咏歌吟諷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茲侯所以推于政者也若予則青山滿戶不過吸藝美誦古句以是自適而已回視凝香燕寢如侯之高居郡齋而主張風雅蓋不大相遠耶使來徵書聊筆是復之

題林居魯家譜後

國朝用人雅重進士自高皇帝定天下厥後到廟堂著事功凡以甲科成大名于時者蓋班々可考也逮今數十年

尤以黃榜為重舍是而登虎柱石亦鮮矣故是途之在今昭賢俊之所必由貴亦甚矣前固詩書比屋蓋南中鄒魯也林公家是三世出進士四人抑何盛歟若乃治行風節固又人人有之譽終岳峙皆挺巍峩之勢政自不同而其品則未嘗不同也昔成周公以八士萃于一家而夫子稱之今聖朝開科以來所取可以　指而林氏乃擅其四豈非尤可稱述者乎工部負道德之望有素其古文詞尤與出當世侍郎吳公之推重至矣然則克光世德而獨擅一門之盛又不在斯人乎

介菴奏議後跋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致仕三原王公清忠大節著天下章縫士識與不識莫不知推尊之然其平生章奏仕仕傳聞于人而全帙多未之覩慕公者蓋日企焉久矣侍御東魯王君性伏閣中雅與公合因錄得疏草二百餘篇以歸茲奉命按江南激揚之暇思欲廣之以資有志事功者因謂我郡守林侯曰三原公一代耆德固今後輩楷模況敬歷既久所建明多地方事亦司風紀者之所習也盍刻而傳之侯承命欣然請捐俸督其成以予之居郎下也遂授而俾編焉魯魚鶉勞微致刊正得八十六篇釐為六卷其再起為吏部時論撰又不在是大凡校編事宜皆請質二執政而後定眇為末學直董書而已既成復命志所由刻古語云惟賢知賢信然哉公之大勳業自筆大史固非愚生

之所敢論侍御君按蘇周總總執法秉公　終一心此所謂三原公之徒歟且公桃李滿門晚得相知乃更在四海之內則知君子道同則合雖千載猶金蘭契非必隣墻且暮而後相為訓也君言公引年家居後在邑城外數里許築草堂日著書其中以為課今年垂九十而聰明強健好學不衰且增偽古今章疏甚富其自得而不忘世又如此公又間語君曰士大夫必刻得柳仕然後可以有為亦明言也敢併志云

雨華誌跋

予將來金陵亦書問訊于友友曰都城南二里有浮屠居曰高座寺者林麓幽勝可居業其中者釋寂菴可與游及來果然其人聰明辯博士也逃乎釋而老矣病余之困也出其所謂空寂者而將援焉予則謂少也嘗學于孔氏其道生養死葬用其常而未有異吾日尊慕之尤惧不能媮修以自立今　者乃獨空萬物而莫之有予漫士也苟又于是而嗜焉有不恍恍眇忽而重益其狂乎因謝不能知寂菴曰吾瞿曇書入中夏來儒亦或覩何予之棄也對之曰世之名公賢人皆佐化斯理汲汲于事功即假若之說以資其暇于道誠不為廢若予者慵惰猝稿遂焉而好嬉焉而休雖不學佛其迹猶類放誕而不可取也又益以狂其將何藉之有雖然吾與庵姑設詩他無備及寂菴乃出所修雨花誌示予曰是皆詩也一言將不吝遂以吾說書

之

將鑑博議後跋

昔先王之法兵農為一有所征討則公卿大夫貿領其師詩曰文武吉甫是已殆至後世始有專以將名者而孫武為之首自是而下戰國秦為一類東西漢唐為一類三國為一類其他司馬晉南北朝五代之屬莫不各以其功類班班史冊亦云衆矣故在宋有百將傳紹興中又有將鑑博議其書不知誰氏作按事立論大率皆騃律以忠孝仁義而示勸戒焉者吾鄉先達方伯林公讀之以為世之論兵之士多主功名而罔道之求至于斯議獨否用是愛其淳正將謀梓傳會同僚諸公僉以為宜乃捐俸刋諸者齋

遐邇之事固今臣子所宜用心則是編能無少助乎兼其略取其良戒其僨薄代獵枕如古三代則衛霍之流又不足言矣

陳方伯贈言錄跋

昔老聃氏語夫子云仁者贈人以財君子贈人以言夫言通心志寓褒貶傳不朽豈與篚幣乘馬何哉然言知之者希知而貴之者尤希其貴之者以為天下之綺麗儁永胥此焉在而不貴者殆不滿一哂其相去蓋如此是故立言之士非其知也不贈非其重也不贈贈可以苟假乎先達我方伯晉菴錫　陳公早以進士起家用聲望擢居考功有年既而累遷至今官致仕有文有介棄公輔垂成之績而卧其山林之樂尤人所難能物論多歸之公自初筮仕則獲見前輩者聽見必受之知必有贈其後敭歷中外居仕途凡三十年交益多贈益富公所謂知言者也故貴之尤甚編以成書名之曰贈言錄凡海內有名鉅公鮮不與焉噫亦盛矣哉夫古之人未嘗不以名定價于當世之士誠恥夫名之不傳與衆之未信也苟思欲自立者抑孰無是心哉如曰我才賢我才賢其誰將聽之以予奪付人而惟重自見人之　之而不自貴其貴者非人情也公之為是錄其在斯乎且公今方家居齒隆德成宜無待于人而貴而猶拳拳焉以題識為屬其老不忘學志在有傳何如哉故敬書卷末用竊公之弘雅焉

跋鄭尚書詩卷

盧郡守馬侯吾同年之有聞者間因鄭上舍孚夫至吳中寓書于予者再予用是得識孚夫溫如其玉可愛人也一日出詩一卷見示拜且請云先子尚書公起家監察御史官至六卿而竟其為都憲于陝西也適值歲飢有遺愛焉既而以言事左遷貴陽士大夫之相知者咸有詩道別未幾復官而頌者繼作萃而合之以見前後進退之大節則此卷盡其也祈予一言顧無靳予以生晚不及識公為辭孚夫意益懇大凡世家之可徵皆在文獻是固不可忽者況公之謫乃其至榮而亟召之命尤為清明難得之盛事諸詩豈徒作哉而孚夫勤勤襄集惟以失墜是惧可謂知

所軽重而無悉于為子者矣且夫尊而涉江湖來治碑碣之事而不以諸委重僕其畫孝抑非一也于其請抑此以塞責且俾歸而驗諸馬侯々戢風化其為能表揚先哲若公之賢必有以大慰乎夫者尚往祈之毋徒屑々于予言而已

題夏太常竹卷

夏太常以翰墨受知聖朝其畫竹蓋擅一時之妙雖文蘇復生莫之能過世謂古今人不相及殆虚言耳此卷水石清遠布置得法閲之若身坐湘江之滸幽篁生動披拂來風者其在畫家可入能品矣且為戴文進作文進之山水亦重當朝其時能不以藝自負乞太常為寫竹惟其不忌

以集人之能而後卒名世觀此可知也揮使錢君蘊美家婁江之上早歲以充家馳声令譽瑜不感顕爵金緋益好古教子入城與諸文士游此其所得也其志尚可謂高雅不凡矣為題而歸之以志曾覽

題宋刻縹樓閣

仙々樓閣層々顕現𢗅閒而群現據席而對飲者皆真人也于是有鸞鶴交翔花木奇出金翠錯綜極目中之富貴其遂萊欣半餉坐游吾亦超然矣

虞山雅集跋

凡吏于其土者率多簡賓客棄游觀屏文墨以是為能而不知美政之出非而墻自用日冗々而無所紓泄者之所能也有能以其餘力引客于泉石之間相與滌懷言志而閑以謀其政則古名流之事而可望乎今之人哉常熟本山水邑澄湖秀嶺天設奇麗邑令羅池計侯以進士來官于兹抱文復德以忠淡加于邦人無嶮深苛煩之令而訟理賦登視他邑為最其所能有世之所大不能者于是乎有虞山之集而詩歌作焉既而至于親紀其事而錄之石非裕乎理人而汲々以求益者其克爾乎是集也匪事逸豫以沉冥相嬉遂者皆神認適野而謀楚為穆生設醴酒季札觸類善賦予游狄歌于武城而令率于侯乎見之則所謂古人者亦不過若是耳然兹衆賓皆侯所素重獨予濫廁席末無能為役頹乃頹然酬酢之中可愧也然以予

之陋猶礼而不棄況其他乎侯在廣西發解第一博洽經史工著作敏而達于吏事其治號有才力而恒推誠以待下以故邑人畏而親之書之碑陰以告是邦俾知有賢令如此者不可謂非幸云集之明年秋七月望日始克題適歲一週矣

陸放翁詩選新刻後跋

放翁為南渡詩人大家而年又最壽日課一詩至耄耋不懈故其多不下萬首今須溪澗谷所選殆十一耳二家趣好微有不同然搜玄獵奇班々略備俾嗜者觀之亦足以饜飫而思休矣頃今人間傳寫猶未免有薪容德色之病有曰吾將梓之其孰不欲焉劉戶部生之蜀人也雅工吟

詠已造堂奥蔡以監税使杭遂用餘力治斯事使翁詩一浙川流日煥誠嘉惠詞林之盛舉也前代詩多矣獨刊此者專尚而深契其心者欲翁才力放逸路出天縱在李杜蘇黃而下已有定論誠不敢加喙其間獨喜由翁逮今餘三百禩僅得一劉戸部為詩而刻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戸部名景寅癸丑進士可謂姑好古以寔而不以名者歟璘慶快尚其賢之哉

題黃氏祖德錄後

通政黃公好賢禮士而能忘其勢循吉去歲尚禄水部與其子汝修為同司交今年嘗汝修召與居鲁同飯遂得拜公于第未幾而循吉卧病承公累賜存問窃深自愧不敢

當為循吉間嘗得序公之家譜所以考見黃氏自五代以來人物甚悉而其至盛而顯著不絶者則無若今日然也當時私自論列以為公家積數百年之久而發于兵部其用未究乃當大發于公以及其子也及今觀公所撰松塢處士行寔則知兵部之前復有如處士者先為之地而非但自兵部發之也觀公勤勤紀述處士學德惟恐不聞于天下而未嘗收後于兵部者公豈無意哉以為兵部已仕不患不聞而處士沒于山林之下非甚表白之則世固莫得而知也此公之心也然公貴而下士鄙陋如循吉者猶不知棄况于賢能之人乎以是觀之則公之勲業當不可量而處士未究之志畢矣

錄汪憲使語

憲使新安汪公舜民過蘇晉胳于舟謂予曰子美玉也曷為不自琢為瑚璉而與人為玩器謝之曰玉不敢當玩則有之玩我以文詞伴絲繪其言以供人覽覽之者殆不直一哂其玩何如然予特凡玉耳固不能為瑚璉則寧為溺器是猶得自斷焉使曰勝勝焉為人玩以供役褻其身優其云奴隸其事公默不言吾亦懲且非能矣

志滸墅使渠

冬十月歸自盧山丹陽買舟而下未至滸墅三里許晨光始旭遥見樹旌而屋者曰噫嘻非所謂鈔關者歟呼謂舟人曰吾欲為若出税哉誠無難者然必欲需次而進是不

得速達家也吾感焉吾見彼其貴者舟可以速越然吾又惡夫無故僕僕而使人則將奈何舟人曰否有小竇焉吾舟可行也予曰關又塞之矣曰啓矣曰是舟信容予竇乎曰然于是舟人鼓柁由竇以既濟告為是者蓋昔賴公之遺惠也夫設關所以税貨其後無小大舟皆征其病人多矣賴獨不自利而以為人利其仁矣乎啓之者誰塞之者誰仁不仁相去懸絶何其遼也書以為吏者規

本府慶賀大婚表箋

直隸蘇州府知府臣林世遠等誠惶誠忭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龍德御天茂啓貞符之運坤元定位弘修寶冊之儀

國社安榮臣民欣悦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知聖神文武

稽祖訓之彝章舉人倫之大典詳求淑哲首正家邦詩咏
關雎王化于焉以始禮成爲納采祧由是而承風教丕彰
星垣有耀臣等濫叨郡紱虔奉制綸稱慶外朝班英陪于
百辟承流近甸治先被于二南伏以塗山佐禹玄圭遂錫
于平成大姒興周卷耳乃資于政理祥徵往烈盛某然則
欽惟皇后殿下懿德風成純嘏全受乃膺玉帛之聘上儷
旻旒之尊於烝禘禴有嚴宮掖神祇宗廟罔不致其歆欣
天下國家于孫永有依賴爰符瑞應式贊王猷臣等牧郡
無能闕詔寄虞周南治化綱端民物之風嵩嶽歡呼請爲
聖人而祝伏以肥飛啓祚位慈極以居尊燕翼貽謀謹大
婚于正始中闈既建寰海同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

上玄功高文母永惟內治所允務爲淑德之求崇備儀文
躬中冊命瑤觴侍膳奏長信之鼓鐘彤管登書頌思齊之
軌庇鴻恩覃布至化昭新臣等謬忝專城恭聞明詔玉階
仙仗逢勝累洽之禧春色嬌桃敢上萬年之壽伏以備祥
誕聖瑤檢方極于尊稱備物崇儀椒壺式嘉于顯冊神人
胥悅海宇咸歡恭惟皇太后陛下嗣徽周姜併德妊考進
慈闈而拱穆禹景命之應期爰擇好逑以當作合慶覃中
外咸歸登建之良功育乾坤莫既名言之贊覲委有託采
苢斯與臣等叨守藩敢幸遭　運望東朝而舉舞用展葵
誠同下土以歡呼願中嵩祝臣某等無任下情欣躍之至
謹奉表稱賀以聞

擬進新修本草表

臣某等謹上言茲者欽奉聖旨命臣等將本草圖經重加
纂修共成若干卷繕寫完就謹奉表進呈者伏以天生靈
藥神農著嘗品之功世有方書伊尹爲湯液之始其名本
草悉祖圖經然自桐雷以來至于唐宋所錄滋繹雖富詳
習孔艱必有簡要以提綱斯爲精審而得法匪資天縱曷
啓民衷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道合
羲軒仁覃宇宙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德惟拯瘵殘疾之流
是矜爰思濟人莫先醫術覽是書之浩瀚宜今日以編摩
親定科條　開館局以臣等俱各專門素業叨事禁垣勒
司纂輯之勤用廣流傳之益發凡舉例悉稟廟謨教事程

功兼承宸命臣等奉詔祇惧按格箋陳始而標目形質之
具分既乃瘥育收藏之詳釋溫涼寒熱性有攸殊甘苦酸
辛味仍不一驗其氣之厚薄別其臭之芳腥專治合治之異
施代品贊品之明辨諸茲義例舉列數收不出二十四門
總包千七百種昔弘景造論跡止一立暨禹錫奉脩業非
三世豈若生知之聖特裁弘濟之編惠利無窮蒼生有賴
斯乃聖德廣被欲推仁壽于域中醫道聿興再復源流于
上古凡今含氣孰不均惟臣等幸沐寵光欣逢盛事皇躬
藥歲願致極于中和海宇同春期不生于夭札普沾恩賜
共樂昇平臣等某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所
有脩成本草某書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擬進士及第謝恩表

今月日伏蒙賜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者恩榮隳及寒
素同升親御策題拔人才于匪試不私名器示　宇以大
公寵命優弘儒風暢茂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天
生民而樹之司牧必資佐理之人士積學以修于家庭
俟遭逢之日惟上下之相遇自古昔以為難允考前聞罕
臻渥效賢良詔漢董舒不免于從蕭英椎救唐劉蕡竟成
于落第執知昭代克重甲科百司庶府之途必由四海九
州之彥吾出耿惝微陋遇復登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
廣堯天新湯日旁求俊乂崇虛佇佛之懷清問下民獨慎

焚香之選墨卷亟塵于乙覽彤墀遂唱于大臚南薄駕陳
瓊林宴設斯乃人臣之極遇無非聖上之深恩揣寔匪堪
感局有既臣等敢不竭犬馬之力以報國家傾葵藿之誠
用酬臨照隨才大小奉職始終山龍華蟲莫補衣垂之治
柎桐梓漆庶収器使之能宗社萬年明良一道臣等下情
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馳封後謝余武選結保劄子

頃因求封得承結保已蒙恩命降下者甲科繆忝曾莫著
於微勞儀制再收乃先希于茂數為身謀者甚狹于國是
乎何頻伏念脩吉甫登仕途亟還田里寔負采薪之疾匪
遁巽鵲之高比還舊班仍貲末祿預有明詔許封京官之
父母則以恩聚仰達天子之閽庭事下銓曹理須保牒宜
卿大夫之篤誼克增晚小生之耿光此蓋伏遇武選卿尊
師中洞達為懷周旋濟物慨然季諾鑒棒檄之至情矜甚
劬門成舞爛之美事匪經里議曷荷天恩哉惟寒薄之家
久為仁善之族嚴君當德自我曾祖而填寔京師慈母乡
賢由余伯舅之魁登科第允副綸命無愧所言但以涼虛
屬茲叨冒小人之羽雖盈而中心有恩洪澤之施不擇而
作向何生上負清朝下慚知己尚當勉修志業思酬月旦
之公亟致儀章務迷庭闈之樂謹奉劄書詣門陳謝伏祈
鈞鑒

賀徐少師致仕啓

伏審輔翊功成優崇典錫師臣就第極恩礼于始終台鉉
降班播声光于中外縉紳樂頌海寓欣傳恭惟少師尚書
柱國大學士名塞天淵熙存社稷坐而論道禪帝德于難
稱貴以謙讓陶士風而歸學興娛旦成周之礼樂調傳說
有餘之鹽梅原澤有以被生民乃心罔不在王室好賢如
渴與公叔以同升君心有容無泰誓之他技內修贊相於
啓沃之中
屬當黃髮之期遂舉赤松之興仰回宸眷特
賜衮歸敉股肱之煩勞即山林之暇逸四時雖謝動植如
恩五福並全富壽為魁脩吉親逢盛事仰企高風被野服
以徜徉勉欲賦盤之樂致安車而召對行見起應于家

其慶愉未易殫究

賀王少宰進官啓

恭審顯奉鴻恩榮膺大拜六卿執政惟冢宰以為先四海瞻風錫儀人而有素恭惟天卿某學士守溪先生德望中朝學躬古訓早為呵　賦喧傳勤宇宙之才名若有一个臣稚負好彥聖之度量會興甫成于筆削貳卿遂陟于登庸以孤介進身而位望愈高用清公率物而感化尤速式端改本將茂治功共聳觀除書寵深慶忭廟堂光重喜樞要之得賢卿由躋升卜黎民之受福吏祈調當上達恭除

辭本府舉保呈文

吳縣致仕官楊循吉呈為辭免舉保事近蒙朝廷降到恩例舉用隱逸等人員蒙本府亦將微職姓名縣舉中見今行縣保勘不敢付之不知竊照微職先蒙聖人欽准陳情放回人數本自並無才藝可用亦不諳曉政務誤加推保寔匪攸堪今來若不預先控辭誠恐一時舉奏必須具本辭免跡涉矯激駭惟聰聞乘今未即舉行莫若早乞停止如蒙准呈乞賜仍行本縣停止前項舉保一節別求真材以副明詔如此則聖明盛典不為虛負歸休之士永遂考槃取舍至公賢愚得所下如陋劣尤銜陶成緣係舉保事理不敢依阿理合具呈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松籌堂集卷十終

松籌堂集卷十一

吳郡楊循吉著
上海顧從德校

騈儷

黄女哀歌序

春陽告謝炎景遂臨感物華之留易值人事之流離黄子載用投綉京國旋裝鄉井取故道以南歸遂次武城弦歌徹響不聆於往古金玉遐音倏傳于邂逅惟忻甫懷憂悸繼作爰有殞珍之計式興返袂之痛摽離憂之悒鬱諫圣隱之紋切宣諸詞藻述厥悰悃覩夫伯父鞠養冀為哺于榆境太君撫弄欣珠玩于謏閨胡乃方萌而折始立遂仆愴慧姿以永棄悽柔質以終絶嫻班縹裙空懸架上之塵落魄青衫深積袖邊之淚夫入室沫賢猶喪目于弱息立朝漢相亦療躬于愛子况夫側翅之哨值茲哀迫者乎故知辭非外綴衷實內牽不能已于毫楮庸可演之唱酬云

送史縣侯考績序

維吳大邑冠冕南州握銅符而令茲者厥惟艱哉况乎百里之任在今尤重黄甲于焉歷試烏府由茲簡拔宜不以親民體要大化首先者也君左翊英材中都雋望爰釋鵷班之朝來操牛刀之割自臨敝土頌聲載塗以信感人不尚朝三之術用簡御物遂無晝一之謠凜兮其潔已恂兮其下士綽兮其寬勁兮其不可犯故得四境修六事治書

考雖最語無遺寢久矣哉憤悱之不質人也華舲既駕彩
鷁將飛望五雲以張帆端一笏而思對若禹門過而神鯨
化若丹藥就而金昌闢在此行矣寫酒在卮何言可況便
請補栢臺之缺酬花縣之勞焉嗟我吳人豈不欲縶白駒
于今朝固將公霖雨于天下也維時夏仲麥風清淑冠蓋
臨祖賤子序詩

山水障壽盛公序

夫昔之寓物祈年者衆矣莫不假梨棗之靈異贊龜鶴之
自永未聞以山水祝也今吾將仕佐郎盛公之誕也值伯
玉知非之辰届會稽縮綬之日有客致獻則異是焉持盈
尺之紙寄長生之訣岩：維石以篤壽骨之堅湯：者流

以引仙漿之廣雖丹青之已陳而高深之意譬若乃林霞
雲莽一受其成形則終古不變但見夫樹含弗謝之花谷
囀長嚶之鳥壁間座上天姥出方壺若有南昌隱吏之流
東方傲世之士于中而寄跡焉則其詩也何如哉公早嗣
醫國之風大弘澤人之道自茲以往斯曠昌熾加之時：
卧游于斯圖之間樂禽魚之咸若快清賞之娛人則亦添
年之一助也

初春榮泛圖序

愚生頃自京都歸由歷下將覽靈岳之秀首謁於太宰公
降邸廟之高顏曰禮草芽之賤類紫扉靜闢既引挈以同
游賓豆雜陳復款延而共酌觀夫芳塘水碧正積雪之初
消深塢花繁乃遲日之方麗公興高前哲量納滄溟沆華
舟以搖：漣煙渚之曲：載言載咲奉頃刻之清塵
成平生之慶遇而　忭快宣以詩歌率我同儕聯章
並述

代謝瘍醫朱氏序

陝右陳永慶寓客東吳有贅瘤疾於右耳後為患良苦群
醫罔效命判旦夕之間事如矢弦之急幸值郡城朱君廷
用素妙瘍科薰諳道要投之靈劑慰以無傷遂獲腫散毒
除化災為福殆華陀之親遇扁鵲之重逢也永慶以悴木
而披拂春風若涸鮒而沾濡江海再生之施弗敢有忘由
是虔謁寒廬請文以謝嗟夫病無內外同稟臟腑瘵常症

之百不　起奇疾之一痾在永慶固難解之邯鄲未破之
即墨也自非智出萬全功徵百試則旋揭必滯於吟呻藥
鍴徒費於烹煉矣今則奪命虎口之中接墜危崖之下神
哉工巧蔑以方焉夫啣環結草事著前聞言贈幣酬舉美
今日乃援彩筆之毫用裨杏林之史

怡菴施翁墓誌銘

翁族望中吳姓標施氏厥諱曰珍字維宗德肇誕乎永樂
之辛丑觀化乎弘治之辛亥其為人也冰玉比潔類雲林
之好潔江峽懸談騁蘇秦之辯博早歲以明經弟子服業
泮宮遂得英游相契碩舊歸重逮夫班超之筆既投陶朱
之貲乃殖則信乎遐貫行著江河況乎鄉近又可知焉是

致克家之譽隆光先之孝顯仰事俯育不抱人生之恨交賢結客再展慷慨之懷雖回祿屢虐弗能致阨瓦礫方聚樓館俄新信乎才謀之良處困克泰造物者不得而軒輕也初翁以勉生為締交沉冥杯勺睨嬰捐讀之疾遂劬湘畔之醒優游物初用此終始捐館之年春秋七十有一嗚呼傷哉男晷等卜以卒之又明年正月六日奉柩安厝于薦福山之先塋夫列生稱死為歸又況此眉壽者矣有立巋然斯為永畢我文堅礎用發光幽銘曰

材本仕具早亦儒冠邅迴弗進樂此居安雲路難遺儕閭終佯侃侃英談老矣歷涉泉扃再啟人寰永辭松風咽響若助哀思

故陳母王氏墓誌銘

大化推遷以有生死脩短同盡理何異焉是以莊生齊椿菌之齡陶令發形神之慨彼皆以必至為期無容徒坦于通數也若夫慈深鞠育恩重生成忽隔夜臺遂捐豐養則人子之心安得不悲纏五內淚被豐顒用書不朽之賢以報脩忘之德故令人王氏天畀貞姿性範莊度既熟恭經之語亦諳永字之法歸令長洲陳翁宗澗光案修恭軻機篤教賓客在堂無留餌之嘆僕婢居下有依仁之稱故莫不以為賢焉奈何風木易搖石火非固僅逾中壽竟即窀述嗚呼哀哉厥子賜卜吉窆于薦福山之原禮也玄扃既治翠礎斯礲匪達人浮漚之觀極遺孤墨面之戚所以炳幽朗翳顧獨不在斯文焉是以含毫屬詞　不倒川流而繼其淚噫大槐以和其號也銘曰

懿矣景嘉有子繼萊朝萱方悅夕景俄頹臨穴並慘執紼同哀悠悠終古閟此泉臺

松隱張君墓碣

嗚呼壽不妄值榮非倖致以德而獲高齡用義而被顯服輝輝乎不泯於州閭者其松隱張君歟君世家吳邑人也諱琮字汝周故乃華門亦稱良士不煩佩韋之誡克恢噬面之量孝弟夙稟篤恭寡之首行忠信誕孚蹈奮建之遺軌加以冰鏡人倫袞鉞前古麥舟累棄金券頻燔仁義之聲彰彰耳目矣及三吳荐饑菜色滿道君指囷振約志存弘濟遂獲好爵來錫品列有加烏紗峩在首之冠紫璿燦横腰之帶鄉黨於是乎艷之年六十有三謝世還化弘治之六年秋也明年吉旦諸男瀚等將奉柩厝于先塋乃素經臨廬翠岷徵表圖欲碣隱蹟于靈阡耀潛光於幽隴俾試客興欽嗣裔知源意甚篤也予謂君齒踰六秩階沾一命有杖鄉之崇非齊民之比視履考祥克善始終其得不大書揭揭以聳來觀乃述斯文永華丘谷

故濟南劉封君墓表

大理丞濟南劉君佐理蘇州克樹茂績民方樂其久留士亦望其遠起而尊人郎中封君不幸棄代于家年八十三僚吏懷悲交游興嘆君力修大事務合典禮而發揚休光

墓石有缺以蒙契愛因余屬爲嗜斯人子所以孝其親者
宜無先此况封君有德人也奚宜不使昭示鄉人用爲法
則封君諱榮字文華本安福人以戍寓濟南稟資完厚宅
心仁隱縱學羣籍肆力三乘言不信不脫於口行不篤不
施於躬視其所為若人人能之究其所至雖搢儒修士有
必讓焉用君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克蹈光譙居榮不
溢杜門恬處與勢忘交官列五品年踰八旬順委還化得
人道之常乃窆茲壤嗚呼忠信篤敬特士之恒耳非若蹈
高履奇可以釣群稱賈衆譽也然而擇賢入聖由此其途
乃衆人以為易而君子以為難也惟斯衆行封君身寔有
爲益道盡乎此足矣何以多為故得乎人則為信悅愛附

而怨尤不及得乎天則為康寧福考而夭賊斯免此乃有
德者左契之良驗焉可証也蒙慮世人忽近而好怯莫知
封君有守約之道是用大書以彰厥美惟過者其軾諸

漏舟說

吳城有佛舍曰祇園菴以弘治三年之秋集諸釋子脩淨
學于百日粒吾遊者有裒居士莅道人咸欣然先告往蟯
凡悟織欲薰旃檀之香蛾燼知炎思沃清凉之水于時寂
雨零凄風巍因良探志　乃不敢憚於沾濕並上畀航泛
汎同載始踰濠塹故目煙波繼入城隍流涎琪樹蹕則衛
寒於邁無不暢乎有適焉何圖所乘一葉弘濟多時蔦脉
解粘金鼎弛力不勝登躡之重遂彰弊壞之災益漸流浸
淫投閒俄洽于是居士　其縷而弗知道人濡其裳而罔
恰爲之脫執褰袍紛紜如也予忝安右偶方興慰倪而蔿
師唱難挖媼啼危則後箱洋溢中寢横流匏尊屢挹莫
尾閭之湧衣袖終戒靡遑岷峨之濫竟使衆䑸航以不安
歛栖遑而無托或登於陸或次於湄頑不發發乎殆哉幸
而他舲聽售別艇從呼遂獲安流送槳不孤廬嶽之游輕
捍飛川克畫山陰之興斯濟也始險紛利初危未急鑒茲
幻化宜感浮生失群動之游叔海也靡不資形四大籠識
五蘊苟無生之未造則有漏之不免譬若斯舟于何可恃
故今大雄加被默垂極拔之端賢聖證知特現不堅之相
將欲使知迷津非戀朽艇難資增進菩提之心警示閻浮

之苦云耳夫如來則舟師也般若乃良楫也苟能悟脩慧
筏泳于慈風則彼岸可期茲游多益不然有觸無閑斯亦
何妨擇矣

松籌堂集卷十一終

松籌堂集卷之十二

吳郡楊循吉 著
上海顧從德 校

詞

望海潮 錢唐懷古

香衢俗湧鄉城山遶前朝幾許繁華長樂禁鐘臨安甲第餘蹤回首堪嗟江水自淘沙間一時和議誰勸官家贏得州人至今歌舞競豪奢 西湖翠柳風斜有霧絲煙縷惘悵藏鴉三竺道場六橋春色曾回鳳輦龍車傳說漫相誇又豈知遺恨古堞感悲笳撫景興懷可憐商女后庭花

燭影搖紅 元夕

三五鰲山蓮開陸海良宵永乾坤爛熳錦舒光人踏蓬萊境處處綵樓高並早十日前頭打鼕村田社火舞兒跳獅扮圓油餅 巧炬新奇連門看去多難省排歌幾隊少年來喧笑會豪邁那更風喧月炯看簇擁眠街酩酊夜深艷質慢躡飛虹還乘漏靜

醉蓬萊 春望

正卯原霽雨暖候噓春土膏肥沃紫翠交陳類西川錦濯潑眼韶光冰餘雪後記燒痕非昨誰撒輕煙依微半野惱人淒漠 新漲溶溶梅開野店來尋跡夢點宕風和看紋鶯遶廊社鼓聲中承平氣象待相將東作便有王維沈吟舉筆定知難落

哨遍 觀社

歲序昨新閭巷近卯要覽遺風古驀見隊粧來賽神巫看村家爭敲迓鼓迎且舞前驅手持鄉栗戴花假面先開路更繖扇參差旛幢紛繹香煙散滿通衢喜今春瑞雪早紛如誰不待酬盟趁午初妝御婆婆盡保田蠶一風五雨吁儺禮有之依稀老輩舊規模知是唐與宋傳來此箇鄉土史鶴酒隨村鳴鉦吹笛貫魚走字穿場圓有年少兒郎咿嚘唱和扮成彼孟姜女爭似今婚嫁只陳朱無離別終身永歡娛向遂迎轉過廟宇變分繡襖錦袍掩映川原去看教一日不曾駐眼還憶向來儔侶人生老至定斯須愧清時樗散無補

渡江雲 除夜

新陽回暖律東風欲動殘臘苦崢嶸一年惟此夜斷送流光感慨最關情茅堂迅速看兒輩爆竹前庭添獸爐流霞慢酌擁褐戀寒更 堪驚無端老大鬢點吳霜愧來朝攜勝盛里閭沽醪市瑞燎紙街頼歲華迤邐遲抛人去都不曾落魄無成爭似得神荼長守扃貧

洞仙歌 題酒家壁

吳郊春滿綠草薰南陌風弄輕帘小橋側瞰荒垣濃麗幾樹夭桃彷彿似凝眺西施顏色 醞香飄十里更着流鶯亂擲金梭向林織野芳繁天宇淨日暖風蜂遊早擱住高陽狂客便却典羅衫又何如算容易飛花韶光難得

念奴嬌 清明

晚来寒峭正柳條青嫩梯滿雕簷雲日弄晴春色淡野外杏酪初甜油壁車輕金鞍馬俊士女競遊恬臺々深處時看樂聚杯拈　勝有造化新奇排枝將絳蕊一々安粘覔艷尋香誰不愛人與蜂蝶情薫地酒翻漿髮細遺翠靨景擢華禱續人殘與碧空仍掛銀蟾

瑞鶴仙 暑雨喜涼

微風林樾動見雲暗溪堂水禽鳴啭輕雷動郊壟作翻荷點々雨如拳重新涼誰送向堦下流泉洶々便桔槔滿陌何如未抵滂沱足用　欣共爽氣蕭踈并甘山潤清虛自奉脩篁翠拱殘暑退不旋踵恁其間最是凡身輕快堪上

蓬萊騎鳳恨仙凡更不由人塵緣尚冗

促拍滿路花 題友人園亭

編籬分境界積土作岡巒咄嗟林圃就亦何難茅亭竹梠彷彿據仙端收拾西郊趣盡納其中周圍錦繡琅玕　到閑來與客游觀魚躍水珠擲暑風并騰雪儘盤桓更憑歌吹時復寫餘歡幾番沉醉後纓斷腸顛月推花上珠欄

瑞鶴仙 壽杜訓科恒巷

童顏春不老想米藥長年自攀雲壁陰功達真道向三吳隱迹濟人不少寸心自好爭不遣榮華壽考比神仙更有兒海宦海從來歸早　那討煕々仁域康强耆飯金　頻倒無憂無惱騎白鹿弄瑶草便教天乞與二三百歲也未

副儂祈禱直須伊豐桂同榮福星長杲

江神子 石湖避暑

船頭翹足卧湖風火雲紅有奇峯多少雲山都在醉眸中萬頃清涼消不盡飛鳥度鏡光融　蓮花開遍水晶宮玉玲瓏錦香濃々々上方金碧聳虛空痛飲從來真得計堪受賞碧荷筒

賀新郎 丙午生日自壽

少壯真難倚向人間不知不覺偌多年紀謝得皇天生育我磊落多為男子也喚做頂天立地二十九年何所就但寒窗一味交書史胡把筆作文字　先生于世無嗔喜儘隨他道言佛說總皆圓美下至街談入耳尤嗜者青山綠

水只恁逍遙胡亂過看江湖何處非遊戲悲甚麼三千歲

西江月 侍御姚公舟中宴集中作

雨腳如麻正密波紋化暈初圓陰々四月熟梅天仙舫朱簾高捲　金彈把枇無核璦肪石首新鮮揮觴共醉古濠邊一幅斜陽山展

千秋歲 壽大學士劉公

豐功偉烈是處人能說風雨順陰陽燮妻公含量雅社相持明哲真豪傑朝廷倚任心方切　三事階隆絕一品官超越水樣重冰般潔時常天語近日逐龍顏接金甌燕東班首位生辰節

松壽堂集卷之十二 終

松籌堂集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有蘇州府纂修識異已著錄其平生詩文襍著幾及千卷蕪累頗甚是集雖經別裁尚多俗體葢循吉任誕不羈故其詞往往近俳云

都下贈僧詩一卷

〔明〕楊循吉撰

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都下贈僧詩一卷》提要

吳郡　楊循吉著
姪可梓行

榮公還金山

十年不出山一游即千里問師何處來國亦紛
然耳人言人間好自愛岩谷裏紅塵日敍兩沈
眼無清水孤身本何將一鉢乃生理家風無所
齊去亦誰能止昨聞擅越船風帆欲南推別我
從此逝飄飄白雲覆我瓢然開心眼下為身使
以師乃不然衆但由己心隱風纜把熟憶我青
林底

瓊上人還萬壽寺

京國幾時留飢每兩月周禪林途覓打衲到暑
天妝作權解僧伴纔也上客分消何情此服遠
揀好山游

旦公往寶積寺

古寺石湖邊為僧今幾年開堂小勝藏出世大
因緣生死一蒲團江山常識然逢加來句子不
肯向人傳

杲前堂南歸

雲水飄然一老僧頭顱種種紇錢錢人間正果
修將滿天下名山遇即登向外見來終不實幾
前學得是無能此歸莫向舟中結且卧隨身七
尺藤

送楚岩住支硎山

昔有支公者曾為此山客至今石壁上猶存馬
歸迹寒泉出傍澗散漫流不息何人作大字勢
勢甚奇特岩岩圓通殿飛構倚金碧春來香火
盛傾城出游遍施錢月滿鉢來往恒絡繹世人
競刀錐於此乃不惜我當少年時一歲曾一即
提携隨父兄娛覽常至夕別來已幾時何啻十
年隔此山是名山老從晉時闢非有高行僧何
堪主其席今師遂當往遠續前人蹟我今何以
贈小謁聊塞責切煩大士前我為啓胸臆慧眼
無不覩是物皆潤澤如何不見我困此塵俗役
願垂楊枝露灑我一點滴不愿官禄高不求財
寶積但愿塵勞中早脫奔走厄無灾復無難居
家作禪伯保此清凈正永離種種色與師結晚
文來著登山屐

鄂首座還山

病中承數過清話一爐香對食同甘菜忘形不
下床壁間懸笠破門外倚藤方惆悵胡朝別何
人訪閒鄉

嚴長老歸寶積寺

黃蘆寶積寺創自鏡禪師佛殿已百歲僧房今
六支寺有六房各有名洞房山入牖笠澤水通池他日
吾將到來題壁上詩

淨公住東隱

山水誰不愛顧之能游人猘中本多勝石秀而
泉淳向者雖一到終是居官身抱官游山水味
自不相親今子遂當往我亦解朝紳相從岩谷
裏以予為依因予有舊章履我有新葛巾滴泉
與片石務搜天所珍

政公虎跑開堂

人生何事大惟有生與死此事苟不明枉作真
男子政公自吳來其目定如水我以為有道疑
入禪室裏朝談復暮說句句埋入耳相知豈獨
我亦有吳太史及今當南還虎跑其所止我作
送行偈且依世人禮伏請石田翁証明吾與爾

吳中晉門長老乞語

普門在何處莫向海門尋只此吳城中像書素
門林古以水與月而贊白衣士舉頭即見月根
地即得水朴扒明長老今住普門濟度説已
盡我復將何言雖然無可言顧且舉水月月在
水中明此理分明説

百花菴主見訪

一春高卧只坐藤説着浮名病又添聞道百花
菴可住他時借我讀華嚴

先舅大中府君己亥歲嘗製十四詠壽寶
林聚老師八十今八年矣此老師尚無恙
其法孫定惠持此卷至都下敬作二偈以
為師供

法鼓

維此鼓聲何所起擊之則有本寂然此聲既以
擊乃生當其不擊聲何在用手執搥以擊鼓三
者和合始有聲如是究竟聲所緣非手非搥非
鼓義智人在在勤修習於一擊頓証菩提觀彼
鼓聲成立相本自不生那有滅我願仁者亦如
是不以聲觀一切聲晝安夜安隨在安長享耳
根清淨樂

禪燈

法體光明無障碍譬如燈火破羣昏一燈能作
百千燈百千燈自一燈化自百千燈照一室其
光無壞亦無雜如是乃至一燈照一室所見光
亦然百千燈多一燈少而其光體實不異是故
我今持此燈願獻寶林尊者前長今獲此大光
明與彼迷生作前道

君謙儀曹幼時讀書吳城西金山中倦則取
釋典閱之久而自謂恍然若有所得故其與
佛者遇輒作佛語投之雖率爾韻語亦歸于
是殆今日之來承旨也齋居燈下讀此一過
書其後云丙午秋八月上戊日吳寛書于春
坊朝房

鄙人少時嘗業於金山禪刹得與法侶文游
自是竺梵之書恒陳于目方上緇流亦時接
焉成化丙午竊祿在都下會大給祠牒鄉僧
雲集鄙人時方卧病寓舍頻蒙訪慰錫笠交
橫蔬蓋雜沓于時既病體多間兼恍方友每
一人南旋輒有贈自録為一卷命曰都下贈
僧詩以呈翰林吳公辱有裴然之題語既喻

實增其嘶汗公以狀元及第執筆詞垣宏文醇德聲動天下豈後生足以當其稱許亦啟引之心勝耳今鄙人養疾故里殆已三年游息之處多來持定塔院蓋即金山之下庵也因探公之故題賠而刻之堅礎與院中二三師僧共焉兼亦不敢閟公之翰墨也

弘治二年己酉十月二十日楊循吉題

都下贈僧詩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好與方外遊成化丙午大給祠牒異僧多集京師其所識緇流時或往訪比其還也各賦詩以送之因錄為一通異寬跋其後後二年循吉復摹寬書刻之持定塔院

菊花百詠一卷

〔明〕楊循吉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菊花百詠一卷》提要

菊花百詠

楊循吉著

天文類三首

滿天星

枝頭金彩爛煌煌，擬若寒星萬點光。昨夜月明花上露，只疑星緯散精芒。

滴露菊

花露秋香滿紫莖，芳松重見一枝開。何當移取金莖去，雲表和將玉屑來。

錦雲

嫦娥雲錦織鴛機，吹落花開衹欵死。留在山家無家處，待教玉女剪春衣。

岳州紅　地理類三首

移來此本自炎方，一種清奇特異常。名是向陽花正暖，不禁秋晚有風霜。

鄧州黃

花稟秋深氣更清，中央正色舊馳名。須誇種出南陽水，還復於今有落英。

野菊

斷岸荒堤處處同。黃花從今自秋風。殘烟
冷雨無人看。甘老叢黃蔓艸中。

狀元紅 人物類二十一首

紅芳一品借高秋。花裡魁名奪狀頭。怕得
南宮親唱第。綵旗仙仗過瀛洲。

探花白

恩承雨露寵光新。名亞秋魁出等倫。應是
探乞羞桂綠。玉七孫作出衣人。

玉掌山

凡花不比此花嬌。地位清高並列仙。不一
蕊珠宮裡去。也應曾到玉堂前。

頭陀白

蔓陀花朵白蒙茸。渾以仙家剪髮童。名是
圓潛歸淨土。此身立化在秋風。

賽西施

越國佳人天下奇。此花尤更美丰姿。當時
若使吳王見。肯醉芙蓉太液池。

勝西施

西子當年醉館娃。酒痕一點上秋花。餘酣
薰透嬌肌骨。猶有紅潮沁臉霞。

白西施

膩粉脂容玉雪膚。花神瑩出美吳姬。秋風
素兔東籬下。不逐鴟夷泛五湖。

蠟瓣西施

西子當年被寵光。曾將蜜口接君王。從經
雨露恩濡後。開遍秋風蠟瓣黃。

二色西施

館娃宮裡舊容光。膩粉凝脂兩樣妝。曾向
東籬辭春色。酒痕半透玉肌香。

太真紅

玉環妖血洒枝頭。染得斑斑葉點秋。昨夜
東籬霜露重。絳冰猶自淚痕愁。

醉楊妃

一枝無力倚娉婷。曾記真妃酒未醒。不道
沉香亭畔寵。秋風籬落易飄零。

太真黃

貴妃偏愛石榴裳。卻褪濃華着淺黃。不比群芳易凋謝。祇為霜重減容光。

賽楊妃

姿態嫣婷勝阿環。睡酣無力倚雕闌。三郎賜浴沉香畔。不向宮中賞牡丹。

觀音菊

南海傳來水月容。秋光相像究然同。化身千億真非妄。色相原來總是空。

善才菊

化現曾參五十三。法身長禮普陀巖。只因幻作空花相。墮落塵中偏世凡。

八仙菊

瑤池宴罷飲中仙。三五群行小洞天。一陣綵雲花底散。八鸞環珮共蹁躚。

粉兒菊

軟玉肌膚膩粉脂。啼痕彷彿露香垂。一枝低臥苔裀上。似向巫房壓被時。

波斯菊

秋露凝香小瓣開。連鬚黃髮短身材。金鈸翠袖交輝處。疑是番邦獻寶來。

回回菊

努眼胡兒手自栽。花穠長照四時開。只因誤認醍醐氣。從此淵明早棄來。

順聖淺紫

天后臨軒御紫衣。瑞烟顏色照花枝。十年雨露垂光彩。猶恨宮中春盡時。

不老丹

但笑曾無九還丹。駐得長生不老顏。誇我差年淡黃色。黃花名怯巽毛斑。

金樓子　宮室類　一首

碎剪金色萬葉新。重重開疊間奇珍。前身必是非凡骨。想是藏書萬卷人。

銀紋絲　珠寶類　七首

銀絲交結費工夫。另出佐物造化爐。刻玉雕瓊無仍巧。未必比得此花無。

八寶菊

花神爲貴點秋光。新出腰间以宝妝。莫遣
風霜零落去。好教重襲爲珍藏。

洒金红

金彩垂垂耀日光。花神着色致濃妝。露華
昨夜來籬重。滴得斑斕蕊上黄。

勝黄金

中黄一氣稟坤宫。苑小園南色更濃。纔使
秋陽如烈火。冒他朝露便消融。

於李覓

其光色彩照人明。片片瓊瑶巧簇成。一朵
忽随金剪落。美人頭上鬪輕盈。

玉錢菊

不随凡府鑄青銅。刻玉雕瓊巧用工。怕共
花鈿零落後。玉玉狼籍怨秋風。

火煉丹

誰將烈火爍精金。光焰煌煌色更深。不是
秋來經鍛煉。風霜安得見真心。

海棠春 時令類六首

花仙换却舊精神。倒把清香变作春。昨夜
睡酣香露裡。焉烧银燭有何人。

玉楼春

曾向钧天夢裡歸。十分春色上花枝。玉楼
别後無消息。採得秋香有所思。

五月菊

不與重陽叙舊盟。却君端午趂恩榮。只因
一向趁炎熱。奪去秋香晚節名。

閏九月

閏年重陽两度開。秋光原不解炎埃。莫輕
一種清高節。烈日嚴霜歷過來。

十月菊

九日紫枝十日看。粉香猶怯曉霜寒。秋香
未必随消減。自是人情有两般。

寒菊

金蕋熒煌翠葉圍。移栽茅屋最宜看。一名
齋閣深深閉。留得秋香到歲寒。

白牡丹 花木類三十二首

瑩玉肌膚雪一團。嬌姿不耐曉霜寒。清香誰結出人契。不獨紅妝妓女看。

紫牡丹

一自移根離洛陽。魏家池館久凄涼。養高五柳先生宅。獨占秋風晚節香。

紫玉蓮

瀟水湘江白羽搖。秋風染作紫瓊瑤。寒英爽態開來晚。曾与淵明伴寂寥。

紫牡丹

京苑繁華遊已陳。姚家春色對何人。千紅穽冀東籬畔。又作黃花十度新。

紅牡丹

姚黃魏紫各稱尊。絳色秋深更絕倫。不道金英搖落後。花王能作艷陽春。

佛座蓮

花裏中央正色新。枝頭華彩奪天真。叮嚀好捧金仙足。莫惧潘妃襪底塵。

小金蓮

黃金小朵爛光輝。曾近雕闌照綺衣。幾度醉看花上月。絕勝宮燭夜深歸。

西番菊

西域移來一種靈。不受塵土污芳庭。好將折送青蓮寺。捧向金仙又寶瓶。

金芙蓉

西風籬落曉霜晴。小朵芙蓉照眼明。最愛夕陽文彩爛。九華秋色上簾旌。

錦芙蓉

一片秋容五彩明。東籬津以錦宮城。不崇步障嘉英後。單以陶家晚節榮。

黃薔薇

春紅滿架映簾櫳。幾到秋深更不同。非為霜苞損色色。自緣黃瘦耐西風。

白荔枝

聘得嬌如十八娘。肌膚清潤雪生香。何環此日能相見。悔却金盤玉露漿。

紅荔枝

誰將丹荔出閩中。变作纖花絳雪濃。安得
皇華來馳馬。金盤進入大明宮。

勝瓊花

玉瓣瓊甤照眼明。光浮曉日露香清。當時
若進隋宮去。安得龍舟到廣陵。

玉盤橙

延賓郡物喜秋清。催菊當軒製異名。紫懈
正肥新釀熟。乞枝和進玉盤橙。

金盤澄

炎炎花朵簇團團。粉蕋檀心露未乾。何物
莫前甚比似。霜橙小果薦金盤。

試梅粧

花貌濤嬌怯晚涼。頹間微點粉痕香。圍籬
不是金章閣。搖試宮中學壽陽。

藍蕾紅

花醉清霜絳色鮮。芳枝不減舊嬋娟。一枝
倒影秋潭底。搖是宮中水照妍。

玉藍蕊

分得瑤池種最奇。半含香露尚開遲。風清
月白東籬畔。搖曳江邊欲墮時。

芙蓉菊

黄入天庭紫氣間。花容疑是綵衣斑。淵明
正坐無錢歎。對此怡然啟笑顏。

艾葉菊

小窓陶令傲羲皇。夢裡曾傳益壽方。獨病
不消燧火。已令二竪出膏肓。

達芃菊

一握些根出汙泥。誰人移植向東籬。陶潜
正羨蓮社。晚節相逢似有期。

木香菊

檀心紫萼異尋常。花吐秋香淺淺黄。欲到
園亭同一賞。摘將小朵泛瓊觴。

酴醾菊

雪香雲暖玉容柔。光照東籬一片秋。端伯
當年稱韻友。淵明應結舊朋儔。

棠棣菊

棠棣花開春晝遲。怡々同氣尚連枝。祇々
垂々秋風裡。晩節相看色自宜。
紫丁香
番舶何人得種來。紫尖香蕋果奇哉。春風
枝上桐思恨。結到秋深尚未開。
栗葉菊
栗種多根傍石闌。霜花不許野猿攀。晩來
英底西風我疑是。園人舊社壇。
錢才菊
時々状隣已半黄。殘枝留得傲風霜。祇应
身迤成桑後。猶伴灰中芋栗香。
茶菊
茶菊花開映夕陽。埜荒圃自凄涼。不為陶
令杯中物。却作盧仝碗内香。
茉莉花
買得南物担上香。種來籬下逞秋芳。將倍
處士清為節。不逐佳人闘曉妝。
太液蓮

不見真人一葉蓮。秋風吹瓣落樊川。霜葩
占斷雕闌景。猶憶披香水殿邊。
玉玫瑰
臙粉肌膚玉雪顏。一枝和露倚雕闌。秋花
若把春花比。未必甘心讓牡丹。
金宝相　身体類三首
具足黄金妙相尊。化身浄土結靈根。秋風
吹散西來影。留得餘香一點存。
玉宝相
十六天王宝月宮。乞樓玉潔儼然同。露香
清沁晨光薄。似倚祥雲拂彩中。
一捻紅
一捻嬌紅臙粉痕。玉纖芳潤尚清温。美色
人去閒庭院。留得餘香點々存。
金鳳花　鳥獣類十三首
丹山鳴鳳入花陰。色類扶桑九煉金。零落
羽毛收不去。却成黄菊點秋深。
玉兎華

廣寒玉兔落塵精。秀結秋風一種清。却笑
風霜催悴死。謾勞搗藥濟長生。

白麝香

曾有出面入春畦。又作秋風亦自奇。若解
噬臍甘殞冥。淡香七日有誰知。

鴛鴦菊

韓朋冤鬼舊風流。結就花枝七並頭。千載
未消連理恨。尚留殘蝶恋深秋。

吟鈴菊

些蜂來將入花心。蕊粉濃香染得真。一點
中言肖未盡。結成鈴顆小丸金。

金蟬菊

宮官小緣入花間。戲紫紆金繞珮環。不是
潤的特別去。金蟬怎得頂朝班。

腦子菊

龍腦薰衣暖欲消。濃香却在鬱金苞。餘芳
散入秋花去。尚覺風前態度高。

雁翎出

何處仙胎脫縞衣。傲霜枝上美清襌。可悔
不得青田夢。幾度臨風祇欲飛。

剪鵝翎

鵝々霜毫蛻滿池。天工剪碎上花枝。折來
斜插烏紗畔。絶勝春娥點鬢絲。

猩々紅

猩血何人濺綠叢。枝頭滴々露華濃。紅光
妝點秋花美。誰惜亡身遇獵翁。

鵝兒黃

照影毛衣潤未乾。嫩黃微染露華寒。杜陵
若到良籬下。應把毛家作酒看。

麝香黃

誰向西風剖麝香。餘芳濃染露華黃。秋光
老圃無人識。石竹叢々蔓州荒。

鶯羽黃

流鶯春夢落東籬。金縷衣裳似舊時。出柳
門前飛不去。羽毛零落作花枝。

黃疊羅 衣服類十四首

采々秋英照眼明。枝頭新剪御羅輕。倩園
漫説千絲錦。不若陶潛境界清。

紫羅袍

小樣宮官出紫闈。紫羅袍袖照春暉。祇知
舊日淵明在。羞見絲前桂緑衣。

金帶圍

花剪宮羅絳色深。帶圍輕束荔枝金。青衫
笑未堪名薄。對此寧無感愧心。

盛宮羅

宮衣朝賜雪生香。團扇春風日正長。此際
肯於邊舊色。錯將重九認端陽。

十樣錦

巧色天機雲錦章。剪來枝上作秋芳。淵明
素有清高節。肎有驕奢十樣妝。

紫綬金章

紫縚羅紋金線團。名傳新試炫晴暉。秋風
此日看花客。羞雜江湖老布衣。

垂絲粉香毬

美粉調脂着淺妝。紅絲縷色縷衣香。一枝
嬌困東籬下。錯認春風蜀海棠。

垂絲菊

垂絲裊々美朝暉。老去秋娘鬢影稀。愛此
花山真富貴。何當身着縷金衣。

僧鞋菊

鳧舄當年巧製裁。曾隨老衲步雲臺。迯禪
誤落東籬下。化作霜花九月開。

銷金菊

淵材記金上絳綃。要將花蕊鬧春嬌。党家
帳底清歌歇。一點餘香尚未消。

金褥菊

金彩平鋪照地新。不隨鋪褥染香塵。東籬
日晚看吟處。何必淵明設坐裀。

御袍黃

花明旭日動清光。疑是君王赭黃裳。粉罷
上林閒佇立。噴人猶帶御爐香。

相袍黃

相公袍袖拂雲煙。清暁朝参出帝前。夢落
釣天千載後。秋光猶似綺羅鮮。

楊妃茜裙紅

浴罷華清月満池。金蓮歩小茜裙垂。宮闈
昨日雨風悪。吹上秋香第一枝。

蘸金香 呂用類十八首

花女秋来效佛妝。尽将鉛粉洗容光。濃香
進從銀盤露。淺々泥金點々黄。

古平輸心

嘗蟾輪謁帝居。夜寒涼影落庭除。玉々
一片浪光白。猶似團々輾碧虚。

玉菊

仙家一夜擣玄霜。却把秋容點淡妝。陶令
歸来千載後。緇衣猶染素衣裳。

山谷箋

黄花光彩燗文章。洒遍金箋翰墨香。一序
蠟痕消未尽。秋風千載尚流芳。

金弾子

王孫金弾落花前。綴向梢頭箇々圓。是遣
児童收拾去。留驚山鳥右闌邊。

玉繍毬

瓔珧宛轉繍香絨。不與凡花滾々同。元是
玉楼拋擲下。玉々猶自桂秋風。

玉粉團

花容侵暁試梅妝。屑玉團金共粉香。底事
天工能潔白。當時不去嫁何郎。

琥珀盃

春酒杯浮激灔光。一痕香露瀉鵝黄。相逢
更令同傾倒。拚向花前一醉狂。

紫粉團

當年似笑美嬌姿。佛面新番紫錦絲。留得
残妝濃艶在。秋花猶帯露華滋。

金鈴菊

黄宮小朶綴金鈴。風動花枝似有聲。曾将
絳羅幃幄底。飛来小鳥亦相驚。

銀盤菊

爛々銀光溢露濃。夜深月照水溶々。枝頭
一朶佳人摘。疑是圓盤入掌中。
玉鈴菊
群仙環珮曉璫々。聲度雲間出鳳皇。吹墮
玉鈴欹葉底。風來猶自露瀼々。
金盞銀臺
銀臺金盞淨娟々。疑是湘江見水仙。留得
銅彝秋露白。一杯先酹晚風前。
金連環
照綬列玉閑玲瓏。奇巧分明出化工。都作
連環鈎結相。不教花片逐東風。
金落索
寶索懸懸翡翠翹。曉寒庭院怯腰嬌。一枝
斜裊秋風裡。彷彿金蓮動步搖。
蠟瓣紅
燁々丹葩滴露濃。姿容光暖惹遊蜂。花神
恐怕偷香去。故把芳心蜂蠟封。
玉盤丹
煉得仙家九轉丹。玉盤承奉出花間。潤將
駐顏
昔日如相遇。服餌還應得駐顏。
紫霞杯
臙風翠袖玉排徊。以捧流霞瀲灩杯。却憶
當年周令宅。花前幾度玉山頹。

菊花百詠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以菊花種類各按其名系以七言絶句分爲十一類天文類自滿天星以下三首地理類自岳州紅以下三首人物類自狀元紅以下二十一首宮室類金樓子一首珍寶類自銀絞絲以下七首時令類自海棠春以下六首花木類自白牡丹以下三十二首身體類自金寶相以下三首鳥獸類自金鳳仙以下十三首衣服類自黄疊羅以下十四首器用類自蘸金香以下十八首

燈窻末藝一卷攢眉集一卷

〔明〕楊循吉撰

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燈窻末藝一卷攢眉集一卷》提要

梅石齋記

平湖賈君與梅先生石大二人友善楊子過而問其故君曰梅先生以清德挺杖孤寒之中久居者與之俱化而石丈之為人鏗鏗然不可移動者也楊子曰梅先生豈漢之梅尉等者耶君曰梅尉住畢言高其人雖賢不識時非梅先生比也楊子曰秦末有黃石公視子之石丈何如君曰黃石公隱而多事能匿名而不匿智安能擬吾石丈楊子曰然則梅堯臣乎石曼卿乎君曰堯臣曼卿俱以文有名官不得高貴其宰相之責歟仕而不遂不若隱避吾梅先生石大無此患矣吾固賢之楊子曰此二公者何居君曰梅先生非遠子其問諸西湖之濱石丈在在山中有其跡也楊子曰君何以致之君曰梅先生高矣吾往見焉石丈則輦致之矣楊子曰此二公者亦何用哉君曰用梅先生則能調和四海用石丈則能鎮壓天下皆非常才也楊子曰君

之自處其梅石之間乎請遂稱君為梅石君而遂以名其齋焉

賀國子汪先生序

循吉向為吳縣學生今國子助教汪先生實為之師先生之師于吳也吳之士無不愛先生者及去吳來官于國子國子之士愛先生者有加焉吳一邑而已國子則天下之士皆在焉合天下之士一口以稱先生則於一邑也何有抑夫天下之難服者莫過於士士論所在無權與位而操進退人之勢蓋其於賢不肖辨之無難而其言未嘗輕有所與而誠亦足以信于天下也今先生之行信于天下之士矣天下之士與之則求材者烏得而不先之官三年而群士謀所以賀焉者非茲歟循吉願執是說以拜於群士之後

送潘君知長樂序

上虞潘君孔脩以成化丁未進士擢知長樂縣過吳始會于貞父之第貞父為循吉談君之為人明日過訪鴈蕩村上循吉方寢拭目起迓君論及長樂始知此縣近年經疾疫水旱之厄百事廢墜三年無正官矣官不肎入居于廨小吏皆就市肆上作文牒草倉廩傾壞無所貯財賦皆於私家徵收具名而已蓋五十餘縣之第一疲困者乎勞抑君之得此縣也雖然即使事事皆備以完縣待君縣繼治亦不過守前吏所為非己所立事功也名為丈夫者蓋之惟是縣大弊則凡事必造始於君君得而脩治之使後令皆循君所立法則君雖勞於一縣亦百世之圖也何辭焉然今為令者未及三年則束裝望取矣其視縣若傳舍然完與敝何暇謀也此固無怪焉耳取則為御史不取則為令令視御史固有間矣獨不貴于為士時乎今君如以一日視官以終身視縣望治而不望取則長樂治矣

送倪君還長樂詩引

閩吳相去四千里君長樂人也來游於吳吳之士遂得與君交處焉君之返也則有詩贈以地言之其相隔也如此卒然來何其遽然離乎夫氣味同者疏而必親遠而必近也士莫幸乎相求求則集蓋倪君之來吳也文章士集焉非倪君之求之乎夫不相求者士之不幸也而士豈

求于世抑世既不求士士又不求于世則士有錯落散置於四方者焉如倪君也苟不好文章士則是詩固不得集于倪君之歸囊也吾讀之切有感焉故書以為引

徐天霖得子詩

交朋間相見問則有子與否重之至也然吾見世間得意之士多以子晚為恨持官而無可蔭積金而莫能授世皆是也豈天不吝富貴與人而反吝人以子乎富貴人之所甚愛子又富貴人之所不能得然則子加于富貴一等矣吾嘗笑人之憂無子者以為不達由此觀之難責人以盡達也天下事不可測者恒在後壯者壯矣長者長矣老者老矣唯少者不可知其後來為何等人也今日猶抱安知非公卿耶公卿亦易事耳安知不爲賢士此人情所以欲有子也天霖始生子未逾月諸名公賀篇相繼而作天霖名之曰繼文今五齡矣吾未得一閱兒然吾謂後來者絕不可輕也則安敢輕兒抑吾固未見吾安敢為謬語曰兒若何兒若何但待兒者不敢薄耳大凡人倫品鑒最難許之過不失為厚許之不及他日不爲兒大笑乎吾是以不敢而獨為天霖賀有子喜不賤富貴人之所憂者耳

子胥鞭平王論

夫子胥之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罰于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讐也而不知平王之不可以為讐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是則讐也以君殺之非罪則與命焉是不幸也非讐也故於其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其君也有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之逃之者謂逃于山野之間也非逃于怨國也蓋終身自匿而不敢有怨言焉是爲臣之義也吳與楚世讐也子胥逃之吳是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已楚楚勝則已吳而子胥無與焉是子胥專一人之利而不顧兩國之害也於吳也似忠而詐於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夫子胥之父兄以諫苑

非有他也為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兵入郢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况均於讐為之臣者乎雖以父兄之讐而忍於忘君臣之義然吾謂不止於鞭平王之尸也雖然擇怨國而從之又引兵而伐之又逼之至於郢則子胥之心見矣則雖曰鞭平王之尸者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之賢子胥者何哉豈非以其能強吳國耶豈非以其能以諫死耶若是者非賢者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不為吳臣也雖然子胥之於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也哉

愚說

駙馬都尉教讀峴山王君成憲自稱曰真愚子為之說曰今天下皆知愚之不若智矣以愚之名加之其人誠愚耶亦不肎受矣然而愚能勝智智不能勝愚夫何故以吾之智勝天下天下復有智於我者而後吾之智竭矣而天下之愚者惟無所用以勝乎天下而天下恒不能勝之彼其權謀術數之學有時而盡也今夫終日辯而必歸於默終日鬬而必歸於息夫與人辯與鬬者則人亦必有辯與鬬者起而乘之而不鬬不辯者未嘗有求勝乎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然莫能與之角也夫使天下莫能與之角則其智豈不實出乎天下之人而何謂其愚耶故愚者以其不勝勝天下訥而不敢辯怯而不敢鬬而貢非怯與訥也乃所以常持其必勝之道者也盍天下之辯者恒遇訥者而止天下之勇者恒遇怯者而止天下之智者恒遇愚者而止愚之勝智不已多耶

梅隱記

窮智竭力以求富貴得之者無不欣欣然也然憂多而樂少勞大而逸微豈不爲梅花笑哉退一步者寬一步饒一着者高一着隱君子之於天下其愚不可及也趙君德美清逸士也與梅花有世外交其夢寐恒在孤山之下雪天月夜未嘗不杖屨遶香而幽尋也或一枝斜矗或萬株交暎莫不有意殊方可向焉千古之抱君獨得之矣豈肎折腰向貴人屈膝對上官哉所有事者惟是飲三盃酒賦一首詩為梅花妝點太

平氣象費工夫耳空乎不為名利二物役也隱扵隱扵梅花之人扵世間事不足留意其專君之志于水邊林下勝于建高幢策大馬終日處省而莫得盡其百歲之懷也

槐窓記

王氏在宋有以種槐自誌得丞相官者槐固王氏之祥木也汝用承事以王氏居吳中仰慕前哲亦有志焉種槐窓下顏之曰槐窓者取法古人而自其宗中之長者始也槐嘗一茂于王氏曾為王氏榮則為王氏者皆得培之非必在丞相之子孫也承事去丞相雖遠而其賢特能為王氏保惜一槐安知非其後歟天下之同姓者本出一祖雖其多至于百千萬人無非骨肉也由今日言之承事遂為丞相之子孫不可知即非是與丞相自唐而分亦不可知即又非是与丞相自漢而分則亦不可知此豈可與淺淺者道扵然則槐固宜承事植之無忝也矣而吾觀承事之植斯槐於庭猶植于丞相之家也猶戴宋之三百年雨露者也猶子瞻之所銘者也吾不敢不敬焉嗟夫斯槐在丞相時天下人皆受其蔭多矣傳幾葉至今有曾視之加一握土者乎承事遂為槐重還王氏舊觀於丞相也有光矣然推承事之志非曰亦欲得其後為丞相宮也積德聽報則其心有焉表以槐者恐忘之也吾以為承事能以陰德與槐俱種槐高德深則蔭大報厚無憂其無如丞相官者出也將必有子瞻之銘銘之焉當斯時也承事其可辭乎記以待之

朱先生詩序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能直吐胸懷實敘景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為好詩其它饾飣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百卷粉飾備至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在成狀古人豈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清篇新句日中競列特患唫哦不到耳朱先生文奎諱應辰吳人也生洪武中任終江陰訓導嘗從楊鐵厓游其詩至多予近為之選得佳者僅百首行焉視其舊雖刪去十七八然吾自謂無負先生也盖吾平生觀詩輒

如此自知鄙性偏僻不合於大雅然自謂好詩到手亦自易見惟有失取固無失不取也若今詩所存者皆可傳也其餘諸作非不清麗富贍可歌可詠然一學詩人則可以為而類之既曰欲傳之則將使天下後世人讀之豈可先自怨也能自怨人誰怨汝人亦何嘗於可學之詩焉故吾不敢以是累先生也遂皆去之惟知詩浸者然后知予之為先生謀者厚也君之外孫都穆実圖行先生詩穆亦好學有才能世其母家業焉

徐氏始豐稿序

自予來居鳳蕩村上日屛故所藏書讀之因得窺徐先生之文焉其言閎肆博大信其為卓然偉丈夫也然徐先生不過為一杭州教授而已矣嗚呼何抑也以徐先生之文觀之苟技之末僚中与一貴大之職何所不能成其功也而使止此以歿則士之有才者豈必皆用乎夫士未用則其才莫見恃其有言論而已舍此則將何觀焉故諸葛公南陽一布衣也先王一接見間遂以國事付之豈其嘗有尺寸之功哉亦聽其言而信之如此也後世之文即其言也觀之者以文視之而已矣苟其人未嘗試而有功則雖有王霸大略顯顯著於言論不以信也則徐先生何怪其止於一教授也故士學雖成不必其誠得大用於世直如浮泛於天地之間以俟其所遇者而已矣其得遇者功業顯著而名流不朽非其才之必至是也亦其所遇得地有不容不然者耳非真有人識之也故古之士恒為知己者死誠足死矣夫匿其身於山林無言論見於世則人之不知宜也今有人日與人接而言者亦未見人之知之者也則士豈可不自懼而恥歟當徐先生時無論薦者則已矣於今世則有大不然者也苟有文士必忌且擠焉尚望論薦乎必其幸會得地以文飾之則人亦無枝者焉如欲以文而自拔也斯已矣然士豈可以空言賤之也哉士而不用非特徐先生也讀其文而悲之故論焉

送賈君還治餘姚序

縣令者近民職也苟有愛人之心者足以使其惠朝布而暮及故士大夫欲仕而急試其用則

無若是官爲然然其事宂碎雖一鹽一米之課皆必令面召而口諭之然後得集事盖部下省省下郡郡下縣至於縣無所下矣故其職特勞而難為夫民急則怨緩則廢而在上者恒以事之成隳為令賢否而喜怒隨之而令不敢不強幹而趨事得於上則不得於下得於下則不得於上故今之為令者莫難焉自近年以進士補令於是令始重夫令豈果輕於天下哉善識治體者必以是為先矣餘姚天下之劇縣也人號而好訟號稱難治得之者必難焉吾鄉賈君原善以進士補令於此者三年矣而其績特在令之優等為之鄉人者榮之夫為令之難賈君豈非以其身嘗之者耶三年任其難而又任之賈君得無勞乎夫令有至重於天下者而非進士之謂也有至難者而非求合於上者之難也重在親民難在得下賈君旣任其重知其難矣今是往也成則易怠可不益進其志而加其令名乎

送日照訓導賀君敘

公卿大夫皆取諸學生學必有師師也者學者之所爲學者也今日學之而他日為公卿大夫則非有公卿大夫之材者不可以使之為師也故士有其材而不得志不能盡用於世者則莫若為學師為學師則其道雖不得行乎已將淂以行乎人焉古之為師者非官立之也故教於其地有從有不從焉今之所謂學師者其職則官也聚其人而聽之教焉以官臨之無弗從者焉苟使其人道德充而文行足有何患乎無受其教者耶故曰士之有志於天下而不得其用者則莫若為學師以其猶足以使人行之也嘉興賀君顯道屢試不第而受日照縣學訓導夫賀君亦有不售於其志者乎是則然矣然吾謂苟有公卿大夫之材者幸而用之不過自其身而止耳不幸不用而以之教人人之得之而用之則將不止行乎其一身而止焉然則賀君亦何必自行之耶以其所不得行乎已者而教人使行之吾將以他日之賢公卿大夫望諸賀君之弟子也

南海故梁君挽歌序

哀者發乎心者也不可以強強而言之不情不

情之言君子恥之何也其人死與吾有故吾哀之情也不然者其賢矣乎非賢而無故而哀之雖為不偽得哉今有人一處乎東海一處乎南海生不相友而哀其死可乎曰奚不可哉惟其賢也是悼而已梁君南海之彥士也吾吳之鄙人也俱生海濱而東南其隔者數千里梁君沒其兄梁先生仕於蘇學使余相其哀以文余始辭焉繼而諾焉聞其賢也賢而弗祿是以能使東海之人哀夫南海之人也或曰哀固也賢何徵曰徵諸其兄其兄也哀必夫其人賢者也賢者宜耇老賢者宜顯貴賢者宜有後梁君咸無焉非可大哀者歟奚在乎有故歟奚別乎東海之東南海之南其人茍遭擯斥流落不遇而死吾日哭之不為偽則吾豈為偽梁君哉梁君諱應元字景仁南海縣學生學而有聞十九鄉試名上而以兄弟同學罷美行孔多存乎梁先生之云也嗚呼傷哉詩以哀焉余序其略焉

侍御王公三使圖記

監察御史吉水王公持憲有聲巴三奉使巡按大鎮矣一廣東二浙江三今吳中也公所歷江山為多謂余曰吾所得於游觀者蓋皆勝處也子其記之余曰公之得不亦厚乎公以才見掄三奉使皆天下要地其為勤勞憂瘁以求澤乎甚下者豈少也哉有功如此不以為德而獨曰吾得覽於江山之勝而已矣若忘其歷涉之若而喜得於游賞之樂者則公之謙也余生而足跡所至少矣公之所得乎閱歷者豈能道其一二也哉雖然請論其大者可乎夫士大夫所為觀於江山者與衆異幽人逸士得一峯以為奇酌一泉以為洌其自奉者固甚小也故不必遠探遍搜以窮登陟之力也若夫身有公務之責而將游以大其觀者則不然必觀於天下之大勢究其險要之阨塞而辯乎民俗風土之不同者也蓋山必觀於高原廣陸水必觀於長江大河一覽一眺無不以為治實之用是為他日儲也蓋不特供一時之娛賞而已矣此其與衆異者固如此然士在貧則雖有志亦何以得游夫高山大川動亘數千里而後能盡其勢非裹糧策杖者之所能至也蓋得游者恒在乎貴顯之後也而非公今日之所以為游者乎吾聞公治

寅則治治浙則治治吳則又大治夫此三處者其山水皆清麗相等而公臨之公才有餘而遇事無難故得安閒舒徐從僕馬上下登適以縱觀於人之所不能至則公之曾次所備亦已大矣而余豈得按圖而記其粗者哉觀公之所歷已半東南天下其大勢所得蓋將蓄以為他日用焉夫豈曰非壯也然公三操大柄以臨三方所至受福其功多矣然則游覽固其餘事而非公之所專也今公掩其大而談其細曰吾得游以盡於江山之勝槩而已矣則謙也而公之德豈不厚哉夫以公之才而練之以大事助之以勝觀如此則所係乎他日者可知也已或曰公屬予之記其所游而無一言及之何也余曰地誌有焉抑公能談之矣

葉氏南隱記

洞庭葉君以南隱自號託吾友張弘載來乞記夫隱則隱矣南何指也豈謂大江之南乎則曠而無定居矣隱者之跡在棲乎一而不蕩也其南濠乎蓋吳城之外清嚴之佳地有南濠焉帶郡通村而君居之以不仕稱隱也是地也深無山密無林遠無江湖日擾擾乎與人跡相邀也況君之家肆臨通衢有一客及門則必以衣冠見雖欲隱也無由矣噫嘻山林江湖能生躁心古不有神放乎如其隱者門如市心如水耳人在善藏藏則其生也完矣妻子室家人之有也烏能逃之世之仕者則既不能藏矣然不仕者又豈皆能藏哉何所無事逐之則生何所無人上之則爭事不能皆郤人不能皆謝在乎共貌獨懷心山林身城郭而已矣然則君之於南濠也孰謂其不可隱哉今之不能隱者則東西南北之人也君則不然老乎南矣非隱而何奈非隱者然私慕隱者之為故為君記其居而愧其跡之四方而不能一也

華氏怡老園記

江南大家皆有園林之勝自古蓋已然矣然余至鵞湖入華氏愛菊翁之園則以為其勝當為三吳有園者之冠他雖有之不能及也翁讀書善談古史事强幹有才自其少而至老未嘗一日不樂亦未嘗一日忘其立家之心勤与樂兼為而不廢故其情逺其務立而是園則經營於

壯歲而游居於老年者也蓋一歲之前余嘗游焉于時春候伊始草木初榮東風扇和時来觸杖余與二三客行乎園間心適意暢若世間别有境者蓋是園之地惟其大故舉目有山林之趣園中之亭館惟其四散布置故游不盡興而非若他家壘石鑿池築亭建榭皆在一處而亦號曰園林者也翁之與余游是園也先登觀稼之樓青禾滿野四望皆得次至四時之亭以觀列卉又次至環翠之閣有疊山登焉又次至汲清之軒酌乎洌井又次至東西二傍皆有次舍以為客息然後翁導余觀乎園中之所植則有蔬果桑柘竹樹各有區别不亂其處而咸適乎用蓋一園之規模大略如此而總名之曰怡老園云而余於是陶陶然得一日之樂而歎翁之有區畫之才而見於此也及帰而静卧以思則復時意游焉而猶能悉識其處不忘蓋既游之後嘗許翁作記别之年餘不能即成至勞翁之使數至余愧焉因謂人之所不能免者事也苟非逃深山匿大谷則生生所須誰能去之而人之所不可輕棄者日也使其憂勤終身不適於懷則亦何益也我故專樂不勞其樂不久專勞不樂人必笑之二者均非而已矣而翁不然其少也勤以立家其老也創斯園而樂焉夫世人之老則兒孫之念愈重名利之心愈急雖有園林亭館幾人能樂之我觀翁之達誠不易得也而翁拳拳不忘乎稼穡之事乃知游賞出乎勤勞歌嘯伏於憂悴不特可以為老而不休者之勸而又為少而不勤者之戒也於是次吾言而帰諸翁請刻之石以為游者告焉

故從兄墓誌銘

從兄既没其子泰来乞銘余嘆曰幸我吾宗之有佳子弟也乃知為此乎蓋往歲余嘗為兄銘嫂薄述先世之事今泰也幼而有請也則吾安敢不申其說焉蓋吾先世自提幹府君以来世濟厖德今里巷實人人知之豈敢誣也而不肖幸以餘蔭竊進士方將自勵以無負先德而惟吾諸賢伯仲之賴也孰謂吾從兄之年止於此而遂没我若吾伯祖年九十一從兄之祖亦八十餘歲皆康健無疾而化人謂壽亦有所受嗟夫從兄胡為其獨不然也嗚呼交友百不如一

同姓之兄弟能藝百不如一朴儉之人若夫從兄之沒豈其時哉上有吾伯父伯母倚焉下有吾泰仰焉遠有吾祖宗望焉次有吾諸群從昆弟賴焉人孰不沒兄非時矣夫前之人以其德遺其後後之人思振其家豈其一子一孫能為之也惟支庶衆多各勉其事則光其先者不在乎彼必在乎此焉非必曰富多財貴為官也守門牆葺墳墓給衣食出而列乎人之坐而得容其口君是焉足矣今從兄於吾昆仲中獨為老成勤苦思以大其家者也然不幸終此而沒嗚呼吾之諸昆弟何賴哉而能不悲歟兄諱昌字德榮春秋四十有二以弘治二年十月十三日葬璽卿陳灣村之原盖其姓揚氏銘曰

嗟諸兄弟兄也老成並立吾家有賴於兄今茲奄怨未及中齡綿綿先德誰其共承泫然悲嘆勝此佳城遊者靡及猶其後生門牆之託各係其情有一成立一宗俱榮

白雲窩記

吳中周君廷憲作一室于第宅之西字之曰白雲窩白雲在天者也飛揚東西豈室由蓄哉正謂茲室內辟外戶咸飾以白虛明瑩潔若混范一色天地之氣故入之者盎盎焉猶在白雲中行也雖然譬以白雲假白雲也於此有說焉能使白雲之真為是窩也人曰白雲在山中在川上在太虛未嘗聞城廓間有白雲噫嘻是烏知雲之無所不在哉雲之起也總起于地山固地也川亦地也則城廓亦地也何處非地何地無雲則是窩也豈直假其色哉雖以白雲為之亦不可知矣夫山中雖多白雲人望之者惟見白雲焉然居山中者反不見其身之在白雲也又安知吾城廓之地人望之者又以為白雲也哉然則便當求白雲于此窩何以假為況軒宇間又殊有山林氣乎若俗客至必曰以白雲名而已矣城廓之家非倚山臨川何得有白雲是其人也所見特在陛步之間耳安能與之游乎天地之間而極論白雲者哉

字約

古者男子之生名而已矣夏殷之時雖王公大人亦以名稱於天下逮周文蕃始製字與謚字以尊其生謚以尊其死也當是時朋友相會則

以字君則名父母則名師則名其長者則名不名者則必稱字凡名之者則以臣僕子弟弟子待之也下之非臣僕子弟弟子上之非君父母師長者生於其間適等齒肩而背儕然後有字行焉然則字之稱也亦不卑矣天下之卑者莫君臣僕子弟弟子然也臣僕子弟弟子之所呼於其上者名也與我等者不待我以臣僕子弟弟子之禮則與我足矣而更何求焉為人兄則人呼以兄矣為人師則人呼以師矣為人長者則人呼以長者矣不為人兄與師與長者而又責人無待以臣僕子弟弟子之禮則將奚呼然則舍字無呼焉字者蓋同輩之所為相尊者也非汎汎然直加名一等而已也自漢來士大夫皆稱字尤近古至近代始不敢稱字不敢稱於前輩尊者尤有說也加之四五年亦不敢呼其字少之四五年亦不敢呼其字與之同年者亦兩皆不敢呼字字遂廢乎少者呼其長者曰尊兄長者荅之亦曰尊兄或相呼曰先生不知先生尊兄之不可以漫呼也夫非所呼而呼之豈非有意於尊之歟夫尊之是則受者安尊之非是則受者不安舉不安之稱以加諸非可受之人此謂尊之者如此耶是之謂以無禮待人以無禮待人者君子不受也故君子之欲尊其人也則莫若揆諸禮而已矣禮有可尊有可卑有可以相敵者惟禮視而行之其人尊待以卑則怒其人卑待以尊則褻其人相敵褋待以尊卑之禮不為諂則為傲故君子不敢取怒冒褻而為諂與傲也吾今為此約願吾之友自相稱字留尊兄先生以稱長者勿以稱吾輩有不然者謂勿應庶幾乎其近禮也哉

吾子行論

吾衍年四十未娶其友為買酒家女事之女有夫者也夫死事連衍衍遂逸去投水死予不悲衍而鄙之衍杭人也世稱其博洽善古學予觀其所論著信然然其死乃若是則若與其學若出二人者亦獨何哉夫士所為異於人者正以處生死禍福之間能不動而已矣管仲囚龍且縛鄒陽獄皆不以為羞其所為者大也故區區里巷之辱世人之所謂大恥者士視之若飄虫飛塵之不足為輕重也故有含垢忍污以含紀

身之功名而無振臂掉首以快一日之忿怒誠
知夫死生之大故有不可以輕判也古之人苟
至於君子則皆能無愛其死矣而有不然者非
特商確於死生之間以為不當死而不死也亦
其小辱小忿自不能動吾之心而已矣故有以
小辱小忿而死者則是免譏於世人而耶笑於
豪傑乃君子之所謂大耻也士苟蒙之一死不
足惜也斯耻終若不可雪矣故謹之亦欲受夫
小辱以去其大耻者而已矣及其臨大難遇大
事一語之激即授首而不辭至其以身許人也
若本破覆擲之道間耳以其小者言之若曹沫
荊軻聶政之流是也豈謂管仲乜且鄒陽不能
衍之者乎若夫匹夫匹婦其中固无分寸之見
苟一辱之則閉户深匿以為耻不死不足以見
人於是有自經於溝瀆者彼小人宜知有小耻
豈知天下有大耻也噫嘻衍為士人亦匹夫匹
婦耶何其識之似乎方衍買酒家女被逮時身
既受誣則豈不能具一牒自理闕下耶即不能
理豈不能逋逃長山大谷間俟赦出耶即不能
逃豈不能手殺誣者自械繫詣獄就死耶即不
能殺豈不能無辯而受之以長者自處耶即不
能受豈不能求解於時之勢力人耶凡此數事
衍皆不能而投水以死死則死耳何重乎衍哉
然則衍之志氣尚未堅定以一小辱小忿而能
動之何貴乎斈也由是觀之衍無結人之能無
脫己之智無含物之量無應世之權無報怨之
節無奉身之仁矣匹夫匹婦目不識詩書心不
諳道德彼其有死固然耳若夫衍其斈不為不
善博古乃其所成就者若是吾乃所以責衍也
士之不幸而不得其死者多矣天下或壯之或
悲之或笑之慷慨激烈然而死世所壯也顏杲卿
輩是也幽囚抑鬱而死世所悲也屈平是也死
賴妄庸以死世所笑也古莫傳其人鄙之甚也
若衍之死不足壯不足悲乃足笑也嗚呼衍之
死何不幸而至為天下所笑也哉或傳衍屍不
獲豈固飄然自遁而世遂以沉淵誣之耶若是
則可也

楊氏兄弟字說

濠東楊氏兄弟有二人爲循吉字其兄昂曰趨
父字其弟畀曰及父而為之說曰聖人以天下

輕重之物不能平也故制權衡焉或低之或昂之皆所以趨於平也故以趨父字其兄欲其善趨於事也日之昇也則旦爲晝萬事之所成也羣務之所就也有不借則時斯失焉故時不可以不及也故吾以及父字其弟者欲其及時而爲之也趨父治生者也及父習仕者也善趨事則治生者家必興能及時則習仕者功必大且遠焉勉哉趨父子其振子之楊氏勉哉及父子其振天下之楊氏吾之意望於二君者蓋如此也

西山游別詩後序

吳中之山多在郡城西其來遠矣今吳人之所恒游者特其至近人跡者耳至於幽僻奇絕之境固莫至也然遠方之客雖至近可到之山亦鮮有能及游者焉山水之遇人亦難哉淮南王用卿至吳吳之主人王惟顒具酒奉用卿至西山中賞之賦詩成卷余間讀之喜惟顒之善樂客而以吳中之山水奇觀爲客獻也然用卿所游蓋吾所謂吳人之嘗至者雖不能盡到西山奇遠之處然所爲求於遠方之客者如是足矣書其後以附吾名焉

謝夢山沈君序（家居作）

弘治戊申之冬姻家劉君汝大疾倚神得愈今年己酉正月復病禱不再驗乃謀於醫遂得君汝大之疾爲中滿爲發熱爲不食爲脇痛君診之曰疾也瀉決用芩連之寒散導用薑附之利始則啓胃納穀繼乃祛痰寧寢藥不數投安然起行於是指揮使既君文達以内兄韓君克謙勸居汝明以子女孫之姻婭劉君原大原定以昆弟交相歡慶咸曰神哉醫乎遂以吉日合禮敬謝於君門下文則畀余爲之也嘗觀今之醫家篋中不過蓄參芪輩數十味以待一切之病語人曰我東垣也愈則矜功敗則歸命人不悟也則亦曰東垣東垣不知東垣之能殺人也噫嘻此今醫家之大病尚忍言哉人病有醫、病又誰治也若君者專攻徑治獨不爲東垣壞却其固醫之醫乎嗚呼神不足恃明矣然含君言之則今醫家之下足恃又豈不於神哉

燈窗末藝

蘇公百壽圖序

餘干蘇使君初以成化甲午進士拜官武選恪恭清貞以蒞厥位名聞都下才者忌器直者諱賢使君乃由小誤徃謫於滇南身屈道奮燁燁莫掩於是乎移其名名於天下焉弘治始政群賢登庸而使君得淞江之貳郡其鴻之漸乎使君有九十之親在堂康寧強健為鄉表師乃繪百壽圖將以為獻命文于余余徃為士時已厤知於使君敢不恭命患詞膚也惟天育人不易畀人以壽亦擇其龐厚敦篤者而予之君子之壽也以長德不敢殄物以壞元氣天之所欲故壽恒集焉餘則皆是天乃吝之不以濟也天豈不欲降永於人人遠順適異數乃分焉福祿壽考天之大賞不以妄施能倖得乎承其厚也得斯彰矣有是功食是報是其宜也夫何以不恒親之為異衆人之功而置天於無辨謂之曰偶然實哉君今兵部封公宥是壽也殆其功豐而賞厚者歟天之謀人非一而仁為大忠生於愛愛生於仁仁人之忠也植良芟邪以惠天下功莫大焉天之所欲也若使君者非其人歟求抵究源厥來由於封公是訓是導以克有茲天之論報一予其蓄一予其流福以基焉而畀之壽使裕食之故君是隆也謂為偶得斯亦不認天之政而棄人之功乎噫使君之位方亨始達將究於大顯抑封公其亦越九踰百無難焉天設大賞以待功也斯封公其當之矣敢敬以祝

宿田翁後說

吳中韓氏以醫耕百年蒙庵其良農師也自是世有豐穫以培厚於克贊先生為韓之嘉穀既穎既實以惠濟吳人無殫人曰茂哉植乎然先生揖功不居自抑損曰宿田翁宿田翁者禾之宿於田者也禾成宜登以給民廩食宿於田是人棄之也非禾之罪人之成而不用者類焉先生乃其托名於是哉厥初天開地闢是生萬人人有腸胃腑臟資食以立捕鳥羅獸腥血揭靡以伏乃后稷氏教民農禾其藝植人命於今萬載日三食焉及民冒毒觸戾有疾神農氏乃嘗

百藥以佐禾力藥與禾厥功等藥家宜得訾稍於禾禾之登也厥大用為粢盛亨上帝次以給國家之用而散載百姓之腹禾乃究功厥宿田焉禾功棄矣祝子曰先生謙哉余曰不然先嗇犂經耕史厥所治育國道奚獨專鋤病耳乃恒農駁駁僥於天時以禾登先生禾成而遺反本以若其在禾也良宿田者哉嗚呼禾弗成惟永之咎成斯遺之其在人乎於禾有何憾焉抑禾登也乃生道茲絕棄田弗收用啓糕於無窮先生之弗頎登其在茲乎

奉贈吏部畢公經吳序

吏部正郎濟南畢公奉使以已事而旋也道於吳下覽其山川風土而嘉焉郡大夫相與謀曰公貴臣也今經於吳吳家重矣然公所好者山水所問者士是與高於今世而量同於古人者也有客若是曾無一言以志吳之幸非愧吳耶乃請石田沈處士圖之而屬予文之夫吳東海之僻郡也無高岳巨瀆以供偉人之游觀所以名者徒以前代諸鉅公按節而至不鄙其陋而艷飾之故有此耳然自近世以來山不改峯水不易流而過吳之客日亦有之然而題品游賞曾不聞如往古之恒及也盖高亭茂樹據空瞯而占奇秀者幾乎無有識其處矣何則誠好之者鮮也况於士乎士之當求也甚於山水其難知抑有猶焉山水嘗重於前人之口可以迹而求之若夫士恒在埋沒之中其志蔵其功蓄苟無以試之則亦夫恒人耳非若山水之可以按圖得也不猶難哉山水不因人無以自顯士不遇人之知士亦棄矣今公至吳惟山水是好惟士是問非有雅量高與超乎今世而遠同古人豈能然哉此公所以為賢也惜吳之山水與士偏僻固陋不足以供公之游觀登公之采擇而已然公行乎天下多矣天下之山水與士多有晦沒棄置惜公以為重者公如不以一郡之不足而棄天下之有餘則山水與士幸矣

故曹先生墓誌

傷哉吾曹先生乎垂絕為詩使其子召我將托以銘未及遣而殁既一年乃得詩悲觸吾心氣欲咽吾口噫人間一死豪傑之所不免先生已七十餘閱歷享用粗盡世事死則歸焉而已當

復何憾然而其沒也言不及家惟銘之丁寧噫謂先生其無意於世者耶死而猶以不傳為耻若是則其生可知也生而不用故人不知人不知故自負負於生至死而不白則曰斯也已矣不書於其墓以其志與其骸骨偕埋是生晦而死益幽也烏得謂之曰人書亦無益亦曰吾之為人若是吾弗遇乎世吾亦挾而往耳噫豪傑士耻無名名亦有遭有不遭遭者彰不遭者匿匿也者有乎已而無乎人者也若是必自抱而生自挾而死耳又焉得默默而空生死於天地之間哉斯先生志也先生之歿也自傳甚悉曰自吾為士至取第歷官以及老死若是其英邁偉岸之氣雖死不衰噫先生以生不用死莫聞惟其耻故不免自白是其終不肯已心於死也傷哉毛遂東方朔伊何人斯唯諾一生以為謹厚亦胡有一點丈夫氣孰使先生抱才負用而至此不敢吐一語乎吾是以壯之先生諱讓字鳴吉以鄉貢進士為某處訓導陞某教諭博學善談論所著有平軒集六卷學為名士仕為良師其歿也蓋致仕十年矣生死之際人以為難先生怡然若無憂也惟銘則又若不能忘者故及我我何以塞先生之志使不憾嗚呼定人惟其氣地不足道也偶遇其地胡曰高胡曰卑今驗先生之氣有五發乎文安乎冷靜乎休放乎死耻乎不傳是其為人非曰其官能盡之也者先生已矣淹留一生用不達矣往古來今若是者多矣瞑目偃體捲其有而休矣奈何哉柰何哉子一人其墓在某處以某月日瘞

水仙大王廟碑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於水火疾病之厄吏無能焉神斯專之神之治人比於吏而其可憑謁之何也吏不能皆公神則無不公者焉故人之憑神甚於憑吏寧欺吏不敢欺神也吾鄉世事水傈大王王建炎天子之所封也有鄉者三視他人猶貴鄉人有事則告惟大神巍然而聽之君受焉者及其歸而或賜之或不賜之又若有分別者蓋誠有吏職焉然人得賜於神則喜不得賜於神不怒則神之尊吏不得參焉非其公之至也人烏以若此嗚呼有良吏或易而去神一而已則吾之鄉人其敢不虔矣乎牲醴錢幣

所以報也若夫無詞以宣神德神謂人莫知其
公馬故碑

周氏池亭記

有名園而無水是塵土猶未滌也有水而無臨觀之亭亦棄水耳所謂園者林木一勝也水二勝也有是二勝又必亭館點飾而後可游樹亦易植水亦易瀦亭館亦易搆但使蒼欝成林廻遶成流照映成境難耳周君廷璁治園在吳中閑曠清遠植雜樹百餘本開沼為回抱之勢周匝相通水亘館下乃作一亭跨於綠流之上群窓洞開俯而觀焉可以鑒游鱗閱卧藻微浪之因風隨雲之在波皆可得而覽也余欲名之莫得其似總名之曰池亭周君之園可謂足乎林木饒乎水侈乎亭館者矣大凡胸次不高雖頓寘一樹一石必不得其地若茲園之水木亭館皆以心匠出天巧合乎自然而有此全勝也好游者可不至哉

贈運副王君序

鹽賦 國之鉅需三邊頼焉繫亦重矣然今積弊百出不可剔洗於是與選大臣惠之以為坐於任官流雜無名器以鎮之之致然乃問用進士求以大華宿滯為 朝廷緩憂而假官王君乞吉得兩浙之副焉進士不遷除是官久也除進士自今一二年始故人多不以為便余以為百官所領莫非 國家之事秉田委吏皆足以效力烏有便不便也由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海無事故士大夫多欲擇清選要不喜親錢穀近簿書然此何異富家子但思輕肥以遊而不問耕織者乎誤亦甚矣流俗之風君無襲焉夫寧紹君之分司積逋三十年當與新賦並徵此誠仁人所蹙頞也今欲以進士振壇之弊前吏壞之而使後吏為之雖進士亦如之何吾竊為大司農計莫若盡捐去舊逋與民更始然後以進士為之理畫其後斯可也不然恐終無益耳然是事必在 朝廷獨斷與大臣力贊成之惜無有以發其端也君言至官欲即建白與吾意合此正所謂進士所為者君决之矣吾將何聽焉

送施以德序

施君之來吳中也余與之談數席吾之説無以

動施君之聽然而施君猶俯納焉而不以為狂也吾固曾言之聽人之言而莫知其人則不如無聽無聽其言與不知其人則不如無交交其人則必聽其言聽其言則必知其人也是之謂善交人善交人者人必樂與之交焉夫交人也易使人交之也難今使施君之交人也徒聽其言而不知其人則其人必曰施君不知我其暫雖交其終必引而去施君矣施君知交人也豈欲人之去已哉則其未交也不可不審其既交也不可不重矣蓋士之在乎衆人之中寧不為人所知以自賤而已矣人苟知之則豈肯自輕也哉今吾之以困病自賤亦久矣驟而得施君交焉敢不自重也吾之無用固不足以當君之知然而其言之為君傾倒者多矣抑吾自數日以來譚笑游衍於君無所不盡吾恐施君始求之而繼之以易也則吾言必不為君聽亦遂將引而去施君故以告　焉欲君之終其交而已矣

送儀賓劉君還秦中序

秦與吳東西相望在今之時秦極天下之雄傑吳極天下之繁華今言形勝者必曰秦言物産者必曰吳故游觀之士苟以南而之北則秦誠不可以不至不至秦則無以知山川之險固有如此者也苟以北而之南則吳誠亦不可以不至不至吳則無以知賦之充豐又有如此者也人能西觀乎秦東觀乎吳若是雖不他觀亦足以盡其游矣余吳人也嘗慕乎秦而未得游是獨見其東南之美耳於秦之勝莫睹也今儀賓劉君生秦中而來游吳是既盡其勝於秦而又兼其美於吳者也豈不偉哉雖然有可論者君顧聞之乎昔秦在列國以一關自限不通於諸侯雖以漢定鼎唐建社亦莫不憑其險以東臨天下非王者示人以公之道也吳則春秋時僻在海濱而魚塩穀帛亦不過為一國之利耳其後濞驕權僭而鏐據亦時裂為偏土而不能恒入於貢也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盡徹關河之備使秦為西外屏而吳之財賦並入於度支非太平極治其能然哉而余與君得以二地之人會是游焉則將何如其為幸也噫西有秦固東有吳餉此誠今天下之所資也而人人知之然

得以形勝而能有此財賦今天下之治實出焉而人豈知之我君之行也無以為道則談其幸際乎盛世者以相與樂焉君和易恭謹好學而嗜文國賓之賢者也

再從嫂朱氏墓誌銘

吾家元季四世祖府君自崑山來避兵吳城之中居西市坊是用基立我家於吳天下平定遷鴈蕩村上有子五人先曾祖考府君為適今居濠南者即循吉房也第三曾叔祖考府君之後贅樊氏者為我再從伯父今居樂營坊内是生我再從兄德榮我再從兄娶于朱氏是為我再從兄嫂是生吾再從姪泰成化癸卯七月一日嫂歿將葬兄來命銘之惟往時不寧我四世祖丹自崑山來遷于吳當是時獨一人耳百年之間遂用繁衍其後以至于今今我伯叔兄弟子姪不下四十人則亦我四世祖一人之垂裔也然人家之隆替實惟婦人是係而我從嫂之事我從兄以賢聞嗚呼我再從兄失助惟我宗族宜皆憂之四肢百骸皆體也可使其一之無扶特呼我從兄用將以成化丁未十一月六日葬陽山之原循吉敢述世次以為之銘銘曰兄之悲矣孰持厥家兄之失助矣宗族其嗟治斯丘矣掩而藏之耶

為人序宋論節文

治亂興衰之際君子不可以不深識之也自漢以來得天下者多矣其興也必有自其亡也必有為其間起滅代謝不勝多故而考以人事則可以即初而知其後用起而知其成而不難見也蓋天下之大勢有緩有促有大有狹而其為勢也不出乎在上者之仁暴在下者之賢否也蓋天下之勢或成乎上則其在下者不能奪也或成乎下則其在上者亦不能奪也蓋常就其勢之所成者而隨之以為輕重故明君在上則民俗於變佞人留朝則主權下移此其勢之所必至也故讀史者必深識天下之大勢而後可以與論興衰治亂之間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凡三大變其始也君明臣賢故興而趨治其中也賢不肖雜用故治而趨衰其末也純任不肖故衰而趨亡而其大勢之在下而不可奪者則以成於王蔡秦賈之流而分於夷狄之國也

考宋所以至此者蓋其立國也本用仁厚而其削弱亦率由之因勢然也而其當時進退廢舉幸不幸之事則有不勝其可喜可歎可悲可痛者焉

題吳公海月庵詩後

吳公家在吳中故有園池之勝今在都下乃復開亦樂園此菴園中所構者也方公為此菴時循吉自吳來公留之坐其中時菴成未踰年也公話間嘗指點園中地此作亭此作橋此作泉池循吉誌之會隨有公差別公以踰年而來則所謂向日指點者皆已成矣循吉蒙公不鄙每引以游賞得奉長者緒論私切自幸以為如公人物蓋有曠世而不得一逢者而乃生於吾鄉使循吉得以永有所依而琢磨之使之不棄於士大夫之後豈非天有以成之歟然循吉不幸有疾弗堪於仕故不免以去而園中風物名談從此遠矣循吉切以為進退遲驟此不足道惟念去公門牆為可嘆也觀公之德業所以係天下甚大雖在數千里之遠尚當徒走而求之況今既得事之而又去之能無惻然乎蓋循吉獨為鄉里至近而又頗在收錄中者然自公成菴以來四年之中行役不已所得獲留而觀海月之升者可數也豈非天之限人而不使之終得依公以成之歟循吉去矣菴中之客豈少哉然無門人後生在公之側記公笑談以為後世求公者道此乃所以益為可歎也

朱氏野航記

朱君性父作小舟既成與客泛之客曰君之有斯舟也其何以名之君曰吾野人也造舟而成之是野人之舟也請題曰野航航固舟別名乎客皆觴君而賀之矣他日君以所謂野航者泛其客楊循吉出游循吉樂而忘歸歎曰嗟夫異哉舟之所來同而人之所得異也吾迬者以來求升斗祿出爲千里游必假居舟中月餘始達晝不得伸脛夜不得展足今見舟則喀喀然思吐矣乃今登於是航也神和意暢不知其樂之至是也豈是日之風日清美而適與吾意值歟豈遇性父歟豈為見山水之故歟吾蓋深思而得之較然知富貴之多憂而貧賤之易悅也而使吾忽將忘世而逃乎山水之中焉夫與其千

里而困其身孰若片時而適其願乎樂哉無易於航矣朱君聞吾嘆也曰然則吾航之適天下亦有不得者乎顧執楫而終吾身焉弗敢言出矣

為人序文稿

士有未試之才必以其文自見於世蓋雖居卑處隱而其所以自許者不敢讓也文者士之識在焉故天下之求士者亦必據而信之以為其識至是則其用而設施者必亦至是也故士雖不用而無尺寸之功於世而其成名也乃可與用而得志於天下者等夫何故則其以文流布於天下天下之人不必其曾識與否皆可得而讀之而其間必有深信其然而亟稱之者也然此亦何足以盡士之才也哉求士者孰此以為士之才盡於是是則其待士也淺矣蓋文者士之意也然意之所及恒不能以言盡故以其意道之於口不過得其六七而止矣至於以其意道之於文則又不過得其二三而止矣蓋四方之遠百世之久苟欲求士則非其文無所與考然苟專以此盡士之才用者則非也

贈南潯人丁叟序

士所以學者將以為天下用也無以自見而又恐人之弗信故以其所有著之為文蓋志之曰吾之用也必若是此乃士之所以為文者而非虛言也及後世求士不以文好士之文者甚少而士之文益賤抱其文無所與售公卿之視之者以為潤色粉采之具不以此重於士士之文可以無作矣幸而有無勢之人不得志之友間復好之而士聊亦以此自慰藉相與出其心志之所得者一共讀之以為樂然豈士之願也哉

余少為士切有志於學學未至而莫敢以文謁人不知今天下之好文與否也南潯人丁叟嘗讀書而勤勤來乞余之文此固得於誰乎而亦何用哉然余以為士之文苟不為天下所好則苟有來欲之者雖不知皆可與也而士至於使叟好其文而無所用於士則亦可歎息矣而豈余之願也哉

雲溪新造石橋記

湖州地卑下多水水之縱橫而出其間者皆是也故橋多夫構橋以利民吏職也然以官為之

則民雖知其利而有不欲為者誠憚于財與力也夫若是而後有好義者出焉以濟吏之不及雲溪在府治東南三十里其水出自苕霅而東流入于海其上適當南北往來之路橋不可少也舊有木構數毀弗便行溪人承事郎王文璧倡而易之以石費鉅功大八年始就而所謂財與力者皆取之於其人之所願而人皆享其成而莫惜其勞與匱也茲非濟其吏之所不及者耶夫天下之人不可迫以法而可以風以義有如此矣吾聞之人才之生無所不有非必皆在乎士大夫之間也蓋雖里邑之中固有幹濟之才而不得其用者焉若文璧者非其人耶橋成又四年而高安知縣前進士張君始屬余為之記記之以勸天下之好義者請及時而為之

劉梅字說

梅之實其味與鹽相入鹽梅之味雖相入然調之無法則不得其味故有調者多之少之輕之重之二物均稱然后為正味其味乃和即此可以喻治天下而調梅之器惟鼎非鼎無所措其力譬之有治天下之才者非假之宰輔之權其何以能盡其志耶然則天下大鼎也政事弛張其鹽梅之調也宰輔者其調之者也治之而治其味和也故曰天下和平言調之而然也是以四夷來賓歲穰年登禮興樂作祥瑞畢出蓋和平之至也士之學也必學為宰輔學為宰輔則必學為調和天下之道位雖不及不可以少貶有用之者則抱而出焉是士之學者也故字梅以世鼎也

遊虎丘寺詩叙

虎丘寺者吳人之所恒遊者也有嵔石絕澗之勝於郡中之山為最名者也吳人承前代風流之餘故嘗知來遊於此具酒肴載管絃各自以其筆至叫呼歡笑曠達而豪放者則有之夫鮮有以文字為樂者也故今日游而明日遂忘之夫何故無傳之者如此也惟騷人墨士所至則必有語言之留而其遊也得與其文字久近之勢相為不朽即使不能流布百世以成故事而經歲歷紀就其人生之間亦可考離合而感悲樂焉則與衆人之游者異矣夫何故有傳之者如此也蓋天下之事所以假焉以久者文字而

已矣雖古豪傑之士其所就功業奇偉經世未有不借焉者也蓋有之則所謂奇且偉者不忘矣而山林之間相與游從以為樂者其意氣其言肆無獻譏避諱之然而有輸寫傾倒之樂故其言尤為易傳而游者不敢不圖也今吾輩既得適意於山水而又能托興於文字則是日也亦有事焉雖固與他人之游者同於無傳而已矣亦庶乎非飲餟之徒也

王氏思親詩序

人子之愛其親也無盡然而哭泣之節衰麻之數有禮存焉而弗敢過也惟思慮可以久雖無躃踊號呼之戚而其鬱鬱焉而其莫解於懷者可以終身持之而非涕洟而哀其親者不可以長繼其淚也故善哀者不若善思其親者之能不忘其親也哀者必難繼之事而思者無可已之情也王君喪其親久矣及今而思焉無所寄其思於是乞詩士大夫以道其難言者而朝夕誦之其情也況綿糾結鬱鬱焉而不可解於懷者也非一號一呼可以泄其早暮之哀而明日莫之能繼其淚者也王君之思也本出于哀易其哀而為思思可以久而哀不可以久取其可以久而不忘其親者而王君為之善乎王君之知禮而能維其無盡之哀於可繼之事者也

贈蔣惟深第後謁父序

蔣惟深既取進士將歸謁其父客有在坐者循吉曰登進士樂乎客曰天下皆以為樂也循吉曰身登進士與其子登進士又孰樂也客曰皆樂也循吉曰不然見其子之登進士者樂矣何也其身登進士者去士就官其憂更深未見其樂也父之於子也望之均矣恒恐其子之不得進士也一旦得之而為進士者貴矣又使為進士者為之子其尤貴矣而朝參之勞皆不與也惟是飽食嬉遊以坐觀其子之為高官而已矣故循吉以為身為進士之樂不若見其子之登進士者為尤樂也客曰然則登進士者士無樂乎循吉曰今所憂不得進士者非為其一身之故也乃為其望之者衆也不得則失衆人之望得之則非特其一身榮之也乃望之者皆榮之也故登進士者之樂在乎樂於使父母見之也然則吾所謂得進士而憂者憂其公如[illegible]得進

士而樂者樂其私如此也豈謂恒憂而無樂哉

吴氏墓亭記

鄉貢進士吴君雲程既瘞其母於太平之左麓遂當墓道築一亭焉以爲徘徊瞻望之地而使循吉記之欲令後世知其所以始也於是略書其意于亭曰嗟乎山谷有限而人生無窮蓋自有瘞以來蘇人之力能得穴者豈有數哉使皆至今而存也則後世之葬者無地矣顧其當時築垣樹室非無深防遠慮之計也而飄忽陵夷今復何在也哉此豈其所恃以爲久者非是乎而前世勳名之士雖孤寒隱逸其勢在當時不足以役乎一夫而其墓之存于今者雖不必呵護于官府守視于子孫而人自畏之而不敢犯也則可知氣勢智謀不可恃以幸得於後世也今之人曰吾其倘得又豈有此理也哉今是墓自吴君之母以始亭又君所創也君圖其始可不謀其後歟夫古之君子其名至于終古而不朽者其年非不加乎凡人而特多爲其事業也蓋固有一日而其名遂立于天下者焉名存則其後世尊之必及于其甚君知崇墓而創亭矣胡可以不圖其久焉者也夫使子孫守之則或有時徙官而他去吾不敢以爲然也惟使鄉人之守之則其墓可長存也所謂鄉人之守之者前所謂勳名之士是也君篤學有遠志將士以振矣故記亭始而致其後願君圖其久者以爲斯亭不朽可也故雖有佳山水弗敢詳焉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玄以意答書于前鄉貢進士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閽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相丞相方視事韓君不得見留書一卷并雜文若干篇而去去後丞相事亦畢方命出所上書張兩吏而讀之其言汪汪宏肆蓋出入孟荀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歎韓君誠今天下罕匹之士矣至覽他文日光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不通乎時非丞相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爲慢韓君哉韓君自謂通學力行歌頌堯舜之道於是蓋四舉禮部矣以冀無成忽將棄去爲老農老圃之事既而悔其然且謂今之爲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一反掌間

耳又韓君自負甚高似不欲從羣衆中出以為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之道也遂引菁莪之詩與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達其書於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相厚矣如難行何我今欲有所論列幸少留聽焉凡今朝廷之上設施推行率有典式丞相雖貴不過奉行天子命令而已耳如使出於常度之外而毫毛有所更移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而以一舉子蹭蹬居京師其隸名在春官非丞相之所得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格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之間則不得薦薦之用處士禮也處士無途以進而又不自求仕慮失賢故薦之又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為判官佐己者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場屋三舉矣豈處士歟節度觀察防禦營田等使在外得舉判官中書不在外無判官僚屬且不俟他求其可為以歟是以式皆不合也丞相烏得而薦韓君哉雖然即使丞相能薦韓君以其書聞而亟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書而來而其來不已積而為十數人焉又積而為千百人焉則將官之乎不官之乎如韓君言則謂賢者由是畢至吾恐丞相日紛紛焉於覽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以無設爵賞得而幸冒柄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勢且將大沮而不能為治矣則韓君奚取焉然丞相每覽韓君之書若文嗟嘆累日而謂韓君信天下之奇才也然而通乎道不通乎時蓋謂此也是以得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可無至光範門矣後十九日則又至焉閽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救於水火之中甚而以盜賊管庫自比丞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小夫賤隸負薪賣餅尚能自活如韓君者名出等夷又日與章進士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窮餓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於身也其又能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事非為哀窮憫饒而手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君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於盜賊管庫尤不可也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管

庫卑等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流古盖有不得
已而舉若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是益不
悦而知韓君氣豪不肯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
責毋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君則又為書
至門盛陳周公之說以撼丞相書詞博雅奇麗
益稱自古先休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引吐
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以是施於韓君此則韓
君尤迂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之親成
王幼周公負而朝諸侯其權專其地尊其事使
非今丞相比也故吐握之禮施焉四海之士不
至則已至則納之不納則已納則用之無尤右
之讒無博士之議無臺諫之諍無百執事衆冢
交鳴之謗其一切推行誰得而沮也今丞相則
不然日具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訶衛羣
官非公事不得見見輙處㕘㕘畢輙趨出其禁
客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疑杜門
謝客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
又几所施行必召吏檢故牘按例應否否則不
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負衆之懼尚
敢出常違同而行吐握事哉此非薄於士也勢

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勢能有幾周
公哉其德固不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
哉韓君又謂周公之府賢才已盡進用姦邪已
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
而于唐末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
盡然則吾猶有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於詩書
書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
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
言周公誅之是姦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
膺荊舒是懲是四夷未盡賓服也夫屏斥而有
餘姦賓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而不能無餘賢
也彼其鴟鴞之作金縢之祕大風偃禾之異固
班班方冊爲可考已韓君論何易也韓君立志
期以丞相為周公且責之以太平之業甚善甚
善曾不思秦革古制以來丞相具官而已而韓
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行周公之事而
一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矣而韓
君論何易也韓君謂周公好士篤得士必吐握
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其必吐握耶
周公所禮士史未嘗書莫知其何如人吾意必

無以飢餓告而乞官者也如以是告於周公周公必且賙之而後謝之吐握之事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文詞雄深蓋方春秋戰国諸賢頡頏而並馳何况塲屋聲律之文直薄而不欲卒業耳如能帰就卽舍益自砥礪俟試而進爲人弗及矣無爲自苦屢迹於丞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庶僚受事者得入爲非奉子之所跡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某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幸裁亮爲玄載拜

燈窗末藝一卷擷眉集一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皆所作古文合兩集僅四十餘首頗宕逸有奇氣而縱橫曼衍亦多不入格徐景鳳亦嘗刻入南峯逸稿中

東所先生文集十三卷

〔明〕張詡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年張希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所文集十三卷》提要

東所先生文集序

東所張先生文集十有三卷乃代巡友山蕭公昇學憲來溪張公校定梓行於世者也先生諱詡字廷實世家番禺登進士養高林泉者六年部檄起之乃授戸部主事復謝病歸隱闢所居爲小西湖築看竹亭閉戸天游終日默然自得屢薦不起佐爲諸生時嘗奉郡侯命往徵文獲旅見焉時傳聞前星已耀先生獨向佐謂曰昔張子厚聞皇子生便喜見餓莩食便不美予素頡悟試言其繇佐對曰横渠學在西銘德性所發寔能踐之是心也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先生欣然曰得之矣自是佐迺知聖學必自性其情始及領鄉書後罹先考艱遂不復見先生會以薦起擢南京通政司叅議往即上疏辭歸遂考終於家矣先生

天資峭直人有不韙輒擯斥之或以爲過
於剛當路詣廬致禮未嘗報謁或以爲過
於靜接見親賓嚴威儼恪語少涉私不復
與言或以爲過於愼其再起也奏繳照會
徑返初服或以爲過於高然嘗讀羅一峯
剛峯記而見其不墮於柔讀章楓山與徐
方伯書而見其不謁公府觀陳剩夫心學
圖而見其不忘敬畏誦莊定山直沽詩而

見其隱居復出四子者皆賢傑也先生之
行寔兼之而出處尤無可議則是集也眞
傳世之文哉當白沙倡道東南先生首往
從游或又以爲吟風弄月尋樂於黃雲紫
水間非知先生者也聖人之道知而後好
好而後樂豈容頓至哉德之未脩則相與
講學徙義改過行必求慊於心故曰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旣立乎其大言行相顧而

猶謹信恒如弟子之時操存惟恐緩懈則
邪妄乘之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德進業脩藏而後發是故居上位
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日見之行無往非
樂矣此人之所以詣乎天者也仲尼之樂
得諸發憤而忘憂者其在茲邪故曰聖人
之道乾道也先生蓋深知之故其所著白
沙遺言纂要論道則首曰夫道以天爲至

論學則首曰無所事乎畏則怠而入於忘
確哉言乎必先有事乎此而後所謂舞雩
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者可以漸
至而深得也是故德非剛不立學非靜不
成行非潔不高而主於敬畏則一以貫之
矣世之譊譊尋樂者棄下學而圖上達喜
後獲而惡先難稽之集中皆無是也然則
先生所以傳世者又豈徒文而已哉先是

少司徒三峯高公公韶爲侍御時代巡吾廣下車首訪白沙爲立特祠置田供祭與先生往來最厚其再起則三峯之薦也佐董學廣右得備同僚毎晤言猶拳拳鄉慕不忘蕭公名世延與高公皆内江人先後一心信道惟篤然則倡自東南者其在西蜀矣乎佐不佞嘗侍先生默自得師畀有言焉不敢辭也於是乎序

嘉靖辛亥秋九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南京國子祭酒經筵講官兼脩　國史玉牒海隅後學黃佐譔

刻東所先生文集序

東所張先生爲白沙先生門人在武廟時以理學名於海内海内之士至今慕先生之爲人而以不見其文爲念嘉靖庚戌侍御友山蕭公來按嶺南首進先生二子索先生遺稿數帙屬予校之予繙閲全稿得奏疏僅三篇詩文甚約然皆可傳具存之如集中其酬應簡札專取其辨答問學者存之校成彙爲十三卷請於友山公題曰東所先生文集嗟乎先生之文傳於世自今日始而海内之士繇今日獲見先生之文矣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也夫文以載道則其必傳於世而人必欲見之也固宜類

有古先碩儒之文於道多所發明其存日未有傳之者或以門人弟子記之不詳或散逸殘缺幾於湮没迨其後或數十年或至百年遭遇知己購求甄錄以傳於世則人皆以獲見有道之言爲喜譬之良玉在山白虹青氣非衆人之所易識遇有知者求而得之則四海之人孰無喜見之懷也

世之未學道而先爲文未爲文而傳世之望先横於胷臆者按秦漢考本以附會塗局執晉魏遺編以竊取聲響出入儒禪之間掎摭名法之流則弘博高古之譽翕然歸之其人若此奚有於文又奚有於傳予嘗爲之說曰道之顯晦不係於文文離於道其袖斯長因文見道非工於辭模擬牽

附其人愈下先生之文澄蕩俗慮一宇一語本於心得其志以著明道術爲先務如序白沙遺言深辨眞僞之儒贈林以未究析似是而非之學記尊經閣以學者溺意筌蹄爲深憂其言既幾於道而正大冲粹之體又自成一家詩亦類是先生之文是可以不傳乎約而言之先生之學盡得之白沙致謹於取舍進退者其平生大節在是養痾西湖十餘年一介不取於人强出而輙退時在

武廟有疑先生學不切於救時者又疑爲騖名飾節以遺落世務爲學迨先生歸第甫旬日即不起然後進退之節昭然於時夫取舍進退不失其正在孔門諸賢未必盡如顏子先生守之

宜其文不離於道雖身後必傳也噫
先生逝數十年矣二子且老遺稿脫
漏過半矣若復遲數年先生之文已
矣茲遇
友山公甄錄以傳知先生者公哉公
且讓曰非予意也予鄉先生三峯高
公舊按是邦知先生最深屬予購其
遺文云則凡海內之士由今獲見先

生之文者宜並知所自矣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奉
勑督視學政廣東按察副使前禮部祠祭
郎中南昌張希舉書

東所先生文集目錄

古厓先生像贊
自贊
題跋
書方正學先生文集
書莊陳二先生詩
書白沙先生挽吳主簿詩後
題三峰雜集後
題真靜王先生詩集後
題唐登瀛十八學士圖後
題趙文敏公畫馬後
跋漳郡名宦鄉賢録後
跋鄧御史所藏白沙詩翰卷後

卷之十
五言古詩
和陶飲酒十首
彭澤縣謁陶靖節狄梁公祠
題松谷
三峯詩有序
贈費侍御還 朝用李太白韻
送火參羅志仁入 賀
七言古詩
題江憲副所藏盛行之畫梅竹石

題雲舫草蟲圖
題斗山圖
題畫菜爲羅方伯
次韻瞿憲副登粵秀山
送張靖州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卷之十一
五言律詩
春日
九日獨酌
冬夜

殘雨
松坡
宿野趣堂傷余舅之不見悵然有感
七月三日自白鹿洞過開先寺觀瀑布泉
與李子長約遊白雲值雨不果
過南京會員外兄
東方文選
訪陳宅
次韻周侍御見梅
次韻寄湛民澤
別民澤後用韻寄興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東所先生文集目録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一

番禺張詡著

奏疏

辭免起用兼乞養病疏

丁憂起復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張詡謹奏爲陳情乞恩辭免起用事。臣見年四十七歲，原籍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由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二年欽除前職。弘治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聞父喪回籍守制。弘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服滿，例該赴部起程間，臣因風悲內傷，又中時氣寒熱等病，症一向調治未痊。弘治十四年十月內，本布政司移文府縣內開，奉吏部勘合一件，起用賢才事。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費鎧具本薦臣學問優長，操履端愼，及以道義自重，詩書自娛，乞起取臣赴京銓補，相應員缺等因。奏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看得費鎧所奏與本部所訪大略相同，題奉欽依，取臣聽用，行司承行文旨，即時催臣就道。臣時臥病丘園，聞檄驚惕，莫知所由，徐而思之，此誠執銓選大臣仰體皇上求賢圖治，不遺葑菲之盛心也。顧臣一介疏遠，至卑至愚，曷足以仰副天衷。臣聞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食土之

毛皆稱王臣況臣一家父子兄弟皆由進士或鄉貢起身
任知府郎中同知職事先祖父祖母先伯父伯母先母堂
嫂皆蒙　恩封贈主事安人官號臣又以部屬依　日月
之末光其受　恩思報比之山林隱逸萬萬不同也臣又
聞學以聖賢爲宗聖賢以孔孟爲宗孔孟之任當時也汲
汲皇皇以救時行道爲心以離人絕俗爲戒今之學者雖
無孔孟道德之萬一而操心立行誠不可失孔孟立教之
本意而負　朝廷作養之深恩也故臣自幼讀書卽懷用
世之志柰何以駑下之姿學最上之事力雖專而功弗就
徒以章句之陋幸見錄於有司䘵線之才過蒙擢於部屬
犬馬補報之心雖切疾疢憂患之來半之緣臣胎禀素弱

自結髮卽感內傷之症故自幼至壯自壯至今外之狀貌
雖若壯浪內之精神實多虧損遇慾既不能謹其節求醫
復不幸失其宜歲月侵尋馴至不可救藥皆其自取也所
兾死中求活害處生恩專靜以怡神內視以固本所以居
常少接人事慶弔或至不通誦讀不敢吾伊惟事默識出
入不能徒步須假肩輿年未半百目昏齒搖傫然如一翁
也臣先年中進士辦事吏部之時已蒙奏　准回原籍養
病六年及今守制服滿前病復作又調理七年所有原領
勘合一道收貯在家近日方繳前此臣愚意以爲病愈卽
攜之以赴京也由是觀之臣豈有高蹈遠引之跡長往不
返之心哉不期因病栖遲人共傳以爲隱杜門不出人慨
談以爲高承虛接響遂至誤稱有道義自重才學可用徒
見其外而不究其內每泥其迹而不察其心而不知其大
不然也臣嘗以是負愧焉雖然古人在畎畝一飯不敢忘
君蓋天經地義之在人心亘古今而不可磨滅者也臣之
孤蹤雖則處乎遐荒而神魂實則戀乎　魏闕芹曝之心
誠不能以伏枕飲藥而一日少廢但心欲往而身不進志
思奮而病復纏鉛刀恨未試於一割敝帚徒自惜於千金
恥　明時之有孤悲歲月之虛度坐井守株大非得已伏
望
聖明體臣累世受　恩之深察臣始終思報之意憐臣久
病欲起未能之悰乞　勅該部准臣在家養病待痊可之

日容臣自行赴部聽用以圖補報於萬一免勞部書下趣
以重虛名庶幾緣臣以警欺世盜名之人以杜終南捷徑
之弊以爲爲人臣而忘恩以圖私便者之戒其於名教亦
或小補臣無任感　恩激切懇祈之至爲此具本奏
聞伏候　勅旨

陳情乞　恩休致疏

戶部陝西清吏司養病主事臣張詡謹奏爲陳情乞
恩休致事臣見年五十七歲由進士　欽除前職弘治五
年二月十四日聞父喪回籍守制服滿因患病不能赴部
聽用歲久曩因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鄧鑑具本薦臣可用
該吏部劄合行催赴部臣時自揣材譽過情兼以久病猝

未能脫體卽具本辭免兼乞養病隨卽將原領孝字勘合
一道赴有司告繳自是以來專一在家閉門調治風疾續
該臣遵奉勘合援引衰病事例求致仕有司見臣年貌不
相應又係曾經薦舉起用人員不敢准理催臣赴部臣竊
思之當臣辭免起用姑令養病之時尚冀病有愈日區區
犬馬之力或可展也今則十有一年矣志與年頽病隨日
長雖欲旅進旅退竊祿於郎署之間豈復能哉且心腹之
病發作無時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萬一僨事與夫死於道
路其爲名教之玷縉紳之恥亦甚矣臣不足惜也獨不念
貽我 國家士風累乎臣欲照衰老例致仕則有司不爲
准理前臣謂進退狼狽今又於臣身見之矣仰惟

聖明大憝掃除之後群賢彙進凡治具一遵
祖宗之舊眞可謂大有爲之君稀闊難逢之盛世也苟抱
寸長占一藝者孰不願峩冠束帶立於治朝哉顧臣獨甘
爲退避者豈敢效古沮溺之爲也蓋亦眞情有所不得已
者先儒論出處如人飮水冷暖自知故漆雕開之未信縱
聖師不能強之仕錢若水之早休在英君不以爲不忠良
以士志士風之作否世道之隆替繫焉伏望
陛下恢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曲成庶彙俾萬物各得其
所乞 勅該部准臣以禮致仕使臣得以老死牖下則臣
之殘生志願畢矣雖然臣豈恝然於君父哉尚當於食息
之餘稽古徵今作爲詩頌與一二黃童白叟歌帝力於不
知不識之天敦行廉恥節誼以爲鄉後學倡此則踈遠微
臣報
陛下一縷芹曝之血誠也惟
陛下特賜俞焉臣不勝惶怖迫切之情爲此具本奏
聞伏候 勅旨

辭免南京通政司右叅議疏

戶部陝西清吏司養病主事臣張詡謹奏爲陳情辭免
新命兼乞以原職致仕事臣由進士除授前職弘治五年
丁父憂守制服滿因患病不能赴部聽用蒙吏部勘合起
取隨具本辭免兼乞養病正德三年八月內奉勘合爲給
假事行令爲民正德五年十二月內奉 詔書復原職續

蒙勘合查勘年力未衰別無違礙者具結起送如有老疾
不堪任用者仍與原職致仕臣卽援例奏乞致仕奉
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看得本官係是行取起用人數難
准休致類行本布政司查照先今事理催促赴部聽用間
續蒙吏部疏名奏 請遇有相應員缺推用正德九年四
月二十五日差人施將齋捧吏部照會到臣伏蒙
聖恩陞臣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臣聞 命自天驚悚懸
惶寔不知所以自處也除望 闕謝 恩外隨卽力疾於
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兼程前赴南京臣惟南京我 國家
根本重地而通政司古納言之官也 朝廷用以待近侍
年勞功績之著者爾臣何人謬膺斯任伏念臣踈遠草茅

碌碌庸劣久處閒散之地一旦苟汪濊之　恩待以不次
畀以清崇之階使臣自擇殆不是過惜乎臣窮命淺福風
抱疾疚是以遺榮就晦棄祿甘貧閉門養痾人事殆廢今
且二十餘年矣實德本無而虛譽妄播臣欲思在家據實
奏辭誠恐天下後學不察緣臣爭務退藏以為清高臣萬
死不足以塞責矧臣處臣微之地兼有世臣之義者也是
以扶羸策蹇不辭數千里跋涉之勞以達于京邸瞻望
祖闕恭謁
孝陵臣平生區區螻蟻寸誠至是亦少舒矣臣之為此者
正所以急趨
君命仰答天休思所以為天下後學忠敬勸故也至於據

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輒敢有所控陳焉臣犬馬
齒已屆六旬頃因多病目力昏花應酬稍過即精神昏憒
前後健忘雖居以是職無所建明終不免苟祿必馴至債
事丧節臣不足惜也臣懼天下有議及　朝廷用人之失
者矣故臣再三思惟債事丧節孰與引身退避此臣所以
懇懇昧死上陳也臣又思之臣今主事之職係臣由科目
進銓部循例請授者也至于今職則不同矣蓋銓部因臣
謏及巡撫官交章論薦必資推舉　朝廷又因銓部推舉
而推之者也臣既不能勝此任矣則此官義不合受是以
臣雖拜　恩命而職銜服色等項仍守原職之舊若夫
銀臺清秩鏤帶鵰袍臣非草木豈不知其為榮且貴也然
而絕不敢改為者誠以臣無功而虛受爵位以致　朝廷
名器之輕此臣又思所以為天下後學廉恥勵故也微臣
一縷血誠求所以報
陛下至此蓋不知所以用其力矣臣又思臣係二十年林
下外臣與在位遷轉者不同臣若在彼候
旨不惟日久非衰病者所難堪而蹤跡涉於盤桓亦並
不免如前貽議　朝廷者矣是以起程之日一面具本陳
情待至京告繳照會即買舟徑回原籍尋醫調治風病伏
望
聖明天包日照曲成微臣末路小節乞
勅該部准臣以主事原職致仕收回　成命另選賢能以

克斯任庶幾陋儒出處不致陷於貪冒丘園之義或小補
於　明時臣北望　天庭曠瓊無路無任感　恩負愧為
此具本奏　聞伏候　勑旨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一 終

序

番禺張詡著

皇明名臣琬琰錄序

皇明啓運百三十年於此矣所以興王致治而措斯世於
隆古之盛者固由我
祖宗列聖以聖繼聖而致然然而亦有賴於一二元勳碩
輔佐人君于相與左右而弼成之也自洪武至弘治其間
人材拔茅連茹而起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數是故開
國靖難之勳制禮作樂之具化民成俗之績掞世華國之
文載在　國史散之四方志及諸名臣家乘天下人所欲
一一見之而不可得焉者也廣東按察司僉事晉陵徐君
朝文自爲諸生時即有志於采輯及登第官法曹公餘遍
訪之諸名臣後或士大夫藏書家得一碑一銘一狀一傳
之類輒手自抄錄積二十餘年而我　朝諸名臣之事蹟
視前此之爲贊爲言行錄者搜羅幾無遺矣錄成釐爲若
干卷計幾百幾十有幾人焉其副得之者則別爲續錄以
盡之名曰　皇明名臣琬琰錄云夫琬圭以治德琰圭以
易行琬琰云者甚貴美之之辭者也昔人嘗有爲此者矣
而文公晦菴先生復有名臣言行錄焉君不欲顯然自附
於古之名儒之著述而若姑爲後之乘筆削之任者張本
云爾刻成俾詡序之詡未暇以爲也未幾君入　覲夫繼

聞有雲南憲副之擢慨然宿約乃嘆曰嗟乎人材之成以
一途也究其歸不越乎造成人爲辭命二者而已矣昔孔
子之論成人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至論辭命則曰
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夫成人必兼四子之長而辭命必更四賢之手
則人材之成就文章之鳴世豈易易也哉若諸名臣之造
成人爲辭命如孔子之云者何彬彬也其他得一體亦足
以名世矣況其體乎故曰不成章不達是已後之覽斯錄
者豈無興起而思齊焉者乎取其長去其短駸駸乎文必
進而如聖人之踐形盡性焉吐辭爲經焉詡固弗敢厚誣
天下以爲無其人也相率出以翊我　皇明億萬年之景
運使有隆而無替焉而諸賢亦有無窮之聞矣傳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詡誠無似所願與天下有
志者擇而共勉之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臣詡不
佞敢竊附堯人擊壤之義敬以是爲我　皇明作人頌焉

厓山新志序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
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出之在昔樵蘇登
眺者之絕至惟蛇虺麋鹿所宮者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
自宋祥興幼帝浮海始創行宮其上而楊太后與夫文天
祥諸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焉慨夫六飛赴海大風覆

舟之後貞烈忠憤之氣鬱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
至我　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公甫先生
與僉事鬱林陶君自強議上　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
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又十有六年爲弘治辛亥同今兵部
尚書華容劉公時雍時爲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
廟以祀楊　太后又九年爲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紘文議
請入祀典　制曰可特　賜廟額爲全節祭品視古先聖
帝王而祀之之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乎兩厓巨浸之
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高鯨波爭濤
海月山日爭耀於無窮而香火四時弗絕有司歲仲春率
一至牲牢酒醴俎豆玉帛楪然前陳往來部使暨騷人墨

客往往有登臨弔嘅播諸長篇短章不一而足者矣徐君
一日顧謂詡曰厓山宜志而未有志之者蓋闕典也先生
盍留意焉詡謝不敏而君意益固伏枕之餘因與門徒博
采群載凡事關厓山者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
次景致次帝紀次詔敕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
碑文次題詠次紀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褒也
其胡元張弘範白佐之徒列傳及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
所以寓貶也編輯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十有八卷云嗟
乎世之治亂國之興亡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
修廢有以召之也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
帝王之學以修其身則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

功少矣有古帝王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
弊容盛而武備衰矣何播遷之有乎不幸而至於南渡苟
斷斷乎以興復爲務而勸講和者必誅忠藎如李如岳必
任之而勿貳奸佞如秦如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
復而大讎決可雪矣何敗亡之有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
渡之先者既可慨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
不畜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烏乎
此志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爲爲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
哉夫豈但爲爲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忠義錄序

今　宮保元戎毛公錄其祖贈伏羌侯謚武勇公薨後所
得　御製暨傳銘諸作彙爲前後二集凡二十卷刻而傳
之題曰忠義蓋
純皇帝玉音也弘治癸亥之夏元戎班師自海外而還也
詡時卧病丘園跬步不出元戎特枉顧之一見如故焉間
以錄序見屬按傳武勇公自結髮建功至授節鉞專征伐
幾六十年矣前後死戰指無慮數十詘而所向悉披靡固
源之役也武勇公首誦伏波死國事之言以自決而卒不
食其言焉從子海孫鎧赴救亦皆死之武勇公之死也復
能以英魂助戰卒梟其大憝焉其英烈如此所以來
純皇忠義之褒武勇之謚繢綽楔創祠於甘州亦以褒謚

名之而名公卿賢士大夫或傳或記或銘或贊不一而足亦多發明褒謚之義夫豈偶然而得之者哉昔卞壺死於蘇峻之難也而二子死之當時惟修母哭之有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之言王彦章之死於中都之難也而二子亦死之後惟歐陽子以全節歸焉武勇公一門忠義視卞王二家蓋異世而同符者也獨其死生受知

明上見重當時視卞王二公所遭則遠矣矧有賢孫如元戎者兼資文武所在清儉化俗而又能禮賢下士卓然古名將之風比者瓊南黎賊蠭起元戎曰吾不親涖大難不解遂櫛風沐雨於鯨波瘴嶺之間而忘其爲險不數月而奏膚公君子謂其有祖風焉是又皆武公勇積慶之餘其視卞王二公後裔寂寥無聞者則又遠矣錄而傳之爲天下後世道也固宜詩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其武勇公父子祖孫之懿功又云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臣詡敢追頌

純皇之盛德又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惟元戎與嗣人圖之又云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而凡食人之食者亦皆知所勵焉可也

論孟或問序

論孟或問世多聞其名而未獲覩其書乃今出於數百年之後與大學中庸或問並行於世使學者有所考據得以益廣其知識開其聰明而爲斯道之桴也是書之出也詡固竊爲天下後世喜也雖然予欲無言孔子嘗以是爲子

貢啓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嘗有所感也故曰吾於武成取二三冊而已矣夫誨人不倦聖人之心而欲無言六經萬世所尊而孟子猶有所擇自古聖賢指之的擇之精不徇跡而任眞不貴耳而賤目也如是使學者深悟而自得焉則論孟本具胷中雖無論孟可也況或問乎不然溺意筌蹄留神糟粕吾恐認浮雲而迷太虛知識多而大智昏聰明作而太樸散卒爲斯道之障也是書之出也詡又竊爲天下後世憂也先儒著述之富未有如文公先生者蓋當時欲矯陸學之偏故耳在文公則然在我學者不可以不之覺也御史君其近得善本將刻而傳之夫流布賢傳以上翼六經下惠來學甚盛舉也間屬詡一言且語之曰是書得尹楊諸老全書撮其語分註于辨欵之下尤爲明備耳今姑刻之以竢後之成人之美者補焉於戲聖賢隱沒正道將沉凡擧利得喪足以敗道而喪心者其爲迷也顯人猶知之至於溺意相逐影響其爲迷也微而覺者鮮矣詡誠無似因御史君問屬僭一言之不敢不罄不腆之辭於先賢著述之末而因之以罄其一得之愚焉蓋足音之喜固不勝其杞人之憂也

周禮重言重意互註序

先儒謂周禮一書自周公廣大心中流出大包宇宙細析毫芒成一代之治體爲萬世之準繩故當時治效至於囹

圓空虛天下太平海不揚波四夷賓服烏乎盛矣後世之爲君臣者心學既失徒弊精神於儀文度數之末若類稚子弄影之爲者不幾於戲乎故跡其治效高者或僅致小康下者視桓文爲不及又焉有所謂郁郁乎文者也何也心非廣大則於天地之心爲不合矣於天地之心爲不合則於天地之用爲不肖矣況乎明良相逢尤不易也唐太宗深信矣而無其輔王通篤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而昧於所事宋神宗刻意矣而失於所任彼宇文之於蘇綽似矣而方以裔夷猾夏若是者雖其人品高下相去夐絕然所謂心學或不能知或知而不能擴充以至於周公之廣大無怪乎三代之治寂寥數千載而莫有繼之者非

三代之治卒不可復也無三代之君臣故也非不可以爲三代之君臣也無三代之心學故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之謂也詡少時閱書目有所謂周禮句解者集傳者註疏者又有所謂纂圖釋文或問講義詳解要義解義攷工總義訂義會元復古者所謂句解集傳註疏則見之所謂纂圖以下則聞其名至於重言重意互註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上虞尹公德容蚤歲留心禮學遂以是經取高第歷顯官持重而居寬蓋有得於禮意者以奉　命清兩廣戎政偶得是書於西藩士人家喜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於聖經有所裨也携至東藩出視廣郡守袁君[illegible][illegible]刊刻而傳焉屬詡爲之序方今　聖治百二十餘年[illegible][illegible]兩生所謂積德之說傳心學而契周公之廣大世豈無其人於焉光輔聖人制禮作樂以追繼成周之盛斯時也公當摅其平日所得禮意者逐諸賢贊至化而是書蓋不可後矣詡也卧病丘園深愧無可爲世用者儻天錫以犬馬餘年雖無似尚能擊壤以歌太平之盛

東坡三體詩集序

夫爲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尊禮名德表章先賢以爲其民趨嚮之道若武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雖古之聖帝明王且不能外是以爲治也[illegible]以下者乎東漢去古未

遠爲長吏者如陳蕃未下車[illegible]徐孺任延甫視篆先遺饋祀延陵季子當時人心正風俗美訟牒簡盜賊息有由然也世衰道降俗吏往往役志於簿書期會之間上下督責趨赴以爲殿最視教化爲迂闊事至唾去而弗顧於是乎新民遺教蕩然矣又何怪乎人心日偷風俗日薄訟牒繁而盜賊興遂至於不可遏絕也與譬之久病之人顛毉者不求致病之源而妄投攻病之劑本病未除而藥病增矣可勝嘅哉東坡先生蘇文忠公有宋一代之名賢也文章有全集氣節載信史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久矣公在紹聖初坐侍御史虞策誣奏元祐作誥詞涉譏訕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公之至惠也始寓居合江樓

繼遷嘉祐寺繼遷白鶴[illegible]人因即新居之地祠而祀
之今白鶴峰祠是也在惠凡三年雖謫臣羈旅流離患難
種種人情所不堪者而公處之泊如視天地爲逆旅得喪
如夢幻公自謂生不挈家死不扶柩者蓋實錄也復能捐
犀帶出金錢造浮橋築長堤以惠惠人蓋不直文詞翰墨
之被乎惠之山川草木而已也然則公固有宋一代之名
賢也以惠視之則公又惠過化之先賢也弘治壬戌予同
年友新昌呂君中原以南京刑部郎中遷知惠郡事首謁
公祠復能師公遺德以治其民而民悅之公餘因翻閱郡
舊刻公詩集脫落殆過半矣因重錄其五七言律詩絕句
爲三體集蓋倣唐人三體之選也而其意則寔欲因公之
流芳遺烈而表章之以風其人民端其士習以施其教化
云爾不然公詩具全集惠有舊全刻而金陵復有王梅溪
集百家註東坡詩而必以是傳爲哉雖然文章天下之公
器也其得失蓋有公論焉昔人論杜子美短於文病在於
以詩爲文也韓退之短於詩病在於以文爲詩也公之文
章汪洋俊逸氣節正直凌厲當時尊之後世仰之不啻如
景星威鳳夫何容喙至於詩焉雖落筆之際浩蕩沛江河
魏峩聳山嶽而終於朱絃疏越一唱而三嘆者有遺力焉
則亦不免蹈退之之病者矣山谷謂公文章妙一世而詩
句不逮古人者殆亦公論也或謂文士相輕者過也興時
公與定國書亦云詩筆殊退則公亦不自諱矣而後之君
子必欲爲之掩護何哉集刻已畢呂君專使不遠千里走
書幣徵予文以序之予既慮夫讀者不知呂君所以集公
之詩之意也故推本教化以爲世吏警而又懼夫世之學
詩者以多岐而亡羊也故敢述其斥鷃之見則雖得罪於
君子亦有所不敢避焉者矣

鐵菴集序

鐵菴集乃宋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所著九世族孫今廣東
右叅政良節刻而爲世傳者也公有宋一代名臣也其始
典教與夫司牧也正學術勵名節表章先哲禮下賢士聲
望隆焉爲世稱重其在朝也多所建白國是賴之其疏今
集具存忠義之氣勃然[illegible]壺争高而宋史弗之傳其知
吾廣經略安撫也尤有遺愛而仰高祠名宦中弗之列輿
論病焉所恃者公所著藏之故家歸然如魯靈光之獨存
又賴賢孫如吾叅政君涖政之暇亟以顯祖爲事念公遺
稿浩繁乃托一二文學虞埛遺靜室選其所作關繫世教
之大者其爲類日凡二十有二其爲卷凡總若干萬言名
曰鐵菴集俾詡序焉詡竊嘗以臆見而妄評公之爲文如
奏疏以至墓銘之類高者駸駸乎上與秦漢作者頡頏次
者亦不失爲近古高製爲詩如古體近體五七言長短之
類雖風格未盡脫趙宋氣習而才力良足以勝之亦有陳
黃蔡度乘之懿德偉績卓然響世謂之有宋一代名臣非
邪據此則宋列傳可以補吾廣列名仰高祠亦可以舉矣

公莆田人名大琮字德潤號鐵菴其別號也因以名其集平生行實見直龍圖閣後村劉克莊所爲墓銘者甚備序可略也叅政君字介卿文而有治行云

白沙文集序

麟也者乃天地儲祥星嶽孕秀應五百昌期而生希世之瑞也　皇明有道其瑞應於成化弘治間白沙陳公甫先生是也先生生於宣德戊申者也今以爲出於成化以來者何哉蓋其初也麟性雖具必至是性始完而頭角始嶄然露毛鬣始煥乎其有文章也抑以見先生之所以希賢希聖者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死之與於斯文者也先生之學何學也古聖賢相傳之正學也其造詣則由知而好由好而樂之者也其全體之呈露妙用之顯行雖不敢以意想揣摩而妄爲之說昔人所謂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者猶幸賴諸詩文之僅存也知言者能即是以求之則大而出處酬酢小而語默動靜顯而孝弟忠信微而性命道德亦槩乎可考而知也有能述其旨纂其言爲訓以羽翼乎六籍四書天下之大千萬世之遼邈詡安敢絕望以爲無其人焉若然則其道有傳焉嗟乎麟逝矣是集乃麟之景跡耳以景跡而求麟不亦遠乎雖然麟在無麟景跡爲也麟逝而景跡可弁泯乎昔詩人以麟之趾定角興公之子姓族也一則曰于嗟麟兮二則曰于嗟麟兮說詩者以爲麟性仁厚而公之子姓族亦仁厚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者然後謂之麟哉吾固以學至乎聖者爲真麟也彼投閣而草玄干時而續經之輩爲麟之贗也非邪麟不可見矣有能因言以得先生之心其道脉之正傳學術之的緒當渙然自信之矣詩刻于山東者二十之五刻于梧州者二十之一耳而文則予弟門人所抄錄散在四方未有會輯成集刻而傳之者也弘治癸亥吉水羅君僑惟升以進士來知新會縣事新會先生之闕里也惟升下車首登拜先生遺像悽然起羹墻之思慊乎有不及門之遺憾復能師先生遺教以治其民而民戴之乃於政暇搜羅先生詩文爲全集以慰天下後生之心而興起先生之道麟按跡於世也至於用舍世道之隆替槩焉麟無與也是言也者斯道之攸寓也言存矣麟不死也況有嗣之者乎吾知是集一出天下後世不徒爭先拭目之不暇矣

白沙遺言纂要序

儒有真僞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尚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于聖絕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曰之駁乎無足取也其蓁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涉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

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救僭偽之弊而長養夫真風也其恒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爲事而以欽著述爲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輙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輙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皐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謝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爲道也因撫先生文集中語倣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爲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粲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云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亦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

見素集序

文章以救時爲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菴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曆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竦恨不生並時而願爲之執鞭也下此則鬬富誇巧雖極其工緻第取悅人耳目而於綱常世道無所關繫焉果爾亦奚貴於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爲哉始予計偕至京師於士友家獲覩莆田見素先生林公爲秋官員外郎時抗

憲宗皇帝疏草三復流涕見其劾匪人斜權倖凜然鈇鉞之嚴而血誠骨鯁溢乎言表殆揭日星而聳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國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菴一疏相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邪未幾還公留都薦歷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章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

先帝以言者起公爲僉都御史持風裁於大江之左右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桀黠者亦爲之斂跡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在在如是蓋不啻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　朝廷則必有以寢淮南之謀在邊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山林則又必有以一絲而重漢九鼎者矣蓋公精神心術之所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爲文爲詩或贈送或酬答或寄託雖體製異科風格殊指要之其歸與曩疏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靳不傳於世邪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爲此特醬瓿上意思耳夫豈以是爲自足者哉閒于編成集凡五十餘卷而以其別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其爲我序之得書時薄暮矣亟并燭快讀次日卽捉筆于以見予仰公之至方以託名是集爲幸

遂忘其諭陋且讓云

六書音義序

六書音義一書致政郡守豐城芝軒涂先生所輯其冢嗣憲副鄉儀刻之以傳者也其爲卷十有八其爲門十有三其爲部五百十有四其爲字總若干萬其真楷主洪武正韻而附之以古文篆文籀文其音切亦主正韻而兼取玉篇其釋義雖本說文凡涉穿鑿者悉刪去而兼采他說文字備而無玉篇之雜音義正而無說文之鑿可以左右正韻而備一代書學之製與昔之玉篇廣韻韻府書統諸書並行於世無疑也先生自登仕版以來四十餘年無所好獨好儲書將踵鄴侯之富政暇手不釋卷暨歸老于劒江

之上也日惟從事於著述此其一焉憲副公携之入廣刻已屬走也一言以引諸端嗟乎結繩廢而書契生書契之初作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而著於竹帛則謂之書也周禮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者象形會意指事轉註諧聲假借是也書必有音宮商角徵羽是也音必有義訓詁是也音失則陷江左之偏義失則蹈荊國之妄而六書於是乎失真矣此六書音義之所由以輯也 皇明大一統文字無符象鞮譯之殊然惟章奏用正韻公移私券課程碑板之類往往尚沿舊俗習豈非由昧文字體用原流與夫音義之所在故與是書一出啓初學醒群蒙其有功於書學也不少矣若夫含情性於韻埒蓄血氣於點策沐之以虛眞不淈之神浴之以浩然剛大之氣去睢盱側媚之態回熈熈穆穆之風使閱之者神和而氣融此則又音義之外有別傳焉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抑聞之穆伯立言不朽之說詩孝忠維則之訓先生之立言固足以爲不朽圖矣而憲副公忠章親美其孝忠必足以爲錫類之勸也走也故於序末表而出之

兩山遺稿序

兩山遺稿是惟我[illegible]撫潭灣三郡事番禺張姓諱瓚字德潤別號兩山先公平生所遺著述盡在焉者也我
皇明有功德之名臣屹屹於嶺海間僅三四人而先公與焉見雲南按察副使毗陵徐公紘所編琬琰錄已梓行于世

久矣公幼有異質穎悟絕人書史過目即了其義群藝咸不假習而能正統己巳黃蕭養作亂將閣賊城城外遠近人咸奔挈入城城門塞羸幼踐死者相枕公突入猶手活數人時年弱冠耳識者知公活脫手段已兆於斯矣庚午領鄉書尋遭太母夫人憂哀毀骨立日拾磁碎鍊油灰甃棺下手批之天順丁丑舉進士奉使道出江右時巡按者不出見公曰彼主而我客也客無先謁主禮答二司禮畢竟還家寧崔公恭時爲左方伯獨異之語人曰張進士少年風力如許異日必偉器也盛延譽於士大夫間庚辰授戶部主事大司徒才公委掌部封事公因得稍暇遂大肆力於群籍而文學之譽始籍籍鳴於時矣大宗伯姚文敏

公嘗薦同考會試陞提學僉事咸爲忌者沮文敏公見公
盛氣曰老夫薦賢爲國遽有他邪江右撫州缺守崔公曰
非得其人矣遂疏公名入公以六年主事陞得大郡亦異
數也　命下時掌錦衣衛事者威權甚烜家有夙負在撫
因厚遺公公峻辭略不啓視每遇撫人無問貴賤必以撫
之民隱訪之遂盡得其情下車鋤强扶弱彰善癉惡如素
所目擊一郡驚以爲神明故事新官視篆縣供什器公悉
却之快手以擒捕爲名騷擾村落尋罷去撫多引錢前官
所取不貲公照京府例取鈔二錠其後民告不便始折白
金分半詞狀供招悉出公手不以付吏吏無所售其奸理
文卷每至夜分始就枕乳媪裁縫出入公門及老兵素爲

民害者公悉杜絕而驅遣之先是屠牛禁莫能絕公首枷
其勢要之尤者始莫敢犯有兄弟爭田當路怙其重名久
不能斷公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内前官憚其勢位莫敢差
發公處之以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賄緣貴要請囑百端
而不爲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免科徵隱瞞丁
口影脫軍伍與夫曹屬粮里交通富民虐害良善吞併窮
苦諸弊革去幾盡江右歲大饑撫獨有備所活者不可勝
計凡燕飲一不與政暇則課諸生延接賢士詢訪時政而
已矣太宗伯徐公瓊撫人也時爲侍讀與公書曰毋有公
評廉健如王祥符而仁恕過之翰墨如周循田而公正過
之當於古人中求四也三年政化大行有野蠶成繭之瑞

士民皆謳頌未幾遭太父戶部憂歸時姑蘇韓公雍總督
兩廣禮遇公語肇慶李通判敏曰此人有大力量欲薦行
軍副使不果服闋未北上江浙張公瑄巡撫閩中薦補漳
州乃成化甲午夏也入秋洪水大漲所在田廬淹没公急
發舟奔救活數百人給以衣食財物亡者設饌招魂祭弔
繼值旱災祈禱霑足其負租具實奏免重修學宮極其壯
麗南橋爲洪水所圮公修復皆巨石凡十餘丈一力不以
勞民闢港道以便灌溉延學行師儒以訓士子鄉飲素苟
簡公考禮按式務極崇嚴以敦風化昔諸被患列屋奠居
抱子孫矣念無以報公生我之恩乃相與立功德碑於南
橋見兵部郎中林公雍所爲碑暨白沙先生跋後二十有

三年公猶子翀同知漳州事謁學見老稚數百人俯伏橋
左右問之對曰昔太大人所活民子孫也時汪守陪行見
之嘆曰令叔遺愛在人有如是夫嘖嘖無已公已六年秩
滿便道還鄉分巡官素不悅公者因其鄉人巡按相與媒
孽以爲多收養馬柴薪息公抗疏訴冤復與之詰奏歷三
法司獄殆遍賴
聖明哀斷竟得雪因調潯州潯州廣右陋郡也公不鄙夷
其人待之有凡如在漳時時大征梗化者總督朱公英以
公正直委以戎事公活數村人命殆不下萬計不二載以
九年秩滿飄然買舟南歸意不復出矣時掌銓衡者終迎
臺官意因考察竟誣退公公雖泰然不以介意而時論稱

詘萬辭如出一口公之退實公之榮也晩年預營壽藏於祖壠下經營規制甚偉日與親故賓客徜徉觴詠其間以爲樂視斯世若遺焉辛亥卒于家得年僅六十有二嗚呼先公爲人慨慷易直居家孝友所得祖業揭爲祠堂祭田餘悉以讓諸兄見人貧乏盡力拯濟語及人患難事輒泣下有大才志歷守撫漳潯三郡皆有功德於民而其最不可沒者活撫人於饑饉拯漳人於洪水脫潯人於兵刃先後不下數萬人昔人所謂活萬人者後必封雖天道或者遲遲其報而在公則位不滿德年不登中壽使其懷瑜齎志以沒嗚呼豈不痛哉凡文莊公滌素重許可眼中人當其意者指不多詘獨敬重公其祭公文有曰方其進也

期君以大用常理謂其必得既不果遂迨其退也則君以遐年謂其不得於此必得於彼今也又不遂嗚呼德潤乎以君故而今而後不敢復評天下士也已論者以爲知言平生不屑著述而詩文出於一時應酬流出肺腑皆自氣所發見者每嘆以爲不可以書法獨步一時尤精於大書千題榜者接踵白沙先生因閱公爲莆陽丘御史書亦壁賦嘆其醇古有詩云醉中亦有臨池興悵望名家不敢言白沙先生書蓋一世者也其推重乃如此嗚呼公今殁未已拱矣所遺著述不肖詡大懼荒墜謹以類編並稾爲二十有八卷凡若干萬言總名曰兩山遺稿云惟公蔚爲昭代名臣則公之著述固非一家所敢私也用是於公名字謹不敢諱而併述其行實大略將乞世之名作首序爲天下道而傳之庶讀者因言以得公之爲人而以俟夫他日修　國史者

南海雜詠序

昔人於其鄉之山川人物古今勝蹟類有永言蓋所以道其興廢顯晦之故以寓夫弔古傷今之意登高望遠之情欣悼嗟嘆溢乎言表于以傳之鄉人播諸天下後世使讀之者宛如身居其地而目擊其事可勸可戒而不自知其感慕之至也其所以有關於人心世道夫豈細故也哉予嘗有志於斯而力未暇爲也成化甲午叨領鄉書寧親于漳州之公署定省課書之暇塊然無所營因取南海志書

讀之采其古今景跡之著者各賦詩以詠之積成計凡若干首細書成帙分爲上卷以其皆一郡之蹟而詩略備古今諸體也因名之曰南海雜詠云所慊者養淺而積滯發而爲辭類近而不遂鬱而弗宣風韻不長不能極揄揚蹈厲之興以追配乎昔人之萬一爲可愧耳然異時或携之以遊江湖之間居山林之下將取一篇與漁父樵童野僧田叟長歌短詠以衎尊俎資笑談亦足以慰其羈旅之情故鄉之思索居之寂而已矣若夫傳不傳乎又安敢置固必於其間邪

桂軒續集序

自昔詩人稱爲名家大家者必其體裁之純雅音節之和

平兼古今備衆體而各極其至焉始克稱是否則未有能卓然名世者也若是者雖關乎時而亦存乎人焉　皇明光嶽氣完作者輩出至于詩焉惟吳中與吾嶺南爲盛洪武初吳中則高啓楊基徐賁張羽各以其詩鳴時稱四友嶺南則孫蕡王佐黃載李德趙介結爲南園詩社時稱五先生一時高唱莫不含淳漱和淹古轢今而衆體具焉其純雅之詞和平之音寔足以鳴　國家之盛故今天下之論詩者一則曰吳中二則曰嶺南焉宜乎嗣之者代弗絕響也若四川憲副致仕江一原先生其今之巨擘者與先生爲人和厚樂易破一切城府崖岸而游心太古之先好學之心老而不倦故能博極群書出入古諸作家之門戶而窺其室與耳目所及而感之心思者發而爲詩率皆和平純雅一掃浤濙艱澁之病而思致之遠風韻之高則又渢渢乎溢於言意之表若漢之樂府晉之五言唐之五七言律絕句與夫歌行諸體信筆而成莫不握其樞機中其肯綮誠足以匹休乎五先生而追踪乎古之作者矣葢先生際重熙累洽之餘而得之氣化者爲獨盛所謂關乎時者也然亦豈非本其天分之高學問之博考索之精有以大過人與不然彼挾冊呻吟句鍛月鍊而致力於詩焉者葢亦多矣獨不能與於斯者何哉所謂存乎人者也先生平生著述甚富自發解爲進士爲茂宰爲地曹爲監司時所作門人知縣吳璉輩輯爲前集刻于江右矣其在蜀爲

兵備憲副時所作總戎李公鎬輯爲續集刻于松州矣曁歸老于羊城也又十年矣諸子宏宇將輯爲別集刻而附于續集焉先生謂謝頗知音者也俾序之謝謬謂詩關乎時而亦存乎人者如此然則欲成一代制作之名於天下如先生信不可以無所本也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二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三

番禺張詡著

序

章恭毅公文集序

天眷 皇明錫以骨鯁忠貞之臣俾之用以賛治化匡社稷扶綱常隆世道于當時而餘芳遺烈足以起頑立懦於千百世之下若南京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諡恭毅章公蓋其人也公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即抗疏論太平致治十六事次論禦戎次論鈔法次論宦寺次論恤民次論時政次論朝貢次論科舉最後論脩德方在一司秩五品非兼鈞軸當言路也五歲中疏入者八九皆國家大計言人所不能言者也其脩德中言朝 上皇復儲位事開王體國是在大言人所不敢言者也疏一上舉世難之而公坐是得禍矣首尾困縲絏七年考訊無完膚繼受大杖一百瀕死者亦屢矣我英宗皇帝復辟之初首釋公是夜索公疏讀之猝不可得隨問之內侍口誦以手擊節嘆曰好臣子明日擢公禮部右侍郎蓋簡在帝心久矣方公下獄也天大風黃沙四塞人心杌隉釋囚之日也連日陰霾至是開豁京城男婦聚觀如堵有泣下者擢官之日也中外臣僚下至衛士以及行路之人莫不舉首相賀一時骨鯁之名忠貞之節掀天揭地雷震于四方矣由是觀之公危言讜論一發雖不盡用而於治化社稷增重多矣至於殊榮大爵之加綱常世道又因之而振蘭焉于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可起而懦可立豈誣也哉謂非 天錫不可也惜乎公以公輔之器而沉于下僚後雖任以卿佐尋改南都未衰乞骸去矣其素所蘊蓄容有未究其用者故往往於文章焉發之平生所爲詩文甚富雖一時應酬之作亦皆本於性道節義該乎人倫物理不爲無益之空談故雖不屑屑求中於文士詩人之繩度而精誠貫金石光焰參星斗非有本者能如是耶竊嘗妄評公之詩如關雲長直取顏良頭於百萬軍中而陣伍有不必設焉者矣文如郭子儀單騎見藥葛羅於涇陽而中肖或在所免焉者矣豈若常將帥敢爲哉蓋詩如其文文如其人如此公甍之二十二年家嗣方伯玄應始編次成集凡二十有七卷詩文凡若干首刻梓以傳屬詡序其端噫詡何人敢以不腆之辭矜公之文哉顧仰慕公在山斗之地非一日矣亞以方伯孝思之意不可孤也敢論述其關繫於天人之大者以見公所以取重於世者有在也是亦論世之意也公名綸字大經浙之樂清人有年譜奏議進思錄困志集已梓行于世矣方伯才猷代著而有文所以濟公之美者未艾也

恥菴集序

成化間先師白沙先生倡道東南適一峰先生以風節起

於大江之右若響答風聲所漸被一時天下士習爲之丕變時則有若耻菴先生陳公者蒞江右臬事乃獨於二先生尊崇而左右之恐後詡時在弱冠聞之以之占公之賢過人遠矣癸卯之秋詡計偕北上道出江右公時轉官在藩省聞詡至亟枉顧南浦驛中與之握手劇論久之詡於是乎益信公之賢不翅如曩所占焉蓋見勝於聞也已而別去公遷官入淛尋以物故聞自是公不可復見矣後二十有五年爲正德丁卯公之姪堦以進士宰吾廣之東莞視篆之隙始以其昔從公在任時手自抄錄公詩并文凡若干首以類編次成帙干詡序諸篇端將刻而傳焉顧詡於公惡能已於言哉公長於吏事而文之以經術官轍所至其望隆然而崇尚文儒之懿尤爲物論所歸重假令公無著作焉以傳而公之賢卒不可揜也矧重以著作之不苟燦然如渾金全璧者哉假令公於詡無一日之雅焉以爲今日贈文地詡固不敢愛不腆之言將以白公之賢于天下後世矧荷公一旦逆旅斯文魚水之契忘年忘分庭于如許其盛也然則詡雖欲已於言弗可得已公名煒字文曜閩縣人也登天順丙戌進士第拜御史官至淛江左布政使以其別號耻菴也因取以名其集焉堦字德階政尚清簡將來進用未艾也若德階者亦足以世公之家學也夫

園居六詠序

去滇城南約五百步有勝地焉擁五華而瞰龍江郡人孫文振氏居之復於所居之傍闢地爲園園之中鑿渠引水匯而爲池沿池種柳樹百餘株垂陰可憩當波光瀲灧皓魄當空水雲之吞吐魚鳥之飛潜俯仰之間可以自得池之外有塢環植杏花當春風披拂落紅如雨蓋文振積以醫鳴志在利物而不私故託董仙以自況塢之外結茅數椽爲讀書之所檽竹爲牖讀罷則彈琴其下琅然吾伊之聲泠然咸池之韻可以自適一室之中左丹爐右茶竈客至則相與啜茗清言竟日客去則燒煉丹藥以給病者此外嗒然若無所事焉因析爲六景鄉進士何良玉走京師謁縉紳之能言者作爲詩歌以詠之復介予年友夏景昇來徵文以爲之序予聞自得之樂内焉而不倚於心外焉而不著於境文振以利物爲心曾無炎涼戚戚之間則中之所存者浩矣日出入於山水禽魚風月花木琴書藥茗之中而樂之不厭焉則外之所好者清矣使於此脫然而無所倚著則物我兩忘心境俱寂爲而不有功而不宰天地之情君子之業見矣文振豈亦有聞乎此否也雖然世有簞食豆羹見於色而一世汁心醉夢於聲利之場者聞文振之風亦可少戢哉敢以是爲景昇復請良玉歸而告諸文振

一齋吟稿序

瓊州別駕一齋林公與詡兩山先生聯景泰庚午鄉試榜

翊之妹則歸公冢嗣校故翊之視公丈人行也公不以翊
晚生虛名忘分忘年引進資論汲汲乎若弗及焉雖以翊
之愚亦屢蹤踖弗之安然竊感公知且服公之識量度越
尋常遠甚蓋聖且師豪文而下問此風絕響於世久矣間
嘗叅公惠倡和佳製第以未獲一欽其全爲厭焉公之孫
燦翊之甥也一日奉公近輯手稿來請序因得以快夙心
而序則誼不容以膚淺辭乃顧謂燦曰古之作者姑弗論
如 國初嶺南詩社孫西菴先生輩之作今取而讀之靡
不舂容其音響質直其文辭雋永其意趣雖於雅頌未必
一一能盡合而一切恣遰褰澁之態掃蕩無餘也蓋盛世
之音老成之作類如許而後學不知競號曰詩弗椎鑿非

詩也遂往往過爲剪刻的然纖濃若備而氣傀則蔚然矣
描畫精巧若可愛而以性情禮義定之則終弗之協所謂
大羹不調大玉不琢之義微矣憂世道者於與奪取舍間
寧得已哉公平生所作甚富然多不存稿今所存者纔十
之五耳雄辭秀句前輩之體裁音調宛然蓋公以其所見
所蓄者信意出之非苴可以言語文字求也公名弁字宗
敬一齋其別號也唐九牧之後與莆田林通譜在瓊州有
遺愛今去之四十年瓊人道之不衰居鄉恂恂以訓子孫
爲務問遇横逆之加若弗聞識者謂有古受唾自乾之風
非厚德其孰能與於斯邪抑聞古人留有餘不盡之福以
遺子孫然則顯公而傳公之詩於他日其在燦輩乎

竹巖詩集序

詩之爲體也甚微而其爲用也甚大是故蓄深養厚者其
氣充然而其爲辭也沈婉以粹其次雄渾以博其次平易
以直焉不爾則急躁以雜矣膚淺以俚矣艱澁以晦矣良
由發之性情資次卒弗能掩如是而夫人所藴所立恒於
詩焉可考見與夫觀人臧否得失亦恒於詩焉不差尺寸
也第目力大小具否何如存乎人耳三百篇後詩人類以
功力深造力至功完而法具矣詩不能不爲之傳也蓋以
詩而重其人焉其間氣節功業之著其人自不能不白於
天下後世者則其平生所著作亦不容以弗傳也蓋以人
而重其詩焉若竹巖詩集其一也竹巖詩乃前輩河南方

伯程公所作其子今知肇慶府事時昭所收錄時昭之僚
友別駕白君騰霄力請刻之郡齋以傳焉者也刻已二君
專使具簡書禮幣徵走文爲之序走嘗讀篁墩文集中有
爲公墓銘稱器宇學問行檢才識在一時負公輔之望如
公者不可多得則公之爲人蓋新安之傑然者也至論其
爲學不事辭藻雖時賦詩而緘其稿諱其名終不以自見
也跡是以觀公不惟不專以詩名而其詩雖作當時人已
不可得而盡見也况蓋棺之後乎茲集特賴時昭克肖而
能收錄云爾然亦存十百於一二也公敭歷中外幾三十
年會計之績甘棠之愛赫然照當時而篁墩猶以爲世亦
未盡知之則公卓然爲新安之傑然蓋不誣矣故其爲詩

也雖不拘拘焉資於功力而性情之悃愊辭意之和平無急躁膚淺艱澁之病亦不愧乎古之作者矣矧其人之可重乎時昭允濟公美其治肇慶也藹然子惠之風騰霄仲高先哲尤篤同僚兄弟之誼俱足以成郡治而樹民彝是皆可筆也走因序公詩故併及之公名泰字用元竹巖其別號也由景泰甲戌進士起家爲大司徒屬出叅廣右政至左轄云

五馬行春圖詩序

余友大叅王節齋亟爲余道知德慶州事楊君之賢也曰甚矣嶺海之間地方日瘠而生靈日病也使牧民者皆若人焉庶瘠者肥而病者瘳乎余謹志之因以質諸當道當道莫有異辭焉者也又以質諸州人州人亦莫有異辭焉者也余於是乎信君爲賢牧而愛慕之君亦不以余不肖而謬推重焉所謂千里神交余二人者殆庶幾乎一日專使授簡出其士民所須五馬行春圖并詩俾余序之余方愛慕君安能默默也孟軻氏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諸掌上夫不忍之心仁也在四時則春也是故萬物非春弗生也萬物非仁弗育也故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聖賢以捄世爲心此之謂也君牧千里子庶民冀焉思所以衣之饑焉思所以食之危焉思所以安之沐之以和風浴之以甘雨使四境之内刁斗轉而爲絃歌羊犬變而爲赤子

而又以案牘之暇施循行勸課之政焉故入其境者但見油油其禾黍熙熙其人物以爲千里皆春也而不知本自君不忍心中來也然則君滿腔皆春乎而奚行之云若君之所謂春者有所本如此或曰君治體尚嚴鋤奸剗暴靡遺餘力用是威行境内盜賊屏跡春之一字懼不足以盡君也余曰復生於剥者也故德之流行必自威信始焉不然崇優游以爲寛務姑息以爲愛而不得所以先後操縱之機其終不流爲委靡弗競者幾希矣安在其爲善治也蓋君之所謂行春者有所先又如此雖然以君之才俾得一州如斗大所謂位不滿其德者也故其所設施特千里之春耳使君得大行其志焉必將益擴克其本量而大其設施弗令四海之皆春弗已也此固余與諸公之所屬望而亦豈非君之素志也哉嗚呼心學遂矣異時君以公事往來藩府之便冀枉顧山中青燈對榻之餘余雖無似尚能述舊所聞叩之君君必有以復我也君名恭字以信以科第起家領初命其先東淛人也以祖從戎今籍滇南云

節齋雜稿序

昔者漢諸葛武侯未嘗以文名也而出師二表說者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唐陸宣公未嘗以文名也而奏議一書說者稱爲王佐帝師何則有懿德以爲之本而又輔之以正氣焉是故措諸事業則光明俊偉發爲文章則明白正大雖於聖賢性命道德之微容有慊然者而其學亦足以

際天人輔世教矣夫豈文人空言無補者可同日語哉予同年友慈谿節齋先生汝言早以學行聞暨登仕版尤慎名檢其在儀曹也建大議決大疑率群闢 國大體隱然有宣公之體裁及出參大藩也不赫赫以樹威不皎皎以干譽推誠以待寮屬布公以予百姓又隱然得諸葛之規模惜乎拘綴於時制牽欲於官資猶有未究其用者譬之萬斛之艘未縱乎八溟凌雲之翮未搏乎九霄也於是出其緒餘爲詩文古今體凡若干首錄爲一編名曰節齋雜稿問以示予其間機杼率自出若不拘拘於文人之矩度者然而切於日用如上毛之甘繭絲之暖雖不求世需而世之凍餒者自不能外之豈非所謂有懿德以爲本而又

輔之以正氣者邪抑予嘗觀古今之人矣才高者多傲學廣者多誇而負經濟者多訑訑然自滿也惟汝言則不然才高矣而退然若無能人學廣矣而謙虛不伐經濟內蘊矣而方汲汲焉悼求不一之集以自助此其識量又有過人者推是心也雖聖賢地位不是過也而何武侯宣公之不可企及哉雖然道無窮也故學亦無窮昔衛武公年九十餘而猶好學故詩人美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曾子釋之以爲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汝言年服官政視武公殊富也可不勉哉孔子曰仕而優則學是已予與汝言心契而情孚所謂莫逆之交者也故因序其稿而歸之也既頌之而又弗忘其規

送何公孟宜使還詩序

天下事爲奚必皆出於我而後謂之用邪人之善猶我之善也人之能猶我之能也其設心也果然必能以天下之憂爲憂以天下之樂爲樂也必能見人之善如獲至寶見人之能如悅珍味也苟欲惟我之是出焉則人我之私生於其間其不較長短於尺寸以爲名利之計者幾希矣詡非敢忘情於天下之事者事無精粗大小亦或究心焉於其間顧其才小其力綿其病疢之來十居其七八最常出効犬馬之力而屢試屢蹶亦其才不稱事力不酬心故也今而後病日相尋自揣虛薄决無可以爲世用者矣獨上恩未報眛眛焉不敢以一飯忘亦惟取人之善以爲已

之善取人之能以爲已之能如是而已矣善且能矣雖素昧平生猶師而仰之而況知厚者邪詡於晉陵何公孟宜舉進士爲同年入選爲同官任事爲同部交道爲同志所不同者公之善之能超然脫穎於人人中固非詡所能及也謂之知厚非公誰邪去年領部檄出理 國計於閩廣公旋爲有方不疾不徐吏奸不得以售民隱不得以抑而積年逋欠以完其在廣也自春歷秋凡七閱月雖館人飲食之供必却或不得已有賓客之餞一魚一菜之微必償之以廩給其介如此故大而藩臬莫不敬小而州縣莫不畏所居之公廨有凡公給之需視諸尋常出使於廣者迥異然則人何以得此於上下哉其必有由矣孔子曰行已

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公其以之詡也百病集躬方期與安期羨門之屬採藥於名山無人之境安得百何公布之天下之要津以寄斯民之命使詡大馬餘年得與太平昆蟲草木同遂其性抑何其幸哉故於公之行也爲詩以別之而凡似公之作并附録于後云

張氏家譜序

詡聞之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是故雖歷百世而不相忘也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世之賢人君子猶得以知其先人無廟無宗而不昧其祖宗者譜之力也自唐衰譜牒散絶士大夫廢而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貴耻言賤富耻言貧置其先於弗之齒者多

矣此譜之所以遂大廢也吾張氏入廣自一世以至七世譜牒具存不幸燬于兵燹自八世以至十三世詡謹修葺之以爲後人啓端焉知者書之不知者闕之謹其實也嗟乎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史紀善惡爲後世勸懲主義也譜爲世系宗支而設使爲人子孫雖遠而百世可以推尋其本原之自不至漠然視爲途人然後得以叙倫理篤恩誼者主恩也由一家以及天下之家家焉教化以之而起風俗以之而厚其關繫亦大矣哉雖然吾譜自名字別號生死歲月科名動級之外有一技能必書有一善行必書至于婚配也守節者必書改適者必書培塿與嵩華並而高下自見涇流與渭派同而清濁自分芝蘭與蔓草雜而香臭自別然則吾譜之作雖不爲善惡紀也而善惡隱然見焉雖不爲勸懲設也而勸懲隱然具焉此則又詡之妄意也謂之家譜者天下一家也況吾族乎使天下之大家家一譜猶大綱之有萬紀會萃入于板圖猶萬紀之有大綱雖總謂之曰大家譜于以見我　皇明天下一家之盛亦可也

送同知膠州高君之任序

夫蛻穢濁而出埃壒者不在乎巖廊臺閣之上濯莽巨澤之中躡烟霞而乘雲霓也不動於崇高不辱於污溷不攖於卑瑣不困於紛挐德眛眛焉而人不之知政蕩蕩焉而人不之感機活活焉而世不之覺也斯謂之大有是故魚

鹽屠狗抱關擊柝之賤而賢士隱焉亦惟其胥次之高卑何如耳而況遭逢　休明希闊之世以經學佐施政教於名州者乎夫州縣之職昔人嘆其徒勞以令觀之臨以上司壓以大府承行簿書迎送往來終歲役役焉不少休亦云卑瑣而紛挐矣然先儒以存心愛物自一命之上無不有濟以令觀之環千雉之城上地數百井人民數萬口政事數百欵苟吾心一惟愛物焉自存則被吾澤者何限夫然擴然無我一惟理視視彼之所謂勞者刀也吾心水也以刀割水其何傷乎維揚高君宗盛以太學生入選得同知山東之膠州予寮長顧君時俊其鄉人也惜其才美而官小恐不足以當其意來求予言以觧之予念與君未有

一日之雅顧不以膠之風土文物與其臨民之道施爲之序次第揮揚而輒語以大有之道不幾於駿乎雖然放艇挨竿必以洞庭彭蠡爲適吾之云然亦欲擴大其胷次而已胷次既大則百美衆善自此流出彼特政之瑣瑣以君之明其有不知也哉而容喋喋

送通判梁君之任漳州序

上登寶位之明年詔天下校官秩滿得與監冑士之入選者群考而並用之於是崑山梁君以德輿縣儒學訓導最上復考居優等得漳州府通判予寅好郎中陳公喜其郡佐之得人也來徵予言以爲君之官之贈予惟漳之爲郡濱海阻山民繁且富時有奸宄萌孽其間治之難也固然

自我朱文公過化蔚爲禮讓之區冠昏喪祭之禮講行至于今不廢是故其民可以身教而不可以智愚可以誠感而不可以威制長民者有德則易以治而無德者率難以服也茲理在天下列郡莫不然而奚獨於漳云然家君襄守茲郡予在侍數年漳之風土文物襲予耳目甚熟稔知其尤然故耳君領成化辛卯鄉書教德輿者九年中間兩典文衡令譽勃勃其於律己治人之術展轉於心也久矣其往以身教而無庸乎智化以誠感而無借乎威也審矣昔見愛嚴得於淑慝無俟乎多時也必矣又奚難而不易也或曰守則然判其佐守者耳如不專何予曰否昔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秩六品而佐諸侯也耶設政事有一或缺生民有一或病判顧可諉曰吾不專吾不專今之守予鄉先輩鄺公也素有德者既以體統其政令於上又以有德之判佐行其間漳之治信易易耳于以紹文公之遺化而仰答我

聖明簡任之意適發軔於今日君名紈字尚素尊翁以科第起家知平定州有遺愛君之所得蓋有自云

贈葉君肅儀令恭城序

詡之寅好郎中陳君朝矣亟爲詡道其鄉友葉肅儀之爲人曰人情擇官莫不樂内而惡外喜近而憚遠惟吾友肅儀則不然始由邑庠弟子員領成化甲午鄉薦試于禮部者屢矣會不得一售遂援遠方例告選于吏部予往慰之

曰今之名公卿鬱抑困躓於初途奮發飛騰於末路者多矣以肅儀之學之才少低徊歲月親燈火理殘篇則登甲第取青紫如拾芥彼選大而郡佐次而邑長不過外職外職不爲時重柰何就選肅儀笑曰唯唯又曰凡言遠方徼晃詩書之少典瘴雨蠻烟之必犯必不得已俯而就選天下之大寧無神州赤縣之可擇又柰何就遠方肅儀笑曰唯唯既而選榜張得令平樂恭城又往慰之曰吾固嘗勸肅儀肅儀不予信今果然矣肅儀樂乎否乎肅儀唯唯如前徐起而言曰儀不敏竊聞古聖賢之訓矣仕所以行志官而有内外之分遠近之擇役役於聲利之場惟己適之便酔憂而不自覺者竊耻之昔者濂溪而下如明道如晦

翁如龜山皆命世大儒以帝王之學試牛刀於小割況乎此者乎是故吾患吾才不足以舉吾職也吾敢遑內外之狡儀又聞之昔賢有不憚瘴癘險遠爲之綏視徐按而白浪米厓曾不爲風濤改色者矧吾恭城亦廣右名邑與吾閩隣壤初不聞瘴癘之毒風濤之惡其俗固善俗也其民固良民也吾惟懼不能父母之吾又何敢遑神州赤縣之覬況吾初志固畨巳吾何不樂乎壯其言因率鄉之同遊謝廷烈崇酒餞之國門外而未有贈言以發肅儀之所存者顧吾子爲我輩執筆詠味肅儀風旨有近於道又重陳君之請因爲次第其往復之言贈之如此

贈教諭林以求序

道之弗明他岐害之也他岐云者凡影響附會剏爲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寔異使初學靡知所從止者皆是也今夫釋老申韓楊墨之爲他岐也人人知而遠之至于以儒名世而學之之差弗自覺其言之謐此其爲他岐而人匪從逃乎弗之知也因而惑於其言遂從以聖道爲然終身倀倀然不爲寘迷之歸者或寡矣昔人以孟軻之功配禹豈不曰救人心甚於救人命也於戲茲豈細故也哉姑舉昔儒所謂道學體統者例之其言曰所謂道學者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憲然則然矣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中庸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孟子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孔門三千之徒而德行一科惟顏閔數子可以當之由是觀之理果易窮而道果易行邪又曰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夫精義入神非聖人弗能也學造乎聖域矣安事行與力爲邪若是所謂影響附會剏爲臆說以亂聖人之道似同而寔異者也而又何必釋老申韓楊墨然後謂之他岐哉莆田林有年以求清修好古有志好學者也家貧母老以鄉貢進士起家領教蕭山嗣補予廣之東莞來從予遊者數年矣予未始一言以及古人造道之妙非靳之也誠懼夫學非自得則徒盜口耳亦姑待其徐徐悟入耳今以九載秩滿北上其學徒林子逢陸宗政輩干文以贈先

是以求以新刻正學楷梯遺予予深懼其衍書形等而上之以求之六籍四子以契之吾心探淵源修大業而惟區區他岐之是惑也聊以一言破之

衛生備用序

昔人云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此非急於濟人者不能爲是言也觀唐陸宣公相德宗朝竭忠盡瘁於艱虞險阻之際及貶忠州日惟閉閤輯方書爲事其濟人一念曾不以窮達間可謂急矣故竊嘗嘆曰欲濟人者舍相孰與醫邪苟惟志於富貴聲利而已矣者則相醫貴賤縣殊之不啻如霄壤之不侔尚肯去彼而顧此也哉雖然相之良固難而稱良醫於一世亦不易也已苟非洞明天地

造化之理陰陽動靜之機事物消息之變察夫人表裏虛實與夫南北風氣厚薄之不同一一如錐畫燭照昉乎軒岐以既後世仲景叔和東垣丹溪諸家之書玩而究之融會貫通闖其閫奧握其肯綮上下其樞機以爲用汪洋自得而以時施焉不妄則固不及則太過反生爲殺變忻娛爲憂戚於分毫俄頃間是何異於非相誤人國者哉信乎醫之良之難也成化初以醫術起於江右之金川曰程君超雲其殆庶幾者乎一時賢士大夫如閣老商文毅郡守張東海輩往往重之其後流寓吾嶺南幾三十年今七袠有九老且衰矣懼其術一旦無傳乃輯其疇昔所斟酌應病經驗諸方并附小兒痘疹諸方之簡易者裒爲一帙名

曰衛生備用將以嘉惠乎後人焉噫若君之用心所謂急於濟人者非耶予家人以病得君良多君之書之成也寔以首序見委偶憶昔人之云深嘆君以方技循能速夫濟人之志而走也徒以章縫遺際才綿力憊淪落疾疢之餘進退無以補視君有愧多矣况敢望如古之人乎因書以復君并以識予之私云

同年倡和詩引

成化甲辰放進士榜予省與者凡十有五人迄今存者僅七人耳七人者爲楊君景昌吳君美中羅君公旦盧君克濬馬君廷進葉君子晃其一人予也正德丁卯同年侯官林公粹夫以憲副督學于予省亟欲爲同年一會也冬然往往奪于公事今歲暮秋公走東并詩約十月朔假予第爲會蓋公以予杜門幾二十年假予第所以就予也是日適予以弱息病阻因次韻荅公意欲公改會於崇報寺而姑舍予公弗諾第改日如舊約焉未幾公以太夫人憂解官不日去矣僉謂公之盛舉雖弗成而公之盛意與夫佳製固在也因率衆和聯書成卷以爲公行贈俾予引諸端嗟乎人生兩間事事有數至于離合戚喜之小小亦莫不有數存乎其間如一會易事耳方公既刻日衆矣而阻於予復改日矣而公以憂去竟不之果焉矧乎出處顯晦之大者可逆料邪由是以觀吾人不能安分聽命而屑屑焉運知謀事爲之末亦多見其惑矣且公詩有云相逢不久

還相别遂成詩讖豈非數邪予既僭引附以和詩二首繼之公詩以見倡之之端而四君之和以齒次書于後時克濬在香山廷進在河源公雖有詩寄之其和與否未之見故弗獲入焉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三　終

番禺張詡著

記

全節廟碑記

全節廟在新會縣厓山之上弘治辛亥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大夏爲廣東右布政使時建以祀宋楊太后者也于時廟額祀典未之請也庚申僉事武進徐公紘適分巡是邦也乃疏上特　賜今額而祀典如祀歷代帝王于時新廟碑未之樹也甲子于左參政慈谿王公綸適分守是邦也乃屬筆於詡謹按后度宗之淑妃也當胡兵之入寇也直擣臨安一時帝后王臣盡爲俘虜獨后負其子益王昰與廣王昺航海奔閩於是群臣奉昰即帝位册后爲太后帝崩復立昺奔厓山依二三大臣陸秀夫輩計新會臚爲宗社恢復圖既而胡兵進逼厓山破之秀夫知事不可爲也負帝昺赴海死之而宋祚遂移矣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焉惟宋三百年后妃之賢前稱高曹後稱向孟亦可以爲難矣然皆處常而能正者耳至於流離患難卓然能炳大義一君亡復立一君君亡而以身徇之其死也爲社稷死爲國家死爲綱常死爲謹內外辨華夷死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豈非處變而不失其正者尤不易乎是雖丈夫子讀書說道理者事君則欺其君相國則賣其國專城則棄其城賊至則或開門或迎降甘心臣犬羊而服左衽平時君以高爵厚祿待之謂何一旦視棄其君父如棄弁髦者蓋亦多矣顧后薾然以坤柔之姿目或不知書而道理或不能出諸口及乎臨大變毅然視死如歸何哉蓋亦求其故乎蓋體道在率性而已矣性無不具者也故以婦人女子之質之美者往往所行不期與道合而自合如后之流是已性昏於蔽者也故丈夫子而不能率性者類爲物欲所蔽故無事則雍容袞甏談何容易至於小小得喪利害臨之於前而不喪志失守者或寡矣況死生之際乎欺君賣國之流是已彼爲禍水爲牝晨者又何怪乎然則我　皇明全節之褒元祀之饗以爲后待者宜也非過也然自后赴海後二百餘年而得劉公始建廟又九年而得徐公始請祀典又四年而得王公始徵文勒之金石歲閱七世事更三賢然後全節之廟貌俎豆后之流風遺烈殆與厓山俱高海水俱長矣詡近輯厓山新志載后事亦既詳矣復懼夫世之昧者或不知率性以爲道也僭爲之辭以爲王公復俾刻之系以詩曰朗朗性天古謂明德明德克明不懼不惑有龍失所嗟日之旻昃月從之崩于海國詎豈邦殲大命已革視死如蛻就義如食以扶天常以輔人極以尊中國以攘夷狄堂堂丈夫破釡失色孰能死生從容攡翟高曹向孟光昭史冊於赫后烈允邁前躅二百餘棋貞風淪落有嚴廟貌臣大夏作有

隆祀典臣紘建白
帝曰俞哉宜屋宜秩歲饗太牢廟褒全節臣綸揚化用播
金石臣翊拜颺敬述　帝則先烈煌煌聖教赫赫五嶺以
南番禺風廟碑于廟門垂示千億

宋陸丞相祠記

宋陸丞相祠在潮郡韓山之上郡守葉侯元玉創以祀宋丞相陸公秀夫者也公負幼帝沉于厓海而廟食于厓山宜矣曷爲祀之潮邪考之一統志及潮志皆云公墓在郡南海嶼上而續綱目載公與陳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謫于潮則潮爲公體魄所藏之地而過化之邦也今天下凡名宦流寓之賢例得祀于其土況公一代忠貞論者謂其尊中國排左衽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其有功於世道也甚大則其人品事功已超然在潮之名宦流寓諸賢之表矣此而弗祀祀而弗專非缺典與先是翊修厓山新志也考公事蹟知公墓在潮墓碑猶存而近年始失之也爲之嘆恨不自勝因走書侯爲物色之既而侯復翊書訪公墓在澳山北青徑口第碑失漫不可尋儻卒不可尋也就其地封而表之更於韓山韓文公祠左搆一祠以專祀之焉翊得書又爲之喜不自勝報侯書曰執事之舉甚盛舉也今年春二月晦侯走書幣告翊曰祠成矣請記之夫公之忠貞明白正大昭如日星崇祀而表章之使世之委質而爲人臣者知死生患難如許而不忍少負況當治平無事之時享大爵蒙厚祿無死生患難之迫而忍欺其君乎推類而盡之凡爲人子弟者不忍負其父兄爲人妻妾者不忍負其夫主而爲門徒與友者不忍負其師與所交也教立乎此風行乎彼三綱正九法修風俗厚世道隆矣其視徒敝精神於刀筆筐篋者其功效大小相去何如也夫豈但慰忠寃於地下報功德於當時而已哉韓山去郡城一里許山之椒有三峯列若三台秀拔翔舞如飛鳳長江走其下蒼松古檜蔚然掩映江波景象明媚千態萬狀蓋潮形勝之絕也侯因卜祠地一日肩輿徑登焉徘徊顧瞻之頃遂得其勝於山之左峯之麓若有神相之者搆祠凡三間前廟後寢高低深廣規制靡不稱堦之下鑿池一區植蓮其中周遭繚以崇垣當戶則綽楔巍然以限內外凡祠也背山面水縈紆環遶引領門與韓祠聯輝並麗宛若在霄漢之上於戲以寥寥二百餘年之遺烈而顯于一旦殆天所以報忠貞特假手於侯邪是不可以無記矣若夫公之忠貞始末載在信史及厓山新志者已悉暴可得而畧也侯以宏才治大郡舉目無全牛而英風偉格隱然可任世道之責故能大有爲如是祠經營於歲甲子踰年而始成蓋非其未始苟故也

宋包孝肅公新祠記

端之名宦每以宋包孝肅公爲首稱而公之善政每以直清爲之本觀其自賦詩云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可知

已按史公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歛手平居無私謁故
人祝葛若絶之至比其笑爲黃河清又相目爲閻羅包老
雖古之遺直弗過也雖貴自奉如布衣時遺戒後孫出仕
有犯贓者生不得歸本家死不得祔祖塋雖古之直清弗
過也故其守端也往往以直清著端土產硯前守縁貢率
取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才足貢數若是者本乎直
中來也坐是地方千里民樂耕桑水旅山徑趨庭鴿化端
之父老至今傳頌之不衰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若公
者非其人邪端舊有祠以祀公在郡署儀門之左宋熙寧
中郡守蔣續所建其後修廢不一入　皇明混一之九十
年爲成化乙酉知郡事黃瑜始疏請入祀典歲春秋享以

少牢之禮又四十年爲弘治甲子總督都憲潘公以公祠
限郡署內凡東西往來若貴若賤瞻謁之弗便也乃委郡
守黃侯於郡署外之西百步許相地而改祠焉然憲公
實合襄之告成之日黃侯徵謝文以記謝竊嘗嘆人今昔
生民之不幸也莫甚於官吏之貪亦莫甚於刑政之弗平
蓋貪則朘民之膏血而凋瘵其本矣政刑弗平則賦斂繁
而下疲於供應法網密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生意沮而廉
恥喪禮讓衰而盜賊起職此之由也又竊嘗怪夫世之貪
夫佞士專苞苴總貨賄肆汹恣邈炎附勢以希慚取寵
爲得計縱富敵郡縣貴窮公卿不旋踵禍敗相繼卒之身
名俱喪間有幸而免者亦貽殃子孫其視公之清風直道

浩然天地之間尸祝俎豆名流百世之遠得失相去奚啻
霄壤哉然則揉其敝當若何是故惟直可以塞邪枉之路
惟清可以澄貪濁之源昔舜命伯夷爲秩宗曰直哉惟清
夫交神明且不能外是而他求焉則以之而正心治人孰
謂不可哉此我都憲公注意乎是祠之遷也豈但尚懷賢
之意而已邪將使食祿與夫宦遊而道出于茲土者造祠
瞻拜之頃覩廟貌之煥然瞻遺像之如在肅然興其仰止
之思勃然篤其思齊之志殆見播清風而秉直道者濟濟
乎其人也則於世道端有賴焉都憲公名蕃字庭芳崇德
人僉憲公名暄字景暉開化人黃侯名顒字伯望莆田人
觀其好尚可以知其政已祠經始於是年正月六日落成

則四月朔日也

重建廣東布政使司正堂記

事有不當改作而改作者謂之率易率易者僞民此魯
人爲長府所以見譏於閔子騫也事有當改作而憚於改
作者謂之廢弛廢弛者無政此周單子聘楚過陳見其道
穢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也
夫道路川澤館寓且然而況於公宇之大者乎廣東大藩
省也省堂大公宇也十府七州六十三縣暨衛所官吏兵
民與夫外夷入貢道經者咸奔走而聽號令　皇化於是
乎宣布政教於是乎敷施焉者也苟弗尊弗嚴曷以肅具
瞻而示表儀也哉按志唐宋清海節度廳事之遺址也自

宋紹聖四年經畧舘人柯述開慶元年都總管謝子強勝國
泰定十三年都元帥忻都嗣建之後至我　皇明混一之
六年爲洪武癸丑參知政事汪廣洋重建名堂以宣德今
沿之又九十有六年爲成化辛卯左布政使張瑄重修又
三十有四年爲弘治辛酉樂清章公玄應來爲右布政使
見龍亭廣豐二庫及堂廡公署欹圯棟摧者亦既白于總
督都御史大司馬劉公以次修葺之矣明年壬戌吳興陸
公珩來爲左布政使又明年癸亥春夏之交風雷大作堂
之梁棟敧傾殆不可支二公嘆曰此而憚改作焉如廢弛
何爰諗同寅諸公左參政慈谿王公綸左參議崑山管公
琪宜山馮公良輔臨海董公榮期撤而新之諸公旣咸曰

宜遂以白于總督都御史涂公巡按御史石公苙公翀公
又咸曰宜輿論旣協乃檄廣州府知府袁煒番禺南海二
縣知縣趙繼宗石珤庀計工限程卜日而從事焉督工則
經歷張文翰都事龍谷名也經始於是年春三月壬辰告
成於明年甲子秋八月戊寅材以緡計者凡一千五百有
奇力以緡計者凡七百材需於官而下不致困力用於衆
而民不告勞無華靡無廢弛咸徐中度讒慝不作若是者
非處之有道其能然乎蓋不但不憚於改作而已也堂成
諸公屬記於詡詡以謭陋辭不獲乃復於諸公曰堂之尊
嚴所以爾且瞻而示表儀者至矣雖然此特治其表也端
本澄源以出治化所以治其裏也諸公發跡賢科歷官中

外以至今職素所抱負者古人明德新民之學心得而身
體之久矣一旦遭逢大用則大行小用則小行亦舉而措
之耳相與坐乎一堂之上金舂玉映瞻視必尊衣冠必正
言論必根動止必則巍然儼然雖浮不足以爲重汪然德
量南溟不足以爲闊則吾心吾身何尊嚴如之于以宣布
皇化而敷施政教俾風俗淳人心正兵戈偃俎豆修挈嶺
海全廣而置之仁義禮樂則治化何尊嚴如之夫表裏極
其尊嚴如是則斯邦號爲有道之邦矣斯時也詡雖無似
尚當執筆作爲歌頌以追繼甘棠羔羊之作以播嶺海之
間以風動乎嗣諸公之位者焉姑即其改作之當并其處
之有道者爲記以竢

新建崇正書院碑記

天下之政夥矣第不過關一事繫一時而已矣至於學政
教養之地賢才之所自出庶政之所由成以垂千萬世之
鴻規焉者也逮我
英宗皇帝專設憲臣以督之
今上皇帝維新庶政革除冗員特　詔督學官如故意嚮
所注昭如也顧恒見類以文墨視之亦獨何哉廣省諸司
公宇罔弗備獨學政分道缺焉先是視事者恒假寓於濂
溪書院然省城三學鼎峙生徒動以數百計一遇歲考或
大比之秋書院弗能容則又假於他所焉弘治丁巳僉事
莆田宋公端儀始闢書院右隙地爲之顧湫隘如初乙丑

副使金陵陳公欽謀之按察使林公晉白于總督都御史潘公巡按御史陳公攄之易爲南嚮然起而中輟也正德丁卯僉官林公以副使奉　璽書專督學政乎廣白于總督都御史陳公巡按御史陳公奉遂周元公祠于北祠之廟貌亭廡視前特壯偉祠左水舊自北迤邐而來至是匯爲長陂陂南鎖以石橋作亭其中名曰愛蓮曲彴以度俱如書院衢重構爲門南臨通衢綽楔巍然榜曰總理學政次建儀門榜曰端範門之外爲兩廊左曰整齊右曰嚴肅俾師生將入者於此脩容焉中建堂曰崇正正壁大書太極圖說則視事之所也兩廂東曰明善西曰復初二齋屹然相向則諸生肄業之所也齋之東曰經籍庫西曰印作房則儲書與梓工執藝事之所也堂之東西翼以兩軒東則誦讀西則存養軒前各鑿方池蓄水植蓮薰風南來清香作陣可掬金鱗戢戢時游泳其中後建堂曰存省書義爲閣書於儲器堂之兩旁東曰定性西曰完神堂側空地兩亭翼然東曰惺心西曰觀物各環植奇花異木數本芬芳交蔭可憩堂之兩廂左曰忝顧右曰考祥堂後二室曰鵲巢曰蚓竅則燕寢視履偃宿之所也周遭壯蝸爲垣繚以石基書院東別創一門榜曰先賢過化闕道如矢直越祠門以便四方之瞻謁者地廣總若干丈尺其袤則與臬司一也凡布置無一弗經畫於公而題榜咸出公手規模宏闊制度精緻燕之景致清麗可人視諸司公宇誠特出

矣入者與過者望之咸嘖嘖羨未嘗有也則曰異時遺構土木很籍相挑風日中匪公才宏而果其能因舊爲新廼積年之仆於一旦如是哉既而絳帳宏開徒席鱗次士遠近響臻旦夕魚貫進鵠立函丈下以領公之訓誨則又曰道衰教弛士習瀾倒乎學海也久矣先之覺之而勸以率之卒起頽振污舍公其誰宜是宜有魁磊傑出之士裒然奮迅而起上靜無欲以究元公之實學異日達則爲名臣卓然樹立以措斯世於隆平即舍焉亦不失爲鴻儒以傳道立教任諸己於戲學政所關繫其大如此誠非一事一時之可擬焉者矣然則茲舉也寧獨示觀美焉而已哉公名廷玉字粹夫以陝西鄉薦第一人計偕與詡同登甲辰進士第爲都給事中時以直言謫判海州尋遷知茶陵州繼遷僉江西憲事所至有偉績而督學于吾廣也尤著作人之效是役也以今年戊辰秋九月丁酉落成三學師生謁詡文以紀公成績詡峻謝至于再三弗獲乃敢論述學政所關繫之大并書院興造次第爲後來告其工費之瑣瑣皆畧去繫以詩曰　皇明稽古庠序遍設兮
英廟崇文督之司臬兮
今上嗣統官無冗員兮於斯督學有　詔如前兮維粵文明海瀕鄒魯兮賢哲挺生冀我　皇祚兮百司棊布書院嗣興兮或作或輟績用弗成兮蹇蹇諫臣來何莫兮匪亟匪徐百廢具舉兮綽楔建宇美奐美輪兮道重維獄徒

聚如雲兮尊賢儲秀治本攸繫兮豈崇土木仁義爲麗兮
有開必先多士濟濟兮爲國棟梁後千世世兮八紘熙皡
公志斯信兮名繫朱鳥播于無垠兮

德慶州重修廟學記

我 國家建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才三年一開科以取之其教之也既降賜六經四書性理鑑 當代典章訓誥使之究古今以爲格致之地而又下 明詔置卧碑使之收歛入規矩以從事乎誠正修齊之用而其育之也厚廩餼優徭役使之無仰事俯育之累懼其蒙之未啓也導之以師儒懼其怠之或生也董之以風憲學成然後拔之以科目而責以收治平之效焉其法可謂備矣但科目與學校並興士進取是急於是乎功利得喪之念横其中窮歲月於鉛槧敝精神於佔畢而導之董之者又或從以課倣是專焉由是所習彼資入耳出口爲鉤章棘句誇多鬭靡之末技而茫然無得於心及其致用也往往所行非所學嗚呼是豈教法端使然哉德慶之爲州也據東西兩廣水陸之衝徭賊出入之所經官司軍旅舟航上下往來絡繹弗絕需徭勞千民疲於供應士困於送迎使有司與教者非其人欲收作人之效得乎雖然學校不修提調緊厥任藏修遊息無所於整有司之責也表率無躬行之實訓誨不本於心得教者之責也至於學校修矣提調有其方矣表率訓誨得其人矣而士習不端儒風弗丕振於當時是學

獨有司與教者之責哉州廟學自知州南寧管君淳一修之後甫二十年寖寖曾不有繼之者陋亦甚矣弘治戊午滇南楊君來知州事始一再修焉上自文廟戟門兩廡泮池下至雲章閣明倫堂三齋與夫庖廩廨舍之所撓桷棖闑之腐撓者易以堅壯丹碧黝堊之漫漶者加以煥飾爛然映於香山錦水之間矣經始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告成州判陳君純學正莊君世瑞念楊君之功不可沒也乃走生員劉環陳煉致書幣徵記於余余時卧病在園文墨荒落久矣殊未能應也未幾楊君訃至余甚愴焉蓋余誤爲楊君所重記而不作雖爲孤陳莊二君之雅託而於死者不亦負乎灑淚西風強爲振筆而僭以 國家建學之本意引諸記端姑爲來詞來游者進修之少助云爾

南海縣廟學重修記

南海縣廟學重修既成知縣事楊君純暨教學事周君讃具狀來徵予文以記予不能謝因執狀讀而嘆曰夫爲政在得人而已矣得其人則百廢具舉治可興而教可成焉若夫爲學舍身心外皆非古人所謂學也所謂身心者內則端其本復能勵行守義以方乎外而弗荷焉徇物以爲名利規者也本端而行成立與日出而用世必能建功立業以康濟我生民即弗用亦能安素俟時飭誼以維持乎名教學校中而出斯人焉學校之光也否則或用或不用其有大而貽天下之人之害小而嫁禍乎一鄉一邑一邦

者出是鄉而爭是鄉是邑凡邦雍之而爲是邑是邦沾況作養於學校中者乎南海古郡名也至隋開皇始以名縣而學則附于郡學之東廡宋嘉祐徙建于縣東勝國至元始徙今所中間興廢不一自成化壬辰總督右都御史韓公雍一修之後間雖有所興作不過肘加補葺支吾歲月而已矣肆廟貌日就頹圮壞陋而學宮特甚焉彼有司過睨莫或之恤亦獨何哉弘治乙丑楊君以湖南癸卯科第一人起家領今職謁廟畢周視學宮慨然以葺舊圖新爲我任乃遍白于上司時按察副使陳公欽奉　璽書來董教事即偕左布政使徐公節按察使林公廷選葺造學按眡顧謂君曰是舉不可緩也君遂卜日興工先殿廡次講

堂次齋舍次尊經閣始於是年之冬而以明年正德改元丙寅之冬釋菜告厥成功焉董斯役者河泊所官廖璽也夫以正道興作雖張而匪支而役民以逸道者雖勞弗之怨也况工力既取於蔡俯費以緍計動一千二百有奇又悉公帑出焉而一力一絲弗以病民非其才力過人而知急先務安能首起三十有五年之廢於一旦將以興治而成教易易如是哉縣令得人學校修聚士宜知所激勵以求古人之所謂學將無俟乎外而足也徵以僃見聰說述之記者多見其贅爾

懐集縣儒學記

懷集縣廟學既葺新縣令區君昌走使幣出縣博李君翰手狀白予請記按狀懷集古南海郡屬勝國屬賀州今隸蒼梧號爲富庶獨廟學在縣治東壞于歲久至緝茅編竹以障風雨爲弗稱先是長民者才困於簿書識短於教化視此端本澄源之地漫不能少加之意爲可慨嘆自我區侯來令玆邑既視篆之三日謁廟徘徊顧瞻仰首大息因廓然以爲己任矣未幾政令大行上下敬服爲諸邑令首稱乃大肆力于廟學甲寅秋七月公廨成乙卯秋九月明倫堂成丙辰秋七月櫺星門成戊午春正月大成殿成於是乎廟貌之煒煌學制之整備聖賢像位之嚴飾俾夫往來部使者與凡士庶得以具瞻而起敬師弟子得以冠裳從容磬折談道於廣廈細旃之上非吾侯之才之識之

卓有以出於尋常其克就此偉功哉固宜砻碑大刻以昭示將來而文字之託敢以累執事予閱狀既嘆曰嗟乎學所以求造乎聖域也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學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則聖域也然自夐極之後承其正緒僅孟氏一人而已孟氏之後又寂寥數千載僅周氏程氏二三人而已然去聖人已爲有間此固元氣之難會而亦豈非講學不究之罪乎深求之以辭章記誦功利之紛紛乎人性本天道學得其門無遠弗至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吾敢溝望於吾人哉所賴爲師者知所以教爲弟子者知所以學爲行風化者又知所以躬行以表率之吾見懷集其鄉學乎奚富庶之足云乎

重區君之舉輒敢論其大者

揭陽縣儒學尊經閣記

清流葉侯廷甄爭守潮之六年威德旁孚令行禁止風俗將丕變矣尋以直道忤當時解官去予方憮然爲世道惜之未幾揭陽邑令滇南董君琰邑傅義烏虞君欽緘書幣走生員徐衎林球不遠千里以侯在郡時所刱邑學尊經閣記文見屬予憶往時嘗爲茲學射圃記矣拙技不欲多呈既而念侯已去郡而區區憮然之意庶因之以少泄也亟爲二生諾焉先是邑學無有所謂尊經閣者也凡當代聖謨古聖賢之經傳百家子史咸儲之庫櫝中歲久蒸濕糜爛殆過半矣弘治甲子秋侯按部至邑始謀創閣將購

四方遺書貯其中以便諸士子游息藏修之暇而繙閱焉於是乎畫爲規制授諸義官邢龍俾鳩工市材爲之時郡佐芮君鑑王君傑唐君儼栞君舉邑佐林君楷熊君致諒邑幕陳君世顯與今簉君虞君莫不一倡十和從容以贊厥美於戲懿哉閣經始於是歲之冬十一月至明年乙丑春二月乃告成焉尚明軒豁雄盖一邑過者莫不拭目誠偉觀也入秋八月而二生至時侯去郡數月矣嗟乎經也者聖人載道之書也至于百家子史言雖各有所主未有不以經爲宗焉者也然則獨經云者正所以示尊之之意而使學者知所宗也抑予聞之道原乎天命而具於在我之方寸得之者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則文字之經第糟粕也固也但人生幼蒙既長又爲物欲所斵喪雖以老師宿儒皓首窮經者猶有莫知其大義之所在而况於得胷中之全經乎則文字之經誠非可以非之尊也所憂學者溺意筌蹄誦言忘味則不免玩物喪志如先正之所誚云爾夫大扣則鳴予既以是荅二生使歸諸邑令傅刻石以爲諸士子告矣而事不忘本則侯之出處因併以及之

揭陽縣儒學射圃記

禮文之事輟而弗講則恭讓鈌而爭訟興雖以知力者起而治之無補於尺寸也已射也者禮文之本而恭讓之飾也古之庠序弦誦之餘輒講禮射雖曰觀德而如堵之盛漸以去則勸沮之法具矣而文事武備兼資焉興時出而

爲世用者皆將相才也則作人之法具矣是故孔子觀於鄉射而嘆王道之易易而今之學校倣古制類有射圃之設有由然也潮爲海濱鄒魯故揭陽後學地之有射圃舊矣南接明倫堂後北抵北郊官溝東傍民居西連古溝水廣四十餘步袤一百八十餘步歲久寖爲傍居民豪猾者侵去蓋十有六七矣前吏于茲土者例視禮文之事爲迂闊而力又弗足以振之也往往置而弗問識者憾焉弘治庚申清流葉侯廷甄以戶部員外郎出守是郡一呼吸間善者彰而惡者癉利者興而弊者革而於禮文之事尤所加意焉比以公事按行茲邑首謁廟視學欲率師生舉行古鄉射之禮諸生有以前弊告者侯奮然嘆曰有是哉遂

射諸斯地按圖考志執前之豪猾者示以法與義之所不
合者不待威之以三木而悉歸所侵地蓋侯恩信在人心
者久矣於是乎數十年侵地復於一旦於戲厥功偉矣哉
廼授邑令王君愷以規制俾之鳩工掄材填凹剗凸甃石
為階築土為垣而創亭其中榜曰觀德左右為廡房而弓
矢禮器悉備焉又以其餘力嗣創尊經閣及成前人未成
之緒若不一而足而揭陽學之廟貌宮墻遂巍然煥然為
一郡甲矣亭成將貢邑令率師徒以時習禮射其中使斯
人復覩三代之盛於數千載下賈生有云移風易俗使天
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豈不信哉雖然禮必待人
而後行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蓋必有和敬以為志

正之本審固以為體直之用使器與人而相濟而又有任
表率教化之責者殆見恭讓興爭訟息風俗日淳人心日
厚矣出將入相之才駸駸乎拔茅連茹而起人材於是乎
日盛矣則今日之舉不但寓存羊之意而卒收乎化民作
人之實效焉豈特名數禮文之事而已哉由茲一邑以風
一郡由一郡以風一省由一省以及天下德澤之被蓋有
自矣落成之日王君走生員謝天與林嵩來請記余因得
論禮文之所關繫之大者如此侯名元臣成化辛丑進士
曩余忝在寅末熟其為人蓋博大而剛毅者故其宦轍所
至輒著卓異之政云

新寧縣修城記

古聖人重門擊柝以暫暴客蓋取諸豫也故曰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又曰凡事豫則立是矣夫天有山河之險聖人
任綏贊之責而城隍之險設焉後世建都置邑以之矣是
故莒以城惡而失三都孫叔敖築沂不愆于素君子韙之
春秋書城二十有九譏辭過半豈亦難矣哉新寧瀕海僻
陬箕不逞之徒易於嘯聚弘治戊午始割新會縣地為之
于時庶事草昧城郭之類率多卑陋弗之獮正德辛未監
察御史周公奉　命巡按廣東仲冬駐節斯邑目擊其弊
爰檄有司首築城濠隍次學校次樵樓次公署成撤而新
之城周圍五百三十丈高一丈一尺厚加一尺比舊制殊
增矣城東門外復築長堤以捍水患焉攝縣事通判朱君

源寔壯厥事乃取更定板籍民稅所輸者而用之百工併
力勿亟勿徐胥議弗作一旦百雉言言煥然郁乎從百里
之具瞻其豫為斯民之地也至矣質諸春秋可以無譏也
先是知府鍾侯文傑寔承總督右都御史林公廷選委以
斯任百凡規畫悉如前式左右布政使羅公榮歐陽公旦
分守左參政方公良節分巡僉事劉公伯秀咸與聞焉功
甫就遣教諭鄭乾清齎書幣徵予文為之記予惟設城隍
以保障斯民固也然特外焉者耳不有內焉者乎昔人謂
辨尊卑分貴賤與夫等威物采之別此所以絕陵僭限隔
上下至于禮義廉恥天下不可一日廢焉者也有司以之
率下下以之遵行焉則元氣固外患殄城隍雖設猶弗設

也不爾百度𤗪凹維辯人心去矣雖有金湯孰與守乎嗟
乎保障民命非爲之豫也倉卒且無備焉矧保障人心可
以旦夕覬乎此我公平時之所以用心而致力者而世之
知者鮮焉公名誠字褰虞浙之錢塘人雄才大志凡所猷
爲率關王體國是其在一方隱然長城故其治狀不可枚
舉予特因新城一事發之以例其餘云爾至于功費力役
監督工人姓名無大關繫俾刻于碑陰云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四 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五

記

番禺張詡著

大雅堂碑記

近世臣忠婦貞萃于一門若信州之謝公枋得爲宋亡死
而其妻李爲其夫下獄死厥後饒州之胡公振祖爲元帥
死而其妻趙爲其夫保孤存宗祀而以節終其身焉嗟
乎謝公宋忠臣也故後得恤典祠饗胡公勝國義士也故
天昌其後爲之顯揚歌頌不一而足一發于其子節孫匯
東二發于其六世孫韶殆亦無異乎恤典祠饗也已蓋二
公與厥配所遭不同而其爲烈也稍異然究其心則一而
已矣是故易地則皆然焉按傳當元季四方盜起公糾義
兵應元帥韓邦彥累功擢爲饒州路判不幸爲賊所縛徇
能手刃其醜數人臨死奮罵不輟其妻趙攜孤收儀冊卌
歸于其鄉守節以壽終時鄉人恭之共名其所居之堂曰
大雅世之名筆爲文爲詩所以發揮其事者殆盡矣韶字
大聲今爲福建左布政使與予進士同年俾予一言予
弗能辭也因爲之碑繫之以辭其辭曰饒城之北兮有堂
巋然揭名大雅兮忠節之全胡元之季兮四海鼎沸郡率
義兵兮爲賊所斃未斃[illegible]降兮手刃其醜白刃加項兮詈
弗絕口有懿厥配兮韋衣逃生辟纑截髮兮卒保于成穉
嬰之心兮栢舟之節昊矣降衷兮古今一轍卓哉大雅兮

惟節惟忠生死患難兮一何從容匡山峻極兮郗水潺湲產茲人英兮立世大閑克肖有孫兮遠紹芳躅掇拾遺墨兮聯珠積玉所冀後徙兮克覲先光濬導世澤兮源深流長

白沙陳先生祠祭田記

甚矣按治高公之為治之識大體也西巡至新會縣首命有司創白沙先生祠次脩嘉會樓于以昌吾道表先哲栽培　國脉毆嶺海之民而風動之為世道計也或曰迂乎詡則諭之曰盍觀之武王得天下之初乎訪于箕子式商容閭封比干墓其大體如是而已矣是故大而天下次而一省又次而一州一邑治道能外是乎甚矣按治高公之為治之識大體也夫當世衰道散之餘大教潰倒乎紛挐功利之場士方驅逐於事為之末漫非究植教作人之本甚至脂韋澳涊狐媚鼠竊覬望時好以為趨避之地者皆是也能心公之心為公之事者誰乎先生祠落成矣入其祠者見屋宇嚴翳儀容如在又命以為不有祭田則禴祀烝嘗無所於取給亦缺典也於是皆在先生之門之後裔遠近輻湊各願割其產以充者眾公曰美則美矣未也復命有司估值以償之如時例凡若干畝焉杜後訟也于時分守大參黃公顒分巡僉憲王公弘咸協相厥事主公以公意俾郡別駕陳君璜求徵詡文為之記詡也先生之門人也詎亦容遜避遂記之而首述公之識治體以為今

之俗吏勵焉公名公韶字太和蜀之內江人以弘治乙丑名進士出理撫州治有狀擢居近侍才識超卓決斷如流懍之正氣凜凜而不露圭角蓋濟時之偉器云至若田之畝數坵段界至與夫所鬻人之氏名悉俾刻于碑陰

嘉會樓記

嘉會樓在新會縣東南三十里許地名白沙之江滸樓為重斯道而作者也而其名則取嘉會足以合禮之義也白沙先生倡道東南幾四十年矣天下之士聞風景從而凡東西往來與夫部使者過必謁焉村落茅茨土棟至無所容弘治甲寅夏六月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南昌熊君成章始謀剏樓為衣冠盍簪之地會潘憲副郡守諸公議甫定即檄通判顧文時來卜地百工力作浹數月乃告成焉地凡若干畝樓凡若干楹高若干南望厓山大忠諸祠西挹圭峰玉臺寺北聯丁令祠貞節橋東控江門山環水遶足稱名勝云惟斯道之在人心猶日月之麗天川嶽之列地也無日月則萬古冥冥矣無川嶽則化育功虧矣人心一失則貿貿焉將焉所底止也然倡之者難乎其人焉苟非心領神會有以默契數千載不絕如綫之傳則窮理之功有憮涵養之力莫施無論死生之變禍福之大雖功利得喪絲毫不斷物我是非一念猶存以是誣己欺人彼悲惜或信矣賢知者信之乎在人者或感矣天地鬼神感之乎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

以成物也世道幸而有真儒者作焉如日月如川嶽開迷育物之功大矣見之者得不謂之嘉會乎慨自唐虞三代君臣以斯道嘉會於上而道寓於政者天也如洙泗如濂洛師友以斯道嘉會於下而道寓於言者亦天也又寂寥數百年始得先生者爲之倡焉雖不見用於時而泝流窮源指示來學與時出爲世用者安知非其人也然則先生所遇獨非天乎樓成徵記於定山莊先生昶而定山先生隨以物故矣笃碑卧荊棘中殆二十年弘治癸亥吉水羅君性升以進士來知縣事不勝羨墻之思且念樓記久不樹無以紀前功而啓嗣修也以翊一日在先生門下者屬記之夫樓之刱不刱記不記烏足以繫斯道之加損也

哉所謂在人心者亦必有因而見不可少也故曰樓爲重斯道而作者也嗚呼先生往矣傳其道者見之聞之世豈無人而散處四方亦已久矣獨斯樓之在白沙巋然如魯靈光之存千載之下過闕里而起敬味昌歜而致思者亦必有感於斯乎羅君名僑爲人惇信治邑綽著廉能之譽云

觀風亭記

觀風亭者今廣東按察僉事徐君朝文以是歲出按嶺南時所刱者也先是府南城之亂偏有隙地焉廣袤僅二十丈許垣頹殘僻穢弗治地以漸爲豪民所侵入商交跡其間而莫之知者久矣君按道視事之餘見之嘆曰耳目所不逮者宜何如哉於是乎正其故界葺其傾頹芟其荒穢畚土崇基因修理之遺材構亭其上凡若干楹面峽後實旁啓以窻玲瓏洞達前臨以池則因出土坎地而爲之者也亭成扁之曰觀風而索記於予予不可以無應也夫大塊噫氣而爲風風也者無形而被物甚遠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焉故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化咸擬之者良有以也是故教之善者爲薰風爲肅風爲正風其不然者爲巫風爲淫風爲亂風化之善者在士風爲高風在民風爲淳風在士風爲和風其不然者爲頹風爲澆風爲剛柔緩急不一之偏風焉皆風也分憲柄者提符節一道凡屬吏有巫風淫風亂風者咸得以糾察之而士風之頹

民風之澆上風之偏咸得以裁正之或察之歌謡或采之輿論或契之精神或運之心術何往而非觀也哉夫旣觀矣又必躬行以表率之至誠以感動之其狎卒者然后繩之以憲章威之以三木焉俾百僚師師咸歸節儉正直之風俗尚反正盡革許語德色之風小而鵲巢騶虞之德可以成諸侯之風大而關雎麟趾之化可以佐王者之風矣此則君夙夜寅畏思所以自盡而託意於名亭者又將望於繼任是責者也若夫吟伊洛之風約桐江之風非不可貴也而或非當仕之所急焉者矣至於批風嘲風流連光景無益世教者之所爲其不見誅於先王幸矣君何取焉君名紘朝文其字晉陵人庚戌進士由刑部員外郎擢居

是職淸謹而抱正氣不獨文章吏事之絶人而已也

柳慶參將題名記

題名也者勵世之槪也上焉者無俟乎勵固也然而勵焉恬弗知勸沮品斯下矣嗟夫太樸散而澆風煽古之人弗獲已顯刑賞于市朝棘之猶恐弗及又以爲非永勵也於是乎國則有史焉州郡則有志焉至于題名極矣廣右地方氏猺雜處卉椎之誰往往以刼掠爲生惟柳慶二府爲甚焉肆其參初設參將官一員分守其地坐是故也迨今六十餘年矣其歷任之久近懋績之臧否事功之有無昭然在人耳目尚可考也正德八年都指揮僉事張君天祐適奏薦領斯任訓武之餘檢閱舊牘得孫某而下凡若干

人懼其名實久而湮沒且無以示勸沮於將來也命工礱鉅石爲碑題名其上而下畧疏實蹟樹于廳事側焉乃專書偕徵予文爲之記予惟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至題石垂之不朽亦可稱矣然而有榮辱焉賢則榮不賢則辱矣有功德則榮無功德則辱矣辱不如不名之爲愈也然自古有殊勳盛德載之國史列之州郡志而無題名者矣未有題名之辱而能與於史志者也夫人莫不好榮而惡辱也榮辱一時孰與榮辱乎千百世所謂題名將大書深刻于金石期千百世不朽之視者也矧夫榮辱一已不但已也親之所繫波及其宗族鄉黨交辱焉則亦獨何心而必於去榮取辱爲哉嗣是來者苟能無俟乎勵而與上焉者伍乎安敢絶望以爲無其人焉其次奮猛以從事乎所謂賢所謂功德雖微史爲之筆亦必有志載之者矣何題名之足云於戲幸無恬弗知勸沮而甘爲下品之歸哉張君名祐天祐其字別號可蘭以洛陽年少承世勳之襲其在柳慶也淸約嗜學如儒生而克振武事謬以師道宗予今立題名之勵所謂先從隗始者邪

崇養堂記

上御極之五年冬旣討叛逆誅大憝卽上兩宮徽號因之覃　恩海宇俾在外文職親老許歸終養後後補用于時予郡倅朱君宗本母賀夫人年七袠矣宗本性孝旣入官奉夫人就官邸養旣而夫人歸時時切望

雲之思發陟屺之浩嘆於屛几之間殆靡頃刻間焉旣遭逢稀濶之典念報劉之日短也亟請如例行而爲當道所留至再至三迺今以入　覲便道歸省將請如初志也飄然如鴻鵠之凌風浩浩乎雖鉅魚之縱大壑未比也噫何其快哉噫予先母誤予一人暴侍先公考最北行因就春試母子不忍別旣別在江滸目送歸者殆無異班生之行也假令時無先公在予當棄母徑返矣尋下第歸母時隨先公宦在途病亟報至予挈母藏星月奔逕甫至第母不起矣夫爻識其爾盍依依膝下以盡母齡旣不然矣終身之痛至于今不啻銜恤靡至也然則君今日之行可不自慶幸哉君行矣必得其請白髮釋倚門之憂孀㒳怨詐趺

之娛或奉板輿於春花秋月之晨夕或親滌杯棬以備滫瀡之奉婉孌承順一日之養誠哉不以三公易也君歸將名其奉母之堂曰榮養俾君既也同寅別駕陳君朝貢代君求記於予予方抱無已之恨目擊君之遭逢循擁敗絮見衣袯襫者饕餮藿而乍聞咲能掌之美能無歆羨乎抑聞之昔賢燕喜在坐必孝友之人而取日虞淵者君子謂其有所本也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已然則君他日顯事功以酬　恩豈外此心而他求哉遂記以塞陳君之請爲君行賀而寓予私焉君名源徽之歙縣人以市舶副提舉遷今職當道徃徃稱其廉幹云

四同圖記

正德癸酉孟春上元吾廣藩大方伯羅志仁大叅黄伯望方介卿少叅陳敦賢相與聯鑣呼擁辟道而出具禮幣造余舘徵四同圖記茶罷志仁首離席告曰吾儕八閩産也福介興犬牙地也福之古田僕家在焉伯望介卿敦賢則居興之莆田桑梓相望如咫尺此既鄉里同矣弘治己酉僕與敦賢聯鄉榜明年庚戌與伯望介卿同登進士第敦賢取進士雖後三科不害其爲起家同也既而敭歷中外中間聚散靡常至于廿有五年乃先後至一旦會萃于廣藩是官守同也公庭視篆則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互相可否退食燕居則杯酒詩篇鄉音談吐情好欵曲綢繆不啻如金蘭之契是心德同也四同之中同堂尤不易得者且數符古四岳焉謂之四同不亦宜乎第念聚必有散同必有異古今無能逭者幸敦賢雅善畫爰託之繪爲四同圖人各藏一幅以娭夫泙踪散渙時展閱斯圖也恍然千里如坐一堂越數十年一朝夕埴焉俾吾四人之嗣人跡雖或有顯晦近遠之殊時展閱斯圖也往來問遺講年家通家好于世世而誼益重則其爲同也寧有窮邪圖成僉謂宜有記敢以累吾子余曰君子之出也爲世道計焉而已矣夫爲世道計也則操心也宜同乎正直而異乎險陂制行也宜同乎吉士而異乎憸人事功也宜同乎道誼而異乎功利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又曰以同而異是也是故千百世而相感或閉戸或過門而不入均不失其爲同也矧處乎一堂擩寅恭同協之懿以和民衷殆見清議同歸聯芳汗簡爲百世光其爲嗣人資者益深且大不爾漫漫直爲身家私小計取悦一時而忽遠猷馴至容養坐視過失而弗捄有善弗以告情好外若固密其中實暌離無所資賴焉卒之汚辱波及禍敗隨之亦安在其以同爲也於戲都俞同矣而吁咈弗容以弗異在君臣尚然矧朋友乎余辱四賢知厚蕪之最覩都憲林見素贈伯望之官之文也既以無憚求責之四賢矣而復責余以無憚告焉余雖無似詎敢塞以浮媚之辭而弗思所以爲四賢益哉志仁名榮號檗山伯望名顒號易菴介卿名良節號雲衙敦賢名伯獻號方壺云

竹田記

竹田廼今右都御史長樂林公舜舉所居之勝而因以爲別號焉者也長樂八閩名邑也去城東南三舍許爲南鄉地名星溪者長樂之名村也環村皆山也自北迤邐數十里融結爲峰名曰西峰峰之左右兩山對峙如張鳳翅自東六七里許爲大海海風搏沙噴薄成磧不絶如堤去峰僅里許地如盤盂形而公家在焉背震面兌遠近秀嶺如錦屏繡障奇峰貌神人環顧而張拱作拜揖狀山澗匯爲星溪岐爲支流夾之地多美竹含烟霏帶雨露四時蒼翠如織西峰壁立萬仞與北嶺聯絡沿麓多種龍眼荔枝鬱蔥渥丹天然色相奪目於夏秋之交南山則蒼松古檜掩映雲日飛泉珊珊如注怪石離立如人擺列爲之者與夫沙磧朝暾夕照光景倒射千態萬狀殆不可名目其中腴田延袤數百頃故自昔名其地曰竹田竹田云山水靈秀之氣蜿蟺磅礴而鬱積久之篤生如公者一代之名臣也公爲按察使時嘗語走曰予從仕俯仰脫然無絲髮之累者由竹田生意之多也噫古之人大有爲於世者寧獨其才大過人哉亦必其志之素定云爾昔諸葛武侯嘗謂其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不長尺寸以負陛下說者謂其經世之業忠純之志素定於草廬中矣公開府蒼梧坐蒞百粵更張文武秋肅春生遂使鯨鯢掃跡兩藩元元陰被其膏澤而不知誰之爲之者士大夫聚首談今之用世宏才□以公爲巨擘也固也至于其志之素定如所謂竹田者則未必知也公以懿蹟步聲不日　特召大拜展盡底裏吾知公一嚬一笑弗古之人若焉弗措也百世下將使人指竹田爲成都之桑田目公爲三國之諸葛則竹田之所以取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與不爾美材沃土佳山勝水域中亦在在有之矣安在其能稱重於天下後世爲哉走不肖受知公非一日故因公屬爲記輒敢原公爲一代名臣者本於志而志本於竹田者如此若夫棲烟霞而伴麋鹿此幽人逸士之所尚固不敢以望公而亦非公之志也

如賓記

予同門友陳君時周爲御史未幾即疏乞終母太夫人張養于家今八年矣定省之餘潛心大業深懼陷於傳不習之斜也而又能體以能問於不能之謙不遠數千里具書述其曩所得於師教者不一而足而尤拳拳乎静一之說復自以爲静一入手莫敬焉若而欲敬莫承祀見賓焉若也遂以如賓名其藏脩之室而覩諟焉很責予以回路贈處之義俾一言爲之記予自服心喪後絶跡里閭幾一紀矣方嘆世之留心正學者無幾學矣率惑於異端而多岐之是溺焉終身倀倀不得其門而入者在在然也若是者雖學猶弗學也碩淵侄守屹底柱如吾時周者豈易得哉先是時周酷慕吾先師石翁之道也家貧道遠莫由造門

辰舉進士以公差入廣躍然曰天假也至則首脩弟子禮
禮先師留白沙者久之噫以先師之善誘而勇邁若時周
若針芥相投蓋有不待言而悟者矣翊青燈聯榻高論層
出如洪鍾之叩大小隨撞而應者乎然則時周之所得心
傳神會之妙殆不能出諸口也況以之語人乎詔人且不
能也而人又安能揣摩想像而得之哉審爾則予雖幸丞
侍先師如時周言亦若是云爾況以不敏兼之玩愒曠時
予然未之有得而方以負師之教爲愧者哉時周責友勸
而自處謙矣予懼終無以爲時周酬也雖然本邇而自遠
之過與弗及均焉昔者孔門以承祀見賓之說爲仲弓告
矣與時語顏子曁諸子又各各不同焉豈多術乎哉良以

聖賢千啓發而萬告教率藥也而學者之病毎人人殊得
其肯綮者久之病且無寄安在其以藥爲也病愈藥除聖
人之道了無加損之可言矣否則藥病横其中而弗覺其
爲害也滋甚矣故予嘗謬謂治本病易祛藥病難也時周
從事乎敬之日久矣試以是求之時驗吾病之去否何如
而無爲藥病困焉則善矣時周名茂烈莆田人性貞介以
忠孝大節聞當時蓋稱其爲陳門高第弟子云

介石記

斯道之在人心精微廣大非積之真力之久不足以悟而
入也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傳者以爲自守
之象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人才如司馬溫公范文正公輩
偉矣語其所立巍乎如山嶽之峙富貴禍福豈有動其心
者所謂介于石者何愧然考其學問之淵源所謂精微廣
大其體其用與天地同者容有慊焉何哉所積者不真則
所力者雖久譬如種瓜者然雨露非不均也人力非不至
也然根斜則實斜根苦則實苦雖造化不能易也又如適
大圖者苟遵其道遲以歲月無遠不至否則東馳西騖忘
年卒老豈有能達其境之日也今夫有志於學者皆知力
之爲難而不知悟之尤不易也衆矣昔者呂原明嘗稱正
叔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
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爲二程學遠過衆人類此夫知
之真則守之固不真而固宜行而已矣衆說而已矣吾恐

其所謂介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允思允爲之體
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
之手以圓成夫精微廣大之道也哉龍溪林子庸者予省
大方伯先生之冢嗣也從侍公寓閑戶讀書嘗揭介石二
字于楣以自警間求爲記於予曰俾之知射之的家之歸
也而予也非其人也抑聞之龍溪之鄉先哲有北溪先生
者爲文公高第弟子其所自悟予雖未及深考然概其所
立亦一代之卓而尊翁方伯先生清愷悌大有長者之風
爲政尚寬簡民愛之如父母是皆不愧乎介石者也子庸
遠師法於鄉哲近承訓於家庭足矣又何所取於迂跡者
之言爲哉獨念子庸以洛陽年少凝重通敏循循乎禮法

之中其所謂介石者他日不患其不力特患其發軔之初所積者不真而爲終身之誤耳故敢以悟之不易爲啓以待其自求焉

栁塘記

天下之至樂生於心而會於境心境兩得難乎其遇矣心玄而境閙不害其爲心之樂也境寂而心擾所謂境者雖佳心爲之役矣詗之安不可也况所謂至樂者邪寸少從先君宦遊臨川前之人於公廨隙地築土爲塘沿塘植栁偃仰披拂於朝煙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鷖燕之歌吟魚鰕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磤旣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栁塘春水漫又栁栁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沾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迨歲養荷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是知得於心則雖處諠囂而江湖之思日遠居闤闠而山林之氣日生不然漁釣之徒樵蘇之侶土木其形草葉其衣其狀若類太古者然叩其中有所得者何鮮也寸同年黃尸曹弟子振數相過徃因出其外舅氏陳公用直別號栁塘者求記寸居去公鷄飛之地市井之諠閙突烟之相接求尺丈空隙以爲廬居疏涸之地且不易又安得所謂栁塘者邪然公託意於此殆所謂得於心者非邪若然則秉灝氣而與造物游雖居窮巷斗室樂也否則坐喬林以終日泛巨浸於萬頃亦境焉耳心旣不能與之會所謂樂者又爲從而生哉然此可爲有道者道也求道者安得不自身安始而身安安得不自擇境始耶粤多佳勝去城西北不數里林木之茂盛泉流之淸深在在有之公擇其勝爲別墅濬池植栁以求所謂心境兩得者而老焉破數百緡之費耳異時從公席綠陰而濯漣漪咏昔人之佳句會至樂於千古爲公續記尚未晩也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番禺張詡著

書

與陳仲采

尊翁望重四海見者必以𨓜事爲問稍涉歲月責有所歸願吾仲采勉之勉之黔婁布被不掩董永自賣營葬觀此天下無難處之事矣某䟽上仲采大孝苫次二月廿九日

與潮州葉太守

林舉人來辱書帕碑板之惠繼此則劉司訓來又辱佳章見示至意勤渠顧不德何以得此使人愧感無地也茲有一事奉告僕近纂修厓山新志因考大忠事績其陸丞相秀夫墓在貴冶郡城南海中嶼上石碑尚存秀夫爲宰相立衛王於厓山及厓山破乃伏劒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載於大明一統志者與潮州郡新舊志同也而新志則云訪其碑已不存莫能得其處竊以爲此直精誠之未至耳精誠如朱壽昌則五十年已失之母當復見於一旦言其墓所在而碑失乃在近年者哉僕爲之嘆恨累日因作詩紀之錄于別紙令多方物色而不得不得已如新志所云就其地封而表之庶乎有以慰忠寃於不死者無不可也曩者陽江知縣柯昌大封張太傅世傑墓於赤坎仍建祠墓下以祀之僕已大書于志令柯雖去官而勝事與

遺烈並光載籍無窮也執事出守是郡數年矣政聲大播爲嶺南良牧褒其於表章忠節激勸風俗之事必所樂聞而勇爲之者也僕以是敢爲執事告幸審意焉

與高侍御

伏聞以僕明揚于庭夫執事薦賢爲國也惜僕非其人也徒辱薦稿以累執事之明耳竊自附杖向不見祈奚之誼不敢稱謝於臺下雖然士爲知己者死則亦豈敢憒然不知感激自同於草木哉承寵顧謹此布謝并致區區之意

與朱德卿

來公當澶淵之役每夕與知制誥楊億暢飲謳謌諧謔達旦若在腐儒則以爲放肆矣臧宮撫鳴劒而抵掌志馳伊吾之北在腐儒則以爲不檢矣趙韓王受外國瓜子金在腐儒則以爲貪婪矣志未伸而兒逐功未成而遭烹何有事業之炳丹青也故孔孟在當時或以爲博學或以爲好辯況其下者乎此識英雄在英雄也雖然此資禀耳不有學乎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傳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又曰乘流則逝遇坎則止隨時之義固非聖賢莫能盡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不然何以曰仕而優則學

再與朱德卿書

昔者聖王封忠臣墓而天下歸心澤及枯骨而諸侯悅服郡邑與天下雖大小不同治理一而已矣竊見北郭外有

彭烈女墓者乃前邑尹高君所營嘗日月之幾何荆棘叢生題石剥落牛羊樵蘇日踐蹂其上若更加以數年厝人所謂重來無恐無尋處矣噫諸長民者每歲三時祀鬼北壇經行其處漠然莫有動心興意爲一修者豈爲簿書期會所困無視此風化所關爲度外哉仰惟執事以𥩍佐下椎邑事威恵風行百度齊舉而此事似不容不加之意者故敢貢其説於左右儻不以爲不然乞賜移文所該地方取具回呈要見彭烈女爲誰里族何因得名烈女其以爲烈女者何狀遠採博訪得實然後捐在官錢糧一二否則別自措置稍加修葺其墓或親臨一祭或表之以文或播之以詩大書深刻樹之墓道仍禁牛羊樵蘇之犯如此則

英靈有安人心心歆動於風化不爲無補也經不云乎作新民傳謂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抑聞之古今貞烈或星殞下降或精靈託迹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近世長民者類不以此等事爲急良由不悟所理夫君子固非屑屑於干福者而感應自然亦叩数之不可逃也孔子曰祭則受福詩云自求多福傳曰能者養之以福亦豈絕口不論福哉彼簿書取辦目前了則如鳥音過耳至於表章貞烈扶持一化大則垂名國史小則流芳邦志亦足以爲不朽計也惟執事念之

與李先生書

詡拜白李先生閣下今似孔脩不以不才見視数過僕意蓋有取於僕也僕也不德環顧腹中枵然無所有也然頗以鑒裁自委竊觀孔脩志甚大才甚高識亦正其天分蓋亦百之一二也至於詩道文追僕疇昔煩事探討者其閒與之處孔脩類能言之雖於君子長者之前未免言動有失此非所以責孔脩也嗟乎後生可畏豈不信哉僕嘗南北奔走十數年非其人不妄接也不妄交也不妄取也至如孔脩僕恨孔寥寥未之見何者年幾弱冠而有許大見識力量何所往而不至也竊有說焉程子嘗謂天下英才不爲少直以成就之無道耳蓋觀之成周之時取士之法人才之盛何如以及漢及後世之時取士之法人才之盛何如蓋可見矣今日先生苟能不顧俗議不隨時好不急

近利姑勿責之以科舉之習因其志氣而張旺之因其才力而輔掖之因其識見而誘導之教之以入孝出敬之道養心脩己之術親賢遠佞之方磨其圭角去其矜逸使之得以優游沉潛乎仁義詩書之府力追疾馳古人成立之地出則必經綸必王道必禮樂必爲一代之賢臣處則必垂訓必立教必傳道必爲百世之師不但光李氏之一族而爲一代之國華不但光嶺海之一方而爲四海之德星先生亡謂其必不能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古有是言也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功名富貴自有一定之命捨穀粟而取糠粃棄參苓而服鈎吻不知之甚也僕之小年亦嘗從事於此顧以當時無有大賢之接卓越之識

而遂此穽也一墮其中欲出之不可得矣今之白沙陳公甫先生倡道此邦抱經濟之宏畧負仁義之大柄千百世而一人者若使孔門師而事之其成就之大也必矣夫天旣與其才而爲父者反逆其才是天愛其人而父不愛其子也其可哉昔呂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僕於此亦云惟先生留意焉某再拜

復秉常

承示足伊直諒此疏本月十一日已令人赴　闕陳請矣由語改作爲陳情乞恩辭免起用事與來示暗合可見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夫洪鍾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彼孔明宣公李綱輩當時是甚麼任用甚麼機會故得以傾

其所蘊今部檄畧比尋常待前項人者差勝視之昔人所遭遠矣故疏中不過述君臣大義使平日疑先師敎人不仕之疑氷釋而已矣

復乾亨

子思所謂至誠無息卽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乾乾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本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嗇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爲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范書格物眞陰陽不住之說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不一之善以爲守約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承以能問於不能是見好學然一暴十寒最學者深戒惟願堅持大志終始如一則聖賢地位指日可登矣

再復乾亨

詡疇昔贈王大參詩有云偃山開八面八面玉芙蓉言雖粗鄙若能於此悟入則易道可得而騐矣夫思辯固學者不可缺一若泛而不切又未免爲支離之歸矣議論多而成功少大抵宋朝一代在上爲治在下爲學氣象類如此此世運也故濂溪不再傳而異論作矣譬如造醇醪者第一麴至第二麴以下酒性雖同而味淺漓矣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乎中斯下矣執事以爲何如

復王大參

承示知行部歷二縣方回昌暑驅馳千里之外勞心焦思以勤民事古之任世道之責固如是也只今後山倒懸之急旦夕望執事回轅一替助之大抵往事不能闊難於易已不必論矣只如村民避難四出棄田業不能耕種比在村者又爲軍壯騷擾百狀不可言甚至殺平人以爲功如此自治已失道之甚何禦賊之足云耶望吾執事力於當道中明目張膽以救之不然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也惟執事念之念之

復陳時周侍御

辱和咀嚼風旨是何愛我厚而慮我深也僕於執事同門

也有回路賿處之誼焉苟有所見弗敢嘿嘿也夫出處無常惟義所在今既謂仕希周而學希顔矣則客星紫氣之事恐非所宜擬者矣况如僕處臣微之地有世臣之誼者哉至於才不堪世用麋鹿之性不能與時上下脂韋相逐則自知久矣到此處寧無一轉身地乎平生所學他靡所長至如出處大義亦頗講之熟而守之確也其敢凝滞以畔道乎風便聊爾布此心緒欲言固萬聊罄其一二也拙作已具呈見素翁煩達夷陵書近領幷告

復朱推官

昔東坡先生謂神宗求言太廣切中當時之病夫自古聖賢爲治固在廣詢博訪然無其本則不足以照邪正審是

非其弊將有甚於不求言者矣此東坡所以爲有見也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令之在上君子只是欠了至誠一段學問功夫故大本不立經綸無所從出讓國羨事也子之行之則敗不欺盛德也宋襄行之則禍辟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此有宋之所以不振也自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書生之所以識事機也孟子見齊王三日不言事且看聖賢用世手段謬見不過如許他非所敢知也匆遽言語不倫乞亮

復曹梧州

尋常仕路交遊往往懶通書問蓋有其説唐人云一字不置何足討曰雲無路水無情是也至如吾執事蓋有不同

焉者矣况出處大事僕敢於執事默默耶來諭堅之一字未敢聞命夫士之所守義利毫末之辨以至死生趍舍之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于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爲恒斯孔子所謂果哉也其可乎僕平生所學求志達道萬一見用得所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僕所甘心者也何勞攘之足云第念僕處臣微之地無有世臣之義　君命下臨自無偃蹇之理度時審勢見用未必得所去就又决不容有一毫之苟所謂恐不免勞攘者此耳不爾僕豈懐居者哉執事之厚此而不言是外執事矣眼中賢士大夫如林見素陳時周亦多不知僕之本心所荅渠書稿録附見意然亦止述大端若

夫細微曲折處非面莫克陳也

謝彭方伯

謝謹東向再拜獻書于方伯先生執事者昌黎韓子有言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生嘗非之以爲下有仁賢而在上之人不之顧則責有歸矣而在下之人安分守道是其所職胡爲諂其上哉是以自叨舉於有司以來在公之庭無生之足跡久矣夫豈好爲自尊大哉不過安吾分守吾道而已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然又有説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苟有德之君

子雖位尊勢重所當奔走而事者又不當以溷爲嫌而過於矯亢也執事文章節行動人耳目生爲兒時已聞而知之矣去歲在禮部聞執事來潘鄙邦竊爲鄙邦赤子慶幸下車未幾即抗章舉賢才止貢物其餘善政竊嘆得以專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規模宏遠氣象一新風行波流不數月境内大治而又謙虛下士略無自大自足之心求之古人指不多屈若執事非孔子所謂大夫之賢者乎誠生所願事而不可得者也執事事業在　朝廷聲名滿天下汗青筆之鍾鼎勒之天下兒童走卒亦能道之所謂赫赫之光無遠不照奚補生鼓喙捲舌而爲獻諂之眾也凡以景仰之私本於性情稱述之言出於天下公也非諂也況曩者辱取拙著特蒙褒獎且推而致之古之人之列何敢當何敢當然又竊喜以爲後生小子寸長片善猶見收錄如此使他日秉鈞當軸爲卿爲相則世寧復有棄才而野寧復有遺賢者乎生之竊喜蓋爲天下喜也第生於此則有無窮之慨焉生生年五十又五矣窮年矻矻恒思自振倚乾坤而覩世褱思欲扳扶桑之樹挽滄溟之水眾八荒四極一掃而洗之遂其志不得則大呼小叫聞者莫不以爲狂也有一奇偉卓犖之士如饑如渴思見其人與之執手浩論然非其人則又默默然呼之而不應叩之而不荅仰面觀天而不少顧也是以於執事雖未嘗數見而傾心懷仰至形於夢寐第生舊歲不幸遭喪顏色慘沮衣冠不吉不能一進左右接德容而聆至論也此生所以有無窮之慨也是以踰越禮分冒瀆一言得非范文正所謂不以一人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之意乎嗟乎使千載以前有如執事其人尚且忻慕感慨恨不得與之同時何況今日親涖生長之邦而賤姓名又辱見知於左右乎宜乎生於此有亡窮之慨也若使生伺候於門庭下色於閽卒而又長揖而進長揖而退纍然素服趦趄不前不惟人咲之而亦自咲之矣昔有鼓瑟王門三年不得入者又有獻玉三往而三見刖者向非執事辱以一言之顧則生寧守戚戚之窮決不能效昔人徒自獻以取辱也執事倘不以位自矜歸以一言教之幸甚外謹獻舊所爲文若干篇詩若干篇仰荅雅意更乞采覽干冒尊嚴不勝惶恐

謝潘督府

諗頃首督府潘先生台座曩者明公奉命南來某私爲兩廣生靈喜者蓋爲政以人材爲先故陳蕃未下車首謁孺子載之青史萬世以爲美談固不聞以位自尊也明公事業在天下不可枚舉此僕私爲兩廣生靈喜者大豈無因哉未幾辱明公枉顧適苦陳疏謝病不出戸門久矣一旦趨謁明公之門擧平生粗守禮分者而棄之人雖不議而某心獨安哉所以不敢往謝蓋以此也於初未蒙明公下問時也自揣以齒論之後輩也以官論之下僚也以德論之又迂疏不整凡百不足爲世道也安敢輙通尺牘於督

府之門以自取斥辱哉昔人云義不辱其無以碩以不辱自處者也所以不敢致書謝者又以此也不意明公不以爲罪數稱於兩司近者周憲使又述明公致意焉顧其失德失禮之人何以得此於明公哉用是不揣形諸聲詩仰答盛德休光於萬一云爾伏惟台照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六　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七

番禺張詡著

墓表碑銘

白沙先生墓表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與是故聖臨聖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禀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閒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奮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既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

不怒而威故病亟悲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
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豈其學也其功效絕
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不知天也
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
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邪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
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
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
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若衆
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
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
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勇古岡產也

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
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謝特以天
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基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
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誥封監察御史余公墓表

貴州道監察御史漸邑余君佑行簡奉　命巡按南畿未幾
聞父封御史慎齋公計哀毀既踰　聞得代即匍匐召斬
衰不遠數千里南奔度嶺下九江可以徑趨新會矣行簡
乃迂一日路至肯詢予者蓋爲請公墓表也噫世方競勢
利而惡哀耿以行簡居要路于在位公卿之詞宜易得而
見損迂跡之人顧反爲行簡之所取何行簡之識見與人
異也且予自閉戶以來吝於文固也而尤以誌墓爲恥今
於行簡之請自弗容無說以謝之矣公諱昇字習之慎齋
其別號也世世居新會之登名里以成化乙酉鄉科起家爲
訓導其教莆田也待諸生以恩義有貧者力爲資助其教
固安也如莆田以故兩庠諸生後雖有顯晦之不同至于
今咸想誦之不衰官滿遷永豐教諭無幾何時以親老一
旦飄然解組南還矣時父年幾九袞母幾八袞公竭力致
孝務得其懽心而尤無絲髮遺憾於送死之際閒居芒鞋
鳩杖逍遙笑傲於煙霞水石之間幾三十年官府人了不
識其面目日唯靜坐一室以訓子孫而已矣晚以行簡貴
封如子官不改其素履鄉人稱重焉正德庚午四月十有

二日以疾卒距所生宣德己酉八月二日也年八十有三
父子並享高壽可謂難矣配謝封孺人有賢行見大司徒
張西溪所爲墓銘先公三年卒卒葬富嶺乙向之原行簡
卜以是歲十二月某日奉公柩合葬焉古禮也夫公學積
而小試無所見然觀其以親老棄官歸養居家靜處不事
干謁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之徒而誰
與而又以其有餘不盡之福大發于其子行簡朴茂端慤
爲帝耳目初以戊戌進士出宰淑溪有聲屢被薦進南京
湖廣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後以母憂服闋改今任予惡
持重之風雖行簡質美學勤之所致要之庭訓之嚴亦不
可誣也予妹婿今後官雲南按察副使歸善姚應龍遣推

奸之禍謫戍逖陽時獲濟於行簡及陽環南歸不幸卒於途又賴行簡殯焉此予不特德行簡益重行簡之高誼矣於是掇公大節卒聯行簡之爲人造文以表公墓以紓行簡之哀思以爲世之鄙薄者之一勸云

竹菴周先生墓表

士以嗜學爲難嗜學矣老而益壯者尤不易得至于耄期不倦如衛武公之流詘指古今僅一二人而比年世脫有斯人之風焉不謂之厚德之士而何哉余以荒踈栖跡丘園一日覩龎眉皓首偉衣冠而進者問其道名之刺周敬也問其年九袠也余遂起敬以丈人行待而公也反辱堅循古人訪道之禮雖余愕然於道而公之盛禮竟弗之敢當也然心竊異公所嗜殊人人乃至于忘德忘年如許益于所謂挾賢而問挾長而問者公誠一無有也非厚德其孰能與於斯耶于時好事者競繪爲竹菴訪道圖以相傳玩亦一時盛事也既而從還巖從道分益得與余方自慶孰意公舍我飄然而霞舉耶余嘗作詩挽之殊無生死悲悼意亦惟公生平學道視生死去來直旦夕耳矧公行檢脩飭復何欠而忍以兒女態視公爲哉公字克恭竹菴其道號也世家南海以積善爲業蚤涉江湖事貿易中歲造店舍十數間以招四方商賈家計用裕晚以　詔冠帶皆非其志也其學始多出入佛老後乃歸宿於余焉公生於永樂己亥九月二十五日卒之之日爲正德戊辰四月丙

申也遺戒子孫諄諄以積善爲裕後之本其家嗣濟知余爲公重也請表其墓余因推本公之耆年嗜學由於德之厚者言之以爲世之廢學與夫學焉未得而妄自大者勸且戒焉

封旌德令懶樵孫先生墓碑

予同門友　褒府長史林緝熙爲浙江平湖教諭時以試事便道歸廣爲予言平湖學中士之穎出者孫君迪吉夫也其論及邑中人物豪雋曠達莫懶樵先生若吉夫之父也予中心藏之去之今十有八年吉夫以才御史奉　命稽儲于兩廣辱斯文愛良厚未幾先生棄養吉夫具狀來請墓碑予以得考先生懿行之詳爲快蓋父子師友間先後契分如許似皆不偶然也碑文安敢以迂疏辭乎先生諱瑫字良璧號獨峯懶樵其晚號也先世自汴隨宋南渡家于浙之海鹽後析爲平湖遂占平湖籍曾祖子文祖彥忠以字行嘗輸粟助邊餉　詔旌爲義門勞以羊酒考翼好禮敦義俱隱于耕妣馬氏出名族先生自爲兒時有大人志宗人御史君洪一見異之語人曰抗吾宗者是兒也稍長值積稅事爲悍吏所逼能區畫以振門祚成化初海塘決居民廬舍爲之蕩然長民者莫或恤先生獨毅然請于當道得減租半邑人至今德之所輸粟于官無慮數千石有司屢迫授以散官先生漠然不之應也嘗至南京戶部尚書某公詢海塘爲患之由先生力陳相導捍衛之策

援古證今亹亹數千言殊可採芟公嘆曰魯謂草澤中無遺才乎厚禮遺之年未半百豫營壽藏于邑之大易鄉擊壤里凡衣衾棺槨靡不具君子謂其仗義高尚有郭林宗魯連子之遺風至其視死生如旦暮雖趙岐傅奕捬子華華不足多也先生果豪傑曠達之士哉是足以信吾友之言之弗妄矣先生晚以吉夫宰旌德治有狀封如子官繼以吉夫擢監察御史遇　恩例得服如子服然皆非其好也歲一游杭之西湖至則與一二同志泛舟揮觴浩歌以為樂暨諸名勝屨跡殆遍先生博綜羣籍尤長於詩禮為詩句往往得唐人風韻所著有獨案稿椎唱集遺後錄總若干卷藏于家云先生卒于正德己巳四月十有八日距所生則宣德壬子六月十日也配沈氏贈孺人有賢行先先生十有五年卒子二人長曰逵次即吉夫也孫六人曰綬曰紱曰維縣學生曰獻曰岳曰牧曾孫五人俱幼吉夫期以後　命後卉葬故里卜改歲十二月朱日安厝先生於壽藏焉予聞之晉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先生厚積而薄取所以滋蔭其後人而大顯發之期在吉夫乎噫予以先生故占予吉夫他日名位事功之卓不當但如予友之言而已也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副使姚公既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卜坐于里之下塢午向之原先期諸孤欽等泰狀泣拜請銘公

余姊婿也雖情非忍銘抑誼弗忍弗銘乃按狀序而銘之公諱祥字應龍初號希菴晚更玄谷道人系出姚文獻之後宋南渡避兵南雄後遷惠州歸善遂家焉高祖勞菴生竹溪竹溪生鑑湖鑑湖生坡隣公之考也妣梁氏夢白鶴廻翔投于懷遂誕公公自幼穎脫日記數千言既長篆隷不羈補郡學生成化丁酉領鄉薦赴春試下第卒業于成均辛丑登王華榜進士授江西新喻知縣丁內艱服闋改沛縣　召起擢江西道監察御史推　恩進階封考如公官妣梁氏繼陳氏贈孺人繼配張氏封俱孺人遷雲南按察司副使丁外艱服闋改湖廣甫及任適權奸閹宦用事被誣謫戍鐵嶺已而權奸敗露磔于市乃復公官仍改雲南時公已得釋南歸至濛瀼驛翛然長逝矣改任後復推按察使公身後蓋有遺榮焉公之治邑也首除民害凡興造率關政體其熄火災擒大盜障河決之功尤偉屢以竒能薦其居近侍也危言直道凡進言彈劾不為權豪少挫其後刷卷廣西次巡視馬草場通州倉繼巡按四川俗恵外臺激揚廉貪旌表貞節事功卓卓在人口至今稱之不衰其在謫也了不皺眉解伍之日了不色喜及在客途痛纊矣了不牟懸作一詩而逝烏乎若公者處富貴患難生死之大不累改其故步亦難矣哉公生天順己卯年六月十七日卒正德庚午年十二月初四日得年五十有三配張氏先公八年卒下塢之壟寔虛左以竢焉繼配張氏先

郡守公次女余之妹也子六人曰欽郡學生曰銓曰鈞曰
鎔曰鋼俱先配張氏出曰録子妹出也女一人孫男四人
曰源曰瀾曰泓曰泗欽淳樸伎義當公被難時慨然欲效
緹縈之舉爲人沮乃不遠萬里抵謫所省公餘亦秀拔可
愛蓋公後必昌於是乎可占云銘曰
少擢巍科才名日起梅嶺將調牛刀小試賢能屢薦入
居近侍風采凜然百邪俱靡中遭患難惟命是委及乎
賜環曾不色喜生死大矣髙詠而逝祿位未究傳芳在
子哉我新阡牛眠之地我序我銘徵遠此視

處士鄭樵隱墓誌銘

昔趙岐自爲壽藏而傳奕柳子華裴度輩自爲墓誌陶淵
明桓伊輩自爲挽詞蓋生死之理於朝暮見之後之人沉
迷於物歆膠膠擾擾莫能自反顧以死爲諱者多矣一昧
乎是不知息矣不知息則貪愛生貪愛生則是非起而過
惡生矣人其可昧乎是哉夷考昔人其情之眞僞悟之淺
深猶不可以一律也况今人哉增江有處士曰鄭樵隱者
吾有所取焉非耶處士年七袠餘而飲啗步履如少壯計
其壽亦未涯也一日出其妻姪鄉進士湛氏澤所爲已行
狀俾銘其墓吾嘆曰異哉古人之風復見於今日又重以
處士之考東莊公之配陳與吾祖母兄弟也乃不敢辭按
狀處士諱應宇德徵鄭其姓也裔出鄭桓公友之後國滅
入陳陳入閩之莆田大宋間有曰光者自莆田來爲廣東

轉運副使靖康之難棄官居增城因世家焉考諱瑋即東
莊公祖諱振曾祖諱宗道光之七世孫也處士爲人朴直
言爲無所矯飾然喜臧否人物聞人之善躍然色喜如獲
珠貝其惡者雖素所善必面斥之不少假借以是亦寡合
於人居嘗以酒自樂其於文事雖非其所習然遇當時名
流製作必手自抄錄歸以示其後生處士因登山指嶺羅
浮雲冊慨然嘆曰人生如轉燭耳是可樂亦可樵吾將老
焉吾安能群入群出以干升斗之祿術仰世人哉遂自號
曰樵隱而鄉人指目亦曰樵隱君樵隱君云配邑之甘泉
湛氏即民澤之從姑也先處士卒塟于金牛里之扶羅嶺
無子生女幾人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處士生於乙巳年

二月二十八日湛生於巳酉某月某日卒之年爲弘治癸
丑九月十日也處士卒日未暈嘗語諸婿姪云我死合塟
于湛墓之右然則獨曰處士鄭樵隱墓誌銘者妻從夫也
銘曰
生本無來人則吝愛死本無去人則悲慨慨昧去來動
必有碍過惡叢生丹扃蕪穢卓哉樵隱元同大塊大夢
苟醒天地纖芥窮通夭壽又奚足恠如或未然努力澄
汰一息若存吾心敢懈如斯寔安庶幾向晦長夜寘寘
招手良配無愧我銘用醒昧昧

彭烈女墓表

彭烈女者爲詡邑人也生有懿德人莫之知獨以色誇人

口甫笄聘入劉氏備爲養子婦厥翁悅其色也挑之怒遂計逐其夫復挑之益怒乃令人陰諷之曰若夫亡矣若何望若可就翁翁當置若側室爲翁側室孰與爲養子婦乎且彼與若未合巹也名夫婦也而實則爾我耳若奚爲戀戀至於斯乎烈女奮袂大詈曰是何言與吾聞名正則分定矣分定則夫婦矣且彼亡以我故也我不忍以我故使彼亡而又負彼因叫天大慟曰嗚呼天乎我何以生爲乎是夕自刎血流戶外明日烈女父母白其番邑令高君高君罪其翁禮葬烈女於北郭外大道左榜之石有彭烈女墓云歲久荊棘叢生石題剝落樵蘇牛羊日躪踐其上過者傷焉弘治庚申郡推朱君伯驥祀鬼北壇經墓下下拜

詢由始一脩其墓而未有一言表其烈者嗚呼士之見利思義者或寡矣況守死善道乎況以坤柔之姿而能挺丈夫之烈若是乎觀其不以未合巹而昧夫婦之分君子謂其近乎知不賤養子婦而苟貴於爲主翁側室君子謂其近乎仁守節不變視死輕於鴻毛君子謂其近乎勇謂之烈女宜矣使世之委質爲人臣者咸烈女其心焉則炎劉之國號可不改新莽魏矣趙宋之廟毛可不遷杭次游矣然則烈女之行雖曰守坤道之常也而其一寸丹衷偈之可以愧千百世爲人臣而不知君父之大義其關繫誠重矣是不可以不表也銘曰

天德一匱王侯之貴我視如鬼或烈或忠至賤之中世欽如龍我銘在野日照月射俾慎取舍

吳節婦旌表門銘 有序

弘治癸亥仲夏既望鄉進士瓊臺王君本清歸自京師道出羊城造予館自曰宗源之母吳海南衛處士諱昇之長女也幼失怙終鮮兄弟獨勤紡績具甘旨以養母衆以孝女稱之甫笄歸宗源父藝事翁姑咸得其歡心焉姑俞之疾且亟也默禱於神求代其後翁之卒也斬服治葬挺挺如丈夫子雖家無奇羸而能勸儉節嗇故食者繁而用不乏內外禮法斬然莫敢有犯之者宗源甫四齡而父已見背矣母齡時纔二十有六耳抱宗源泣曰妾欲從所天於地下爲妾計則得矣如此王氏一塊肉何於是以節誓焉

寒闈隻影凄然於孤燈敗杼之間幾四十年而冰霜之操如一日也弘治乙卯當道以狀　聞詔旌表如例時宗源粗有成立衆皆以爲必天之報今綽楔巍然大書　王言於其上寔成閭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之遺躅也願先生序而銘之俾吾王氏子子孫孫世世不忘
上德而思圖報於萬一焉予時臥病丘園荒於筆硯久矣獨念節婦卓卓如此表之可以風動遠近則文字爲有關世教不徒作也銘曰

五星燭天五嶽峙地五倫在人三才道備五倫造端寔夫婦始生事死背遺犬彘耻卓哉節婦中立不倚家以孝稱于歸克理不幸失天遽欲從死回視呱呱嗁依嗁

特飲氷啖靄壹志靡貳天竟此定神相厥祉有　命自
天表厥宅匪鳳毛五色國賓是啇作善降祥天命有以
我序我銘栢册是配彩此淳風作範世世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八

番禺張詡著

祭文

祭白沙先生文

嗚虖天地中和之氣東南川嶽之靈鍾而爲不世出之英爰自束髮以至皓首一本之以至誠㒹然樹斯文之梁棟卓哉啓百世之師承超然遠覽邈出八紘盪脫大奈洪以來諸儒所學之捕影逐響遠追宗孔孟以前群聖所得之惟一惟精其始用力妙契乎勿忘勿助其卒收功遂到乎無臭無聲襟懷洒落直前賢之光風霽月文章正大又古作之玄酒大羹散而爲禮儀威儀之三千三百酌而爲春秋與欽之或重或輕觀其勢如字畫之妙亦作[illegible][illegible]此行如孝悌之至且通神明平生不以著述爲事自然者述若烟雲之浩蕩不以節守自居自然節守今金石之堅貞其造詣之深力行之篤可不謂之大成者耶雖高棲遐遁杳若振衣於五峰雲漢之表濯足於八濱水月之清而其心未嘗不惓惓於　朝廷皇皇於蒼生在乎思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程子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是以貫入逵官無不願造其廬市兒閭女亦且咸知其名觀德者心醉聞風者化行惜乎經天緯地之才徒吐露於鳶天魚淵海濤之篇翰之富然而扶世立教之功了不下於救洪水驅猛獸之事功之弘至於不言而人自信不戒而物自懲

者其玄德感化之機又豈世可得而稱哉抑斯言也可爲知言者道而淺薄者或以爲矜也嗟夫死生朝暮達人固不累於幻形道喪人亡天下誰不痛玆典刑而況詡也受敎門墻二十餘齡仰丹造之恩結歲寒之盟使復聽於旣聾續明於旣盲者誰之力與而今而後棟倒山傾何脊何仰何信何徵雖涸東溟之波枯南山之竹亦曷足以寫孤恨之寘寘乎烏乎痛哉

祭莊定山先生墓文

於戲先生莊公挺生江浦起家科第拜官玉署上元應制爲慶燈擧公率同志奏曰無術君臣靡歡貢起是取荒嬉生亂爲戒自古坐是忤旨謫官遠叙俄復南畿尋以憂

去嗣是以來閉關掃軌載詠載絃孔規孟矩沛然有得發之詩趣鳶魚活潑江河流注或謂詩法妙契天吐肯得三昧皆公餘緒有儒石翁與道南士公實尊信惟爲宗主多士雲歸翕然鄕嚮自況桐江九鬥一縷豈見鷹刻徵起亦屢公漠不聞冥鴻高翥晚年一出豈曰無故知其深者江門漁父公卒未幾輿情殊乎澤竭山焚無聞出處悲乎痛哉其命其數走也顓蒙齒齔知慕邪玄之歲傾蓋公守絲麻湝前營蒯足數頻公激發情欲起舞所嗟頑鐵斯望竟負二十年來病不出戶吾才竭矣志則未盡北望長江公墓何所束帛柔香以代樽俎臨風三嘆有涕如雨

祭劉太保文

惟公青春黃甲沛然懸河之才金馬玉堂燁然華國之器其得君而專政也鳳閣鸞臺慨然行道濟時之心其急流而勇退也芒鞋鳩杖超然箕山穎水之志故其入相也朝廷爲之清明士林爲之增氣黎庶以之康寧四夷於是仰治其罷相也　朝廷如失股肱士林如失左契善柔不得安生強梁罔知所畏及其不幸而薨也　當宁爲之震悼士林爲之憔悴彼善柔不勝其驚惶雖強梁亦爲之辛鼻是則公之一出一處治否所繫一始一終俯仰無愧一生一死哀榮兼備可謂道不負　明時而德稱其高位者矣某等夙瞻風采每聆高議骨肉情深金蘭氣味方仰威鳳之來儀遽聞凶訃之遠至嘆執紼之無由徒臨風而隕

涕夫豈但斯文凋喪之傷抑深爲國失老成之恤

祭大司徒李公文

惟公鍾靈毓秀於崧高乘時奮興於盛世胸次蘊旋乾斡坤之機筆端有剸犀斷金之利其氣象巍乎如喬嶽巨川汚疾待空隆之閑其鑒識皦然如寒潭秋月否臧無寸雲之翳惓惓忠愛如葵藿之傾滾滾從善若江河之沛是宜蹈贊我

聖神文武之君統領國計民命之寄昔公發軔起自科第爲才御史繼遷臬使摘別如神涉險不避荐歷內臺轉居卿貳猷爲克展聲名茂著旣而病歸尋亦　召起追我

聖天子御極之初而公已衰然居六卿之位矣故嘗奏公

之行事雖不爲危言激論而恒定邦國之是雖不欲明目
張膽而每作士夫之氣決似是之非如售不疑救垂死之
命如張廷尉容小人之過如婁師德集衆善之長如宋韓
魏是以簡在
帝心累乞骸而不許澤被士庶咸仰德而無已彼正人端
士固愛其蘭芝之相契雖奸邪諂佞亦悅其鸞鳳而不鷙
奈血氣漸衰足疾爲累乞休得遂　恩波汪濊雖公之勞
績在　朝廷者不可泯亦見
聖情念公者於是乎至也浩然而歸無何則飄然而逝豈
不可爲之痛心矣某等聞訃驚傷奔弔無計雖率群寮遠
陳溥奠蓋所以爲世道之悲者深且切而朋交之恨同官

之情姑在所置也

祭羅亞卿文

惟公生長先賢倡道之鄉出際文明極盛之世故能以英
邁剛果之資而成碩大真淡之器譽之名馳隆地伯樂已
識其爲絕塵之姿秀幹出林公輸已知其有參天之勢矣
既而名登甲科官游近侍持斧衣繡慨然澄清攬轡之志
激濁揚清慨然李膺風裁之厲久其司憲外臺也風猷之
英盛張冰蘖之聲愈熾其巡撫邊陲也任代罷其處置之
有方戎虜畏其守禦之有備川廣士林交口譽之　朝廷
待以不次如公者豈非聖明當推清廟之大材作一石凌
千里之良驥也與廻者

皇上軫念公勞擢居卿貳豈期　綸綍方降公已溘然而
先逝嗚乎哀哉嘗聞自古名賢碩輔其生也有自來如申
甫之降嵩嶽是已其逝也有攸往如傅說之爲列星是已
吾意公生而光明俊偉歿必不與草木同腐豈非昔之躍
于延平之津龍泉太阿之精出而暫爲世寶歿而化爲神
龍奔于上帝之庭者耶某等於公斯文有骨肉之契同官
有兄弟之情生雖得盡心乎交處死無以致力於經營木
天修阻絜酒莫傾緘詞千里聊叙平生靈其有知鑒此哀
誠

祭大叅劉朋節先生文

頃者海南黎賊蜂起荼毒生靈血流千里當道遴之檄公

往研門口戎衣躬抵賊壘兩兵既交有進無止天未悔禍
元兇流矢空拳猶張兩目怒視切齒自誓死作厲鬼嗚呼
人莫不生生如夢耳維公之生清忠奮义人莫不死死則
已矣維公之死舍生取義巡遠之節信無彼此杲卿忠憤
子龍膽氣浩浩英風撼天揭地一身之微綱常攸繫成敗
利鈍非所逆計桓桓者公廟食百世存恤恵使有叅政配
天理人心終當不昧

祭妹夫姚憲副應龍文

自君服闋治任北上升經五羊握手惆悵執意促任剛逹
湖湘權奸禍起罹不測殃鐵嶺謫戍瘴死三年君曰命也
自料機先尺牘頻來期以莫景依小西湖希賢希聖權奸

尋毅逐海　賜環行李度嶺將及鄉關二豎爲禍藥餌罔效五十三年如曉一覺復官淮南已下　詔封身後遺榮長恨曷比余妹配君雖曰四年中間合巹僅數月焉氣執在疚手抱遺孤寒燈隻影君其知乎生如負辨死同胝婷有忘無命果人果天所望嗣予往往儒器繼述不亡庶其在此

祭陳節婦林氏墓文　白沙先生作

恭惟節婦女流丈夫芳年失天冰霜孀居三遷爲教不疾不徐剪髮待賓軻母之儔孤遂仁名德不學而符事天德備天報亦如子成大器爲命世傑繼往開來聲被眾區達官貴人來謁里閭必也請見拜稽庭除甘古之本俯仰之需雖曰節倫亦鮮不敷壽躋耆耋聰明不渝一旦而化神歸太虛生榮死哀何羨施朱表厥宅里哉之史冊文而愈光玄照同歸謝自辛亥瞻依鳳雛一見執手國士見呼愧無點越溫味舞雩一語一默一止一趨無非至教微我惰愚既無寸進及滯迂疏未成而化悟徑遂無存此椎鑿頑鏞不祛一日精進一日踟躕白江門返乘官上廬墓不成學不返斯途熊以憂病中間紆徊計奄不齊柩出不扶雅望貞疏贖以求夢究心終愧死有餘辜今之來也豈遂拙圖學雖未就决志拈晒在天之靈患衰可諒我我焉無生祇之堀宿草白青春雨又濡沙叢我務牲酌我清酤辭以緘情痛如裂膚

傳

雪軒先生傳

浙之東有偉人曰雪軒先生者姓吳名則字宗法雪軒其別號也世居宣平先生有大才略正統己巳閩寇起處之民多附之者其勢滋蔓浸淫于數郡之境　朝廷命大司馬孫公原貞討之知先生獻謀出眾以禮羅致幕下資畫策焉時邑有三岩者勢峻險民多避難其上脅從之眾往往有知禍福向背而歸者大司馬以先生領其眾先生推赤心人腹中眾始讙後悉帖帖然寇平大司馬欲并屠之先生力諫以殺降不祥且其中多善類決不可不聽乃大哭于軍門曰經不云乎殄殲渠魁脅從罔治矧其拊循之時業已許以不死矣苟違之是重其弗信于民也弗信而生孰與信而死請先就死大司馬爲之感動卒免所活者無慮數百人奏功授鮑村巡檢景泰間分麗水爲宣平復以先生董其役大司馬曰難乎邑作爾之勞居多餘未悉歸爾治第先生曰芟夷大難一方獲安其也受賜大矣且官物不可以入私門其不敢奉命大司馬益敬之遷莘亭縣簿首疏子下民濬河渠禁浦賂十事于朝皆賜可松之地狹於蘇而漕數反出其上疏減北運糧一萬石事載雲間誌在松十年年雖半百而頗毛種種矣蓋焦勞之過也既而乞身歸上築中溪之東月構祠以祀先脩譜以收族暇則倘徉於烟雲水石之間不知有形骸耳目也先生預知生死成化庚子以其子仕儒世美領鄉薦笑謂曰吾年

盡於壬寅之三七十一月若後嘗舉進士居顯官惜吾不
及見之矣已而是年三月與疾作七月腹疾作皆愈十一
月世美掛牌榜因往縱步觀之遂造邑宰何公所焉何以
其疇昔絕迹公庭也爲之驚喜因爲先生設饌酒半先生
曰過今日入明日爲十二月節吾或者其免夫不然吾即
此長往耳衆笑以爲未必然至夜果得脾風亟輿歸則倏
然而逝矣其後世美舉庚戌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得循例
封先生如世美官一如先生之言云先生生有異質經史
之外傍及醫卜法家者流靡不該通幼以孝聞祖母有患
癰先生親爲之吮七日不謝冠帶性少飲然遇賓客留酌
必百盞勸令至醉乃已遇童稚待以成人之禮或留客信

宿必躬爲之視其衾枕盥洗其爲人謙厚文如是謂之儒
人非乎東所先生曰予十數年前遊京師有以感應之事
告者其言曰某所有某既沒之七日僻人某夢其豐九案
過立於上手持一黃紙若今詔敕者呼而謂曰上帝念我
三岩活人功多趣令上昇此詔書也若某爲我亟歸語我
豚犬某及久言雖在耳然忘其姓名及所告者爲誰何也
去年春世美來
命來廣事竣間訪予相與觴詠于竹林之間偶及之乃知
其爲今先君雲軒先生也異哉先是世美以先生挽見託
嘗時所具狀未詳予以意得之後讀先生家狀及白沙先
生挽與予意合予亦自喜以爲不失之於驪黃牝牡之外
合前感應之事觀之予與先生精神往來蓋不以生死先
後隔也固也異哉世美英才遠識其在　朝廷志在裨補
又使于　廣愛民下士卓有使臣大體與予講論遂爲知己
予所以望於世美者甚重且大則又知史伯所謂有大功
而其子孫未嘗不章者於先生爲有徵故傳之爲天下後
世道焉

說

虛所說

予友大方伯方松崖之家嗣重杰以通家子弟禮謁予甚
恭間出其虛所卷請曰願聞至道之要予曰子莫誤乎非
知道者也子莫誤雖然敢不盡其愚姑就子虛所而發揮

之先哲云心兮本虛蓋虛則通不虛則塞矣然則體道者
舍虛奚以又曰虛以受人蓋虛則無物而有容納之地否
則反之矣然則求道者舍虛奚以莊周以爲虛舟觸人雖
有褊心不怒以至驂鸞所引王子之詞曰虛以受之兮無
爲之先文公朱子以爲貫神僊不死之要訣然則應事與
夫攝生舉不能外焉得其要則可以體道可以求道可以
應事可以攝生天下事無大小蓋無乎不可也至哉虛乎
其天地之根性命之蒂乎曰虛有所耶曰虛無聲臭無形
色安有所謂所者然朝斯夕斯必有事而勿忘如所謂所
其無逸之所或以其所藏修之所爲所斯可矣曰古今人
從事乎虛者多矣率皆流况虛文離其道往往自川平居後

大談何容易一涉毫末利害心動色沮卒喪所守神氣枯瘁未老而昏眊何耶曰虛無物也今而執之則有物而不實矣故虛自虛而我自我也必克己以至無我然後虛即我而我即虛亦無所謂即虛即我者則活水洋洋妙用顯行而造化之權衡在我矣此聖門千載不傳之的緒其次因氣禀學問人人殊不得已降而抉病焉耳已矣豈的緒端使然哉惠杰妙齡卽以孝行著兼之器識不凡他日造詣當遠到也故予尚其底裏而語之是爲虛所說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九

番禺張詡著

贊

白沙先生遺像贊

於戲噫噫大道堂堂其易也鏡中鼻現其難也海底針藏冒雨衝風殆億萬回而始睇日月跋山涉水可千百轉而卒踏康莊了成性之存存致妙用之無方所以能回洙泗千百世絕之正脉挽宇宙無紀極續命之眞湯雖天啓之不易良人謀之允臧遺容如在道喪人亡所賴者遺書數冊一一皆登性天之梯濟道海之航也

少叅陳方壺像贊

此吾廣少叅莆陽陳方壺先生入朝像也質孕八壺之秀氣奪木蘭之清儒雅醞藉朴茂老成其人品如此所以蚤占八閩之魁選獨對禮樂於 大廷聶司諫於留都屢陳忠懷近抹焚於南海獨歷冊誠至于詩法得杜少陵之步驟圖寫妙吳小僊之冊青此出其緒餘以遨遊藝圃陶寫性靈者耳噫斯人也使其大展猷爲於世寧不與鄉之陳正獻彭惠安諸公後先稱重於月旦評也邪

古崖先生像贊

頎然如僊山之玉樹而抱朴含貞卓爾如古器之敦彝而埋光韜彩示蒼顏白髮於鄉社其元精淑氣殆孤鶴之控烟霄見紆紫橫金於仕途其逸韻幽情儼閑鷗之立滄海

當其正色挺峻霜傲雪之姿及乎掀髯舒吟風弄月之態彼丹青者特寫其外耳尚未知能極乎變化之類彿類也至於錦繡其心腸鐵石其肝肺德能移風鎮俗而僅小試乎專城力能旋乾幹坤而竟弗及乎大拜遂使照乘奇珍耳混跡乎泥途連城重價枉遭點乎蚍蚼雖自古兮有之而有識者安得不爲之感愧此則走也直寫其內焉然亦僅能得其大槩云爾

自贊

無道無德無好無尚藏身粟界而不見其形微泯跡象外而不見其曠蕩既無用之可言又何名之可狀然則烏紗鶯袍牙牌銀帶此丹青者貌張地曹之世像耳故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

題跋

書方正學先生文集

方正學先生文集二冊余友鄺時用以見惠者先生天台人其爲文如其人譬之呂梁洪奔放激盪虎吼雷霆聲聞于天見之使人膽慄不能定目而詞嚴氣肅又如千軍萬馬自天而下不聞喑啞叱咤之聲其文如此其爲人氣節驚天震地直與日月爭光山斗爭高也固宜韓子所謂本深末茂實大聲宏夫豈不信文集近年始有刻本在黄岩時用之見今玆邑故得之始予讀觀樂生詩見先生前後二序及傳祭文又於宋景濂先生集中見有送先生詩二首及先生一贊編者皆刊落其氏名至云無名氏而贊則此集未及收烏乎天地之間事事至如此可勝嘅哉先生孤忠大節當與天地長存固不係於文集之有無然已燬而復存已散而復聚豈非天哉予生也晚於先生出處不及知其詳而此集中次序殽亂至有以元詩妄入者蓋編者雜以見聞不能無遺謬也姑藏之以質夫長老

書莊陳二先生詩

近年來詩道之行曰江浦莊孔昜先生予卿白沙陳公甫先生二先生道重于時而於詩則一掃數百年膚淺之陋習自莊先生倡之而陳先生和之完然大音震響于時烏乎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後盛於漢魏再盛於唐其法嚴滄浪論之頗備但以漢魏至盛唐爲第一義而不泝流尋源乃以三百篇在說外譬之論史但知綱目而不知春秋其可乎哉范清江編木天禁語亦有可采但失之瑣碎其他詩話詩譜皆隔靴爬癢拖泥帶水殊未有的見要之用功寔不外乎晦菴朱子所論烏乎詩豈易言哉二先生之詩予皆有之朝夕諷誦恍然如接其光霽而聆其言話莊之詩精粹如孫武子之師紀律不紊制敵取勝動有成法而出奇無窮陳之詩豪壯如郭令公單騎見虜說以誠信皆下馬羅拜而卒成奇偉之功此特論其氣象之大槩耳至其妙處皆可以代爲之不能優劣也後生小子妄論如此他日走質之二先生以爲何如莊之詩得之陳秉常陳

之詩得之鍾地官合爲一册藏之巾笥云

書白沙先生挽吳主簿詩後

傳謂其先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然而傳之非其子孫之賢皃重於道德文學之君子爲之表章不足以信後而傳遠也二者相遇不其難哉詡讀石翁爲括蒼吳君世美之考主簿公挽詩三絶皆紀實每詩首系以狀亦猶朱子綱目大書特書而分註其下百世之下讀之者可以考見其人之賢之實矣噫主簿公贊畫大司馬孫公幕下諫止㳂從之戮者有曹武惠之所存功成一木不爲受𢍶隱遁于之氣節中年乞身卜築申溪之東有鷗夷子皮之見幾雖其時之否泰任之輕重事之大小有不同然隔山見烟有目者即知其爲火溪然則主簿公其賢矣哉石翁見善如不及有如主簿公之賢不與之而誰與耶世美以禮科給事中奉

命來廣事竣如白沙以惓惓顯親爲務可謂知所重歟既得諸作寶藏之將以傳之子孫謂詡從石翁學者俾一言跋于後噫以主簿公之賢如此而有子如世美者以濟其美而又得石翁爲之表章是則主簿公之所立也世美之孝思也石翁之樂善也皆可出爲世勸者詡故忘其膚陋而樂爲之書云

題三峰雜集後

詡緬懷𠌃亂從先公出守撫州時忽一日先公愀然謂詡曰吾不能爲二千石低首於人吾計決矣因誦遊西塔寺詩其末云　君恩好得深如海許我投閑歸去來其後四十有五年吾盾大巡高公三峰先生出示三峰雜集中有次先公西塔詩韻追感今昔不覺爲之泫然蓋公昔爲撫推偶得䂓生與語而有是作也公於詡傾蓋如故且嘗謬爲予　朝心孚道契遂爲知己中間彼倡此和不一而足具見于集則詡託交於公太豈偶然之故也哉因三復公集聊復膂此于集尾若夫公之製作如秋水芙蓉雖不假雕飾然熟視之有天然奇趣逈弗可及讀者自得之可也

題真靜王先生詩集後

曩僕抗疏有專靜以怡神内視以固本之說者蓋僕以多病留心養生之術而頗得其要妙之一二故云然也非敢妄也續叙節齋雜稿以諸葛武侯陸宣公相業爲說者蓋僕深知吾年友汝言内懷經濟脫大秉用必能事功上下古之人故以之相期待也非敢佞也其後讀汝言尊甫真静翁詩集中寄二十郎詩有氣歸元海水滿華池之句豈非深得養生之肯綮者乎末又有早作非霖學傅岩之句豈非深知其子之所存者乎於是乎掩卷太息曰古人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何鄙見與翁意相符契若是邪異時萬一往來霅水之便與翁邂逅於天台四明泉石烟霞之間拾圯橋之履意者翁必曰孺子可教而傾囊倒困出其奇蘊以濟空乏未可知也惜乎翁老僕病南海相望悠谿

數千里真風馬牛之不相及徒挹清風於簡冊而已矣泼言委跋僭書此以歸之于以見知音之難遇云爾

題唐登瀛十八學士圖後

予友鄧衣馬公家藏唐登瀛十八學士遺像一帙一日出予請題按文王在秦府時開舘延文學之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舘學士更日直宿討論文籍使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士大夫得與其選者謂之登瀛洲蓋榮艶之也嗚乎盛哉厥後文皇嗣統致貞觀之治卒食其力或者議其不得人如許敬宗輩殊不知鄧林千尋必有砳幹昆岡一開亦有碔砆苟得一二人焉亦可謂盛矣昔舜有五臣而周有十人孔子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蓋以其所得之人何如耳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四人者均有輔弼之功而決策定計爲唐社稷得賢太宗者房杜二人之力也二人者雖非五臣十人者儔然亦可謂社稷之臣矣王介甫讀孟嘗君傳謂得一士宜可以南面而制諸侯文皇得房杜其有天下致太平宜哉噫得房杜而豨此而況不爲房杜者得之其效當何如哉予於此圖摩挲三四深嘆夫文皇好學重賢之足尚彼十八人之優劣未暇論云

題趙文敏公畫馬後

右畫馬一幅乃勝國趙文敏公手筆今番禺張君家藏者也馬十有六匹其態度各異天機潑潑咸有飛起之勢其妙殆不可形容烏乎公之所長此而已乎按公名孟頫宋安僖王子偁五世孫性敏力學程文海薦之入對稱旨即擢兵部郎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仁宗朝尤寵任之嘗謂侍臣曰子昂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昳麗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端正四也文辭高古五也書畫絶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嗚乎公之所長此而已乎故楊載謂公才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不知其經濟予謂公立身立朝危言危行諤諤有氣節知其經濟又未必知其此也公襟度披豁遇事洞達故雖書畫小藝往往精絶如此幅者驊黃牝牡造化於毫端使公入相秉鈞當軸其造就人材何如進退臧否何如敷施俊乂何如拔茅連茹以扶邦祚於無前不在茲乎九十年曆數而已乎惜哉徒見諸此而已由是以觀勝國興亡脩短此而兆之公之此筆可以尋常遊戲翰墨者例視之乎張君問予題因書其後而歸之

跋漳郡名宦鄉賢録後

壬申歲冬余得周中丞知白先生見遺漳郡名宦鄉賢録一帙讀之爲之悲喜交集蓋先公嘗爲漳守功德甚著今與名宦之列上與先儒文公先生及諸名公聯名位於祠之南面且録狀其治行刻梓以傳不朽良足以慰先公于地下矣因紀以二詩兼柬中丞其辭曰故人周中丞遺我書一帙書名見漳郡悲淚下承睫先公名落中治行甚昭

昕並列名宦祠上擧晦翁輸英名與嘉績終古不可滅又曰先公守漳時詡也方在侍目擊撫字勞旦夕忘食蘇漳人昏墊餘救活不勝紀獻言脩關功茲特餘事耳輿論終不厭崇祠映天地今歲秋漳守陳侯宗禹俊以是錄寄燕之書幣俾序其端焉余復書謂侯脩文尚古出於刀筆筐篋遠甚第先公名諱在焉何敢濫以乘常借口先邪暇日因述先後得是錄之故弁繫以拙製爲跋塞侯責云爾已矣若夫侯世家科第及治郡之績見諸公序者詳矣豈待余言之贅哉

跋鄧御史所藏白沙詩翰卷後

侍御錢塘鄧君良臣出示詡以白沙先生所書近稿俾一言爲跋噫昔人論詩以爲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其論書以爲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槪之若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然則一詩一字其有益於世於人也大矣其可以詞章小技例視之乎哉顧至之者鮮而識之者尤鮮耳譬如琴瑟妙音固在而指法人各不同也又如飲江河隨其量之淺深而自以爲足也此正昔人所謂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喩之子子不能受之臣者顧以詡之凡陋從遊先生之門日久幸得侍於詠歌抑洒之間耳目雖習而茫乎未得於心故竊嘗妄論以爲先生之詩之書其工可學也其神其韻不可學也欲學之者抑豈無其本歟侍御君博學好古得而寶之如拱璧其意必有瞻與謬悠之見合者

因書以塞所命云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

番禺張詡著

五言古詩

和陶飲酒十首

鶩角樂深逝倦鳥厭高飛獨人不如之可不爲之悲失路
陷荆棘日暮還依依家鄉隔山海飄泊將焉歸歲月不我
與兩鬢倏已衰少壯不自力老去願皆違

山居復何事卧聽松濤諠先人有敝廬亦在澗東偏高榜
出層雲正對羅浮山羅浮去雖遠神往復神還時逢採藥
人箕踞松下言

有客遠方來値此秋菊開貌古韻更古人物疑無懷與我
說竟日意合無少乖我因問動止畧述渠所棲開言悠嘆
乆隔此如雲泥我有龍唇琴願公爲調諧彈罷各一杯賔
主花間迷再拜再問公玆去何時回

海天碧萬里三山落中隅雲水隔千里欲進無一舟偏舟
不可泛高車不可驅中有一偃翁壽可千歲餘還入松脂
林結此丹霞居

取我一斗酒對花斟酌之人生如轉燭爲樂當及時不見
古之人念玆而在玆行藏各有分奚爲自懷疑從今至老
死氷霜善自持

清流多亂石白雲滿青山山中欵膝坐竟日無一言醉來
已矢我閒極忽忘年述以五字詮取適非取傳

大道自圓活無情生有情四大且無我何况世間名穎然
秋菊下把酒笑浮生醉來枕片石龍唇了不驚浩浩宇宙
內無成還有成

此道沒人我那知非與是應物如懸鑑妍醜自毀譽孳孳
乘智炬正坐多事累願君取吾言吾言良不綺

壯年出從事携書逐群英宇宙自本體於世誰無情但愧
天機淺逢人輙披傾匪煩則傷誕何與秋虫鳴長歌歸鹿
門採藥終吾生

海濱有一士矯矯雲鶴姿獨來還獨往高挂一藤枝或時
入廛市與衆無少訢或時就上方嗒然無所爲生死且無
與名利顧可羈

彭澤縣謁陶靖節狄梁公祠

淵明柴桑士志恥事二姓梁公居宰輔回唐於革命出處
若不同志節日星炳千載彭澤祠遺容肅然並今名廬阜
崇清節鄱水映

題松谷

山行三四轉古木挿太清下馬問我處一谷通洞壑古木
是何木盤根盡茯苓月明風雨至白晝雷霆驚時復爲王
喬雲裏來吹笙道人不巾鞋一幣五銖輕盡日無言說松
花落滿庭塊坐復塊坐飽聽松風聲

三峰詩有序

侍御内江高君大和以三峰解示予蓋三峰之

地大和之先公岳州通守東厓先生之宅兆在
焉大和嘗廬於此因以爲別號而寓夫永思之
意其視諸尋常取適者異矣予嘉之爲賦三峰
詩凡三首如左云
三峰峙西蜀高出雲漢表四時秀有餘萬古清不了可望
不可攀仰止無大小時起膚寸雲爲霖蘇億兆
睠彼三峰奇中有牛眠地惜哉一片玉重泉千古閉鳳去
有遺雛蔚爲王者瑞無爲滞丹穴大展凌霄翅
羅浮起滄海大洞天浩浩招手玆三峰交結勝管鮑終古
兩昻藏一氣通旻昊無窮仁壽福力爲蒼生造
贈費侍御還　朝用李太白韻
清名動兩京高價重連城神駿一過目知是渥洼生灑然
出塵姿而抱濟物情布衣　輦轂下文擅倚馬名風雲生
兩腋來從龍虎爭常懷致主誼靡羨錦衣榮小大各有用
所貴斯道行割鷄試牛刀三年政有成刀筆驚老吏冰蘗
騰芳聲賢名聞　九五有詔速如京父老挽君衣感恵各
霑纓官居柱下史正色率群英天門高九重仰視排鳳征
手持三尺法上佐日月明請劒出上方埋輪在都亭帝念
嶺海遠燭之以法星綠林縛封豕猘海剪長鯨萬卉盡枯
槁值此甘霖傾呻吟轉謳謌憔若登蓬瀛閶風逍豺狼任
一弛一張鷹鸇不如鳳霸道終愧王驊騮一展足萬馬空
騰驤功名置身外楚得而楚亡僕居四百峰恍若墮醉鄉

公餘君枉顧解衣坐燕堂語及經濟事此心共皇皇汲淵
當新酎折荷當玉觴名花當國色妙舞十二行鳥吟當妓
唱亦有昔遠梁君笑曰富貴如朝露夕陽風波一失路齊
楚遥相望世態多風雨人情逐炎凉江山尚有改人世豈
不滄僕答曰誰哉大舶濟滄海聖心寓擊磬高人樂鏃彩
既失燕濟誼翻成獨善罪規規與君若在我無卷舒知心
語未足遠別將柰渠堆盤有蕉荔設饌無齋菹維時七月
半新凉滿郊墟君行趨　北闕僕行適南楚青玉環五峰
左右如龍虎東南翳日月上下迷風雨長卧此山中何處
尋太古有時醉峰頂漱齒九龍泉喘與九天接息與滄海
連人生如夢耳萬事堪含笑顔回與禹稷各撑渡人船浩
浩本來然自餘皆浮烟東山天下望領　命自九天見僕
極口道道君如范老爛熟天下事惜哉麻未草二妙聚一
堂德星應蒼旻顧僕蛾蠓然毅然任斯道東山千仞間竹
窓百尺樓東所何爲者方寸自十洲仁賢共出處正當五
百秋醫國無雙技人材第一流瀾閑邊報急烽火照□皇
州兩公韓范略當解倒懸恐費公正紅顏劉公已白頭用
材無老少衆星譲孤月人才當此日萬紫鄰千紅遺逸行
麟鳳可禮不可檻誰體上天意誰敎下士風元氣儻不息
天道豈終極竚看九苞來文章成五色山龍補帝衣火藻
備粉飾萬里秋水襟飛上梧千尋端居守淵默萬玉宜森
森君從今日去兩情江海深杳然山水隔尚嗣金玉音贈

君無白璧贈君無黃金贈君唯白雲贈君唯此心憶我抱
憂歸一病十年來志如江漢決萬牛挽可回銜環意空切
奏賦心巳灰昨聞君有意封事薦凡才吾　君古神堯契
勤理治秋自有商鼎任徒勞杞人憂我若我蒙夫桐江釣
碧流經綸付公等及時展壯猷功成儻身退尋我五峰頭

送少參羅志仁入　賀

論交二十年倏如飛鳥過余望空山歸君領雄藩佐飛宿
胡然殊擇棲各得所君今萬里行王程不少阻後會豈有
期我歌君必和雲雷贊經綸道在無不可江樹含離情茅
堂出別姐

七言古詩

題江憲副所藏盛行之畫梅竹石

豸史江公好種樹踈梅瘦竹百般許亦有怪石中雖立近
覩遠覩皆有趣江公化匠掛金魚年來六十歸懸車風雪
閉門剛此對千紅萬紫都不看堂一軸畫高掛怪石之
怪見者詫平泉醒酒未足珍得恐初平精魄化紅梅蟠梅
參差開點畫殊自天然來山谷見之當二絕逋仙馬首應
遲回亂竹數莖花自好酒酣想像一笑揮令人誰似史王
獻未必見君肯傾倒吾聞江東盛行之畫史之中此白眉
請觀放筆為此畫若與造化爭神奇雖然畫亦竟何取玩
物喪志古人語勸君見畫莫便誇且看江公真意處

題雪舫草蟲圖

雪舫前身錢舜舉草蟲妙得寫生趣別駕携來訪草堂觀
物眼開頗條沮蔓草芝蘭正不分鴛駘騏驥兼共處畫工
畫筆縱入神麟筆聖意未知主茹蔬玉食鼎鼐需胡為下
與百卉伍百卉叢生不知名岐農世遠昧損補遊蜂衆豸
苦不嘗亂蝶翩翩炎自舞妖蟇往戕蝕太清下食有蟲焦
九土安得舜絃此一揮坐使薰風回太古吁嗟變化物紛
紜造化無心何去取君不見廟廊燮理坐伊周昆蟲草木
皆得所

題斗山圖

繁星亘天斗斟酌峻極無山岱宗若惟人曰為萬物靈千
年幾見聖賢作淮南半泠儒仙派半刀小試南海吸其堂
夜作三刀夢海角天涯汗漫遊臨岐出我一鉅軸巍然山
斗箇中收欲携山斗過海去斗大一州無放處光芒萬丈
燭丹霄氣象千尋鎮衆宇羅浮道士來結緣與君雲表相
周旋相期跳出九垓外飄然揮手凌紫烟登東國云化齊
箕未極樂既然凋三光豈但塊五嶽物外無人煉大還
上徒知慕韓學

題芸菜為羅方伯

菜兮菜兮始泥蟠一朝尚膳艦金鑾根中禀天地生爽
葉下陋桃李繁天然不似孫竹若英氣宜帶梅苻酸至味
巳實商說鼎尚韻趾雋金張盤當共棲跡東湖也有錢耶
售如縣攢及乎虎嘯出扶漢人以諸葛姓字安出處大節

如白日芬香廣播天地間丹青誰此奪天巧寫入絞綃對唫壇唫壇主人廣藩伯知味平生作友看每持資斧除惡本長扇仁風培善根蚤晚大拜入廊廟即此一味呈琅玕頃令蒼生無此色多士和根如蔗餐我當為作莱右傳萬古流傳定不刋

次韻瞿憲副登嵐秀山

昔人當此評還舞那知今作禪林幽因山築臺幾十仞綺羅爛熳青雲頭伯圖一逐春雲散建節衮衮來諸侯興公每作長往意安石或蘊蒼生謀白雲悠悠自來去高風一墮三千秋梵王宮殿半風雨中間擅越誰繼修興廢百年如走馬光陰多少逐東流爭似仙境不在遠往往泛海尋丹丘只如此山在城郭上有仙跡下龍湫風月連床禪味淡松風一逕翠烟浮我家此去纔咫尺瘦藤扶病每宜搜觀迹雖同鹿門隱壯心猶抱魏闕憂姑蘇瞿公直磊落一搠和氣春雲浮法星幾載照南外碩德宜作濟川舟居官只飲廣州水尋幽還慕遠公儔傷心烽火頻年起四望茫茫郭曍稠斯民凋瘵若大旱鼎天悵望雲油油昔人論治亦可畏廉恥道喪此其尤役霜為戒貴在早未及風雨宜綢繆但於一念在經濟浮雲富貴非所求浩歌長賦豈不能有興或可階鳴騶一榻在公知不少高誼媿我非周球

送張靖州

先生真是古人流寵不喜驚辱不憂年壓五十始得官論其豪逸之氣不以老壯而少休酒酣拔劍輕拂拭星斗光芒射九州渠陽萬里楚天南山水風雲但慘淡當歌對酒放金杯風月乾坤吾頗澀兵戈昔日千家哭烽火疆埸近頗蕭往問赤子今何如寒吾有衣饑有粟莫指慳囊咲老生尚有平生半部經

送鍾狂客應薦北行

君不見長安少年遊俠兒鬭鷄走馬氣如霓風塵著雨街衢淨花柳和烟處處迷又不見金紫煌煌號鄉相甲第歌鍾爛相望青娥皓齒歌宛轉銀筝牙板聲嘲喨去年匹馬入　帝畿風光如舊人事非向日少年多乞丐高門半敗為荊扉轉眼變更便如此千秋萬載何極止往訪舊日東鄰家惟有一翁出納稜初時相見不相識細說來因方大喜問之多是感慨言不覺相看淚如水三月花明君始到料得傷心亦如此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番禺張詡著

五言律詩

春日

綠歸溪水膩紅入路花明約伴米芳去依山徐步行真境
詩堪畫愁城酒可傾尋僧知寺遠雲外斷鍾聲

九日獨酌

鳥啼秋竹靜花映小池幽有酒菊堪對無官身自由重陽
節又到此日誰同遊直須拚一醉枕斷鐵橋秋

冬夜

請看長江水悠悠不待君薄寒生永夜朗月破浮雲野草
空教舞山羊自結群斜風燈影外天籟不堪聞

殘雨

殘雨積空林林間絕鳥喧水烟迷樹晚漁磬落江深此路
少人問公家何處尋酒醒凭竹椅消轉夜沉沉

松坡

千紅萬紫外愛此一坡松遠意溪斜逓深心霧半籠長為
居士廡不辱大夫封一枕峨然在雲來便失蹤

宿野趣堂傷余甥之不見悵然有感

病起尋芳出重登野趣堂往來今燕雀割烈此肝腸庭月
為誰好墻花空自香徘徊不能寐永夜據胡床

七月三日自白鹿洞過開先寺觀瀑布泉

瀑布泉如故龍池畫不成匡山千古秀鄱水四時清尊俎
開新釀烟霞若舊盟時逢賢郡主細把故情傾

與李子長約遊白雲值雨不果

雲山纔咫尺未得一同遊竹暗千巖路崖飛萬丈流藤杖
還我步詩句要君留悵望將巖駕山齋雨未收

過南京俞員外兄

為別三年久相逢一夢中酒杯殊款曲行李暫從容開口
花同咲歸心水共東鴈來正寒月鴟去又西風

東方文選

文園初謝病信息已西湖舟熟米明久漁歌碧海孫清容
思未覩遠札意先孚回首江山暮崢嶸歲近除
伯安雖後出英氣蓋東南未遂荊州識先驚景略談神交
自古有夢想只今酖他日逢君問何如昔澹菴

訪陳宅

勝事今何在流年祇自忙好懷開小屋醒眼到斜陽燕語
諧琴韻花枝映酒觴對人何限樂此樂従無央

次韻周侍御兄梅

一株香帶雨千古為誰留冷蘂空鋪徑疎枝半映湫益同
春色競直許歲寒酬莫道羅浮遠孤浮隔一洲
乘除自天意消息箇中占萬草凋凌後一株霜雪嚴逢人
聊折寄調鼎遠容添欲向成都卜君平適下簾
數點庖羲畫根枝體用周未舒佳實在忽放異香浮世界

梨花夢入心粉蝶謀回頭爾孤鳳百舟鳥啁啾

次韻寄湛民澤

一月將迎絕山齋夢盡清又何消著意更復去逃名寂靜
元無待圓融此有成斯言捨君外未欲向人傾

別民澤後用韻寄興

知音自古難何更恨餘生一曲漁歌罷滿蓑風露清浮雲
作聚散花鳥寄心情別有處和說歸來問廣成
還此看雲坐一塵都不生水流花竹遠山作武夷清都有
周流意都無仕宦情招邀幾儕叟啜茗話秋成

答陳廷舉見寄

憑誰秋問訊近況定如何花下思君切吟邊苦雨多打乖
非邵子真一且東坡何日重携手同聽漁父歌

贈董少參

力解新潘佐羞彈舊豸冠十年淹嶺表歸日逼冬殘家傍
天台秀人尋洛社歡子孫誰不念遺以鹿門安

贈端郡守黃伯望

每逢潘總督開口話端陽秋肅千山靜春回萬卉芳才華
今治郡風采昔爲郎輿論誰能廢終當佐 廟廊

贈別林以求

北馬又南船青氈十五年毋天愁日薄儒地愛春偏適意
多山水留心是簡編師門非孔氏何處問真傳

送大參王汝言捧表入 賀

一表秋前捧單車日下征青春江海意白髮 廟廊情
聖壽天同極臣心水共清升平如可待司馬相 皇明

都門送兄子高

一

憐兄獨歸去花柳禁城春此日難爲別東風忽趂人天地
雖爲客江湖亦采蘋春令沙際急日斷一霑巾
三月都門別春光滿 帝畿鶯聲亂離思柳絮點人衣北
地歸羸馬西山駐落暉如何一行鴈同去不同歸

送人還川江

北風吹劍閣細雨過長灘去去還鄉好悠悠行路難花開
應有覺草色亦無端明到三春放高歌且剩歡

憶李子長

草木欣春至塵埃向日忙笙歌聞永夕風雨憶連床一味
千年藥孤天萬里航白雲今已散何處問行藏

五言排律

重經鄱陽湖

衆水之所匯浩然成此湖清流通楚蜀高浪拍匡廬潤澤
功須有朝宗意不無烟雲任遮障日月共盈虛斗酒青蓮
醉扁舟范蠡遊吾老矣懷古欲何如一矢殲陳虜多
方定 禹謨康郎有遺廟人極此中扶

輓甲牧先生

南楚此人傑初官來守滁林荒無餓莩廣畜有儲胥借寇
恩仍許思何事不虛剖符兵甲地露冕雪霜途獄斷空

滯衙居僊釜魚便民甘受榾爲　國直忘軀力可排高嶽
襟還臨遂湖陶園市灑落洛社髯龐踈積德緣先世傳家
見鳳雛顯揚期在此元凱佐唐虞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番禺張詡著

七言律詩

秋日有感

滿天風雨倦登樓獨引黃花酒一甌壯歲妄希顏氏樂衰齡深抱杞人憂風雲空想千年會山水聊爲半日遊手把一編誰領略萬松陰下坐科頭

小西湖詠竹

竟日忘言對此君參差碧玉勢凌雲陰濃高蓋周遭立聲動鈞天斷續聞遶屋雲深藏鳳𧿹拂波風緩顯龜文傲然一枕羲皇上吹醒涼飈酒半醺

高涼郡判吳君遺鶴

宴樂亭臺近落成誰將一鶴作伲生秋深月皎靑田影日上風傳碧落聲對客舞將誇獨步穿松行處辨雙清高涼半刺平生契知我元無玩物情

和沈進士秋興

東去雲山幾萬尋秋風使節未登臨路經鐵柱看吳久夢入蘭亭落葉深離落蕭騷侵菊岸忘乾坤浩蕩濟川心別離未動情先動一夜江城急萬砧

懷林見素先生時巡撫江右

入壺仙人携藥囊𧟌衣多傳救世方蓋頂有天開日月耳前無地著風霜曾聞洛下歸司馬又見　朝端用李綱東

海漁翁身日遠了無經濟得商量

湖亭與翁山對酌

棲遲不必華山巔釀熟磁杯與客傳半餉劇談花塢日兩人深坐竹林烟此生聚散浮雲耳舉世升沉春夢然一醉忘情君便得不須回首問蒼天

聞當道上薦剡

疎狂性本處時難豈是平生不愛官世際康衢堪擊壤途貧禹恥彈冠空遺春雲千岫白莫酬家史寸心丹而今只好師康節安樂窩中咲美丸

次韻歐元珪 二首

如許清才屬妙齡眼中皂白自分明一襄風雅包長吉瀟

紙雲烟掃率更既把鳳歌非楚[illegible]將[illegible]採及於陵何遊而得其用[illegible]官使成功似折莛

東籬采菊制頹齡忽見南山眼自清山水高深懷古調雲衣恭付任流形骸獨老依齋獄面次無緣瀧　孝陵杜把賊名汚　聖[illegible]自知[illegible]力不勝莛

次韻曹太守海珠寺

中間一座舊禪宮四面如山浪自空寒影不遮仙[illegible]波光長映佛燈紅依稀蓬島孤城外綽約金山在眼中[illegible]盡興亡知幾代誰能回首問蒼穹

聞將府上薦剡

[illegible]前一疏掄拔猶春後臺端聞薦音慙愧虚名汚奏牘了無實用濟當今食芹謾有先民意采菲其如督府心目斷蒼梧人不見高山流水在孤琴

次韻懷陳以道台守

絃絕琴韻怜伯牙滿江風雨任横斜歲寒後有松筠操春思先舒桃李花南粵山川朱鳥下東庄風景白雲遮行藏勘破浮烟耳自古侯門隱賣瓜

讀望墩文集偶成

前輩才名後輩聞未從江海挹餘芬文章可但堪華國講讀多應善啓　君施貌入宮應有妬疑金到底竟難分惜才誰體希文意千古程文繼柳文

讀陳少參止採珠疏

採珠為害可勝窮誰瀝丹誠徙　九重已見地方遭水火寧驅民命飽蛟龍微垣信有回天力草野寧知曲突功如此醫和堪活　國幾多藥裹肘囊中

次韻寫興呈駱明府

白屋寒生儼雪飛江城春半未班師誰知衰病懸半日目擊千戈遍地時唐肆不來千里馬甘泉猶奏九苞變　使君小試調元手兩袖春風放[illegible]遲

寄題杜少陵成都草堂

草堂還照浣花西千載公神一主棲遺句我今粗領會見賢誰此不思齊共知詩史宗三百可但規模擬六迷人去溪山風月在楓林依舊子規啼

題李都閫琢玉軒詩卷

瀟灑幽軒名琢玉淋漓醉墨欲生波一枝玉樹人堪比蒲卷陽春調可歌克己功夫同衛武連城聲價重廉頗　恩承霄漢金莖露傍將來一處和

聞見素先生謝事歸丹陽喜而有作

經營勞勩鬢搔銀西蜀功成便乞身一舸圖書只如舊八窗風月又從新交遊晚覺江山遠色笑空親夢寐頻安得病軀生羽翼乘春飛去木蘭津

按治周公命有司為予築草亭三間於小西湖之北予峻辭弗獲且感且愧紀以是詩

城西一畝也堪宮更賞新亭結構雄樂道清時非戴笠買園古洛又文忠鶉居豈有離人意饑食偏無濟世功月斷長江秋色晚欲從何處送飛鴻

重陽日懷羅夏官道源

亭臺新構小湖西節每重陽誰共躋今雨暫為千里別明年還許一尊攜秋英笑折盈頭插詩句新裁刻竹題醉裏相思何限意隔林時聽鷓鴣啼

蒼厓為侍御周襄虞先生題

一厓高控浙東西上柱蒼蒼下映溪秋色迴連滄海闊晚晴偏覺萬山低擎天終古何由壞拔地無階豈易躋我欲振衣酬仰止錢塘烟水榜舟迷

除歲次周侍御韻

臘殘宇內漸回春滿目青紅又一新到了鳳凰還萬仞羞因飈鼠發千鈞篇詩擬贈新天客杯酒堪娛守歲人病去不知年歲改鷺鷗依舊只相親

將往白沙

衣冠今代又東周南望江門柳渡頭紫水黃雲來短夜青天白日放孤舟年來愛客常投轄老去傷心獨倚樓所借金針同出世十洲三島謾遨遊

金陵

于斯定鼎握乾符壯矣規模近古無四海舊邦文物地萬年昭代　帝王都文謨武烈傳孫子虎踞龍盤入畫圖悵望九霄龍馭遠遺弓抱處淚如珠

至虔州會故人將中丞誠之先生

一別中丞二十秋朋簪今喜盍虔州西江湖府逢新政南海舉轅憶舊遊宦轍萍蓬渾莫定斯文膠漆素相投乞骸會有重來日准許江山半餉留

下十八灘

初伏舟經二水究儲潭稽首祝平安迢迢客路三千里曲曲江流十八灘老矣無才堪用世徒然有疏力辭官此行端為遡　君命名利茫茫總不干

立秋節舟至安慶

入過舒城感立秋金風四起大江流廿年東海持漁釣一旦南都賦遠遊淅瀝淒涼生客枕直憑清酤解離愁衰遲

跋涉那能惜汪濊．君恩特此酬

泰和舟中值中秋節與友人玩月

潦倒江湖百不能逢君殊覺喜懷增停舟共賞中秋月促席高燒兩夜燈國士低回心耿耿客途跋涉鬢星星明朝又作澄江別快閣無心擬一登

泰和舟中懷羅道源以參

舟泊臨江喜邪逢聮舟相送過儕封百年交道詩篇裏千里鄉情酒盞中淸腹經綸緣此見一腔春意爲誰濃無因寫得相思句尺牘秋風寄使鴻

別金陵用前韻

萬里驅馳繳部符高明還察此情無曉披江霧朝　陵上晩束秋裝別　帝都進退無過經濟計棲遲又絕利名圖肯將小節虧終始累世承　恩忝作儒

舟經吉水讀王脩集有懷羅廷評惟升

短棹秋風不暫停未從江海嘆飄零東偶吉水羅評事詩詠金川綵子亭杜芴看山吟甫就倚蓬把酒初酣鴉求未補寒光透族况淒凉秪自怜

題貞節卷

珠玉携來誰氏卷爛然照我小西湖綱常若論江貞節婦華翩喨烈丈夫綽楔光騰今宅里丹靑誰貌女師摸休言世道無關緊一髮千鈞賴此扶

悟學先生粹夫狂顏話舊偶成

杏園同作採花遊一隔雲泥三十秋誰在桐江扶漢鼎公親瑣闥侍　宸旒明珠南海無遺憾諫草先朝可盡收休嘆頹波難復挽直憑底柱屹中流

至日懷吉夫侍御

盡日蒙頭嚴戸扃停雲何處最關情坐忘自覺元和復憂破誰知寵辱驚短榻風連南岳秀長節月漾粤江淸何時載酒償前約看竹亭脩近落成

次韻懷公擬

肯將英妙伴虛名相對湖亭一榻淸稍帶醉容非惡客絕無塵地是蓬瀛貧交半逐春雲散釣舫空縈夜月明登晩朱陵吾放步問君還許共西行

仁和褚公廟

天目山高淛水深褚公名節到于今題詩顯慶千年蹟走馬杭州萬里心滄海月明精衛哭紫宸佩落牝鷄吟令人不見前人恨迎送神歌是楚音

次韻江憲副九日寫懷

取樂荒園便有餘龍山何必事崎嶇菊花釀喜今秋早詩社人誇去歲無萬古乾坤都只寄浮生富貴竟何須試將面目西湖照已有秋霜點鬢鬚

得秉常南安見寄

和句封來梅嶺外看花人坐草稀前昔年兄弟今分路萬里風波獨泛船伏枕覺還燈寂寂傷心秋更雨連連年頭

點撿絲綸在秉月還來釣海天

寄傲亭懷湛民澤

茅菴高枕白雲邊日日松篁奏管絃得飽秋霞聊抱膝爲憐夜月或移船清涼境自開心目安樂窩真遠市廛何日杖藜還此顧試臨千仞弄飛泉

次韻丘長史同年

江城風雨戰殘秋萬事人間嘆謬悠隨意漁竿溫釣石何人羌笛弄江樓千篇擊壤詩陶性三斗柴桑酒破愁却憶旅亭丘長史客懷鄉思滿歸舟

和唐人賈至早朝

絳幘鷄鳴三殿曉景陽鍾動九天開南山日颺金杯暖北闕雲扶玉輦來近侍衣冠同拜舞遥聞仙樂暫徘徊明良已際唐虞盛欲效賡歌愧不才

次韻答劉瑞葵見寄

瀟颯蕭毛任雪侵八滇波杳笛聲沉秋臨釣舫連陰雨日斷浮雲恨古今隔郡遠勞詩見寄别君長是夢相尋湖陽東望不知處慢把衷情託素琴

送王憲使

嚴霜飛盡入滇南春意江山遠近含廿載才名聞病榻一襟經略見高談活人不但參苓苦潤物偏多雨露甘試問粤南遺愛地幾時重靴駐公驂

送曹時卿赴湖廣鄉試

時卿過我西湖坐全楚英材見此生五色文章爲世重行年吾道待時行賢流素志非溫飽文士填胸有甲兵發軔飛黄騰踏去好將三策助昇平

贈李德美僉憲謝事還麗水

直將天地作蘧廬名利浮雲了莫拘到處有山皆可隱閑來無水不堪漁自知靖節閑居得世哂東坡樂誦迂非是平生高趣在臨岐爭遣智謅愚

贈南雄別駕鄭元美謝事還莆田

廿載金臺幸識荆四州别駕飲才名青蠅白璧那能污皓月長江空自明五嶺初醒蕉鹿夢八壺重主鷺鷗盟白頭見素如相問已辦扁舟訪獄行

送林總督先生東征

三春一道見飛霜我旅如神我伐張頭上有天開日月中無地逭豺狼謝安談笑心存靜召虎經營事當揚日功成應奏凱暖風歸棹爾悠揚

寄都憲周知白先生鎮虔州

不見中丞今八年范滂手采故依然共知鐵漢因遭寨權作金城且鎮邊才大適逢多壘日書成遥寄淼秋天僊張臺上凉如水幾度懷人月正懸

次韻答王監司叔毅

朱明古洞我閑居竊似當年葛令廬丹到九還無可煉服空六籍有何書老便華嶺千尋杭病怯公孫萬里車咫尺

行臺不相見笑將信息付江魚

送駱明府督餉西征

大舉群兇指顧戡鄭侯責任付君擔經綸南海民情使生
長西陲武畧諳舟破潮頭天外白旆搖山色雨中藍想應
歸日新亭就杯酒軍機坐細談

客携使交詩過讀次韻贈湛民澤

約向滄溟共濯纓當時決意謝浮名功名自會尋溫嶠昏
嫁何曾累向平書校藜光餘舊閣使行燭影在新旌星槎
咫尺無由見落日湖波空復情

別周柱史

里門絕迹幾春冬此日扶衰一送公萬里青天誰着眼一
江寒浪自推蓬交情磊落詩難寫別意綢繆畫不工此後
雲山多阻越清容除是夢中逢

送潘仲魯黃門使交南

君行不是訪長纓舊制藩封典有名此地 先朝曾版籍
于今王土共升平 九天雨露來恩命萬里江山擁使旌
年少允宜投筆早休教臨祖動離情

答新安吳德夫見寄

枉把浮生嘆不辰眼中草木又逢春君臣分在知皷舞賢
聖生來即鳳麟知已世難逢鮑叔高情今復見汪倫白頭
感慨終何極漫爾狂歌和郢人

送高侍御出巡

春光當此半晴陰法象天教嶺海臨州郡每為蠶食苦旄
倪專侯使車音埋輪直氣元無古攬轡清風又播今願得
甘霖隨節注炎荒到處起呻吟

贈羅蘋山方伯入 覲

海國秋風攪樹聲粵山粵水送君行八年四海維藩譽萬
里長驅入 覲情已見東南悲水火還聞西北事經營留
材端合為時用安得如前谷口耕

贈張秋官公瑞

棲跡西湖三十年諸公海內每稱賢不知虛擲甘拋釣錯
謂麒麟不受鞭使節屢臨青壁外漁船長繫綠楊邊新知
最苦生離別明日明年各一天

贈王司諫文哲奉使北還兼柬吳世美司諫

李泌當年一獻身豈無高権濟長津觀風或是[illegible][illegible]家補
闕 朝廷疏屢陳阿閣九苞迴彩鳳急風千丈挺新筠同
君却憶司諫曾以龍光射釣綸

贈劉東山先生赴大司馬之召

身繫安危四十秋公才合作濟川舟和風北雨人人悅上
俗民情處處求西北烽煙今日急東南凋瘵幾時瘳蒼生
憂 國憂民意心縱求休詎可休

賀張靖州八十一

已作人間八十翁清如秋水照芙蓉極知偶算千年少共
訝仙顏壯日紅浩矣風懷張子野飄然詩興陸龜蒙更當

授與金丹訣飛步蓬萊第一峯

賀徐都憲巡撫山西

玉音初聽九重宣共賀臺端此得賢飲水巳先清百粵倒囊今急捄三邊廣東俗異河東俗此日天同昔日天川處大臣終體國煙霞名利總難牽

荅廷雅明府

海康爲令倦逢迎旅泊東南歲十更毛遂終然省脫穎橫渠元亦好談兵故山舊隱圖中見去路新秋馬首生想得留侯心事了當年黃石是朱明

贈梁宗烈

十月山南梅始花恰逢姻婭到山家茅茨旋設新篘醸風雨初歸舊釣槎殿試才名聞輦轂行程蹤跡帶煙霞靈山回首滄溟畔幾度扁舟訪白沙

寄陳竹軒

門外春深草亦榮黃鶯寂寂聽無聲孤燈不記連床話陰雨能知閉戶情湫湫江湖勞遠夢悠悠身世寄虛名憑誰細語陳夫子夜著浮槎泛月明

賀別駕慎齋兄移居

父子移居同里閈市廛雖近絕諠譁一官叅將王祥駕三徑何殊靖節家鴻鴈昔悲分世路春令今喜共春沙人生百歲須行樂瀛水仙山況不賒

送劉都憲子賢巡撫延綏

東南財賦今竭矣西北烽烟尚赫然此日北門煩鎖鑰幾年南國借旬宣安邊兵甲胷中有活世參苓肘後全自昔廬陵忠節藪肯將勳業愧前賢

贈曲江羅北溟

一別臨川十載前中間消息兩茫然高談忽向千峯接美譽當今百里傳小試昔賢多作邑舊交今日合忘年飛雲萬丈吾廬在笑約重來一叩玄

贈博羅張知縣叔昭謝事還仙遊

識荆初憶聚賢關屈指鶯花二十殘治邑有才還製錦千時無路耻彈冠偃遊俗古人多朴拱夯稜尚世火攀老交百年如一日宗門合作鄭門看

送鍾任客應薦北行

醉濡三斗墨淋漓爲寫江亭送別詩風雨閉門人病久山花迎處馬行遲楚江萬里來迢遞越曲三聲唱別離此日送君思往事京華回首不勝悲

寒潮急雨上江樓青草沙邊艤一舟人醉東風殊可惜鳥歌斜日又堪愁阮生送客能青眼元亮求官尚黑頭安得病軀生羽翼陪君走馬到皇州

小西湖別陳秉常

公來別我西湖上我憶公公廿載前呼酒且看湖上月乘湖莫放夜來船竹林笑傲烟霞古客路驅馳雨雪連何處和思還一字便鴻須寄叅秋天

別羅公旦僉憲還任貴州

使車明日又西南草酒離筵各盡酣故里流連温舊好盛
時經濟見高談近海潮頭天外白入湘山色雨中藍相思
他日知何限莫惜逢人數寄緘

送鄧侍御良臣還朝

九重耳目寄諸公何處炎荒久駐驄許國本無身可計救
時還有疏堪封行囊空照寒江月歸夢先隨雪嶺鴻我欲
贈君無可贈白雲流水萬山中

次韻方選部叔賢贈別

世臣分敢比山林頗樂于今久繹尋隨柳傍花如有意行
雲流水却無心小西湖畔波濤杳宴樂亭前竹木森未到
朱陵天廣大休將意見測高深

次韻楊京兆子山贈別

瞻　闕留都更謁　陵一朝超　命豈無名頭顱六十丹
心在客路三千白髮明短疏血誠天可扣暮年詩社事堪
成贈言慚愧楊京兆知我曾無一念生

次韻陳台州贈別

鄉曲於君長十年一回相見一欣然停雲夢入官舟夢得
句頻教嶺鴈傳珠海鬢時懷戟月銀臺今日愧徵賢乞骸
會有歸來日四百峯巒一拈余

次韻李子長贈別

一入朱明古洞天不將白髮[illegible]流年歌殘滄海千波月坐
破羅浮萬岫烟老矣圖書飛鳥外依然風月釣臺前明年
記取班荊處春雨桃花錦一川

黃塘道中遇高三峯侍御話舊兼贈復命之行

如此高才弱妙齡天教嶺海秣生靈先聲久矣撼山岳藻
鑑空然別涇渭若水清風留郡志李膺直節著　朝廷匆
匆不盡平生意一去孤舟杳八溟
膠漆斯文此地逢蒼崖之後又三峯百年洒淚河梁別一
旦知心管鮑同淅淅秋風雙短鬢悠悠江水一孤蓬微茫
後會知何日尺牘頻須託便鴻

九日至家登宴樂亭

五月辭家九日還亭臺高步一開顏黃金遶宅秋風裏碧
玉聞簫夜月間心事百年聊爾爾江山千古只班班鑑湖
不向　君王乞一榻羅浮舊有山

豫章弔徐孺子

孺子高風著此亭渺雲衰草四邊生蒲輪不解先生意祭
酒聊將國士情丞相荒碑秋雨下火陵烟艇渡頭橫徘徊
顧景傷心處缺月高飛鵲太清

釆石弔李太白

一江風雨浪紛披鼓棹長過采石磯千載斯人疑不死一
生豪氣尚爭輝夜郎天濶飛鴻去五老峯高白鶴飛吟罷
小詩天忽暮醉呼明月滿船歸

輓羅內翰一峯先生

一峯飛去萬山秋宇宙無根總是浮何處有人來白馬吾
生遺恨失金牛沙鷗泛泛江天濶湘水茫茫日夜流獨倚
西風頻北望斷烟衰草不勝愁
十年仰止清風洞一夜悲君廣遯亭涕淚縱橫如雨注笑
談那復聽風生洛下有人憂漢室江潭何事著騷經夜闌
獨坐觀乾象東壁今來少一星

哭莊定山先生

癸歲東南我慕公天緣一日幸登龍朱絃白雪茅簷奏瀛
水神山曲徑通滿腹經綸眠坐處遍身風月有無中天涯
咫尺知何許多少銘詩宿草封

哭大參劉朋節先生詩有序

弘治辛酉瓊海南黎賊叛當道以大參劉公朋
節清才宿望檄往捕之兵交鯨鯢既翦問公斬其渠魁
人而公亦竟死其難嗚呼人誰無死公之死也
舍生取義爲國而死功名寫汗青英烈垂千古
雖死猶不死也世方寒心公受禍之慘而不知
公死之得所也訃聞哭之以詩

虀露歌傳遠近悲兩間志士古今誰殺身取義名千古賣
國偷生快一時白刃如公直可蹈丹心到死肯教移英風
颯颯凌朱鳥俎豆毛楊許並祠

哭妹夫姚憲副

誰薦郎官入紫垣共期霄漢快高騫北行未究平生志遐
戍眞成萬里竄遐海　賜環方慶領玉樓求記未歸寬寧
思舊雨西湖約腸斷來箋共學言

挽鎮北楊侯

邊徼蕭蕭回紇馬甲光猶射受降城黃沙大磧春應遍瀚
海陰山月自明馬革功名垂宇宙麒麟圖像任丹青北天
夜夜光搖動知是明侯大將星
十月胡風浩浩吹將營星殞北天低玉魚何處蒙恩葬鐵
騎當年仰袜斷萬里長城關外設三邊戎馬手中提雲仍
孫子多枝葉　主上臨軒又折圭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番禺張詡著

五言絕句

答劉內翰見寄

萬事足無憂一身聊亦誇醉往扶杖起細數上籬花

別劉公奇憲副二首

東濱春浪曉迥映彩衣明安得杯如嶽同斟萬頃清

漁翁漁海上愧負百年心乍別同心友離情海未深

贈李士達進士

北來漢使者秋枉粵山人遥指飛霞上青松掛月新

贈郭生祐民大行劉德義甥

嶺海炎蒸地誰來訪病龕無緣起安石空復見羊曇

七言絕句

榴花下與柱史三峯立談感而偶成

石榴花下立清陰人世勞勞慨古今三尺龍泉千古調豈期衰朽遇知音

湛內翰將行悵然有感兼懷陽明子

細雨寒江此送君相思時復到河汾憑君傳語陽明子我正扶衰候嶺雲

秋江

煙水西湖身日遠風雲北闕夢長牽木蘭舊種千餘樹剩作秋江小渡船

小西湖竹林下偶成

行樂沿溪東復西海風吹破薜羅衣臺城無限相思意綠遍蘼蕪燕未歸

偶筆二首

秋入閒門靜菊花舞衣旋剪水邊霞醉來不記當時態枕斷鐵橋秋月斜

霏霏寒雨暗溪沙瘦盡千峯菊始花一月氤氳香不斷夜來都撲釣魚槎

經彭烈女墓有感

玉顏一去無消息玉骨空埋野土坡誰爲題名稱烈女至今餘韻感人多

對酒

玄碧花前傾紫霞曲江回首夕陽斜醉中童子問歸去遥指紅雲島上家

木犀花下懷石翁先生

木犀香透越山雲記得根從海上分恨殺西風夜來惡一枝摧處正愁君

夏日偶成

五月松堂梳簟秋一簾疎雨悅風收谿知烟際來時路先向江邊問白鷗

鸂鶒

占得寒塘宿又飛碧蘆秋水共依依白頭不遂同心願誤

殺平生是錦機

吸武夷春芽懷督府林公竹田

仙家春茗摘鎗旗盞水烹來是上池如此精華如此味臣
川到死不曾知

次韻九日寫懷

儸軺一去何時回又見籬邊菊半開未舉重陽一杯酒悲
風斷續自天來

陸丞相秀夫墓

海上墳傳陸侍郎一碑誰為表忠良如今碑失墳何處海
水遺悲一樣長

田園居 二首

未老俟時有病加閒園還種邵平瓜人間嘗火心消盡晨
用松花啖一車

池亭清絕樹交加靜愛閑居長茉瓜飽食太平無一事卧
紡閑駕白牛車

對菊

老去東籬感興長菊花還襲道袍香獨吟佳色秋風裏始
信芙蓉不耐霜

月夕獨酌 二首

近來天地少閒人獨此傾杯對月共嘯烏未知秋過半落
花猶錯認殘春

風來松澗長絲竹月落山花畫綺羅秋釀一瓢歌又舞爭
教老子不婆娑

讀東厓集偶成 二首

西湖寂寞如年夜到處扶携避兔時細雨張燈孤榻冷寬
愁頻有錦囊詩

蛾眉毓秀錦江清多少英雄此地生遺愛如公為郡縣後
人胡只以詩稱

秋日同揚別駕過西郭訪崔自仙宅

四野秋風兩柚飄沿溪問處未辭遥年光已換十餘度依
舊柴門鎖石橋

六月度嶺

六旬七次度梅關回首梅關想歲闌衰病似難堪跋涉寸

心覺比舊時艱

將度嶺戲題

繞出關來又入關此心元與嶺雲閒山靈莫訝悲經行宇
宙清風滿載還

謝人惠菊

霜欺雪壓意安閒中有貞心不怕寒萬紫千紅零落後一
株誰遣到騷壇

別憲長方松崖

憲使秋過粵水涯昔年遺愛在吾人入城卅筋還遮道都
是甘棠一樹春

贈憲副劉毓之進表入　京

三歲羅浮幾次過分箋曾共臥烟蘿月明風細歸槎靜隔岸時聞欸乃歌

羅浮別董東湖

憑高一望出氛埃多少江山眼底開宇宙無窮雙目短不知何處是天台

別周侍御 二首

金山鐵水曉霜寒暫着鶡衣伴豸冠欲向江山消別恨江山翻覺別君難

小金山下暫維舟同向諸天汗漫遊回首唐虞千百載春雲一點太空浮

贈世傑進士謝病歸潮陽

謝病初從海上歸西湖還欸我柴扉秋風恨不携君去千仞岡頭一振衣

贈區生

秋水秋雲杳一鄉月明誰此棹相將只愁錯認來時路處處春風茉莉香

次韻谷栁汝瀾

親遇金華老牧羊叢收六合一毫芒何時再入西湖路對榻張燈話武昌

次韻谷陳悅之見示 二首

舊約秋眠月一窩荷衣風弄影婆娑有金不買西湖醉風月其如良夜何

謾說秋光處處同眼前煙水得顛公醉來共把君山笛吹入洞庭秋月中

端陽日谷楊舜臣見示懷仙十詠

沉酣蒲酒世紛紛十詠懷仙悶不聞卽欲與君携笛去月明吹盡鐵橋雲

次韻谷江桂軒崧翩見示 四首

洞門秋冷日如年我與煙花了宿緣盡日烏啼秋雨裏榴花咲伴石床眠

秋光蕩漾此無涯花既婆娑鳥亦嗟茅屋松林映秋水石門何謝鹿門家

病枕焉知世上年烟花釣艇是隨緣西風捲盡南窓雨明月千峯中酒眠

煙波咫尺便天涯悶死人間莫浪嗟芳草出門傷客路東風遊子未辭家

東所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終

東所先生文集後序

予少從先公授論語大義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茀觧厥旨日求所謂性天道文章者而二三之竟無蹟着瑩徹處先公俟予憤悱至再四進而誨之曰其言性與天道即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不可得聞在學者有淺深爾予始大醒竊比長偏閱諸子史稱擅

制作名家者無慮百數十氏往往馳詞藻絢識博鉤玄索隱率競累篇牘疲人神思口耳目力至不可了了者曰某集某集率於性天道初若不相統攝焉者豈不繆甚繆甚巳哉成化弘治間白沙陳先生倡道吾廣從之者盖衆最爲有得而以自見者莫如吾東所張先生先生幼超穎出語不凡服乃考太守兩山公庭訓蚤有譽聞時

賢咸異之謁白沙後盡棄其素所業以爲吾道依歸在是矣卓有定見定力介然不爲浮薄所搖撼起居取予纖毫不苟深居杜門務求專靜精一之學造詣日純或疑白沙於禪幷及先生者誠禪也宜歸枯寂而白沙舉於鄉應聘而起受檢討乃退而終身焉先生亦舉於鄉登於春官爲地官郎再起受南通議乃退而終身焉雖累疏

乞休而忠愛溢於言表屛居山林戀主憂國之念不少曠夐無謂禪家作用能是歟先生序白沙集以麟瑞目之粤自曾皷見獲夫子傷吾道之不行先生若謂白沙今之夫子也隱然有慕顏閔自冀待意非若大有得於性道者歟癸酉蜀少司徒三峯高公來按吾廣重先生之學力薦之先生以病辭索其文欲傳之先生辭不敏盖先

生行端而辭脩沛然發之根極理要雖不爲程式而自不可及今年内江友山蕭公復來按廣先生不可作乃讀先生之文益重之謀諸憲學來溪張公大叅甌東項公憲副夷齋沈公咸謂有道者之言也宜梓之繼白沙集以有傳不可乎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人相流通其於文亦然故五星聚奎則賢人見賢人隱則天地閉塞觀之察之協應人事化之成之贊代天工則所以毗翊我后以裁成輔相經緯天地用昭一代之文獻不至殞没焉者真御史事亦古蘭臺所職守諸君子力成厥美庇所以衛翼吾道者意甚厚且使天下後世之爲文章知不可離於性與天道乘極而煥發夫子之化遠矣

嘉靖辛亥歲冬十月中澣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前翰林院庶吉士浙江道監察御史後學倫以諒撰

跋東所先生文集後

東所先生者白沙門人也白沙倡道東南先生從之遊親炙其教所得獨深故天下仰先生者如白沙云余初入境聞先生名而弗及見欲求遺文而讀之則又散逸亡失無所於得時代巡友山蕭公自西蜀按治嶺表素慕先生之爲人訪其家得文與詩若干

篇爰命督學憲副張 裒緝讐校凡若干卷刻于廣之學宫始獲覩其成書嗚呼先生往矣所謂不朽者其在斯乎先生學行出處序之者詳矣是刻中奏疏柬札皆先生所出緒餘見於立朝交遊間者一家之文獻足徵也其碑銘序記與夫謦欬歌吟咏往往關係世教若厓山新志彭烈女吳孝婦之作一鄉之文獻足徵也至如碩儒鉅卿往復論辯與常同朝而敬事者酬荅投贈尤多名流且其所著皇明名臣録宋陸丞相祠之類抑亦一代文獻之足徵者也顧其立言不出日用應接之常理而敦朴和厚正直忠讜藹然可掬余生也晚三復於此爲之竊歎雖然又有感焉先侍御三峯

高公蜀人也亦嘗按治嶺表當是時與先生上下議論已非一日白沙祠田之建公之德也先生之心也今去先生幾數十年而 友山蕭公後來表章之先後一轍項背輝映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先生眞其人哉嘉靖辛亥冬十月刻成以瀚有地方之責屬志諸簡末余弗敢辭因側其語於

後俾後之觀是集者知興廢之不偶
而欲論先生之世者亦庶幾有考焉
獨文乎哉獨文乎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廣東按察副使
前翰林庶吉士吏科給事中東吳沈
瀚跋

東所文集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張詡撰詡有白沙遺言已著錄是集凡雜文十卷詩三卷其學出於新會故所為白沙文集序白沙遺言纂要序周禮重言重意互注序及學記與友人往復諸書大抵皆本陳氏之說

南海雜詠十卷

〔明〕張詡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袁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海雜詠十卷》提要

南海雜詠序

昔人於其鄉之山川人物古今勝蹟類有永言蓋所以道其興廢顯晦之故以寓夫弔古傷今之意登高望遠之情欣悼嗟嘆溢乎言表于以傳之鄉人播諸天下後世使讀之者宛如身歷其地而目擊其事可勸可戒而不自知其感慕之至也其所以有關於人心世道夫豈細故也哉予嘗有志於斯而力未暇以爲也成化甲午叨領鄉書寧親

于漳州之公署定省課書之暇
塊然無所營因取南海志書讀
之采其古今景迹之著者各賦
詩以詠之積成計凡若干首細
書成帙分爲十卷以其皆一郡
之蹟而詩畧備古今諸體也因

名之曰南海雜詠云所慊者養
淺而積薄發而爲辭類近而弗
邃鬱而弗章風韻不長不能極
揄揚蹈厲之興以追配乎昔人
之萬一爲可愧耳然異時或携
之以遊江湖之間居山林之下

時取一篇與漁父樵童野僧田
畯長歌短詠以侑尊俎資笑談
亦足以慰其羈旅之情故鄉之
思索居之寂而已矣若夫傳不
傳乎又安敢置固必於其閒邪
成化丁酉春二月既望郡人張

詡廷實序

雜詠少作率多鹵莽殊不足
觀近輯厓山新志引用書目
中偶及之斯名一出索觀者
接踵予弗能悉拒之也時在
告藥餌之外無所爲因取而

南海雜詠目録

卷之一

古蹟

卷之二

祠廟

卷之三

塚墓

董正墓　七言集古律詩一首
番人塚　五言絶句一首
劉王塚　五言絶句一首
楊太后陵　五言古詩一首
宋皇陵　七言律詩一首
全太后陵　七言絶句一首
黄道娘墓　七言律詩一首

卷之四

山水

文筆峰　五言古詩一首
坡山　七言栢梁體一首
景泰山　七言律詩一首
西樵山　五言古詩一首
江門　七言絶句三首
石門　七言古詩一首
厓山　七言長歌一首　七言排律一首
石鼓山　古體長短句一首
抱旗山　五言絶句二首

白雲山　七言長歌一首
崑崙山　七言古詩一首
杯渡山　古體長短句一首
粤秀山　古體三韻一首
番山　七言絶句一首
禺山　七言絶句一首
羅浮山　七言長歌一首
峽山　五言絶句十一首
浮丘山　古體兩韻一首

馬鞍山　古辭一首

卷之五

虎頭巖　六言絶句一首
滴水巖　七言絶句二首
沉香浦　五言古詩一首
黄婆洞　三言一首
桃洞　五言絶句一首
琵琶洲　近詞一首
藥洲　七言律詩一首

卷之六

泉石

卷之七

臺亭

百可亭　七言絶句一首
廣趣亭　七言古詩一首
南園詩社　五言絶句一首

卷之八

寺觀

西來堂　七言絶句一首
月華寺　七言律詩一首
伍仙觀　五言絶句一首
光孝寺　七言律詩一首

風幡堂　五言絶句一首
衆妙堂　五言絶句一首
碧虛觀　七言律詩一首
西竺寺　五言律詩一首
興聖寺　五言律詩一首
龜峰寺　五言六句詩一首
懷聖寺　五言絶句一首
海珠寺　七言律詩一首
寶陀寺　五言古詩一首

番塔　五言古詩一首
千佛塔　七言絶句一首
悟性寺　五言絶句一首
法性寺　七言絶句一首
白雲寺　七言絶句二首
華嚴寺　七言絶句一首
靈化寺　七言絶句一首
蒲澗寺　五言律詩一首
景泰寺　五言律詩一首

玉臺寺　七言絶句一首
慈應寺　七言律詩一首
月溪寺　七言絶句一首

卷之九

橋梁

文溪橋　七言絶句一首
相思橋　七言絶句一首
越橋　五言排律一首
南濠　七言集古絶句二首

卷之十

雜賦

南海雜詠目録終

南海雜詠卷之一

郡人張詡廷實著

古蹟

任囂城

以下皆久廢 番禺雜志云在今城東二百步

我聞南海尉親拜秦皇命如何垂死日獨速龍川令蕭[illegible]豈伊人驟授庾王柄纍纍百雉城遺蹟了無證惟餘偏伯風颯颯生五嶺

趙佗城

在南海縣城周十里佗築之後為黃巢所焚

袞衣玉食居然僭自比蕭曹亦不疑十里金城何處所只今惟有月明知

安期昇僊臺

在蒲澗上

白日登宸去三珠幾度花秦皇無覓處第見棗如瓜

朝漢臺

在真乘寺側南越志云尉佗歲時登此朝拜故名臺一名武王臺蓋佗弃挂林象郡之初自立為武王故名馬

衆星拱北知天道萬水朝宗識地靈朝漢有臺當混一豈緣高帝事窮兵

劉王郊臺

在城西硬部即朝漢臺故址南漢時郊於其上志謂在郡北蒲㵎山者非也

五代亂離際虎據南越陬稱制乘黃屋下令崇圜丘僭復掃地規有事于春秋燔柴登黃壇秉圭被玄袞滛哇無九成駿奔非諸侯明禋祈奏格海風空飂飂昷魚思假息穴蟻求久休遺壝

今霍然但見樵蘇遊慨彼周東遷禮樂成謬悠魯郊不欲觀自餘何足尤

甘溪

在郡東北五里晉刺史陸胤所鑿後人建亭其上呼為陸公亭

海濱多斥鹵此水獨稱真泉脈應通海清甘故可人幾回陵谷變轉瞬古今陳當時歌舞地極目但寒蕪

宋公遺愛祠

在藩府西即廣平堂為唐宋璟立張說作碑

懿哉宋公德大有容明明在公耿耿于衷民始茅茨火災是苦寔公教之陶瓦築堵公之去矣災色日遠遺愛在人千載弗諼生則君之死則尸之君之尸之民之秉彝

劉王花塢

在千佛寺側桃花流水一二里可通小舟志謂在郡西六里地名泮塘者非也

劉王僭號乾亨偽漢年號初金羊遊幸駕雲車近者月峽池名遠禺餘離宮名更有花塢藏名姝桃花落水如錦鋪紫衣霞裾引女巫瓊仙寵姬名花貌西

施都廷琄偽漢將忠膽伍子胥劒樹刀山紂不如聽讒殺忠類闒閭清歌妙舞恰懽娛一夜芝困生墻隅野獸觸宮牟吐珠井石立行百步餘百花四首化蓁蕪已見麋鹿遊姑蘇

離宮

在西城內劉王集方士鍊丹其中

徐福樓船不見還茂陵松栢亦摧殘區區恩赦何為者也向離宮學鍊丹

玉液池

在郡城西又名明月峽偽劉每歲端午令宮人競渡其間

五月五日綵隊出宮娥粉黛爭盛飾龍舟競渡玉液池君王沉醉連日夕淡蕩春風花草香黃鸝恰恰啼蕭墻當時歌舞遊人樂今日荒苔管夕陽

花田

在郡西十里三角市劉漢時有美人名素馨者死葬於此遂生此花而香獨異後人名為素馨花

玉貌賽楊妃專宮寵特奇生憎脂粉涴不分月

明欺金屋人何在素馨名獨垂嬌羞如可貌得似在宮時

遠華樓

在大市闤闠中即越樓也前瞰南濠高甍為一郡之壯又名共樂其下常貯歌妓酤飲于此俗呼花橋是也

遠華樓前百花開金鞭紫騮嘶將來明眸皓齒絕世艷玉簫金管振天哀遠華樓前百花落夜夜樓頭吹畫角笙歌聲斷畫沉沉烟草愁生春漠漠花開花落自年年今日繁華非復前塵世

幾人能得僊古來無恙此山川草芥功名何足
覔浮雲富貴終何益君不見漳河銅雀起秋風
洛下銅駝在荆棘

壽安院

在禎威遠門内宋寶祐間提舉劉震孫建廨庫于南濠街收其息以賙貧病

期治安閑壽域東溟波震孫澤衣我衣食我食
彼無惡此無斁

洗耳亭

在白雲山滴水巖下四山壁立飛瀑下注相傳有異人洗耳於此

楚漢紛爭兮四海割據上無堯德兮疇識巢父

筆授軒

在光孝寺中昔制止鉢剌密諦彌迦釋迦對譯楞嚴經于此唐相房融筆授之後因以名軒有巨硯存云

白馬馱經來洛陽楞嚴筆授此何鄉從此法流
東土遍曹溪一水入雲長
孔顏之後又朱程萬古斯文此日星麟筆幾人
傳不錯較成蝌蚪未亡經

賦歸亭

在高[illegible]之上經畧方[illegible][illegible]

陸賈通南越黃金滿橐田而今腰縱折誰肯賦
歸來

菊坡亭

在郡北鹿步菊湖之上

菊湖之上菊坡亭西望羅浮萬仞青到處事功
唐李泌暮年風節漢嚴陵

慈元殿

在厓山上宋幼主以舟師航海建行宮三十間殿以奉楊太后云

厓山尚說慈元殿死事多傳楊太妃勢力盡消
名分在江山猶是主人非傷心北騎腥塵滿田
首西山日色微一自滄波沉玉後貞風人嘆古
來稀

東坡亭

在古勞都披亭山昔東坡南遷尋僊入鍾昂過此愛其山水之勝因駐車盤桓久之後人慕之為築此亭

開道坡亭跡已空古勞都下幾秋風神僊到處
期鍾昂出處當年恨長公一代文章如白日百

年心事逐飄蓬數聲頩借遼陽鶴喚醒英寃冥漠中

峽山書堂

在峽山寺東相傳黃帝二庶子隱此讀書

僧寺依山麓書堂西水隈昌湖龍馭遠禹竹鳳聲哀禹貢不及載秦關尚未開如何二帝子萬里却能來

萬人城

在靖遠中宿北峽山秦尉佗所築

長城築中宿雉堞一萬箇飛語嶺外傳關中今已破

燕喜亭

在連州城北唐王弘中謫官於此建韓愈作碑

連山蒼蒼湟水東之之公之謫委蛇委蛇陟彼高原廼夷廼坡有亭歸然韓愈作碑天子在御公遄來歸智謀仁居天朝羽儀世遠人亡名流燕喜文光萬丈照耀天地

雙溪亭

在連之海陽湖唐劉禹錫所建與裴侍御倡和其間

青山想像昔詩人明月不見裴侍御一條白練自天飛雙溪亭前和人語

濯纓堂

在雙溪之傍宋張魏公謫官投館於此

吾聞古君子無入不自得身窮道不窮兹理甚不惑雙溪本滄浪魏公亦孺子有歌人不聞時無聖入耳

丞相書院

在連之嘉魚埸左建以祀張魏公

每聞車馬當局錯幾見盐梅下手親張羅欲捕當年鳳笑殺東湖賣屨人

嘉魚埸左有書院說是連人祀魏公三百年來扶社稷一埸春夢又成空

岳墓南枝露未繁相公玉珮響金門往來莫打西湖過萬古烟波萬古寃

列秀亭

在連州魏公父子登覧之所

連山有橋梓高出雲漢表清風時一吹白日獨不照橋木已入雲寸朽良不少梓木忽參天材宜棟廊廟橋梓遺遠方棄材天所誚

尊韓書院

（在陽山韓昌黎讀書處）

天上有奎星忽墜陽山陬光焰萬丈長居人詢來由陽山古荒服文教所不布皇穹憫斯人特遣文星下（叶）長戈田白日隻手障狂瀾玉獻反遭刖長流嶺海開風俗一再變文物一再盛人得我師耳提而面命奎星圖書府塵世那久住物從天上來還從天上去

建德故宅

（在城西北漢南越王弟建德故宅也後為虞翻園今為光孝寺）

百粤山川秀三城甲第雄朝元（泰佗宮名）花尊接避暑水晶同羅綺春風下樓臺烟雨中蛾眉嬌欲泣孤媚語偏工銅鼓千門沸金蓮徹夜紅笙歌閒院院雲霧隔重重泡影千年計繁華一旦空遂成兵燹地長動黍離風人物消應盡江山覔不窮昔爲虞氏圃今作梵王宮有客題詩遍無人載酒從西來僧未覩何處問圓通

漏澤園

（在連之北城相傳昔之貧無地者許瘗於此）

白骨已成塵遊魂散歸寂不似古戰場風雨聲啾唧

雙闕

（在郡之西城乾道中南海劉氏二女母父病一封肝一割股以救之事聞詔即所居立闕）

劉氏女髮初髫母病在床女眼血未乾五內生火欲焚死何惜一縷股與肝一封肝一割股赤刀拔處星斗寒強母開口股肝進劉氏女心如剜生魂訴天天爲泣母坐藜床病如失鳴乎墉上龍號人英殺父尚欲爭杯羹

十賢堂

（在郡治城上十賢者吳隱之宋璟李尚隱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倣滕脩王綝也乃蔣之奇增益別有八賢祠蓋潘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邵曄陳世卿陳從易張頡也乃周自強所立）

覽秦佗之故墟兮風氣依華而固藏山川盤結而崇鬱兮延袤十里之修城携絜酒以展敬兮登十八賢之祠堂暨羣晳而迄宋兮偉諸公脩德之相望吳宋二李二盧兮與夫孔蕭而滕王與為十賢兮咸以藏崇而顯揚復有八賢為潘向兮與余魏二陳而邢張瞻典刑之具存兮撫載籍而增傷嘅淳風之日頹兮民趨靡而奔厖重以悍吏之羅織兮室家啼饑而號寒窮亡憔悴已無聊兮仍骨髓之是剜皇穹作憤怒之色兮太陽黯淡而不明懷諸公之遺愛兮寔纍欷而夥慶踸飈言以嗥滂兮念赤子之彷徨羌彼貪墨而僨政兮胡不泚顙而汗背夫何風雨摧敗而不葺兮坐視為草莽之堙塞先賢遺躅棄而不顧兮其為政固可知也顧蠢蠢其何辜兮獨不沾膏澤之遺也言及茲而興喟兮嘆諸公之不可期也安得起諸公於九原兮為吾民之父師也去諸公奚啻千祀兮何人俎豆於其祠也胥起而振遴之兮庶有以慰吾民之思也

二獻祠

在十賢堂東祀唐張文獻九齡崔清獻與之治也

張文獻

都俞世遠真風邈謇諤如公一代良老牧荊州慈髮短蚤呈金鏡識心長清吟歸燕詩情遠力剪胡雛直道張文獻風流清獻繼千秋南海播餘芳

崔清獻

腥塵當日半人寰已見清泉白石閒公題劒閣詞云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疏上不緣輕富貴賦成非是戀江山九重屢遣溫言速八十惟辭旅力愆今古人心豈相遠此風端自二疏還

廉泉祠

在玄妙觀西吳隱之之祠也

人生幻化水漚同來也應空去也空八百糊椒枉遺臭一雙琴鶴愧清風香沉南浦無長物犬鬻東門有固窮試問嶺南名宦幾清天白日得如公

運甓齋

在藩府西晉刺史陶侃運甓之所也

朝運一百甓暮運一百甓所運不在甓思以強
吾力所強不在力思以扶中國丈夫始誕時孤
矢四方射經營志四海遽肯守尋尺竭來胡亂
華典午國步失温嶠奮斷裾祖逖悲擊楫所志
在匡時寧干富貴適杏壇面周公天門振八翼
大小道則殊志定變不易所以千載下英風動
竹帛借問懷居徒栖栖竟何益

南海雜詠卷之一

南海雜詠卷之二

郡人張詡廷實著

祠廟

南海廟

在郡東南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灣韓昌黎作廟碑

江湖信有滄溟大天地長留此廟新一代碑文
韓愈古千年封號
本朝真波羅影外迎初祖銅鼓聲中格遠人十
雨五風神是主願昭靈貺答
皇仁

周元公祠

在濂泉書院前瞰濂洲公嘗為廣南轉運判官後人思之立書院以祀之臨水有亭扁曰光霽後又改為愛蓮云

斯文喪千年蕪没一真路至人起舂陵黙契自
天與開我以圖書淵源有宗祖下啓朱程門上
步周孔武卓犹性命微秦漢所未悟我來拜祠
下光霽透牖戶碧草映紅蕖依然天水趣

祖廟

在佛山正統中黃賊亂神顯靈驗累攻不克事聞詔有司每歲致祀

吾聞北方號玄武乃是斗虛七宿神胡為人形而被髮還以避諱晚易真足躡龜蛇手握劒身被絳衣乘大紳至今佛山有廟食為民禦患曾呈身吁嗟吾民好為幻講禮之官失討論鬼神情狀先已昧威靈顯旣從何申

楊公祠

在郡城內祀僉都御史楊公信民也正統己巳黃蕭養作亂郡城將陷得公至賊勢遂衰未幾公暴卒

干戈四起際保障此孤城日出氛埃净春田草木榮群兇如死解大難逐潮平未及收功日轅門遂隕星

公昔維藩日齊民有二天一心思活脫兩手拯顛連節鉞臨危至恩威到處宣粵人懷舊德香火至今虔

予旣爲詩以為公功德之頌矣復作迎送神辭二曲俾歲時歌以祀公云

蕉黃兮荔丹採荷為蓋兮緝花以為幡山寂寂兮為雲為雨神不來兮我心鬱煩搔首兮延佇飈迴旋兮起何處俎有肉兮尊有醑神盍歸來兮容與

右迎神之曲

導豐隆兮殷飛廉擁長幡兮影飄翩儼聲靈兮在上巫鼓瑟兮笛諠九曲兮未闋雲冉冉兮倏西還旋音南有荔兮西有蓮神不留兮隕潺潺湲

右送神之曲

金花小娘祠

在仙湖之西相傳郡有金氏女少為巫姿極麗時人稱為金花小娘後投于仙湖數日屍不壞且有異香鄉人神之為立祠予按金花雖有貞節顯異然失之身巫覡不能守人道之常祠而祀之已非矣其後巫覡假之以惑世誣民滋甚已廣之愚夫愚婦翕然從之使在位有狄梁公者出焉吾知是祠之在所去也必矣他如北郭外崔府君廟訛為東嶽行祠其陋習敗俗尤甚予特舉此以例其餘云爾

玉顏當日覩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

忠靖王廟

（在玄妙觀西王卽唐張巡也力守睢陽保障江淮缺食城陷不屈而死後江淮通祀之宋紹興中封忠靖威顯王故廣廟因名焉王守睢陽時有開省許予用）其韻

胡騎如雲四面臨髑髏堆裏度光陰江淮千里憑孤障鐵石三人（許遠南霽雲雷萬春也）共一心忠烈特書唐史直丹青遺廟粵城深襄陽更比睢陽急千載人誰嗣德音

周節婦祠

（在平歩堡郡人劉元英宋季為強賊所逼周紿曰當盛服以從賊以為然不之備逐投于蘭石海中）

周家女兒古貞烈平生自比孤鸞潔比翼惟齊鶼鶼飛同心兼得關雎別綠林雖豪敢犯之佯作溫柔向渠說回頭白璧已沉波綠林睨之驚欲絕桃花臉上春風生爭料胷蔵一寸鐵貞魂應不逐飄風定作厲鬼將冤雪至今蘭石海為清中有秋波照寒月

大忠祠

（在厓山之上祀宋陸丞相秀夫文丞相天祥張太傅世傑）

陸丞相

攘夷尊夏義昭然豈但餘生為主捐遺恨和戎迷國是甘心抱日赴虞淵朝衣濕盡孤臣淚講幄時陳大學篇千古大忠祠特起厓山東下水連天

文丞相

夷夏隄防天地截君臣名分日星明眼看東日沉濱海首戴南冠赴虜庭奔走黍離何處所從容柴市若平生指南手把當時録讀罷西風雙淚橫

張太傅

下彪磔苦真應見南海奔波意却深死節保孤程杵任青天白日陸張心瓣香祝處舟從覆大運窮時力不任二百年來還俎豆海山猿鳥謾哀吟

伏波將軍廟

（在連州漢武帝時路博德征南粤屯兵於此）

連山高高湟水深俎豆當年為誰設試問淮陽

百萬師何如酈生三寸舌

南粤王廟

舊在南海縣北祀漢南粤王趙佗久毀今憲府西侯王街有廟以任囂陸賈配焉

趙佗

兩龍鏖戰關內一席獨步粤中自乘黃屋稱制身着赭袍呼嵩風雨數間廟老龜螭百尺碑穹中有任囂陸賈儼然作配西東

任囂

昔志囂墓在光孝寺廟在菜前今俱無考

百粤提封萬井中原虎視眈眈昔為秦尉有狀後禪龍川果堪古廟低佪歲月二陵想像禪龕伏臘村翁走祭門前估客弛儋

陸賈

元有廟云在僊居之傍今無攷

漢泰已罷甲兵天下謳歌太平奉使來憑寸舌無人上請長纓但遣清風動地何須黃金滿籝堪嘆人亡世遠欲尋遺跡無徵

韓文公廟

在陽山公嘗為令於此

帝命文人掃世濁力去陳言追古作夏敦商彝返太樸雕龍炙輠見者愕甫湜張籍安能學如捕龍蛇與之角原道之篇識見卓佛骨一表忠誠確君王不諒乃左措豕與潮人驅暴鰐衡山陰雲一噓攬精神所寓靈濯濯咸池西走扶桑畧南海窺遍衡湘泊陽山赤子不坦膊父慈子順人無惡去思不已廟庭落輪材負土爭營度椎牛釃酒崇一酌被髮乘龍來儼若豈但一之懷諤諤四海九州瞻斗嶽

南海雜詠卷之二

南海雜詠卷之三

郡人張詡廷實著

冢墓

趙佗墓

南越志云自雞籠岡以至北天井連岡接嶺皆佗墓也初葬時輀車四出莫知員冢所在予按此與曹瞞事相類蓋譎計也惟𣶏淵側石馬舌上有六山掩何年墓川流幾代人遠同金駿長近看石麒麟說者謂即佗墓之形勢也

伯圖已逐春雲散冢與應隨柳絮飛江北嶺南今是古青山一冢至今疑

嬰齊墓

佗之孫也吳孫權聞佗多以寶貨狗葬乃遣交州從事吳琦訪佗墓莫能得但得嬰齊墓掘之得玉璽金印銅劒等物後二劒經顯上飛躍于江中

一坏何處尋今田犁古墓富貴空中花人生草頭露黃泉無敵兵枉以雙劒貯寶物非世玩終然化龍去

董正墓

正番禺人也操守清白志趣高尚漢末累徵不起墳今不知所在矣

重崗如抱嶽如蹲許渾碧水春風野外昏杜甫不覩瓊林依玉樹孫逖閒看遊騎獵平原陶雍泉風近墓吹芳芷李羣玉夾道蹤槐出老根韓愈無限別魂招不得崔塗斷雲含雨入孤村韓偓

番人冢

在城西十里累累數十皆南首西向

華夷一大限生死一大麥時遇偶耕人指點番人冢

劉王冢

在郡東北二十里沒山皆種荔子樹龜趺石獸在昔歷歷俱存有發其墓者共

中皆以鐵錮之竟不能動云

錮泉欲奚為鑄金亦徒爾人生陌上雲伯業東流水

楊太后陵

在厓山海濱太后聞變赴海死張太傅營葬

三年浮黑洋萬里辭黃屋辛勤何所為趙氏一塊肉一朝赴滄濱埋玉厓山麓風濤夜半聲宛若佳人哭

宋皇陵

志謂在香山南五十里山中有陵跡五處宋景炎帝崩于舟中殯于此按宋史載端宗崩于硇州葬于厓山志識非也

萬里江山勢莫支君臣當日嘆流離東風芳草年年是白骨青山處處疑世界九州元屬宋衣冠一旦盡為夷憑君莫話厓門事話着厓門泪便垂

全太后陵

在香山梅花水坡

全后燕京去不還一陵誰道葬香山頗疑也只衣冠在月色長如見母顏

黃道娘墓

在新會東乃光孝寺捨田檀越也

道娘墳近官路傍來往人拈一炷香百頃良田都棄置一生心地得清涼八十紅顏猶處子尋常義氣奪秋霜只疑身是觀音化還以慈悲度十方

南海雜詠卷之三

南海雜詠卷之四

郡人張詡廷實著

山水

文筆峰

在郡南形如卓筆

千山萬山中見此一峰秀雲來片墨濃鴈過一字就千載謾書空誰以日計壽頑假補天手執言[illegible]民話

坡山

在郡城大市闤闠中上有五仙觀

坡山高截凌紫烟下有穗石一洞天羊駕何年來五仙羊化為石其中眠珠宮貝闕相鈎連仙風道骨像儼然履誦太上道德篇泠泠清韻如響泉恍忽旌幢來駢闐步虛環珮空中旋紅塵只尺如隅川闃寂不聞塵世誼我來乘風登其顛下觀滄海變桑田羅浮左盼小如拳倒騎鳳凰慾孫騫蓬壺方丈淺水邊黍珠放光照八埏和氣磅礴降蜿蜒祥風披拂球琳宣相邀暫出

輔義軒文材武畧褒雙全大者為聖小者賢光
輔吾
皇億萬年

景泰山

在郡城北白雲山之右其上常有雲氣飛淼下注如有七仙人守其地後開山得石履古鏡瘞于寺中

七僊同坐一山中鏡履如今夢亦空芳草欲尋
忠簡跡李綱讀書菴有白雲遥指梵王宮花開不省
經年別人到惟聞隔嶺鐘鬪訊蒲菴也歸寂茶
烟空遶佛燈紅

西樵山

在郡西南

高扎西樵山足以抗天柱龍自曹幕來虎踞金
甌嶙蜿蜒百里餘登者盡傴僂樹作老龍吟水
溜靈禽語怪石肖人形壁立險絕所縈紆入山
腰一望田膴膴山居數百家環堵桒竹樹鷄鳴
日過中粵歌聞相杵維時秋七月黃雲遍田野
撫缶歌豐年沿村殺鷄黍彷彿桃源入花木記
寒暑山迴路幾轉亭亭歸梵宇奇峯削不成見
人欲飛去巖巖古洞幽上有紅泉注和風淡簪
纓步步覺容與應接笑不暇一顧一延佇脫巾
掛松梢放足潺湲處兩袖摇天風幽懷浩無阻
行行雲谷庄飽食滴石乳束過烏利巖仙人有
遺距靈跡恍莫測神境妙難取再歷雙魚陂白
日驚風雨振衣不見濕去天尺五許誰云此山
小一覽臨寰宇

江門

在新會二十里

天接潮頭來舫白雲横水口映簑明一條正路
黃雲山名裊千丈盤空紫氣生
風光錯認桃花源烟樹上有崙陵村瑞雪頻年
飛百粤德星白日照江門
世上自有郭璞眼江門水作龍門在伊川看春嵐
幾見童冠遊千古還聞川上嘆

石門

在郡西北三十里兩山對峙屹若門然乃漢樓船破越之地也積石之說有异

之者今創西華寺其上

嶺南石門如劒門江水中流萬馬奔中有長蛇
與封豕瘴烟白日常如昏樓船將軍擁兵下滄
溟直欲一口吞犬破石門收百粤英風凛凛今
如存扁舟石門問訪古山青水白好人村禪扉
次第連雲起幽閑不聞人世諠雨過山頭翻石
鱗風來水面拜江豚兩岸桃花爛如錦行人都
道武陵源

厓山

在新會南大海中與奇石山對峙如門俗呼為厓門宋祥興舟師駐此後世傑與元兵戰敗宋祚遂移

超然孤嶼滄海上奇石東南屹相向浪拍厓門
兩扇開中間潮汐暗消長鯨波四面如連環無
風白浪高於山形勝豈惟衣帶地風波未許天
險攀德祐當年國步尖四海腥塵蔽雲日孤兒
寡婦共浮濱奔走正當亂離日旋作行朝山海
間結為草市數十間經悼勸講失緩急鎮江鐵
石非攙關衛王齠齔纘皇圖太妃垂簾口稱奴

籌策兵戎惟世傑潤色皇猷獨秀夫北船樂作
師未出笑殺南軍兵失律子母同為魚鱉腥君
臣俱葬蛟龍窟回首厓山雲霧深英雄日擊泪
盈襟只今來往任樵採芳草一陵何處尋
可憐漢燼不重炎寰宇腥風忽被漸滄海亢龍
猶駐蹕荒厓落月更垂簾虎頭將士時存幾牛
角山河日入尖龍馭中原知不遠旋頭當宁倩
誰殲羣雄捧日功何補竟歲奔波突不黔生死
到頭寧有別熊魚自古不能兼倉皇戰守終成

拙瓣息存亡豈假占戰敗孤兵探虎穴朝來隻
手挽龍髯蘗山因虜生寧詠柴市從容死不嫌
楚玉幾人還免玷胡塵到此不教霑此心白日
應同照大節秋霜未比嚴砥柱要將東逝激還
丹端為積疴砭無才似賈吾還吊有筆如杠史
發潛香火大忠祠近設慈元全節廟宜添
大明一出羣迷啓喬嶽重開百代瞻長句敢因
孫憤泄瓣香聊為數公拈

石鼓山

在東莞西南突起平地有石
如鼓世傳世亂則鼓自鳴

石鼓山石鼓形石鼓一朝響處處起刀兵相傳
盧循來石鼓會一鳴只今盲風怪雨夕草木盡
作人馬聲疑是金華牧羊兒叱咤此物嶺海行
又疑女媧補天剩翻教下土為石精大似會稽
城門上空天白日雷霆驚方今
聖天子四海歌太平我欲碎其鼓沉滄溟布陽
和鞭風霆倒挽銀河洗甲兵

抱旗山

在郡南望之其形冉冉如旗
山下江水環抱人不可登

南有抱旗山雲雷長閃閃萬古此開張廻風不
能捲

白雲山

在郡北十里
上有白雲寺

白雲山勢如龍虎更比匡盧得天趣洪厓浮丘
杳無蹤瓊臺丹室如可覩禹粮處處得充飢堯
韭莖莖資大補九龍之泉自天飛聲落長江振
閩楚鶴舒之臺高入雲安期白日昇天去澗底
惟留九節蒲欲尋僊蹤知何處劉鋹取道命呼
鑾恭佗築宮來避暑百年富貴安在哉惟見巖
頭紅槿樹梵王宮殿九天開千疊萬疊烟霞阻
僧到惟聞隔嶺鐘雲深每失來時路兩山居士
天挺豪第一名書篆禮部山僧見之欲絕倒建
亭刻石絕險所家君嘗篆米芾越南第一山三大字揭寺僧鑱于山之絕頂
此山嶺南信第一佳名不愧大塊取君不見輿
高不在於華嵩東山一登應小魯

崑崙山

本二山在新
會六十里

名山獨推崑崙尊此山何緣名崑崙層巒疊巘
杳神境桃花流水通仙源天路險絕樵採稀時
有好事來攀援一懷仙李輒迷路靈蹤變幻不
可言

杯渡山

在東莞南相傳有禪師
以杯渡海來居此山

海風高海水怒海水茫茫一杯渡荊棘叢生虎
豹丘踟跌之處景遂幽我亦有杯異於是泛天

而生後天死十洲三島生中生五湖四海起處
起君不見人言一葦曾渡江蓮舟之說俱荒唐

粵秀山

在郡北城中即越王臺故址也

憶昔越王調舞臺千樹萬樹荔花開朝漢年年
到此來又憶南漢呼鸞道千姝萬妓顏色好乾
和殿上秋風早興廢百年東逝水青春不留君
請何挑王宮殿今嵯峨覩舊開上涼如水游視
人寰小如蟻富貴浮雲何足睨

番山

在舊清海軍樓下番禺二山舊相聯屬劉龑鑿平之就番山積石為朝元洞而以沉香為臺觀於禺山之上方信孺嘗辯正以今志番山為禺山理或然也

朝元宮裏秋風早清海樓頭夜月還興廢百年
如走馬番山多錯認禺山

禺山

在郡學後

眼中不見沉香臺誰啓聖人燕居戶鼓瑟鳴琴
王几前一回一點春風下叶

羅浮山

在增城博羅二邑界上本名蓬萊山一峯在海上與羅山合上有洞通勾曲又有璇房瑤室七十二所即十大洞天之一也

羅浮山本蓬萊山廼大洞天十之一山高三千
六百丈三百里周遭始畢璇房瑤室七十二四
百亂峯蔽雲日峯之奇者號飛雲六月氷天股
戰慄更有神仙八大洞絕無人地天匆窈洞之
幽者勾曲通神行妙運速不疾雷霆車馬日夜
宣風吹不斷練千匹天台鴈蕩徒稱雄十洲三

島差髣髴石樓突兀列西東俯視羣山如蟻蝨
登望滄海一杯泓塵緣捐盡心如失兩山相接
中截然石磴縈紆盤詰詘杳然鐵橋流水幽虹
橋石橋遠不及煙雲滲淡非人寰樵蘇路絕無
躋攀凡襟俗眼爭得近仙翁劒客稍往還蒼松
古檜如雲霧石上紅泉響潺湲何待丹竈在何
許紫鸞玄鶴空中搏梵宇琳宮相隱約梅花村
落桃源寬酒國長壽信有之潮田惡歲不相干
子西脚板剛一到那鄉枕上夢初闌仲素高捷

在昔日結廬勝處寧求安靜觀了了環中趣未發能將氣象看此是延平單傳旨紛紛影響何足觀乃知名山大道本不遠了非出世非世間

峽山 一名中宿在清遠東二十里兩山對峙如壁太華舊載即二禺山也相傳黃帝二庶子採崑崙竹為黃鐘管居於此

古人已不見今人又復來峽流東海去日色江頭催

廣慶寺 即峽山寺相傳有孫恪妻至此化猿而去

玉環碎一聲回首峽山暮安得如蕭郎乘鸞攜手去

飛來殿 在寺中梁武帝時中夜風雨暴作黎明寶刹已在寺中

何年此飛來頑尒千歲任風雨對床時只恐又飛去

達磨石 在寺西舊傳達磨坐禪處石方數丈

折蘆渡江去說法臨江流料得無人聽惟應石點頭

釣臺 在寺西昔趙胡釣得百斤金鯉於此

寺西一巨石下瞰三峽水何人下絲綸釣得百斤鯉

和光洞 在深谷中洞左右有五色榴花昔安昌期隱此

我上和光洞榴花開五色不見皇祐人躑躅空太息

沉犀潭 昔崑崙奴獻犀至此忽沉入潭後有漁人釣得金鎖尺餘以進

金鎖有餘光傍觀羨一飽何以沉此潭異獸聖不寶

龍磨角石 在峽口相傳每春有龍磨角其上歲有新痕可驗

老龍數十頭時來此磨角渠為霖雨牽我被烟霞縛

金芝巖 在山之巔宋開寶間望氣者云有金草遣使求之於巖得金芝二十莖錚然作金聲巖中有葛洪丹竈

金芝出何許乃在巖之阿金芝與丹竈吾手得摩挲

老人松 在飛來殿西南十餘丈後人剉之見夢於吉老

老人幾千歲形骸如盤龍寧為樵斧斲不受秦

皇封

黄巢磯 在峽中巢覆舟處也

舳艫蔽江下破此急湍磯貪殺不自戒千金施何為

右十詠以其皆詠於峽山也故繫於此不得從類焉

浮丘山

在郡城西四里浮丘丈人得道之地學士黄詠曾結詩社其間

我聞羅山朱明失門戶浮丘丈人作杯渡浮來一往三千年至今靈蹤尚儼然葛洪丹竈在何許歸來白石試爛煑赤松未來款洞門學士詩壇今尚存自從學士歸天府人物空然一環堵我來緬想真仙風欲拉幽人闢舊踪載酒張琴時一至高歌擊碎鐵如意

馬鞍山

在郡北麗步秦時望氣者謂南海有王氣發卒千人鑿之後馬伏波駐兵岡上海風雨晦暝若有人馬之聲

欝欝葱葱王氣佳兮壠上揭竿千卒開兮伏波駐兵枹鼓輶兮迨天陰雨殺聲哀兮豈山有鬼自相豗兮

南海雜詠卷之四

南海雜詠卷之五

郡人張詡廷實著

虎頭巖

在白雲山崎嶇險絕望之如虎首俯眺下視

剛被海風吹老慣逢野火不燒漁父問名海口

南海口有虎頭門

南人錯認班超

滴水巖

在蒲㵎之上飛泉百尺下臨無地

玉鶴僊人何處歸月明鶴馭見依稀當年蒲㵎底

笙簧奏滴水巖頭練帨飛

落落遺經是補茫茫墜緒須尋滄波起於涓滴

萬化生乎一心

沉香浦

在郡西金利都吳隱之歸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遂投于浦後人名其地曰沉香浦築亭其上曰沉香亭

天地有終窮四大良假借借問世間人誰是長

年者而況身外物但積豈不化珠璣等苓通

璧齊土苴何物沉香微一一令捐舍惟餘沉

浦清風千古射

黃婆洞

在寧都山五代時有黃媼避地於此後仙去

黃婆婆來何許人不識竟仙去

桃洞

在寧都山東南古有桃樹百餘株環以石欄世呼為桃洞又呼為桃村當春則爛然紅映山谷蓋人間之桃源也

隔洞杳長津桃花歲歲新時時覩毛女怕是避

秦人

琵琶洲

在郡東三十里以形似故名

點點洲前雨過冥冥江上烟霏潯陽老妓出舟

時目擊江山掩泣〇莫恨無絃可撥且教低唱

吃兒酒闌攜手看花枝司馬青衫多濕

右調西江月

藥洲

在城西偽劉聚方士煉丹之地今濂泉書院即其地也

洲上風吹百藥香洲前流水一溪長金花顯迹

平湖出劉鋹歸朝九曜石名荒白雪黃芽非世藥
填離取坎却真方紫陽未出玄關閉誰把叅同
叩魏陽

僊湖

在城中因金花得名今白蓮池其故址也

僊湖之水長東流僊湖之僊麻姑儔湖僊本是
西王妹一謫塵寰幾千歲依神為覡不嫁人笙
歌長遊玉洞春一朝靈骨蛻湖水拔拂異香聞
十里玉顏花貌儼如生怪底鷲殺五羊城湖傍

特起金花廟靈貺昭昭人不曉只今湖上多白
蓮白蓮花開疑水僊

洸口

在郡北四百里南漢愛將邵廷琄被譖賜死之地也

洸口水流秋復春禹餘宮蹟久封塵不知當日
為心膂門裏人還門外人南漢主嘗謂士人為門外人獨任宦者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進用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也
昔年洸口一鴟夷影響千秋跡不移南去北來
無了日水光山色有餘悲

南海

去郡城十里

百里雷聲日夜諠虎頭門外水連天分明水國
三千界隱約龍宮十萬椽鮫室蜃樓胥夾輔江
神河伯總承宣日華朝吐乾坤外寳氣光生甲
子海中山名前王樹珊瑚多似米洞庭彭蠡小如捲
共期九老丹霄上還訪三神弱水邊眼孔果從
真處得丹青浪有世間傳海傍撞着安期老問
我乘桴任海年

粤江

郡前珠江也

長江東下浪如山閱盡人間幾興廢蕭寺門前
水更深碧波半是離人淚古今送別多寫海珠寺中
風來不作瞿塘險日照還同江漢清天塹了無
南北限扁舟一任東西行
四海五湖通地脉千秋萬歲遶仙城無波不是
朝宗意有浪應非灩澦聲
十年不上黃金臺浩思臨風不易裁無情也笑

長江水南北年年送往來

零丁洋

在香山東海中文丞相詩零丁洋裏嘆零丁即此地也

回首零丁洋紅輪忽西墜不照孤臣心空墮孤臣淚

媚川都

偽劉採珠之地也隸卒二千人因而死者相枕既克府庫復以飾殿宇及宮女之粧譜美克平之後得之以進太祖令小黃門持示宰相且言採珠危苦之狀開寶五年詔廢

君不見媚川都浪如屋風日號鬼夜哭老蚌放光射太微小蛇學作蒼龍飛生靈十萬化魚鱉裸形入水尋珠璣十無一二返往往飽鯨鯢一朝雷震蛇鱉死怪滅氛消從此始

白龍池

在新會崑崙山頂池生雲霧則龍見

白龍池上水滴滴中商霖何故無人識祇緣雲霧深

黃雲失白晝紫氣騰虛空樵蘇爭敢近潭底有潛龍

聖池

在新會綠護屏山頂

千流分作淵一脉暗通溟有水多愚辱茲池獨聖名變化無方在停涵太極生懸知千歲入人物此鍾靈

聖池在何許乃在儸山頂雲來白晝失日照光爭鏡一脉潛通滄海勻千流競出溪淵以興雲致雨澤枯槁鍾靈毓秀產至人夜看月照雲不起朝見風來波亦止任公不得暫垂鉤巢父安能頻洗耳靈源混混真圓融妙用袞袞元無窮四海蒼生望霖雨不應池底尚潛龍

南海雜詠卷之五

南海雜詠卷之六

郡人張詡廷實著

泉石

簾泉

> 在郡北蒲澗水自白雲下注而為飛泉若簾箔然故名昔安期生得一寸九節菖蒲於澗底

白雲絕頂有飛瀑大珠小珠落萬斛初疑銀河瀉九天又如環珮歸仙躅毛髮森然不敢留稍下百步金石幽如將白練為簾箔高挂清虛之

殿頭定是天孫為紡績喚取鮫梭方織得風來不捲月不鈎世不收拾垂百尺我來手弄瀉潺湲處青天白日驚風雨何當飽嚼九節蒲捲簾飛挾蓬萊去

貪泉

> 在石門吳隱之酌泉賦詩之處也南漢劉龑惡其名運石塡之天順間學士黃諫謫判廣州始訪而得之為亭以蔽風雨予因追次吳公之韻以為昔賢頌焉

使君立心不立崖使君貪義不貪金不是貪泉不清泚貪泉聊試使君心

予既追和吳君之韻又從而為之歌歌曰

貪泉之水不必濁我來引瓢試一酌黃金大義孰重輕衣可芰荷食可霍我心匪石不可移我心匪馬不可馳黃綺尚茹商嶺芝齊夷只食西山薇居官貴已至刺史環堵蕭然只如許沉香一擲已投波驚犬街頭資送女始信人心在守貞貪泉之水元無情嗚呼縱然彭蠡與洞庭此水未必敢與公爭清

達磨泉

> 在郡城北即今九眼井也昔達磨自天竺航海至指其地語人曰下有黃金萬斤貪民竭力掘之數丈而遇石穴石而泉迸達磨曰是不可以斤兩計也後人伐石為蓋開九竅以石欄其味冷而且甘若夫劉氏呼為玉龍泉與夫所謂越臺井鮑姑井蓋又是一井在越臺下久塞方孚若指即此泉非也

水火良為世所需爭知仁道急於渠是誰鑿此先天竅萬兩黃金也不如

安期丹井

> 在碧虛觀三清殿前其味清甘烹茗瀹物作金石氣一石欄尚存欄八方刻八

云卦

雲山蒼蒼兮醴泉泠泠真仙駐節兮鍊形保精
藥爐火候兮九轉乃成刀圭入口兮白日飛昇
我聞先正兮室西造銘曰存順事兮沒吾其寧

東坡井

在玄妙觀東廡下東坡始鑿得一石狀如龜名龜泉護以鐵欄李昴英銘

昔坡翁鑿此泉得一龜尚蜿蜒化為石吐甘涎
味旨哉名遂傳鐵為欄護千年飲者壽民之天

雲母井

在增城鳳凰臺下邑人何仙姑生唐開耀間居常餌雲母汲此水製之嘗詩所遺五絕句畧無人間烟火氣真飛仙語也予次其韻

婷婷瑤水一枝花二八青春碧藕芽自是生前
帶仙骨底須勾漏覓丹砂

登臺揮手謝塵寰瀛海神山歸路遙雲母天花
無覓處洞雲深處一聲簫

弱水遙來幾淺清尚緣塵絆惱人情撒手瑤池
歸去晚一場春夢又分明

烟水蓬壺路欲微麻姑怪殺到來遲去時苦被
天書促忘與童童說得知

紫雲何處聳三台第見千門萬戶開別去井邊
遺一舄不知誰解着將來

仙姑又嘗於羅浮麻姑壇東壁題一絕字比晉人差清姚少骨壁時半毀惟有十三字存焉予僭為續之

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栢語天風何時跨鶴
還來此吟到無聲始罷工

大小水簾洞

在白雲山麓東西相距二百步盖九龍泉下流也

澗水長流若個添山花賣弄舞腰纖笙歌斷續
來何處新月斜鉤一片簾

文溪

在鶯洲堡大羅村忠簡公故居在焉因以為別號昔理宗嘗大書文溪二字以賜之

平生依玉樹公為菊坡門人幾疏抗金閨嶺海十年下
文溪配武溪武溪余忠襄公別號也
清風明晚節種菊作生涯聞道崔丞相剛傳李

採花

越溪

在郡東北源自景泰山流下狀元張鎮孫別號也

越溪與文溪昔日大名齊文越不同道溪流分

悟迷

干城降獨蛋度嶺死應逞守死信不易偷生亦

奚為

雙眼井

在北城外雙井街地水庵側

源源復源源金鰲張兩目記得兵火時夜半如

人哭

學士泉

在郡城北十里學士黃諫所鑿水泉記品居第一

流濁兮濯足源清兮濯纓今之人兮不然吾將

詢兮先生

九曜石

在藥洲上太湖產也偽劉時富民負罪者海運置此自贖

太湖產奇石色相良楚楚初疑補天遺又訝列

星墮劉王古桀紂炮烙以待過刀山劍樹憐得

石乃免坐遂令藥洲上積石如飯顆一朝伯業

傾斯民出水火惟餘幾片石惡名千古播

動石

在寶象峯上叱之則動

象峯多怪石時作獅子吼剛被黃初平叱起滿

山走

盧堠石

在南其堡水濱按志盧循浮海而來與吳隱之戰于此因立烽堠其上

盧循乃亂臣隱之作廉吏廉吏與亂臣薰蕕不

同器

南海雜詠卷之六

郡人張詡廷實著

亭臺

越王臺

在城北四里趙佗張樂于此一名臺岡一名越井岡又謂之天井

崇臺千尺皆蒸土夜夜登登不歇杵一簾一陛塗民脂畫閣雕欄貯歌舞春風到處沉檀香滿暑四壁冰晶凉江山延袤萬餘里綺窓啓處烟茫茫空中縹緲羅仙仗絳旌羽葆屹相向錦茵

獨薦傾城娃牙床高掛銷金帳管絃嘈嘈宴諸王夜焚蘭麝坐椒房臺上月來人已醉樓頭風起樂初張中原鹿走人共逐多少英雄就擒戮何如臺上樂少年清歌妙舞懽不足霸上真人仗劒與除秦掃項致太平殷勤專使致尺書白旄黃鉞那能征秦佗了似太倉鼠日飽陳紅得容與百年伯業一朝傾富貴榮華問何處百粤山河秋色空故宮禾黍月明中見說漢高當此際未央宮殿起秋風

鳳凰臺

在東莞道家山昔有鳳凰來集於此白玉蟾有詩

鳳去還來世不知仙郎著處見題詩方今天子當年舜千仞岐山一振儀

妙高臺

在靈洲寶陀寺東坡有詩石刻尚存

南遊寶陀寺直上妙高臺前身德雲主今日長公來三生緣變化萬有歸塵埃百年彈指頃擾擾胡爲哉

韓文公釣臺

在陽山三門灘下韓昌黎垂釣處也

釣石起千仞滄波一掌平伊人垂釣處月白更江清

嶺南第一樓

在坡山上榜曰嶺南第一樓下榜曰鯨音晨昏擊鐘於其上焉

五僊勝蹟坡山岑第一樓高冠古今記得扁舟湖口過噌吰枕畔有鯨音

處遠樓

在海珠寺後學士黃諫謫判廣州時建名取范文正公岳陽記中語也

謫情羈思兩茫茫一度登樓一斷腸昔日吳鷲今日短紅雲心比白雲長羅浮山色如衡岳南海波聲亦楚湘聞道邯鄲夢千轉至今猶未熟黃粱

拱北樓

即昔之清海軍樓也在雙門之上雄壯華飛設更鼓其上

十州地數廣州雄一上高樓思不窮頂上有星皆拱北眼前無水不朝東四時鼓角晨昏定是處人烟水陸通變殺嶺南風土好滿城蕉荔綠陰濃

鎮海樓

在北城上

高樓出睥睨鎮海得佳名棟宇青雲上欄干北斗平孤撑天地裏盡閱古今情秀色羅浮近洪波大海橫

觀瀾亭

即昔之海山樓也在市舶司前其水貯之經月不變

觀水有術孟氏子誰能廻之韓昌黎我欲扁舟求一濟前山風雨正凄迷

浴日亭

在南海廟右小山屹立前瞰大海構亭其上宋蘇子瞻有詩予用其韻

赤日初出扶胥口長風爲掃黃木灣試問漁翁釣南海何如孔子登東山已有佳山藏白首豈無大藥駐紅顏亭前撞著純陽子指點蓬萊水月閒

百可亭

在藩省內西北

咬得菜根方百可養心寡欲老偏宜拔葵世想公儀子鬻犬誰非吳隱之

廣趣亭

在景泰寺前一里許舊爲嵓歸亭學士黃諫重建並記

風流學士文章手墨水翻騰風雨驟予來白雲訪高踪一閒亭子依山秀兩九日月東西飛昔日紅顏今白首男兒料理果何事功名富貴真芻狗春風駐屐崑崙顛伸出擎天一雙手羅浮

匡廬盡推碎南海西江消一口

南園詩社

在城西國初孫蕡王佐黄載李德趙介結詩社於此時號五先生各有詩集藏于家

風朴衣冠盛時清鸑鷟鳴後來南海志須傳五先生 予嘗命門人薛當時爲立五先生小傳

南海雜詠卷之七

南海雜詠卷之八

郡人張詡廷實著

寺觀

西來堂

在城南昔達磨西來駐錫於此

何年飛錫自西來叶萬古長空一鳥飛只爲少林無口訣教君何處覓筌蹄

月華寺

在古桂都孫蕡有詩予次其韻

連海幽人此繫舟百年身世頓忘憂辭兼楚客無雙投詩壓唐人第一流古博山川看似畫月華風景淡於秋翻低四皓商顏裏一局殘棋着未休

伍仙觀

在坡山之上昔有五仙人乘五羊持六穗而至祝曰願此闤闠永無荒飢既去羊化爲石鄉人德之立觀以祀焉

五仙騎五羊手持六本穗有無何渺茫豐穰足爲瑞

光孝寺

在郡城內西北雄壯深廣甲諸寺今祝聖壽之所

諸寺東南此寺雄千秋萬歲祝
皇躬風光緬想虞翻圃明月曾來建德宮筆授
佳名流載籍菩提古色上金容風幡一味禪和
訣世沒盧能誰指踪

風幡堂

在光孝寺中前有巨池植水松數十本度以石橋

一心具萬有神理貫三才爭似虛空說松陰打

坐來

衆妙堂

在玄妙觀中道士何德順建蘇文忠公記

吾聞玄妙觀中有衆妙堂山川孕人物星斗煥
文章

碧虛觀

在滴潤上昔始皇遣人訪安期生於此遺以玉舄

碧雲鎖斷此青山遥望琳宮杳靄間青牛過去
遺道德黃鶴飛來問大還却笑捕風遺玉舄何

如東帛走商山今人點檢前人事依舊邯鄲夢
未闌

西竺寺

在郡城內東北粵秀山左宋乾德建

路入碧山岑松篁夾道陰紅塵開寶刹城市有
山林日出袈裟靜風傳梵唄深偶來隨喜處䖍
水照禪心

興聖寺

在郡東北即草堂禪師化身之地宋李建寺元永悟禪師改建赤岡頭

膏火人間遍烟霞物外尋人須離苦海島亦傍
叢林見佛寧為佛傳心欲了心偶來興聖寺像
外覩威音

龜峯寺

在郡城西五里地名龜山舊為西禪寺今賜額龜峯寺

龜峯亦鷲嶺此寺非少林有僧方辨道無佛不
傳心寄語蒲菴道海針何處尋

懷聖寺

在城中番塔街每歲五月夷人以五鼓登塔頂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無佛像

按程史云番禺有海獠蒲姓占城貴人也既浮海遇風濤憚於往復乃請于其主願留中國以通番貨許之寺乃其故居之址也

夷夏天應共羊城地獨靈端陽登塔頂應起望鄉情

海珠寺

在大江中相傳賈胡墜摩尼珠于海化為此石其說甚怪

中流砥柱差堪擬滄海遺珠亦浪猜隱約龍宮開棟宇分明弱水限蓬萊詩人錯詠金山寺佛子惟登般若臺來往莫愁風浪惡橶林自有渡

僧杯

寶陀寺

在郡西靈洲上洲在水中郭璞云南海之間有衣冠之氣即其地也昔東坡謫惠嘗泊舟於此一夜夢僧拔以麻糕晨起餘香猶在齒頰入寺僧云今日德雲和尚誕日也因設糕供養東坡遂感悟為詩有前世德雲今我是之句

金鼇戴靈洲遊戲人間世千歲歸不得遂成黃金地前世德雲僧今日東坡是麻糕在齒頰先後果一致輪迴如未斷努力第一諦

番塔

在懷聖寺高十六餘丈無層級其顛標一金雞隨風而轉

孤標信拔地紫盖欲插天初疑是鐵筆細看如金蓮八風吹不動四海名相傳不是番人塔虛空有聖賢

千佛塔

在淨慧寺中即舍利塔也郡人林脩所建高二十七丈九八稜九層云

平地無梯到九層世間惟有聖人能千佛不知人不見休將螢焰指為燈

悟性寺

在粵秀山下學士黃諫構借眠軒

寂寂維摩室蕭蕭般若臺山僧談學士曾此借眠來

法性寺

在郡城西龜峯山南

碧眼少林專面壁西來意旨本無傳翩翩隻履西歸去留下桃花備問禪

白雲寺

在白雲山

白雲深處欵禪關占盡人間第一關都道白雲堪作雨白雲依舊罩青山

我有白雲九龍水一滴自濟還兼濟珍重浮丘過我門九龍遙指沖虛際

華嚴寺

在郡北胥江六祖於黃梅傳衣鉢相地創寺居於此

衣鉢西來六葉傳叢林宗旨尚紛紜只憑一句曹溪水佛已前知二百年

靈化寺

在郡東扶胥口昔休欲禪師夜憩南海廟見鎮海將軍曰乞此廟爲伽藍將軍曰天遣鎮此土歲久烹宰非可駐錫乃爲擇此地師戒將軍毋作風波敗舟揖詳見志

休欲禪師乃至人鎮海將軍本神道至人神道郝大爭咨爾倚行胡草草

蒲澗寺

在白雲山半

古刹白雲顛人從樹杪穿江山真秀麗棟宇不知年塔影連滄海泉聲徹九天経塵飛不到誰

別少林禪

景泰寺

在郡北雲峯之上

勝處不在遠雲峯載酒過呼鸞笑劉鋹避暑說泰佗澗水調金石山花賣綺羅底須行世路世路但風波

玉臺寺

在新會圭峯

天地無情歲月磨玉臺寺裏玉臺歌玉臺不是函關地頗怪朝來紫氣多

慈應寺

即大通正覺禪師院也在郡西南濱江有小川曰大通滘松林竹浦人跡罕至

大川東下水茫茫隔水松篁是上方烟雨遠連滄海外龍光直射斗牛傍空中宴坐諸魔滅天際浮杯一練長誰把桃花源比並落紅津畔引漁郎

月溪寺

在碧虛觀下

月溪何許訪禪和聽得雲中第一謌白玉黃金
千佛寺清風明月一頭陀

南海雜詠卷之八

南海雜詠卷之九

郡人張詡廷實著

橋梁

文溪橋

在龍頭市楊都祠左宋李昴英建

絲管紛紛日欲斜隔溪烟火萬人家紅橋綠水
依然是不見當年李探花

相思橋

在增城崔清獻以禮部尚書歸老建後人思之因名

記得登陴諭賊時至今草木感恩私恨殺橋成
人已去相思如對峴山碑

越橋

詳見遠華樓

一水通滄海長虹跨碧川往來多犢載去住或
漁船百貨日中市千金酒處捐風前歌窈窕月
下舞嬋娟烽火何年起紛華一旦遷平鋪疑鵲
翼驅使借神鞭風景依稀是權娱不似前一閒
亭子裏勝蹟有碑鐫

南濠

在昔遠華樓下限以閘門與潮汐相上下蓋古西澳也維舟于此則無風波之虞云

萬事傷心在目前（司空曙） 月光如水水如天（趙嘏） 春風掩映千門柳（李郢） 不見黃鸝見杜鵑（陳剛中） 捲簾羅綺艷仙桃（薛逢） 百粵風烟接巨鼇（章碣） 莎逕晚烟凝竹塢（劉滄） 鴈迷寒雨下空濠（許渾）

南海雜詠卷之九

南海雜詠卷之十

郡人張詡廷實著

雜賦

劉氏銅像

在玄妙觀內南漢劉鋹與其二子各範銅為像少不肖即殺冶工凡再三乃成

恩赦矦蛇學龍範金為像屢殺冶工金人已去翁仲無蹤恨不如謝豹羞愧着為容

桃竹杖

生蒲澗葉如棕身如竹密節而實中可作杖云

生平稍就杜少陵今日攜來羨門子化作茅龍天上騎膏火人間安用此

荔枝

九十七種

火龍精幻出金丹大如雞卵小粉團色如十八學士醉後顏味比細柳將軍烈不酸佳名別號十七種五月涼風滿樹殷美人素手一擘破恰如水晶落金盤翻思一騎紅塵裏七日涪州來禁地楊妃半醉沉香亭粲然一笑啓玉齒粱矦

稱柿張公梨世間百果安及之珍羞不及宗廟
薦至味徒為九口滋盧橘楊梅三舍避妹桃郁
李腳見棄根移瀛海豈側生種向炎荒非得地
九齡一賦倡絕和從此芳名遐邇播子瞻平生
知味人南來日啖三百顆賢才遭際自有時請
看嶺南荔枝果

龍眼

其品在荔枝之次

龍眼雖珍果因多價却廉著花明野圃垂實瞻
閭閻盛暑攢如蟻秋風白鬭鹽清香騰玉軫翠
色上珠簾具眼應多見稱奴每好謙益顏無限
補止渴有餘甜女伴携籃摘兒童斬竹拈三朝
留火焙四海作珍膽盧橘中元冷楊梅性本炎
中和惟爾羨饕餮不渠厭玉食時充貢佳賓俎
旋添終身為世用厚味少人嫌衛玉非求售熊
光亦解潛紛華雜桃李骨鯁畜箴砭樂譜功當
載仙翁齒屢霑陶門何必柳千樹映茅簷

茉莉

嶺南花品之最佳者

茉莉窮花品應居第一評色如西子白香賽馬
牙清艷骨元仙種氷肌訝日精鉛華盡捐棄朴
素得輕盈望斷金閨曙魂迷蛺蝶輕鳥來應代
語風動只含情當暑麗如妓佳人摘滿籠插頭
無限好薰名有餘馨性亦能蠲忿功兼助養生
自憐生遠海徒只播芳名青錦何人賦緋桃浪
子稱猗蘭從入操絕意慕浮榮

馬牙香

產茶園

南國香株老天人巧製成馬牙形偶取雞舌價
同評佳氣連三島芳名動兩京清香浮几席餘
馥襲簪纓載去中華遍傳來外國驚始同樗櫟
隱晚濫廟堂榮九廟珍尤甚諸天[illegible]不輕沉檀
推獨步膏火謝時情事業同調鼎僊風陋泛瀛
此為知者道難與俗人爭

方竹

粤山中間有之

竹品類寔繁方竹惟佐與五十有餘種𢧵凱之所志根將蟠輪方節以束針比作舟未為鉅勝箭未為細何如粵山中方竹拂雲起四稜一直上偏頗了不滞廉隅色難犯正直心絶忌思昔我

高皇武樓晚登燕容詢治道餘方竹啓

玉齒顧問臣詹同偶獲獻

上位御手為摩挲親濡宸翰記雲漢爛昭回天葩帶甚緻遂令植竹徼居然成偉器裁為七尺節靈壽未足擬

尚皇棄羣臣記藏天府秘四海罔攸傳空餘詞臣識物過亦有時端為方竹喟

白鵰歌

宋幼主臨崩御舟有一白鵰哀鳴良久奮擊𨄚躅竟與籠俱墜海水手義之為之歌云

君不見瀘南泰吉了餓死不首蠻夷丘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爾白鵰急主難委質翻配三忠傳憶昔海黄霧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壓戰白無粹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鵰籠中起𨄚躅恨不握劒揮長戈劒欲截斷𥠖政首戈欲鑿絶宣尉脰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奮身直翅輕一𨄚竟與金籠飽鯨鯢烏乎白鵰乃羽族報主之義何其篤如何厠中拉脅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豢此禽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海天角蒐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涸

石龜

在龍頭半油龜燥則晴濕則雨鄉人立于社以驗兆興作農事

石龜來何許立社尸而祝燥濕兆雨晹不假巫咸卜

銅鼓短歌

按裴氏廣記云俚獠鑄銅為鼓面闊五尺餘今南海廟天妃廟皆有之

銅鼓之形如椌滿銅鼓之聲響春雷舊聞俚獠

鑄為此蝦蟇十二枚周回又開小兒見蛙怪蠻酋荒塚中悲啼陰風晝雨作光怪乘濤鼓浪天昏迷鎮海將軍聞之怒叱令小鬼為護持海不揚波在今日坐見萬國來航梯

舍利子

在資福寺乃東坡所施狀如覆盂圓徑五寸外密中疎含利生其中無算昔惠有識者東坡以犀帶易之蘇以白璧施之僧焉

妙明屬本來舍利竟何物功過了不知終然是枯骨

菩提樹

在光孝寺天監初僧智藥自西竺持之航海而來植于戒壇之前

紫盖紛天花瓊枝靄法雨如窮真實際菩提也無樹

波羅蜜果

今南海東西廟皆有之其大如瓠

南海廟前波羅蜜靈根元自西域持扶踈聳枝如青蓋結為碩果何纍纍金刀剖之索蜜漬一片入口沉痾離我聞楚王渡江得萍實剖而食之甜如蜜當初不是兒童謠孔子縱聖焉能識波羅雖珍誰汝嘉年年結果不開花想當移來天上槎曾否見識於張華波羅蜜波羅蜜伊誰作貢獻

皇家

屈眴布

在光孝寺所織之紋顏色至今不變

屈眴火浣乃何布千載色紋麗如故火之不灰水不濕驚怪人間幾愚婦君不見梁帝悅巾那足珍赤山石絨竟何補

靈鐘

在香山普陀菴宋咸淳間初建菴忽靜夜聞前潒潭鐘聲旦有漁人報夜見有石大放光衆往視見一鐘耳出霧將欲舁歸忽天半有聲鐘自飛入

寶氣動光怪往往漁人見好把飛來鐘挂在飛來殿

鐵柱

九十二乃南漢乾和殿所鑄物也今存六柱

乾和殿中黃金柱天陰雨濕遐鬼語一朝覇業

題南海雜詠後

古今文人皆擅其一長而效不能無破病餙𦵏而美者僅八九人耳此作高視闊步掩古轢今直欲合而有之譬如梁淮堰之决氣勢雄怒奔迸四出聲震數百里外嗚呼

壯哉予讀是有以窺其志之大識之卓學之富不知其少作也前輩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不及者吾非吾子之望而誰望邪

成化已亥孟冬之望廣東左布政

跋南海雜詠

予來宦東廣幸遇吾年友東所先生養痾林下得常常請見講學論心咨詢时政麗澤之裨益多矣屢承見示近作詩文莫不粹然典雅淵然深長悠然興趣皆有関於人心世道不徒言也蓋先生之學得之真師白沙先生義理既精涵養又熟故發為文辭流出肺腑所謂有本者如是也近又得觀其南海雜詠一編乃蚕

年所作時尚未從白沙遊也而
其性情之正識趣之高已如此
乃知先生天賦夙成特取正於
白沙而造詣益深耳噫白沙
先生鳴道東南其吟詠性情
妙絕一世蓋兼淵明康節而

有之東所先生繼之又能酷類
其師猗歟盛哉

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冬十月
既望廣東布政司左參政
慈谿王綸汝言書

大丈夫生于[illegible]者于
凡天地之運化日月
之屢遷山川之勝時以
至草木魚鳥之生
化之觸之于目感之
于中之見之蓋有不同
之嗟歎而發于聲者洩之
歷代詩歌興焉殆哉已
盛存有不同者而實
詠之者可觀南海

雜咏詩，可以觀先生之人之所當多矣。予不敢於作者之形索詞之旨趣，餘焉耳矣。

弘治乙丑歲十月洞易山人馮慶跋于粟庵

泉司

跋南海雜詠後

右南海雜詠一編，乃我東所先生蚤年所著之書也。吾莆大司冦彭惠安公從吾爲東廣左方伯時，讀而異之，遂以明道德業相期待，不但歎羨其奇才而已也。見公所爲跋著，迨今二十有七年矣。其後先生從白沙先生遊，得洙泗濂洛不傳之學，爲世名儒，而世之人於是乎信先生爲有志，而服彭公鑒識之卓也。有年在先生門下，每聞之先生

云愚聞之師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是故詩家法度可學也風韻人人殊不可學也其至者超然寄情於興象之間悠然得趣於言意之表此盖由涵養而至弗容以力求也孟子曰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之謂也然則讀先生之詩者苟能以是求焉則於先生之性情庶乎有以得之與

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秋九月菊節東莞縣儒學教諭門生林有年謹書

跋南海雜詠後

新會尹羅君維升遺余以近刻東所張先生所著厓山新志覽其引用書目廼知先生有南海雜詠之作竊歎見而未之得也弘治甲子秋適予執廣東瑒屋

獨封事過羊城拜求覽焉先生不外出以示之因請歸錄爰捐俸刻之梓併贅數語于篇末庶讀者知是書刻之之所自云

弘治乙丑季秋之吉知四會縣事懷集袁賓謹書

南海雜詠十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張詡撰是集雜詠廣州古蹟分爲九門每題之下各列小序皆摭志乘爲之無所糾正詩亦罕逢新語

大厓李先生詩集十二卷文集八卷

〔明〕李承箕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正德五年吳廷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大厓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提要

大崖李先生文集序

昔人有謂言語文字非所以論人者矣然心志之發而聲形焉往往有因之以逆見其爲人而絲髮莫之遁焉者是果不可以論人乎哉夫楊子雲韓退之去今且千祀固不必與之有相知之素燕遊之好觀昌黎之集自有以見其人之明潔而豪憨也觀法言太玄之作自有以見其人之深而僻昧沒而陰回也文之如其人類如此吾嘗觀文於天下而嘗有慕於世卿爲世卿之文如渥洼天馬不施控勒雖或奮迅猛縱有時而蹶而能蹴虎躍終無凡步又如伐叛之師聲罪致討仗義直前雖士卒勇怯不齊弋矛利鈍相錯而堂堂正正自不

可犯亦一時之豪也哉成化間嘗以文領鄉薦然其志不欲以徒文也累[illegible]從白沙陳公於南海白沙以文豪推之僉憲吳君獻臣時爲順德長方銳志濂洛之學與白沙以道義相切劘因邂逅世卿相得甚懽比辛酸嗜協古人或相望於千里相追於異代而况同堂接膝者耶頃獻臣與予商

論白沙之學遂及世卿予曰吾不能及世卿也請因其文而想像其人可乎負高世之志遠群之才而克之以邁往之氣故其視天下事擧不能當其意而抵掌談咲若無人然第憫世病俗之志鬱不得施有不勝其奮激焉者此所以爲世卿也歟獻臣啞然而咲曰子殆世卿之知己也吾方梓其文請以予之言併刻之將爲未知世卿者告焉遂書而歸之

正德己巳秋七月既望

賜進士第徵仕郎兵科給事中龍江居士

唐錦識

大崖先生文集序

能文章士所難也而有道德難能文章矣有道德矣而不汲汲求用於世難能文章矣有道德矣不汲汲求用於世矣而終身居之不變難昔之君子交病於此久矣柳宗元非無文章也論道德則杳乎未聞黃叔度非無道德也而文章之傳於世者無

片言焉若王仲淹种名逸庶幾乎此矣一則技癢不禁以太平十二策而干時不可爲之君一則爲富貴所移晚節不堅而遭王嗣宗之譏訶指斥於文章道德何如也能文章矣有道德矣不求於世矣又終身居之不變也吾於吾友大崖李世卿見之吾生十四年知先生名年二十九而覯先

生面嘗讀其所謂文章矣因物賦形吾不知其所造焉長江大河吾不知其所止焉喜之爲春風吾不知其所自焉怒之爲迅雷吾不知其所發焉其自得之妙非惟人不能知雖先生亦不自知也又嘗觀其所謂道德矣泰山喬嶽而不自以爲高岷江渤海而不自以爲深威鳳祥麟而不自以

爲瑞翔龍踞虎而不自以爲猛其變化之功先生自信之予知而亦信之在他人或不能深知也予不及見黃叔度輩知在當時何如哉先生少年有上黎冢宰薛提學書中間斥昌黎上宰相書與老泉上執政書爲干名希進亹亹數千言焉其自視於二子蓋優爲矣宗元輩何有哉或曰處上

大言在昔已然措之用也難乎曰是固然矣不觀大崖之詩乎曰奏言第二義都俞誰與同是欲以大人之學格君心也曰韶雝欲試騷人手老去都無喜事心是欲卷之則退蔵於密也送許生文而憫俗學之支離闢異學之汗漫而令之靜坐以觀心有得於深造自得之妙焉其言如此則其

道德可知也而布衣方巾危坐一室人莫能窺其所存使君而用之天而壽之予又焉能窺其所至哉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茫茫宇宙旁觀斯世先生以之嗚呼大丈夫不見於世久矣幸而有一焉則又不求於世也而世亦不知所以求之天亦不使之久生於世則大丈夫者又將何所恃以立於世而一世之民又將何如時以得被大丈夫之澤乎先生文章甚富每不自愛惜予獨知爲希世之珍也長篇尺牘收拾無遺方圖鋟梓於廣東工將具予以事去忽五年來官西省先生之弟立卿亦官洪郡相與校正付之梓人同時刻者又有東嶠

集二十卷東嶠先生之兄大理評事茂卿也爲人固兄弟也爲詩亦兄弟也爲文似非兄弟也予僭論如此書以俟具眼者評之

東湖子吳廷舉序

讀世卿先生文

黄涪翁稱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人馬皆應弦以為與文章同樞紐至其論文曰首擊之而尾應東犯之而西降立言者如是乎又不知與大易所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同乎否歟抑猶或滯乎迹而未離乎形也默而通之神而化之不落東西不能首尾如神弓鬼矢不可為狀不可為擬發言之立言者歟予病且拙吾獨有望於大崖因閱數篇不覺病之脫體

弘治庚申二月望日增城湛雨書

采菊稿引

世卿從白沙陳先生歲餘及歸先生贈古詩十三首其第一首云采菊復采菊嚴霜下庭木豈無桃李顏畏此天地肅落落枝上英未傷飧者獨持贈楚人歸投之江魚腹吁唯吾世卿可以膺是言也屈子若有靈焉則必知先生知先生則知其言不輕投也由是知物之於人亦必有相投者矣余來京師遠世卿一載數書取世卿別後所作世卿錄示數通且因予投之知音者而正焉夫凡仕者之於味芻豢飣餖者也隱者之於味草木根實者也彼此之間必有不相投者矣乃秘之篋笥以為一家之所服食者焉家貧無紙況世卿本以忘名者必多遺棄之矣予因知已者遺紙百餘張裝薄數十葉寄世卿錄詩取采菊名其稿云時

弘治三季庚戌十二月二十八日兄承芳在東長安寓書寄

七弟大崖居士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一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二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三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四

承顏弟遠卿約堂兩會九日往城中風雨惜之一首
登鳳凰山觀一首　訪李三用悠不遇一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録卷之五

長沙雨中一首　三月三日一首
長沙聞鄒汝愚訃二首　夜泊衡山步月一首
次韻答黃若雨二首　次韻呈石翁二首
次韻呈定山一首　送劉東山之浙江右布政一首
次韻東山先生一首　爲文祥見寄次韻奉答一首
次韻吳獻臣夜坐一首　次韻石翁飲酒一首
次韻顧別駕見寄首　次韻贈何子完會試一首
題松泉為張克脩二首
鄧俊圭之金陵留別次韻一首

送蔡秀才還饒平一首
贈鄉貢進士周文都會試有序一首
楚雲臺三首　楚雲臺次石翁韻五首
求荔枝栽楚雲臺奉寄馬默齋一首
颶作次石翁韻一首
楚雲臺小集時信豐俞溥德洪在坐二首
次韻顧通守擬歸四首　寄黃若雨有序二首
次韻答林子逢一首　送俞德洪還信豐一首
約遊圭峯和石翁四首　遊圭峯和石翁一首
送梁舉人會試一首　和崔希說見寄一首
次韻顧別駕江門夜泊一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録卷之六

次韻石翁送羅服周解館一首
吸南華名次石翁答蔣韶州韻呈韶州一首
次韻顧通府壯哉亭見寄一首
歲暮次舊韻呈石翁一首　歲暮次韻顧別駕留別一首
謫仙亭和鄒汝愚韻一首　奉答邵顏兩別駕次韻一首
菊主一首　鍾狂客挽詞一首
留別楚雲臺一首　白洲擢憲長次石翁韻一首
擬會白洲次石翁韻一首　次韻石翁偶書一首
陶然一首　謝惠米一首
睡起一首
按治雲南張叔亨見寄次韻二首
次韻懷白沙一首

用韻寄馬公思進清戎雲南一首
姜仁夫見寄次韻一首　九日與子卿弟一首
吾母受封蓋卿弟以織金紗袍為壽詩以寄謝一首
卜居次韻二首　林憲長寄紙并曆二首
元日縣送春牛一首　人日晴一首
春曉二首　夏二首
午日次韻一首　午日喜雨一首
和石翁贈林縣博韻一首　石翁見寄次韻二首
用楚雲臺韻寄容一之二首　題畫扇一首
寄雷震春一首　春日寄與楚雲臺三首
梅花一首　牛一首
戊卿凡解官內翰王公濟之賦長歌贈別意及賤子因

次其韻 十首　不寐 一首
得友巢書聞石翁母夫人訃 一首
張叔耳見寄次韻奉答 二首
獨坐 一首　梅花韻 二首
邑貳敎陳先生以詩贈行用韻奉答 一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七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錄卷之八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録卷之九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録卷之十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録卷十二

大石八景為鄭僉憲先隴題 八首

大崖李先生詩集目録卷之十二

寄休翁沈先生一首　承休翁問日用一首
答休翁一首　沈華父遺惠用韻奉答一首
喜雨簡縣倅一首　寄子卿弟洪崖山墅一首
讀徐琟奏疏一首　定山先生挽詞一首
子卿以詩送蓮蓬次韻二首　疊前韻采蓮三首
中秋賞月和承德弟一首　休翁見寄次韻一首
楚椎守董汝淳過訪一首　兼會貞一首
喜雪和東坡二首　子卿弟洗心亭次韻一首
寄立卿弟一首
祭兒遊學秋部立卿叔用子卿韻送之一首
廣子卿叔詩意一首　寄胡公器南維一首
中酒待懶一首　寄張亞卿世安先生一首

送游甥仲之官唐縣一首　贈呂明府調新寧一首
萱闈告別一首　全師奏凱一首
會卿弟許買系絲子令即惠鯽魚一首
壽王自保寧改封漢東一首
寄廣東僉憲吳獻臣一首　送立卿弟之京一首
寄立卿用子卿韻一首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三

文

思齋賦　海蓮賦
淳菴賦　揚武賦
吳孺人真贊　鄺敬所贊
朱陽趙司訓贊　石翁慈元廟碑跋
秋堂奇會詩卷跋　淵明像及歸去來辭跋
兩先生贈麥秀夫詩跋　石翁讀張巡等五傳詩跋
書先公遺書後　跋東坡傳率庵卷
思親樓詩跋　題平樂梁大尹詩卷
兩節婦傳　陳奉特傳
鄺筠巢傳　陳渭川傳

古愚說　黃用晦字說
陳弁之字說　岑景德字說
馮宗魯字說　徐伯恒字說
張文矩字說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錄卷之十四

勵功世室記　有開堂記
鴒原燕樂記　世恃堂記
趙氏隆光堂記　崇本堂記
遊衡山記　南楚真遊記
世忠堂記　委心亭記
重遊石室記　养猿記
雲卧軒記　聽琴軒記

順德縣學題名記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録卷之十五

世烈堂記　伏波橋記
尋梅山行記　泉石記
卧懸亭記　西溪草閣記
東亭驛記　順德縣興造記
遊羅浮記　游榕溪記
秉芳園記　曝日堂記
世賴堂記　默庵記
易庵記　東洲記
君谷亭記　承先裕後堂記
珠錦堂記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録卷之十六

心泉詩序　麥氏族譜序
南海崔氏族譜序　西江漁隱序
釣隱詩序　永感詩序
嶽麓書院集序　方伯周公詩集序
香山林氏族譜序　送王承吉序
孫山人物圖序　送柯容甫還莆田序
送秉生序　李氏族譜序
玉臺登高倡和詩序　白洲詩集序
石翁慶壽詩序　送馬公僉召之京序
留別聯句序　贈吳君獻臣赴成都序
別駕獻臣母夫人就養成都序　送許生還上虞序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録卷之十七

半江序　新會縣志書序
廣東右布政使遷浙江左布政使華容劉公命遐宴文序
順德縣志書序　僉憲李公征黎詩序
送羅服周序
順德令吳君獻臣三載考績之京贈行序
張侍御還京贈別序　贈李公之山東方伯序
潘氏族譜序　石翁先生詩集序
定山先生詩集序　立齋遺文序
贈趙壽卿序　贈莫侯惟海調封川序
新興令蔡允濟考績之京贈行序
贈蕭先生序　高要左君考績朝京贈行序

貝慶詩序　送姜希清還廣德序
紀異序　阮氏族譜序
聽主堂序　白日青山序
四樂居士序　程節婦鍾氏詩序
程節婦鍾氏旌表揭扁序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録卷之十八

硯銘　壺齋銘
指揮倪君墓誌銘　信豐養氣翁俞用中墓志銘
梁景龍墓銘　陳公判御配湯合葬志
陳公渭川配呂東脩墓志　陳公樂芸配林合葬志
岑潭居士周君二齡配陳合葬志
弟婦龔氏墓志　節婦鍾氏墓志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録卷之十九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録卷之二十

大崖李先生文集目録卷之二十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一

嘉魚李承箕世卿

雜興　六首

閑掃林間石靜坐布我茵孤雲時去來與之爲主賓作霖
頗不遠永懷桑林人簞食供朝夕松邊採枯薪

神堯一茆茨不換阿房宮崇卑天與淵聖愚有異同至道
本濟人外物隨飄風浩歌如雷霆震動千古聾

我過比干墓竦然懷斯人涕泗思殷王豈不愛忠臣少小
保傳誰恐喪赤子真臣心不求忠一鳥本共春

鳥旗懸罪魁斯言豈鑿空崇高竟孤危黃屋寄飛蓬仁義
結民心手足護心胷奏言第二義都俞誰與同

子房致四皓儲君賴無危況有開天功軒冕棄如遺嗟哉

有鄙夫頂足蔽塵泥拖金連曳玉焚熟黃粱時苟可得富
貴泰華亦堪移世運有代謝人生貴知幾無令汚簡編千
載使人悲

瞻彼紅雲中美人如初陽瞳瞳本無滓離照入綖荒六龍
稟乾健九耀聽天綱梧松蔚華春鳳鳥鳴彼岡好音應蕭
韶直餘翼明堂三風與十愆潛消生瑞祥但恐淒淒風烟
雨忽冥茫中夜不能寐感激歌声長

春甲子微雨

冥冥細雨暗如塵撫景人情有嘆呻江氣浩連千里白燒
痕縱入四園新詩因雲黑精神動酒對簷花次第陳欲把
漁竿滄海去一簑一笠最宜人

謝李三用恕招飲

一杯餞我是雖浮况復淹留夜未休歸路雪花吹兩鬢辞
鞍月色上西楼人因文字尋常會語欲江河萬古流何日
從容熟湖寺長風短棹一同遊

寄余舉人端卿

強絆虛名老歲華此身剛寄順流槎千岐轍轍知何處[illegible]
問還須到白沙

夏秀才偶然見訪

偶爾推蓬見白衣滄江鷗鷺兩忘幾好留蒸米湖邊[illegible]
月仙槎我欲歸

答陳擧人廷信次茂卿韻一

風波笑指且淹留尸尸江邊共倚楼長笛一聲和郢曲一
言閑我到羅浮論交此地無多伴人物他年第幾籌記取

廷山詩句在敢言千古两人遊

[illegible]樂平彭忠秀才時忠歸自泰州

[illegible]前杖屨陪喜看信古後来儀好風柳外添詩興[illegible]
[illegible]硯池望若神仙非此輩頹然康節欲歸時忽忽

[illegible]話坐看浮雲迹自奇

[illegible]義官送米

[illegible]京遊意已濃何須一斗[illegible]便覺精神健好

[illegible]飛雲第一峯

古體乾送米

前日蔣勤見汎虛贈[illegible]許酬滄宗直

[illegible]陳[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

桃花漲浪杳水生香風吹浪晩霞明尋源欲上漁舟去對
景那能忘却情

途次野宿思大崖

數聲雲裏仙家犬一唖霜前客舍雞自咲聽雞忘底事好
隨仙犬試刀圭

偶成 二首

人間愁日促我聞知日遲欲起爲君舜知君方路岐

洞口雲微散天心月倍明山河總無外蓑笠有餘清

湖邊看柳寄雷長甫深甫 三首

坐看青青柳影偏湖邊意思日如年往來不繫行人馬留
取長條拂地烟

種得垂楊幾个新風光占斷大湖濱青青眼孔開開處看

盡東西南北人

門栽五柳是陶潛我種三三兩兩添漸漸綠陰遮得徧酣
酣老子睡來甜

寓白沙寄盡卿弟刺源

鷺花鋪罷渚荔兩對江門世味真成冷誰擁鑪敢旁溫惶惶
偏爾夢耿耿共誰論早晩扶吾歩羅浮月可捫

送張進士廷實赴京兼柬六弟盡卿

小弟經年客
帝畿他鄕送客更依依江門見月還相憶馬上逢春且莫
遣時上時行惟我遇花開花落也天機鳧鷖本是江南鳥
脛短難隨北鴈飛

周文都縣日臺次石翁韻二首

接景扶桑幾級脩兩間和氣坐來收便同天上歳春宿不
比人間近水樓玉宇高寒思答家雲臺寂寞咲封侯于今
招我登臨去白髮烏紗第一流

眼中岧嶤是輿臺幽思凌高不易回天地一時歸獨歩鳳
凰千載看重來霜橫橘柚村村暮山似美容面面開我欲
半宵分岱嶽爲君添作最高堆

石翁以詩送東坡荔次韻 二首

赤壁山前醉老坡洞簫声斷月明多從來世味酸甜甚不
柰胸中杞菊何

香名散作百東坡南海于今第一多正似德星相聚處不
須指點是誰何

風雨偶成

苦雨終風轉接連千岩秋氣百重泉春深杖屨尋源外夢
到山林抱犢邊海賈不知波浪悪松齋應賴堵墻堅何人
與問張東白乞取藤蓑下釣船

石翁雨中見訪

涔涔長雷斷還連山月無光照響泉翁着短蓑尋我處天
留小景落詩邊不知肉味愁何在但枕松根卧亦堅擬踏
扶桑望長夏便從碧海駕飛船

次石翁寄李憲副若虛韻呈石翁 二首

聯步溪橋看水生中庭望月幾回傾江山都與客情好去
住那知天道更燕市有金收駿骨腐儒無策獻
皇明何來孟浪都何意欲逐秋風起北溟

長空焰焰火雲生欲挽天瓢倒傾何處一涼消病骨開

八十豐光殘更氣周寒暑總天道地轉東南對月明百尺
珊瑚堪一倚先生袖裏有乾須

石翁月下懷予南山之遊次韻奉荅

連朝偶別陳夫子兩度高吟問長卿我未題詩愧孤嶼公
能着眼極雙清無邊意惱閑飛動有底愁來損性靈更許
鍊橋共吹笛遺音不遣外人聽

次韻張東所 六首

江梅只好照江波過盡行人不姓何昨夜高樓醉明月萬
株楊柳一聲歌

霜嚴日秃兩三枝茗碗初澆六七時見說黑頭蒲澗客只
將明水當傳卮

又寄芙蓉八九枝美人相見定何時新秋不赴匡山約猶
有黃花待舉卮

江上秋風脆初枝一庭松月鶴歸時眼前詩思何人共我
影還須對我卮

窓妃侵曉出江波水國陰寒今若何織得錦衾無路寄暗
蕃如許又如歌

高才瑞錦與秋波消眼鉛刀奈爾何頗覺良工心獨苦相
親只有紫芝歌

讀林公待用奏疏

刑曹有个林員外白日霜臺奪得秋天地豈無公議在安
危還着小臣憂西來不宿招提境南去還經杜若洲我有
洛陽年少淚西風怕上漢江樓

滄洲

海上微茫第幾關滄洲元不落人間鄰家白酒往來醉晒
谷青牛早晚還方瞳下瞰都無際鐵鎖高峦不可攀湘中
老人君不見至今忘却在君山

謝石翁惠暑布青白各一事

漠漠才須烟縠新盈盈又見藕腸勻脈裁寬博儒家稱心
括乾坤老子真拖曳王門成底事飄飄白馬竟何人乘風
我欲臨沂水笑是狂夫第二身

題任伯饒萬松軒次石翁韻 二首

碑留千古句人在幾層山上下青牛背婆娑綠樹間從來
無吏迹何處媚奴顏莫上紫門鎖留吾一往還

借宿萬松軒深深一華山和光無柳下剩住且人間境絕
高人意塵封俗士顏我心灰便得無去亦無還

山房偶題呈石翁 五首

誰謂松齋一左偏翛然隨處是神仙詩邊竹粉沾衣潤坐
上黍絲到地懸薄俗無交閑似我療飢有米大如拳石翁
也說周居士卜此幽懷頗有年

眼底清羸鶴與偏臨風只好伴胎仙玉簫聲裏春常在白
石溪邊影自懸興入滄溟天似水醉題匡石字如拳傍人
笑我無巴鼻留滯東南已判年

東偏賞遍復西偏象外神遊物外仙雪案書猶千卷在草
堂琴又一秋懸掃空逆境都無夢打破名關別有拳名姓
偶題牕下竹等閑不記往來年

柴門烟水逐江偏門外芙蓉映水仙風雨忽牯鄉思起門
閭副奈母心懸愁多欺客惟高枕吟苦搔頭謾一拳買得

蕨美剛著好瀟湘歸去及新年

大崖自古最幽偏不借時人只借仙老去一僧還面壁我來孤榻已高懸鉄橋亭下泉如醴秋雨簷邊栗迸拳木鐵石盤心未了敢論渠透是何年

次韻石翁燈下閱李孔脩詩偶成絶句二首

昨夜新凉入敝帷手攜詩卷坐移時江湖滿地秋來興消得漁翁一首詩

天津橋畔寄芳蹤安樂窩中詠物時只笑堯夫無好句堯夫非是愛吟詩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一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二

用茂卿兄韻呈定山先生

紛紛岐路竟何之我且東行往少時春好一年留酒國花殘兩度見辛夷夢隨莊叟迷蝴蝶醉過山翁倒接籬何日杖藜期度嶺江門無地不宜詩

用前韻二首

江邊一樹秋來碧階下群螢日暝時物意涉窮終變動山形飽海藍平夷逢人每弄一長遂食力能消幾漉籬明日西遊玉臺寺半醒半醉又題詩

可無健策扶長路尚有青天似古時潦倒自能隨大化分明聊復對鷗夷海山佳處常當面疏笋秋来又繞籬淵眼教誰知此味襟懷披豁正須詩

次韻石翁寄容一之圭峯三首

清秋望不極楚客思無邊得句雲歸岫開尊月上弦坐平臨海石飲足在山泉歸面垂崖壁從頭又幾年

何處無膏火空門借晚凉天機来滾滾人世去堂堂詩酒休相絆形骸且獨藏青蓮李居士獨認醉為鄉

歸雲封斷石宿鳥望高岑南極孤光動西風一徑深開門依古刹燒葉掃松林妻子知吾意餘生欲稱心

題圖新書壁

村北園林一徑通小菴高坐每從容風光著處閑拈弄塵土從前盡掃空雲外數峯今轉瘦天心孤月本来公夜凉徙倚芭蕉下新葉新心展向儂

宿龍興寺用前韻三首

掩口有人還自笑厭煩無事落人訶頗知野老仍多辭讓
說伊川不喫茶霧暗山林玄豹宅月籠沙嶼白鷗家塵緣
已斷非今日天女從教一散花
安公子在海天涯招手淸塵一笑誇興入混茫曰得伴人
從來往謾分茶亡羊世路知何處走馬朝昏夢裏家宇宙
可能無點識朝榮夕瘁幾風花
九日陳廷息以詩送酒
領得靑尊白雪詞夕陽酩酊放歌遲無錢對菊當年恨作
客凌高此地誰滄海浮雲飛欲斷靑天高帽影從欹柔更
酒盞尋常事淺與人間作後期
借前韻催容雲泉昆季和詩後期者罰
貪愛靑山坐不辭烟岩漠漠書遲遲想無脚跡輕於我試
問禪心定似誰高卧一蒲靈籟歇醉題數紙墨行欹主人
明日何人是載酒蒸糕會有期
奉和石翁江村晚望見懷二首
湖海身須遠塵埃步不前背人惟野寺當酒只山泉拜賜
篇章富平鋪水月連好懷遮咫尺瞋色下長川
覊棲如客燕豢養果神龍偶托東南迹無妨踏颯風久遊
穿客屐時食近僧鐘麄糲須吾輩能無自討功
若冏訥軒以詩送果次韻
新詩小草詎與儔亂相牙蕉滑欲流中邊美味我自覺雲
間風靜山幽幽
催劉釗工
冬氣不饒客荷衣已覺寒莫嫌剪刀冷還要夜灯殘

題眞上人雲屋
老宿心不住靑天留孤雲上方無道友佳氣接烟薰不信
眞空迹能教烈焰焚淵明不斷酒猶喜共氤氳
周文邦挽詞
天道終難定鄕評久則知白沙門下士黑髮眼中誰剩老
花猶在臺高日未移靑山杳何處寄此一哀詩
下黃雲再到龍興次韻石翁見寄二首
拂拭心塵八九分功成只合出黃雲于今紫氣誰能識笑
殺靑牛李老君
留滯東南不記還蹤任臨水更登山夜來一枕鄕關夢靑
草湖邊六六灣
雨中小酌聯句將別白沙二首
霏霏寒雨濕芭蕉石翁短短清吟送酒瓢萬里歸心憐楚客
之一年無計駐蘭橈飛鳴肯逐霜前鴈眞來往端無海上
潮黃鶴樓中吹笛罷石翁月鳴何處夢相撩一之
游走東南未有公石翁眞成冀北馬群空共稱賈誼年方少
之更說相如賦最工獻策不曾登漢閣石翁當壚時復笑臨
卬乾坤何處還高步眞先到羅浮四百峯石翁
梅花呈石翁五首
幾年不踏馬蹄塵閑與梅花作丈人山杯得酒騰騰醉白
幘簪花稍稍新
月下清嚴逈絕塵玉妃元是夢中人度江已得春消息好
把年光變作新
老脚棋根不破塵晚來添个楚騷人百年此會眞堪記花

正開特酒又新
枝發村南巡後壟尋花誰是早來人先生小試扶春手詩
思花神共鬪新
楊州官閣搅秋壓狼籍西湖不屬人看到羅浮山下路茅
簷明月数花新
大忠祠次石翁韻
崖山千古地草木亦知欽成敗非無算天人不共心風波
來得得祠屋落深深獨抱卧龍膝誰聽梁甫吟
壽陳靜軒
雲卧軒中一老翁翩然緑髪更方瞳君王欲盡齒摘甌紫
水東頭又向東
贈容憑

憑也誰家子名家筆有神往來何獨我風韻最宜人雲水
知松雪西江說縉紳悠誰洗俗眼平地看麒麟
贈何子直
十日山齋了兩碑瀧岡先表送行詩冊青不上無鹽面刻
畫都傳幼婦詞市上偶同彈鋏隱山中曾受石翁知贈錢
笑我無巴鼻此事今無古亦誰
留別石翁
歲暮鄉關思不禁世情何事去來深孤舟繞破江門浪一
種都無世上心歸路却愁詩有債行纏誰怕橐無金憑君
莫話黄雲勝水遠山長何處尋
有懷白沙四首
十日別江門笑終朝憶李村白洲笑與炎暑路白洲壺矢夜涼

尋高興飛鴻外笑高吟老竹根髮毛消未白白洲誰與共化
源笑
海國經年卧白洲林扉為我開深山無世故笑空谷見人才
潮擁江門月白洲春催白社棋閑來隨杖履笑高步出塵埃
白洲
入清遠有懷白沙用前聯句韻四首
長路孤衾冷家頭靜不關本無適俗韻更有出群才江繞
王孫草無迎驛使梅封題心已去七竅盡塵埃
故鄉仍旱魃民物獨長嘆敎自窮來變情當遣處寬慨〻
還聖世歲〻自儒冠來去吾何意青山醉裏看
薄暮登飛來寺次石翁韻
佳景留人晚亦留本來心不解悲秋未嫌列炬驚棲鳥只

恐高風去馬牛老屋都無烟火氣先生端為利名休白沙
門第山靈識不用山僧問所由
立春曉枕三首
剛被曉鐘催破春夢中剪布只清貧陌頭莫看青〻柳不
是封侯路上人
湞陽峽前逢立春呼童挑薺當迎新〻客門大爵都無意我
是問閭家背人
寓目
懸崖百尺高臨江如覆斛一箇腰鐮人攀緣來斫竹
除夕韶州
坐我灘声喧極浦誰家歌響壓流塵一天涯造次東君面燭
底婆娑老子真獨走四千餘里路未出語三十七年身乾坤

到處皆為客離心中央越水濱

除夕雨

燈下影為客杯前我對誰有窮安用送涉俗使須醫風雨
倉皇到衾裯造次移夢魂不得着歸去楚江湄

絶句 二首

故園不見寄來書客路匆匆歲又除長揖漁翁因借問曾
中或恐有嘉魚

春已歸時儂未歸湞陽峽路石崖巍東君若解知人意十
幅風帆一鳥飛

除夕懷石公翁

貞節堂前燭影搖故人誰此共殘宵遥知一盞臨春酒等
我遊程已到韶

元旦雨寓韶州用前韻 二首

船背雨聲方作春曉來清眼淨無塵古榕根底一宿客新
曆中間半節人覇柄已看調玉燭鶯花聊得醉吟身跡狂
到處都無用尋得芳菲此水濱

逢頭我自愛清晨來擊春江浴硯塵奔走街泥無健步禾
平隨處作閑人灘頭活動半篙水天際悠揚一片雲春思
晚來禁不得一歌一舞曲江濱

白洲李憲副同予至西南驛三宿而往廉巡視珠池
時從珠者已遁詩寄白洲

使星纔照西南路明月相隨還舊池海賈不須愁已去故
人因得坐偏遲一回聯步好山曉幾夜挑茵殘燭時從此
分飛與離鹿不知何處夢追隨

到南雄

一天雨餘水千尋雲際山寒潮無氣力送不過梅關
鄉夢人遥楚林杳鳥滞春遅憐故園樹花意解逢迎

與吉安司訓廖士希話舊

江海相逢如髮絲形容欲記半模糊百千世故此心在十
九年中一字無未話便聯江上句已酣猶擊夜深壺江門
附信憑誰寄萬里青天鶴影孤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二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三

次韻馬公午日見寄

破瓢風外已高懸何處還堪放酒船老興不曾緣俗客佳辰更是頓豈年坐深水竹渾無暑月好溪門欲上弦憶昔南湖同貰舫新荷細柳對田田

馬公登大崖次韻

為愛仙詞第一篇渾無言語了如禪大崖不落人間寺霄火還消石上泉洞口留來曾幾日馬蹄歸去動經年使君不比閑居士主管山林求有緣

次前韻憶石翁

詩傳南海十三篇妙語何人誤作禪足迹不嫌居寺老眼精長送出山泉登臨風雨自今日笑詠東南憶往年何處羅浮山下路烟霞蓑笠獨攀緣

送馬公膺召之京

道有能行樂人知恐未真徵求遭聖主儀表驗斯民地切炉烟細雲移帘座春何年看繡斧東海一遊巡

眼忽花 二首

衮衮玄花似隔塵紛紛阿那是輿新青衣瞳子本無恙白眼先生詎有嗔書懶泛觀須此病詩從默識也通神不知真个誰醫得諱疾元非我輩人

手摩刀斧欲生塵眼暗遲遲畫永新世路孤衆渾不錯時容好醜竟何嗔蕭疎只聽風吹葉料理應思酒有神便好醉鄉同漠漠不知朝士收山人

次韻寄九峯膺上人

不倦東遊一瘦軀藤梢七尺送相扶入門若衲渾如舊截髮關人欲共居倚樹殘紅明晚照繞籬新綠足秋蔬壁頭何處還堪面若个仙風果不如

再次韻奉答沈仲律先生 二首

達人何處寄形軀若拓叢中步亦扶只見有天皆靜域不妨到處與群居高情愛我生毛髮世味甘誰共草蔬臥聽天風吹翻翻無由插羽欲何如

游九峯歸路口占 二首

本愛九峯寺只當官路頭種松無歲月繫馬有淹留誰不因心住吾能與世浮大崖山月上員缺不知秋

載酒一登臨無人得共斟白蓮何處社元亮此時心罰豈愁能皺槐從話最深蕭蕭吹滿耳黄葉助孤吟

用韻呈郭先生

獨立風前笑此軀蕭蕭疎影若為扶寒流石上常晞髮寡鶴群中舊卜居下士人堪秋又早上盤我信食無蔬虎頭骨相元何有萬里縱橫愧不如

郭先生以詩招飲不赴次韻奉答 二首

剔楚才華古亦常誰將浮艷賦高唐而今澤畔行遊處聽得漁翁讀九章

青蓮居士出無常可惜風流只在唐何處黄金鑄知已湖邊有个賀知章

遊大崖懷石翁 二首

白布帽衫過膝長飄然還展此崗間山形不與人今古春

意知頭我在亡兀兀林陰無綽略聊聊花下稍清狂人間
好景皆心醉安得莊夫共一觴
年來心迹頗雙清我借山名山亦名雋揭又留今日卧好
人不枉一回生半開花底閑扶步全活溪邊一洗觥俯仰
便堪終老去意頭分外不曾萌

漫興 三首

點筆謳吟暮白朝輕投未便是班超風情不了猶詩卷春
雨無端又藥歯寂寂一床閑白日蕭蕭萬木閉玄朽乾旋
神轉無窮意只靠陳編恐不消
晩雨霽頭細復麁駸駸寒氣上肌膚天無私覆該隨分毋
有從兒事豈徒擁箠欲收霜後菓閉門且待日中烏團炉
飲水隨時足不況人間作丈夫

呼牛譍馬我何情角本無端色未騂俗慮不曾教夢破小
心到此與誰爭宜鳴杳杳秋天遠岩桂陰陰夜氣清只此
柴門供徙倚百年元不負平生

答縣主召赴會試

月色下西轅陽光轉東軸大化不曾停吾心能汩没渴不
飲濁流飢惟燒楚竹坐愛淵中魚眠喜山前犢風霜止慘
慄敝衣穿露肉落日躬禾新崎嶇歷榛莽稍稍夜執經侵
侵晨作粥舊書易過眼年米苦難孰高堂老一親不顧兒
出屋妻拏知此意肩頳供水菽和風送東來陽坡與種粟
天道早豈當獲田復栽穀身憑大化遷但願終無辱

新年郭先生惠香并茶次韻奉答 二首

閉門高卧又新春何處茶香到水濱老去風情抑汗漫飲
中人品獨清眞玉皇案畔焚香吏金鼎中間換骨人想
肯門歷世樂惟娛膏火競黃昏
我亦忘吾有姓名悠悠臘盡又開正春風花上詩全欠夜
雨池中草自生短髮不爬無日數孤雲閑卧又天明堯廷
不屈巢由膝不是君王太薄情

次韻奉答馬公見寄

水邊笑我影偏寒馬上逢君背不單彈壓風光聊力量周
旋世路要艱難放開心去都無物荷得囊來只有蘭雖甚
孫高誰管得未論湖海與長安

次韻奉答吉安司訓廖士希

笑向人群得遠離百年踪跡是君知清朝自昔能容拙放
舊而今大欠詩入眼鶯花長活計任吾意思更妻兒田廬

造次移長步遠只山阿近水涯

次韻李二守題壁

落手牽繩一把收東西南北任青牛有時飲水荷花渚聽
徹漁歌在小舟

夢題壁

染就鵝溪絹黑雲生水面莫爲脊令圖徒令管蔡見

次韻留別魯宗泗會試 二首

雨晴霜冷自湘江閑弄漁舟影亦雙只我不曾思用世諸
公何處問爲邦風連鴻鷺那能住心落江湖未肯降鍋地
應笑我顏慚無語對篷窗
門外溪流曲以江鴛鴦鸂鶒靜雙雙人情何事光榮爲客
分都移父母邦涉世未曾思熟閑全身今脫得從降鹵從

冠日歸長日穩坐南湖與北湖

次韻寄新喻貳教李用勇

江湖我是曾來往塵土何由上布衫脚迹如雲收萬里眼
光隨電過千岩大匡孤棹還依舊赤壁虛舟不着帆欲問
而今居士意百年居士是顛街

寄呈石翁 二首

江門閑却閑來往看我婆娑一破衫風景豁能薰醉眼桃
花飛不出岩岩玉臺坐遍三秋月滄海移開幾處帆恨不
得如春燕去香泥長繞畫梁街

腹有黄精一兩函身無完處箇青衫扶來緑玉過眉杖跳
入青天絶世岩滄海百年還乞與清風何日更孤帆經年
四百峯頭信望盡高鳴不見街

縣主招飲不赴燕呈郭先生

風吹桃花渡溪水来點山人白葛衫笑我詩春眠酒甕教
誰辟穀共烟岩莫嫌懶慢頻公燕只恐喧呼又使帆颯手
神仙風鶴上了無塵土與羈銜

用韻寄答漢陽夏秀才

雲霞不着天孫管片段都裁野客衫未趁五花人駿馬輕
籠雙袖老重岩孤雲長杳晴川樹懶我休移夏口帆記得
往年相會處桃花新水岸相銜

再寄石翁

青螺坐對窓前岫紫褐行披雪下衫一點魂飛滄海表兩
年爲鎖翠微岩風情頗解憐佳景春色何曾逐去帆守笛
百年向此日清光東照役西街

喜晴約客游大崖

爲愛雲邊日出亟賞心剛欲典青衫一春好景知無幾萬
仞飛仙尚有岩搭颯影臞同寡鶴扶搖風信是征帆誰家
碧酒春如海緑玉杯前次第銜

用韻寄呈縣主

舉世由来亦愛名況逢佳節啓元正山中得句供春事堂
上迎新愧後生拂曉東風吹帳幕隔年殘雪報窓明獨隨
大化相流轉不繫人間去住情

聞雷

天際陰晴氣未勻一床聊與懶相親方濃睡息千山冷忽
共雷声萬里春澤國氷澌徐浩蕩山城花意不因循出門
料理春田事箬笠簑衣恰及辰

蒲圻黄公養德以詩見懷次韻奉答 二首

荒徑西風吹菊枝長官不肯折腰時至今桃李花前酒誰
不背騰不自知

門前草色與花枝浅緑深紅自四時只有春光鮮相惜不
曾相舍最相知

用韻寄奉郭先生

黄犢閑騎任所如朝遊溪曲暮山隅欣欣隨意辟芳淵弄
弄無腔一笛孤開眼尺多閑世界蓬頭自好稱童奴而今
打伴青牛去何處乾坤不可娛

途次遇孔文昭少留別墅

人間何處不匆匆未老偷閑不負儂天上陽春隨短筇道
傍瘦馬愛孤桐逡巡又醉東山酒來往須流故國風別有

飛雲高臥在誰能辟穀遠相從

同縣主遊赤壁次韻 三首

一聲款動白雲秋何處官舟並釣舟老我不曾關世事[illegible]人真得與天遊頭無白髮三千丈腹有黃精一兩甌終古存亡誰省記聊將吟弄此悠悠

江湖何約共清秋偶下山來亦放舟雲石幾年還獨卧水花今日忽同遊笑看人世青山暮醉倒仙家碧酒甌懶我臨崖還吊古陶然一枕白悠悠

春與花飛月與秋招携女伴木蘭舟堯天蕩蕩都無外家法嚣嚣肯從遊病不辭行歌澤國飢還鮮取激氷甌笑指征鴻高一點青天盡處影悠悠

送魯宗泗分教温江

我不臨江一送行極知懶慢是平生風吹高帽絲絲冷月向巴山夜夜明杏樹壇邊人獨坐桃花香裏蝶無情西來雪嶺當書案萬仞高寒逼太清

把菊 三首

典卻青衫不記貧一杯分付與花神而今只有花知道不是東西南北人

籬落寒花吐晚烟采花人倚沉寥天一花一味江門路如此風光憶往年

笑倚秋風碧玉欄人間臭味不相干移牀獨傍秋風裏不覺風吹破葛單

結草屋

眉上群峯皆竦拔脚頭活水更週遭風情老不斷魚鳥[illegible]宿悠然共草茆世外行藏真有此人間富貴恐無勞蹤[illegible]不是爭聲價任說低時與說高

雨稍止

斜倚孤蓬坐欲凝踈風殘雨此溪湄誰能俯仰都無累自與身塵了不知隴上腰鐮堪送老手來樂事肯求奇忽看霽景無外不悞堂前給午炊

苦雨 二首

何處還消我無勞却腄魔百年高[illegible]短宜落過午感童子到牀衝白波郊人具舟楫[illegible]西河

向人三日雨袖手一雲衣隴麥餘秋秉隄虹攬落脾溪深飛鳥絶村遠夕烟微欲借高原宿人家盡啓扉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三終

石翁意不會試京師次韻奉答 一首

天南杳杳鴈行欹天北書来春暮時閑坐白駒芳草地長
歌滄海老人詩江山本自難相負才調何曾有不羇門外
白雲嘗閑客獨閑猶勝橘中棋

田邊午餉逢用韻 一首

荒田数畝孰湖東老屋南邊一望中每向烟生憐饋婦不
知日影下踈桐肝脾少醉花間露襟袖高承燕子風欲識
龐公百年意惟餘妻子得相從

次韻寄張東所 一首

長風吹日欲西欹仙子相扶半醉時黄鶴楼頭凌倒景赤
闌干外不留詩要知弄月吟風伴肯被浮花浪蘂羈忽聽
天公發長笑留侯輸了一盤棋

縣主奉例召赴監 一首

侵早誰驚宿鳥枝柴門剥啄擾初欹事逢舊例那能脱情
倚高堂可自離雨後皆揩秋色長雲深菊塢曉光遲野人
本自忘幾事只有沙禽一箇知

奉寄蒲圻游先生 一首

幾年不見游夫子紗帽龍頭何處官老矣明時無太息飄
然雲壑有盤桓鶯花送酒春常在城市移身我獨難四尺
綸巾成潦倒烟霞許厚不曾彈

寄承顏弟 一首

商山白髮老齊肩不管人間事幾年誰説留侯能解事留
侯元不識神仙

縣主示遊大崖記文時予在病奉答 二首

野興朝来减柴扉啓去遅高又驚到眼病體怨如癡只愛
披衣坐終嫌對客癡詩成閱茂宰凝立獨移時
文章星斗上老眼入青霄經綸皆停當乾坤亦理料景從
忘處會香續坐来消宣化東邊路豐碑待記橋

茂卿兄見寄次韻兼懷盧卿弟是日得雨 二首

也輕犯手成生活不下耕牛是設施飲啄亦知人有分家
常曾計食無饑弟脩白下年年政兄辦長安日日詩只我
平生真潦倒不知乞與京師
一氣流通元不已八方風雨會平施秋成比屋登佳穀釜
養今年变舊饑堂下舞衫風满袖閑来揮筆雨催詩不知
此意應誰會舍瑟高人是我師

把菊 一首

秋花引我入秋山一臥秋山不肯還惟有秋風更相惜不
吹花去到人間
秋月只傷兒女情秋花未必負春榮可憐風景無人管我
欲持之朝太清
夢裏吹殘白玉長黄花满口更清香輾鄉却在紅塵外斷
送紅塵日月忙
不信籬根三两叢能勝爛熳倫春風多中著脚元無数少
處須還不負儂
四壁蕭踈不受泥清風東去復来西幽香冉冉薰人醉繞
舍黄花開一齊

留德輿為風雨阻赤壁之遊用韻奉東 一首

冥冥風雨壓殘秋閣住平沙萬斛舟扶老去來同一笑爽
風汗漫寄雲遊背騰聽雨夜連帳起坐分茶雲淵既曾憶
山中老居士論霞馭氣已悠々

同縣主學中諸先生遊赤壁有懷郭先生 一首

斜陽高卧送清秋不便登人載酒舟𧞬々一天看月墜冥
冥八極與神游幾時忽過東鄰老盡日還傾白酒甌引手
茅山笑相約蒼々高上最悠々

次韻茂卿兄在旅值雨 一首

雲日陰晴忽轉廊霏微踈雨點衣裳聽來玉漏声偏細隔
斷紅塵坐亦長照眼觚稜金氣潤繞身烟霧御炉香慶建
幸際賡歌會無復明朝動奏章

再寄郭先生 一首

坐對寒炉換夕薰空堂木葉落紛々世無夢寐只居士官
逼高寒惟廣文顧影獨隨幽澗竹普天人托大明君等閑
炙背斜陽外已愧無心獻美芹

絶句 一首

春来花自開春去花自落拍手惜花人沉々勸春酌

次韻縣主約賞芳樂風雨不赴 十首

花枝酒盞笑平生衝雨衝風不可行忽々春光今已盡十
分那復一分情

楊花落盡萍已生好花作殿後來行笑把一枝當我面莫
言於世咎無情

西風吹我白頭生笑伐掉頭閑處行分付西風花下酒而
今惟有別離情

名花何處可憐生引我風情處々行不管茅簷與華屋有
情還只是無情

與誰同死復同生物外何人更侶行秖有天邊一輪月靜
同吾性動吾情

千紅萬紫等富貴富貴何人路上行今日酒醒重到處殘
霞淵地不勝情

庭外坐看春草生澗底忽隨秋月行忘却春榮與秋落從
來冷淡著心情

床頭缸酒熟還生把向花前不筭行春事從今都結局醉
中消得最傷情

滿前意思日主生物理人心一路行要也顚風還急雨老
來人有惜花情

門前楊柳綠陰生門外賞春人不行獨上高原閑倚目不
知何處有春情

次前韻紀夢 四首

人間何處還春夢二十四橋踏月行遊走舊時人不見寂
寥花下不勝情

別却春光如隔生化為蝴蝶繞花行花房聊與閑來往只
有莊生了此情

我欲住時天與住我欲行時天與行昨日花開今日落壓
緣相對了無情

瘦竹稜々氣欲生花前水次伴閑行華山頂上蓮花好萬
里烟霄萬里情

郭先生見寄次韻 二首

勿為雲霧裏我亦不知門世路浅無迹桃溪深有源
還携在雙膝只痕存不負門前草凄凄舊日恩
世事天来大何曾到我門悠々萬物意恰々一桃源絶数
身逾瘦臨天影獨存阜變雖得地因肯受君恩

遊天崖次韻縣主 一首

凝塵満紫閣残篇不管渾如一病禅卧看日光臨隙飄閑
将手段弄飛泉使君城裏初移步居士山中不記年握手
匆匆成一笑莫将妻子作真縁

葵花

不動塵埃出畫墻年々為爾惜流芳東風到此渾無力白
洒閑時也作香蹈颯偶逢仙子酔嬌妍都混世人妝比千
一點心頭血留與乾坤助日光

寄古體順 一首

不知紫陌與金街雙脚平生一草鞋沽酒牽羊聊免俗卧
聞疎雨點空階

茂卿兄拜官日見寄

何許傳来一兩函百年黄巻與青衫前鳴羽翼秋無際歸
燕窠巣舊有岩簷外陰晴廻晩照江頭舒巻看征帆夜来
夢到華山頂身似毛軽被鶴銜
獨抱絲桐出舊函時時拂拭下衣衫人從氣味還相感吞
到龍蛇自出岩満眼風光幽獨卧空江月色浸孤帆天機
之妙渾如此何處應官不結銜

李三用恕偕雷松坡謁先君墓歸口占奉答兼懐茂
卿兄 四首

愛此群居未易群中流樹影擁朝曛二三里外青山郭百
数年来故老墳草坐尋常無宅處水花分外送奇芬石翁
咲指滄溟手只有峯頭幾箇聞
白鷗浩蕩自離群寒日悲涼亦未曛秦苑忽聞牛牧地螢
山深護許由墳人逢好事那能讓酒滴高原亦自芬我背
些兒還足恃㗱然不遣外人聞
絮酒隻雞何處尋老人心事幾年深拜瞻禮意猶存古分
付山川却到今秋後濃薰仙藥氣跡跃還愛水雲陰長歌
別此丘園路經歲長安響佩音
相随艇子得幽尋都迓桃源曲曲深俗事纏身如隔世薫
風敵面恰來今青山不改千年色緑樹高懸寸丈陰便欲
立雙華表柱歸来老鶴聴奇音

縣衙盆池蓮一莖四花縣吉詩邀賞因病不赴次韻
奉答 四首

懶来一月不梳頭說與時人肯信不報道愛花周茂叔對
花不飲也清脩
芰荷衣掛在身頭肯借美容一襲不只恐秋風不相貸一
函分付與靈脩
不記連雲就水栽水雲深處報花開聯翩紫蓋紅幢影不
是商山老子来
浪蕋浮花我不栽任他凋落任他開何人肯作神仙伴亦
有華山飛下来

紀旱

一片青天日日開家々巷地足飛埃山川大處人希到本

稠桐前吏数來造次望雲頭欲白貧窮到我分還該林中
說有歲豑亭遠莫籌簫日幾迴

種喬一首

早登那得有晩熟不如豫荒歲聊經理冥心護寂寥頻信
霜後看白髮雨中消斷酌前溪水晨昏一兩瓢

辭恵馬

老去無長歩人間不浪猜大崖山上路扶我瘦筇來

感寓

峩々飛雲峯隱々朱明洞長夏松桂陰白雪梅花凍旅人
止泊處岩石不可動強欲推為薪朱實酣入甕至寶貴雕
琢支梧苦倥偬婉彼洞中人鳴琴花間弄芙蓉既有衣杞
菊亦有供篛乗不得臣九衢皆破夢頓為東南景流光入
岩棟

雨中再遣馬一首

闌風伏雨晝糢糊門徑苔痕漸欲鋪不見緼袍人已久獨
臨秋水影相扶
奕々香車北到天翻々旗影是南船西邊好箇雲臺觀一
帝扆來幾百年

招飲不起　三首

病怯城中酒愁連江上雲一聲驫馬急喚醒未歸人
幾日城中雨思歸未得歸家人偏解事騎馬送蓑衣
閑入醉鄉裏不知西與東此心無住處直欲寄虛空

感興一首

無無不妨同有有斷爐獨引袖拂睡琴希聲振林木

移居一首

好山忽謾得黃公髯々旁園一畝空也有圉池如浴下足
便好境似環中紫駝褐帶高霞氣白鼻驄嘶空谷風香々
心期千萬里幾回折斷海之東

左童衡之京寄茂卿兄一首

下獨种家母憐兒出翠微孫灯明白髮雙泪濕青衣黃葉
露繞下歸鴻春又飛不才餘叔子詎守故山薇

同震卿兄承嘉弟李衍秀才泛湖有作寄答秀才

秋盡湖波不肯乾偏舟聊此泬深寒我衣似雪山山白君
貌如花樹々冊野水縱横機與活浮雲舒卷夢中看黃公
山下湖西口容膝而今亦易安

承顏弟遠鄉約堂兩會九日往城中風雨慄之

蓑衣木緜采曾乾惟有兄知老弟寒客舍夢醒還聽雨胡
麻飯足不求冊誰家花有重陽好何處人曾下馬看婚嫁
眼前真我事一封書又下長安

登鳳凰山觀同畱松坡李息菴

偶乗雲水興來上鳳凰山高視無人見千秋去不還

訪李三用恕不遇一首

雲水心情老更真草茅結向大湖濱我忘鷗處鷗忘我元
是無機路上人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四終

大厓李先生詩集卷之五

長沙雨中 一首

春暮江湖烟水深偶來倚棹寄孤吟江蘺欲試騷人手老去都無喜事心

三月三日

為愛春江春水深臨風浴罷更長吟一清塵外都無事認得撗渠數外心

風煖添花氣江深淨客心船過飛鳥背天接亂雲岑杯酒逡巡得滄溟課夢深安期千載上覓我到如今

長沙閱鄒次愚訃 三首

萬里陰風卷片雲山南山北不成文楓林咫尺天猶暗芝樹凋傷氣亦芬白髮何人添萬丈蒼梧無路覓孤墳此卬山上高西首不獨嶺南能死人

壯年流涕對重瞳千載應誰更此風不死英魂天闕上已搜奇觀海天東圭峯樹杳春天外濯錦江寒秋色中宇宙巋然一長笑西林晚照寄残紅

藥胡靈坐海中間更坐蓬萊第幾山塵世往來都錯料誰家今占得偸閒壺公未授長生訣宣室寧知後賜環只恐人間春已盡桃花飛去不飛還

夜泊衡山步月 一首

往來帽頂月能照往來心居士中年計飛雲何處岑偷閒方恨少寄世果能深倚杖衡山下寥寥慨古今

次韻李黄若雨 二首

雪裡黄精尚有苗青山隱隱路迢迢萬鍾倘落生前手依舊還同一許瓢

骨耍黄芽自有苗九天歸去路迢迢等閒說破人間夢醉倒江門白酒瓢

次韻呈石翁 二首

水淵清江月淵築吾鄉何處不無何一聲水調歌頭起公起歌頭我接歌

醉弄滄溟月一方停波千頃弄文章行窩無此中間好不共先生一處藏

次韻呈定山

自昔能相感而今只此心天饒滄海闊雲卧定山深何處清謠響誰家白酒斟仙風不可步聊寄楚狂吟

送劉東山之浙江左布政 一首

眼中南海波絶定何處西湖月又明自古用人須此輩而今清議也朝廷公方大咽無雲夢我亮長竿有洞庭閑憶鄂王宮裏草輪蹄時與破青青

次韻東山先生 一首

一琴何處不堪容我榻乾坤七尺同江舘忽來今雨會山盃又醉故鄉風心隨畫舫天邊遠夢許梅花月下逢昨日君山望南嶽風濤淵地思無窮

馬文祥見寄次韻奉荅 二首

紅塵隔斷路難通何處青羊夢裡逢笑拍藜床向誰語泠泠肌髮九天風

欲奏鵉肩跳一通龍頗何處不相逢且將一斗花前酒洗塵心坐晚風

次韻吳獻臣夜坐一首

孱餘衫袖受風偏何處逢君醉不眠官舍幾年滄海上酒杯半夜菊花前也知事外風流勝昔落人間富貴閑笑懶楚雲臺上客最無巴鼻了何緣

次韻石翁飲酒一首

青蓮放浪不乘風暫別揚州又海東草草江門三日飲壚頭箇箇酒醒空

次韻潮州雋見寄

雙袖輕飄五嶺烟百年此興是誰偏古今浪討寧須我行止那能更問天醉倒不知明月下醒來還在落花前聞歌忽欲尋君去知在漁舡定畫舡

次韻贈何子完赴會試一首

北去誰將計日功舟車萬里憶除冬長安美酒三千盞嶺海家書一兩封龍尾光搖金闕路馬蹄香趁杏花風不知此後天涯夢還在羅浮第幾峯

題松泉為張充脩二首

濺濺澗中水淡淡松上花此中還著我歲月了南華

松根漱流水白雲舞岩端幽人聽方熟不知風雨寒

鄧俊主之金陵留別次韻二首

夜半鶴声來枕傍夢中人影度前岡月隨行李千峯白衣點秋林一兼黄老眼開時鳥共老狂歌醉後更添狂神遊也到天峯頂月滿東吳萬里航

君與孫思邈神交亦有年嘗聞剛比鐵又道軟如綿老志千鈞弩秋風萬里天看看黄鵠遠一舉盡方圓

送蔡秀才還饒平

影淨江門月雲開昨夜天秋光聊此對吾道竟誰傳窮達天終定乾坤眼獨懸緑袍三百輩歲歲有常員

半世生涯但一琴坐深水竹幾幽尋離鴬一去不復返滄海千尋空自深白日催年聊短夢青灯暗雨幾長吟而今忽得江門路忘却人間不了心

贈鄉貢進士周京文都赴會試有序

吾友周君文都將以明年癸丑會試禮部古人嘗云不必仕不必不仕文都其不必於仕者耶文都有母七十餘有田數千畝而所以須仕者意必有在也因其行詩以送之

秋風一夜洒征衣離思他鄉自不支雲路貼天君去遠江

門看月我來遲白頭惣有人間母朱綬吾慚世上兒都付窮通一杯酒酩然天地不知誰

楚雲臺

小橋危度澗細路曲登臺風月美能借江山我得來爲圖還兆孔鶴駕未迎回靜洗偎雲脚前溪緑似醅

平生楚狂意又上楚雲臺忽與千山會都從太始來橋危入不渡沙静鳥頻回耐可招明月清光照玉醅

平生無住着何處又孤臺脚版真如是人間夢不來庭陰交樹雜草色映溪回有个純陽子時時共舉醅

游梁懷往日乘興上繁臺艮嶽人間恨黄河池底來心長難着倦日暮易忘回孟浪今何意頹然付濁醅

楚雲臺次石翁韻五首

震天風雨散天雲咫尺村頭路不分却笑龍鍾衫袖湿坐
浣簷溜洗祢君

寒月籠沙水拍雲水光秋與月光分擧杯笑向波中影何
處人間不負君

西林一抹漏晴雲晩景相将一两分雲裡氤氳便熟卧眼
前長路不宜君

誰是山人誰是雲閑心老去不曾分壺中日月臺中祿笑
對壺公我亦君

白日人閑一枕雲紅塵路出小橋分何人謾説相尋得户
鎖雲深不放君

求荔枝栽楚雲臺奉寄馬默齋一首

頗愜君家卅荔林两株臺上乞如今科頭愛對青山坐只
欠墻限一畝陰

颶作次石翁韻

苦雨終風去復還楚雲如寄海中間披〻褐笑沸胃湿颶
颶香飄一炷残未放泥塗行處脚且開灯火醉中顔閑牕
儘好經年睡莫問希夷在華山

楚雲臺小集時信豊俞溥德洪在坐二首

秋天極目杳無窮秋月傷懐語亦工且就滄溟賒月色送
君還過小橋東

湖海相望路幾千楚雲臺上咏秋天而今不作西昆夢莫
記西昆説往年(俞德洪嘗記予十年前詩)

次韻顧通守擬歸四首

上盡越王千尺臺風吹落日咲歸来木蘭溪上春如許一
曲鶯花一酒盃

坐到中林月且西消身清影不堪携眼前嬌約聊分付都
與閑人一醉題

九日蕭〻雨作寒詩成字〻寫心肝黄雲天外千峯瘦台
鴈霜前一褐寛

歸去壷公何處山不從忙裏羨人閑中原回首千峯紫個
是青羊道士還

寄黄若雨有序二首

予再遊白沙聞求石翁先生詩集観之有贈黄生
若雨者既而若雨疊寄予詩予亦和之若雨於予
雖未聚首而同門之義益親切於以形骸而相索
者矣夫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予與若雨哉今
年若雨發解石翁先生以有司之得斯人也故詩
之屬予和之若斯人者孰能後之耶

是誰闌裡一枝花惱亂詩情向白沙省右風光本無限于
今家〻到君家(若雨所居之村登第者多)

西漢文高百尺壇洛陽脚版許誰看好憑絶代冊青筆還
與明時點治安

次韻答林子逢一首

清宜雲水瘦宜詩月下相逢影子知風隠馬蹄声不到亭
辟塵海枕全敧文無隨世浮此〻子冠有切雲高様兒爱殺
西湖林處士吾孫不怕立無錐

送俞秀才德洪還信豊一首

皎〻白苧衣凌風起飄翩皓〻清宵月凌波漾孤員遊子

歌悲涼別路縱山川踟躕復踟躕聚散理則然良時苦易
邁君去何當還高原望不極孤吟次寥天

約遊圭峯和石翁 四首

不把青山作晩期青山白髮幾能待誰家酒艇初回首看
盡秋天又解維
一瓢花月也無期醉倒花前月不待可是山靈來折頂碧
雲岩上夢相維
避人何又與人期顛倒風前不自持亦見龍門程叔子白
頭烏帽訪歸維
一度青山一度期茲盟今日定誰持請君試上峯頭望去
馬來牛各被維

遊圭峯和石翁 一首

晨起風日佳名山寄真賞既欲諧良契復喜絕塵鞅氷霜
感時節衰榮逓消長松栢俯岩阿落日低草莽衡山杳何
許臨觴動遐想何當躡輕風決策成獨往

送梁擧人會試 一首

有北風色寒重裘乃能支遊車塵氣昏素衣寧受緇白玉
映黃金堂高臺亦危超〻千里骨挺〻百尺姿行〻世所
需悠〻我所思

和崔希說見寄 一首

何處籬邊與水邊重逢猶記屬半年君來江舘雨仍舊我
踏松根歲已遷影伴花叢難着脚醉交壺矢每饒先春風
又卷征鴻去一點三山樹杪烟

次韻顏別駕江門夜泊 一首

心許壺山老不更江門呼酒問朱明諸須夜雨生綃夢桃
李春風寄宦情百爾未嘗輕俗狀幾人有本為蒼生謫仙
好語誰能道我欲蓬萊頂上行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五終

次韻石翁送羅眼周解館　一首

衣馬輕肥非我曹百年羸取不勞勞春山且謾栽桃李秋
水不妨閑結稗覓句却嫌干美譽忍寒那肯厭綈袍曲肱
桃破寒江月無数沙禽不避船

送南華惹次石翁答蔣韶州韻呈韶州　一首

醉眼作春困看花如隔霧茗碗三四行新情忽替故咲領
南華仙還消曲江芋我本青蓮人孤節老雲水飲公情素
餘清風徹肝肚

次韻顧通守壮哉亭見寄　一首

閑身於世少徘徊度海往來聊一杯彈壓風花詩共在主
盟山水酒壺開塵心已滅何由起好客不呼還自來欲作
壮哉亭上客野雲封断水邊臺

歲暮次舊韻呈石翁

歸期漸近不可忍況復椒香入酒盃湘水浮天春欲動嶺
梅装擔晚金開他鄉漸喜寒先盡佳景真成聯不來萬里
滄溟風未断百年長自起孤臺
鶴氅披來還稱舞魚羹進後可辭盃生涯我本人間拙眼
孔翁如天樣開塵土軟紅無夢去蓬蒿瘦綠逐人來散才
自古應如此敢傍清風坐釣臺

歲暮次韻顧别駕留别　一首

好春相見尚徘徊且盡江頭餞臘盃醉影肯嗟臨水瘦行
窩常喜向陽開不知寒暑幾回变又是滄溟一度來記得
往年石門路白洲携我妙高臺

謫仙亭和鄭汝過韻

欲采蘋花南澗濱江南江北両愁人而今亭上閑相憶猶
說晴明是好春

奉答邵顧両别駕次韻

淡雨疎烟野外昏乱鶯啼破水涯春不知傍柳随花去如
此風流有幾人

菊主

山中人亦飲中仙節制東籬獨此權一自羲皇人去後年
年寒落晩風前

鍾狂客挽詞

二十四橋春夜良共臨流水惜年光驅馳我馬輕年少管
領鶯花咲酒狂世事幾回旁袖手明經何處又飛章相思
此日西園路立馬城頭送夕陽

留别楚雲臺

水花送酒流連坐溪鳥將雛迤邐行荔子冊時山似醉潮
頭到處月長生碧雲萬里湘江去芳草一庭溟海清天地
無窮墩尚在後來誰與大厓争

白洲擢憲長次石翁韻

一片東湖水難藏萬斛舟經綸須老手魚鳥别江天孺子
碑重續西山屐幾栄何當了公事還此寄高眠

擬會白洲次韻石翁

我是安公子東溟西渡船背囊餘藥物笠影下江天孤笛
聲初起萬重雲欲穿妙高臺上月曾共老坡眠

次韻石翁偶書

非日花開今不同鐵匠無耐妬花風名園處處知根柢問東君莫問儂

陶然

人樂非我樂人憂非我憂花亦是空色酒不觧真愁東嶐考鐘鼓春花秋月等閑度北里奔輪蹄香街艷引皆長路我家東海濱俗尚與群分吾作失吾感吾忘得吾真中天乗野馬活水泛虛舡長風大波蕩其前長鶴短鳬搏於天風雨晦冥推遷寒暑蟲臂鼠肝黃鍾大呂蕩蕩廣莫孰爲西東任其所遇心與此同

謝惠米

人間烟火愧煩人一度秋来一度新白石鐺中煮清水幾時服食得同君

睡起

天淨東樓白露寒悠然孤影寄人間長繩不繫天邊日老我鲁奴世上顔高拋自甘違俗計䜟門剛妒納青山悠揚不待安排着誰與新凉說夢還

次治雲南張叔亨見寄次韻二首

相逢何許揖公卿屡枉雙魚萬里情夜半松稍鳴檐雨歲寒塵外憶前盟歌當樂處声声好風到秋来得得清引望滄清天下譽明年回首又神京

携一壺春坐一槎浴鳬飛鷺捴晴沙江山處處開懐抱風日悠悠醉物華臨水娉婷真自惜隔籬紅紫是誰家藥炉寄存来明洞何日逢君越海涯

次韻懐白沙

悠悠雲水與無涯㩀㸃從頭只自家耳洗白龍千丈水眼飡庐阜幾枝花百年高興天連海兩只清秋月在沙欲踏扶桑三萬丈更從誰乞来去槎

用韻寄馬公思進清夜雲貴

鐵冠龍我幾年頭白馬翩翩又此遊院洛餘尖壓水雪功名高步冨春秋遠書歲月危難遊世事山林不共愁淵地相思不相見坐花聽鳥幾時休

姜仁夫見寄次韻二首

山林有路透京華来往悠悠未有涯秋枕夢回千里月冷風吹盡一籬花芳時易得頻過眼黑髮難禁變別家欲度天河訪真訣年年八月有来槎

九日與子卿別

床頭新釀熟何處一登高萬里圭峯服思君望海濤

吾母受勑封盡卿弟以織金紗袍為壽詩以寄謝

青天飛下金麒麟雲霧光騰白髮身我纔襟裾前後戚感皇恩處却思君

卜居次韻三首

懶倚東橋子午座醉卿別有一壺觴湖邊老鶴能尋主院裡飛花不出墻康節車兒承草軟羲黃篭子展風長脚頭未放人間去曲徑削榛到曲房

林憲長寄紙并曆

抱犢山人寢寢眠昏光忽到枕頭邊試將後甲推前甲準備明年是捻年

何来雪繭照茅房十丈浮光雪不如除卻風花煎露尺世

間塵事不曾悲

元日餞送春牛

何處泥牛到阿儂阿儂家世本司農躬耕忽動前刻興旨起開門看曉風

人日晴

人日人間愛共晴雲霞欲枕萬家明曉侵叢薄初鳴雉煖入園林欲報鶯烟際平蕪生遠色田頭活水作春声野人對此閑無事也與乾坤頌太平

春曉

淑氣通仍細薰籠尚袷温栽花泥上手避俗草侵門山靄屯衣桁溪雲過樹根遲遲風景好流轉共吟魂

天時隨冷煖人事感寒温盡日懃歛酒侵晨燕款門初霞呑剩夜浅綠変陳根花下氤氳極誰消杜宇魂

夏

夏日江鄉好波光看亦凉黍雲牽雨綠麥浪捲風黃市酒留人久賒春入夜長閑人閑不得撫景一詩忙

夏日山鄉好深門不雨凉林鶯徐復疾箔繭白兼黃髮許朝暾沐杯留落照長鼕鼕村鼓急田事每人忙

午日次韻

一杯蒲酒遣巫陽招手忠魂下大荒楚國人人投角黍蓬家歲歲有蒸嘗芳辰每濁醒醒坐塵世愁同弊弊忙杜若洲邊留返照數聲漁唱激波光

甘霖纔纔送驕陽萬秤犁鋤始破荒令節不嫌無宿醉早秋端合有新嘗五風十雨天終定去馬來牛世自忙安得

盡教千里外家家不異此風光　右午日喜雨

和石翁贈林縣愽韻

磬聲誰聞磬神交始是交人心無今古世器有浮澆雨後泉出澗樹頭風弄瓢山翁掩口笑隔岸不相招

石翁見寄次韻

不盡論心擬托書縱教百紙也遺餘一槎浦口今何處孤枕江門獨晏如天闊風雲無昨夢楚雲花木憶郊居應誰學得華山法不共承明夜直廬

牧吾牛處讀吾書生理無餘樂有餘徐孺脚根何敢望桃源風景或能如一杯聊足胡麻飯半畝寧無水竹居莫向黃公誇此興烟霞深處是吾廬

用楚亭韻寄容一之

碧天萬里靜無雲此夜秋光滿十分我寄愁心與明月東溟浪裏好逢君

一巢高寄幾層雲欲枕扶桑曙色分别來雲根鐫裏覓人間誰亦解分君

羅浮千丈閣飛雲眼孔真誰豁一分四百峯餘三十二豈無一箇解留君

悠揚天際幾浮雲風未來時勢已分一夜思君頭欲白紙思沉醉不思君

題畫扇

君出長林戈擲竿馨香咲語也如蘭想應除却羲皇上綠髮何曾爻世間

寄翁農春

面水幽居更面山幽人誰從共誰還能尋世外此現樂偕
是人間別樣閑

春日寄興楚雲堂 十首

前川花柳颺閑雲此景人間未易分若道偷閑為惡事儘
将比悪去逢君
花影侵人舞翠雲花枝把當酒籌分春光無限巴陵酒洗
向花枝當醉君
午枕鶯聲歇樹雲好春剛好是中分蒔芳夢得前年路枳
殼花香獨對君
鏡中顏色月邊雲水底花枝岸上分為惜芳菲留一醉青
帘影裏訪東君
春領風花付幾雲試題何處把題分天邊恨殺東風細吹
我吟魂不到君
墻頭桑柘綠如雲門外沙田水自分籍寄農桑更不得太
平民樂太平君
洞口花蒸十里雲一枝濃艷與君分不關啼鳥催人去只
恐神仙不是君
生來兩手付鋤雲一樂一花先兩分無限人間春意思此
時疑不屬東君
眼與天齊不見雲分明萬里見毫分行人一任閑來去自
有滄溟管領君
半畝庭中半是雲落花堆厚兩三分咲談捫虱休疑我車
馬敲門莫枉君

梅花 一首

梅花招手遠相採影[illegible]雨夾[illegible]橋流過處一
天香雪湮東南

牛 一首

十里郊雲十里烟轢轢長鞭曉風前自從莘野無人在閑
牧黃茅綠草天

茂卿兄辭官內翰王公濟之作長歌贈別且及賤子
因次其韻

中午磨劍恨不利不割人間心不已似聞海上有三山欲
往從之奇行李折花不挿往時髮經世無千方外士雨中
草色半侵床枕上鶯声頻到耳風花千首大鋪舒烟水一
竿粗料理間倚簾頭閣雙目萬古蒼蒼看不眯巢由不折
虞廷腰草莽中間亦臣子下驕上傲等何人雲卧天行無
定止世情性性貴將迎閑落紛紛有悲喜春去秋來更代
間同一衰榮無彼此蓬蒿弱質躬與兄明堂大廈将何以
仰攀女媧補天石載巇腰間三尺水翛然瘦影落青天也
是太倉中粒米高堂一親小供給菽水一盂而已矣長繩
繫日樂無央舞者差亞歌是第七澤雲深鶴夢閑三湘[illegible]
淨波聲細忽拍闌干楚山孚浩歌引我天邊起

不寐 一首

抱膝長吟更短吟欠伸輾效掻痕深老將貧去愁心[illegible]
與秋高暑氣沉風送鶴聲來枕上雲移月色到天心[illegible]
頭髮梳千下高功[illegible]
得容々巢書[illegible]
把手花前幾透雲花残[illegible]三千外再

拜封書如破君

忽驚王母西来雲心緒如雲亂不分絮酒千年徐孺子高
風能不愧於君

張叔亨見寄次韻奉荅

風淵天根月淵厓坐清河漢與江淮名留汗竹非無謂澤
被生民豈有涯不肯遯人焚諫草每令當殿聽朝鞋行藏
頗識張夫子萬事人間不到懷

行空天馬正超騰試問蛮方見未曾飛盖乾坤風淡蕩法
冠霄漢氣崚嶒峨昌人自古来好諸葛廟還今日登亮陰
平生無二致脚根猶自愛兢兢

萬里飛霞點碧崖高歌飲興酒如淮数峯夢我湘江上十
載逢君越水涯雲裡芙蓉長隱户床頭苔蘚欲封鞋西南
目送烏飛盡咲對雲山放此懐

行窩十二夢騰騰十二香街出未曾春半蕉開花意思酒
微流破舊崚嶒門開俗客曾相欵脚啓雲山不倦登昨夜
鐵橋飛夢去跨来孤鶴影凌兢

獨坐 一首

一壑一丘還一亭夢来丘壑夢還靈心閒易得人間樂山
好熏逢雨後青消盡世幾非是酒挺然霄漢此何形林陰
不怕無深處帽頂花連屐底馨

梅次韻一首

禍袂自天来踈窓拖月色灝氣淵乾坤人間無此夕
莫浪說遂壺相期拾瑆草獨卧黄公山老杯依然好
共坐寒林林陰露堪飲醒共花神遊醉共花神寢

也威數陳先生以詩贈行而飯之荅

此志平生遂則宜山看拙偶與顧叢絲詩秋節佳花錦
雨春艇早出知江水無魚曾入釜屈缸有雁不歸岐青
炎路龍潭雪獨撫交柯屈鐵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六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七

景陵魯根之見寄次韻 一首

門涖蒼苔路合荊暗蛩聲裡對孤檠月明江上飛鴻遂露
下庭皋落木輕著翅登天無夢到感時傷別有詩成江湖
去住無窮意一夜秋風白髮生

村步

閑將短步散長風水北原南曲曲通花柳疆場無彼此乾
坤衣食自渠儂蒼苔面合扶節後白鳥身閑得句中對影
不知誰是我世人那得更相逢

有感 六首

一窩卸却幾年雲扶杖摩挲問出門昨夜秋風滿城郭隔
江漁唱好誰聞

半生貧病兩茫然一枕空山不計年何處馬啼聲隱隱催
人殘夢不成眠

知聞已斷更忘言浩嘯一聲凌紫烟翹首東南天一角高
原獨樹白雲連

不一路岐同一雲馬前瞋瞋杏難分金鞭高揖三叉口過
盡人間也到君

桃實紅垂洞口雲丁寧玉女待來分莫教見了東方朔偷
得歸來遺細君

留得長松護宿雲人間塵土不粘分斧柯前度依然在誰
道樵夫不是君

岳州逢李別駕士脩

草草相逢弄水雲風吹笑語到江分水雲若屬分符客咲
向峨眉把似君

次韻寄施公節

入山雲少出山雲坐落青山色幾分知得山林真面目他
年逢我定逢君

石田野色

春田與雲青秋天與雲白青白時所憐嗟哉古田頷

茅屋書聲

萬卷亦未足三冬良遲遲君子貴自得輪扁乃吾師

冽井寒泉

濁者以飲馬清者以飲牛彼此各有適天機不自由

方塘夜月

水心月在天天心月在水形也無定形涵虛理如此

寓鄭俊圭宅

長趁寬步過瀟湘曾醉誰家碧酒香芒簷風輕千萬里竹
枝歌破兩三章郊居獨喜君來卜野興同尋勝處芳只怪
湞陽寒水細東行剛受一輕舠

乃兄貳憲見訪用韻寄答

何時圭組解湖湘洗淨塵襟水亦香細雨夜中聞謝豹春
風湖上憶知章百年人信皇天定下土名流老子芳令弟
餘生同我況東溟萬里寄孤舠

黃縣人宗器見贈次韻奉答

獨乘孤鶴度三湘庾嶺梅花入夢香賓館逢君三夜話錦
囊遺我一詩章征鞍短褐霜初下飛轡長安草又芳春色
照人三十里江門何處望歸舠

與南華寺明油

袈裟寄我下江船笑亦人間薝麗禪溪上蘇花飛欲盡傳衣高掛定何年

與僧德忠

何處浮漚一葉船總知此老是真禪九年一坐西方得笑問東風合幾年

官窑懷羅服周

步隨童子兩三華曾接翁餘履薩香花柳最長無此興管絃疊奏是誰章不知樂事還前度忽漫年華又幾芳昨日做茫烟浪裹白袍錯認倚輕舫

一笑從天下有亡旅蓬兀兀謾焚香人間此會非前數別後孤懷空短章繞花村雜頻接響浣愁江水有餘芳羨人咫尺知何處月在清天影在舫

與肇慶黎紳

梅花相對坐分巵花未飛時又別離酒底花枝顏色好十年曾記我來時

張月溪翁

歲月閑來不厭深麻姑分付自而今華筵酒盞年年在不變桑田不住斟

萬孝孫詩

何處扶將兩木歸聽歌柘府孝孫詩閩南燕北幾萬里春雨秋霜卜二時鏡裹舞鴛長顧影塚頭芳樹忽連枝乾坤浩浩都何事欲為君鐫第二碑

飛雲頂和湛民澤

黃龍之下花冥濛黃龍之上飛雲峯峯頭西望天遥渺擕手仙翁騎白龍

贈湛君林塘翁

咲問林塘卜者誰林塘幽意老人知水花過雨春無價山鬼吹灯夜有詩漁唱隔波通甫里松根枕日自羲皇意行記我曾來處曲徑籬門夜啓時

三山居士

不向人間作三老不向人間作五更十丈紅塵不識面老來真結三山盟尊前安得李太白風外與君歌一聲巨鰲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留麥秀夫謝伯倚飲

水岸花枝霽色開忍看紅雨點蒼苔閣君艇子留君住沙背人家送酒來

和白洲見寄

箕自遊羅浮還忽奉手教帶名山之烟霞喈喈明公之水礫醉其醇醉歌其高詞所得多矣昌勝榮感諸作在吾石翁者一一奉讀言語事功迥出東南浮雲之上矣北門園池之作又近古之絶無也顧予卑人何幸見之奉和小詩二章史散堂空聊一過目而已

靈洲學唱未成歌直至如今夢作魔萬里江湖風月夜天涯回首十年多

四百峯頭拍手歌宴山還也被山魔科頭坐老峯頭石不管人間歲月多

月洲

丈人手弄玻瓈秋蟾光蕩漾銀河流前灣惟見鷺[illegible][illegible]
浦不辨馬與牛嗟哉丈人誰與儔不戴天隨笠不泛鴟夷
舸五湖風月無人收閑將滄浪歌更和柔蓮謳江波東去
無時休

與豐城游深

青梅如豆雨霏霏山館夜風吹客衣可是江門潮信急送
君剛到送君歸

罷職周見寄奉答

看花何處步斜陽半醉歸來屐齒香昨夢隨君拄杖子新
詩寄我停雲章千声鳥已啼深樹萬片紅猶弄晚芳満眼
綠波君不見東風数問去来航

何物頑雲推不去氤氳衾枕泥人香殘春醉過十来日漫
興詩才一兩章嗒爾是誰忘獨坐閑中聊此換年芳房岡
老樹槎牙在好與夫君一繫航

寄鄭佐圭

無端風雨催春事取次園林罷晚香榻上幾年餘敗絮人
間何處笑含章春寒冬煖天難信水北原南草自芳欲寄
雙魚問消息隴頭不見有来航

次李子長韻

乘潮訪我水心寺拍手歌君袖裏詩日影中天猶未飯粟
瓶無米笑君遲

寄湛民澤

嚮雲春步晚晴時手拄藤枝口誦詩何日便離烟火去梅
花村裏夕陽遲

寄吳順德獻臣

林亭次第到花枝笑把花枝照別離江上丙潮都送我人
間一兩更知時青蓮洲渚王孫草與倚雲濤客子詩何處
思君政愁絕扣舷日午枕初欹

贈莫明府之封川

失製天孫錦無端去住心尚遺慈母愛未脫長官箴觀物
聊雙眼凝塵但一琴山堂開曉色憂卧擁紈衾

贈山東右方伯李白洲若虛

早晚天書下九關紫微花帶岳臣班三年燭底還滄海一
棹肩頭又泰山影載西江隨月下家臨南浦放歌還不知
宇宙今四首曾破人間幾駐顏

足夢中頭聯

浮生同偶寄老興自多佳抱病長依佛看山始出齋梅黃
猶宿雨酒熟更開懷解覓烟霞透乾坤兩破鞋

題郁少府劇次韻

天地長風別有期手中霸柄未須離半籠紗帽哦松下香
霧隨詩落硯池

次韻丁明府題壁

華表歸來鶴是仙江山城郭尚依然不知列國諸公子還
識當年魯仲連東海月明青鳥去西池雲在白龍眠廟前
日日人行過江水東流不盡天

雙鳧何處挾飛仙一去人間事杳然鼎世幾時公議定廟
門高榜白雲連形將草木悲人世日落狐狸上冢眠莫怪

雍門歌此曲雍門元是大羅天
羅浮次韻答羅復周
西風吹上鐵橋頭回首乾坤五百秋萬里猝浮滄海遠九
疑雲暗鳳凰愁忽看天上春臺燭長送人間夜壑舟凝睇
茫茫政然絕此心不是學巢由
羅浮次韻答李子長
明月清風杖兩頭不傷春亦不悲秋好山行到深深處世
事都無極極愁今古幾人成獨往乾坤孤影落虛舟憑空
一望人間世誰自泥丸得自由
和謝天錫
飲足還依十丈崖浮生休問百年懷人間勝果生難屆天
下名雖死不埋若碗啜花真有味半床無夢樂何涯今朝

試問葵山主何處從君兩破鞋
題畫
醒醉人間各有緣茫茫身後與身前白頭一老長如醉閒
借烟霞石上眠
贈羅宗傑孔廣西求福
一奏朱絃一看山鳳巢山好鳳應還忽聞此調來天上肯
信三苗自古頑草長縣門春雨過花飛簾幙午風閒當陽
待報朞年政南顧誰開聖主顏
一洲居士歌
我聞海上有十洲巨鰲戴之東西浮老仙一斷六鰲足餘
者蕩漾無時休不乞舜與禹此身上繫勞居屋紮不乞周與
孔此心下為蒼生謀居士下侍緑玉杖指點四海如浮漚
散為桎梏機變為仇讎開心飄飄自今古作此洲主夫
何求多岐亡羊豈不爾兀兀騰騰畢萬事
贈吳洲鶴赴成都
觀物臺前春已深海棠國裡又逢春光陰過我還催我花
鳥娛人更惱人萬里橋頭嫩望遠百花潭影照人新黃堂
冠蓋皆卿彥辭林贈公次第停車問俗頻
陳奉時惠灯檠
欲校何書愧不才君家東閣為誰開天邊昨夜孤光動虛
負青藜老子來
答胡王
楚雲飛不去又作隔年留海鶴相來往雲巖石几樓
答李可久

何處天壺春醉遊酒杯長日為花留詩情晚被春幻去月
短雲山獨倚樓
嘉會樓
無盡滄波與白雲四時長伴凭闌人櫓頭鼓角風吹到水
際光陰月蕩勻鐵笛一聲何處眺白沙千古此樓春小留
南極無窮眼偶寄虛空浩嘯身
寄吳獻臣
袖中一尺札何處夢相尋風雨盡秋思江湖多吾心窮途
端有命壯士且無金盡夕那能寐流堦月漸深
崔希説見寄次韻奉答
柳門才子薔風流搭颯麻衣三十秋抱膝有時成獨嘆皺
眉何處更關愁書帷夜啟千山雨雲海風來萬斛舟總為

衣冠香不斷未將心事托巢由

川崗寄五羊李豎士宗尹

縣前識名東海頭海天長嘯為誰秋芝苓也向人間老家國寧煩病懶懸欵〻秋藜携一鶴翩〻蓑笠上孤舟逢渠此去無多路莫道相尋未有由

和深惟止病中見懷

跼跌何處着眠窩門巷經年長薜蘿塵榻每容僧可到京華還許步相覓年光冉冉悲明鏡海眼茫茫送逝波試上越王臺上望雲埋老樹為來歌

代簡答陳黎戎

將軍功業照南陲何處山河誓不疑善飲廉頗真未老重來王翦豈無時太平在手戈堪枕慷慨還渠劍自知匠好玉貂相照耀莫嫌雙鬢盡如絲

常春書屋次韻張世華

光分棐几花梢月香撲吟箋豈蔻風萬蕊千葩都蓓蕾須彌芥子極纖洪蚤從圖裡觀無極曾向江門問石翁猶眼江山總惺落不勝秋思幾人同

贈陳貴椿還雷州

舘樹霜風攪夜頭雷陽夢裡憶歸人老夫欲折梅花贈爭柰行時未破春

九日

掛樹輕衫風欲飛擊壺短鋏唱初醒我留南海非逃世菊對東籬肯近名山色到秋還太古酒盃隨處得吾生小序山中[illegible]間醉不與酌人共此情

[illegible]

逢九日有佳名斟盈月偶松梢見虫冠風隨步綵化[illegible]江山楚人醉暮秋情也慕春情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七終

和顏光庵風雨有感

我有萬丈篲觧掃雲霧霾曦娥正其馭一拯群生急側身
仰穹窿漏下如破笠老鳳坐扶桑暝翳拳雙膝燭龍傍昏
衢悽緊身仝溼一宵復一宵一日復一日壞壁蝸牛行深
堂蚯蚓入耕夫閔於田機婦嘆在織旅襪生苔蘚商居疥
貨殖悠悠我所思區區我之力欲訪奏韶人九疑在何域
雲山彷彿中真眼因誰別欲往視成周重譯風無烈世路
迂險艱陳迹久已滅枵腹蹐首陽粮不畏乏絕薇蕨一味
長鼎鼐尚陳設星星火未灰舉手継一爇振衣上箕潁雙
足寄百折何處洗人耳又恐汙牛舌回首傷古今何影自
披說所以河目翁周流駕言輟既續詩書亡亦補禮樂缺
倚困孤拳支臨流一瓢啜惡負擇食味紅紫去衣襪同俗
且獵較辟人敢巢穴官魯位匪高在陳窮未拙愠見由終
野米糴顏何劣不妨賢雷同亢肖聖虎別逕林烟霧暗噪
蟬徒哽咽窮湟泥淖陷鬧蛙無困竭教化有神授霸柄不
私竊皇王共襟期久近契符節歌君風雨詩感我心腸切

此庵

何處有山如須彌虛空萬丈雲垂垂山中老人不下山行
住坐卧其庻幾此山耕者此庵舊九一不分無頃畝山前
人唱採樵歌此庵一聲獅子吼龍山行者一轉語千人萬
人盡廻首手提鉢盂問如來此聲是同還是否

崔希許留別次韻

又爲採花住兩寒小廬山到大崖山江湖老去眼未昔減

市近來人亦閑白首與君三日別清湘照我一蓑還獨
老鶴能尋主跡破蒼苔一徑間

周文都惠茶

石泉煮新鼎詩卷坐高春烟歇鶴初下酒醒花未逢磁甌
總一舉通客已千峯不住松風耳長歌欲闘公

竹几

新州新竹榻不見錦溪叢秋盡千峯裡鳥吟半醉中清尊
撤廣席碧閣隱殘鐘時事休相挽華胥與始濃
瞑足清風几神交綠玉叢逍遥天地外恍惚有無中雲水
宅一畝雕胡飯一鐘欠伸新雨後忽見衆山濃
卧起千峯暝婆娑萬菊叢管寧雙膝外元亮一杯中躍馬
三义路梳頭午夜鐘如君席不煖不有聖情濃
耐可終日醉何須消世知在山惟老竹作榻用孫枝一枕
日將夕百年春獨遲風窗開四面星月夜相隨
足醒還是醉無知定有知眠穿風月榻斫斷鳳凰枝夢與
真難別春將老去遲無心雲一片到處肯相隨

文都惠方山巾

舊製唯陽別新裁越綺香青餘雙鬢映高只一山方步潤
花沾雨穿林葉帶霜洒然新沐後吾亦愛吾狂

寄致仕林憲長

楚畹歸來對木蘭水中玄髮映朱顏一番封事臣忘死幾
樹斜陽鳥倦還未老雲山誰入手高吟花柳日偷閑也知
名字收冊籍不落神仙第二班

寄廣藩劉少參朋飭致仕憲副江一元

古寺多年酒春邨十五飛夢醒孫劍在書到九衢稀留何
終途遠江為正遒肥大崖身上月閑照薜蘿衣

和吳海道留别

照半山行客路長波萬里使君舟暫留碧玉春非淺共
對清尊夜未休醉領風花詩句句神交滄海夢悠悠飛騰
早振青雲步勳業如今尚黑頭

和劉少參朋節留别

碧玉應難遇青山何處逢情酣十年酒夢破一聲鐘共戴
清平世獨行雲水踪山林異朝市不得久相從

題平樂梁太尹都亭别意卷

蒼梧抵平樂数百里高山大林峒徭出没長鈎奇弩
矢殺人如麻龍門適當二州之中多填華人有罪

者於此而鎮之文武才官其庚矣予卷中諸作供
不及此践以詩

平樂遠接蒼梧烟峒獠白晝争戈鋋中間公有龍門訏直
道未能辯獨賢

和周憲長時可留别

青青皆下草生意又逢君往古春餘幾而今始屬人容容
涵宇宙兀兀断知聞不註圖書脚探玄哄子雲
千古韶音歌一声何處謳華堂人半醉紅燭影交流象綿
羅天闕雲霓護客舟楚江黄鶴唤清夢亦髙樓
身着紫藤裳門掩碧烟蘿辟人甘鳥數行路愧丘軻長醉
蕪長舞一丘還一窩紫鹿率道士許我日相過

和廣西吳憲副

我本楚狂人荊州此識君雲山還昨夢世路與人分短鴻
曾嫌醜虛名自愧聞蕪金数字至髙義激浮雲
無民不清静有吏與歌謳古調何人會明公是此流長風
破巨浪孤影落虛舟獨倚闌干月幾回明遠樓
綉斧昭州路開荒透客蘿陰符兼老子劍術滑荊軻作護
新泯舍烟消舊篠窩倘餘經畧此不惜重經過

茅林八景

太山擁翠

雲木閣雲峯斜通凿鳥徑匠石莫相尋龍葱看隠映

曲港拖藍

九皐昨夜露孤鶴散清響驚起弄波人長嘯星河上

林溪漁釣

白頭據盤石長竿弄烟水為問夢中熊孰與溪魚美

禪寺晚鐘

暝翳寒城雨明催古路人塵中紛擾夢断送幾黄昏

龍潭秋月

神物本天用寒水深見底不得抱珠眠明年春雨裏

竹隴春雲

野外如膏雨天邊披絮雲眼前春事急公是耦耕人

竹軒詩興

列國壇皆廢千年風未開洋洋蕪渢渢季子幾時来

芸舘書聲

平生用不盡古人一卷書持此争愚聖令人萬卷餘

題梅

影落寒江月一痕烟霞剩馥倩誰聞和羨欲試人間手字
鼎秋塵淨幾分

次韻沈都憲時易

箕無似比者一拜執事祝融之下不惟信其言於
俄頃之間而尤加之意於既別之後王公大人崇
奬山野此風斷絶久矣伏承即日書并儀來呂勝
榮感諸詩奚容贅美奉和二章前以寄意執事後
以寄意石翁意陋詞荒不勝悚息

王公作意下郊人廊廟江湖夢亦員後老千峯聊自紛初
交一臂此何神青山兩坐曾他兩白雪連歌別是春高逝
鳳凰九千仞清都只恐絶傾隣

鶯花笑弄祝融峯來往應誰認此蹤老子夢多山水癖中

丞情有歲寒松可無巢父安唐世況得南軒待晦翁黃鶴
樓前一回首白雲鄉裏接騎龍

石翁見寄次韻

花下一盃還一歌梅雲細路隱畫蘿春來紅紫花無數此
外東西路更多影子青天從放誕頭顱明鏡咲蹉跎悠揚
乘興前溪曲戲撥流澌漱碧波

萬里長風擊楫歌了無此夢掛烟蘿溪山到腳長嫌少車
馬臨門不愛多瓢掛林梢風淅瀝鶴巢松蓋夢蹉跎一聲
引起漁家傲兩兩三三唱隔波

逍遥遊侶却來尋萬仞烟霞一片心難问眼前人說得眼
前人只解鄉音

山盟投老會相尋無復人間不了心鐵笛試吹峯頂月山
靈依舊是知音

沈都憲詩來次韻奉答 二首

豈無魏野忘情得只有萊公着眼真卑賤不知誰是我謙
光自信禍福神焚香詩讀兩三卷洗手曆開十一春不盡
長歌還短舞典衣沽酒共比隣

兩脚東南萬萬峯悠然雲水一行蹤地炉撥火常煨芋岩
谷鋤雲自種松聽過茄簷餘丈日衝來風雪只裘翁閑拈
周易從頭讀能躍能潛道是龍

沈公見寄次韻奉答 五首

婆娑獨對皇天影談笑都來俗子喧芥子須彌還我闥千
紅萬紫亦春園心無牛口千秦穆迹継龍頭愧郎原江上
神龜尾方曳放情泥淖不須掀

一回人物如公少三楚姓名從古喧滄海會同都活水芳
菲次第各名園黎羨莫道無萊婦蘭既應誰負屈原自古
是非看汗簡一番披抹一番掀

階前鶯犬虎頻過門外催租吏更喧欹枕月横千丈石種
乏雲累四時園崇高楓陛今惟聖貧病桑樞舊姓原苦雨
閉門如坐井一簾由地未教掀

閑來一坐都忘却為有東風入耳喧春意宜人何獨我花
光着處不皆園燕泥軟趂高高栘鶯谷斜連短短原田畓
江門去年道兩三聯袂任風掀

攻心真樂濃如酒避俗高人寂不喧接朔雲霄千仞鳳交
陰椿桂一家園趋庭舞罷星臨户倚竹詩成風淌原更愛
紫荊花意動花根活水手隨掀

衡州鄧貳卿[illegible][illegible]石翁詩次韻奉答 三首

隱几青山疑有約醉才偕有咲無功白牛車子終居洛余口人家莫薦雄衡岳主人開洞府湘江烟月押鳧翁鷗臺東老沈都尉也書頻到鴻鵠遙憐萬里風

花柳芳菲曲徑通尋幽莫道我無功天和得處人方樂地主家時客亦雄榮領已教都絕夢頭顱不恨半成翁從居欲飯諸峯蔽只恐香飄口角風

蕩蕩乾坤無畏境憮憮造化有同功紫霞繚繞孤眠穩宵漢飛騰一羽雄文繡早知非越[illegible]席老去是紫翁衡山咲與箕山較瓢掛林梢不斷風

隨守李士脩見寄次韻

宦游隨國吾何壽夢入半宵晝亦酣有限光陰真自惜無端世事不交談公門却掃雲生席流殍歸来月滿庵収拾江山閑調咲清風萬壑卷晴嵐

朱戶畫楊迷畫轂玉河流水漾春襟普天弓劍每含卧萬國簫韶龍鳳吟領郡有人生色少握肝無地托交深吾宗不取當年美衣振青天萬仞岑

春日郊行

春滿江山桃李新芳菲洗眼是何春大賢為政今如此不道今人少古人

入洪山

翩翩皂蓋又青山住世人還出世間萬轍一途歸去住不懸非禹不非顔

青春作伴入山來花鳥平生不受猜割斷紅塵雄劍在匣教腰下綉生苔

登山

千里禾麻壓畝低恩風德雨逐輪蹄富民侯印如天上雲是樓臺風是梯

與報山靈太守來山花山鳥亦遲回麻衣倘寄山中榻肯對寒炉一畫灰

劉媼送酒 三絶

康衢聲響罷陶陶飢餓相尋到我曹美醞三升殊可戀野人何事咲東皋

誰將白鶴與青蚨十五橋邊覓酒壚想是東鄰劉老媼一筒滿眼不須沽

襟顔何處不曾開世短情多白髮催一曲高歌還自聽肯山咲覆白雲杯

承嘉弟遺弟承規挐舟送客武昌舟還金磯適旅弟承敬會磯下許相挽而上舟覆規與敬得拯[illegible]舍舟而歸承嘉欲令規求前舟止以詩

兩弟磯頭真陸沉茫茫不記此來心扁舟直得曾多少天與平安抵萬金

黃公山釣臺浸水答陳二教先生 二首

浩蕩烟波咲此臺悠然雲水不安排餞無溪友相留去饌有江魚自入来大放綵綸看月上小將舴艋認風開相看影子還相識誰倣前人舊體裁

山色水光相上下酒瓢詩卷日挨排早知長日不虛過肯道吾生是倘來一點青天南極外全臺白眼老夫開荷花

菱葉無人管留取襟裾次第栽

題縣主山水圖

家具生涯且釣舟黄公臺影漾浮漚波心閑有鴟夷笑不把牙籌燒釣鉤

木狮山幢到眼真舟青擎手壓紅塵休衙午敵千峯面江北江南一樣春

送許夏卿還上虞

袖消烟霞發消風會稽面目許誰同此身天地本無外行迹水雲都自空冷燰一年蔬飯裡往来千変不言中臨風揮羽仍霄漢約我重来五嶺東

丘壑生涯甘自適路岐逆僻問相尋為人機恐除根晚非聖書曾着意深則𥁞雲来空有興鴛鴦綉出已無針因君

獨起孤山夢坐弄梅花月底陰

謝天與改官汴泉幕東嵩兄有詩次韻并寄

梁國何曾遠嚇我今人情或古人同雹懸雙眼欺秋水鬢擁山花御野風柱史官来頭已白醉鄉逃去頬初紅吹臺獨上高迴首各各洪河落照中

活動天幾切太空四方上下本玄同坐臨梁苑棋聲月行倚汴堤楊柳風醉掉頭顱紗帽側倦遊車馬軟塵紅詩成愧我空相憶都付蘇門一笑中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八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九

寄嚴先生龍任

紗帽閑眠背夕陽幾年歌裏聽滄浪夜来風雨宣城夢千里蘼蕪滿地香

和沈大有國賓韻

人間難記定難忘眼底魚潜共鳥翔開户一番飛動意滿簷春雨墨花香

戚里春光未易逢朱門羅綺香難窮不多岐路驅馳裏無限珠璣咳唾中

太守馬公墓誌成詩寄其子侍御

翰墨非徒此着勛欲從地下起斯人文章老去還須悔語默元来只自真圖象幾回悲夜雨雲山終古共秋旻還吾

第二碑今日零落高才一愴神

次韻朴卿弟 四首

拖犁早穗已成科拾穗有人行且歌長路自来還自去今人心契古人多

泯泯日長人獨坐閑閑風静鳥同歌塵心生死全消未天損分明不受多

七尺自臨潭底影一瓢不聒樹頭風安心了了無言説興味都歸半醉中

彼此袁榮併一空夜来急雨戰驚風午窗忽起初晴日宇宙無端過眼中

與雷敏

隽俩亦留今亦俩两翁少[illegible]

華選君收道謀經営破留開萬巻筆鋒落手欠全仵青灯
長夜相逢教分付而今變黑頭

下第栽禾呈諸兄弟 三首

樹緑陰低壓竹籬山青面好關茅茨隔花老眼看人悞惹
石山草報飯遅苗意懐新時雨勾人々情依舊濁醪知逢萬
剪盡兄弟賓祭年々合有支

指迷中路須童子拜號村山亦具茨杖屐已空天地闊頭
顱聊得雪霜莚呼牛應馬誰能事運水搬柴君得知世短
意長無俗念青帘影裏酒頻支

十畝山田都漸次数問野屋有塗茨施為正處勞神少租
税先時見吏遅容足江山如有待候門童稚總能知不裁
溪口桃花樹勾引來人恐莫支

任仲祿仲謀萬鈞諸弟載酒訪田所用韻

人好烏鳶同鳳鳥迹高黃閣亦茆茨荒村載酒相尋少嘉
補逢年豈患遅拾穗獨憐公不悔締交曾許鶴先知五風
十雨天終定弟勸兄酬樂不支

寄答曹卿弟示詩

分付周遭不挿籬雲為簾幞霧為茨堂々大路容人去稍
稍灰心得老遅元亮醉鄉同此醉叔牙知己是誰知随身
宮殿皆堪適何許勞々費四支

和升卿

弟許長歌兄許和情須相愛法須排天光人擬休同調城
市山林不兩来眼底孤灯懸夜則脚頭荒徑到時開池塘
草色如鋪錦刀尺今猶看巧裁

開封侍用推方伯不足

風淵南窓一枕宜懶将心迹較皇羲高山大谷看龍變流
水行雲到我知今古英雄都百歳輪蹄世路但千岐歸來
老子揮金少喫共桑麻話雨時

病暑

昇者無今歳劇病甚往年侵月瘦頻池曲風微空樹陰飛情
霄漢健濟意泳游深道賜人々是金莖恐之甚

用韻答李公冶

倚遍東楼住孤吟暝色侵人情限一舍天道伏群陰黍熟
黃雞在人閒白屋深家慈愧吾子有酒兩田斟

寄雷震東讀書熱湖并寄震陽諸昆弟用前韻三首

一瓢蔬食非難受萬里毛錐亦易投青眼今宜惟古是黒
頭命未與仇謀小将一杖扶岐路何許孫槎訪斗牛奈可
逝波頻洗眼等閑不設過橋頭

白沙為役兩年留杖屐朝昏不暫投膽内藏藍無世味案
頭螢火共書謀功名堪折中郎屐鼎鼐終亟上帝牛弟子
爾家佳且衆東頭住好換西頭

手未攤書意已留兄知拈掇弟知投門庭諸父無遺蠹館
穀經師更善謀盤錯幾年都利器輻輳前日有童牛儒生
回首吾家季[illegible]弱冠當年應鶚頭

贈吳別駕獻臣復之成都

蒼梧飛檄蜀都臺病起經年別駕來千古事功人每後一
田岩谷眼初開路經灔澦波方定心許乾坤老未灰相摩
一冠逢太守黃堂元不着塵埃

畫㙬

鐵橋曾識春風面玉鉉終和上帝烹散步江村霜月夜仙
香萬斛引丹青

岳陽樓

九江有水来天地三楚兹樓冠古今日月宏開雙照耀行
藏偶北一登臨霄漢無復君山奏簫笛空悲屈子心了了
世情歸滓溟巴陵小放酒杯深

桃林書屋為巴陵方文卓題

片霞香點萬書堆手捲抛書撥篆灰多少旁人迷指顧是
天台不是天台

寄沈大有 二首

水月相磨勢兩忘千尋水月有蛟藏鄂城今夜思千里一
首書殘一炷香

枕簟孤眠夢已忘人間兩手謾收藏祝融風渺遊人袖一
片崖蘭萬斛香

岳陽樓留別張孟賢太守

千尺雲楼萬頃湖我公誰眼中無霜天鐵度入坐定縹
緲長歌步到鳳鷗畔野舟都蕩蕩簾前杳影共如如當年
信有東山鄉時眼宇宙中間合自孤

途次得石翁書寄東崙兄

又拜封書到石翁非翁非我復非戎百年老只門墻下幾
樹花留闌檻中白髮庭闈兄旦暮青刻乾水子西東明年
鸚鵡洲邊路活水和風百尺遙

用前韻寄東崙兄

爍足十尋欺凍壑抽頭三丈看朝羲身游物表都何意
到人間了不知襲有流螢臨稱子行無怒馬出他岐自衫
局帽東山老全楚風流見此時

扣舷清唱影相隨卧有星房馭有羲天放青山南面熟波
催来鷗北風知籠中日月非高鳥穩底烟霞是旧岐眸眸
紫芝朝暮足敢將腸胃傲當時

偶成

無心雲水一虛舟競住江河静不流蛙鼓耳邊三兩部橘
奴眼底百千頭道非身外朝朝樂事付人間種種愁幾夜
月明無限酒逍遙只對洞庭鷗

書東山草堂扁

封題雲卧東山扁歌咏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旧屬補
洲歲月有殘棋石橫流潦潛斜角梅逆書蘿所鉄技自笑
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

舟中喜諸生夜讀 三首

短檠深夜一船虛三尺藜床幾卷書枕外坐間心慰我波
中出聽喜知魚政求入處門墻是豈乞人間富貴餘聞說
天孫雲錦好大開心眼看何如

聲自何来谷本虛敢將糟粕委諸書不求安飽思無益頻
賴朝昏食有魚巢鳳依梧軒萬里籌灯承照情三餘欲歎
子建瑩篌引清響雲端愧不如

賞逐花来賞不虛今来芳躅古来書頻將心手翻緗帙也
替芸香辟蠹魚戰勝北身煩律兀攻堅人力不貲餘請看
三丘天遠月後来清光尚作如

疊前韻四首

迂鴉并舉咲鑿舟晚波不住夕波流眼欺幾卷留灯燼鐘
散群鵶落樹頭短髮江湖天欲雪長征土木路皆愁驚湍
數呂相連續求許織機到白鷗
峽東蕪葭帶客舟江涵星月傍人流悲歌絕意関人世縱
飲無錢解杖頭海角往來都此與心端滓湞浪誰愁不眠
獨抱閑來滕山狎浮雲求狎鷗
又何清湘弄一舟咲將雙脚問清流囊收風月非窮相夢
熟烟霞最上頭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獨不為窮愁稻粱
瀰地悲鴻鴈馴得滄波萬里鷗
湯湯白虹揚一舟乾坤孤影在中流風高物外浮湞與天
蓋人間岸幘頭歷阪鹽車騏驥病委霜人路菊花愁也知
萬戶封侯樂一點真閑不及鷗

次韻喻子乾見贈六首

拂几彈絲風瀰城此刀千載表然驚千尋一進竿頭步始
信前賢畏後生
竹繞官衙水繞城簾前不到野人驚坐殘水竹邊頭影十
丈婆娑月又生
瀟湘雲霧鎖叢林玉色荷花許樣深只恐塵中看花眼龍
宮幽眇不知尋
樵歌落日風瀰林漁唱前灣夜氣深此曲人間元不鮮離
鸞別鶴會相尋
度十溪深更百溪野雲節屋打頭低雲香莫遣聞猿鳥遥
得青羊鶴又西
破笠不眠雲在溪兩有詩味竹篷低波喧鷗氣壓來北山
吐微光月出西

次韻王良卿一首

豈難擀羽會高風亦易收名上景鐘族並河汾源不淺門
傳文武道初同酒杯照減清灯影日晷催成黑髮功七十
二峯雲霧裡不知玄豹在何峯

次韻余秀才二首

門牆不外千桃李澗谷誰甘一蕨薇足底烟霞宜我未竹
間香氣是梅非雲開萬里天無意海放孤槎我有歸閣寄
紫霄年五百鐵節扶路此通微
到我連篇都月露疑人有策頌岩廊齒牙不溥紅綾餅風
月宜歸紫錦囊黃鶴高登知後念秣陵今話記前忘儒家
莫悔生涯薄舍下詩書牆下桑

寄歐陽汝賢一首

聯翩炎風咲語長恆謀舊雨嶽西廊蓮壺不讓容潛息行
止何方此括囊人自別來頻入夢路從經處不能忘托尋
雲侶無烟火木葉為衣不種桑

釆陽吊工部祠墓二首

不遇龍蛇有屈伸悲秋可忍更傷春唐虞迴首封比屋孔
孟樂天非旅人清世獨來真自咲黑頭何處不堪貧鼎洲
五百年來水誰照逍遥七尺身
課葵不葵等是休有生無生情肯留壽遅殤子千年在詩
與江河萬古流天借人心都日月山藏廟貌自春秋拾遺
苦被蒼生累贏得乾坤不盡愁

養庵為永興馬貞夫題 一首

九嶷霜雲鎖玉漢強千尋南溟珊瑚技玄宮極幽深態誰見毫末積效踰山岑撫卷得玩䪨隱几亦觀心辨琢豈須玉受礪須黃金無篠月自生無覺日自沈四首人間世坐歎漫行吟㸌然希子琴誰哉賞此音

次韻郴川傅韓先生 一首

儒衣寬博與懷開只此斑斕便老萊（昵二親紋戲）自愛日長如歲在不知窻冷有官來奇觀具眼東溟是閒夢何心北闕回右手承惟須奉檄何妨更舞左持盃

用韻簡孔貢士 一首

梅放仙香滿意開郴山誰道不蓬萊新盃幾共殘盃續今雨還同舊雨來冠玉相逢顏色在凌霄倘許脚跟回曲肱

驚起先人枕又進乾坤水一盃

郴州留別高揮使 一首

昔歲潭州話熟君文翰深許此重論黃金幣重新開府黑髮冠峩舊將門玉帳中宵刁斗靜天河一洗甲兵存蠻村幾試巡遊馬桑柘陰陰日色温

與致政孔千兵 一首

紗帽閑眠心兀兀金戈不枕夜沉沉要知此老無官府便是昭文不鼓琴細字蠅頭雙眼在遠塵庬伴一丘深果留不盡遺孫子玉樹瓊枝總出林

答王朝儀貢士 一首

可是貞心世不磨珊瑚石上看餘柯情傾一面逢君晚酒戱雙椀過我多坐久客簷聽夜雨路長塵世隔秋波光芒

李試衡星斗十丈無前有太阿

郴州葛別駕訪寓舍詩以復之 一首

楚國郴山厭上流胸中著此一監州開門君晏春風面乘興吾方雪夜舟官府清虛自似寄烝黎勞憊鬢添秋姜侯未到先聲喜（太守姜公尚未到）雲影天光共一樓

樂昌道中 二首

瀧石横流盡犬牙千林不見鳥為家沿山曲曲無名水夾岸鮮鮮空好花赤脚舟人寒逆棹青烟洞繞午燒畬眼前幾盞催詩酒歲暮無錢何處賒

遠去江湖志不遑今來未覺昔來非眼穿海月籠沙白足倚熏籠對火微行客自知無歲暮飛鳴不記有家歸脚跟自有平生路未許緇塵點素衣

五羊寄鄧先生俊主 二首

追隨獨愧共此門今昔交承信有神一舉十觴聽雨夜七年三遍度瀧人好山我有朱陵洞空谷君該鄭子真草色河邊春意動重逢肯負可憐春

後時自許甘丘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時咲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廻首乾旋坤轉有冬春

答廣州黃別駕番禺容人 一首

風流信自東山里感會更同南楚情滄海方能來寶筏監州正爾得仙城臨波杯酒歲將暮識面芳菲春欲生半紙楚雲臺主我獨來弄月又殘更

答朱勘推伯驥 一首

高才雅足當府攷餘子自知無宦情海國風潮催夕棹
村花柳被春城名香麝引清朝動病草風翆昨夜生澤物
洗究兩無憾遺編殘燭想深更

寄許高揮使

小隊𩕄緌影作雙雲為車蓋樹為幢遙瞻萬里元戎氣吞
盡東南未肯降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九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十

弘治庚申春三月十六夜夢有客題予文稿曰臨
著集予年四十九矣來歲詩曰遽瓊知非歲所臨
値年已似手中蓍

寄五羊楊景昌 一首

東所來伏聞先生數年內連値西艱哀苦可知勢
隔城府造弔無由旅館初棲紙墨各各不便未遑
疏狀義殊踈畧為過何如遠離情劇聊有小詩

夢裏相逢不隔生恍然三十度飛螢仙緣倘許重相結騎
箇青羊過穗城

寄致政江一元憲副

楚雲花柳值此艶春豈得無飛動之興不拜光風
歲月多矣石翁且病蓋鄉弟不作旅情君勝小詩
奉上和而教之否乎

並馬隨吟記月河三三兩兩醉天和欲尋前度追遊興轉
覺光哀多樂不多

挽秦時 石翁仲子

觀化疑君不可先高堂病髮白哥有無情世短悲風紲有
底花飛急雨前事定一棺如此蓋身存二頃未論田鮮鯖
江上晴烟灘人間歲月誰憐促四十分明又五年

新會江簿送竹蓬 二首

屏風誰道竹蓬宜亦有當年吳隱之孤艇湘江鈞魚夜喜
聽打背雪來時

海風無柰撼雲根昨夜悠揚盡舫軒到耳隔牆背瑟瑟嶺

松葉亂與枝斜

安福羅進士見訪 一首

繡穀波紋交暖吹木犀香影動晴憁人才近古多黃甲風標如君稱大邦璧夢夜來古鶴夢楚江春去接吳江前期王事催歸與花消溪山酒消缸

次韻石翁 一首

江山園病榻夢覺合天然虫臂元歸幻鶯膠未著煎庭柯風撼夜蓬鬢雪催年名子逍遙化誰論視稍偏

用韻呈容一之 二首

宿醉睡未足陰川花不然雲岩談警句露名得新煎[illegible]樓傷春意都忘帶索任一袍仍半臂海氣自多偏

斷飲尤清絶休吟抄松然木犀西荆薇花具減餘煎好日歷新歲多情記往年巴陵三醉夢花綴幾灯偏

寄答倡兵幕 一首

馬整庭陰聲草芳越江春帶楚江香勸酬未轉虛堂日眼閣孤雲數鴈行

與羅服周詰石翁病 一首

才歌楚引楚雲臺何事春襟鬱未開桃李半花寒勒住梅苔滿座濕生來兩行君落青衫淚一枕翁添白髮哀看到彭殤無壽夭浮丘醞道揖洪厓

疊前呈一之 一首

鄭侯疑得計种放豈其然譽廣終為祟膏明直自煎流塵如昨日取象有千年酩酊黃昏後遊人坐馬偏

睡鄉 二首

去馬求牛路路紅桃白李村村老眼似開還閉欲[illegible]欲關孤根

警露樓頭鶴喚應潮沙際雞聲天道本來默默我心何自惺惺

和答張廷實 二首

炒硯樓頭記往年酒中忘聖亦忘賢故吾無夢亦吾夢夢見誰家杜撰禪

江湖來往亦脩然白鳥孤飛過遠天一片黑雲終破眼拌炯牢繫柳邊船

謝黃曆 一首

客舍地偏春亦到桃花風煖酒須開試將歲月從頭看四十九年知我來

次韻陳光晉

湖海十年空此身相逢如夢復如真心無去住那懷土情及屋烏元在人酒映壁灯憐夜短硯肥溪雨趁春新不知紫蓋峯頭芋甘得儂家一味貧

安節為南海潘氏題

葉不苦秋瘁花豈榮春旭朝暮等一途終始何異局雷澤被青蓑蒲坂擁黃屋我欲觀其人塵淖翳芳躅撫絃悲恨長風雨断残曲

讀張廷實寄容一之詩有册成分寄朱陵洞之句用前韻寄一之弁求册也

迴出人間思側身天遊消耗幾時真山無韶貢如衡嶽迹不遠心亦至人白髮經春疑变綠陳根得煖欲回新若教一

洞府能招隱難犬從來不厭貧

傕一之和詩一首

須將詩酒謾閑身相對乾坤只任眞我是滄溟同病客公為風雨惜春人夢迷雲樹歌孫枕眼付井花思一新何事吟情終日倦豈嫌釣戟為工貧

雨中呈仲采一首

風捲青蓑雨打身江湖千載著玄眞移春花片隨流水下釣河豚不屬人隱几自知常卧好睡鄉無夢得時新杜陵頗自恨枯槁种放未宜輕賤貧

代容一之和答張廷實二首

全身了不着塵埃金粟如來是再來三老不須防顧直一杯自度更悠哉

朱陵洞口如鐵甕鐵甕主人斷迎送不將道眼照桃花窔饒鎖斷當時洞

仲采遣子晄寄瓷瓮憂値風雨一首

碧玉危心著老身松堂遠夢到兒負好春不惜晴明日暮景誰非愛惜人斷續四簷風雨舊寢興幾夜鬢毛新古人心契今人事贏得多愁不為貧

仲采和詩奉答

一聲老鶴影隨身引望孤雲眼未眞春入池塘疑有夢今來魏晉豈無人山楹過雨如膏沐野鳥逢晴覺語新不用錦囊隨驢島東方風月太教貧

子長見寄次韻奉答三首

靈籟空中來可聞不可見安得無聲語一團開素練

老翠儘疊出淺紅猶開見人間心孔開九两鋪江練萬変了無心十年何所見山堂斗帳空穆穆月如練

盆池

奪月眞珉琢月圓涵虛數尺亦淵然中間生化無窮在剩却春陵一箇圈

呈友渠

心學無傳幾坐馳欲憑言語轉支離跏趺終日人人是流時隨機各各宜萬里長波須自度半林明月受誰欺如今無限江門淚悔不於翁解語時

次韻順德蕭秀才用

白衣皎皎眼偏醒碧藥交交鶯互鳴海底琅玕非此樹人間塵土是何情雲根作枕夢亦少洞府結盟鶴共清霜柄乾坤誰握得朱絲謾續一音成

用韻寄謝半江德明

斷飲春殘醉不醒九迴腸轉五更鳴網絲生閣燕無墨風雨摧花鵑有情衾枕晏移孫客夢鬚眉幾見半江清科頭倚樹傷今古綠藥交加子又成

東所惠米

三旬九食好顏容闔道斯人久在東枳殼花香供一嗅炊烟遙曳穗城風

次韻羅服周見懷

四百浮山眠仲表數間茆屋寄盧仝掃空陳迹長風外聽長蒼苔曲巷中醉倒江湖秋露白煨來芋栗夜爐紅人問空有張羅在萬里長天不及鴻

和蕭用

白雲鶯開洞清風迴出璧山中餘幾日象外得吏新月露
沾衣好岩泉落硯頻周南還鄉在返聽豈迷真

寄李子長用前韻 二首

四十年來蹟纖毫不甚惡嬌兒隨眼過好景輙詩新茶竈
孤烟在禪房一卧頻世情無俛仰習懶亦成真

頭顱饒蟣虱世路足勞塵天道朝還暮人情故有新原生
貧亦久懷集夢難頻野帳敝手把藜羹咲兩兒相對真

用前韻與謝天錫

風雨滄溟孤艇閣悲涼旅舘一灯同白沙若道無來路紫
蓋催歸有夢中積草庭心添老翠晚霞江面散餘紅東飛
不得西飛共信有乾坤燕與鴻

和友棠 二首

枯槁何曾恨煩囂不受侵我携千日酒公酌使公斟

獨作逍遥遊不受羈旅侵五色流霞盞朝朝只自斟

寄答梁叔孚先生

相逢西南路秋鴻十三飛登眺繼芳躅山水呈靈暉把贈
雲龍縑製作野人衣花舞春風妍月坐秋江輝僧眼侵長
廊苔色射漁磯涉園蝶既來泛艇鷗不歸書失通瀛洲分
猶界業微豈知交州使再扣盧山扉天宇本馳歎春情更
依依清泉仰分流淇斧續餘輝總餞一觴調定克四海肥
方圓瞻黃鵠太平基紫薇

龍山張博之見寄次韻 三首

漠漠雲山共此懷不知春去自山齋萋萋鴉眼王孫草強
半和烟上窗階

無錢沽酒決詩懷盡日翛然獨閉齋一線南風生樹杪雞
花香襯蘚滿階

江波秋月濺孤懷巢燕將雛別舊齋歸路未陵通帶孟起
頭松露滴瑤階

寄趙景鳳節良璧 二首

閒遊安期海上行六鰲隨手一鈎登釣竿試倚芙蓉樹透
過青天第幾層

了知止泊了知行觀海登樓快一登不信弱流三萬里小將
赤脚破千層

阮伯載涵虛堂

去去水不流惺惺火不馳懷然無不一寡然無不宜翻盆
昨夜雨掛鉦今午羲化機詎能停壑舟潛徙移下帷有君
袂携酒有花枝仲尼忘肉味顔子心齋時今古何係羈洞
然無一遺

吳節婦鍾氏冽井寒泉巻

玉甃不可極無波吞雨餘草荒汲處路塵翳嫁時車世味
熊魚並人家陛級除此心難渾渾元不是汙渫

愛日堂詩

不再得者昨日之未光華、樂者惕子之衷腸誰有絲絲
千萬丈強繫此雙輪高掛扶桑舞我婆娑 我歌聊浪驚
風過雨閒世奔忙汲汲利鎖頭銜名韁所恃與嫋相背如
相忘我甘我旨我醪我炙妥拏交喜惟恐眺來無央人間
惕惕心南峯欽此堂

次韻陳伯謙見寄 二首

心化悠悠迹化陳今來六十見斯人青天一吋紅塵破滄
浪過頭鶴是君

山館往來無雜賓白雲報道送書人跫然跡破虛空裏不
是尋常咲語親

見一居士吟

掛冠不待老傲吏見而今寒暑應天道窮通亦此心乾坤
無剩語興起托微吟回首紅塵馬歸鴉已滿林

拜和景鳳

肯與山人結靜緣鴈峯來信鴈相傳盈頭白髮從渠短到
手青節未放眠空谷寂寥成獨往浮雲富貴想同然脫鞮
到枕間還未辭道西來不共天

次韻光普送予歸衡山 二首

平生水癖與山緣秘訣千金誓不傳石髓晶熒留客醉松
精盤礡喚人眠乾坤自信無窮在行止由來非偶然七十
二峯真合箒後天數好過先天

求田問舍本無緣詩例窮人自古傳了了聞君他夜話休
休息我世塵眠酒因斟酌餘醒少香愛氤氳小篆然此里
過逢鄰捲耳高樓繁嘗任薰天

次韻光普重贈

青玉壇終結我緣紫霞杯好共誰傳了無塵土人間計謾
打虛空老子眠露滴芙蓉孤鶴咲雲開草樹一灯然詩章
重疊勞相贈剩得驪珠照楚天

留別湛民澤

老夏江樓破葛單清宵涼月弄波寒歸心秋帝辭柯易
面吞雲見樹難宇宙虛來神作府岩阿轉去老為冊沙陽

民澤所居 活水深千尺長照方山五色冠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十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十一

胡達明共宿燕會樓用前韻

未曾於世息詩緣醉後狂歌愧浪傳逝水峽山驚昨夢博
沙江舘共今眠一灯文酒那能再雙脚滄溟果泛然肯嘜
君家五峯雲一颷分付過南天

和雪竹李伯瑜

好此樓居結此緣相逢心醉是心傳偶移我枕江邊閣便
似老君壇上眠一樣神仙長愛醉幾迴面目未同然如君
叉手冥然意默識玄同是一天

次韻羅服周見懷 二首

錢落叉頭酒謾支半醒半醉獨吟時詩科完月何曾負交
分旋君不自知白岑舜残楊柳月青節拄遡支荷陂漁歌

又續前溪鸎驚起水禽鳴夜池
東有一施西一施不嫐秋水罷粧時杞良哭死方成哭孟
子知言始是知峯頂排雲交翠壁潮頭捲月漾晴陂憑君
試手十年下筆點滄溟作硯池

次韻服周見寄 二首

海國當年盡好春羨才如子仕長貧室無萊婦誰知我暖
足牛衣不傍人短髮搔爬餘蟣虱中林偃仰失冠巾平生
一段終然意雲有岩同月有鄰
秋髭吹風笑自春詩囊収拾海山貧栁將花好長隨步事
與心同可對人碧玉未開今日酒方山還着舊時巾歸來
懶覓安公子且與烟霞結箇鄰

留别湛民澤用前韻

君去我留鶴影單石尤風不作新寒百年未信相逢少萬
里能辭行路難越海蘋花空自白楚江楓葉若為丹朱陵
洞裏如相覓短笠長刀一鶡冠

題伍元曰洗心亭

春日鳥鳴樹秋風鴈落沙天機有如此還復問誰家

次韻陳伯謙留别 二首

洞庭東畔鶴樓西小塢茅椽路欲迷毋子自來能共酒妻
孥依舊會蒸藜
酒壺南北與東西十載逢君醉不迷試問舍巾三徑蹟從
今還却掃枯藜

次韻梁華卿贈别 二首

舊藤衰破楮新藤隴畝中間作嫁卿孫鶴豈能隨鶩鳥良阿

生元不被秦坑行囊枉辱篇章富照眼平鋪水月清此度
與君真話别朱陵終不謝於陵
榮落関心果在無頹然閑寄此公壺翔禽自與樊籠遠高
士其於宇宙孤綺里真能輕漢祖定山却是累平湖多知
多慮緣何事拄頰江樓日又晡

次韻梁子毅送别 二首

蕭蕭萬壑入秋哀白雪一聲何處來秪恐調高難着和隨
鍾袖手毯雲臺
鑿子書帷日幾回幾閒情話有徘徊沉鸞便是囊中物一
味新涼秋送來

春谷詩

照眼芳菲不費栽平生丘壑過人深乾坤此意無分付閑

坐夜簷聽鳥吟

見崖居士吟

春然天地嚮來聲几點齊州一掌平紅紙黃旗無㫌夢眼
山鐵壁與秋爭眼中花草天教管世外乾坤影共盟勝處
且拚醒醉去休乎不必問蒼生

答鐵堂秋先生

蓋自云傾想往年門墻兒輩荷相憐一尊秋雨黃雲棄幾
度春風碧玉前不扣洪鐘聲自遠將飛彩鳳眼爭先三綱
五典元非小萬里雲霄竟定玄

答貳教徐先生

一風從主制萬古此宮墻官寄白沙里生逢孺子鄉船中
首蓿味壇頂杏花香隨步青衿與㳺從影幾長

謝陳遠峯贈黃公釣臺圖

詩中有畫王摩詰世外何心陳遠峯寂寞黃公真自笑冊
青老手為誰工披圖淵獻高堂酒酒面逢生碧海風一抱
野人雙膝坐世途何處抗塵容

南榮

不雨不風如懶雲一盃茗飲一爐熏便宜別與人間占試
問清虛得幾分

沈太尹中秋送酒

酒為中秋酒有名千瓢分出一瓢清頹然不飲還如醉獨
坐江樓看月生

程節婦

不問雖臺生網絲却憐双淚未収時等閑不洒庭前竹尚
有斑痕惹世知

雲崗次韻石翁

到處曾聞倚樹翁紫府能下紫泥封波濤不亂千江月萬
籟潛消萬里風

慈元劉

說着慈元海若悲
聖朝何事有今祠一時迴首千年恨二雅無詩降黍離

觀瀾詩

春秋與夏冬天運無窮已偉哉造化機默識於我始飛鳥
引長雲遊魚泳深水視廣原既平瞻高山自峙脩然心境
空故未論仕止陳迹驛拘拘試問觀瀾子

次韻景昌楊先生贈別

餘榮不顧有清論心迹人間隔幾塵一去雪泥留趾爪十
年宦轍咲江濱自知丘壑有來往便是乾坤要路津却道
他年松谷主也能不負寄書人

集蘭卷

越人為愛楚香來萬斛秋風手自栽紫荷有囊囊不得移
根何處是蓬萊

次韻徐憲僉翱文贈別 三首

一片尚衣萬仞岡相逢如夢夢難忘等將標格論詩格依
倚瓊枝不斷香

世路悠悠各所之宜鴻北去燕南飛天行雲卧有分付不
說巢栖將茹薇

風愛相随月亦随乾坤此意兩無疑卷回宋玉悲秋賦舒

盡淵明飲酒詩

用韻寄劉黑衣　安陸人名洪

鳳渡海霧雨連岡爭說秋堂眼未忘一角青天明月上千
村灯火夜焚香

霜風吹蓬遊子歸無端落木繞船飛衡山招手軒轅老石
廩共煮山中薇

萬里青雲步步隨八才三楚更何疑鄉人本愛鄉人好更
愛界平却有詩

寄答王僉憲用韻

先生與處皆天下士而以永感文委諸里巷人長
者之愛固多而小子無乃謬承當此筆聊達日忠
癒於樂邑且住數日方神復好過山小詩寄意

片雲催雨暗前岡田首傳雲思未忘為恨珠江江上水匆
匆不共一瓣香　時勝南山地不遇公方分別其地與予殊江舟中一話聊別

永感摘文洗硯池臨池筆興不停飛了知范老而今意不
薄當年箇采薇

江湖散誕咲天隨數走禽飛共自疑眼暗丘軒真面目至
今名字落唐詩

次韻周方伯時可贈別兼東右伯宗周鄧公　二首

海上一田田好春憧騰村落靜簪紳甘棠不動兩方伯桓
道都來三代人心老如花終是赤步高於世不同壓官階
誰便知中外到處宜民便要津

大路堂堂眼孔開都從心孔活中来把持主一未為一等
話求材果是材兀兀本來都夜氣融融何處不春臺未知

此樂誰尋得詩話憑公較一助

次韻張廷實贈別　二首

雲日每三殿鵷鸞都九關夢非趍走地官寄有無間倚竹
多新句臨池足好顏逢君同榜客朝宁問能還

滄海無人見瀟湘有客還蒹葭風到骨沙鳥舞相閑坐獨
隨身舊行纏到處閑自投今日老紫蓋一重山

謝徐朝文寄東喬兄布

拊背秀才慚在昔遺纖憲府冷來初裁成奇服真堪愛感
激何人不作踈凝縟幅巾相上下定知蛺蝶共襟裾只恭
酒債還須與少有誰家折券書

答韓州博遺白綃

疊雲香織辱雅情製同天上五銖輕職當仰事乾坤大宜
合盤食盲旨清

寄都閫王公楊守備

兩風落手屬旌旗保障歸心發鸇絲馬革功名青史筆龍
韜變化黑頭時部陽曾聽觀潮政　廣東憲僉徐朝文分巡部陽時觀潮朝文所
楚國能先見素知　公受知於林時用見素也　欲對清油何雨夜雅歌不
次後來詩

次韻劉廷茂榮伯

東遊西泛源源活柳市花汀處處春每見休齋　仲律冶公號休齋　留
句子肯於紫蓋避陳人閑雲爛熳隨青玉香霧溟濛歎素
巾不識烟霞迂僻路誰醒吾夢任吾真

遊衡嶽諸作次韻同遊徐太參鄭僉憲共十二首

塵勞未起是真閑曾說在山将出山賓主平分風月了亦
然不省着人間

水簾洞次韻鄭

溶溶碧澗瀉千折落落明珠綴一簾驅犢尋源從此去閑
愁那得上眉尖

祝融峯次韻徐

翩翩飛步蹐層嵐偶此神仙聚一堆清吹卷開飛雨去老
陰消盡少陽来

不是如天不可蹐千岩萬壑盡低迷東西南北今来眼九
點齊州一樣齊

飛仙橋次韻鄭

浮生都小歇何處不高栖一嶺虹橋步千人眼孔迷風雲

須異状夷險却同梯萬里從今去飈輪阿那携

醉石

蹋蹋歌陽春白雪千盞酒酣雙耳熱胸中萬丈此波濤手
裏兩丸都日月

祝融偶作

塵埃他日馬山水此時情紫蓋凌天近鴻毛着脚輕世幾
無處好石磴坐来平未凝磨崖處無名勝有名

光天壇

舉酒蓬萊第一峯醉鄉元不屬提封花間回首人間馬杙
殺朝雞與暮鐘

回仙橋

出于圓融走彈丸從容必欲與神[illegible]

報由公乞大還

赫曦臺

赫曦何處好彷彿泰山岑天意如相待賢關本自深遭逢
兩府使感會百年心不省烟霞路寒盟許再尋

遊嶽麓書院呈徐鄭二公

遊異道逢嶽晏時踏歌緩緩坐遲遲江山到處誰真眼冷
煖於人自合知行拂畫諳尚悲欣蹟坐看好鳥落深枝同来
此意何人會不把空山濁酒卮

疊前韻呈徐公

中流擁楫唱歌時我不逢公我不宜高蓋雲遙多枉辱屢
名分外敢求知肯隨江草来時路香憶官梅別後枝招手
霓裳羽衣曲君山来作歲寒卮

呈鄭公

雪意梅情兩着時乾坤看取甚風宜千岩許我微開徑一
蓋傾公肯故知貧果形骸添木葉老逢岐路托藤枝蓮花
峯頂蓮花露逈露分香共幾卮

大石八景為鄭僉憲作次韻題　八首

終慕堂

弱水回東流扶木長西根生物理不窮潜隨大化奔悠悠
我所思不復與同論

双陟臺

登登復登登流盼双瞳枯五嶽拔地峙三山際天孤天堂
有或無心力誓不殊

佩木林

何聲萊〻噎叢〻聖撼〻隧前萬〻松城後千〻栢吾心
感酸嘶頭緒不可繹

烏鳥巢

泥峙勢不孤感應理何窮肯災豈天生祥瑞匪地鍾默識
及形神内外化則同

掃松徑

枯枝將落葉委翳淵坤乾前箒復後箒左有巡右有欸我
鷰時新燭我撫遺編

蔫藻池

北里朝暮豕東鄰夜殺牛人事撫故迹聊此追春秋水花
淨無塵可以當麼羞

禮耕田

閔子無間言曾生得免夫跬步心不忘朽索六馬驅東帶
秉耒者儼若為吾徒

昭潜石

不愛秋水骨那撫閑雲根金薤森琳琅祥光迸九泉苟非
千載人安可與晤言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十一終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之十二

予自白沙還經衡州兵備馮公濟以官舟抵家却寄

嵯峨大艑影長虹浩渺隨流日夜東瓦盞漸開殘歲酒布
袍不怕大寒風沙餅曉岸君山白樹隱寒原赤壁紅七十
二峯尋未了無端魂夢寄飛鴻

寄答藩府涂公惠曆

蓬戶寒涼晝不開紫薇春信度江來天幾衮〻無窮在緑
意青情遍草萊

與子卿弟

曾傷六翮未傷神立倦槎牙喜欠伸旬信古今都幻迹却
甘雲水作陳人雪中玉樹連枝夢病後山瓢覆酒塵飛出
青天三萬里直從紫蓋跨飛雲

鄭公為子表黃公山釣臺畫幅至

貧不能侵老不侵溪山滿意到於今桃酣老子床頭易洗
盡平生分外心憲府裝潢來畫幅釣臺魚鳥共高深披圖
坐對成權笑萬里清風洒一襟

贈王承吉還饗

空山四月黃梅雨曲徑何人白苧風漢水西来千頃碧樓
灯南破五更紅乳鶯恰〻林烟裡活計蕭〻水釣中一笑
百年無剩語肯從城府訪龐公

送𢑁卿弟赴大學二首

駸駸令弟文章進楚楚賢關步履趋恩許贊皇隨例補官
承憲府燕時須中華可壓男兒志浮世曽甘喫着圖紫蓋
峯頭千里眼別離歲月看樑瓠

杏花壇上講唐虞佩玉身巾謝走趨人物直將千古看功
名肯為一時須龍盤虎踞還佳麗東府西州亦畫圖何処
羨儒真面目宣尼猶見舊時觚

贈別許夏卿

来夏卿两遹矣毎告處窮乏徭役困於有司苦海
慈筏濟夏卿者誰也然而天地萬象晝夜榮枯屈
伸所感詎一途悲喜而中節無礙無拘心斯得矣
夏卿謂其友鄉先生王　鍾先生　好學與義步
趍超凡甚相與惕厲係合為所當為俯仰何愧焉
不然而欲超世遺物不已難哉

三年两度欵柴扉耐可将雲點綴衣風月一肩行李在江
湖獨爲避人飛天無車子財堪借我有黄公釣可依處處

窮途帶行客南風遠引片帆歸

送莆田陳秀才次東嵩元韻

涵江院裡夜燈紅為愛蒼凉繼燭龍司馬有標隨地壯江
湖無思不春濃絲從羨錦成千累心許名閑破幾重五月
江城吹別調梅花消息寄隆冬

井湾書屋為葉秀才題

日月消磨動一針乾坤翕散静相尋五車書目人人讀凡
仞泉誰汩汩深獨捲茅茨無俗客肯將泥滓礙来禽不斷
往歲三千里龐厲相隨到海潯

漁翁

屋頂濃花淡接烟渡頭今雨舊来船青春爛熳休輕擲白
酒逡巡許浪傳

送攻姪儀真謁父官

贈別諸郎歌白頭起居千里上揚州庭前有訓惟儯化腰
下無纏與鶴謀聲落長江風滿席影連髙帽水涵秋竹林
坡長盈披竹小阮能同老子遊

寄寧湖亮上人

不見亮師久禅枝有定栖青蓮辭社伴白足近天西貴賤
歸同盡朝昏視一齊清風明月水斟酌與曹溪

贈葉會員

孤村冷淡共生涯一羽鶱騰帶落霞世路近前無跬步古
書手底欲盈車黄花襟袖真堪愛白水簞瓢不用賒南望
井湾三百里雲交翠壁月交沙

墨香樓為　世殿下作

幾帙包羅宇宙空卷舒默識此何功皇王氣味氤氳裡不
是薔薇露下風

竹西

寒岩無今色此君餘古姿扶蘇嵌棲閣掎映惟漣漪扶木
蒼涼明長影入崦嵫一个如彌乃焉用萬个為

湖隱巻

湛然萬頃秋風雨無驚波千金累鴟夷两僕耿志和雲霞
隨杖屨烟月涵笠蓑情不繫絲竿我用釣後何嗒爾俯仰
間東西任巍峨

送程鄉令陳景重

魚嶽馬蹄芳草生梅溪風動長官旌宦途稍喜家鄉近與
社應知利禄輕鼎付小鮮烹老子留半秫種淵明吏該

稍醉曾辦過百歲人間識只清

石泉爲松滋田大章題

黃潦不深暮裳芝不及朝靈源自冥漠遠海通寒潮夏旱群品枯冬乾萬井消伊通源莫尋在山說彼邏

寄休翁沈先生

柴扉柴門自愧空三年無語問休翁祝融峯頂雲飛我黃鶴樓頭月伴公有限光陰供調笑無端世事付玄同相遠多有相逢少歲月蹉跎斗柄東

承休翁問日用

西郊谿々往年雲東竈後々二釜燻見說有黃差放稅舉來無白大浮君匏瓜何處成虛繫雲子誰家許見分數米自廿四旦暮臨風問訊辱殷勤

答休翁

一片浮雲點太空淵溪活水漾鳧翁自家來去如無影到老行藏不負公或信品題都詑異自疑水鏡不謀同春風二十年前面相對燕歌御禁東

沈舉人準父遺惠用前韻奉答

擘畫全疎任屢空不知知總付天翁轍中有鮒憐莊叟市上無漿賣韓公獨處一巢鳩性拙出群千仞鳳儀同分米竹實成珍感飽力南阡與陌東

喜雨簡縣倅

喜雨長歌聲載途繞村沽雨醉相扶府中樹色只常好眼底山情却似蘇三日翻瓢仍霽霖幾家高廩有儲須天人未說相流轉府庫年來剩要租

寄子卿弟洪崖山對

何事在家相對貧翁詩許共一壺春（句沙送王詩有交叔氏兄弟好一壺春酒對床顏之句）早年獨協池塘夢浮世熟藏雲水身洗手一錢無紙累盟心二仲少交隣欣欣好雨糟床注爛醉相將迭主賓

讀徐珪奏疏

世間兒有毋還無法案情將理亦誣喜見草茅諸御已忍看萬叟鼓聾胡風狂眼底波波動霜落原頭樹樹枯肉食不謀謀藿食千年圖可一身圖

定山先生挽詞

此山鐵壁更崔嵬憂樂同人心未灰老脚何曾爲苟出皇恩恐不足嗟來周公偶入殘更夢駿骨誰高此日臺犬吠雞鳴笙鶴寂劉郎錯認舊天台

子卿以詩送蓮蓬次韻 三首

問我采蓮誰並舟上清仙子玉搔頭蓮蓬按酒從他剝每箇一甌還一謳

風淌青帘月淌舟新秋湖目淌湖頭誰知玉井峯頭味不佐紅裙水上謳

一枝芙蓉一葉舟一房百子淨齊頭風光望見人間少彷彿霓裳舞再謳

疊前韻采蓮 三首

愛蓮人弄采蓮舟萬紫千紅映白頭不結廬山雨花社吳人曾解楚人謳

酒戚王雍注念所贊色人間盡點頭若把此花來當妓便非他不會歌謳

雲作旌幢龍作舟燮燮金炬引前頭何曰花神酬此約幾人來和一人謳

中秋賞月和承德弟

金波麗澄海潤意可當中形影三人對乾坤一大攏天心真默契世味肯謀豊莫掛嫦娥念嫦娥奈苦空

休翁見寄次韻

玄珠落手價無論白髮搔天意自飲別鶴離鸞無異調來牛去馬只同群名從完處堪千載月未弦時自十分剪拂又勞兒子輩望雲稽首疊殷勤

楚椎守董汝淳過訪

桃花冬後問梅花月裡參差眼未差敵面不言心已醉送程雖短夢无餘歸蹤之不求負郭隨華胄每恨趍庭欠白沙想得濵南更西路有人懷惠欲移家

送兼會貞

三徑蓬蒿曲隱床此生何處不徜徉塵埃馬背隨人怒金石心胷外我藏家食朝昏憑草發書推風日透芸香薰天北里歌聲沸誰續緇衣第二章

喜雪和東坡 甲子十二月九日

迍樓雲暗雪纖纖遠市皷寒聲不嚴撒蔌暮牎清有味斷薺朝食冷無塩隙光臨地只攤卷瑞色仰天頻倚簷竹影婆娑詩意動閑愁那得上眉尖

嗌残駝谷十年武凍破羊裘一老夜何曉雲山增點綴何時氷硤問梅塔寒欺竹葉無黏店輕敲揚花集帽簷欲把長鑱山路合黄精何處未勾尖

眼角紛華交爛熳脊梁鐵硬開清嚴綺窓朱晄光光乍金帳誰家昔昔塩遠岸容輝横閣道攢峯色界遶樓簷農家穀種君須記石甕存留浸甲尖

影映頭顱青篛笠光騰面目白牛車四株杜老高歌盖三徑陶潛低委花僵卧正宜排俗計衝寒那肯犯人家偷閑天地閑藏意頗愛溪流燕尾义

子卿弟洗心亭和子卿韻

人間塵土無來去酒裡經綸有浅深老影中庭初不住月光萬里破天心

寄立卿弟

莽莽三年別悠悠千里情藏神初見老易事莫論兵浮世官何况高堂祿最榮秋波横白下幾度引長纓

祭兒遊學秋部立卿叔用子卿韻送之

對貧賴有書連屋就傅肯教兒在庭叔父委波深有潤建康敢浪説曾經兩杯粥許朝朝白一炷灯留夜夜青小大人間都是器好知宗廟肅惟馨

廣子卿叔詩意

白下兒孫有此行洪崖叔子頗閑情阮家南北休貧富經訓菑畲孰重輕清白急移高處步功名緩詰俗邊纓東軒駐地信有栽培地風動芝蘭處處馨

寄胡公器崗雍

橋門未釋褐衣寬六館蕭蕭夜雨寒北面龜山夫子在小成誰許自家安

中酒得樂

日中泥飲月西時對次無返偶中之隔壁一九吁便得等
閑老樹自華姿

寄張亞卿世安宪注

把酒坐時時亦覓何來魚鳥共鵷鸞緋袍小次不絶俗青
菜大蒖長在盤入夢恍如三五月承書忘却卜餘寒欲知
青白風何處面目関西此日看

送游甥仲之官唐縣

采雲辭紫鳳清塵騰赤驥行隨大谷靈得此醴泉味儒冠
豈悞身良田足豊積中邉力既策盤錯器乃厲視變萬雛
人利毫絶昏知蓼參國帶蘇湖桐栢會沂泗不似甥过跡賢
甥駕奇志道經臥龍岡為我尋佳士莫以蓑笠真非非將
是足

贈呂明府調新寄

吏道薄嘉魚勞人仕靡優大火照南陸伊君何處升僊邑
衙新命新寄作舊侯河陽復遷懐若ノ其同流拜承方一
咲拜送不可留江水横吾郭宦轍仍吾州清白聲名好随
示来悠悠

萱闈告别

天将斧鉞向西征膝下離憂恐不勝再拜青青堂背草今
見不是楚王陵

全師奏凱

綸兵解中大刀頭馬上謳連馬下謳肯把寸功干上賞不
敢西顧有人憂

會卿弟許買光[illegible]

兄綵約驗古来方鄉板新承舊約忘兄愧自肥憐弟瘦食
言何以食魚強

壽王自保寧改封漢東

閩中風景擬蓬萊得得分封一國開誰説漢東魚米地壽
王容易去還来

寄廣東僉憲吳獻臣

孤鴻綫綫入雲高相望無端心獨勞肯放人間浮酒盞細
調方外補民膏乾坤浩渺留雙眼罷圃蹉跎咲一毛別後
衷情無與會倚餘霜竹誦離騷

送立卿弟之京

扶搖九萬快相扶万里雲霄羽翼孤黄甲人才聊借重異
頭今弟此行初殿前拜舞鳴雙珮帽頂青蒼看一鋪老我
山林空引望相随何夢到皇都

寄立卿用子卿韻

水雲萬頃不須錢孤負平生怕此肩書問殷勤還老弟風
花爛熳又春天貧交北海禽何擇穩臥東山石未偏路有
東西将錯莫身無朝野等留連

大崖李先生詩集卷十二終

大峯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賦

思脩齋賦五章

於嗟依宗兮登登誰前河日有翁兮浮齊州九點　烟杖
我芙蓉兮感月淵其行纒九天通吾九扑兮猶與後先

右一

於嗟蹁衡兮六龍駕其雲斷紫微慌忽兮蝃蝀爲之縱橫
羌聯綿之峯巒兮杳不見於墻羨烱烱秋波兮漠漠寄於
雲征

右二

於嗟嵩兮大室東西樹有巢兮黄口栖水有沙兮豕負塗
泥鬲風杳邈兮瞻望電與彩霓飈不可踰兮雲其可梯

右三

於嗟大華兮與天爲隣磨蕩其要領兮日月星辰繄肥蟦
兮時動妖氛起坐以逵曙兮挽乾天津

右四

於嗟玄嶽兮崔嵬蜿蜒回首白登兮赤蛇俛首而周旋雪
白玉之趾於千古兮孰托遠於燕然靜以待之兮無爲之
先

右五

海蓮賦

渺九江兮日月吐吞釆芳芷兮望九疑以南奔咨重華之
旣遠兮羌欲濟乎無津我思中崧兮阻黄河我思岷峨兮
栢有十圍三峽險巘兮誰其致之望不極兮江之廣尺蹠
千兮江之深柰何乎舜之歸兮坎之宗出無入有兮孰究
乎西東風刁刁兮冥冥雷霆交加兮雨雹紛霏僊眞仙
兮三山與世絶兮無還風回轉兮送我芝蘭夢欲去兮足
蹣跚海桑轉瞬兮易自我艱忽中道邂逅兮所惟風發發
遠兮動天如揷羽兮飛船勢飄忽兮太空影連蜷兮長虹
橫絶九幽兮咽宇宙于胸中朝以産萬化兮夕以収鴻蒙
羌自度以先登兮從吾石翁

淳庵賦

太虛之惟一兮曠乎其混茫其來無體兮其去無方故無
始於存兮亦何終於亡風雷以變動兮日月以爲明鬼神
以屈伸兮寒暑以更相萬物囙薄兮曰惟其常所謂伊人
兮空悵望而難見釋宇宙同大通兮亦何有於關楗山河

惟形兮春風惟面雲霓惟衣兮風月惟緣棠棣落葉兮隕
籜其弁酥芳華以朝渴兮月以夕燕枕絶壑流兮雲根爲
鷲古今兮蜂紛而蟻爭死生兮浮雲而過電一視兮無榮
枯夷乞兮胡利便魚兎得兮忘筌蹄鋪張墳素兮棄紛華
之箋傳抱甕兮無機眞珉兮何瑑晜短兮鶴長木鷄兮何
变紛渾元其忽恍兮俯千春而浩嘆因事物以随变兮形
既妄而影誕噓萬竅不足激乾坤兮墜終古於虛幻慨前
路之悠悠兮一寄身於鵬鷃若乃軒輊於進熟兮齒倫齊
而觳觫落日迷丹唇睽兮乜盤姸迹其雲散鄭紫衛紅浮
而艶兮棄霓裳於萎爛雕輪畫轂兮渾堅其晝鏈翠羽纖
揚兮綠波射意而爛瀾圓紅梳罌而登鷹兮彛尊龍杓其
誰聆衛削棘之狹斜兮合周行之坦坦厭麒麟之仁枕兮

笑燕甘其窩豢㗖鷸鵠於廢巢兮維鷙鳥之翰仰風冥於無
際兮况沙虫其何但我思古人兮無方我見古貌兮胡偶

平揚武賦

撻姦民以誅之兮在昔有言昊天曰嘻兮揚武亦民惡固
捻而改轍兮舍羞惡其非人黄潦涵於日旬兮切清流分
品物於秋露之成兮風日之與春佳種視同於莨稗兮妨
胥脫之如雲門墊坦道兮羌揖讓以佳賓肆鉏斧之後時
兮礙冠裳而剃篠飛之以鸞凰兮瑞之以麒麟㮈鶺鴒之
夜鳴兮與豺狼之必仁性既染而膠固兮瀾滌靡及於白
新瀾漫漫而東去兮泡沫隨以紛紛昊天嘻吁兮慈敗于
其何親母肆原以烈焰兮砭以叔氓母耀武以陵怨兮雲
鳥奚恃於開陳除斗帳之蚊蚋兮拂几上之埃塵帥孰總

而令誰一兮八州都督之雲孫選鋒銳以虓將兮曰惟倪
君大懼恩怨以昧昧兮訊遠符於閭隣先之以藩省兮継
之以獻臣汝罪不容於死兮獄詞擄其本真緇游對目於
遊姬兮魯何云云曰遺情豈珍重於一瞥兮城中綠鬟而
紅唇変彼諸美兮月既圓而及辰綺窓高閣兮蘭麝交熏
妖歌艷舞兮樂與子旬執行道以咸詰兮汝魯我聞路東
西而南北兮汝衣襟之非村抑貿販而來往兮抑伺邏而
遊巡信騰口以喧喧兮我何懼而奚嗔憯不畏天人兮以
螢爝而凌晨閔棄宗祀兮曾惜於犬豕之身豈所傳之皆
皆兮羌洗変於既淳唯虓將之清淨兮張三面猶酸辛腰
金照胄兮三品將門悠世德以傳蓄兮威以烈而心溫罪
人斯百兮権度而先存曰遠天以黷武兮計一時之勳胡

勉強以徇物兮稱大將軍

弔屈原賦　缺

放雙鯉賦　缺

贊

吳孺人真贊

白頭聖善子爲大夫室廬擇舊刹布惟粗迹愛若空心亦如如命子備官而靡私圖我拜於堂語實聞吾我述懿行坤德其謨

鄭敬所贊

吁衣巾兮付丹青兮假此神兮乃若真兮貌既古兮全心人兮箴自敬兮啓聖衷兮我斯聞兮

耒陽趙司訓贊

來興踏雪以我逢初鋪張雪素揮寫閑渠念其東游至於海隅云樂白沙步不隨趁信此眼中先生實踈掛𦦨雖神蛭蚓同途還棹靴洲杷曉疾驅手持畫幅先生肅如拜真

書詞阜俗祛愚

石翁慈元廟碑跋

劉東山司徒請記慈元於西涯閣老今兩廣督府鄧公聞石翁已有是記乃示廣州高同知使先入刻於乎堪二碑刊者惟慈元哉

秋堂奇會詩卷跋

古詩篇三千餘孔子采其一於十說者取其關世者耶今歌之如彼其庭見其人何也世之君子精於文詞得功利榮耀相馳者耶反是則其言可觀其用可考千載之下亦將有以友我者矣不亦大奇乎偶觀秋堂奇會卷漫識之

淵明像及歸去來辭跋

予嘗以爲淵明人物當列孔庭諸子之間就其世杜預配享孔庭而斥枯不與焉不考其心跡徒區區於註作不亦誤終古乎英德鄧君伯善好古有志示古寫淵明像歸去來辭發予千載默識之私於俯視之餘予言或可以解世之瞶瞶者耶

兩先生贈麥秀夫詩跋

秀夫事賢而親仁善游而多藝地之勝魯之孔林燕之西山秀夫游焉今之高士江東定山八閩見素秀夫交焉秀夫石翁徒也翁有詩贈秀夫遂遊定山一一和之翁今下世定山老病卧林秀夫亦倦遊欲復與三先生如昔時謳吟可得乎秀夫示卷用識其端　庚申孟冬跋

石翁讀張巡等五傳詩跋語

世之君子能於事幾未變之前而先爲之所豈不謂之神

至於事勢之已逼而食人以死亦烈丈夫之所不得已者使兩公復生而見翁此詩能無自惜之意耶

書先公遺書後

予遊羅浮挾韓文一書以隨韓文柳文朱子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大學衍義事文類聚皆先公手澤也先公任訓導於武功教諭於珙未嘗舍此書一日不覩珙蠻冠掠雖官舍如入無人之境先公卒時先君子九齡以數避寇書半失之民間先君子訐得之以完先叔仕中外三十餘年嘗留意此書既而諸兄弟皆仕進書則歸予於山林兒輩亦頗能讀之矣邦薑卿嘗曰古人謂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予家累世讀遺書豈其然哉予曰我委君大江之南茁[illegible]伍百有餘年讀[illegible]根於地中者深矣今曾[illegible]

其華而食其實者也、可不敬愛哉、可不自敬愛哉。弘治丙辰春二月、孫承箕書於羅浮舟中。

東坡率子廉傳跋

世謂率子廉欲自神其術、且托人以傳、又謂東坡善於文、故粧點子廉以誣世、予皆不識其然否。石翁方與予約居衡山、偶得此卷閱之、此心飄然已在紫虛之上矣。

思親楼詩跋

新安尹建安任君鉞、以孝聞、誠哉其本立、非百家衆技不該不徧者也、海内名公聞其声而樂之、寧聲以詩、詩人之意深矣、人子愛敬其親、古今上下一心、不同者地違焉。崇高苟非其道、辱也、非榮也、菽水之窮、苟得其道、榮也、非辱也、大舜誅不仁之臣、武王伐不仁之君、通謂之孝、何哉。吾能融通是道而無滞、一舉動而不違其心、神發於我、而用見於物、孝亢矣。詩人之意深矣。惟於樓居言者、寓一云耳。

題平樂梁大尹都亭別意卷

蒼梧抵平樂、數百里高山大林、峒猺出没、長鎗毒矢、殺人如麻、龍門適當二州之中、多填華人有罪者於此、而鎮之文武才官其難矣乎。卷中諸作、俱不及此、跋以詩。平樂遠接蒼梧烟、峒猺白晝爭戈鋋。中間公有龍門計、直道未能辭獨賢。

兩鄭婦傳

予嘗讀孔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撫卷而嘆曰、嗟乎、吾將何以教天下後世之爲人者、上而朝廷、下而里巷、朝夕學焉、求其所以進於孔氏者、則必就之、求其所以棄於孔氏者、則必去之、及讀他書、如漢蔡琰之詞、唐上官昭容之詩、則又撫膺而嘆曰、嗟乎、是二女子者、詞章其風騷之流乎、其不貞不淑、乃如彼乎、而其詞章固如此乎、夫然後知先王所學與所教者、初或不在兹、而後世莫之或聞也、又或聞其彷彿、而未得其眞也乎。邑博華亭宋君珙、奉家乘來告曰、珙祖母叔祖母翁、節以相高、萃于我門、二十又四年者、吾祖母、而翁則二十又二年也、郡邑欲爲求旌、詔諸子以告、吾祖母不肯、曰何以爲也、道非名所畀、我非人所尊、以身事人者不可失、以言許人者不可食、步而家門、豈可望他家塵、執而家爨、豈可析他家薪、寄而家縫、豈可紉他家針、離寫別鵠、豈可同桑間濮上之音、如吾少而寡者、豈少也、如吾寡而貧以至於老者、豈少也、飾始飭終、辱明詔者、豈少也、其否者不可較也、吾豈知載籍所存者何如、又豈知求合古人而較今人、顧吾所行者、誠愛結於心而不忍焉耳、夫何求、故當時娣姒之交、志既同、老而益親、家素貧、麻枲絲繭、不以老而廢、或勸其太勤、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或懼其太勞、曰民生而勞、勞則能思、珙少不省事、聞父母言如此、兹懼先事日遠而日忘也、請載筆

於箕箕又曰聖人思忠信者於一邑而予得於一家況夫致貞之心乃疑於學乎誰能忘之哉誰能忘之哉

陳奉時傳

陳景陽字奉時白沙先生仲子爲邑庠生廩餼者十餘年不得志於有司者四舉矣奉時作科舉文字示人人稱羨之則眼平而色怡知其性氣若每見其文但一過目不復出一語相詰腰什戌削不飲酒頗好度曲事繼母順母亦偏愛之故其婦子亦被寵於姑順之應也增城湛民澤曰弘治已未先生謂雨曰景陽今其悔乎駸駸乎反正矣無幾時奉時暴病卒吁可怪哉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說者以爲曾子之謙詞非也其易簀之意非欲奉時壽四十五年不可謂折矣人顧吾所壽於今與後

者何如豈曰年哉奉時少年時不自顧惜傾意柔曼造戲具招歌兒游衍其間先生悵然曰李燊佑自爲墓必取陰陽家所謂絕完者殆爲是哉予聞先生出斯語大驚焉既而奉時亦欲勉強所當爲與所不爲掃宿軌剪狂奔之志收之桑榆齎志沉沉云

鄺筠巢傳

南海扶南里有九十一翁筠巢鄺公白沙陳先生三十年交游也先生詩曰此老直於三代見諸郎雖在一官貧甚天何處堪回首目斷襄陽不見人筠巢長子與四明總督兩廣屠公爲同榜總督每欲沾丐筠巢筠巢卒無干謁阿比相徇之私焉筠巢少年時爲里令里人貧窮不能輸官征者筠巢先代輸之而後其償已者嘗與脩里中石雲橋橋成於來者每度橋則嘆曰此鄺筠巢倡始之功乎而筠巢漠然不自以爲功也筠巢長子爲御史爲剌史中子爲剌史司馬御史以忤權貴得謫筠巢示書曰義足惜官不足惜也嘗遊二子官邸則與其賢士大夫談道說詩或與吟咏於幽勝山水之間及富貴人有贈遺筠巢一不受故二子俱以清白吏稱於時家庭之教然也筠巢比歸予在白沙遺以二詩由是觀之筠巢有古者逸民耆舊之遺風云

陳渭川傳

陳渭川好老子書其田園之餘相對以爲適者此書也行則帶以隨暇則究治之九所以治心與身皆樂清淨飄然如在世外故人人樂與之遊見者輒相與傾倒無餘也少

時常與人博得數十金妻呂問之曰金何來公曰博得金也呂擲之於墻外公退而笑曰我愧汝矣邑中常税先聚於里正税數少若十倍公曰我烏用多也里人欣躍與常數之半公惟筴所輸而已鄉人皆曰此非在官且率鄉之舊公固平心率物者也其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果在兹乎公曰簞食豆羹之微而至於千萬鍾理何衆寡之有積陰德以責報於天非我事也里中羣盜夜掠人公自他處飲歸遇之途公曰是我也盜亦知公戢戈避路去之其義行爲人所敬服如此公平生不疑人欺九里閈竦近無不信之雖下至於市井有所貿易其直雖市者言皆相戒曰陳公何可欺嘗貿蟻無所擇明日謂市者曰昨日蟻瘦家人謂汝欺我也市井謝曰罷市物也今

日者嘉巳而果然陳卒之日人人哭之皆罷所事夫陳何所求於人而得此於死生之際有如是哉世之人近而在鄕遠而在國在天下猶爲衆人所賤惡而樂其死者何如也

陳樂芸傳

予南遊嶺海訪求古今之遺逸意用以寶才之鄕庶幾有隱君子吾將求而得之其人不可得吾將求其詩書彷彿其精神而得之乃聞古岡昔有少丈夫陳樂芸者其風可想也其詩曰箕踞長松下忘情白髮新城市有名利江山唯白雲予曰美哉少而忘世始而徹終塵視斯世而不惑者乎漁家詞曰前江風順水平流漁婦移舟折海榴折得一枝簪綠鬢怕歸渡對人羞曰美哉華而不淫樂而不流

不愧其冥冥者乎山水詞曰水何碧雲何黃漠然直是水雲鄕水雲鄕梅灼爍一夜東風盡開郤幽鳥飛來不知去幾許芳心欲偷啄曰美哉休休乎心乎悠悠乎迹乎散乎留乎其得於天者多乎是奴僕命騷之苗裔歟何思韻之淸長也樂芸自六七歲時在家學中爲諸董子引詩對或一代爲之得筆墨不煩取於家家人異之九書一過目輒成誦師兼授以試之署不爲困十餘歲時能長吟不起草鄕先生毋以爲莫及而知詩者皆知其驟驟乎將薄乎古人也年廿七以沒家人失其稿得於人所傳誦者止此且夫詩苟美矣雖一句傳於後世可也士苟賢矣雖夕死可也予嘗北遊過襄郢之間秋風時來誦邢居實之三疊而悲斯人之早亡也夫涉世而後才豈棄人而後天全異乎古所云斯人之流所謂造物所忌者非耶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天之所寶者其在斯人之名乎

說

古愚說

予嘗讀韓非子說難及漢史以晁錯爲智囊未嘗不廢書而嘆曰揣磨世变熟於去来以持其幾二子且盡矣而卒死於所不意何哉盖人莫危於以所擅者而示之人也我以智名天下莫不以智而困我我以勇名天下莫不以勇而困我我以辨名天下莫不以辨而困我故我於偃息談笑之間飛揚奮豨而調養其所短慹以来天下之情而其所長者固已藏伏於中苟用之於其所當然如雷霆之不可知其情鬼神之不可知其迹風雨之不可知其始江海之不可知其終矣夫孰得而禦之哉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舍者不避席煬者不避竈彼二子者烏足以知此也予

閒陳獻文者爲人率直好吟詩善斷琴每一詩成輒走數里爲友人誦之敲人之門驚人之夢雖風雨不辭鄉人延之主塾教則令子弟自課斷琴不輟而人莫知之也以古愚目之予曰古愚古之愚而非今之愚也誰從而知之稽康達士也好鍛薛公賣漿毛公爲博徒盖所以守其雌豈害其爲高哉若古愚者其異趣而同歸者歟古愚下世矣鄉人道其事至於今不衰予懼其久而亡也故作古愚說嗚呼深山窮谷之下信有如斯人者又孰得而知之

黃用晦字說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去人遠也蘭生之清風徐来其香自天而下洒薔薇之露噴龍涎之劑皆下風矣夫植物其小小者也動物亦有之歸墟之内溟渤之外蛟龍不能居也鯤藏之其離偶類却飲食於尋常也久化而爲鵬夫物其小小者也在人亦有之大舜之質邇智參之躬耕可謂緼所表暴於外開其生意而不動者矣默者語之幾靜者動之用柔者剛之資收斂者敷施之所以神也夫語理其至微者也在事之至顯者亦有之尺蠖之屈不徒屈也良賈之虛不徒虛也古岡東門黃叔仁冢子石翁命其名曰景著字用晦者孟春之吉束髮加冠扉表望嚴屹乎其成人哉他日見予楚雲臺簷然不勝錦中而布表者非用晦也耶

陳升之字說

五羊有陳氏曰階者蒼梧吳君獻臣字之曰升之嘉魚李承箕爲之說曰九萬之程奮於一飛參天之幹發於豪末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固有謂不待積學力行聞言即悟一蹴而超入聖域者何也又有銳意積學力行高談闊步傲睨當世自以爲舉莫我及求其所以爲人茫乎若斷梗之在中流裂尾之淪深淵者又何也夫以聖賢而至孔孟亦云足矣孔子求聖人而始於有恒孟軻本善信而極致於神人是豈怨荒乎哉是豈茫昧乎哉升之求其方而嚮往焉截然洙泗階級皎然日月星辰之上滅没倒景矣雖以舜之匹夫而登九五之尊伊尹以郊人而進阿衡之位其雄飛而獨往高視而遐超其亦異於是也較然矣世之驕誕欺妄墜其身心於幽暗岩崖之下者或欲

窺其聲光於彷彿胡可得哉

岑景德字說

予曩年自白沙還苑凡於白沙相面者咸餞之聯舟而送不作遠者五里作遠者十里二十里自五里十里二十里之外更作遠者少矣順德桂洲岑君景德挐舟偕予行至崧臺由白沙至崧臺幾二百里景德每風雨必伺險阻必伺不待風雨險阻而伺者日不知其幾遍景德略無倦色又偕遊七星諸岩延緣文酒間又不知其幾日景德略無怠禮景德處友盡矣每見敘論但寒暄焉人之所短已之所長皆不及也景德處己默矣嘗聞其邑太夫吳獻臣曰景德愛敬其凡甚凡化焉父母暮年益喜悅焉景德孝友矣景德名峻字乃石翁命也夫語至高者莫如夫孔子以大明堯以巍明舜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所以明孔子也四子者聖人也聖人者與天為徒者也與天為徒何如其高也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心聖人之心志聖人之徒也與聖人為徒何如其高也不與聖人為徒孔子所謂下達者也景德內有其美矣故以此為景德字說而申告之

馮宗魯字說

嗟夫曾氏之學天下後世其能傳乎天下後世之學其所入者口耳而止矣所習者經傳而止矣所求者功利而止矣又其有所謂泯然者心境俱空流於無迹然者內外不一滯於有故凡說者皆陳編行者徒影響而聞見者無所於指歸也馮公子名沂字宗魯予因其名字之義而重有感焉老萊子若偷若庶若贅人也楚蠻夷之國也二子者本以忠孝見稱悲孔子鄉人原壤孔子故人那和叔本背其師伊川三子若本不為君子所與何也心理相感遠猶近也古猶今也不然則西家之愚夫而有東家丘之說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張子曰為學必至於聖人算曰不然賢其準的耶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必如是而後魯可宗也孔子之生因禱尼丘而名丘孟子病於坎軻而名軻公子知此而後魯可宗也夫山之宗有五而丘垤坏塿亦山也水之宗有四而陂池澗壑亦水也耳可以洗吾盍可以漱吾纓可以濯吾衣可以振吾吾又何拘拘故曰心理相感遠猶近也古猶今也故為之說

徐伯恒字說

吾心之理與氣相為流通無一息之間惟君子為能體之其言若不出口行若涉春冰其處已通萬物渺然無外水也者奮迅而下焉一聲不盡其啼倏忽數十里其前必有淵然而止者矣山也者崒光千萬尋日星倒影霧雨為之俯視其末必有衍然而平者矣花之盛者吾恐其離披風雨震之淫烈其槁方焦熇微此矣未門徐氏世吕若世有貴富聲色勢利非其所問也積詩書禮樂之道以潤其身沃其子孫嚴戒其藩籬周流乎閭閻往來乎交游址深而基厚者愈增而不撥勢愈高而有容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不變而已矣寒暑晝夜變也天地相與為常而已矣世

昔者予字之曰伯恒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君子能忽之哉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記

勵功世室記

化行於閭門善稱於鄉非可以爲難矣賤而有君子之行于孫傒之其亀也遠可以爲難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鄉人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思稱善人與吾民共與義行鄕敎化知所以存其亡者誰乎是可以爲世道慨矣古𦉪李君由五世祖諱宗長遭胡元猾夏之世名稱失於時邑志稱其側室不紊分不喫紫動必稱先君惕若對生時則其敎耿耿如列星而精神流動充滿於登降之室堂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厥考諱誠洎然於世時復跏趺竟日人試侮之即退而閉門無一語舉稱爲李佛

造祠堂買祭田皆有禮法正統己巳黄賊之亂里中惡少相嚮𨻶變當是時黎布政來撫諭謂人計將柰何有以誠好善告布政者布政曰汝誠来爲我諭其徒君於是告以天時人事之勢順逆死生之理衆即漸散而上下皆有所濟及荒歲每招餓人作糜以活之外有貸而不能還者皆不問與石翁先生友善遣子弟受學焉中子由嘗以錢數千貸里人戍梧州不聽言償公之懿範久而益存又可見矣由與弟方姪仝謀於吾衆曰吾將報吾祖考何如衆曰有功於名敎在公議世道計該子孫祠而祀之不迭遷也宜其友容一之題曰勵功世室銘曰仙李盤根繁柯條於州而散猶髙𢹂世本不考華胄遥矣有祖稱功則超剏以勵功示不祧同堂異室東西標春秋香火蕭颯皆

有開堂記

始為飲食之人必祭之前哲令德之人必祭之曾子以民德歸厚而曰追遠於乎祖考之有功德者子孫祠而祭之不遷雖經無明文而崇本報始之意殆亦仁孝至誠惻怛之良心誰得而遏之而又何偺之足言哉何也變也變而得其正焉者也新會謝氏慈育建祠堂祀其先祖樂靜處士處士遭元季亂離入我　定平治家有方溯居邑城外西南二里許曰吾子孫有行者乎一進武而得公家之榮有止者乎一引身而有水竹之樂積書數千卷買田百千畝俾諸子游業其間子四人曰宏曰機曰諶曰俊宏政創居盜亦偕張機遂令截之宏與婦李氏笑曰叔可謂善改吾過矣婦有粧奩田員郭宏與諸弟分耕諸弟不肯曰分可踰越耶於是鄉閭以孝友稱者必曰謝氏云教有義方一本於我處士有焉處士當亂離時活鄉人戴國祭衡之難嘗遊水濱得一遺囊有觧軍文書并白金伍兩處士坐待其人而授之不受其報惟恐人知由心而行得其道者處士有焉處士出亂離勤生守約為太平遺老壽考終退處鄧公述處士行詳躬以為實錄其流風不絕於人稱而遺福足蔭於後享有開必先規模宏遠處士有焉由是言之其子孫特祀之不遷可以為訓矣則又何偺哉銘曰申伯之世不絕流風自新而岡始梁来東處士樂靜亦亢而宗遷居近市一畝之宮進顯退逸所得皆通子孫孝友維大維豐云享其報俶自厥躬聖不忘遠禮以義從廟守不遷芳旨豐塼詩歌昭遠祖德斯崇

鴒原聚樂記

予年十七時侍叔父官廣藩與穗城鍾雪舫兄弟以筆硯詩歌為樂既而見雪舫作春草筆工妙名越南即以紙似雪舫取春草且告以必得燕翎毛雪舫復予書春草本不燕翎毛燕之果然妙在其中足見公子意出人表由是雪舫春草燕翎毛妙名天下矣英德鄧君伯善兄弟三人友愛信於其鄉雪舫冊青一圖章之曰鴒原聚樂予嘗讀春秋至鄭伯克段孔子譏之何也及讀姜肱傳至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嘆曰此豈人之下同哉心之不同哉所遭者惟利是知則生理泯然為之罔矣伯善乃能出古人之不幸而全吾之大幸天倫和氣薰蒸透激之餘則見一飛一走一花一草一泉一石鳴者舞者生者息者高者下者與我無間不知所以樂不知所以不樂均釋然矣伯善以圖示予故記之

世侍堂記

古岡有處士曰伍氏常晦迹於我洪武間薄觀陰陽卜筮小數之術以自卑非其素所蓄積也家累千金有腴田數千畝率手所封殖也師朴儉處已之道無潤鄉閭終歲不一過嘗造其從弟從弟執豕於牢以為凡饌處士曰食於十猳而五猳先饋古人之所恥竟去之越俗嫁女資裝多偺侈處士一遣之服御之具擇不取觀飲食之用適不取貲配黎氏秫陂先生妹也有兄風得婦道甚先處士卒處士生六十有三年而卒嫡厥有男五人歲晚諭諸子皆異田宅既而以田若干畝租若干石示曰生以為汝父祖餘

嚅死以爲汝父祖時身才者不敢有越制不肖者不敢不有所守懲哉其旨變哉其例至哉其家訓吾因味處士之平生可以身鄉社矣豈徒其家祠乃不遷而已哉自處士没幾年而其創祠又幾年其孫某始克完美焉銘曰

其無廢先人世世永承賢執乜邑權匪嫡經我田之入美兹廟屁他庸勿事豈我羞牲有流先澤覲此南滇

趙氏隆光堂記

碧江趙氏曰秉啓者父曰士志祖曰仲瑀七世祖冂必持必持父曰崇灝隨牒由閩入廣居羊城其後居新會東門曰仲瑀居碧江曰秉啓隨婚居順德龍江凡四五徙皆不出數百里間趙故爲華胄世傳不易業益茂矣五嶽四瀆條行派衍爲都爲郡爲邑爲鄉盖其所來者不瑣瑣故其所出者一一聚而盛也秉啓爲人無所拘繫於財利與人不爭喜詩書亦復不工登高入深覆飛鳥度曲飲酒與所交游相樂不倦月旦十五日具衣冠謁先祠不怠不延葬而卒今夫庸暗瑣屑大年何羨於世磊磊落落何哀於若人之速歟哉有子善和善鳴者曰吾禰龍江爲始祖祠曰隆光其大宗祠曰流光碧江具焉系曰

猗維龍江我禰攸始屋蔭墻遜維系引梓根鞏標高末遠歲紀流光碧江助有簠簋於孫隆光我自棘乜田畝八十俯甘竹里墓兹明堂品身類祀麗天星垂拔地丘起緒承奠敬兹守不毀

崇本堂記

於乎崇孝於先致嚴於祭生民之大事也斟酌通變聖賢之權衡在焉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程子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記曰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廣東順德龍江鄧公諱英遊邑庠不育其聲利退而家居整肅其家政搆祠宇前後若干楹祀厥考妣考諱某能濟人於急不信浮屠老子法黃賊之亂以術活死者六七人識與不識聚而至者皆衣食之英子玦曰子祖子父懿行如此其祀後宇不得迭毀古人尊德貴功此遺意歟所以昭先而統後者不在兹廟歟祖有沙洲塘十畝父擴而大之又十畝時薦之費則於此焉資此祀非僭歟合宜歟子曰世之人有其志而無其具者矣又有其具而無其志者矣有其具有其志而無所於傳歸者矣皆可悲也君能因其心之所不能自已而不已又能不屑屑依附故迹者故記之

遊衡山記

予往年嘗遊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峯每峯一日七十二峯不遍每峯不一日不還於時總憲東吳沈公奉詔禱南嶽適相值總憲石翁舊也翁欲寄老南嶽約與予俱總憲慨然願爲東道主總憲趣予還舟聚語予告七十二峯不遍每峯不一日不還總憲曰觸熱生病根胡乃爾不得已而東下弘治丁巳六月也既而翁以老病卒不來今庚申十二月予還自白沙至臨蒸南望諸峯瑰爽飛馳不旁身矣於是分治藩府豫章涂公憲府信陽馮公求豈鄭公許諧攀俱皆曰使前後絶呵呼之具而登降同一门之乾爭凲有絲竿之樂而負頰浞岩廊之風乎往来見

生化之機而榮瘁有同其舒卷者乎彼此同樵神淨
適馮公以足疾不果携予者兩公也自是月之晦日禮祝
嶽祠祠南左爲雲開堂涂公居之西右爲雪霽堂鄭公居
之雲開左爲光嶽道院予栖焉各更衣會天宇新霽人人
自覺神形快健由東北觀水簾洞止壽寧宮半江曰此境
隔世何謝桃源世短心長吾不能明日極心辭而去半江
涂公別號也由西南歷諸峯即上封氷雪凝樹風撼樹如
甲馬聲氷片隨落葉下大石取而飡之予曰無乃氷蘖寒
乎大石曰此所以厲吾腸胃也予兩肩臂已起粟大石即
觧綿袷衣二襲曰借子也鄭公別號大石也上祝融峯下
飛仙橋大石芒屩芉裘下上鳴軒半江曰登高臨深吾亦
不能還止上封南十里許爲比和洞有王野人紫籬

補大石使召來姜黃鬚髮卑躬亭衣問之已獨居洞三十
餘年又問汝何爲者見何境界耶曰非釋非老不知爲善
惡何境界見也大石將贈米帛曰夜床鞋脚公等知乎長
揖而去侵晨踏霜菅觀初日於扶桑臺風冷冷四至兩耳
若著針鋋衡山史典史郝驛丞進巵酒金醴之酸不可醮
焉者也西行奪篁竹由雞鳴岩馬祖菴菴中有往時大石
示從遊諸生詩菴西天柱峯有僧岩居食生菜百結衣如
粟穗見人即膜拜默默而已南行數里兩公肩輿如飈輪
予不可追獨觀南臺寺故址嘆曰此非僧守澄之遽廬乎
南臺之南有紫虛閣問諸道士悉不省夫霧源勝迹曾幾
何時寥寥無聞見於人使復有子厲輩醉卧其間又誰復
識之耶爲之一長嘯望中青衣童子十餘人馳報兩公少

憩文定西廊候行禮是夕各止行所爲十二月之四日矣
諸所過兩公輒留題予則和之而歌於山中相樂也不復
磨巖題名厭近名也故凡峯巒岩洞大小奇怪高下之勝
紀載於先民者悉畧之云　嘉魚李承箕記

南楚真遊記

轍跡遍天下憂道之不行憂人生之不逮古之人有行之
者矣孔孟之遊也轍跡遍天下以一己之貧困爲心以諸
侯相攻伐爲務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儀秦之遊也茫乎忽
乎乘雲御風與世漠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莊周列禦寇
之遊也予遊白沙還藩府涂公憲府鄭公撫治湖南邂逅
臨蒸謂予曰歲聿云暮境土無虞古人謂士大夫去故里
舍丘壠驅馳宦途宣力之餘亦欲尋樂人之情也於是歷

衡嶽諸峯與日相競得日六焉下潭州登嶽麓書院禮朱
張像讀壁間石刻古今詩文前憲副四明楊公使圖畫者
也又讀西涯閣老重脩書院記山水人文實相資重古今
然也西循曲徑奪篁竹入嶽麓招提殘僧敗屋鐘磬
無聲爐無妙香灯無紫焰鄭公曰是何伺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乎招提占幽勝而書院得偪狹以此易彼正將勝
邪其有日乎下洞庭謁黃陵廟珮辭帷塵亦已久矣祝告
前年廟泊水傾而韓碑巋然出衆壓之外今移右階下露
竪而已下巴陵將艤舟君山舟師謂泥淖不勝鶴鸛瓜力
夏秋之交湖波渾太清一武可即岸今不可行也予乃烹
雞温酒調東坡骨董羹執兩公望君山以償茲興而予不
閑壺矢百發百輸醉頹几上兩公輕步而去予泯然不知

也明日两公咲曰赤壁近矣昔東坡以黄州赤鼻為赤壁而賦之赤壁故壘與烏林相望登危撫景賦其時乎舟師又以水涸不可即舟告遂乘風東下抵魚山两公謂必訪草茅山中明日凍雨半霽優游而來殊不作意拜家慈於堂上始两公来也兄茂卿迎之中途及歸也予中途送止而兄送江滸焉玆遊也始仲冬月下弦迄歲暮焉前後各有詩幾所謂味真天遊而忘年歟予借題曰南楚真遊夫以玆遊豈敢模擬古先而偽遊哉各取適言誌情而已

世忠堂記

孔子之先有弗何父者吾聞其能讓也有正考父者而能恭也積而至於孔子聖矣數千年而孔氏之澤不衰太伯逃荆蠻荆蠻歸之者千餘家積而至於李札賢矣數千年而句吴化為衣冠禮義之鄉何也仁義之不負於天也不亦明乎仁義之不負於人也不亦明乎由是觀之天道感應之機不亦近乎吾楚西南陲有宣慰彭氏者君長西南諸溪峒不知其幾何世矣吾嘗觀古之帝王震威洽德曁於四方非徒為誇大也又觀古之帝王封建諸侯使各有土疆而天子畿內地方千里而已使各安其民人非示儉也秦始并吞後世因之而不能復先王公天下之意者可勝道哉我

朝廷於四方遐異者必因其世而君長之亦封建諸侯一方之遺意也彭氏之先見於史傳者蓋多今之君長世麒南面聽治之堂曰世忠謁記於箕曰古之聖賢所以渾同物我而無所私曲焉公知之乎以之事上以之使下以之事事以之物物豈復有懷情而相罔者乎其所以自屬也深矣其所以成其後而昭其先者遠矣吾聞公之為人民理所當順者而能不弛物情所當逆者而能不張夫惟積累之充驗安知變化之無幾乎其將超越而世已乎故為之記

委心亭記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古之聖賢渾融中邊權之度之綱之紀之蓋天道黙化之自然而初無與乎我者矣斯人也者何人也揮洙馳騁以贅陳編安然其恣睢以為格態立觚角嚴級陛以明彼此禅者曰灰其流曰息老者曰脩其流曰寂斯人也者何人也兵曹郎中郴陽何君子元命亭委心記以屬予君年清而才腴勇於為學邦治之謀愜於臺長吾嘗觀古今人矣事業美大可以濟世之泰否者心乎不肆者也風聲清裊可以鼓動上下者心乎不妄者也才量洪容競注不流溟渤而淑淑淵淵可以氣施而形生者通明強健其心者也陶子曰委心任去留味斯言觀斯人行藏光明正大有聖賢千載凜凜之風未可以一代人物而彷彿瞥見之也陶為令君為正郎是豈無意於天下者哉然而時之明晦事之可否境之逆順處其難與其易者誰乎處其變與其常者誰乎即其常而思其變因其易而思其難者誰乎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於乎心也聖賢之傳于二言也其至矣哉其至矣哉

重遊石室記

大崖周遭皆山山陰可二十餘步有石室焉東西几闕上竅如丘甕引風氣通日色夏冽而冬溫可布席可飾非神堅志定者不可居又非愛便捷喜左右趍走承奉挽輦纓坐重裀以壓埃撲面爲香粉據高堂之室勢能使行者亡殺者生富貴者貧賤憂戚翕聚者發散而薰灼者之所欲居也而使其勉強於一時其心已馳逐於彼而虎豹麋鹿孰能閑之以衣冠視之以干羽而聽之管籥之樂哉往年予讀書大崖每因時一遊焉髙林低薄無行人路望山而行遇石而憩俯泉而飲倚杖而歌或寄之於長吟或寄之於遊觀或寄之於偃仰或寄之於徙倚隨其所適塊然於山水之外從予遊者立卿弟也今年子卿弟讀書大崖而立卿成進士請告而歸顧予以禾老得閒與無塵冡者時春暮矣又相與一遊焉向之高者已爲人之棟低者已爲人之薪左右前後旁通多岐路惟巉岩老石援雲亂蠡子之坐痕猶若在也徽州程氏實山人孫氏亮皆載酒助予兄弟之遊而其從閒取適之意皆可記也

孝猿記

廣東之某鄉樵人嘗樵於山見黄猿忽自樹墮地死一黑猿從之號鳴不已人往來于其側逼視之了無懼乃子母猿也樵人取以歸技以果物皆不食而益號鳴不已樵人揣其情致其母之皮於前則亟趍而抱之且號且食樵亦竟不憐之於是獻之憲長陶公戲下告以實公命試之果如其言李承箕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仁人之所不容已也漢王陵之母死於楚陵卒附漢以圖成大功說者以爲戕一生彘猶不可況母乎然而不食則必滅性成功止於圖名吾寧殺其身不忍棄其親猿之孝明明也又嘗聞昔之下蜀人嘗取一稚猿猿母隨舟奔走而下數百里一擲身舟中以死剖而視之腸寸斷矣則猿之愛又明明也夫猿不畜於家無詩書禮樂之教與豺狼狐兔等耳人徒知其能吟嘯風月足以激夫怨臣孼子於荒烟厲雨中又烏知其性之足以感夫怨臣孼子之所不足者有如是哉其在白沙石翁過楚雲臺爲予道之且曰是猿若能如人語雖教以孝經論孟節目且能不遠其內無難也

玩琴軒記

古先聖人之制器也本徒然也燕飲可以樂也則爲雲雷之尊以警之旁闢可以逸也則設簾陛於其間以恥之車輿可以安也其方圓擬乎天地陰陽君子於是爲則之推此類也鼎使人知神姦劍使人接非常琴瑟使人禁止其邪心焉往而非吾之所以體物治己者哉古岡陳禧者予不及見其人而見其子嵩壽矣予聞陳氏之先世與林坡黎先生遊其流風尚存至禧以老成受邑侯丁彦誠辟爲鄉老使掌禮教禧嘗自名其軒曰玩琴其子謁予記之經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琴禮樂之寓也簫韶不作鳳儀獸舞之效吾不得而見之矣將何從而問之雖然陶淵明得琴中之趣而不弦東坡不善飲而能以酒樂客我太宗朝遍求天下之善琴者得一老人於關中既至受以

宗廟之古琴老人曰人與器不相關歸之私第三日而後進奏焉惟顧田三四弄而已不能終其曲也

太宗曰此可以言琴乎是皆超然於聲色臭味之外而不溺心於形器者君子固有取焉玩琴軒主其斯人之流與安得與之遊於古先聖人之庭而適志於希聲也哉

雲卧軒記

雲卧者在理爲靜爲翕聚者也庖丁解牛者也其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之時者也所止之地者誰乎古岡有叟名章白沙先生里中同姓叟也先生嘗宿叟家而題其壁曰雲卧然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孔子之曲肱孟子之隱几者皆是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黃帝之華胥莊生之爲蝶者欻然而變化不測者神龍也若夫大豕則逐於形氣矣栩頭傀儡其悲也人啼其喜也人舞遠以惑其遠冥以惑其冥經營焉以世爲事者也偃息於此冥然於彼遠而近冥而真不有於我不有於人不有於世不有於身斯可以語此矣叟不自名其軒得先生而名也遣其子紹來請予記之夫先生生於中州之濱處於東海之上漠然與世無問兀然不出於里巷之外者幾年於此而信宿叟家叟何如人也予能無言也乎

順德縣學題名記

名可有乎可有也名可無乎可無也名可貴乎可貴也名可賤乎可賤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有可貴也叔孫通制朝儀魯兩生不肯行而無名無可貴也自唐虞三代迄于今其爲不善而父不可得之子臣不可得之君與鳥獸草木同一澌盡腐朽者其名之有無可賤而不可貴者可勝道哉有天下者學校以養士古與今不殊舜之臣五人武王之臣十人五人十人可謂盛矣成湯之世伊尹一人也武丁之世傅說一人也一人之與五人十人多寡甚懸而佐王之效一而已古人之教何如哉進士書名石天下郡縣往往而有順德自成化丁未以前而石刻適滿弘治己酉至今壬子復得二十有二人矣以今科擧言之不爲不多由是卜其將來可想已然不知今之三場亦如古之三物而爲致用之具亦將有同乎否也又不知古人居斯世亦能隨世以就功名否也有是君則有是臣其將來復有能以古人爲心不敢謂無也又不知今人知勳名之在天地亦能如古人視之漠然否也此則繼天立極者之能事而忠臣孝子之心也順德令吳君獻臣與儒學教諭趙君璜立石次第其名而刻之請記於予故爲之一言

義峯記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大崔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記

世烈堂記

吾身在天下國家而死生以之難其人乎難其人也勲名在天下國家以世繼之而能不有其功難其人乎難其人也正統末國家承平日久嬖大擅權群小争趍以圖富貴於是抵正直戮諫官民犯其分四郊多壘此小人之所必避而君子獨辱之秋也浙江妖賊起於處閩震東吳按察憲副陶公成憤身殉國卒死於事既而公之子自強由新會丞歷今憲使誅逆撫順推誠宣力廣人享其治平之功者蓋三十有餘年松柏之不復爲蒲柳芝蘭之不復爲蕭菅蛟龍之不復爲犬羊虎豹之不復爲狐兎其類異也於乎若公之父子古之所謂勞臣歟然而功大者報必崇其享於世長久而民不厭三王以來皆然矣石翁題其所居之堂曰世烈所以表陶氏之耿光家宗者有其道而朝廷崇德勸功之典亦昭昭於無窮也歐陽子爲韓魏公記晝錦堂其言曰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者是何其言之淺淺哉若公之世烈孟子所謂廣居大丈夫之位君子之所屬望又將以告其後人者也於是乎書

伏波橋記

順德縣治西南碧鑑之前伏波橋㧚於成化二十一年成於弘治四年累石爲址者七加板於其上長一十二丈廣一丈二尺然皆[illegible]

不成豈功費之艱難而所以緩急成不成者必有所爲也始而知縣吳君世勝具木石工未成者十五而轉官去其費悉敗於總橋之徒既而府推官胡君光繼之又適以他調至是蓋六年矣明年吳君廷舉始克成之董其役者巡檢秦彥盛河泊張孟也事無巨細理無精粗成於義而敗於利如是者多矣其有大於此者將何如哉

尋梅山行記

楚雲臺之西山多梅凝立而望之藐姑射之仙人冊冉凌空而不可仰杳風之透吾書帷如薔薇水之濺人也而西山之腹李君子達之宅在焉石翁嘗與予步白雲南望計逕窈窕而深內小塘周匝皆梅欲開而未開又比行過一逕旁高巾[illegible]介然可容一人步稍東荒圃中有古梅[illegible]爲風雨所仆根半着土花皆款傾開如日耀游龍之鮮鱗爛爛奪人目也翁欲截爲壇梅栽於臺上相而度之繞其傍久之不能去停午造子達家邊爐生酒予頹然大醉明日醺醺猶在鼻尖對半江閒之送酒云爲梅花洗醒又明日予謂翁曰賞與未能已何如於是在館者羅服周張文翰童子鍾邦戴惠霈從東偕隨行循梅村渡小澗復出道萌盧山下田父留茗飲適見婆娑持杖而來者容一之也是冬霽久而是日特熱茗碗三四啜而心塵稍濯揮扇披襟迤邐進奇榜山山無梅啓僧舍讀古碑其事皆誣妄蓋草昧風塵之際棄君叛父之徒其言皆如此子達之將騎與颯邀至家酒一酌鳳告有羊城之行衆艤舟待之翁留而別翁笑曰從形之勞孰與適志之樂世人棄其所重而取

其所輒亦至是乎明日一之與予隨翁自所居之右出巷
中出望山北行進進一吏人服衣冠掃梅花下以遲則見
雖服周自廬峯西來云子遂携酒持魚作膾於其上相候
矣既歸予笑曰冬日魚膾宜耶翁曰老杜云發候設膾當
嚴冬孰不宜乎以爲天下之事可樂者多矣與乎人而不
與乎我者皆非真也茲遊不可無記服周有尋梅詩翁和
之予故記之

泉石記

古之人與天地寒暑相爲無窮而不囿於一氣之内天籟
皆吾聲音山川草木皆吾釆色堅者皆吾齒骨柔者皆吾
唇舌來者爲吾在亡者爲吾遺静者爲吾性動者爲吾情
無所於好惡無所於不好惡則吾之形何所妨吾之神何
所滯哉順德張君彥餘居之後曰栢山其勢蜿蜒而環秀
一徑窈窕而轉幽中有檻泉湧於石涓涓而寒碧彥餘樂
之以石砌其旁風晨月夕獨咏其上渴則飲泉倦則眠石
量能度分安於不求俯仰之間不覺鬢鬚之剌鬆矣因自
號曰泉石遣其子請記於予予曰志局於形氣内外不札
應者得於此怨於彼萬有餘而毫髮不足以其所固有者
皆若可悪而不自知其心之危亡也不然則求於外孰與
得其心一日之樂如其終身之久君之石可以友懶於天
上化羊於山中君之泉可以濯日月照所膽堯以天下讓
許由由不顧而去叔齊餓於首陽山共挑君之石共漱君
之泉者誰乎君之鄉有北山李公者飄然棄其官於未老
之前若鄙世之污濁其有以知吾言乎

卧愚亭記

羅宗傑之居在大良東門外前後通溪隠映花竹遠市囂
於耳目而濯清風於襟袖矣又闢一亭於海濵析諸派入
潮水以往来偃仰而觀之天地陰陽之所以聚除而倏然
今古者也宗傑於此若冥然於世者題曰卧愚宗傑往年
居喪欒欒其中有事未嘗假墨衰出跬步郷入重之邑大
夫吳獻臣嘖嘖稱宗傑行不離口予聞之而恨未見也比
脩志邑於鳳山之館宗傑訪予坐久則其背聳直出語寡
約果極予所聞暇日具舟楫告予於卧愚一眺以風雨不
果又明日予往拜其門適以客雜沓而所謂卧愚者又不
果往矣宗傑知予不能数数於杖屨比明衆早凉同躡鳳
山之顛而望之面鳳山背滄溟左西樵右鍾鼓凡世之所
謂登高明遠眺望者悉具於斯亭吾雖不得細探其中所
有而外來之勝亦足以富其大觀矣於乎深山空谷無求
於世者可以偃仰卒歳也而斯亭也豈世人久卧之所哉
孔子之徒有勇者有達者有藝者無往不仕而愚者魯者
不與焉何哉宗傑擢第十有餘年豈無意於世者卧與起
愚與智其知所適從而卧重於世也審矣因其請記遂書
以歸之

西溪草閣記

堯之時有野人焉外形骸以無爲自居不搖不勞栖於木
若歷倒景人不得而名之呼曰巢父孔子以大哉稱堯而
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是觀之若
是者可謂亘古今而無以復加者矣當時又有許由者其

行不胥於巢而後世稱古先則曰堯許渾然比肩無北辰衆星之別乃不敢及巢則巢之所以爲大者可知已中古以還吾人旣名矣不已又尊之以字不已又表之以號故天地間飛潛動植奇奇怪怪可喜可愕者更相沿襲無一物不爲斯人所掠取而標題之夫等威辨而後上下之分定名號尊而後遐迩之聲騰宜其爲天下後世所記憶而卒無聞焉又何哉餘干趙西溪者宋丞相汝愚之後丞相之風烈被山林岩峀之間者猶在也况其子孫乎西溪年七十餘矣或稱其無慕於外不卽人而人卽之盖一方之老也居之傍有衣木皆佳木之外有山山皆奇山之麓有水水之西出曰西津西津水之會也某結草閣於津側與賢士大夫遊衆目之曰西溪非自以爲西溪也我石翁先生嘗爲賦西溪詩其子璜請記於予先生賦之弟子記之宜矣夫何辭哉

東亭驛記

新會舊有賓館名東亭而禮賓之具則遞領於縣官成化己亥憲使陶公爲副時相其事宜欲遷館於邑西水涯以便往來詢之於民民以爲宜公曰事不難於改作而難於宜民吾今而惟民之從矣於是請官於

朝驛曰東亭仍舊名也其堂室門廡內外之制與小邦君等盖王命之所必由非徒示觀美而已予家驛夫籍何之用役悉本於賦用物悉出於公帑而吾民不與焉今也不然具於官者皆取於民致處於賓客者皆費於私捴馬飛匹往來如織先其用於人而後其職於己者亦旣多矣由是觀之則四方輶軒之衝其所用豈啻十倍於此而已驛公府之小者也小者如此大者其何如哉譬之人家其輿馬僕從㸃㸃然有腴美富麗之氣翩翩然有誇張傲狠之習則其主者可知矣夫公府小大雖不同皆所以爲民非徒以厲民而自養也外物不足以累其心沛然行其所無事如規矩權度然隨其來而應之雖萬變亦可也吾何與焉以此持己以此爲人以此事君以此治民其方不外是矣夫何有於內外大小之別也哉予來白沙公屬記之於予天下之心一也豈無能廣予意者乎弘治癸丑記

順德縣興造記

年不豐穀不登土木工興而人以爲厲民者古人有行之者矣年旣豐穀旣登土木工興而人以爲厲民者今人有行之者矣夫人不可巢居穴處又不可草衣木食又不可無人倫上下明不可無賓客幽不可無鬼神則夫宮室祭享關梁衢舍庀

人生日用之需故不可無其一焉不可已而已君子不忍爲也可已而不已君子不必爲也成化丁未進士蒼梧吳君廷舉獻臣宰順德於今八年利民生激風俗者其罷行不踰時於是錢穀之費用民之常平者官缺員之有例者新一堂以聽事門廡左右內外悉以法故用稱邦君儒學戟門東西齋城隍廟社稷壇養濟院輒一新之又爲土堤自縣東北達黎村羊額倫教二千餘丈又爲土堤自喜涌達桂林龍津甘溪都粘三千餘丈於西南又爲土堤自馬岡達桂州容奇五百餘丈其間諸溪皆梁焉曰沙瀝曰利才曰閱田曰大東曰小東曰石洛曰西雒洲曰北雒洲曰華豊曰東海曰北海曰立鷺曰飛鵰曰羅村曰

隋田曰南浦曰分水曰巷口曰演慶曰馬踏曰承濟曰小橋工費出於民者諸是也亭有四曰勸農曰舒嘯曰拱極曰觀海社學如亭之數毓賢也儲才也養正也孕秀也館有禮賓書院有鳳山臺有觀物工費不出於民者諸是也蓋廢淫祠而改爲之者也是故不待披圖而盡順德之勝不待入境而知獻臣之所用心矣時論或非之獻臣遺予書曰廷舉猶懼夫後之君子以爲不必然而徒責人無已時也或以爲當然而術不周身又踵予之轍也屬其誌之於是時相其事事者縣丞龍巖林奇蜀邛鄧泰和主簿萬安蕭紹武寧張如玘典史進賢李岳躬其事者名氏列之碑陰

遊羅浮記

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吾中雖高登乎極天幽入乎厚地皆蕩蕩乎而無礙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夫東山不足以小魯泰山不足以小天下亦明矣然而天下之難犯者莫大於水火人固有蹈之若平地者使其有以動吾中雖三尺童子與我爲勍敵五尺之梃亦足以壓我於泥沙矣況其險阻有大於此千萬者哉予與增城湛民澤約遊羅浮適順德梁宗烈宗烝來白沙欣然與俱其邑大夫吳君獻臣聞之濟舟楫載酒登歌餞送之忽然聞歌而來者李君伯溫也七日而至博羅爲中春之四日矣館曾子魯於是尊之子魯申之以胡子學謝廷憲廷臣李學文朱宗珍五日於子學宿焉六日至羅真道院而廷臣宗珍不及從矣七日由麻姑峯北岡尋樵徑曲折而上不知所經幾峯宿分水坳而廷憲子魯又不及從矣蔔草抆石星月穿林射入神清骨爽殆非人境也八日達飛雲峯雲氣着衣或青或白忽開復合坐盤石酒數行歌詩數闋循黃龍逕運而下又不知所經幾峯得曲水澗爲流觴飲予以杖慰淺水群鰕集杖節間因戲謂諸君曰此龍也遂投諸深淵中止梅花村沽酒賦詩爲樂諸君既歌予亦和之九日大風微雨入朱明洞古石刻倒垂水中字畫亦俗遂摩崖石壁篆刻題名而還十日大霽欲尋鐵橋野人云大小石樓兩峯相際石脊乃橋也自宋以來不可識矣與古書所述不同何哉深山大林窮谷蛇長豕毒荒不可尋野人俗狀言語侏儒尤不可問所謂四百三十二峯者足跡不遍而意已得之矣夫苟神遊而冥會焉則一盆之水一拳之石一枝之花卉一飛潜之高深皆我有也不然則乘虯龍參鸞鶴馭之以子晉鞭之以安期朝蒼梧暮太行扶桑之東弱流之西遍窮而客蹤之何有哉

遊榕溪記

予五人者還自羅浮則巍巍而高杳杳而深險巇而百折者既已吐吞而心得之矣其平直廣衍不費攀挽之勞扶持之力者又未能盡於一舉足之間於是謝仕綱謝恩朱琪陳善黃應賓李傳相與遊於榕溪而肆賞焉尋其源遠也涉其波淺也旋其崖曲也惟其遠故令人難窮惟其淺故令人不驚惟其曲故令人忘返雜花細草才半芳菲秉興而行倦則即止諸君呼酒於道院酒既行羽士手鼓吹簫曰此白玉蟾之遺韻也予喟然而嘆曰予思古人者而

不可見得見其器聞其風如見其人矣復奏數闋萬物若與同其懽樂而無涯涘者矣酒既酣壺矢復陳東西既序而十四人者予皆主之忽而陶然主賓之兩忘遂自城南逵城北而還竹影搖月瑣碎人影婆娑醉者洒然而復醒當其醉時不知其玄冥當其醒時不知其明融明融者繫乎萬象之具陳玄冥者寂乎一物之無有是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耶曾子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九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不然則登山臨水送將歸者此何景哉於玆遊也故不可無記

采芳園記

順德大良吳瑞卿兆麒居邑之北門有園百畝草木生植之品無乎不具皆可以供四時朝夕之用蓋不徒付之一

怡顏而已也問名於石翁曰采芳玉之在石珠之在淵蘭蓅之在蒿萊騏驥之在鹽車朝焉過吾前暮焉過吾前漠然而不顧知此者不知其幾矣且園林之勝自往及今豈少也役役其心而弊弊其力者藥味花根名卉奇樹山珎水錯雅具真材必遠搜而寄致之而蒼耳蕺薐蒲萎蓮芡之屬不必皆能養和平而通仙靈必於閬風玄圃之上食青精飲絳雪而後可太公望之困於鼓刀也海宇已懸於其肆其妻去之西伯不棄也甕牖繩樞簞食瓢飲者以子貢之賢猶以為病況他人乎菊雜卉也寄於騷不棄於屈原詩曰脊令在原羽毛之細者周公有取焉文王不棄昌歜屈到不棄決明郊焉之陶匏廟焉之蘋藻是故隔世不必可跡把手不必可親委我於物委物於我斯可矣顏安得吏涖生役於陵仲子終日抱甕別其區類以灌溉之使生植皆得其天而君將與神奇腐朽者變化於無窮耶瑞卿曰諾

曝日臺記

吾與文都遊青天白雲之下升高望遠解衣盤礴而登其臺所謂曝日者矣非陵轢乎星辰而迥出乎風雨者也非窮極乎幽眇而侈泰乎滔肆者也放耳目而四顧咫尺尋丈之間已有千萬里之勢矣返而觀之吾始融融乎着赫赫乎杲乎其成漠乎其凝不知白也昨日曝之今日曝之明日又曝之復乎自然性得理順於是時果孰為吾乎心與境兩忘內與外一致也若以此為得貢之君愛君也同之天下愛天下也而豈徒哉歌曰鳳兮鳳兮下九天飼而

吾肉兮吾血而醴泉扶桑裔兮不勝寒織烏啼兮風雨連連大風起兮富貴蟻蟫秋井蝎兮霹氣淒然鳳兮歸來兮吾將與而游延於是又欲賦招魂以起臺之主人伯氏文邦忽義和舍我而復崦嵫矣

世賴堂記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曰士有田則祭古先聖王所以推己及人而於死生人鬼之際有不敢忽焉如是世遠教衰舉以為迂闊而不講其所謂公侯卿大夫士者已無田矣況庶人乎其所謂犧牲粢盛之品几案尊俎之器貴者已無備矣況賤者乎夫祀政之大者也擇其宗賢俾其[illegible]賦所以順孝子慈孫之心而致其至誠惻怛之意者雖有志之士亦將恨所於施矣此而不惰況其他乎夫以非[illegible]

食而致孝鬼神甘貧賤而釣弋獵較者此何人也是必有欲已焉而不能自已者矣白沙先生作堂以永厥祖渭川府君之祀渭川當國朝開闢之初家緊替之餘積德而遯之行仁而與之冊啓陳氏之世而爲其後世之所恃而顯之者也於乎君子盡於其所當爲惟其心之所欲爲力盡而止豈待於外哉堂以昭先德遺其後之人不在土壤故不可無記

默庵記

蒼梧郡侯餘干張公克脩以默名庵嘉魚李承箕爲之記曰孔子曰天何言哉公將有意是乎抑有所激於世之吹吹焉於立談之頃而遽爲人流涕者乎抑有所畏懼將懲羹而吹齏者乎抑別有返觀内照致之一處而然乎夫學莫善於靜莫不善於躁靜則翕翕翕翕則流行而無窮矣躁則刁刁刁刁則支離而不知其所當止者矣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夫苟當其時與其事可行而止可大號疾呼而冥然不覺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然者又何爲故曰不言而信天之道也聖人之道也蓋有終日萬言而無聲如天地之籟號於萬物之中而吾之喉舌無與焉公在朝廷在江湖事關天下國家蓋嘗直聞於當宁不欲爲是泯泯也致之誠而止之靜其道爲正則夫陰陽四時天地人鬼消息之機孰其道於是盡矣予豈知陰陽四時天地人鬼消息之機者哉將與公遨遊於無聲無臭之初而付膠膠擾擾於蠛蠓之場是其頭也故書之以俟

易庵記

登天九關虎豹磨牙掉舌噬人如麻人不以爲難陟太行陂羊腸九折摧堅陷良折臂裂首人不以爲難萬里滄溟星辰希日月黃風濤噴天浮一芥於其間人不以爲難矜矜然以好名矯矯然以好勇汲汲然以好利故曰不難心有所流注於此惟其心有所流注於此而能以此易彼無所往而亦囂囂者未之有也傳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之心固如是哉蒼梧別駕潮之謝公有容別號易庵則夫世之險巇百折穿鑿而自賊者其心蓋惡之矣昔者大禹之鑿龍門也有無窮發舉之勢人皆以爲難君子不以爲難也周公樂則坐明堂以朝諸侯憂則居東山如匹夫人不以爲難君子以爲難何也安其在我者而不必其在天與人者非聖賢孰能與之寂然中居有感斯應夫何難夫何易故曰天下何思何慮有容蓋能玩其理以契其心者也予既述其義復申之詞曰青山兮可出而鋤坐黃屋兮其何殊婉彼美人兮寂然中居窮通生滅何醜好兮慨彼斜之多途吸應之以雨兮風感之其先呼披肝膽於皇穹之下兮知王公與卒徒

東洲記

衡東南名山古今多異人出入乎其間石翁陳先生約箕將於此焉居之衡山之陽有王君良卿者頗有以示我良卿世有勳閥帥閫元器若不屑於世尚予固謂然異之其鄉居有曰東洲□□衡山也懇□請於予一言夫以飲其

水不斷其井遊其山不唾其地古人之心抑何心哉針蹤
未登東洲而觀其勝以衡嶽之神靈可以信其羅列者東
洲也以古今之多才可以信其嗣來者良卿也敢安敢有
愛於一言而以謙讓爲事乎嘗聞之太史公曰海上有神
山曰瀛洲諸先聖及不老不死之藥皆在焉蓋嘗有至者
翁與箕迹不載史籍槁項黃髮吸風飲露神形相忘虛實
相通死生相無雖四荒四海四極何往而不暇况居於席
之間者而良卿將於我乎與乎孔子乘桴浮海豈將交諸
仙聖而求不老不死是未可知也翁主良卿有口矣當與
良卿徙倚於東洲徜徉於祝融諸峯之巔尋孔子之所以
不老不死者相與於無窮不特爲東南添勝事而已良卿
知之哉故先爲之記

若谷亭記

白雲居士陳伯謙方塘之上有亭焉李承箕請名之曰若
谷先民有言曰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
古之聖賢心志必堅道義必勤內外必一致自考必亹亹
盤銘盂戒几杖琴瑟在御玉不去身赴義若渴見利超然
言辨也幽微乎廣愛也委蛇乎有容而不可干也恢恢乎
士之賢者潤其德智者資其多聞愚不肖者安其化賤且
謫者畏其矩度晝一而不能犯而豈徒哉有其本焉會出
物之性而無滯焉虛也合天地之極而無焉　靜也風雨
雲雷日月山川草木飛動屈伸消息乎其間而自得焉深
且大也予見伯謙於十三年之前入經出史辨說不竭今
年夏特訪於家得其朝夕望然默已守之以默白雲之學
然不足以廢其實而守默果足以暢其辨今之白雲非昔
之白雲也則後之白雲又豈今之白雲哉世之人因名亭
之義而求居亭之人可以得其概矣故記之

承先裕後堂記

白雲居士陳伯謙曰上爲祖宗春秋之享下爲子孫與籍
一穗一香之資無館無穀何義理圖於是置田一頃五十
畝以爲久遠圖謂其記是圖予見嶺南人家祀先惟春秋
無禮於夏冬者問之亦不知也閒舉以問白沙石翁翁亦
不以予言爲然於維浮路中舉以問增城湛民澤民澤曰
禮豈爲予輩設哉至於今無以爲問者矣伯謙置斯田歲
祖入可得若千石以若千石享春秋几案罍洗宜并美酒
牲蔬果宜鮮盛人神宜其醉飽而馨愜者矣餘以豐厚經

師及四方之賢明其子弟出就外傳之年加以寸年或寸
五年駸駸乎上達者凡給一一於此不能者驅而之瓏畝
中非此所當養也有能既壯而發憤如蘇明允既鈍而發
憤如張思叔雖在隴畝中非此之所當去也仁厚之意行
於知本之先詩書之教流於多賴之後跡雖舊而意則新
慮亦遠而謨亦大矣嘗見近古有此舉者則書契乞章符
有司伯謙獨予文字焉官符泛也可僞也金石滯也可壞
也文字流也不可止也以此易彼何如哉成立之難信如
斯夫哉

珠錦堂記

珠錦堂者吾收縣陳君廷璲之堂也其立名之意吾不得
而知之矣其情堂之義吾將不得而知之乎然嘗聞之古

之家有東宮有南宮有西宮有北宮古之人豈故爲是以踈其所親也哉蓋孝子仁人之心不如是不足以遂其私而全其義也廷璲諸兄弟皆有堂其義果在玆乎別墅北然遂市廛如隔生者以居尊翁左右前後諸兄弟居也所謂珠錦堂者廷璲居焉朝夕見若翁不違其志而諸兄弟仁聲義趍樂善無厭神與其和而福其謙構堂之義將不出於吾之所知乎外其堂不欺於室發乎遠不愧於邇光明其道德不矜於文章藻繪之門東軒書東銘西軒書西銘高者爲臺行充而益危深者爲池量擴而益宏且君嘗即其高深俯而思仰而揖之於封邦之內乎晦庵南軒之流風餘烈益有激其孤高而振其踔厲矣乎則此心之外身之大也去來之變也高也卑也明也晦也盈也縮也蓋

不足以與我矣孟子曰旣醉以酒旣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乎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乎人之文繡也珠云珠云連城照乘乎哉錦云錦云廻龍舞鳳云乎哉立名之意又烏知其不出於是乎若夫山水之勝田園之美非關斯堂之大義者故得而畧之[illegible]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序

心泉詩序

不混於泥淖不觸於巖崖澄徹矣靜定矣抑或疏之而有來甚之而無去雖跰涔不足以喻其濁矣滐汗不足以喻其濫矣此豈水之性哉而況於人心乎況於天地乎況於日月乎況於鬼神乎新會東門黃牧仁請號於石翁曰心泉心泉起鬚源朗出語淸激得韻正聞者皆以爲汴洛聲性尤發警以老弱急難顯人達士爲意董石翁嘉會樓役功勞偏閭并遠近皆服其能鄉士大夫皆與交游宦於土者皆知其名是皆吾人索心泉之外者也則心泉之應吾人也有窮　苟反是而心泉忘衆人於內者也則衆人之測心泉也無方蓋虛其本則萬有生散其滯則一不壞心泉一開戶庭一放眉目一舒襟褻則包乾括坤納百川而富千形萬狀者與吾尋丈之波其大小雖異而彼我無異矣不一桔槔不加少纍萬桔槔不加多矣故以適我者形神以睦我者親紀以享我者祖考以繁以昌我者隴畝水睦畜産夫動出無心萬物自應其道蓋如是也翁有心泉詩客有和翁心泉詩推予叙心泉詩敢以是爲心泉主人賀

麥氏族譜序

麥氏姓於中原實鮮而嶺南氏姓中亦復百之一二予於石翁門下始識曰岐者大自戰國以來三王之後爲庶史失其官世本由缺妄附訛承委根莫究麥氏居嶺南新會古博里曰保平保平生仲連仲蓮生文清岐之高祖也曾

相曰國興爲盜者元季之亂也有曾祖姑丈張姓者在
意殺人國興從容萬端排解曰功不可先禍可首乎始不
爲之易慮國興於此一言所活不知幾多人國興生以廉
以廉當我洪武初不願仕剪髮祥狂獲免於不爲君用之
罪以廉生伯軒正統末黄賊作孽招無賴爲黨與伯軒避
地過陵村無賴望見輒避共相誓曰伯軒長者胡可犯哉
適道傍有戴笠披破衣扶老携幼數十餘人行諸無賴曰
此斗峒頭首家衆也殺之伯軒紿曰誤矣此滘頭吾宗麥
預耳何以殺爲今吾同門伍元白在携焉伯軒子十一人
有仕有處芘字秀夫與予居石翁門下示譜爲序之嘗聞
麥氏之先一鐵杖居南雄始與仕隋位開府子三人皆貴
顯盡節於隋世係中缺不可續叙茲以保平爲一世祖其
流可徵者也今年秋予與秀夫築石翁冢偶讀李文達天
順日錄云
隋皇遭土木之難適今此虜有內向之息秀夫嘆曰時無
先公鐵杖使天下驚駭石畫之志騁發之機奮[illegible]於而見於
言予曰此真鐵杖之苗裔歟故爲叙其世譜云

南海曾氏族譜序

自井田封建之法廢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者無以爲其家
國而天下之所以維持[illegible]遠者耗矣何也此其恃
也夫以天地之經緯生民之綱常有賴焉譜之爲也此禮
[illegible]早賤所以[illegible]之君子欲示本原
[illegible]是[illegible]也南海曾氏同壽二
[illegible]化[illegible]一世祖諱萬自度
化梁廣明家河源增城之間子諱世明世明之子諱與之
宋理宗贈太師右丞相其三代皆推恩太傅丞相當家李
知進退存亡之道自唐以下嶺南一人而已君子哉諱繼
祖者同壽之高祖也法古脩世譜知本者矣諱子遜者以
人才薦於我
高廟能不仕而還不可謂不智也諱伯張母孫氏妥也享
夫於此携子於南遜予再北卒身於南可妥婦例之哉予
因反復其譜而考訊於其鄉則知崔氏信多賢矣於乎古
之聖人道始於身推行於人觀夫關雎麟趾之化行內外
相應非苟而已也世之君人者心無返古棄私之學而先
王之禮法氾家無棠棣行葦之風而骨肉薄人襲家貧出
贅之勢而世家亡分之親疎本之源流無所於徵據以求
其持循而王民李末上下逆順之理盖蕩然矣同壽於丞
相爲七世孫法祖重脩世譜以序屬予賢哉知本者矣予
於是慨然有感於千載之上則知千載之下豈無同予之
心者哉

西江漁隱序

身不可即風斯邈矣名不可聞德斯神矣自秦漢以下幾
二千年寥寥乎斯人未之或聞也五帝三王之世其人無
隱無不隱春秋戰國之世有有隱者有有無隱者吾於楚
得二人焉善觀其時無隱無不隱者也老萊子屠羊說也
屠羊說不妄受王之賞老萊子不妄拜王之相若二人者
姓氏後世終不得而聞其焉名者身之累也有名猶不可
有名有有無名猶可以無有有名哉右岡西郭外朱君衣

號西江漁隱者予未見其所以隱也若將聞王通鼓琴巡屈子之行吟抑知身存操變之趣且復鼓楫而歌以互答耶夫然後可與遠隱不隱之道姑序以詔之

釣隱詩序

從許一絲則洒然有以進復卷一絲則洒然有以退復無所取則洒然適其存復有所取則洒然適其亡絲竿之釣歟非絲竿之從釣者也古岡濱大海泛烟艇張雲帆漠然於往泊然於來無所來於海者誰乎非絲竿之釣者必與之往來矣古之君子道不行於時嘗欲乘桴焉非絲竿之釣者其知之乎歌曰茫茫衆桴者何人一去不返今千春誰與安期將羨門與道存亡道有眞撐艨持願莫謾嗔君乎曾相與爲儕推琴倘得聞緒言

永感詩序

夷齊遺世社稷飢餓矣古今皆以爲榮而親亦榮焉老萊子辭楚相貧賤矣古今皆以爲榮而親亦榮焉飢餓非榮也貧賤非榮也得其所以飢餓貧賤焉者也不得其所以飢餓貧賤焉者果齊衆人也范文正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恨今得享祿不及養親其子純仁既登仕又不肯離親亦庶幾近代豪傑也哉今之人惟以仕爲親榮不仕爲親辱以富爲已養盈以不富爲已養缺夫古今人品高下信不同矣古今人情趣舍信不同矣吾鄉王公十六年而抱孫哀之扁外蟄內滌學成行端惟以不隳其世爲是思是懼也登進士官爲大理轉廣左憲惟以不廢其世爲是思是懼也夫不可必者祿足以爲親養也可必者道足以爲親榮也然而祿足以逮親與否雖間有可必近也道足以爲親榮與否信自有可必遠也不求不可必於不得已之近而必求可必於得已之遠體盈虛消息之機於天盡始終盡仲之道於我則遺體超忽廣青天流光迸騰乎黃壤流名實於窮通榮辱之外公吾鄉楚京山人府君諱伯珍敦道德於詩書母陳夫人勵內教以正家府君及夫人壽不滿五十年公今亦五十餘食飲猶飢輕煖猶寒傷念與方城俱高動思與漢水俱長親不逮也此其志也公有子三人家學相承楚之豪傑與吳相望乎因公之思感古慨今故叙之

嶽麓書院集序

予讀古傳記自孔子及其諸弟子之言何其多而雜歟所與論語之言相爲終始者何無幾歟意多而雜者殆考索摸擬而附竊者歟說者謂曾子卒入聖域有子氣象類聖人所謂論語者多其徒所傳述何其擇之審歟抑亦二子之遺意歟於乎知言其難哉夫毋意毋必者孔子也又曰我戰則克我祭必受福非固必歟豈聖人謀預乎先誠存乎已理則然歟是固出於他書者也故曰知言其難哉長沙衛侯楊君某集嶽麓書院古今文章印本以傳示予求序語曰制宅名子足以觀士此夫好正者歟此夫思襲迹於其所以高明者歟易曰觀夫人文以化成天下君任於是棄其糟粕而養其精華則陳故漸盡而妙用顯行矣孔子曰脩之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亦由此而達之矣

方伯周公詩集序

師心而言出焉妙者其旨矣與古爲訓而靡擲俗尚焉崇者其德矣渾然大儀而自然之本存焉至當者其道矣古之人不可作得其言斯得其心矣苟吾性情之不一理義之未充必欲使其虛實相通而神氣之悠然未之有也說者謂詩三百篇皆古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故其言足以爲法於天下後世也苟其言之不文而欲其行之必遠未之有也夫然後知古之所以爲賢聖者皆發憤焉於乎豈獨詩哉廣東方伯廬陵周公以其平生所著詩寄序其集於箕夫以公之行支撐出幽在廬山其文隨手倒流在彭蠡其道存乎政教在諸方人之耳目意者其至神至妙者既以治已且以及人而發緒餘於毫端硯滴之間殆猶老將於輕裘緩帶之餘偶挽繁弱罵金爪鏑聊復中牛於百步之外以𢓜剔其老癢者也然而山林崇邃木石同壇絕須廣渤龍蛇蝦蜃之所爲居精者粗若小者大者神腐者天飛者淵淪者各各具矣若夫上攀青蒼下披淵泉喘汗險巇以掃滅磨厲是務而舍其心於明白坦易之途者予故知公之作用與此誠異也哉

香山林氏族譜序

香山林氏祐遠祖諱册之册之五世祖諱積仁廣東轉運副使高祖諱元忠以奉直大夫贈正奉大夫曾祖諱叔憲從政郎意此二祖悉以蔭補者歟林氏之先莆田人居香山自册之始也册之孫諱德澤以仕牒鳴官乞歸徙蓋宋[illegible]元間田德澤亦上[illegible]牒行其系可考也由祐之高祖沂德澤不可考也諱敬者於祐爲高祖諱玄與者爲曾祖諱蛋者爲祖妣則黃氏考諱漢卿早卒祐之兄弟三人撫慈教嚴惟黃是賴祐率其弟禎暨禧之子恭謁譜序於予而禎尤刼刼焉予於是知斯人者知類之本而知爲孝弟矣然而林氏之有譜自祐兄弟始也夫人情果遠乎果近乎世有譜花鳥者譜食飲者譜文章者至於本源枝流則漠乎不以入懷雖復磨閑貴富海江才猷不亦玩愒歲時調弄唇吻奔逐鬪譽而湛於人僞者乎視斯人之亙明天理而以統之所自或冥於先別之所分或忽於後刼刼焉是懼而惟博物者是資可以爲不易矣故紬繹而叙之

送王承吉序

往年壬子予再謁白沙先生先生曰三楚人物得之裴樹今御史曹公嘗詩之曰御史前身或姓錢急流勇退者也且稱其女夫王承吉從善者當是時予胸中已著承吉而恨未面蓋知其王潤者也今辛酉承吉扶二僕夫徒步訪予山中不交一言而彼此心醉但相與於丘壑材薄田畝飦粥粗糲瓦盆之間而已依據賢聖講說經傳以立門户以侻聲譽以干非分以損靈原非予所以心醉於承吉者也亦非承吉所以心醉於予者也予嘗於丘壑林薄田畝飦粥粗糲瓦盆之餘曰古先賢聖之學不傳也久予三見白沙先生不敢考問爲學之方先生甚怪之曰世卿三見白沙不考問爲學之方豈相從意耶予曰聞見口耳之學非其自得者非眞學蓋所以存其無竟其說之意先生聞

斯言甚然之今五十年凡在宇內物物與之皆眞頗覺已之所以自存者無待聞見口耳而其所以自存不敢瀆告人也他日訪承吉卧龍山中觀耆舊之遺風使江漢變於鄒魯者吾於承吉豈別有言歟

孫山人物圖序

巢許絕世者歟非歟伊呂濟世者歟非歟世不可固絕世亦不可固濟固者非斯人意也不然無以居大而應世也故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尚已非斯人孰能之夫思才量力於世不屑遠物以獨清升已以苟難屹然與山嶽爭高淵然與江河爭深皎然與星漢爭明不屈天子之膝不抗諸侯之禮頹然不以窮困患難之卑榮顯貴富之高以苟喪其天眞可謂不昧皐斯人窮者歟非歟眞州黃君公獻仕南畿民部大夫以先世所藏孫山人物圖示予象者以孫山人物謂林君復也予謂君復豈孫山人物歟非歟未暇於深論也君寶是圖也珮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者歟予序斯圖乃及古今斯人之志其有旨哉

送柯容甫還莆田序

莆田柯君容甫者吾聞其鄉先生吾嘉貳教陳君景重謂容甫擅辭章而能不爲有進取之才而能不趍退避綏晃而能不覲謁於指使剪拂之地故遊江湖而能不動意遠時從留戀之懷今中夏景重偕容甫訪予山居容甫言無瑣雜肩背無欹側聞於昔者符於今矣寓舘景重往來予兄唱和猶稔即次懷資各各得所予兄謂容甫有仕具而能隱見於親者符於跡矣吾嘗觀世之大賈者居室自若也衣冠自若也語默自若也騶從車舟自若也珠不在汚池而海焉大焉耳玉不歸頑礦而珉焉羨焉耳鄧林豈乏求其材廣焉耳淵泉豈乏求其流深焉耳鼓刀投竿甘爲垂白棄夫而不悔者豈徒然哉理者其所自順者也義者其所自合者也身者其所自不屈者也心者其所不自適者也時者其所不自夫者也容甫之鄉今之所謂材賢之鄉也容甫之交游今之所謂材賢之流也夫所謂材賢之流必學也然不知其所學古與今似否夫所謂材賢之鄉必相化也又不知其所化古與今又似否予兄於容甫序以識別予於容甫欵然再見忽如舊遊能已於言乎弘治辛酉夏五月序

送葉空序

通山予同郡邑也山高而水淺其人多直峭呈露而尚氣節邑有生曰葉相會貞者志士也父卒官山東歸旅殯於數千里外廬於墓下三年宗族鄉黨皆信之於是欵予舘且父予亦信之予携之白沙白沙聞生行益嘉之白沙卒經營封事人稱之生不屑世尚始來時予使之與兒輩尋課試文生曰吾不能拘拘於世以求合也靜坐之餘乃手錄眞西山文章正宗一書讀之尋常衆人不肯苟合人有過則面折不少假人忤之不恤也予每飲輒大醉生固止之遂以出之信以成之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聖人成已成物之功蓋如此也開其所閉而收其所放文華其氣質而廣大其心胸則君子之道矣吾於是有望焉

族譜序

吾宗自諱播當南唐時由江西武寧来居嘉魚播之曾孫諱宗儀諱宗儒開義學於所居湖西之濵而我李遂有聞於時播而上十四世傳自鬱林始無可考也今吾惟以播爲第一者有可考也今至箕十七世矣家故有譜蓋先伯祖定齋府君作之先叔約菴府君述之者也由六世而上譜之也詳由六世而下則詳吾之所自出而他悉未矣意者世代更變矣燹屡經支分流衍而後人無可考而然歟今同邑及浦圻咸寧臨湘之有李氏者豈所謂支流歟不可考矣今居苦竹灘两岸族殆百餘衆同高祖兄弟亦幾六十人矣問者蔓延東西有五里者有十里者又有二十里三十里者後之於今亦猶今之於昔吾甚懼之乃續舊譜并志其所居之地房授一譜而藏之於乎昌而家世蕃而子姓祖宗之仁義深且遠矣而吾輩得以坐深蔭而汲遠流者何也是故宗可遠也身不可遠也身可遠也心不可遠也培之則愈崇疏之則愈深世慎其支哉世慎其支哉弘治甲子冬十一月嗣孫承箕謹序

玉臺登高倡和詩序

今年秋予偕書玉臺寺間以詩呈白沙先生約鈍齋伍君爲九日登高之會先生謂久不出自登舍北廬峯想望予而寄之以詩而鈍齋竟不来先是外海陳定息亦有是約又以墮馬不赴遣使賫詩来適鄧貴菴容雲泉容交渠皆自載酒来予與三君偕一僧挾一僕一寫手張一油蓋直至於絶頂而憩焉約用定息韻賦詩不成者有罰予志逸而情暇率先倡焉南望滄溟與天相連安期生今何在乎西望昆侖思一浴於白龍池北望蓬萊館諸山如在足底而東則廬峯江門此先生之廬也又東則外海諸山突如海中一島鈍齋定息不與吾樂吾何能忘情於觸目之下步返稍西四處墻頹瓦毀若嘗有居焉者三君指予曰此禱雨之壇也丁侯亡而壇廢矣撫其迹而悲之三君之詩既成而後返也明日容雲泉以此卷而告予曰白沙先生之詩宜借以冠此吾輩亦附於其後君其序之予曰諾遂書之時弘治戊申歳也雲泉名珪友渠名貫貴菴文通鈍齋裕定息宗而予則承箕世卿也

白洲詩集序

豊城白洲李公訪陳先生於新會之白沙座上相與論詩陳先生曰歐陽公甚愛唐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朱文公謂今人都不識此等更是如何好白洲不言惟首肯而已予列其間亦得而聞之矣既而白洲以數詩来白沙予亦得而見之矣比過羊城白洲出其詩集俾予叙之集過寸餘浩瀚如望洋何廣博而未易窺也舟中風雨無事一一而讀之洒然情與景會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嗟夫歐陽公朱文公此二公者因其所言可謂極詩家之妙矣而後世之論詩卒不歸於兩公何也抑亦賢人君子不必致力於此乎然而唐虞三代之聖君賢臣其詩載諸經可考已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其所以教門人小子者亦未嘗忘事於此也若夫人之邪正時之否泰亦由是而見焉詩可忽乎白洲之詩予言何足以輕重之哉

石翁慶壽詩序

先生今年兩見戊申蓋六十有一矣箕楚人也在門下將致其故俗作竹枝歌載尊酒於堂上爲先生壽時先生之鄉閭諸君乃相率作爲詩歌俾予冠以文爲先生壽承箕曰前仲秋太夫人進壽八十有四箕嘗再拜爲禮太夫人不以其遠方人而樂我也諸孫華然衣冠長者在前少者在後皆北面立階下輒請紓徐抑抑揚揚歌古今詩以侑觴先生西面立喜形於色先生非樂我也太夫人在高堂康健和悅氣靜而志閑子孫皆恂恂寡過先生心無悔恨身遠利祿天下之人始而疑之今釋然以順無遠近無貴賤咸來問學先生怡然隨問而答初不強語之亦未嘗輕拒人也暇則閉門高卧人不能以勢利相撓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此豈人之所能知也今孟冬二十有一日先生誕晨諸君誦予文予擇諸君詩似所謂竹枝者歌之諸君又從而和之相與拜跪成禮將無煩先生飯客使箕他年亦披然白髮重上先生之堂作千首鶴南飛之曲每遇斯晨載歌而觴觴而醉醉而醒醒而起舞相與忘先生弟子之老日隨杖屨飄然羅浮遺世獨立而樂夫天命焉先生豈遺諸君與我也於是諸君皆再拜而言曰承箕之言蓋以人事之至順而信天道於必然天豈不可必乎

送邑侯馬公膺召之京序

予居於縣爲密邇而邑侯馬公於予爲不疎公以壬寅涖任丙午獻績之京師予亦以是秋赴禮闈明年公復來予亦還山林至是已酉蓋七年矣予暇未嘗一日不接公於言論之間而公亦不以政治而減往來之興也故凡古人之臧否風俗之善惡立身之出處爲學之先後施政之緩急天道之盈虧人事之得失遠而登山臨水近而賦詩酌酒靡不相與從容於禮樂仁義西東賓主之場所謂狎於所溺侮於所有謹於既進怠於既退而君子之所惡者蓋又不待深戒而力勉之者也予去春往廣東白沙將以求從於陳先生之門公以俸資促裝予既行以詩托老母於公適歲大旱公繼以養且寂餘既歸公問以所學予曰予無似陳先生曰人有伊周之事功孔顏之道德孫孟之文章能於士室中浩然建老不求人知夫然後可以不失爲君子處已之道而天下之風俗亦庶幾乎少變矣何也上之人所以驕我者知我固不出於富貴聲利之間而已使吾果不出其所知則人亦何所恃而驕我也公之所以考合於予者舍此蓋無他道焉公蕩然無偏執之見侃侃然有固守之節灑灑然有容人之量懇懇然有御物之誠而治事之才又不足以言之矣此非予之言也爲士者之通言也予之郡隸縣者九州若一而下之情有不達上之政有不宣必責於公而後有所定故受知於當道者爲不茍今年膺召命還朝上下之間可謂至公而無私矣吾黨之士作詩歌以贈行推予序之

留別聯句敘

予追餞馮公忠進於邑之東江數十里外且再矣予耕於邑之南刱嘗不及邑之賓從俱而來往獨遅非敢後也於時賓從已退州中惟公與予兩人而已南風徐來水波不

詩歌收穫歡騰忻忻不期飽忻忻般長夏時南風盪其時也兩江黍菽稻張烟村相連早餘之民聊復生意一觴景之間何往而非可樂者是吾徒之所樂非徒以已而已也於是酌酒聯詩酒以詩爲節不以醉爲節別以詩爲節不以地之遠近爲節先以六月辛卯継以戊午後月餘適予以他事来省下宿寧湖僧舍適公亦未得即奉省檄去予咲曰事之機會人之離合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比明携雛黍走南門外水濱又得與公相留於舟中蓋不期見而得見也性不期見而見則其情洽於既別而始見者固有間矣又聯句數篇總得若干篇惟以暢叙其情不以巧艷爲工蓋取適也予嘗以爲聯句之作莫盛於唐之韓孟黄山谷謂東野却有潤色退之理退之豈能潤色東野耶若[illegible]鈞奇摘怪更相攺作剽竊古人自多飣餖是豈吾徒之所能也哉

贈吳君獻臣赴成都序

無憧憧無將迎渾然端且恪其存心有如此者惟正之從不合故迹不同流俗其事事有如此者矯矯壁壁不畏萬強不欺一介其合世有如此者此治世之大人也斯人而居治世位必高禄必尊人皆以爲儀刑而瞻依者也崢嶸以爲高辨察以爲明其存心有如此者仁焉而煦煦義焉而孑孑其事雖有如此者煦煦而来攘攘而往其合世有如此者此濁世之大人也斯人而居濁世位必高禄必重人皆以爲儀刑而瞻依若也予嘗以爲不主彌子而得衛卿不與射者比而得禽獸古之聖賢如此而始如此而終如此而富貴如此而貧賤吾將與之醉飽乎仁義昭明乎聞譽遨游乎漢出入乎古今舍此則無所用其力矣君獻臣以成化丁未進士爲順德八年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成都領州三十有一其爲人所景從亦多矣況今治世也獻臣將不爲治世之大人乎僚寀武節張如玘請文贈之予黍知獻臣舊故以爲言

別駕獻臣奉母夫人就養成都序

獻臣居蒼梧督府側前後左右不能雞飛車馬塵無虛日聲無虛耳地隘陋矣喧雜矣獻臣爲縣七八年奉母夫人順德居不盈四丁闕訟其先同予鄉井視其居猶蒼梧也問其田猶蒼梧也今進五品官秩侍母夫人成都獻臣將爲不得已也乎夫以一日養不以三公換而古人之愛其親固如是哉夫以善養不以禄養而古人之教其子又如是哉尊富之辭而卑貧是居獻臣將爲不得已也乎今之帥守非古比進謁兩省使及部使者俯拜趨走不得與抗禮故領郡無色況爲其副雖懷奇見正說無莫得關達施用不謂之卑貧殆不可也獻臣行意其心蓋如是故明之

送許生還上溪序

戊午之歲正月初吉有生白袍草屨踵予門謁浙之上虞許璋生挾一衾風雨寒暑不顧言若不出口而所言皆根據在昔可與共學者乎予坐之大崖山中餘三時有問疑則復至門予嘗語之曰恂恂煉編日居敬窮理者予不然蹉跎虛迹日容花隨柳者予不然圖象假形求長生不死

之根者予不然生欲往白沙謁白陵先生夫白生之鄉洪
波吞吐百餘里裹糧無畏我裹緡錢掛杖頭者有幾生又有若
親覲侍白於堂庶予可邢返吾於此未嘗不萬其志而夕
未嘗不恨其窮也不然吾自有樂地夫何恨其將反而求
言乎予贈詩二章予兄大理復和之生既歸歌數詩上庭
酒於堂上暇則靜坐以觀心且讀聖賢書其樂何如也時
弘治己未春正月序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半江序

謝德明居紫水之曲古岡城西人也以半江自號其志識豈塵埃中人也哉白沙先生詠之以八詩予嘗訪半江半江出示予予曰半江取其半而不全何也意者有取於水歟曰一江吾得其半亦足以自老矣其間往來而利涉者順境居少逆境居多慘每消明形於天而去来浙戚動於中棄其半以與人吾不與也予自楚經吳以至於越明而行晦而息心境泊如無所起也江之半君其與我乎哉然而半江不出戶庭者幾年其湯滌垢汚不往不来停蓄乎自然者又非予之所能及也予聞滄海之上多異人混迹於漁獵之間非人所能識也半江亦嘗遊乎汗汗漫漫浴日滔星之天而見之歟爲我謝曰黃鶴樓西李承箕者嘗以月夜登樓望東海而長嘯其毋壞蚤我也哉

新會縣志書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我欲觀夏道杞不足徵而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宋不足徵而得坤乾焉聖人宜無所不知必待此而後發明何也至於叔世人各自私據意見而是非謬矣予於是而有感於聖人之言也予遊白沙惠使陶公以書令纂脩新會邑志予辭之曰平物吾心乎明理吾知乎適用吾才乎達意吾詞乎衡誠懸規矩誠施輕重曲直斯不謬也識陋心粗何足以語此時有司以公命之不可辭吾予然後考他書讀新會自秦通南越置

吏至於今殆千有餘年其歲月不爲近矣偏見間相始末百餘里其地不爲小矣然而世變興亡人事因革及夫山崩水溢災祥怪異之屬苟可以損益世道而存乎勸戒者漠乎如雲沒鳥散而無所於考矣於是准世俗志書之例釆其近時之所可知者或八九事或三數人詩文百餘篇倉卒成之以荅公命非所以存勸戒也

華容劉公遺愛序

天下之理有不可易而天下之情有不可齊吾能契不易之理以通其情夫然後人與我爲無間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斯道也非吾人之責而誰責歟華容東山劉公吾鄉先生自廣東右布政使遷浙江左布政使予少知公有侃侃之節而無所激有休休之量而不可干事有關國家而利民生者勇於敢爲而不擇利害自莅省至於今二載矣精思傳訪風俗庶務必求其弛張之所在而罷行之番禺陽武賊作當道請於
上即其地城之公親率民間子弟度形勢計工力徒步而先之二旬而集及後山賊相繼作討不可後公在行兵將無敢妄殺戮者嘗曰民之所以困敝日思爲盜者雖所以致之非一端而其要在於賦歛之苛貢獻之急請托之煩風俗之所由壞而民之所以日窮也於是考敝端與衆更始而民省虛費者十五於乎仁義之道不行於天下其所由來遠矣卑卑焉日趨於聲色貨利之場如蜣蜋之轉丸而不能止視其心何如也公來別白沙民之迎者如見父母其去也留之不得行公何以得此於民也哉故石翁詩畧曰皇皇東山憂朝夕不離抱樂吾之所自則十郡之民可不問而知矣予嘗記往年遊京師北虜寇邊
詔群臣廷議卒無一人言者公時爲兵曹郎中從容就對數言而決既而事皆有方各臻成效天下之望舉屬於公而公乃畏然自失惟恐人知夫然後知人心之不死者發於事業無不光明正大而公之所抱負猶未盡見者蓋非常情所能窺測也廣州知府林君泮因順德知縣吳君廷舉以予知公求文以叙民之思慕者如此云

順德縣志書序

聖人之言如日月星辰自有定位而無假於點綴之功吾於禹貢及春秋見之後之人其心去聖人遠矣內而百體外而萬事自孩提之初以至於老耄之餘何者而非勉強以害已者豈獨言語也哉夫以聖人之言理有當然事有定則動而習之靜而思之優而游之厭而飫之本然之心於是乎無外矣而孔子之所以不知老之將至蓋如是也吾見世之人矣學爲知也讀書愈多而所見愈亂學爲行也外貌愈嚴而爲心愈偽何哉內外不相應作輟之患也豈惟是哉射御書數之末蓋莫不然者忘乎器於外而後契其妙用於中苟不能忘器而欲契其妙吾未之見也是則前經往史雖藏於吾之身亦猶倉箱之穀粟彼何與焉順德令吳君廷舉集一邑之事請志於笄箕切以爲聖人之言猶未足爲學者資其日用之實此又何爲者哉吳君

不以予言爲謬而經盃至於是推衆識粗加蒐括而成之總十有二卷立異以爲高徇衆以爲同非我事也

僉憲李公征黎詩序

黎年瓊州人符那南符英與黎人聚黨作亂於山中吾李父時爲廣省參議即日夜渡海調州兵生擒那南與英斬之焚其服器撫其衆而還迄於今二十餘年矣復有作亂者當道遣將將兵伐之僉憲莆陽李公往紀功事策公不戮喜而還公之心何心也夫瓊去中國雖遐遠其人之好惡豈異乎我也而吏其土者皆王臣何二十年間一再亂而自殺其身歟豈其高山深林大谷窮陰戾氣往往鍾人如[illegible]禽猛獸相與勁弓毒矢強弱相吞而故然歟抑將貪而不信兵因而不威賞加於不功罰及於不罪號令不一而噭噭然將無所控告歟吾嘗聞邊裔之際多龍蛇魑魅與之爲伍者亦變化不常豈是也歟於乎凡有血氣者豈有不愛其生者歟魚虫禽獸在束縛中將引而殺之其容戚其聲哀若有可憐者昔者庖羲氏之制爲飲食以養人而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庖羲氏聖人也然則聖人非歟蓋殺之於其所當殺而止之於不可不止聖賢之心歸於一而已夫物猶不可況人乎吾生之也有素養之也有道謹吾所當謹者以示嚮往之方使其狂猛之氣無自而入焉今皆有不然者視之如草菅一舉而焚之公之所以爲心我知之矣石翁先生嘗詩之友人周君文郁請予言之予因俯仰今昔蓋有不能已於言者遂書之

送羅晃服周序

予今年遊白沙適南海羅服周在西館服周敞衣冠甘於貧賤人百忤之無慍色於是先生使教諸孫講習弟子職比隣小子亦得從服周遊而吾黨隨行者亦令從之非徒明文義解句讀而已也若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則小子所宜歆甚以從事於其間而不可輟焉者也予見諸小子每旦更僕供洒掃而安坐自如服周在席則小子執箕帚昂首直身拂堂心縱橫三五行塵迹不除如晚村初霽時橫輕烟數抹服周視之不屑也予問之不答服周熟隊伎文曩年應鄉舉不中棄而從先生遊予因勸之仕進又不答比日侍先生扶履尋梅諸村服周信筆數詩予皆莫能及豈服周不欲與群兒爲事樂其眞然不屑者意茲在耶服周以歲暮告歸覲先生贈之詩予既和之而意猶未盡者則序之於右弘治壬子蜡李承箕序

順德令吳君獻臣考績之京贈行序

予友吳君獻臣以成化丁未進士爲廣東順德令於茲五年予始會獻臣於京師而知其蘊順德於新會爲隣封予遊白沙問及士士宜之問及民民宜之問及君子長者宜之而欺負邪僻之徒或反是焉則獻臣之發於聿紫果不易其中也今年獻臣述職之京師民頭留之時制有不可焉耳矣民將紀其功德以示不忘獻臣有不可焉耳矣民思之不忍相率請於予予曰仁人挽不來不仁推不去可謂[illegible]獻臣曰何敢當何敢當予曰君[illegible]

致如天地無舉天下物物在其中吾惜其不極致而考諸
極之為心也非徒翺翔乎一世之上激清名於一朝啟[illegible]
氣於一二孚以為心也聖人之學不傳於天下上守其[illegible]
魏而不知所以爲下守其卑卑而不知所以卑夫自唐虞
以及後世其君皆南面以治人其臣皆北面以敷治國未
始有異也君知其相與感通之妙容非徒周章於禮數之
末而講示於形迹之間者乎彼如曰天下賢士頤從吾遊
者吾皆爵祿之此何謂也豈以三代以降貞元以微聖學
以為曾不自知其言之不可相與尋常諂瀆乎爵祿以為
當然而古人交際之道有不得而想像其彷彿於萬分之
一也固知是乎今
聖天子在上其將想像賢臣之風采而喜獻臣於既見矣
乎予告[illegible]民曰君臣相遇黎民之利也汝其大矣哉
毋徒私而約也

贈張侍御叔亨還京序

予曩年初至白沙一見侍御張公公行則讓其左坐則避
其中當是時一見而已未得也既而公北上京師南巡[illegible]
雲寄長風之情而連篇累牘紙幅既莊字畫不頗側蛟龍
虎鳳領予之狂鄙者歲幾接也箕山野之人麋鹿之性也
公貴在朝廷位列諫官上與
天子相可否下領天下之廢政能及是耶嘗見魏野諸跪
人與卿相往來作為詩歌賦以援貴頗竊怪焉以往況今
似有不可偏惡者夫君臣朋友其義一也一相見而十年
不渝其情公之心能忘天下耶卿以處予者卜之也曩予
和公詩有云樂[illegible]寄在來明洞何日逢君返游湖公還古
漢朝京師予適遊飛雲還又接公五羊此豈人力也哉慎
德令吳君獻臣作詩別公請序於予予之不能忘言於此
別者非但序獻臣諸君子之詩而已也

贈李公之山東方伯序

往年華容劉公以廣東右布政轉左浙江廣之士民頌劉
公之德政者有咨嗟咏嘆之言予嘗采其言而序之矣今
年南昌李公以廣東按察使超拜山東右布政廣之士民
頌李公之德政者於劉公無先後焉夫嶺南地其陽窮大
海陰背山谷皆沃土也茲角珠香果木稻蔬凡所以資人
生日用之具者莫不溢於中州是以人心驕悍易怨以變
公昔副按察不離雜以為同不棘棘以為異刑政自我其
斷若神去任二年民思慕之不衰朝廷以為賢進職維長
其生殺予奪舉適其宜姦慝欺負之徒日消而柔良者日
滋蓋三年於是矣米蘗之操敏踔之才通博之學堂堂正
正之心愈張而愈大愈變而不窮譆言施之亦足以感動
民之心志有如此者山東聖賢鄉中州也布政百工之長
教化之所自出非敲朴擊搏之司也物從其化如泥在鈞
況於齊魯之民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其間豈無豪傑士聞風而來登泰山上下七十二峯以跡
公後塵者乎

潘氏族譜序

南海潘氏家譜題秘書公者為一世祖謂秘書仕宋仁宗
朝又高宗南渡時秘書始來廣州居之又謂秘書之子仕

元爲提舉顧其父子之間乃能閱歲三百餘耶武宣敎諭張君謂秘書提舉朝奉三世無可考者今也總圖官稱而列傳則名諱履歷俱詳者又何相爲牴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顯晦賢不肖先後不相及吾之同姓以其等而言固有貴賤矣以其分而言固有親踈矣以其本而言吾可攀附棄置於其間使有攀附棄置於其間譜不作可也秘書九世孫曰漢天章者屬予序其譜天章疑吾言乎題其五世祖仕英爲始祖而存秘書以下四世題曰傳疑使博洽君子或有所考而是正之庶幾乎不誣也天章之心豈不仁且智哉

石翁先生詩集序

詩雅頌各得其所而樂之本正可以興可以羣可以觀可以怨而詩之敎明孔子之志其見於是乎石翁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咲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性情者乎成都府同知吳君獻臣廷擧錄先生詩自成化甲辰至弘治乙卯正月得六百八篇刻之而以序屬承箕於乎三百篇之旨其源塞而其光微也久矣役心篇翰者不知留情贊毀者不知好其知而好之者又患其不能皆有以造夫鳶飛魚躍之天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濬其源發其光內外一致默語惟時而超然自得於形器之外者存乎其人焉耳傳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道將不在玆乎先生之詩固不待序以傳而獻臣好尚之正用心之勤必因序而後見也故書之

定山先生詩集序

箕聞定山先生之於詩嘗求之往古以三代之餘波流乎於纖穠偶麗而穆穆熙熙之風衰矣近體莫盛於唐而唐莫盛於天寶於是求之少陵以其大而肆憂愁而流離自以爲未足於是又求之宋元之間破簡齋的契劉因三昧餘則決其藩垣階其高鑰親見其人而下上一堂之上風踔乎宇宙電跳乎岩谷濤舂乎高天冰僵乎厚地乘之以鹹氣將一掃而空之夫以驚風震雷一鼓而兩物固有生者矣苟不伺夫三日之甘而欲求速化之術未見其能濟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蓋有不援天道而忽人事之切當不涉虛詭而愜性情之自然不言鳶飛魚躍不必隨柳傍花天機默契乎無聲臭樂何關於外物是故定山之詩非魏晉詩非唐非宋非元諸名家詩定山之詩也定山之詩四方學者爭讀之每以不得其全爲恨獻臣賈馬鋟板行之俾予綮一言於首

立齋遺文序

柳子厚文章得永州力信然也鄒汝愚謫石城二年予嘗惜其困之未極而死之太早也不然以汝愚慨慷之節直之才邁往之志而古人有不足言者矣鑑之沒於土壤中久也則渣滓淨盡其光闇然士之困窮屈辱夫其所不可不去存其所不可不存殆天之意士之福也而文章又

何足言哉吾友吳獻臣嘗欲刻汝愚遺文以傳箕故引一言於端以告汝愚之同志者

贈趙壽卿序

趙氏於古岡姓苑大且長思仁壽卿於趙氏無子弟之過爲宗𠷣之良趙宋末慈元后死崖山往年石翁與東山劉亞卿議欲廟之思仁慨然任之不辭其所費與所勞孚甚今年鄉人立故尹丁侯廟於白沙思仁既助木石之費又買田以供祀事人謂壽卿好義壽卿唯唯人謂壽卿爲苟難壽卿唯唯夫事物之來嘗千萬觀其外則是考其內則非世之人偶一善著則以爲天下之善皆襲是而已至於義不勝利怨而驚風迅雷之交於前往往失其故常而喪其匕筯者又何也嘗不積而光漸微武下趨而身益依壽

卿不必求之四海之衆古今之遠也一舉目之間微而依者可勝言哉諸友賢壽卿而譽之詩子曰是有所試且以望之而天下之善將於是乎在

贈莫侯維藩調封川序

莫侯維藩爲廣州之新會未三年調德慶之封川新會民物倍封川十九自洪武至今弘治百二十餘年新會宰無慮三十餘不卒則黜如是者豈其器使之然乎抑其地使之然乎吾聞侯爲政不煩不汚人之慝姦易險一待以和曰子民之道當如是也夫愛人以爲本殺人以爲用王道也孰得而易之孔子論爲政先之以刑政要之以德禮亦可見矣柳仲郢治京兆嚴治河南寬人以爲知變天以一州之內賢不肖莫不皆無此豈知變者也致之以義守之

以仁天下非大也一家非小也譬將適遠登高強者恃其力疾其足五日疲十日而不償者未之有也弱者習其力一日二日誠若不能及十日馴致而不過之者亦未之有也恭然而甘雨和風奮然而雷霆鬼神吾將於封川見之侯戒行其同寅丞郁文主簿陳嘉禮典史陳獻請予文贈之侯以爲何如

新興令蒙允濟考績之京贈行序

善治天下者不使內外之偏重周公治內召公治外士有在下位者乎宜大夫者進大夫之宜公卿者進公卿之周公用之召公不疑也召公引之周公不疑也功必賞罪必罰是故當是時德位相稱彼我相師無覬覦之心有交脩之道近之不以爲榮顯遠之不以爲外憎後之君子盍有

不必如此者矣一出都門顏色慘黯一入都門僮僕增氣勢熱則挾炭而趨氣衰則拂袂而去況於卑官末秩之士能與之同升而並立也不已難哉夫以今日千駟萬鍾明日行乞於市者無幾微出於言面者此何人耶今之仕者以進士途爲重其授於外者有三年徵者有五年六年徵者有徵爲御史者有徵爲諸司屬佐者亦有沿牒推移而不得徵者於乎周公之位後世冢宰之位也召公之位後世方伯之位也而天下之爲州縣者皆古之子男也何獨功業之建獨異於古之人乎蒼梧蒙允濟舉弘治庚戌進士今新興三年薦進於部使者數矣今年冬以例奏課天曹其民相率欲留不可則又相率速其租賦不日而惟恐負侯之績而遂其還期也予於侯有一日之雅若邑士衆

卑來告侯行朔予嘉侯之志書以贈之

贈蕭先生序

祿三釜三千鍾厚薄懸其心悲樂係之不同此何謂也以大賢爲父以大賢爲子其養也必資於祿有如是非恥大然後知古人所以養親者其情文內外莫不欲其兼致也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夫然後知聖賢之所以教人者不滯於一隅而徒爲是拘拘翦翦也偏橋蕭君公溥訓高要學奉二親於官邸九年於茲儒官位卑祿薄偏橋至此幾萬里祿養無恙者九年非人力也天也吾聞先生內致其忠外致其法夫嚴於上妻承於下朝焉忻忻夕焉愉愉故其親不知其在客之久也非天也亦人力也使先生位諸侯之上繫馬千駟食粟萬鍾而不及其親雖

南面王其勢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其財可以貧人可以富人亦不足以爲樂況下此者乎先生以古賢人爲心則所以爲其親之樂者必有在也諸公以先生秩滿奉二親而歸舉以爲先生榮太守題其卷曰祿養榮歸予爲之序云

高要左君考績之京贈行序

希哲左君尹韶之仁化四年四民稱便聲譽四達大府以爲賢改肇慶之高要劇邑也今三年矣力惟求我盡效不求其成苟理矣雖卑賤所言不遺苟勢矣雖高貴所行不從四民稱便以爲前此無有也予裒遊白沙經韶問吏之良者皆曰左君左君去年會左君於白沙聞左君之所存知左君矣予今年還白沙於左君部下聞民之所以愛戴左君者爲詳又以知予知之不失也君名濬閩之寧德人領鄉薦拜儒官典文柄匹言求心所選多賢矣遂資而進歷尹者七年茲將考績天曹箕山野人也其所考與其所爲考吾不得而知也君歷仕幾二十年知之熟矣持鉛槧以升天官之堂歟否歟吾又不得而知也於乎三代而下宰官首稱者必曰卓茂何哉蓋以其進退之天者能不苟焉耳豈曰良吏而已士君子於此可懲也哉非左君知我敢瀆告茲

貝慶詩序

予嘗以爲父母之於子譬如師之於門人後進然惟其後者有啓於其前則前人之道可以不墜而益有光矣今夫水惟其繼流之極清則其合去流也愈明而愈潔宋之程珦知周茂叔之賢遣其子受學而伯淳正叔卒以道德顯

聞天下後世正叔又嘗言其兄弟之義行多母教使然非性然者則夫世之子弟之賢否又有其由此人力也亦天也當伯淳舉進士有官祿時父母尚無恙此天也非人力也然嘗考其淵源所漸所以不墜而益有光焉此人力也非天也予邑長辛丑進士內江馬君思進厥翁以丙戌進士爲寧波太守方年五十有二即致其事而去今四年矣母夫人王氏封安人今年五十有[illegible]安人老益謙順如處子君年才三十乃有風憲之召趣裝歸朝太守公與安人家居樂其子之道有行雝雝怡怡於暮景鄉邦以爲光士大夫家以爲承式其尊榮於世何如也君之鄉昔有陳堯叟輩皆以高第列鄉相於時父爲諫議大夫母爲燕國夫人高官大爵金紫煒煌仕望之顯照時人之耳目赫赫然

也夫以程氏之子與君鄉人之子皆具慶之子也彼以道德此以仕望馬氏之子其於彼此之間必有能輕重之者況其得於家庭之養也固多其志之立也固嘗超於萬物之表蓋不待再見周茂叔而已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則所以無忝於天下後世者固有在矣時諸友樂君在具慶之下而膺
朝廷之寵召既詩以贈行又別作歌以寄喜於太守公與安人者推予序焉

送姜希清還廣德序

姜希清省其兄六夫於予嘉魚予訪之官舍希清大布之衣其悄岌岌山林之氣發於容貌間予曰此學者之質非耶因問之曰君年幾何曰二十有六年矣孟春之初侍大夫訪予鄉居嘿然不言久而有味余曰此學者之心非耶予始訪之也禮成而歸大夫自外至使人返予歸路舉酒相屬大夫為予歌以詩即其要而復歌之曰吾弟句也予固以默識之既而曰此學者事非耶蘇明允年已壯猶不知書及二十六七時始大發憤閉户讀書如此十餘年卓然以文鳴當時爭後世文章學之末也不尊心致志則不足以造其極況其大者乎且嘗聞之容貌之朴者其心一心一則仁義可充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又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百尺之布始於一絲不忽於粗精斯至矣謹之於微著斯見矣希清之心必於此而求之是吾黨之望也

紀異序

泗州張公輸以胄子拜吾邑令三年矣世以胄子官者多自恣且退以黃甲官者多諆畫好趨進公表表偉儻長身玉立蕭然若不勝衣求勝已若不及異於人非耶門無私謁偏聽不行異於人非耶迎合以希上私惠以悅衆蓋總意焉異於人非耶公庭有寡鶴忽有一鶴自天飛來作雙士民小子皆曰有此哉又有雉來乳士民小子皆曰有此哉又有義蜂群集士民小子皆曰有此哉士民小子又皆曰公澹然自得每恐恐居諸侯間一事之行民曰宜我亦曰宜民曰不宜我亦曰不宜大府有令曰如此公曰未可也惟民宜大府有令曰如彼公曰未可也惟民宜宜公有此異也嘉歎諸吾邑人而紀之真曰天地人物鬼神草木禽魚其盈虛消息去來也皆自我公之在彼者人不以為異而真獨以為公異公之在此人以為異而真獨不以為公異何哉故曰篤恭而天下平其知此哉其知此哉

阮氏族譜序

古之君子名字耿耿垂不朽於宇宙間未有不自孝弟中來者范文正公謂吾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明道先生養其族屬鰥孤來歸而僦屋以居衣無兼副若明道者若希文者不謂之極仁義之人不可也仁義根於心其行之也若日月之浮天八極皆洞非留情於物物而洞之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及其至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世之君子重世系者其心烏可已也哉新會庠士阮伯載示先世譜系屬序予且曰嚴君震命也第一世宋

教授諱達其上不可考其迹不可詳傳疑也今至伯戟十世矣中間所紀若干人者擇之審録之實傳信也木主者幽乎微乎其事哉傳疑也諱其孫者於霞爲七世有功於阮不遷諱蕐諱謙者積學行義善謚一鄉傳信也阮於新會宗爲名宗姓爲望姓藻思幽玄有不足多嗣宗之負才者乎青雲器業有不足多仲容之放達者乎仕者有不足多景茂之介而止者有不足多孝緒之貞者乎顯以微生崇自卑積于霄漢而直上鼓閶闔而齊古先君子焉者予於阮氏諸賢將見之矣

聽主堂序

國家承平百三十餘年海宇内外民不知兵茅茨之居陶瓦之室山之阿水之濱櫛比而鱗集東溟沙鹵千里稻區

故其士庶鮮當其分而貧者亦足於鰕蟹蟲魚芻薪木石水陸之物而免父母妻子溝壑之憂之患也有志於爲治者可以觀矣夫非生聚而教之時乎今之所謂教者讀誦隊伍之文而已矣呈身干祿之榮而已矣下此筭子牙籌而已矣詞牒契券而已矣故其進者無王道平平之氣象退者無耕釣堅白之風聲新會古之望邑也鍾氏邑之望族也其俗稱四大姓者猶晉之冀襄邢帶於家爲大羊舌四族於族爲強焉者也豈曰士者之久云乎哉又豈曰居積豐厚之多云乎哉必其詩書禮樂之波忠信恬靜之風背俗好古之行足以被於一封而人望之有不可及焉者也冀西北迂僻之人家居足跡不涉閭里今鍾君之堂所謂聽主者不得歷西階觀其廉隅楹㮰之跡密廣狹低昂之勢又不能講說聽主之義於區區文字之間君今脩結物外荷帡幪之恩太平之主人在彼也若夫精神之遊心術之動自得之主人在此也彼此之間各有内外之辨獨立不倚超流俗之上而人望之果有不可及焉者也庠士阮君輔樂鍾君之堂之成也托予文以爲斯堂壽故書之

白日青山詩序

古之至人其動也天行其止也物化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漸固偏滯之私如春秋夏冬以寂寞爲主非斯人也在身係身在事係事在家係家在天下係天下同其志出入仁義相與樂而成之不同其志依世廢道隨風衆流必若與之隔生是猶有意於斯世焉者也下此皆非君子之所知也衡陽歐陽公以進士歷官御史按南畿按廣左凡所歷

人皆稱曰歐陽御史御史歿士大夫悲之有悲歌悲其道之不得大行於天下爵位之未崇歲月之遽爾若非士大夫之所悲也夫代天子巡守首惟御史下民不得其所必得其所惟御史三司使東西面南面一執筆有可有否惟御史天子起居及百執事隆汙遷改進止惟御史予野人不識朝儀不知當今時居御史官者凡幾十人慨然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者又凡幾十人又不知當今時凡海宇内祥瑞不下災眚不能消鄙夫患得患失若不退君子賢知含章蔵伏者不進其所當處分者惟御史予晚生不及見公見公子二人好儒術以世其家聚士大夫悲歌爲一冊予題之曰白日青山既題之且叙諸懷思於天下也

四樂居士序

動靜有同功內外無二致念正長之邪抑之事是因之非遠之天非高也地非厚也日月非明也春非榮也秋非枯也與山同止與水同波虛爲神府萬物同科可喜者與之爲喜可怒者與之爲怒可哀者與之爲哀可惡者與之爲惡情何吾生隨之而應何有於樂何有於不樂燕山百戶劉君廷輔別號四樂居士曰事親曰教子曰讀書曰交觴居士於名教中有樂地矣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七情感應觸類而知在名教中無滯而能獨樂者幾何人文王之爲父管蔡能事其父乎舟朱商均之爲子堯舜能養其子乎不遷不貳顏子之好學如此許敬宗學博矣姦邪如彼指揮三軍孔明之忠武如此障面撫悴其無廉隅如彼王珉也渾然中居順以正應所寓無間悉本於我其爲樂何如哉居士光儀予未識之而其心則識之似矣名教致力人也故序之

程節婦鍾氏詩序

經曰信及豚魚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以孔子之聖而不能使伯魚之婦安其室而況有子思以爲之子而不能安其母心於尊章之側而卒有他適何哉蓋在我者聖人之能事常也在彼者聖人之不幸焉變也五羊鍾狂客予故人子弟蓋鄉之篤厚狂客狂客女名荊生十七年而適指揮程某七月而程某卒荊自誓不他適富貴顯人交求嘗死不聽曰當位而已矣蓋鄉弟每對家人誦女德之賢輒舉荊而荊母吾楚人故予凡紀悉荊行也狂客托交石翁翁嘗爲程節婦詩又每有贈遺翁悉荊行也府庠生泳汝翼偕其輩上荊行於方伯周公將以旌表而例以待年方伯悉荊行也父母愛之國人榮之可謂士女矣是孰使之然哉蓋其受於天者獨也荊行自石翁詩後而遠近諸君子皆有詩而節行益彰汝翼以書來求序諸詩荊行不待叙也叙諸詩也弘治庚申秋八月嘉魚李承箕序

陳節婦鍾氏旌表揭扁序

陳節婦鍾氏二十有七年而喪所天五十有二年有司以聞
詔旌表其門閭旌表式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築雙闕夾樹名木古之制也古之賢王豈故爲是觀美哉令皆無之惟門排四柱板題姓字焉爾然尤厰求數四十始一二行之閭閻卑予湮沒無限若鍾氏若其賢名於是益張且大而慰心九原矣陳氏鍾氏在古岡以門第相高世之人以門第相高者侈官爵較田廬爭輕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莫不充足言富貴者也惟其與富貴圖故其去禮義廉恥益遠而風俗壞矣世之人讀古人書模擬踪跡號爲士大夫朝扣秦關暮遊燕壁蒙恥忍辱於他人之門戶恬然自以爲當然者滔滔也欲以此而責之婦人女子不已難哉婦人女子而能守此不謂之賢不可也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必知所以正天下人心之本既知所以正天下人心之本則風俗有不得而後之者矣不後風俗則中才之人亦賴以自立雖愚不肖者亦有所畏而不爲況夫賢智者哉其負心可[illegible]天[illegible]行[illegible]於萬物之上

若節婦者人皆以爲榮而門第爲之益高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夫樂道人之善君子之志也故書之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銘

硯銘

介于石吾體之全濡其首吾用旹然磨不磷涅不緇吾之白吾之堅

虛齋銘

形而下下之萬物所以塞形而上上之萬物所以通孰神而異孰形而同孰凝于隅孰沛而通道契於大儀心游於太空不然則堯舜揖遜之蹟湯武放伐之功其亦露電行風也哉

指揮倪君墓志銘

懷遠將軍指揮同知麟姓倪氏字聖祥其先高郵州人祖敬以千户調廣東新會守禦千户所有征討功陞指揮僉事父洪繼以功陞同知官新會者三世聖祥年二十而襲官以才敏受知於當道攝所事九年弭寇盜惜士卒人人重違其令安其難大聖祥生天順丁丑三月七日少岐嶷從白沙陳先生學志將以功名見於世不幸以疾卒於家年二十七成化癸卯八月晦日也母苗氏娶曾氏都御史能女無子先聖祥二年卒葬城北愍山之原聖祥之弟麟既襲官之三年以今弘治戊申十一月壬申奉其兄之柩與曾氏合葬焉銘曰

天道無知斯人之不壽也車摧於岐矢折於轂也世行攸遵死無先後也銘豈我私叔服言於久也

信豐發氣翁倫用中墓志銘

嘗見古之人名於天下後世者必自張大務爲絶行異迹而過於中庸至於事之所易能者反以平常而忽之莫爲卒爲庸人之歸而莫自覺又見古之人離人去智惟恐名之我隨此又何人也雖然苟非有爲而爲吾又何愧焉江西信豐養氣翁俞用中者予何以知斯人也求豈鍾良玉予舊好也良玉主用中者吾何間耶用中諦通狀貌偉然少有志操不拘俗尚有司舉儀賓托疾不應鄉人由是奇之既壯以軍例補行伍爲揔守禦自將軍及群有司皆折節下之凡軍中錢畧悉資用中謀非用中謀不臧不用非其好也遂觧役去遊江湖間遇異人授以導引之術遂脱世故翛然不以形骸自累歸築屋於七里原中屋後有流水用中時着白布袍緩步尋源竟日忘返僮僕皆化其意

種樹藝蔬不督而能客至則携壺尊引滿共酌經歳或一至邑居人惟趍之惟恐後故御史楊克新托交於用中克新好剛聞用中言敬服如不容其聞人一善則更相告語不翅在我故人人樂與之遊年愈老而愈明健衆目之曰養氣翁云其先直隷江寧人大父亨國初起義兵從我太祖征伐死於陣父安以軍籍調信豐遂爲縣人焉母經氏繼母華氏配戴氏户侯貞女選於衆而嫁與之者也子一人綸仁以世其家女三人其婿鍾鯨百户雷恒庠生胡鵾孫男二人溥淵俱庠生有時名曾孫男一人某用中今年壽八十有五五月二十八日卒溥從游石翁先生之門以箕有同門之義求銘其墓乃為序而銘之

名不可恍兮究於其實心不可槩兮著於其迹我不可悠久兮胡資金石

梁景龍墓志銘

順德鼎新堡吾友梁華卿有子六人生成化丙申名景龍者弘治壬子五月死矣景龍佳兒也毋病頭風經日夜以手撫摩不愈不止母曰嗟吾季能愈吾頭風其邑大夫吴獻臣曰景龍少而有志其言曰看理深一層又須一層爲人高一節又進一節景龍少多病自愛惜少出語鄉人皆憐之今有人樹松杉前後屋廬牛羊毀其一主者且嘆息不已冝景龍父母皆哀之不置而求銘於我也然世之不才子死則不哀才者死則哀之豈過哉蓋亦中吾節焉耳銘曰

委銳視其子者非嫩駁而白者誰歟不然悲夫

陳公判鄉配湯合葬志

陳公判鄉配湯氏判鄉卒元季不知何甲子喪始歸穴家徒遇賊兵駭散不知何人爲掩之或云土自成墳事雖不究其實然以其見聚之異如是可知其人哉墓故無碣在今留灣山之陽旁劃大水垂百二十餘年矣始徙湯於嶽廟山祔焉而大封之夫得令終於風廊草昧之秋難草施亦難際時清明然慶超先而耿光萌欒於百年之上尤難不可無志也判鄉生東源東源生渭川渭川生樂芸是爲先生所自出也判鄉之兆徙自雨旗宋紫巷請系遂而亡已五世而先生始以道德顯聞天下夫水土之積也不厚則不能高不深則不能長物理固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況於君子何德若乎

陳公渭川配呂重脩墓志

陳雍閒逸莫傳家古岡南雄邈世足賴惟力田振厥中曰渭川惟渭川性清凈人間事了不省倚扶歌竹杖引玩者列雲爵領元丙午公戴育我正統癸亥卒夏之仲廿又六淑配呂貞咸如彈外華儼中居生甲寅甲子殞冬之季五日初孔山原窆則同脩弘治乙卯冬貽孫謀信有終厥孫誰太史公

陳公樂芸配林合塟志

宣德戊申九月十二日陳公樂芸卒於乎生存於世者二十有七年何若是夭也夫人林氏卒於弘治乙卯二月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又何其壽也樂芸氣幹脩然有悲歌感慨之氣發於嘻怡諷咏之餘者猶能使人爲之起舞悲咤於隅世之下顯哉夫人之有夫孰與其夭也夫人二十四年而寡居早莽以思嚴敬不忘舅姑安之忘其子之孤亡也既而

詔旌表門閭光及存没矣懿哉妻道之有成宜乎其永年也子疾母憂母成子志錦衣婆娑朝夕安於菽水之養一日三公而誰與易之信哉上觀盡婦下觀盡母如夫人之爲也人道於是乎其無憾矣夫人以是年四月八日塟於白沙小廬山所居之旁明年丙辰正月壬午祔樂芸公而一丘焉

雲潭居士周君二齡配陳氏合塟志

世之棄其親仕千里外酬於菽養之餘如蟻旋磨而不已也有念母早亡祭必悲泣過盛饌有不逮養之思沒世而情不爽者乎坐有廣廈出有新船輝煌金碧媚佛阿神以徼非福者何往非是也有思其家廟未立居室不可先者乎公卿爲貴匹夫爲賤趁時爲賢恬退爲拙父兄所以教其子弟舍是爲無用矣有能懇懇於垂絕之一言戒家人必令兒曹無流於小人之歸者乎妻承夫範爲未亡人三十年如一日既富矣而女紅猶勤既老矣事繼母而猶在室嚴肅於身以愧頑鄙義方於子而令觀法賢人大以吾人之正位乎內外者固不當如是乎若新會雲潭居士周君與其配陳氏之行有如此宜銘也已居士名二齡字某卒於成化丁亥壽四十有七弘治癸丑陳氏卒壽七十有六季子京遷居士塟於觀音山陳祔焉子三人孟夭仲鎬先卒於其母八年京文都成化丁酉鄉薦請予銘銘曰

抱道而居行於妻子順而承之施其家惟有祉昭後嗣我銘與海山終始

弟婦龔氏墓志

吾從弟承勛年二十二領鄉薦始受室明年登進士謁告還鄉里無幾時而婦云亡吾叔父都憲府君男子五人承恩蕙卿南京戶部員外郎承顏子卿承勛立卿無幾年而三婦皆失之人生十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自古皆然生死去來之理是將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焉者耶初壬子冬承勛娶婦謁太淑人於南京未久而從夫還還未久而死故無以稱道於六親今年寒食族衆瞻掃府君墓婦素衣列下位容慘黑若有喪者退或問之曰夫君少富貴尊翁不及見尊姑遠在外不覺爲之心傷耳復四月以産

後得縣下卒年二十有一前御史貴州參議龔公德輝之季女也以是年某月某日歷某鄉禮婦人之行不可悉述而其所藏之地有不可不爲之識嘗見先世之墓田多竊據於而勢力人且恨無所於伸承勅告予以婦無所育幸以文

節婦鍾氏墓志

節婦姓鍾氏南海人生而慧父曰鍾 好詩里生曰吳貫之學詩於鍾鍾曰吾女必嫁吳生既嫁三月吳生貫之死節婦年甫十九貫之執其手謂曰吾負君吾負君吾師托我以君不能百日人世之恨復有大此者乎吾累君以三世喪未即土兼幾天未絶善遺腹生男他日君當以垂絶之言告之恨哉痛哉吾實遺君憂也君能許子吾不以早

死爲恨矣貫之死六越月生一男子節婦綜理內外數年之間既葬其夫而夫之所不克葬者皆葬焉父母以故信之鄉閭相與驚悼曰難嘖嘖曰賢然能小心恭畏不恃其成家政肅然不以姑息子孫小有過差老大猶加鞭撻身壽嗣昌表厥宅里天錫其勞享有常福亦已多矣卒某年春秋若干友人羅晃求予志之辭曰

能持其志死生一視斷金之信明霜之義士女孫撐群彝之廢予讀五代馮道傳首之以王凝妻李氏者夫然後知史氏之意不淺淺也於乎悲夫

龍溪縣丞趙君墓志

新會有謹愨士曰趙弘仁善端世之知善端者蓋以見其勵天下於勞勞不知者以爲遲鈍薦貢於鄉仕於福建龍溪丞爲弘治四年辛亥其年若干矣漳平漳浦長泰龍溪鄰封也先是漳平賊作龍溪民爭起從之流殺居人遠近騷然丞內酬民務外給軍資不失人心卒爲上下所賴賦役期會親與民約吏不敢緣以爲姦又考其風俗所以自陷於惡與其所以陷人者而悉去之長泰富民被誣繫獄積年不決諸使者以委丞丞密得其情富民得不死夜遺金器以謝丞叱出之丞守官自信不事迎合分省嘗屈辱之則委冠帶從容長揖而去民無老少遮道號呼乞留又書丞善政於郵壁分省悔謝曰參政幾悞丞參政幾悞丞調攝漳浦政令如一兩封之民爭欲令在我而聲譽歘然四馳矣以朝正北行次錢塘疾作還至江西而卒爲九年之春 月 日年若干矣丞先是以母老累乞歸諸使者

輒不可配聶氏有賢行先卒子汝夔哀感柴瘠信於鄉閭以 年 月葬其父而母祔焉銘曰

孰掃溉於官孰掃溉於庭用不究其成吁嗟乎丞

周鎬墓志

石翁有門人曰周鎬文邦十九年而從翁遊十又四年而没翁謂其千里之資駸駸未已者也夫一日自子至亥其變凡幾此天道也人生自毀齒以至没世其變又凡幾也一往則所見迥異況夫歷時之久遠哉人之齷齪卑下者固不足云文邦曠達而不拘秉生馬不拖街勒把酒尋詩與朋遊蕩輕舟盡日不一問家事悠然蟬蛻浮雲之表故其詩往往有奇氣而亦不爲無用獨憶今之世無太史巡行采詩如三代時民之風人之志無所於觀遺才無所於

得王政無所於弛張也文邦娶香山鄭氏無子弟亦以已
子為後女一人嫁鍾[illegible]銘曰
胡不雝牛鴐兮而生馬駒胡不咄嗟世兮而乃如如沱兮
遂兮孰一日從孰九萬兮餘

衡陽廖君墓志銘

君諱思謨字克仁衡陽人父通判河州未幾詣父所請父
曰古人謂人生貴適志何能羈數千里要名爵是非名言
耶況乎未老得閒尤為適志寡絕者父奇其志納其言即
去官君賦性敏自少老成鄉以薦進士朱公衡奇之以其
兄之子妻之君侍親務求偹甘旨以悅親曰早預蓄冊水
預蓄與自然之理也故治涯日豐歲歉輸粟活人不吝歲
又歉輒輸粟活人不吝靈副信陽馮公兵備湖南悲軍士
貧窮無室家者告民我意君助金二金君嘗謁致事都御
史廣信萬公明島公奇之贈以詩大書扁於堂曰懷德子
去年嘗造其廬扁其堂曰烟霞怡老聞者可以想見其人
矣君生於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五日卒於弘治已未十
二月十日葬其原河州府君諱宗有妣曹氏有内政配朱
氏子男三人廷璋廷珪廷璡女三人歐陽鳳常銳趙寶婿
也璋為上勤學以其友王良卿狀謁銘於予予嘗造君廬
扁君堂何辭銘曰
烟霞與閒石廩收積嗟惟君義樂施子貢聖人之從存發
鬻之志王者之裀太公也通魚鹽之利豈曰不作井田制
廢分貧濟之十室空視蠲之中訣氐沙於遂此孔子所以
不貴千駟

中憲大夫成都府知府蘄水魯君墓志銘

冢宰三原王公論法司人才必曰魯君魯君南昌東白張
先生謂志趣才識儁然一時之良必曰魯君魯君吾兄以
寮佐服君清苦甚君妻年歲寄百金為君賓客費衆心醉
曰君夫人幹君蠱矣知府成都吾友吳獻臣為佐服君者
無異焉君何如人也君名永清字端本吾楚蘄水人登進
士為大理評事援經據史不少爽情理當是時有秀才丁
憂奕被發秋曹皆貸之君流為百姓衆告貸君曰風俗不
可敗也不可先是評事多剩員君曰得人足矣何冗為奏
減三之一又曰三法司得一人足矣何多人為歷寺正專
而不私聲譽四馳王公屢薦不果及知府成都年五十有
二矣為弘治之六年適旱荒君設法糶穀賑之為石四萬
餘府放倉無預備乃羅倉糶穀為糶本明年又飢出如入
數而後賑者不哄焉曰財貴不足惜而人心甚可惜大利
不足惜而小義甚可惜也君子是之而小人則否當是時
老幼相吊曰吾等不爱溝壑者府守再生我也安縣賊作
聚黨萬人君往撫之賊聞風而服蓋其豈弟子養之心謂
然形著於咳唾之間非偶然也致政大司寇杜公者屬邑
人長者君以俸資養之終身部使者皆以君有古良吏風
旌於朝而君獻六載績過家門遘疾謂妻曰吾戚嘉魚李
茂卿知我者也埋銘托其弟世卿吾死矣父鋼贈評事母
彭氏贈太孺人妻華封孺人後君二年卒無子側室徐子
四人曰學曰思曰辨曰行女一人許聘吾兄次子榮君之
卒也為十四年七月　日明年吾兄卒又明年徐卜某原

壑君而[illegible]相馬似人雖銘予既[illegible]吾凡之不作無以[illegible]
之行乃以所聞叙而銘之銘曰
世匪清生匪夫敢委之而已乎義幹志婆娑無恚有行谿
紫紆惟此影惬此圖

寧波太守馬公墓志銘

寧波太守馬公西蜀内江人諱琴字廷宣以直道能聲無
所於求合世既遺公而公亦遺世矣登成化丙戌進士拜
主事刑部雲南司司謝
京畿奏訟故多織貴人所恨人平人所在入是能枉直不
依違人公用是有名轉廣東司員外郎廣東有副使爲不
法璦州兵部奏檄公往鞫之公嫉其爲人舉正以法遂遷
郎中用能差慮囚江西公親按諸州瑣煩不爲憚承讞而

得伸者殆千五百餘人其生之非吾仁殺之非吾威埋各
當心不尊主已廢民與路遮呼皆曰此制使哉尚書林公
州訓已見托法與心自符不疑人亦無猜用大臣薦能擢
守寧波公嘆曰今天下益奢靡而吳越尤甚示儉朴先地
不能感爲政之道推化與權化則僞我權則屬時吾何爲
衆皆以爲綏郡内逋負久積數萬公與設方計完之而民
不擾此夫豉非才者而能之乎日本入時入貢勞來之費
委均屬邑而民始便此夫故非平其政者而能之乎使臣
私覿常以寶器方物公一不納此夫故非廉以自飭者而
能之乎饗祀鬼神而禮秩則豐化導生徒而廉恥是先交
承賓使而儀物惟當爲橋梁四在江東者在門南者在定
海者在東湖者此夫故非知所先後者而能之乎自迹及

迹因民之利害而興起能者尤多在任蓋五年矣嘗忌時席
東副使之鄉人爲冢宰伺副使之報公卒以此去其官公
亦未嘗以此出憂語意告人而人知者亦少也公生於
正統丙辰其卒也爲弘治甲寅五月十三日也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亭溪山公平生於人厚施薄取去來如遺有村
翁盲疾且貧者以子女二人來鬻公既酬其直且曰予并
養若歲久盲者告還公并以子女還之予嘗拜公吾賓館
觀其容貌語默之間侗然長者也其先扶風人五世祖仕
閬中元末避兵瀘州徙今内江考諱惟慶贈刑部主事妣
盧氏贈太安人妻王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湛然次御史炳
然次炯然女三人孫男女各三人御史嘗爲吾邑大夫超
拜御史御史既除喪過予曰先公事行吾必托子既序之

系以詩曰
厭厭九原急於求名竊竊萬變求急於榮求心公急我否
人能幽哉徵哉文以寄明

石翁陳先生墓志銘

先生身長玉立眼正黑色有光右臉有七黑子如斗爲北
時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自誓曰爲
人必當如此二十年領鄉薦又七年從遊吳康齋聘君門
聘君之學主敬窮理之學也先生退而家居一守其轍轍
之失先放之失後而不得古人之所以好而樂之者也乃
擲書而嘆曰古先賢聖其不可及矣乎於是習靜端坐積
以歲月以我之所得者取正於古先賢聖格言始似吝得
其職者矣於是又優游𣴑涵積以歲月翳者去而明者來

往者過而來者續泯然無支離糅紕之患怡然無内外動
静之別泂然與萬物同其上下而不庸我矣先生之學厭
據故迹故能超然自得有如此性至孝事母朝暮不離側
後來廣東布政使彭公韶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公英
交薦於
朝至京師一造朝隱隱得疾而母亦有疾報至先生乃上
疏曰臣生五十又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以貧賤早寡
俯仰無聊數憂成疾老而彌劇今臣遠客異鄉母憂日甚
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母年未暮而氣則衰
心有爲而力不逮夫内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
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頓乞終養疏奏詔授
翰林院檢討親終疾愈仍來供職遂以表謝而南歸矣蓋

其所以得已與其所欲及人者非値世以就功名畸殘而
補偏舉弊者也随世以就功名畸殘而補偏舉弊者殆秦
漢以後自獻其身者之學非其志也先生不著書嘗曰六
經之外散之諸家百子皆剩語也許魯齋謂須焚却顧我
何復云云性喜吟詠故其進退語默之幾無爲自然之旨
悉發於詩此非示著書遺意乎予從先生十有三年凡四
見也先生每以己之所以養心持身由微至著自得無待
於外之要惺惺策之者不但一二而已也其故人有羅一
峯倫者莊定山杲者一峯改官脩撰南京先生謂之曰子
未可以去乎一峯即去之蓋其言說精明熈義至到立人
如己有如此先生諱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廣州新會人高
祖判縣曾祖東源祖永盛考琮早卒母林氏二十四年而
寡居七十二年而受旌表九十一年而卒先生生於宣德
戊申十月二十一日構疾於弘治戊午卒於庚申二月十
日葬於圭峯左股深坑元配張氏子男二人景雲景暘張
卒先生獨居十餘年繼娶羊城羅氏女無子銘曰
盡以立本動而能神孰握其幾孰闢其門凝而涵之天飛
淵淪不以我故何往非真我最其迹抹擲譜謁用納玄原
示姿及顛

贈監察御史萬公墓表

贈監察御史萬公諱子信字孟孚中世家廣西古藤父諱
伯齡洪武中選舉仕南城典史生母孺人李氏閩之邵武
人也南城謫役海州逾四月而公始生求樂中南城改役
燕之上林苑監母沒外氏公年四十有九矣後六年南城

竟謫死後十九年公壽七十有四以終公随母鞠外氏甫
勝戴冠還藤事主母主母喜其善事每喜復悲每悲復喜
每曰計汝父當安毋泣公亦泣又曰汝毋不知安否耶公
泣母亦泣仁歸藤蓋嘗南北一往省父母見子二人登科
第矣當是時公省父母不與歸別不肯行行復旋爲之號
咷數日別既而念父母喪旅殯久於淺土每臨風長號擗
踊自責或數日不知食飲至老未嘗頃刻去懷疾且亟謂
諸子吾天地間一罪人小子識之子五人曰杲曰顒曰相
曰禎曰祥顒卒官封川令祥今御史未官時嘗自燕奉南
城遺蛻還葬藤又三年始克舉孺人喪於閩御史之孝遂
而不衰公之教可知矣故表之以告觀者

萬孺人李氏墓志銘

孺人姓李氏監察御史古藤萬公世和爲祖母贈監察御史孟孚爲姑成都經歷邵武某爲父南城典史伯齡爲君子孺人性慧女教孝經諸篇悉能成誦南城在官無幾爾戍海州南城邵武壤地同命孺人且外氏依孺人謂南城君子素知賤妾心其母以妾爲慮南城去五越月而孟孚生孫八一不以報南城白萬氏之宗惟此一息忍令孫告戍伍哀痛教戒無所不至稍長謂孟孚曰兒母以母爲念萬氏之宗一息惟汝吾遣兒歸藤矣萬一皇天悔禍吾從而父俱來也既而南城歿戍上死以卒孺人亦没外氏矣後三十有七年爲成化之甲辰御史世和歸孺人喪於邵武世和念孺人墓不可無刻文序所以告其乃序而詩之詞曰

所天委命君不遠承宗祀者還吾兒兩地哀哀苦生離皇天明明矚予悲廿七之年魄始歸魂乎安之從於斯

城隍廟碑文

新會有城隍又有廟貌在縣治西門內創始於國初天順末今憲使陶公丞縣時所重建者也公嘗語某曰鬼神之心固不可知觀其理之著見於外而執持吾前者如弓不張而發如矢不注而中隱然造化之柄也嵗年西賊之來望吾城如銀山天塹以限隔之就予授首者不足言也其威靈有益於民如此又嘗遣人賫折貌銀之京師將抵羊城爲賊所刼乃下令得賊擒者賞且告於城隍以必得賊爲誓是夕小廟中恍惚若有人摭予曰賊得矣予起出廟門行百步內一室燭光隱隱其中聞人語云作銀爲贓所刼我識其人而不知其姓名蓋嘗往來劉南販於此者也明旦使踪跡果得賊其威靈有益於民又如此然人徒知城隍有險之險與山川之勢相爲無窮而不知其無險之險與天地萬物相爲無窮有如是者於乎登山涉河東封西祀祇園靈境金關瓊樓其地既非所以容民蓄衆又非所以崇德顯功方且低心伈伈俔俔而無所於抵止其爲淫妄何如哉子已脩其廟貌以嚴祀事子能爲書之乎承某於是序次其所以復作迎送神之曲使祀而告之於乎神兮與時偕行樂以和煦兮威以風霆下民咸殖兮奔走百靈若天命兮匪期報成滄海雲深兮昆侖言上徼穹𥨉兮下則玄泉善與天通兮凶慝淪淵經綿冥冥兮轉坤旋乾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行狀幷祭文

大理寺副東崙先生行狀

吾兄資禀高生七月以筯畫灰上作土地兩字見蒼蠅溺
其涸中以杖拯之人問之曰此其地也使其在盤盂則撻
之父方九歲伯父酒豪公常坐之膝上謂之曰鄉人孔御
史之女愛誦衣紫腰金拜彩堂今驗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
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兒愛此耳當是時年十
四聞者異之稍長游邑庠先生長者見所行與言愛且敬
之有痲刺僧進貢經嘉魚數十人晝夜坐宿縣廳勒索銀
米縣官不敢誰何召諸生諭之痲刺僧持刀挺亂擊諸生
皆逸兄被執欲使跪其主僧兄曰以外夷而侮華夏之官
托進貢而使公家有無益之費廩餼外勒要官錢違法固
如是乎痲刺僧懼即去之提學副使蕭陽嚴公淦若性嚴
刻議論好異試科卷文字拔其卷曰楊文定公解學士不
足多也欲使教諸司子弟兄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
爲人師聞者不樂惡先儒註腳以爲破裂聖經聞者皆嫉
之矣其言曰夫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
爲之師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
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耳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
校也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學者爲君子今
之學者爲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
之人心者莫甚於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蓋
天下士類爲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以肖天下學
官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
人以爲之於郡邑之内求老師宿儒而爲之一鄉之善士
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
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惟原
文而已至於力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而皆一一究
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詣其所會之地卑躬盡禮
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
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之不用
則藏之亦不可以在外者爲欣戚也有司惟知舉賢才士
惟知守道實惟所得之他非所計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
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年登進
士西涯先生謂之曰予盍與錢與謙謁閣老徐先生乎兄
對曰吾恐張師德之見薄於王旦矣廷試榜出與謙及第
兄列名同進士出身拜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慨然曰雖
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應時之俯
仰負此官矣其言曰尚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勢順而宴
從官則易矣中世之達官迹猶而理窒理窒而事逆擬怪
其官之難矣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易惟今時則然也評
事之職古之士師也今之所伍諫官也刑可評也事可言
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也不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
年之淹亦何所爲評事之難爲也謂評事之難爲若呂黎
所謂丞之難爲也夫心與事一則專二則雜專則成雜則
敗理固然矣舉官於人也集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負
其官人負其官而[illegible]

嘗藥勸壟于村庄黃公山至是兄奉母太孺人居[illegible]
塋上或兄倡而弟和之或弟倡而兄和之歌以侑觴顧家
固貧窮甚每歲貸食於人雖菜羹麥飯每絕乏了無悔意
或勸之復仕曰予素無作官才非敢要譽以薄世也湖西
義學十四世祖宗儒所建歲久傾圮與族人脩葺之將以
教來學者又有六世祖墓見侵於蒲圻鄰封人予嘗告白
沙陳先生先生曰必訟之官兄曰貧者自古無祀心之助
富者忽然有傾蓋之知姑待之予不能忍訟之憲司而畢
亭韓公謂人家五世祖墓不該脩曲歸我李氏予甚愧兄
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冬十月太孺人卒兄徒步經營葬
事冒寒多飢苦竟以枯羸不起為壬戌五月二十二日距
其生年景泰庚午才五十有三兄性達見人有饑寒色多

少盡與己之帶索啜水無毫髮後日計較也成化十四十
五年湖廣既澇復旱餓死道路者相枕藉乃作為歌謠數
十首當道聞之大發賑貸存活頗多二十三年及弘治元
年大旱自貸邑人穀百餘斛以贍族人不能還既而其人
適以輸歲辦物料之京兄一一償之兄名承芳字茂卿別
號東嶠居士卜七世祖名璠自南唐時居嘉魚五世祖名
名遠仕元為譯史曾祖名煥洪武間舉西蜀塩課大使祖
善教諭叔珙咸以叔父官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母
熊氏祖母董氏俱贈太淑人父阜號鷗寶不仕以兄官贈[illegible]
理評事母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先七年卒
子二人肇祭女三人曾思進周燮袁寵婿也繼熊湖嚴弌
一子援以卒之年臘月塟兄于蒲圻烏石湖旁

同兄祭程母文

坤法而靜虐以徐徐非此之宜嗟惟孺人夙有閫則德門
以歸姑嫜貴豐田不加闢居不厭卑子麃覺宮綏示嚴戒
穆穆如師惟哲惟一作法古先豈富貴為懿範不同鄉鄰
則傳來注則儀宗依我來壻孺人孫吾弟之兒夫先其歸
十有餘祀玄堂有基友誼在昔戚情匪私吾甚其悲

祭石翁文

先生膺聘成化壬寅之秋予省叔父官長安竊自喜必得
洒掃左右既而此南彼北相左於徐先生至京師予弟蓋
卿旦暮謁見先生曰衡有兩端道德聲利孰輕孰重且問
而兄蓋知予兄弟傾仰之誠自成化己丑叔父膺官廣藩
而子弟不得輒出入屬州展轉數十年之懷也其後壬寅

之七年予始得拜先生白沙既而每有請益惟欲一啓其
局不深其與待予自得焉而已朝食夕飡寒衣暑服飲酒
舉杯挈壺擁天一歌一曲有唱有和不一而足延舍閩新
遠或玉臺殆七踰月予亦告歸性命道德形氣神虛有詩
有序指我正途既又四年予致書具於太夫人風來不熹
築臺處之命曰楚雲我獨靜居水月為隣翁適佳景優游
呼云而我三兩北徑南村交蔭紫木扶影清濱一日夕而
三四見也又三年太夫人沒予來赴吊先生滂沱涕泗若
不勝哀劇祠堂脩數世先所各有記志并屬予筆既而得
語涎疾兩間始平乃曰我於家事亦云畢矣祥禫之後與
子衡山仰終老焉豈料不酬此約而至此也又三年容一
之以先生疾報至予兄[illegible]

殆示病欺弟須往省予一見之始知疾必非札言焉者先生泣數行下吾亦泣數行下既數日又連與投壺飲酒又竊自喜先生疾自此或愈乎衡山之約不負乎中風之疾世有淹留八九年者有十六七年者未必遽爾也苟誠知其然於微亟之際吾必執其手足以待脩然長逝矣豈料其遽爾耶先生門士請益請業各有知聞發越施張儼有門戶予獨戇愚村朴而翁一視之無先後焉豈其得於天幾之內者而不可欺以人耀之外哉筆未臨紙情已塞胸不自知其言之亂也

祭陳奉時文

福善禍淫責報於天恪子之見而情乃睾適豈遭逢本於自然短亦推折非我之遽老而耄耋豈我之延吁嗟奉時死無後先豈有麟角續此絕絃豈無百身莫贖玄泉翁亦臥病床褥二年乃使老淚時復潸漣我述君行爾志九原錄之以實與斯世傳絕冥未隔能已於言

祭陶方伯

昔我戊申遊石翁門公倐枉書問我楚人翁曰誠哉來以義因百舍重趼行不愧貧有猿記孝蜂以義陳長沙賈傅湘水靈均哀忠悼道意苦辭辛傳寫連篇公悅逮聞又我書咨不寒脂云古岡文獻缺百餘春子直載筆無亂偽眞世烈有堂表我先臣貞誠伺曰大義以伸詞不考德筆愧傳神公一撫卷勞我斯勤一傾其盖鷗亦鷺親有內若故無形骸新於乎位不忝世勳著於民雨清喬霧風掃戀雲名山大川一㘦物化風聲嗣咲萬里猶存

同兄祭張紹州孟賢

於乎幽遠者天道茫昧者鬼神庸劣者高位而多福凝蹤者枉生而久存於乎明府官寄我隣披剔姦慝撫摩善仁斋焉不食官粟飛鳥亦避公門官雖佩諸金紫志毋饜其經綸飭厨傳以取高譽頹面以混俗塵俗計掃絕衆口反唇良馬施足而無主飢鷹肆翮於秋旻我坐空山枉駕數勤藜羹蔬食不厭我貧話與心長更僕夜分約遊白沙帆濟飛雲岳陽之樓湖山之濱心非貌執意與情眞廊廟岩谷雲水心身死生同軌何惜何嗔寄偶生於一瞬付清議於千春

祭程親家母文二篇

嗟惟孺人宦門攸出不富於私不墮於泆歸逢其良良止其室惟井將臼心勤力屈尉及姑嫜何伺剪拂愛及娣姒我勞彼逸良大學遊五星霜歷歲弊凶壁勤勞夕日積損成哀遘不起疾汝婿吾兒情將義密危酒豆殺靈欣斯即

又代震卿兄嫂氏

厚德載物何嘻嗚之足云偕老抑今古之少豈惟君之居而比我隣毀齒相接海咲與言君之君子溫清性勤擇於鄉閭配始得君既勞於昕亦閔於新不廢其職不墜其身君子國貢就學成均不強牽衣喜其出門君子南歸琴瑟交欣愧我暇日問失棗榛病缺撫床忽人世分文聘吾兒而未歸婚悅不竟結續此淚痕

祭周時可先生

我遊白沙廣右經行公長憲臺枏枉我迎燈眼忘年益不

待傾後堂館我秘搨相登歲惟丁巳夏及殘蔡與申之歲
師白沙崩我往吊哭孰托死生廣左左使公銜是娶書促
襄事且委埋銘白沙畢瘞我返歸舲大開分司行李少停
輿馬朝夕月一弦發欲就君宿官有法程再欵公衙搨下
中廳籠張焰燭鼓報三更開戶啓帳驚客夢醒禮畢問下
有論吾聽予起披衣趺坐驕醫鈎北邊隨河湟誰畊千萬
冗食將才孰能予愧出位念有此萌公聞斯言撫我之膂
舉世之事惟人以成詩文示我盍序盍評盍刪其駁盍存
其精我既文之而無過稱公謂冠大首恐不勝我再披閱
圈重點輕答以手書評論足徵紙墨在遐越三歲呈吾兒
南都書報公薨方伯乞休寵獨座榮於乎吾人憔悴甚此
典刑古道捍禦孰易以梗濁流宦海誰之與清居貧道遠
喪母及兄無由吊哭悲感益增千里含哀文以致誠

祭蒲圻游先生室

尊孺人黃縣博之子王傅之妻第爲御史抑抑卑卑有挾
無恃人處以貴賤我敢彼人處以富貧我何此内職既脩
先於廟祀子多且賢女亦是似妹爲新婦愛偏兒比凡在
姻親稱女之士不忝其終況云其始七十春秋夫何憾已
後良替亡墳同高崎豆我脉有尊我玄水遣兒來臨無我
藝歆

祭提學姚先生

感而後應是故天道之常應不於感詎非此心之良既異
其趣於顯微故不見祭於同床若同則見黯然黑而傾然
長我楚鄙人山林伏藏枉先生以尺牘何沃乘之無御道

更人以殺勤病畏壽於秋陽心亟見而未酬廩就遺而先
將文旃勤東西之四馳而賤蹟入城市之未嘗良會何妨
於艱難而落月即掩於屋梁於乎慨俯仰之不欺亦孰得
而孰喪今也感遇不盡其長呻渺善能已其深眶

祭雷姑娘

吾祖母太淑人於吾從姑孺人爲甚愛吾母太孺人惟吾
從姑孺人之有賴自吾嬰孩而往來見朝夕而告戒賢否
由人而莫干惟計汝身之見在飯即熟而隨羹殺必加而
不菜暴姑夫之官燕城不易於居大倖參軍而清貧助內
職於勞倈義分明於秋霜何嘗苟於假貸陶佳婦而鑄佳
兒上有巾而下有帶明肅勸乎本然懲創加於自怠壽高
吾母之三年福厚世人之四大幽明隔而情無窮金石盡
而辭難壞

祭周公袞

昔我叔父與尊先生少交殆老莫逆之朋世契於君德藝
相承君年我弟我才君兄秋賦君屈卷不親呈曳墳功服
釁擧我艤君曰所惟所惟難并唱借南狸感時不平醉而
起舞西日崢嶸我有鈍僕把酒提瓶酒淡嗔予汝其別營
謂末下鹽嫛咲齊聲君曰啜醨奚分濁清我契君言味不
中更再就鄉薦君降我登鈍銳易位適遭匪能我即退休
覺世緣輕君守内艱目儆失膏煢煢孤衬遊曠謠譽禎狩
七載既而復明絕意利祿與鹿豕盟交口稱薦有司諸生
廩餼隨須知己無憑命與仇謀身苦俗嬰自憐剝泉趨進
何程俯仰信屈順事吾寧曾幾何時七尺長征莫溥詞荒

奠酹悲誠

祭古公

八十二年齒牢步健明聰少爭寒暑冠帶歘曲盤學覯繁稱情比雛深沼魚鳥沉沉言樂其生嘉蘇美木區別正方歎閔自應我値毋喪枉公吊臨風雪衣纓我兄公婿儀仕久歸今夏俄傾又枉吊唁撫棺罷哭語我丁寧鳥石閩頭汝嫂新兆盍埏同塋切其貌言一無衰憊下上便輕仲秋旦四告常往來遊比化城兒召醫來公曰已矣寢地以聽反眞有期拜拜酹觴於邑吞聲

大崖李先生文集之十九終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書簡

復憲長陶公書

十二月二日忽承使者來箕拜使者頓首領書未開緘而嘆曰王公大人不待面而先以書問及後生小子此風胡爲乎而來哉既見詞益謙情文益優渥然後知執事之行義在廊廟之上非泥土中脩羽毛效鳴噭而嚇腐鼠者所可想見其遺塵也何可當何可當伏惟執事之事功滿邊徼聲華在宇內淸議著於上下箕拳拳然盖欲求其公府瞻望其威儀而聽其議論也久矣十月末新會志成此執事之命也夫何敢辭識陋詞荒付托不效深有愧焉正求裁可冊綫便而風作風綫定而執事有西州之行矣箕即日田家相望益遠奉拜未有由臨書不勝瞻企懸仰之至

復新會楊太尹議脩志書簡

李昂英曰志莫先於表其産之良以矜式乎後之士此一書之大綱領也按郡志以梁臨鄧林與馬持國馬希驥與類人物如臨止以一進士林稍稍能文章予嘗訊之故老他無可稱述焉者今以伍隆起羅蒙正黎貞係馬氏父子五人類人物爲一卷以周脩劉德張擣梁臨鄧林湯有容如連蕭茄祐魯能余統十人類入物外傳爲一卷分註備言自不可掩差別先後不無意焉又按郡志及本縣舊志所録詩文駁雜太甚而又安置不類如余觀國航海詩及羅蒙正所和者皆不佳一時招撫之由頗見於此故姑存之其如迭陳知縣黄主簿等序寶國仙湧慧龍上臺顯靈

華明留廟等記四大姓悅親堂著思堂柴溪書舍思德學等文皆鄙俚可咲今悉刪之所存者靈湖堂一記而已新收詩文當類於各門之下則類之不能類者亦附於後蓋文章於世自有不可缺者也觀者并新舊志通觀之則其去留公私之意亦畧見矣

與馬公思進書三首

大旆往返經此伏暑且審體履佳勝予自別後祗舍得一吐瀉比日眼黑花飯後飲冷過多故如是耶況體弱氣尫其亦宜矣早稻纔熟食口頗不累人奉見頻繁情與義稱豈可不暇於將別之高人也行色的於何日揖拜江滸想不久矣

二

蚳鼃因孟子之言而能諫陽城因韓愈之言而能諫使蚳鼃陽城無慷慨忠厚之心孟韓雖若於詞說安能固必之哉執事之心愚故熟知之而今日之地實切於蚳鼃陽城愧愚之道不如孟韓疑不能使人信也雖然愚之爲是言未嘗不積誠於未發之先以求感動於聽言者然其聽與否也夫豈能必於人哉蓋以吾心不如是則不盡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君臣朋友其義一也執事能不過於愚而忽於愚之言耶

三

令公墓文發付里人公務者去未示隻字何如今歲秋蝗或葉節根實次第而災百年未之聞官既不肯民閒民亦不敢聞官當此已無可柰何況貧窮而拙於生理者如箕首其泊促可知矣衡陽即有之國民之勞瘁可勝言耶近者常德又有封建古贛臨江非版圖內耶天下皆民也執事方當言路恐未能忘均平一視之心而失勳名於千載之下也相知之深遂忘其言之罪也弘治巳未秋九月朔

嘉魚李承箕頓首

與縣主姜

箕無似昨蒙惠馬其惠大切惟執事直爲其貧耶抑別有一道也況內無應門之僕以供芻外無馳逐以利其力謹當奉納不罪

寄浙方伯東山劉公

大旆之吳廣民瞻想不已而士論始終無間言執事召重望於天下而所蘊未施十一吳奢靡廣多寇盜皆仁人君子所當焦憂而並濟者安能使左右手置之提携之下初暑想台候萬福箕即日歸武昌矣羅一峯文集承惠

復李白洲

箕自遊羅浮還忽奉手教帶名山之烟霞嚼明公之氷蘗醉其醇醪歌其高詞所得多矣昌勝縈感諸作在吾石翁者一一奉讀言語事功迥出東南浮雲之上比門園池之作又近古之絕無也顧予卑人何幸見之奉和小詩二章吏散堂空聊一過目而已

與湛民澤

伻來致美酒鮮笋恍然醉鄉悠然竹林巴陵之間瀟湘之浦何以加此李白所謂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太白徒得酒耳若復得笋其情興又不知當何如也拙

作諸稿怨爲勉庵二守袖去兩記示欲再閱卿[illegible]一二風濤峋嶁依命易之頗覺穩便不知何如林塘詩序欲得本翁意象始不落空月湖詩草草而已又不知林塘月湖有許多醬甕可與覆否

與張廷實

箕在白沙歲星又一周十年三度畧無少進但自知不敢有愧冥冥耳顧其病痛雖多實未嘗不洗滌於其往来之間使百凡退聽而由我也日夕冀得賢者来此一會以助其不及也自五羊至此可以朝發夕至久而不来何也每於翁處竊觀来作雖非寄我者一讀之宛見顔色於當年人謂閤下不得於箕諸兄弟不肯来將伺既去而後来竊聞閤下之學素宗無爲而主自然豈復有彼此形迹如世人一至是耶又謂閤下自以德高誉就無事於来尤非知閤下者子貢且居夫子墓上又三年非耶箕即日還楚江湖日遠會面難期故以書伏希照察

與魯復初

一往白沙十六越月搭船自廣西而下不恨不即相見以相見有日也箕因石翁欲卜居衡山以經始爲托今以衡陽余君廷玉王君良卿常君邦靖爲媒策馬入山訪鄴侯之烟霞尋荼牛之紫蓋求致堂五峯之故蹟既有定即報翁秋冬再来尋理之明年翁則来也去年夏間求與有丙生来白沙求講聚業伏審閤下侍高堂起居萬福爲慰丙生自告困於盗禮服悉無箕飯而退之不令翁見翁聞之退之不及一姓蕭居化龍橋其一已忘之二生還曾見閤

問而况加之意於既別之後王公大人[illegible]
絶久矣伏承即日書并儀來訊勝槩感諸[illegible]贊美存
和二章前以寄意執事後以寄意石翁意陋詞荒不勝悚
息

二

鄙野之詞輒瀆台聽乃辱寵和耶年書尊翰情澤蕪流昌
勝感幸愧恐之至石翁茲何恙去臘嘗得語溢疾者旬餘
衡名山貴賤相遇自昔多異人嬾殘鄴侯子麓王祐千載
之下令人思之神思飛洒今則相去負同一慨也以箕之
不肖心迹益孤事信有不可固必者而執事先生久要之
情於是為篤傾仰萬萬小詩奉和固知塵瀆伏惟長者忘
年王公屈貴情深義隆有不可靡辱焉耳

寄魯成卿

弛張鳴默尊已庇民仰惟明公已得要領蜀波澄徹東注
於楚其源長其來易故其所推無間遠邇家慈去歲得足
疾伏承遠致杉枋默契陰度非但憐予貧實公遵義者未
嘗瞻拜輝光而乃致書豈野人宜榮感之餘不能默默

與孔蓋臣

舊冬吳別駕來始聞困於詩案坎壈益甚靜居而冥思之
古人之所以處此者何如理遣之久則澹然矣別駕卷中
十詩似欠沈著妥貼力到自達明者自得於言語之外況
乎文字之學非所以相望也聊及之耳

與孫生訓

別久矣未通隻字何如吳別駕來承夫人起居萬福且領
川扇不得書故不識久別之後做得甚工夫耳令弟尚居
婦翁二十四橋耶十九年轉瞬如昨日吾鬢髯白十數莖
餘知深及之

答喻祈陽子乾惠魯公石刻并九疑茶

面隔來去幾枉書問箕山林放誕明公何取於斯觀其提
挈大務綜理細密卜其政矣顏碑已拜嘉更求濃墨一本
永州茶品不著於經惠者甚佳世之名者未必實實者未
必名皆此類也白沙先生示書茲有此行徑由郴嶺取截
也徒有變靈西飛悠然高閣名香之間耳小詩閑令吏人
隔墻歌之而明公和焉亦曹參之遺意乎

寄徐亞卿

承箕頓首謹啓徐老大人先生執事何歲於宜章遞中申

達鈞牌附文搞一通曾徹呈几下否繼見邸報而執事超
入南都然不知鎮吾楚為專耶為咸耶在南都為咸耶為
專耶清烈與軟美不兩立自古及今然矣出處去就明決
於高蓋大人君子求工於道理之是者而不求工於世人
之好惡此則天下之所瞻望執事之素所自樹而亦承箕
輩之所熟知焉者也弘治丁巳十二月朔李承箕頓首拜
拜啓

復張岳州孟賢

執事威而能容文而不泥通而得已介不失人大行遠到
可以望而知之箕無以迂疎尺寸之資不益醫往深峻之
勢也明矣然而君子譽之而益勸小人非之而不沮既以
此始亦必以終古人明言也昨者邂逅傾蓋執事不失朝

夕禮溢而事周精通於誠在心無間於小大又如是者方
寸之私久而益醉相去遠矣愛之至而望之深不覺其言
之悲也箕拜拜

復徐朝文僉憲

昨辺清歷南北亦多年矣勢分界別造謁無由枉辱嘉貺
於旅館誠有光且有助不勝燦感大旆所歷剝闇有益於
人如追田菊坡祭田救火仰天罪已凜然決不斷之陳案
慨然發悔悟之善端蓋本之誠心濟之以敏手斬新変姿
瀟洒然作東南清亢主人明公素取重於人者不徒爾也
箕巾頁還楚有可示家兄者否

與梁叔厚太史

切念白沙先生潛德惟我太史以老門客共知則悉其迹
能最他人雖頗見一二顧胸次無萬頃波濤使生者何以
為訓死者何以不朽墓道之碑惟我太史是圖仲釆具疏
拜懇而箕復云云者前日與湛雨改擬造舟特告後竟遣
之

與陳仲釆一

李村山啓不啓不必合塟順父志不欲合塟逆子心昨從
面言詳矣同山各墓且後幾時何如嚴終事以事父遂初
心以事母子道曲盡矣吾黨友義亦周矣即示不必云從
緩

二

麥君秀夫謝君伯倚二友人者來否為孤哀子者曾遣人
召否不知二友者於地理術果然精通否又不知誰在先

桑浩胡之外洞見此理有否無否嘗意風水之有驗者
猶呼盧得隻偶之類耳此未暇深論但古之王者遷將遊
而推穀今之使友人者如使僕夫矣夫王者以天下之安
危而憂及一方故未即丘墟其社稷而遣將如此之尊者
愛其社稷也人子以後代之禍福而干及先人謂如將皷
影響之在目前待友人如此之畧謂之愛及先人乎卜其
宅兆而安厝之門生與子孫孰先兩崩其墓而非脩之禍
福與道理孰重吾高祖父嘗假地於愛子婦翁胡氏者越
二年而高祖妣下世卜塟其旁胡氏反復鳴官賴年歲未
遠即不能瞞當是時吾家惟以此墓抵為界限恐其再侵
地也非求福也今七十有七年衣冠亦頗有毋術來視皆
以為吉官貴貧賤豈人力哉吾家固窮不足道尊兄聊視
粗迹亦過半矣每日相見欲復諄諄恐無終事之功徒取
斯疏之誚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山川鬼神
豈能外此理哉千萬忖度共襄大事

與五羊楊鶴亭

一別三十年枉承問遺亦已多矣旅寓惟有愧愧耳伏承
色養高堂萬福比聞行李適京師八十慈闈雙子六十令
器見舉於有司羨事也給以憤客僕夫二人足矣去高堂
難得春秋之尊人就遠道易得富貴之畢幼輕重之勢甚
懸夫自維揚抵通州險我者洪阻我者閘礙我者千艘萬
舶識我者臭塵黑沙孰與我倘佯六榕啜一甌掬把桑柳
収遠遊之僕釋已游之裝怡然坐孺人旁將然受卿君拜
別而祝之[illegible]

來即面先必書祭之

復方伯周公

模擬不失其信於今傳於後必托斯文政如畫工傳神一望見之而知為某人斯善矣若不計其承當與不承當捕風勦說果能傳於後以信於今乎恭覩誄文自所謂家於江門白沙之上至為詩章以寫其吟風弄月之趣字〻有法自所謂當道筮薦至豈匹夫單人執一行者句句着實康齋石齋師門出處迹異心同而以子陵為証筆端有眼不華不俚不虛今夫斯文乎其必傳於後信於今無疑也伏承書來適箕獨在此責以禮相之愧甚愧甚詞意諄複義情懇到死生之交實在於此若箕者獨有其心而無其力何能為何能為大事未襄忽踰三月今取七月十八日為窆期卜者未協吉尚夷猶也柰何柰何

周方伯示文集令去取

醉白堂記或者以為韓白優劣論守原議或者以為大緊促平淮西碑或者以為多冒頭文字未易知如此高文白當有具眼者連日披誦妄意於題下圈點政東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耶

與王嶺南

先生與處皆天下士而以永感文委諸里巷人長者之愛固多而小子無乃謬承當此筆耶連日患瘡於樂昌且住数日方神健好過山小詩寄意承箕頓首十月朔在韶陽舟中啓

以來推府

海上諸縣類說者謂撫而來之非也彼非大逆迫勢何以撫為說者又謂伺其抵岸艙舡則獲之甚易尤可笑海上客商堅好船何限劫而取之併人從我吾朽者斯以為新食堅好艘中之物用相繼無聊之人腐儒不曉事抑至是哉必須遣能探事者十人或五人又遣十人或五人併前遣者俱得其情則彼之入船技術俱在吾艘中又要知逸海村落人從遠何如賞罰操縱惟在自擇耳府尊處恭敬承問如此等處則專之他不可也陳米拜領數日瘡復作迤邐行不能速

龔氏發予祖墓代茂卿兄書寄黃公養德

承芳六世祖墓李大寶祖妣黃氏蒲圻南門黃氏女也於執事當為遠祖姑墓在黃龍望山成化乙巳秋予弟承箕

承恩嘗掃黃兼當時塋域頹然自後仕者遠出處者多窮乏不能雨霜料理率爾奮緣延侵占於今親龔氏無主之墳穿心留十八步鄉里之常談亦國典也今龔氏掘棄黃泉之遺骨凌辱親戚之祖宗可謂害人矣古人謂恩及朽骨天下歸仁戚及姻親凡有心者所當共棄明矣惟執事為親且尊幸相與處分焉不然承芳於明處扠龔氏若豈其微哉弘治辛酉夏四月啓

奉王少宰

十月六日提學姚僉憲處拜領執事新文三篇者兄茂卿下世已六月矣不忍視封題所謂高士者哀感隕涕讀不見字伏承執事位益高而政益繁迺能及山野餘殘之人痛哉兄素蒙知愛惟執事一人執事之外無一人侍知愛

拜干埋銘於紉䓗所以求重於人而取信後世伏惟哀憐
泉壤有光矣兹自遭妣喪及半年又遭兄喪年才五十而
鬚髮已皓然情既荒迷言無次第不勝恐懼之至伏惟照
察

寄吳獻臣

先妣棄世罪苦不可言伏承香帛遠下靈筵哀號感嘆不
可言兄以枯弱病絶於去夏五月二十二日其苦又何如
想有聞於左右亦或未信也扣地號天無所于訴毋祔先
君兄瘞同嫂氏烏石湖旁觀山之東八九里耳

與魯振之

箕不孝罪大禍及母氏又及於兄哀苦萬端惟有喘息兄
病時得高捷之報割哀解顏於一聞之餘以君子之道自
此適也兄墓銘干守溪王先生能為伸懇於毋見之將乎
知深契舊謹此拜疏

與陳景重

峻擢百里甚慰君子之情可以斟酌而為政可以呼吸而
益民可以通介而厲風俗可以抑浮靡起寒素而作士氣
不喜執事之得程鄉實喜程鄉之得執事也聚首至今積
歲時矣法限禮制不敢造謁叙別為恨車騎何時發惟有
心送而已小詩侑微儀輕浼皇恐

奉守溪王先生

先兄靈筵伏辱弔儀墓道之碑又承心許哀感交至又承
手示情意綢繆風義高深與世迥然茲謹遣兒詣門下拜
領先君墓表并求親書無以為報惟以此心刻髓於永

永而已

答李用恕

歲月流邁忽痛除麻遵制而已豈勝自悼承辱儀益增悲
感未議相見寒深雪盛也瘡疾不可急醫惟慎起居語默
至禱

答馮侍御執之

山林僻遠言笑未得相親兒還自吳伏承手書照耀蹟陋
多矣又示諸作珍誦不已既秘而復出風味可遠想也野
坪記率爾應嘉命言溢義淺取愧大方伏想大旆今當在
京師裨益世道者更有論列乎清識遠量必不以浮榮為
意

答漳州楊衛揮

古道寥落曠昧消前執事至意何其迥異如此箕山野人
意疎文陋而執事乃使之厠名古今諸賢之末此固無衆
人之求而俟悠遠於他年者餘可想矣

與立卿弟

書來情義濃厚治身治官可知矣奶奶祿養萬福一族喜
幸況愚孫夙昔久於膝下者但不知賢弟何時能令奶奶
有抱孫之喜也肇六月間喪婦困苦無比除歲暮不能赴
期新正遣之但恐官邸添人則事多鞏來得墨否此清而
不俗者何妨不少金陵來者毋不於我處取書豈恕然耶

復蒲圻仵秀才

書來承委先人埋銘於僕顧不見慘戚之容與懇切之言
而使僕迎意成之何以傳遠而取重況金石之文平生不

肯輕率多作、乞不罪、

寄沈休翁

狩一腿兎一首愧不鮮肥聊以表意倘肯以山谷機宇諵和寄一章語不辭霜險之人於氷雪之地而少將暄暖矣乎

與欒昌節度主

歐舍人便忽辱手書文采字畫如覩面矣讀誦再四悲喜交集古人謂非意相加宜以理遣如此俗輩付一哂而已吾非吏茲土安能三黜我爲苟能三黜我於我道何爲然而山鋭則不高水狹則不深又未可草草付一哂箕自笑毋及凡来百感縈懷鬚鬢皓白南望韶陽海濱之間師友朝夕徘徊之意便數日作惡早晩衡山當與吾兄有未斷之緣也吳獻臣知吾兄久若兵備嶺南想當相悉

與廣西馮方伯大京

昨者大旆過嘉魚、第走拜江滸、神随飛鳥西上而目力已不及矣、伏惟執事以椎才偉望膺此峻擢甚慰天下之望而得君子之心也、第哀餘疲病情濶益謁、便欲尋盟南岳未能即就道壓辱執事眷顧惠問益增悚息而已聆卿一夏淫雨不止入秋弥月不雨遠惟長者行部燮調想當自別謹奉手状承起居、并布謝懇、

與馮公子洸、

文明虎炳愧罷数年非爲老懶攺以憂病之末文字率不如意幾擧筆輒罷顧安得清風生牙頰之間颷輪出浮埃之表者爲公子發揚使公子黙感潜思而俄頃足以照耀於天下豈不快哉拙作聊充一閱

與呂主簿

一壓之惠得沾仁人之利澤亦足以自光顔[illegible]遑餘謝纔[illegible]伏承書儀深感多矣使回謹此[illegible]

與提學陳先生

老朽林下未得瞻謁伏承惠問古風動盪堅矣感激何可言大旆經行物物生色大賢君子之學行斯其驗乎

大崖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李大厓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李承箕撰承箕字世卿嘉魚人讀書大厓山自號大厓居士成化丙午舉人嘗徒步至嶺南從陳獻章遊及歸遂隱居黃公山不復仕進明史儒林傳附載於獻章傳末是編乃其弟立卿所刻明史藝文志載大厓集二十卷與此本合前十二卷爲詩後八卷爲雜文附錄一卷則墓表行狀及陳獻章所贈詩文前有其兄承芳所作采菊稿引采菊稿者即獻章所贈古詩凡十二首裝潢成卷以其首句有采菊二字因以名焉然此宜入附錄乃以冠諸簡端蓋欲假獻章以重承箕殊非體例且重不重繫乎其人亦不繫乎其師也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選要
七卷

〔明〕費宏撰　徐階　劉同升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清印費文憲
公文通公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費文憲集
選要七卷》提要

費文憲公文集序

費文憲公摘稿二十卷凡爲
詩四百五首文四百十篇公
伯子禮部郎中懋賢之所錄
仲子尚寶卿懋良嗣孫官生
延之之所校而巡按江西侍

御吳君遵之所刻也昔歲癸
未階濫出公之門人嘗詔之
曰文章可以觀人其文如長
江大河則其人必能有所容
受承載若如溪澗之流雖其
清可以鑑然而爲用微矣階

謹再拜識之退而考公之文出入經傳卆正弘博無一不如其言又退而觀公之為人其度廓乎有容其氣象渾厚惇大足以任天下之重又無一不如其文於是始悟為文

之法而竊自幸獨獲聞公之教庶幾有所成就以無忝於門下士然又嘗疑之自漢以降士以文章名家者莫過於韓柳歐蘇四子之中柳文差傷於峭薄而其行與業柳亦

在第四以是質公之言可謂信矣然柳子者翹然負秀出之資其所自待宜不丼於人下而顧三子之不能及此必有物以蔽之公於人品文章兼有其盛此必有以為之本

者于時階既未能叩而公亦不以告豈其自得之妙不容輕授姑發其端而使階深思而自識之歟今去癸未餘三十年公已不可復作而階亦向老進脩弗力無以副公之

教惕焉不寧於心然不敢以
身之不肖使公之言沒而弗
傳也刻成因論次所聞而弁
及所未能叩者以告後之君
子相與思焉公歷官至少師
華蓋殿大學士李贈太保謚

文憲故稿以文憲名吳君能
爲文有古行故其刻是稿在
公李之後又以板歸尚寶藏
於公之祠
嘉靖乙卯季春望日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
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門人華亭徐階序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選要

菼亭　徐　階

吉水　劉同升　閱選

嗣孫　仝校

賦類

賜同遊西苑賦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秋八月望後二日

聖駕出遊西苑遣司禮監官帶彩　召臣宏與臣時從至無逸殿　皇上御東翼室賜見　諭以暇豫同遊之意遂　命偏觀殿宇亭榭臣得伏誦　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　聖獻皇帝所作農家忙律詩及　皇上所題豳風圖長句與左右二碑再　賜入見　諭以盡心匡輔有見必陳奉奉以爲進賢才民生邊事爲懇又謂每歲奉慈　宮出遊西海但行路祭之禮爲非敬

命臣等詣北閘口相地立祠賜對久之　命賜酒饌既辭而出又　傳命令彩導臣等至　清馥殿一遊因得偏觀翠芬錦芬二亭及花卉松竹乃至北閘口湧玉亭相立壘祀神之地折北迤邐循　宮西垣徐步而歸臣頃年家居側聞無逸創殿　豳風搆亭仰見　皇上留意詩書知小民依於稼穡而欲恤其艱難一遊一豫惟省歛是務以勤居逸朝夕不忘所以屏嗜慾嗇

精神而延長　聖壽固在於此所以施仁政結民心而鞏固　皇祚亦在於此誠萬世太平之基　宗社之靈之幸也顧蓮在山林未由親覩其盛今蒙恩復用入　朝未幾遂得被同遊之寵愜快覩之願實千載一時之遇何其幸哉謹撰賦一首鋪張其事恭　皇上之謙恭接下仁惠愛民比隆堯舜商出近代臣總史事當傳萬世自不能已於言也其詞曰　出　禁門而西

出兮望岌嶪之　新宮煥金榜之門懸兮上輝
映於層空　殿錄書之無逸兮亭寫詩之豳風
本姬籙之攸昌兮發至理於周公惟王業之草
昧兮率祖迹於農功知民依在稼穡兮必軫念
夫艱窮仰吾　皇之明哲兮蹈堯舜之希蹤豈
成王之可望兮乃自抑而謙冲取周公之訓戒
兮獨閔閔於村農當入琛之前列兮念民瘼之
未艾躬三推於　帝籍兮敞畊布而橫蹤歛嘉

穀於秋穫兮需　御廩之常供粢　后妃以親
蠶兮欲稍習於女紅繰繭絲以成帛兮備祭服
之紋縫以乃勤而處逸兮惟慎始而圖終爾秋
氣之平分兮日未昃而方中忽　鑾輿之時邁
兮乘御天之飛龍環太液而周游兮度椰陰之
蜚虹召微臣而同樂兮曳委佩而景從前　黼
座而造膝兮聽　玉音之雍雍諭繙撝之初意
兮　命鳴日於西東荷　慰諭之拳拳兮勉匡

輔而愉忠又縱觀于　別殿兮於徙倚而從[illegible]
挹梨櫚之芬郁兮賞錦鑑之芳叢念微臣之與
此兮實千載之奇逢愧　天恩之難報兮共何
以仰副乎　宸衷祈雨暘之時若兮慶歲事之
屢豐庶　皇心寧而　聖體健兮荷百福之攸
同瞻　前星之輝輝兮協吉夢之羆熊　歷年
邁夏而逾周兮豈但媲盛于三宗

頌類

皇太后尊號頌

舜致孝而萬國以寧武達孝而四海以清孝者
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故以格則感神鬼之心
以化則為下土之表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惟我　皇帝二十有
三年夏四月奉冊寶尊上　聖母徽號報功德
參三才也前此詔書示有司曰二女嬪虞　帝
德用彰三母歸周王業攸隆惟我　聖母皇太

后夙以粹質內助　先皇德協關雎賢踰樛木
居則有脫簪之助行則有辭輦之風著壼範於
六宮表母儀於四海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天監
厥衷慶鍾聖質啓廸勤劬疾以一而識百日月
久照用咸五而登三淵於皇太子遂含飴之歡
貽燕翼之計謨以士女國本深罔極之文德宋
之宣仁比德課功會何足尚顧尊號未稱　朕
心慊焉夫大德必享以鴻名情文實存於舊典

惟一二執事其率循而懋明之幸今海宇砥礪
文教旁敷期於繼志述事博施備物表事天之
敬竭愛日之誠百爾執事開詔戒具質之聖典
協於師虞僉謂德盛則言固難名詞簡則義難
遐數惟我　皇太后母臨赤縣質本天成可謂
聖矣子育蒼生德惟坤厚可謂慈矣言不與政
動必循理仁也靜重有恒貞吉無疆壽也宜上
尊號曰　聖慈仁壽於是　聖心忻然協於羣

議爰命太史涓吉舉事先期類圓禋方饗左祠
右祝以孝告神神其格思　天子乃以丙午之
旦舉玉趾而徐行虛金根而弗御虎賁前趨鵷
侶景從步自法宮至于長樂褕翟展之重厭
安翠葆之車爛其在望照耀星日　上乃寅奉
寶冊躋躋蹌蹌獮緆爲壽泱泱融融天人和同
上下交慶抗音嵩呼者響振乎鏞鼓頓足蹈舞
者影拂乎羽旄戊申　上乃被袞冕御明堂頒

雜樹竿隊鳳宣制溥大德擴洪恩包海宇於度
內運天下於掌上敦叙公族而饑寒者䘏其私
婚姻者助其費存問高年而有德者榮其身單
丁者優其家體羣吏則馳爵以優其親矜舊臣
則賜級以優其老開省視之期本人情也守節
孝之制勵風俗也吏士民兵節之而不盡其力
鰥寡縱黃虛之而各全其生所謂親以及親樂
不獨樂幽室蠢號枯條徧春行者塗歌坐者室

慶九族以叙而願祝諸藩以職而來賀茲禮也其千載之曠儀而臣工之僅覩者歟 臣聞孝者萬善之本故尊親則祿位名壽之必得立愛則家邦四海之畢孚以今觀之豈虛乎哉昔東京元初間和熹劉太后頗隆德政劉毅上書安帝欲令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勲金石崇烝烝之孝况今茲之事萬萬於昔而臣官忝太史敢惜辭費使思齊下武之雅擬奚

于前乎頌曰 於惟 聖母天厚厥賦德窈窕兮王假有家貞淑不瑕理陰道兮篤生聖躬時來六龍重離照兮天錫之祚多歷年所享壽考兮啓迪至治于今二紀德丕昌兮耀啓前星萬國以貞承宗廟兮天子曰嘻惟予之施民胥效兮 聖母之德昊天罔極嗟未報兮咨爾縉紳稽典是循定尊號兮必合於經必稱於情崇大孝兮聖躬废止勞心曲體上册寶兮爰溥皇恩被及斯民渙溫詔兮行葦之詩燕縞之衣及人之老兮不嚴而肅不戒而服從厥好兮仁孝之心謳舞之音格穹昊兮如日之昇如月之恒願天保兮

詞類

偶閱東坡墨刻有菩薩蠻一詞用韻戲作

誰道歸來門堪羅雀不似麒麟閣幾古人曾說安樂值錢多况是天恩浩蕩無拘束任汝狂歌

判溪上園亭買就種橘學東坡湖光千頃似平鋪素練亂擲魚梭堪看我扁舟穩泛鷗波却憶從前富貴真箇是一枕南柯功名夢如今懶做夜覆春漁簑

水龍吟壽岳母士齋濮老夫人

舊傳謝女能文阿婆又是天孫手何須乞巧等閑拈筆篇篇錦綉霜後松姿雪中萱草聲華似舊算女流幹局才名可比奇男子真稀有莫歎

老天難必待少定孫枝再茂善門餘慶書香種
子堪娛白首喜此重來甥孫繞膝稱觴為壽願
年強健常如今日滿斟春酒

代郡僚作賀太守朱亨之考滿綵帳文丙
子正月作

神明太守是天上福星人間慈母山岳威稜冰
霜節操不愧乘驄衣繡閫郡同聲贊頌使者交
章馳奏盡說道以漢庭循吏如今稀有　非久

恩詔下選補公卿章佩黃金紐台斗聲華鼎彝
勲業看取蜚英騰茂僚友惟知慕藺父老猶思
借寇遍今日持一杯春酒與公為壽

歌類

題淵明歸去圖

潯陽江頭泊歸航松菊未老田園荒弱畊猶足
辦酒漿公田有秫儘可秧斗米折腰亦何妨踐
康銅駝荊棘傍天門折翼不復翔股肱岡喬非
尋常晚節恐負秋花香肯將偽命汚冠裳葛巾
一幅聊徜徉生愁醒眼多感傷醉卧且納薰風
凉醋鄉樂境同羲皇作詩冲淡味更長荊軻入
詠乃激昂胸中乜首藏雄鋩知心千載有紫陽
汗青老筆生幽光詩名康樂與頡頏追念祖德
能揄揚揭來有意思張良胡為後縮太守章竟
使首領埋炎方乃知自立須堅剛見幾而作扮
所臧披圖嘆息聊題將仰止廬阜摩青蒼

送顧以參與成之浙江

顧君清澈如秋潭庭珠歲電光相涵金緋一旦
換袍帶雄藩謀議初陪參追思釋褐幾寒暑英
妙今纔三十三浙中山水甲天下清波倒浸皆
晴嵐蘇堤故迹可時眺禹穴稍遠還窮探人生
富貴在行樂修尚頽靡多沈酣君心獨與子所
畏每憂世事真如惔臨分相就索我贈我無以
贈空懷慚傷哉民力久已竭君今正復官東南

鄰封盜警况未息境內亦復騰戎驂豈惟閑左若征戍只恐豪右猶難堪牧民如馬在去害務獎廉靖驅貪婪若敘郡縣總循吏田里自合安農蠶耳棠何故有遺愛輶車所到仁恩覃高都厚享君所有碩立功勲爲美談

題蜀江圖

樊君示我蜀川圖萬里江山纔一握紙尾親題出魏公云是潼川李生作岷山隱隱揷雲端山

下寒江經禹鑿神施鬼設露端倪陰合陽開分脉絡差莪雪嶺隔蓬婆嫋娜繩橋横滴博溪流芳膩花曾浣江色澄鮮錦初濯娥眉淡掃月輪高灔澦孤撐秋水落白鹽赤甲形模異龍脊虎鬚聲勢惡影疑百越看山鵑鳴變九臯聞聚鶴羣仙戲集自逍遥神女夢思猶綽約登龍飛鳳入青霄白馬黄牛出卅壑瞿唐峽口東奔湍脚底雷霆常噴薄青螺忽湧白銀盤湘裏君山誰刻削披圖不覺塵昨豁奇徑可疑還可愕如朝帝闕擁圭琫如赴戎行攢劍槊又如鍾磬在高懸如設册棆登峻閣九屏疊秀即匡廬二室窮深更嵩洛就中地勝每因人終古流芳真犖犖杜從夔府稱詩聖程向涪中傳易學獨醒亭畔誦騷辭八陣磧邊懷將略圖窮尚有岳陽樓志士登臨非取樂我嘗有意賦遠遊苦被浮名自纒縛因圖寓目亦欣然更寫此詩存大略重來

借我細蹋横書史何人解盤薄

蘭當門

蘭當門行者視汝爲深宛只嫌在眼妨疾走豈復有意憐芳根呼鉏鋤去意甚快朝縣夕馳無所礙曾不念抜茅連茹以其彙易在扶陽乃爲泰嗟蘭之生秖合在空谷蘊蓄馨香閟光彩卻有幽人爲汝憐欲加採掇充襲佩當門在谷惟所遭吁嗟乎汝尚慎勿隨時變化而爲茅　終

賀民悅姪領鄉薦

聖朝取士以四仲而開科我 祖詒謀用一經而啓後父子孫傳衣於三世酉卯午領薦者九人獨子午未有科名在今日又添盛事惟我民悅春元賢姪天資頴異學力精專雪案螢窗每潜心於經籍詞源筆陣久馳譽於文場士類讓其先登父兄倚爲後繼屈稱屢負素志乃酬萍野鹿鳴樂嘉賓之在宴梧岡鳳起慶吉士之登

膺振起家聲延綿世澤老椿叢桂擬竇氏之流芳玉樹芝蘭並謝堦之挺秀山川增重閭里生輝二阮同遊更補丑科之捷雙親未老即看封誥之頒綴緋詞腔發舒佳氣　幾度槐黃大家準擬虎榜題名喜一枝丹桂先期入夢燕山老樹後比秋英竹所儲祥蘭堦茁秀奕世雲梯接踵非從前數子午卯酉科第相承十年窗下青燈每夜對韓膏二尺藜嘆楚璞難酬昔曾三獻有人識玉價重連城鵬鳥搏風蛟龍得雨此是青霄第一程更明春看花得意平步登瀛

右調沁園春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二

詩類

五言古體

擬

憲宗皇帝輓歌辭二十韻

勲德超三五哀思倍萬千龍飛欣覩聖鳳紀屢書年澤厚漸寰宇功高格上玄崇儒親視學尊本首耕田左祖特嚴事南郊歲致虔求才頻御

殿聽講輙開筵相識精咨訪言官曲保全身綠履早側賦爲恤貧蠲疑罪蒙三宥微勞荷九遷餘恩完喘蜨先政軫顛連禦侮皆推轂防微重守邊諸夷嗟象矣四海樂熙然氣運雖逢泰勤勞尚法乾貽謀新製訓資治續成編慈極承歡篤儲闈沐愛專王猷看允塞帝祚集緜延忽訝臨朝晏俄聞遺詔宣天方愁杞國日竟墜虞淵易月哀將脫因山紼欲牽小臣專頌述深愧筆如椽

送蘇伯誠提學江西

鑄人如鑄金大冶宜兼收兼收入模範始足應所求以爲象物鼎神姦望而愁以爲作羨鉉調和適剛柔以爲照膽鏡賢否焉能廋以爲耒與鎛農人飽以謳以爲久與鏃談笑誅胡酋江西一都會統十有三州匡廬冠羣峯彭蠡滙衆流往者三品貢價匪他方侔邇來似減耗不能兖

其由先生方臨爐頑鑛試一投豈無錚錚者可以追前修

文儒宋最盛發跡由南州仰惟無極翁結屋濂溪頭當其官南安二程實從遊紫陽最晚出尋源濬其流南康假守日鹿洞乃重修飛章乞經籍立訓規朋儕庶幾媚學子彷彿程與周先生富道德久抱斯文憂行行到廬阜撫景應淹留爲陳古學與一警末俗偷教人兼體用長善興

剛柔旣令賢者衆亦使惡者寥貢之天王庭以應綏慼求桷榱苟不廢梁棟知先收

送徐舜和使高麗十六韻

聖澤霑殊域賢勞屬近臣卷書辭黎陛持節出卅宸恩餞來浮蟻宮袍賜瑞麟赤心知報國素志不謀身四牡遵塗慼三韓引領頻華夷元共主符命此更新驛路千山曉王正萬里春鱉橋成幻語鴨綠是通津擧國郊迎日諸曹館伴辰

龍鬚專宴席鶻舞樂嘉賓賦手看前輩詞鋒響遠人端卿名久著原父慟無倫首夏應旋旆同官毎望塵神功煩紀錄帝學待敷陳筆許呂黎直儒推祖禹醇依依離合地執袂更緣循

七言古體

送克溫吳先生歸宜興

儲皇英姿美如玉碧鏤宮中方進讀宮僚番直有常期翹首少陽思獻賦日承令旨賜龍茶潤燥搜枯香馥馥鑾輿近從幸春坊肥羜珍醪分內局吳君何爲獨南征馬蹀金琦車炙轂黃扉大老得請歸於春爲甥吏爲屬吾　君尚爾念股肱自出可能忘骨肉渭陽情厚古今同萬里囧宜輕水陸意將仁孝翊元良咸煩區區徒冊犢陽羨溪頭景如畫畫棗胱胱千柱屋笑迎門者翁攜孫白髮蒼頭曆百福斑斕舞罷朋來簪喜氣回春黍生谷錦衣共羨晝行榮禁鼓不驚

朝臘熱暫離塵土到溪山未信軟紅勝淨綠况君久已憶蓴鱸便可翛然君水竹奈何鳴鳳在梧岡瑞物豈容棲灌木少師勳業著三朝也自枝書升國軸初階豈是偶然同似舅才華良已酷君欲乘時報主恩去莫淹留來願速蒹葭我愧倚瑷枝東軒時寓停雲日

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同年二十九人會于城東黃都尉宅分韻賦詩得無字

高堂燕席喧笙竽金珂塞路騰驊駒賓來不速
主誰是年家意氣原相孚蕭樓彷彿鄭莊驛春
風拂拂吹行厨歌喉宛轉本燕趙舞袖獨速來
巴渝墻根巴報餅履卧推泥忽送湘南壺兄酬
弟酢爵無算巳撟酩酊須人扶憶昔同遊杏園
裏我初結髮猶無鬚流光冉冉今七閏日斜會
見播霜顱坐中耆艾昔强壯意外感慨殊榮枯
幾人數歷尚臺省大半出牧居江湖晨星在眼

已可數勝日此會安能無何時輻輳又簪盍少
尹行且歸晋都隔溪太守亦北去典學使者還
東趨信知俯仰是陳迹暫取笑語真良圖豈能
飲食事酬宴正欲遊館評精麁爽儒圖報從釋
褐况此袍帶多金朱雝雝諦聽岡上鳳泛泛背
效波間鳧聚征共賀拔茅茹終擧各擬收桑榆
何妨比美稱稷契相與輔世躋唐虞

壽李西涯先生次寮菴韻

文星徹夜映台纏海屋籌多更紀年　聖主虛
懷諮壽俊後生翹首仰英賢周情孔思才難及
杜斷房謀史必傳名世真應符運祚降神誰識
自山川霜松耐晚姿偏茂楚橘宜南性不遷德
業三朝推弼亮邦基萬載卜綿延從龍屢與時
乘會錫馬頻蒙晝接專早用作霖無赤地功看
鍊石補青天狂瀾不聽中流倒烈火終教美璞
全鼎味調和金餚鉉心源澄澈玉爲淵炬蓮曾

照衆恩外班笋高依黼座前一寸丹心常捧日
數莖華髮未盈顛筆端力可千鈞斡門左弧當
六合懸庚慶欲携蘇子杖留賓初秋武公延揣
謙愈覺尊光甚善謔微開笑粲然似鳳人皆爭
快覩如泥民久荷陶甄虞廷喜起方圖治漢瑟
更張適解絃蟻泛醉容傾薺醞鶴飛歌許和新
篇相如莫問形容異李泌休論骨法堅從此遂
來幾清淺登瀛原是老儒仙

送閣老熊峯石公祭告泰山闕里

一函香帛出彤墀東祀親煩閣老貲七十二君
封禪地百千萬世帝王師新制望秩遵虞典故
國牲牢憶漢祠親冊御名勞百署華原使傳看
先馳頌聲遠播懷柔後道[illegible]昭感格時登覽
杜陵遊甚壯低回遷史[illegible]過泰碑細剔蘚苔
字周檜徐攀雨露枝秘跡未緣窺玉牒遺音如
或聽金絲長途記述詩偏富盛禮遭逢興亦奇
青簡裁成須大手黌坡翹首數歸期

五言絕句

題吳匏菴東庄諸景

東城

好景隱城東宛然村落中春風到常早花木易
成叢

竹田

種竹損腴田愛渠清類我春來飯不乏燒筍亦
云可

北港

菡萏照溪紅幽香可意濃移床溪北去爲欲趁
南風

鶴洞

仙洞幾容鶴雲門夜自封曉來階下舞苔徑有
行蹤

七言絕句

九月二十一日

文華殿暖閣講罷有　旨與賞賜內侍舉
三藥自殿西進至　上前留紗帽衣䙆其
■少師臣劉健少傅臣李東陽謝遷率日
講官禮部左侍郎臣王華右侍郎臣王機
少詹事兼學士臣楊廷和學士臣白鉞臣
劉忠太常少卿兼侍讀臣費宏列班跪謝
臣健致詞云臣等職分當然欽蒙賞賜無

所補報不勝感激　上復云先生每辛苦

臣等以爲得　上一言勝如千金之賜也

因以一絕紀之

衣冠三等列長筵講罷承恩暖閣前耳畔忽聞

天語重小臣辛苦分當然

睡起

習閒成懶百無功塵事難侵世界空睡起呼童
向籬落菊花枝上捉青蟲

五言律

暮春即事

小艇看山罷歸來日已昏機春趂晚急漁火集
灘喧聽樹知秋意觀星認帝垣緣江諳小徑步
屧到柴門

雨霽

雨霽晴方穩携床出翠微倦行時小憩幽討欲
忘歸傍柳鶯移樹穿花蝶在衣長歌林谷震喜
適合天機

看雨

春深纔得雨晏坐忽忘憂紅見宮花潤青怨隴
麥抽涸轍呼枯鮒晴喚屢占鳩欲動清寄附簷
聲恐遂收

即事

扶棟初成屋爲園旋築墻看山嫌樹密傍砌愛
花香蝶趂明如畫鶯聲巧似簧春光不相負何
必滯他鄉

二十一日經靳家口

水淺舟行緩春深日正長暖風喧鳥雀平野散
牛羊鄉國頻延頸農家欲種秧歸田無別夢念
念在耕桑

雨霽

雨霽郊原潤春深景物妍暖雲低覆樹流水漫
成川徑草碧如剪檻花紅欲燃呼童理耕稼生

許在農田

七言律

及第紀恩

鵷班濟濟聽臚傳驚喜龍頭屬少年明主拔才真十五寒儒對策愧三千百官拜舞天心悅六字親題御墨鮮觀榜共隨仙樂出文星燦爛曉雲邊

有詔南宮宴茂材王筵仍遣上公來需雲散彩

浮瑤席湛露分香溢玉杯天近帝居春似海樂兼朝部鼓如雷宮花斜壓誇冠重知是瓊林醉後回

千秋節

文華殿侍班丁未七月三日

紫禁清秋氣鬱葱百官朝罷赴青宮春留鶴禁仁風播天近龍樓聖眷隆一德重輝星拱北兩明繼照日生東侍臣鵠立依香案擬在蓬萊絕島中

弘治改元用鏡川學士韻

旂常婀娜閃金扉舜殿初垂五彩衣潛邸久疑龍或躍高岡載詠鳳于飛天將解雨蘇窮困人仰離明照隱微山野癯儒憂治切幸逢新政喜將肥

題周公瑞畫

溪流漲綠山攢青紅入桃杏尤分明眼中何處

無顏色春風點綴真多情山人樓居敞窗戶隨意妝春歸肺腑携琴載酒是何人笑指門前落花路

聞　皇子生志喜

前星隱隱麗層霄萬里祥光接治朝一索占應歸王器九重歡擬麟新詔百男從有莘嗣摯三祝還期舜協堯不向周南嘆留滯竊書到處聖恩饒

寄汪僉元用之

文名籍甚滿乾坤更覺吾鄉勝事繁兩姓通家才半舍七年相繼備三元風嘶後輩絃歌盛譽重前修德業存獨怪神交先入夢何時對榻與君論辛亥九月謁金相攏宿山庄夢用之乃尊太守公着進士巾袍繫銀華帶相訪其時已知爲春榜佳兆矣

送劉衡仲之濟縣衡仲與乃兄俱四川解元乃翁昔知餘姚

筵仕今茲亦大名天顏咫尺是郊坰屏間御筆

從君試花外瑤琴洗耳聽政在舜江應有譜恩傳巴蜀素通經極知列宿垂光處無限疲民待福星

賀贊善楊知休母夫人李氏八十少保司徒莊敏公配

春風送喜入華筵百福誰如阿母全軒盖三魚驚疊寵雛將舉鳳愛孤鶱蟠桃初見開花日偃李仍逢掛樹年尚會不妨鮮變擎朝官留得賜

時餞

經筵遇雨衣盡濕時方大雩喜而有作三月二十二日

講殿今年此日開小閣宜與衆官來上朝退御扳與至文華殿坐衆官自左順門分班侍于門外未至百步兩小閣始開門傳宣人每進來春衣日雨何須惜旱隴祈天正可哀雲濩綵屏龍蜿蟺風縈香鼎鶴毰毸講殿中設範金二銅雀于左右鶴頂各插香二炷微臣一字曾無補也向宮筵醉飽回是日劉侍講講四書

張中允講書經羅吳二太史展書予分班侍立而已

和內閣賞芍藥

好花開向禁城陰咫尺天高雨露深萃萬幾經元老筆栽培要識化工心名從小謝詩中著品入維揚譜內尋得奉宸遊許同賞徘徊韻險不辭吟

蒲園詩次吳匏翁先生原韻呈斐臧方

纖就青蒲露未乾坐來清潤透泥丸變趺待此

堪終日一榻怡然不愛官韓子漫歌斷簟好申
公莫羨漢輪安輿來聊爲茶煙起似有餘光映
月團

三車轉水未曾乾坐閱蟾烏跳雨丸戀席已慚
希聖哲無氈坐勝作儒官坐腰欲守平時軟容
膝方知到處安多病閉門常籍此磨驢踪跡只
團團

送張天益同考順天試事畢還太平

囊書秋曉出都城詔許儒林給驛行得士終輸
京府盛持衡應賴主司明四方韓孟難相逐百
世朱陳太有情草草離樽對[illegible]江天極目鴈
南征

又用韻寄奉伯父大人

拂衣還入海鷗羣野趣傍人未許分霜從疎籬
開晩菊雨餘深洞駐閒雲新篘白酒時時醉別
院清香細細焚老眼天留晉[illegible][illegible]芝蘭庭下謁

奇芬

過釣臺

漢爐難噓鼎已移此堂終古水之湄病癡誰復
非侯霸立懦真堪繼伯夷翠壁孤高還獨聳滄
江百折必東馳一竿不爲浮沉計始信先生善
釣奇

題明山草亭送戶部侍郎王公民望致仕
歸華容和守溪韻

城南歸路踏平蕪望入明山興不孤籬菊開遲
應待主沙鷗馴穩亦忘吾風流可續雎陽會煙
景誰爭賀鑑湖聖主恩深廊廟遠先憂一念未
應無

送門生常文載出宰昌邑

宴席聞歌鹿食苹登庸能慰薦賢心甫封小邑
才初試海國循行澤自深風外雙鳧添別恨雲
邊一鶚聽佳音極知雅抱非干寄報我應無恭

夜金

擬 御製戒諭親王詩共二首附五言絕句二首

居藩勝似為君樂祖訓分明不汝欺秖恐宴安偏易溺可言感惺未嘗知初筵醴酒休忘設暇日遺篇得縱披天下一家今最盛相期無負太平時

從來宗子重維城勉奉親王輔大明樛葛綿綿還自庇庭花韡韡固多情棐知為善方稱最道

在持謙毋忌盈歷代諸王誰可法至今惟數漢東平

善積能延慶衍微亦致殃一篇昭鑒錄昕夕是羹墻

派本銀潢共名看玉版聯宗盟宜固守國祚永流傳

喜宋弟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

登瀛妙選重當時瀛得人呼是自得天上白蓮

鴻雁影池頭又借鳳凰枝詞林進學心方壯秘閣論文出每遲 聖主儲材有深意制題九欲謹怙嬉

侍經筵有述 壬申歲九月二日

講殿陰森黼座高斬回毋乃聖躬勞儒家論治先堯舜帝代陳謨重禹皐是日講論語舜有臣五人及皐陶謨天聰明二章啓沃心存還自愧游歌地切幸親遭裁詩記取深秋景黄菊當堦映赭袍文華殿門外盆菊有胼繁共枝

題白黄西施

樹色花香鳥聲觴舞四首奉西涯翁初韻

指點春光轉夕暉望中全覺舊林非陰陰茂苑聞黄鳥歷歷晴川合翠微坐愛煙梢筱竹几行看露葉拂荷衣風雩剩有游歌地幾度停車晚始歸

冉冉輕枝細細風小園芳意毋從東坐來不用爐熏換賞處難教酒盞空別塢春光藏未審仙

家帛觀覺常通何須採摘簪蓬鬢合在先生杖
綴中

抱書丸藥揔堪憐詩景分明在眼前學語嬌兒
音乍囀弄箕纖手曲初傳多情欲滌紅塵耳無
奈從鶯白晝眠未必林間岑寂甚春聲殊覺勝
鵾絃

仙客相隨是勝流琴心叠後趣偏幽奏回蕙帳
應無怨譜按霓裳莫浪求雪影毬毬輕拂座露

聲寥亮早知秋風前試詠參軍賦趙女巴童合
自休

八月初三日午後楊弋陽報前月二十六
日逆藩已獲置之清軍察院且知中丞王
公已差人止閩浙兵矣喜次前韻以復楊
君

中丞有力正乾坤四海方知一統尊已痛湖波
成赤水久疑日食似黃昏 甲戌八月辛卯朔日食盡晦鷄鶩皆歸其

占爲諸侯誅王其國不昌終受其殃 諸君幸免長從戍百郡仍看
早啓門更祝 天王憂社稷莫教愁亂向兒孫

又

折屐呼聲不自由馬軍持捷過滄洲稱兵誰敢
侵天闕拜表還應賀玉旒天上飛龍須有象穽
中饑處定含羞也緣孝 廟栽培久報稱今多
第一流

用由字韻哭中丞孫公德成

爲臣但識義當由誰問朝王忽起洲 省城之西有洲名朝王近忽湧起奸賊逆謀益甚無識者或附之以爲其徵 一死已堪扶社稷
狄忠自合動宸旒奸雄既敗應追憶儒豎雖存
不掩羞髣髴英姿猶在日西風老淚幾行流

用坤字韻哭憲副許公

龍戰疑陽血染坤忠臣事 王有常尊吾能罵
賊生難活 公面罵賊死挺立不仆 髮欲衝冠死未昏即
擬旌賢崇祠祀向閭 變亂憶衙門 去冬赴侍郎臣過南昌公

極言地方必亂慨　妙年英譽傳千古公是睢陽
然有避去之志公年僅三
幾世孫十有七

寄進士民受姪用前韻

紫陌遊鞭已出羣彤庭試席幾將分鄉山屡笛
三華草太史選書五色雲別句鍪輿難久駐御
爐香篆侍親焚賢科必得真才重莫讓前修擅
異芬

聞中和見素舊寄韻

安枕真應可當車不妨蹤跡混耕漁風前細撚
花枝嗅霜後閒將柿葉書陶出白蓮難入社杜
陵赤甲可遷居欲消長日惟詩酒飲興吟情頗
有餘

湖翁來往信扁舟湖上柴扉敞碧流天設杳磯
堪坐釣鳥眠沙浦亦淹留治生不用陶朱特扣
角誰歌甯戚牛祗有讀書心尚壯行吟坐諷未
能休

赴召登舟謝諸公勸駕

一卧滄江久掩扉又移壁脚下漁磯賜環　恩
重真難避勸駕情深詎忍違再出已拚聞謗怨
九重何幸見龍飛微臣只愧迂疎甚豈有絲綸
補袞衣

喜見素入朝

端笏雍容造治朝出塵仙骨自飄飄名高涑水
難居洛憤切昌黎昔貶潮龍卧九淵應念歲夙

翔千仞待儀韶清宵莫作雲莊夢士望從前極
斗杓

賀毛礪菴六十

王立清班未老身遂山相對鬱嶙峋八荒仁壽
同躋日千載明良際會辰誓竭赤心長捧日坐
看滄海幾揚塵同官更托同年契欲擬崧高頌
甫申

壽涯翁繼母麻太夫人九十

先朝相業頌涯翁慈訓相成與有功一品鸞封晉再賜九旬鶴算更誰同稱觴半是蘇門客勸績猶存歎母風况見蘭孫仍鳳沼老懷歡適壽何窮

寄汪石潭

漫倚騷壇賦稟秋一番涼雨送扁舟始終不變師冊議進退常懷范老憂夔袒尊鱸鱠味美吟邊花鳥與心謀有時還爲蒼生出暫向溪亭玩

白鷗

得贊善弟子和書

手足情多晚更親毎從憂患見天真夜床風雨傷心切春草池塘入夢頻鴈足隨雲傳一札鵲聲喧樹　雙鸞玉堂天上回瞻處喜有衣冠在後塵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二終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三

策類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對

制策一道

制曰自昔帝王創造丕圖必有貽[謀]以爲長治久安之計夏商周之蹟見於經漢唐宋之事具于史朕欲聞其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迨其嗣世之君欲保盈成以躋至治一惟舊

典是遵是用其或久也不能無偏而不舉之處則亦與其滯補其弊期使斯民得被先王之澤如夏啓而[商宗周]宣王是已而漢唐宋之君亦有能庶幾者乎朕欲究其奮勵有爲功業可稱之實夫事不稽古固無以證今然徒泛論古之人而不求今時之急務亦非納言之善也昔朕

太祖高皇帝奄一寰宇建制垂憲萬世攸崇

太宗文皇帝定鼎兩京洪謨遠略光前裕後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斯民樂育於熙皞之治已
百二十年矣然治極而弛理勢自然
祖宗良法美意豈能悉祇承而無弊乎肆朕惓
惓以法
祖爲念欲俾內外百司羣工庶職咸思奮厲熙
載恪守
典訓而慎行之毋滋偏失不舉名存實爽之議

用期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中國尊而四夷服
風雨時而嘉祥至諒必有道矣爾諸生皆學
古通經有志於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對毋有
所隱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道有
保治之道致治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
勤非法無以維天下之勢非勤無以守天下
之法故創造丕圖者必立法以貽孫謀嗣守
鴻圖者必憂勤以繩祖武曰紀綱曰統體曰
制度皆法之具也而興滯補弊則勤之實耳
創之者以法則國勢尊嚴而有[illegible]成長治之
業守之者以勤則法度修舉而有以躋至治
之休帝王御天下之道夫豈有外於此乎夏
商周之治所以卓冠千古以其創之者其法
善而守之者其志勤也漢唐宋之治不古若
庸非創之者其法有未善守之者其勤有未

至歟恭惟
皇上陛下年當鼎盛運撫盈成朕奕臨朝惟
祖宗之法是遵甲夜視事惟
祖宗之法是監臨御以來于茲二紀賢才皆已
舉用四海皆已無虞保治之道蓋已默得於
聖心之妙矣尤不自足乃以萬幾之暇廷集多
士諮諏治道首舉三代漢唐宋之創業者而
欲聞其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中舉三代

漢唐宋之守成者而欲究夫奮勵有為功業
可稱之實末復以
祖宗列聖之所以創守為言而慮夫成法之弊
且惓惓以法祖為念斯於吏稱民安中國尊
而四夷服風雨時而嘉祥至臣伏而讀之有
以見
陛下知創業之惟艱念守成之不易而欲保熙
皡之治於無窮也臣請稽之經訂之史按之

當今之務為
陛下陳之
陛下幸垂聽焉臣聞天下重器也創之至艱守
之至艱創之而不知所以創之之道則無以
垂治於百王守之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則
無以保治於萬世創之之道無他焉臣前所
謂法是已守之之道無他焉臣前所謂勤是
已益法者維持天下之具故帝王創業必建
立紀綱經畫統體條陳制度以盡天下之法
以貽子孫之謀以為長治久安之計自家而
國自國而天下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者紀綱之謂也或尚寬大或
尚嚴明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
以自潰亂者統體之謂也治教禮樂田賦兵
刑之類所以經緯天地黼黻民物者制度之
謂也然先王之法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

有耗而不行守成者欲保盈成以躋至治又
必勤勵不息興其滯以補其弊然後天下之
法可以施諸罔極先王之澤可以被及斯民
而世為有道之國矣臣請以創之之法言之
禹之造夏有典則以貽子孫觀其文命四敷
聲教四訖則有以立乎紀綱政尚忠朴治先
勤儉則有以定乎統體至於建官二百內辟
三千設六師以討罪辨三壤以成賦天秩有

禮大夏有樂教民以序正朔以寅其制度又無不備禹之立法貽謀其善如此夏之治安於此乎致矣湯之造商昭大德以裕後昆觀其肇脩人紀而九有有截則紀綱以立代虐以寛而兆民允懷則統體以定至於建二相以總百官制官刑以儆有位公田籍而不稅大輅質而得中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其制度亦無不備湯之立法貽謀其善如

此商之治安於此乎致矣若夫周之文武啓佑後人咸正罔缺風化基於關雎內庭肅於冢宰樞機周密有以爲四方之綱明德而不敢忽愼罰而不敢濫仁愛忠厚有以爲一代之體其建官也六卿分職其制刑也三典詰姦田賦有鄉遂都鄙之殊軍賦有鄉遂丘甸之異語禮樂則五禮以節民性六樂以和民辨語教化則三物以興賢能四術以造俊秀

制度之備又何如也周之治安何莫而不本於立法貽謀之善乎下逮漢唐宋創業之君非不欲致治如三代也但其法有未善耳漢之高帝大封同姓委任大臣以規模爲紀綱約法順民掃除煩苛以寛仁爲統體命蕭何次律令命叔孫通制禮儀章程定於張蒼軍法申於韓信所以貽謀者又有制度矣然大綱雖正而終不能無雜伯之非大體雖寛而

卒不能除參夷之令庶事草創而井田不復學校不興禮文多闕而正朔不改官名不定則其法不能以皆善也唐之太宗除亂致治四夷賓服庶乎知立國之紀綱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庶乎知爲政之統體以職事任官以尊本任衆以祖庸任民以府衛任兵禮制於房玄齡樂作於祖孝孫六學有領五刑有覆所以貽謀者又有制度矣然內多慚德有

戎狄之風漸不克終來評臣之疏法度之行禮樂之具擬之先王未備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詳則其法不能以皆善也至若宋之太祖以忠孝廉恥爲紀綱而五事之美千古所無以偃兵息民爲統體而五季之弊一朝頓解兩府臺諫官之總察有方三衙四廂兵之簡閱有道幸學有訓均田有令而教養之法可觀温叟制禮和峴制樂而禮樂

之文可取又有制度以貽謀矣然宗室則無選舉教訓之實宿衞則聚卒伍無賴之人官司之課試不嚴學校之作成無要兵士猥雜於疲老農民常若於征繇其法又豈能盡善哉由是觀之則聖策所謂紀綱統體制度得失之詳可得而知矣臣請以守之之勤言之夏當有扈違命之時三正怠棄五行威侮禹之法不能無偏而不起之處也啓則敬承繼禹之道而奮勵有爲興滯補弊召六卿以行天討申賞罰以肅人心卒使民被先王之澤而謳謌有歸有夏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商自盤庚既沒之後賞刑僭濫荆楚叛背湯之法不能無偏而不起之處也高宗則監於先王成憲而奮勵有爲興滯補弊求良弼以代王言哀荆旅以昭殷武卒使民被先王之澤而小大無怨有商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至

若周自厲王之烈小雅盡廢而四夷交侵上帝板蕩而下民卒癉文武之法不能無偏而不起之處矣宣王由是奮勵有爲興衰撥亂車攻復古明文武之功業六月出師復文武之境土卒使王化大行流離還定周之盈成何莫而不保於興滯補弊之勤乎下逮漢唐未守成之君非不欲保治如三代也但其勤有未至耳漢之宣帝光武庶幾法祖之君也

或承武昭虛耗之弊而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伸威北狄功光祖宗或鑒西京不兢之禍而
明慎政體總攬權綱身致太平恢復前烈其
興滯補弊之功業有可稱者惜夫神爵之後
頗尚荒唐建武之中竟行封禪則其勤有未
至焉唐之玄宗憲宗庶幾法祖之君也或革
前朝權戚之弊而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
太平或懲德宗姑息之禍而紀律必張元和

之初威令復振其興滯補弊之功業有可稱
者惜夫天寶之末嗜慾滋生平蔡之後侈心
遽動則其勤有未至焉至若宋仁宗承宮闈
專政之後裁抑僥倖銳意太平神宗當累朝
委靡之餘勤儉有爲勵精求治亦可謂善法
祖宗而興滯補弊之功業有足稱者惜夫一
則仁柔有餘而剛斷不足一則聽言太廣而
進人太銳其勤又豈能至哉由是觀之則聖

策所謂奮勵有爲功業可稱之實可得而知
矣大抵三代之法盡善盡美故其子孫有所
據依而爲治也易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
而其大體卒不可易漢唐宋之法不過因隨
就簡以苟一時之近功其善者常寡而不善
者常多其善者常小而不善者常大立之未
幾而弊已隨之後世之君區區修補百孔千
瘡隨亂隨失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建制垂憲而法之貽於
後者至精至備
太宗文皇帝定鼎兩京訏謨定命而法之光於
前者愈盛而愈彰請舉其大者言之宮闈雍
肅而無出閫之言左右忠勤而謹戢盈之戒
任府部爲股肱而事權不紊倚臺諫爲耳目
而國論有歸 宗子分封以廣維城之助三
司僉置以革藩鎮之專申明典常而有以正

天下之大誼誅逐胡虜而有以嚴天下之大
防則紀綱之善無異乎三代矣治本人情而
廣孝悌之化仁同一視而無南北之殊施猛
政以濟寬用重典以平亂惡鮮傑寡貪墨之
加害者必懲懷保小民豪强之凌暴者不貸
則統體之善無異乎三代矣至若審官立銓
選考課之方育才設學校科目之典財以足
國而賦稅漕運有其經兵以衛民而番上分

屯有其備禮儀有式宴享有章而和敬之風
以著令教於先律齊於後而欽恤之意攸存
則制度之善又無異乎三代矣
祖宗之所以創業者其法既善自是而後若
仁宗昭皇帝之勵志圖治推誠任人
宣宗章皇帝之偃武修文五倫攸叙
英宗睿皇帝之乾剛獨斷光復舊物莫不以勤
而繼守之傳至
陛下又能紹　列聖之憂勤守
祖宗之成法斯民樂育於熙皞之治者葢已有
二十年雖三代治安之長久不是過矣
聖策乃謂治極而弛理勢自然
祖宗之良法美意豈能悉祗承而無弊臣知此
固
聖人憂勤不已之心臣敢不俯陳狂直以副
聖心之萬一乎臣惟法之立也本無不宜法之

行也始有其弊因其弊而救之則存乎其人
古人有言曰救弊者莫如脩德又曰救弊者
莫如責實臣愚竊謂今日救時之急務亦惟
脩德責實葢致其勤而已葢德者法之本也
德之脩萬一有不慎則其流之弊必至於縱
欲以敗度譬之人傷其氣而寒暑易侵木傷
其根而風雨易折法雖具也亦徒法而已矣
實者名之主也實之責萬一有不覈則其流

之弊必至於欺謾以成風譬之摶土爲舟不
足以利涉畫地爲餅不足以充饑名雖美也
亦虛名而已矣故以舜之重華協帝而伯益
猶以罔失法度爲言以舜之庶績咸熙而皐
陶猶以屢省乃成爲戒正以無虞之世其修
德責實之功不可少怠耳今
陛下防非窒欲恪守舊章任賢使能大明黜陟
所以修其德而責其實者固不可以有加矣

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無已而望
陛下此臣所以拳拳以勤爲獻也況我
祖宗之法莫不以勤而創之臣嘗觀
祖宗之諭近臣有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
食夜不安枕又曰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
則庶務壅滯其患不可勝言又曰天下之大
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
矣凡此皆勤之準的也

陛下既知惓惓以法　祖爲念又可不法
祖宗之勤乎臣請以勤之說爲
陛下別白而重言之夫君者天也天惟聰明剛
健動而不息是以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
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而萬物之宰於動
者各得其職天之行也一息有不繼則運動
無常而不能以宰萬物矣人君之御天下以
其能憲天聰明體天剛健而惓惓焉勤勵不

息也一或怠焉則德有不脩實有不責先王
之法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又安能保天
下之治哉臣願
陛下所其無逸罔或不勤憲天之聰明以爲聰
明體天之剛健以爲剛健一念之萌必謹而
察之曰此於吾法得無有所害乎一令之出
必反而思之曰此於吾法得無有所紊乎無
所害也無所紊也然後從之不然不敢從也

如是則人欲淨盡天理昭融　聖德益脩而
所以救弊者有其本矣由是條天下之事其
大者有幾表天下之人其可用者有幾鷄鳴
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
所爲某事某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某人果
才矣乎事果濟也人果才也然後已之不然
不但已也如是則爲之而成革之而服名實
相須而所以救弊者有其要矣

陛下於是二者果能惓惓焉不違於心則勤之
實以盡內外百司羣工庶職孰敢不仰體
陛下法
祖之心奮庸熙載恪守典訓而慎行之乎以是
守
祖宗之綱紀必能開衆正之門杜羣枉之路威
福得以專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
阿私之失以是守

祖宗之統體必能存仁厚之風行寬大之政晉
旒黈纊而黜其聰察藏疾納汙而務於包涵
以是守
祖宗之制度必能惜名器公用舍以精吏治必
能重師儒慎科貢以正士風理財也必能罷
無名之征停不急之務理兵也必能稽私役
之卒懲賄求之將禮樂則必能革奢僭之習
放淫哇之聲刑政則必能除慘刻之科重威

福之罰將見滯無不興弊無不補今日之急
務無不治良法美意可以祗承而無偏失不
舉名存實爽之議由是而吏稱其職由是而
民安其業由是中國尊而四夷服由是風雨
時而嘉祥至凡
陛下所期無不如志可以保盈成於萬世之久
可以躋至治於三代之上矣區區漢唐宋之
功業烏足言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終復策之曰諸生學古通經有志於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對無有所隱且寵之以朕將親覽之一一言臣荷
陛下生成之德沐
陛下教養之恩學雖不足以通經而志於用世也久矣今幸一登文石之陛陟赤墀之塗承問而對臣之職也直言無隱臣之忠也况

陛下導臣而使之言哉臣復有一言以為
陛下獻者惟欲
陛下終始此勤而已昔周公之於成王有無逸之戒宋璟之於玄宗亦有無逸之圖二臣之言初非有異二君之治乃有不同蓋成王聽周公之言而無間故卒至凫鷖之休玄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終故卒成天寶之禍是則人君之治莫不興於勤而廢於逸人君之勤能克善其始而慎其終此前代彰灼著明之效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伏願
陛下以成王為法以玄宗為戒以臣之言為不欺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
祖宗之法有不難守天下之治有不難保矣惟
陛下留神省覽如
聖諭則臣之幸也宗社之福也天下萬世無疆之休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冊表類

冊文類

聖母章■皇太后冊文　嘉靖三年四月十六日

伏以立愛始於家邦所以修生人之紀事親極其
尊養所以用孝子之情惟
太宗之繼在正統固欲致隆然一體而分於至

情亦宜兼盡攄儒先之緒論酬罔極之洪恩
特議褒稱似非過舉恭惟　本生聖母興國
太后陛下淵穆溫恭聰明淑哲言動式遵夫
國史女趨必應乎珩璜上溯
先君備闡雎窈窕之懿內勤國政有鷄鳴儆戒
之風誕育耿躬早荷慈齋遂仰膺夫曆數以
入奉乎宗祧王迹肇基爰及遠從於水滸徽
音克嗣篤生允自於維莘肆當嗣極之初聿

舉尊親之典恩深九地猶未極其推崇美並
二南尚少存於揄揚每念
昊天之德曷勝愛日之誠若非飾盛禮以加稱
何以立表儀而成教寧爲親而過於厚忍泥
古而薄於親率籲羣心參稽故實惟坤元至
大道有協於含章而胎教不凡德實符於睿
聖謹率文武羣臣恭奉金冊金寶更上尊號
曰

章聖皇太后仰祈尊鑒俯慰愚衷胥壽無疆永
享璇宮之樂德音不已式增瑶牒之輝
表類
恭遇尊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號禮成羣臣賀表
某官某等茲遇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誕膺　尊號大禮
告成謹上表稱賀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文母恩齊有聖人而爲之子重
華至孝以天下而顯其親盡本生難已之情
舉曠古未行之典三靈協祐萬國交懽恭惟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幽閒貞靜光大含
弘鍾靈應懷月之祥毓美具俔天之質懿行
克配於
獻帝賢聲獨冠於親藩電繞虹流誕育神明之
冑龍飛虎變茂膺曆數之歸深恩莫報夫劬

勞聖意欲隆夫尊養博諮廷議再上徽稱寶
冊勤崇發四海九州之瞻仰
宸闈展慶備五章六服之儀文惟徽音達嗣乎
后妃故盛祚克造乎今古臣等幸聯鴛序與
被鴻休朱芾斯皇願益衍震男之慶黃裳元
吉惟永符坤母之占臣等無任慶幸踴躍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三終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四

奏疏類

脩實德以謹天戒疏

司禮監太監高永傳奉
聖旨京師地震朕心驚惕爾文武百官同加修
省致齋三日祭告　天地　宗廟社稷山川
禮部知道臣等伏讀明詔仰見
陛下畏天省己不敢寧居是即帝舜洚水儆予

周宣遇災而懼之意也然必常存警惕之心
充盡修省之實而後可以感動　天地轉災
為祥若行於上者不過辦香束帛以隆祭告
之虛文行於下者不過黑帶布袍以應因循
之故事三日之後一祭之餘君臣上下弛然
自肆如是而欲求消復之効臣等知其必不
能也夫同加修省臣下誠當戰兢惕勵以仰
體

陛下之心而修省之本則又在於 陛下益
陛下爲
天之子爲天下民物之主天地之位萬物之育
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心有敬肆而安危治
亂恒必由之天心之仁愛
陛下益欲其長治久安而恐其至於危亂也故
變異之來實所以警告 陛下若有不能忘
者今茲地震之變其占陰盛陽微兵亂不息

而又發於
宸極所臨之地
陛下可不增脩實德以仰體上天警告之心乎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言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
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爲人君者益不
待變異矣常然後知警而至於變異之作則

又深自戒懼不敢戲豫而馳驅此古之帝王
所以克謹天戒而欲保治安於長久也臣等
仰窺聖心之警惕固知所以敬天矣伏願
陛下持守此心始終不怠以盡敬之之實昧爽
臨朝修舉聖政必欲體天行之健者此敬也
數御經筵緝熙聖學必欲同天德之純者此
敬也安居法宮頤養聖體必欲祈天命之永
者此敬也持衡之勢此重彼輕戲豫馳驅自

不暇及由是陽德日亨而羣陰消鑠兵亂漸
息而治安可圖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也
臣等不勝忠愛願望之至

乞禁約狼兵私收俘獲人口時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

臣原籍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近年饒州姚
源撫州東鄉等處盜賊竊發其地皆與臣本
府相鄰臣聞各賊流劫鄉村尤惡大姓家毋

嫠婦多受姦汙驕子愛女多被擄掠怒髮爲
之衝冠悲感至於流涕今年四月來又聞調
到狼兵將帶所掠子女載至南京貿易貨物
臣痛念鄉邦重罹荼毒恨處之未能盡法而
師律益以不臧至今地方未得安靖自愧非
才誤蒙簡擢經武遏亂與聞政機益四郊多
壘之辱固有不遑啓處者況同室纓冠之救
又忍不以爲意耶近有同縣人來臣詢問鄉

里消息及用兵進止其人說稱廣西副總兵
張勇曾差頭目以童男童女各二人送至臣
家但臣弟完寄有家書不曾開寫以理度之
臣弟亦知非義決不肯留第恐勇方領兵征
剿隣境流賊望其驅逐鄉閭賴其保障窮鄉
寒士利害在前一時思慮未周亦或隱忍容
受臣自得此信寢食不寧竊惟軍中所得幼
小男女係俘獲賊屬法當收養聽取若是被
虜良家法當招認給領豈可以之乞人事而
作私交也哉臣料勇雖武臣亦知事體決不
爲此以陷罪愆或是調來狼兵掠賣既多恐
其不便却乃假勇名目送至臣家一則欲臣
感其私惠而默不復言一則幸臣中其陰計
而噤不敢言顧臣受國厚恩方圖報稱勉己
自勵日乾夕惕若因呴沫之小利而誤軍戎
之大計避矯激之小嫌而昧取與之大義則

其貪冒之行無異於狼兵而殘忍之心有同
於流賊
陛下亦將焉用之哉臣已一面寄書與臣弟完
若前項人口未受則已萬一誤受速送至本
縣差人轉解總制都御史陳金處以憑依法
行遣臣又慮狼兵尚在南昌華林等處攻剿
山寨猶未回還或仍前虜掠販賣爲害未已
則軍法不肅盜賊雖平一方之民何時可安

九重之憂何時可釋伏乞
聖明特勅兵部將臣此奏轉行江西鎮巡及紀
功科道官嚴加禁約痛革前弊庶幾師律嚴
明人心聳畏羣盗可以早滅民生可以早安

辭免陞職奏

准吏部咨正德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該本
部欽奉
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費宏

加少保着照舊與楊廷和辦事加勑奉行欽
此移咨到臣欽遵施行臣奉命自天措躬無
地切念臣之才識實爲駑鈍臣之學術實爲
迂踈粤在　先朝待罪館閣雖職專勸講而
愧未能奏啓沃之功雖志在匡時而恨未能
彌權奸之變奉身以退乃分之宜恭遇
聖明復蒙召用延數月而未至稽遲之罪已不
可言歷再使以傳宣眷念之恩愈加崇重況

控辭未奉於　俞旨而慰諭屢見於絲綸一
則曰輔佐
先帝屢效忠謀二則曰日侍講讀備著忠勤一
則曰詠以直道見忤權奸二則曰遭讒去官
輿論稱重叅雖一字之褒榮逾華衮重以十
行之詔炳若日星不圖擯棄之餘有此殊常
之寵懷感甚切報稱爲難夫犬馬微賤猶有
戀結之誠風雲感會孰無攀附之願況

陛下之中興真所謂千年一聖而孤臣之再入
亦可謂千載一時時不易逢聖皆快覩備股
肱於聖代論襪線固都無一縷之長幸遭遇
於清時在鉛刀亦思效一割之用茲蒙委任
仍與事樞豈敢涉僞而屢辭但合竭誠以圖
報惟忠惟直自誓不移恭
陛下之用臣以此而臣之事　陛下又安忍背
恩而自棄耶第新進官階臣雖概受誠以官

階之進必有所爲或以年勞既久例合叙遷或以績用有成禮宜超擢一階半級激勵所關資淺才微豈應輒得仰惟御極之始詔告萬方無功而陞職者不得苟容冒名而冗食者悉在查革正欲節財用以蘇四海慎爵賞以勵庶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所貴守之不易行之不疑令焉必從言焉必踐然後綱紀大定治安可圖如臣者起自山林始還位著

於新政未有涓塵之助於當官未效絲粟之勞而乃誤寵薦頒崇階遽進心實自愧人其謂何爰敢披瀝衷懇仰干 皇慈伏望俯聽臣言收回恩命容臣以舊官在閣辦事庶幾不逾涯分可免譏評即同不次之遷尤戴曲成之賜

辭廕奏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

伏蒙

陛下念定策迎立之功有推恩延賞之典而濫及於臣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臣聞命慚悚罔知攸措切惟賞以酬功必有功而後賞若功無可錄而賞亦濫加則 朝廷之賜予不足以爲勸而臣子之叨冒適足以取譏

仰惟

陛下以天縱非常之聖承天序當嗣之統當時內閣輔臣如楊 蔣 毛 定大策於事變

危疑之際安社稷於姦臣跋扈之秋 陛下念其功勞厚其爵賞可也顧臣時方謝事政不與謀初無翊運之功敢叨延世之賞况臣自廢處田里值逆濠陰蓄異圖內倚權姦肆行毒虐臣恐禍亂之及朝夕自危而世道更新

聖明御極龍飛虎變抑轉乾旋始無性命之憂得見太平之盛而乃首蒙召用再立清朝風

雲之會方自慶於遭逢天地之恩實難圖於
報稱毋虞瘝曠之譏豈意誤寵之加心甚不
安義當辭避伏望
聖慈俯察愚衷收回成命庶慶賞之典不至於
濫及而愚臣之分亦得以苟安

賜綵幣玉帶謝
恩奏

今日早伏蒙

聖上遣司禮官頒賜臣綵裘大紅蟒龍紵絲紗
羅白玉束帶伏念臣退處山林召還禁闥甫
經旬日未效涓埃乃蒙眷遇之隆遽有便蕃
之賜衣頒玄黼與黻鄰以爭鮮帶琢琳琅覺
虹光之上達臣省躬弗稱揣分奚堪服以拜
恩幸子衣之安吉勉焉圖報庶衮職之必補

乞休第二疏

臣自揣衰病不職昨者具奏乞休欽奉
聖旨卿內閣元臣忠誠端亮朕所倚託至重豈
因浮言欲乞休致可即出安心供職勿負朕
意吏部知道伏念臣材質駑下學識疎庸遭
際
聖君特蒙召用與參機政誤受簡知事有所疑
則手降綸音而欲訂其可否勞無足取乃面
承天語而輒獎其忠勤茲者復荷褒勉留
供職豈忍固爲辭避上負聖心但臣擺本極

盂而所受已踰於沼沚用宜榱桷而其材豈
中夫棟梁畏盈滿之難居念止足之當戒此
臣自揣分量而不可不去者一也況地居禁
近位躐豪英過被寵榮如女入宮而難免於
媢嫉久妨賢路如蘭當戶而必見於鋤芟若
力爲爭勝之謀豈得爲盛德之事此臣審察
事機而不可不去者二也且衆口難調人言
可恤挾私讐者既含毒而巧於射影持公議

者亦鬨風而淡於同聲則是由臣貪戀以致
煩言其於俗化所累不小此臣顧惜國體而
不可不去者三也臣用是再瀝悃衷仰祈天
鑒伏乞特賜俞旨容臣早歸臣得優游林泉
吟弄風月倖張良之穀假仙術以引年齡賣
疏傅之金侈
上恩而光族里則臣之榮幸多矣

辭免加俸陞級奏

該吏部節該欽奉 手勅內開
恭穆獻皇帝實錄纂修已完朕念他每勤勞總
裁官費宏着支正一品俸改兼華蓋殿大學
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仍舊欽此欽遵謄
黄賚捧到臣仰承恩命感懼交并竊予過優
實難負荷敢瀝誠懇上瀆天聰蓋百官之祿
莫厚於正一而惟功之懋者所宜饗殿學之
銜莫榮於華蓋而惟學之優者所可兼顧臣

伴食台司功無可錄濫竽史職學不足稱厚
祿榮銜豈宜輒受受之則於心有愧辭之則
於分爲宜昨者伏聞 聖諭以爲實錄加恩
累朝故事豈可因
皇考已之是蓋推尊親之孝廣逮下之仁故雖
一髮之勞亦軫九重之念臣自揣見聞孤陋
無由備悉天丕顯之謨才識疎庸未能發揚
夫至純之德方虞罪譴深自憂惶況左言右

動多得諸藩邸之舊人而方矩圓規上賴於
聖心之裁定反復循省臣有何勞若徒冒寵
而貪榮是爲薄功而厚饗況臣曩從擯斥自
分沉淪遺際
聖明首蒙召用孤卿秘殿再進華階玉帶蟒衣
三叨渥賜至於讒言交毀又特荷於保全罪
戾最多俯曲蒙於湔貸恩同父母德並乾坤
蓋雖捐軀畢命未足以稱塞乎至仁卽使因

事劾勞亦安敢輒希夫厚報此臣所以懇辭
恩命而不敢輕受之愚誠也伏望　特賜諭旨
收回新命容臣以舊俸舊銜供職庶　朝廷
之恩典不爲濫予而臣愚之心迹可以少安

乞休奏

臣自正德甲戌廢棄家居辛巳之夏恭遇
皇上龍飛首蒙召用勉供厥職十五年於茲矣
大禮既成信史既纂　廟制既定　皇上尊

親之孝正備至隆臣周旋其間與覩盛典無
所贊助深愧上孤眷注之恩乃荷大度優容
不加譴責今年三月以來屢出褒章付臣編
集文華聽講之餘既受灑賜平臺召見之日
復荷褒嘉益右文之主近代所無而遭際之
奇實出於望外也然臣之私心則恐吟咏頻
數聖慮過勞須托散本官轉告司禮監官欲
爲上達天聰保愛聖體以錫福於天下延休
於萬世豈敢徼一時之寵而爲一身勢利之
計耶今忌臣者乃以此爲臣之罪欲加陷害
從而媒糵其短仰恃
聖明必能洞察臣豈敢深辯以上煩　聖聽但
物忌太盈分當知足臣荷寵過厚盛滿難居
惟宜決於求去庶可免於罪戾況臣賦質素
弱百病交侵近日胸膈痞滿飲食減少精神
疲困心志灰頹當

皇上勵精圖治之時臣衰羸若此豈能仰贊廟
謨裨益政化若不早去爲罪愈重伏乞
皇上憐臣之力實不能强察臣之心非敢負恩
容臣致事退處田野得遂閒適調理殘軀則
自今以至未死之年皆
皇上之所賜也

因災自劾奏

近該禮部題稱四方災異非常入妖物[illegible]有

自古所未見者聖心惕然諭令百官同加修
省是即古
帝王克謹天戒側身修行之心也臣自召用以
來六年於茲仰惟
皇上以聰明天縱之資而又加以遜敏日新之
學一政一令必參稽其可否一言一動必求
合乎準繩郊禋薦享齋祓一心對越神明周
旋中禮可謂極其敬矣上法

祖訓慎守舊章崇奉 兩宮動求意惬可謂極
其孝矣軫念窮民屢加賑貸矜恤刑獄不忍
輕殺一人可謂極其仁矣早朝晏罷躬親庶
政萬幾之暇又軏留意詞翰未嘗厭倦可謂
極其勤矣用舍予奪斷自宸衷人之情僞莫
能逃於洞察可謂極其剛且明矣凡盛德至
善自古人君不能具有者
皇上皆兼而有之是宜和氣充周休徵畢應立

致太平之盛而猶有人妖物孽如四方之所
奏聞者果何故耶實以臣等大小臣工未能
仰體 聖心勉修職業上之德意或壅遏而
不能下流下之民情或蔽抑而無由上達是
以愁怨之氣上干天和災變之來致煩聖聽
皇上顧乃過爲謙抑引咎自歸臣等之心豈
能自安而其罪固不可逃矣如臣又以非才
誤蒙寵任叨居百僚之首職莅賢豪之上望

不足以服衆道不足以匡時
皇上之於論學甚專也而臣無沃心訓志之益
皇上之於圖治甚銳也而臣無興滯補弊之能
雖意在調和庶幾濟事而人將責備難免譏
評每負愧而懷憂恐妨賢而病國益舉臣之
中惟臣官尨尊不職祇甚而致災之罪臣尤
不得而辭也伏望
皇上究臣誅譴容臣罷歸別任老成付以政柄

則轉移之間大有妙用自能消彌災變和同
天人上以慰　皇上之心下可荅天下之望

又自劾奏

臣揣分量材處非其據兼以素多疾病志倦力疲蓋懷欲去之心久矣近嘗因災自劾乃荷温旨慰留高厚之恩感深刻骨卽隕首捐軀無以爲報此臣所以輒復靦顏就列而未敢汲汲以去爲請也茲者

皇上渙發德音諭令百官同加修省而又自謂心有未純德有未一上無以格於高穹下無以寧夫兆庶惕然儆畏引咎自歸臣仰見
皇上體道謙冲克謹天戒卽禹湯罪已之意然而
皇上敬天勤民勵精圖治一心既正宜諸福之畢集五事既修宜休徵之協應乃今災變稠疊實由臣下不職有以致之而臣官階最高責任最重致災之罪尤不可逭蓋古者三公論道以燮理陰陽三孤弘化以寅亮天地若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不能以無責臣所居則三孤之官也所修則寅亮之職也觀四方之所奏報非天反時而爲變則地反物而爲妖是臣於寅亮之職不修孤卿之官有愧循名責實安可復居是位以上負倚畀之至意哉惟　聖慈隱惻許臣自新然如臣之不職

無補政化若又苟貪祿位久在班行恐民怨日以益深而天災遽難消復何以副
皇上求治之誠何以荅蒼生願治之望伏乞矜臣之愚不加誅譴早賜諭旨容臣罷歸別任忠賢責以輔導則必能盡弼亮之忠而無依違之罪由是災異頓消禎祥日至臣退居田野躬課農桑霑雨暘時若之休沐乾坤覆育之澤庶幾和康衢之謠而幸見堯仁之遠被

猶能效華封之祝而仰祈舜壽於無疆也

乞恩奏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臣昨具疏乞休欽蒙准臣致仕馳驛還鄉臣仰荷厚恩曷勝感幸顧猶有私情不容已者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爲臣男費懋賢荷蒙作養由嘉靖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館讀書臣亦欲其成材上報國恩但賦質虛弱素多疾病今

見臣休致行當遠離父子之間不免感傷前疾愈加增進慮恐臣既去之後臣男形影單隻憂病相仍學問無成虛糜廪祿伏望

聖慈矜憫容其伴臣南歸就醫調治痊可之日即當前來效用以圖報補臣無任懇悃之至

奉

聖旨費懋賢准隨卿回還養病病痊之日前來照舊作養聽用吏部知道

講學疏

竊惟人君之治天下其所當務者有二焉曰勤政曰講學二者之中講學尤爲急務蓋人君之政實由一心而推心苟不正則發於政事必有不當於理者况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人君居崇高富貴之位在深宮獨處之時所以娛耳目惑心志者雜陳於前皆足以爲政事之害一有所好而不知察則始焉雖勤終

必流於荒怠而不能以自致惟勤於務學日以聖賢義理涵養本原不使之昏昧放逸而又究觀古昔治亂興亡之故隨事省察惕然驚懼然後心無不正政無不善而天下可保其常治也仰惟

陛下即位之初頻御經筵講明聖學天下臣民得於聞見者莫不私相慶幸以爲堯舜復生欣欣有太平之望蓋以爲

陛下心存務學則必能明義理屏嗜慾以端爲
政之本清出治之源何患於政事之不修明
治道之不隆盛哉然去秋罷講太早今春出
講太遲人心未能無始勤終怠之惑臣等叨
肯禁近職在輔導自侍朝數刻之外不得瞻
奉 天顔無由少效忠悃亦甚愧焉伏願自
今以後時御便殿容臣等率領講官日執經
史敷陳治道以仰裨聖性之聰明至於宮中

無事復取既講之書反復玩味期於貫通浹
洽不徒以空言視之將見講誦之樂自足以
遏怠荒之念所以延
宗社無疆之慶所以答臣民望治之心實在於
此

兩淮水災乞賑濟疏

竊見今年以來四方無不告災而淮揚廬鳳
等府滁徐和等州其災尤甚臣等詢訪南來
官吏備說前項地方自六月至於八月數十
日之間淫雨連綿河流泛漲自揚州北至沙
河數千里之地無處非水茫如湖海沿河居
民悉皆淹沒房屋椽柱漂流滿河丁壯者攀
附樹木偶全性命老弱者奔走不及大半溺
死即今水尚未退人多依山而居田地悉在
水中二麥無從布種或賣鬻兒女易米數斗
偷活一時或拋棄家鄉就食四境終爲餓莩

流離困苦之狀所不忍聞臣等竊惟各府州
處南北之衝爲要害之地
聖祖之創造帝業實以此爲根本江南之輸運
錢糧實以此爲喉襟况自古奸雄啓釁召亂
多從此地若不急議賑恤深恐冬盡春初米
價愈貴民食愈難地方之變殊不可測蓋小
民迫於饑寒豈肯坐就死地其勢必至棄耰
鋤而操梃刃賣牛犢而買刀劍攘奪穀粟流

圾鄉村雖昌刑憲有所不恤嘯聚既多遂為
大盜攻剽不已且有逆謀於是欲招之則法
廢而人玩或未必從欲勦之則兵連而禍結
或未必勝貽害不小善後實難孰若思患而
預防乃可漸消而默解臣等曾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
深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
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

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
起國勢危矣此蓋我
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項重地有此災
傷
陛下尤當仰遵
祖訓深加憂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敕戶部會
集廷臣講求賑救之方各衙門一應歲辦額
辦錢糧在此地方者俱宜暫從蠲免庶幾德

澤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殘喘未
萌之變可保其或無矣

止差官織造疏

近該司禮監官迺日宣示
聖意催進差官織造勑書臣等非敢抗違觸忤
自取譴責但以
陛下奉天明命為民父母其道在於節用省費
以寬恤民力布德施惠以固結民心然後萬

姓悅服乃能保天位於無窮一切舉動傷民
之力而拂民之心者皆不宜輕舉而妄動也
今四方災異頻仍而淮揚廬鳳蘇淞等處百
穀不熟饑荒尤甚父子相食僵死滿途仰荷
聖心惻念遣官賑濟詔旨一出聞者無不感戴
聖恩稱頌聖德然饑餓之人甚多銀米之發有
限賑濟之惠猶恐未能徧及地方之變將來
大有可憂臣等備員輔導日夜警惕休戚相

闕豈忍坐視若織造差官不暫停免則科派
供應必爲一方之擾而愁怨叛亂難免意外
之虞此臣等所以展轉顧慮寧逆　陛下之
意而不敢輕易撰勅以誤國家之事也臣等
願望　陛下俯察愚衷特降明旨織造官暫
且停差待秋成之日再議料至彼時民食已
足地方已安凡百事務易於辦集不過遲緩
半年供用亦未久缺如此則　陛下恤災愛

民克已從諫之德可比隆於堯舜而傳播於
萬世矣

請徙慶庶人疏

今日蒙發下刑部等衙門會官議處慶庶人
台淶事情
皇上親御宸翰以其事斷問既明已發落處置
不必又議遷徙欲臣等再票旨來仰覩　聖
明篤念親親惟恐被人妄意擾害即古帝堯
親睦九族之意竊謂親親固爲治所先而地
方關係重大倘有他變事干
宗社尤不可不慮所以　累朝列聖於各宗藩
過之小者薄示懲戒過之大者未嘗輕處割
恩正法皆非得已查得先差內外勘官所奏
台淶罪犯不爲不重且稱其遠在邊陲習成
獷惡武夫悍卒易於招呼若從輕典恐異日
禍階蔓延有安化之變節該多官議請遵照

孝宗　皇帝處置代王聰沬事例遷徙陝西省
城居住以消其釁奉旨降作庶人着在本府
居住又歲給膳養米三百石恩已過厚台淶
不知改過自新却又私交匪人輕戕人命怙
終干紀縱跡詭秘誠不可測寧夏鎮巡官員
以地方事重利害切身不得不言刑部等衙
門多官亦照先今論奏揆之事體稽諸國法
所引代王聰沐事例最爲親切台淶所犯比

之聰沐殆有甚焉而大同之遷山西與寧夏之遷陝西亦正相合況台宏雖稱華爵其內外各衙門所管人役不下數千宮府深密鎮巡難以關防出入又難禁絕又聞有土達二百餘人先年不知何故聽其役使今罪狀已露釁端已開若使元惡不離本土羣下素憚其兇雷孰敢不聽驅遣而極邊之地密邇賊巢人心易於搖動姦宄易於召集將來變

生不測誰任其咎伏望 皇上再加審處合無仍照臣等昨所票擬發出施行倘或 聖心未協乞照今擬票令各官再行會議停當奏請定奪庶後艱不致重貽地方患害臣等所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處

進覽潤色

御製詩題本

伏蒙

皇上以臣等調和詩句面賜慰勞加以濃賞且諭令宜益用心 以職臣等仰荷天地之恩至高至厚其將何以為報哉是日午後又蒙遣司禮監官宣示

御製四景詩十二律欲臣重加潤色臣仰歎聖學之勤聖德之謙皆有不可及者謹已更定數語錄上用陳御覽臣竊窺聖製每及於農事之艱苦尤可見近日所註無逸蓋深知小

民之依在於稼穡而一話一言憂念不置故於吟詠之間往往見之由此一念擴充必能崇儉素節浮費薄賦歛省征徭仁政之及於天下者多矣商之三宗周之文王又豈多讓耶臣不自識輒敢依韻恭和而諷勸之意亦寓乎其中伏惟

聖明留意

文

臣得罪家居今日午後內閣典籍 吳忽[illegible]
御製詩草一摺二一是司禮監官在左順門發出
令伊送至臣家欲臣潤色臣謹遵
聖意更定數字謹錄進呈并原草封上伏候
聖裁臣不勝恐懼之至
應
制撰進祈雪告文
臣欽蒙聖恩給假在家調理閏十二月初七

日早該內閣制勅房辦事官捧到
御筆首意以一冬無雪欲於初十日 拜祈於
上天令臣撰告文一通臣稽首頓首拜受伏
讀仰惟
皇上敬畏上天遇災而懼卽帝舜以洪水儆予
成湯憂旱以六事自責之心也顧臣何人卧
病家居乃蒙溫旨咨訪且諭令體朕是心撰
擬告文臣感激厚恩踧踖捐軀頓首無以爲報

臣身雖未甚健卽當出供臣職所有告文謹
以撰訖封進
奉
命[illegible]詳
御製疏
昨者伏蒙
皇上以所製敬一箴齋暇治志二篇遣司禮監
官齎示臣等拜稽伏讀仰見 皇上潛心聖

學念念不忘知君位之當慎也則篤於持敬
而欲造乎純一之德知祀事之當嚴也則志
在圖治而欲忍乎
祖考之靈且正心誠意莫先於慎獨敬天勤民
莫急於用賢而 聖作皆歸重於此此乃堯舜
禹湯文武傳授之心法唐虞夏商周致治之
本源自漢唐以下之君鮮有知者而 皇上
獨見之真論之 所謂有天德可語王道者

矣由此進而不已二帝三王豈得專美於前
古耶臣等相與歎服且自慶得遭　聖明之
君而與聞精密之論真千載一時之快事也
二篇之文見理分明用意深遠非臣等所能
企及其中間有簡古與奥讀之未易領會者
則臣等略加補綴謹錄呈上伏候
聖裁臣干冒　尊嚴不勝恐懼之至
聽

制撰次尚書三篇註解疏
該司禮監官送下
御筆旨意一道欲再註尚書伊訓併
聖祖所註洪範與近日　御註無逸分爲三冊
共成一書臣等仰惟
陛下緝熙聖學稽古右文究心二帝三皇之道
玩味伊尹周公之訓拳拳如此真近世人君
所不能及而可以同符於　聖祖矣竊惟三
篇之序則當以
御制洪範居首次伊訓又次無逸蓋洪範九疇
雖演於箕子而其源則出於夏禹實在商書
之先又其註出於　聖祖故其序之先後宜
然也除伊訓註容臣等仰體　聖意以次撰
擬進呈今將裝演次第謹具題知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四終

致語類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漢祠太乙上元紀令節之名周宴鎬京小雅詠那居之樂頼一人之有慶幸四海之無虞與物皆春受天之祐恭惟

皇帝陛下光膺寶曆嗣守鴻圖堯德巍巍全備

乃聖神文武文心翼翼無逸于觀遊遊田布聲教於萬方混華夷於一統稷茲獻歲載舉褒章植壁南郊已慶成於大祀奉觴東內而致孝於慈闈爰肆綺筵溥將火戲珠星璧月輝煌不夜之城蜃海鰲山幻化無邊之境備既醉太平之福樂來遊豈弟之慈雲上天需玉食享大庖之獻雷出地豫金絲喧法部之音人心盡仰夫九重天意來親夫一德三稱

萬歲延聞靈嶽之呼一刻千金以盡清宵之樂臣等欣逢盛事叨備從伶巽悅咸擬敬陳

口號

春宵如晝月初圓內殿張燈簇綺筵鰲極蓮連滄海上虹橋高映綵雲邊霏霏烟霧香浮閣隱隱雷霆樂在縣

聖主憂勞方此宴山呼處處祝堯年

章聖皇太后聖旦荅

皇上宴致語

伏以天開壽域老人增寶婺之輝春滿慈闈仙母陳瑤池之宴臣民共仰遐邇均歡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挺德業日新聖政乂而萬國咸寧皇極建而九疇攸敘文王有母思齊歌大雅之詩虞舜尊親至養遂聖人之願懸帨值長生之節稱觴致介壽之誠惟愛敬之交通宜獻酬之備舉蟠桃令裏送駝峯麟脯之

珍部樂聲中見獸舞鳳儀之瑞信矣母慈而子孝昭然地察而天明臣等叨與從伶幸逢盛世仰九重之春色欲助宸歡撰四韻之俚言敢塵聰聽　春藹深宮設綺筵仰承慈闈樂無邊花飄異馥薰簾幙鳥弄歌聲雜管絃至孝每隆天下養遐齡欲並洞中仙今朝再獻南山曲戲綵應過萬萬年

中秋節

皇上宴

章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天宇澄鮮萬里仰中秋之月慈顏悅豫一人舉上壽之儀美景難逢歌聲初沸恭惟聖母章聖皇太后齊莊中正勤儉慈仁懿質俔天嗣徽音於姙姒柔儀法地並逸駕於塗娀德儷先皇慶鍾聖子千秋萬歲方坐閣乎太平四海九州宜永安乎至養當此月華之盛滿乃維秋氣之平分桂魄團圓轉玉盤於銀漢椒塗嚴邃陳綺席於瑤池九奏春容入珍聯絡鏗金戛玉恍聞綵女之霓裳炰鳳烹龍美甚僊家之麟脯恰又是佳兒佳婦誕節相逢正相宜此日此時稱觴爲樂蹁躚綵袖周旋黼座之傍瀲灔金波滿注瓊巵之內想處處謳歌稱至孝願年年歡賞似今宵臣等供奉梨園奔趨楓陛清輝照夜每叨被乎餘光

慈壽齊天欲永綏乎福履敬陳俚句仰助宸歡　冰輪初出五雲邊良夜璇宮設綺筵至孝欲崇天下養慈親元是女中仙十分瑞彩當樓閣萬國歡聲沸管絃但願年年當此夕聖心常樂月常圓

重陽節宴

章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天高氣爽逢九日之良辰物阜民安值

三登之樂歲盡南面奉親之孝獻東朝爲[illegible]
之觴喜溢宮闈歡騰都邑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殿下天資窈窕坤道含弘德
協二南允矣女中賢聖身膺百福宛如天上
神仙誕育明君丕承大統竭一心之敬愛報
九我之劬勞節屆重陽時維秋季授衣納稼
方歌大有之年泛菊囊萸載講登高之禮回
陽春於颷館駐美景於瑶池炰鳳烹龍備九

鼎八珍之甘旨鏗金戛玉極五音六律之諧
和祝明年強健勝似今年願一世太平延千
萬世臣等執伶官之末技綴殿陛之清班輒
獻俚言仰塵聰聽 登高故事說重陽聖主
承顔舉壽觴插鬢幾枝黄質紫當階爲朶菊
花黄筵賛迭奏歌聲綴珠翠繽紛舞袖長子
孝母慈真樂事華夷處處頌吾皇

冬至節宴

昭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律應黄鍾四海慶綏長之節祥開紫極
一人致獻壽之誠美化風行歡聲雷動恭惟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懿淑侃天安貞應
地恭勤儉約正六宮之儀刑福壽康寧閱三
朝之熙皡孝神罷歸於真主指海宇安若泰
山當此一陽來復之朝正值萬邦無虞之際
鴻鈞氣轉吹葭動六管之灰化國日長刺綉

添五紋之線獻蔬承綏乎福履稱觴用悦乎
慈顔炰鳳烹龍陳天厨之珍味乘鸞駕鶴集
蓬島之真仙盞斝序行絃歌迭奏臣等叨備
從伶之末曷勝祝聖之情仰瞻宸歡敢陳俚
句 腰律初回又一陽九重
天子慶 慈皇瑶臺共仰祥雲見宫線方隨化
日長蓬閣景中開綺席笙歌聲裏獻霞觴吾
君仁孝通天地壽域弘開遍八荒

中秋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九十日秋光將半美景難逢三五夜月色徊圓今宵尤勝仰恭宸歡俯同民樂恭惟皇帝陛下受天之命如月之恒有三皇五帝之經綸嗣一祖七宗之曆服驗雨暘之休咎恒省夫歲月日時知稼穡之艱難罔淄于遊畋觀逸乃若四海無虞之際萬幾有暇之餘坐對氷輪仰瞻銀漢雉扇徊開寶鑑乍依於寶

座鶴觴載舉金波瀜注於金壺管絃間玉笛之聲千羽效霓裳之舞蟾入河而不沒兎搗藥以長生處處被皇風何止方千里者九人人祝聖壽曾聞呼萬歲者三臣等身處掖庭職叨樂部無以奉吾君樂將如此良夜何敢獻工歌仰塵天聽　王宇瓊樓灝氣清御筵歌管送金觥月當今夜十分肅節到中秋萬寶成桂殿仰宥瑤兎影排閶遙聽鳳凰鳴天心眷佑天顏喜環海人人賀太平

記類

補菴記

京口費先生官大學九年于茲矣其始至也覽堂之後西北隅有隙地可菴焉於是斥而營之垣而固之斗室有牖可琴可書落成之日先生以補名其菴撰範之隙退食之時經於斯史於斯出入於斯客有過先生者拜而請其義曰自古在昔所以名菴者多矣若胡忠簡公之以澹

朱文公之以晦其義槩可知已先生之菴以補名補云補云何取於補也先生應之曰菴必有名所以自况也所以自遂也所以自期待也予朔夕優游不願乎外自念夫有生於天地之間農者耕焉吾得而食之桑者織焉吾得而衣之工者器焉吾得而用之賈者通焉吾得而資之惟所義今古日盤桓於是菴之中暇則紬繹其戶牖補葺其罅漏自適者如是是之取爾客復

進曰先生自道也先生之補殆不止是也然則先生之所以補將曷補耶予知有補於義理者焉有補於士類者焉有補於天下者焉蓋先生以名世之才為任重之器其始官翰林也載筆玉堂以文字為職業綴緝聖人之遺書而補其闕略如東廣微之擬華黍白樂天之續湯征則有補於義理也迨今官太學也雍容璧水宗王教化刮磨洗濯天下士而補其不足如陽城之以

忠孝勉諸生胡安定之以體用植人材則有補於士類也至其位槐庭而調梅鼎可旦夕冀耳則又將謀王斷國納誨論思上有益於吾君下有益於吾民如仲山甫之補袞汲長孺之補過程御史之補闕則有補於天下也義理微矣而先生補之士類多矣而先生補之天下大矣而先生補之然則先生之所補豈曰小補之哉補菴之名先生豈徒然哉先生向以語於予者豈但若彼而已哉先生笑而頷之若有契於其心者須臾客去宏因退而記其語

琴鶴遺音記　乙丑夏六月

寶應朱君升之以地官主事自南京來奏其三載之績謂予曰辱有斯文一日之知也手一卷曰琴鶴遺音而屬為之記予曰聲音之微妙至矣其入乎耳感乎心有不可以口述而言傳者譬之於風與影繫之而不能留也捕之而不能執

也吾子於二者之音欲從而記之可乎而況所謂遺音者一嘆之餘寂無留響欲從而追記之可乎然而吾子必有得於斯也請試以意言之而予以意聽之可也於是升之作而對曰此先大父聲叔之餘家君傳之藹乎常若有聞而予小子惴惴焉懼其久而不傳者也蓋先大父諱琟字楚琦天資邁爽標格峻整紛華盛麗不能入乎其中惟是二物者偶與心會因取其材之

中於譜而相之合於經者蓄而玩之竊經觀史之暇輒擷槁梧埋朱絲一再搏拊於以禁止邪心而涵養正性發舒志意而詠歌太平愔愔乎采蘭之幽也雍雍乎薰風之暢也既而新聲閒作清徽中奏則胎僊有感而來集矣延頸舒翼且鳴且舞應節赴會若解宮商或秋高露下夜漏將半戛然有警聲徹寥廓不覺披襟起坐呼燭拊絃或攫或醳以寫其嘹亮飄揚之韻於是

樂之終身不慕進取遂以琴鶴道人稱之其高尚廉退之節擬諸古昔庶幾戴安道張天驥之儔匹也及先大父謝世家君共甫勉承徃訓以應有司之求乃領薦書歷壯縣在鄞在長陽在江陵清慎一節囊無長物則又仰法乎趙清獻簡易之規而於先大父所未及試者將以推行而克賛之不敢忽且忘焉雖然世吏則滓熄歲逺則念梭微先生之言何以昭德音於不忘永孝思於無巳乎小子亦奚所據依而自警耶予見升之篤學嗜古其文詞巳駸駸乎作者之列以爲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䖏知爲之先者其賢囧巳然乎夫道人之於琴鶴所謂寓意於物者也洸箏笛之耳而蓮慕乎澹泊純古之風息鷄鶩之爭而獨適乎清逺閒放之趣使其列於位著見於猷爲將民愠是觧而聲聞於天豈肯營營𪗋擬苟利其身謀而巳乎若江陵

其亦善繼人之志者矣而蜚英騰茂大振於時則升之之責也吾聞琴之古者其聲謟和可以升奏於廟堂之上而老鶴胎化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于甸以數論之其在升之無疑矣尚勗之哉

節義堂記

穆爲古水著姓其先有諱用能者今希賢甫之五世祖也起家蒙古學正勝國運終起義兵保

鄉里從于兵鄉人至今德之故其後世世以讀書執禮爲事而有節義之風焉希賢之曾伯祖諱禹原禹原早世其配李年二十有一其孤子恭甫三歲李孀居撫子恭恭克有成洪武中昭旌其門而希賢之父諱弘淵弘淵卒時其配邊之年如李而希賢之年如子恭邊嚙指誓不忝其家世李如其言至希賢子恕復早喪子婦李氏年二十餘抱孤女孀居者亦且十年于此矣

盖楊之婦以節著者三人焉希賢之叔祖諱濟之尚義輕利歲戊子嘗出粟累百斛有司賑饑恩授之品官乙巳丙午歲邑復大侵有司下勸分之令時閭右爭匿財而希賢復毅然應之意欲辭品官而請追旌妣邊之節以例不可乃止盖楊之以義稱者二人焉嗚呼何楊氏之德其盛如此也節義人之大閑也然昏於利欲者多矣富如文君耳受當壚之恥文如蔡琰不免胡騎之辱至若積而不散則朱公子以殺其身石季倫以殞其身而不卹視楊氏之事不亦可嘉矣哉東漢二百年烈女見於傳者十有七人其以節著者僅足以視楊氏之數而孝武之世獨卜氏欲父子死邊輸財縣官後雖尊顯之以風百姓卒無應者而楊氏先後以義稱者又或過之然則楊氏之德不亦重可嘉矣哉矧三節皆女婦二義皆齊民也世之自幸爲男子者死生

之際顧伈伈俔俔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自分爲王公大夫者於取與之際乃能熙熙攘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焉是又楊氏之罪人也夫節義之事昭乎與日月爭光巍乎與泰華爭高凜乎與秋霜爭嚴固無俟於言也而節義之堂則楊之子孫歌於斯哭於斯不可以無言故邑大夫龍居時敷請予爲楊氏記之予不讓

崇正書院記

辰州府崇正書院旣成太守婺源戴侯敏白于
廵撫都憲安城劉公文煥使來請記而自以書
語故曰辰與沅陵之學地皆偪隘諸生肄業者
無所容玆惟敏責方亟圖之已而得淫祠一所
因念吾儒之教謂必絕神姦而人始知爲善也
乃毀而撤之取其直以成是院有文會之堂有
寶經之閣有郡賢之祠擇士之秀者羣居而講
習焉此崇正所由名也又曰祠凡十有六楹其

所祀首濂溪蓋楚產也明道伊川晦菴則以其
或生於黃陂或遊于湖湘楚得從而附焉橫渠
則以其與四先生並稱理難獨廢南軒則以其
嘗學于潭湖湘之遊實因之大都欲學者觀感
倣慕而正道由之以興起也於乎世之爲有司
者惟催科聽斷是急而戴侯獨惓於風教又特
揭崇正之名以昭示衆目端其嚮往豈不賢遠
於人哉蓋古人之論學必歸於正其體則所謂
正心以修身也其用則所謂正人之不正也雖
其規模節目非一言可得而盡要之在循理遏
欲以公滅私而復乎吾性之善人知之則隨其
所處而必有益於時此蓋伊尹之志也人不知
則樂之終身而不至失其所守此蓋顏子之學
也自孟軻氏旣沒惟濂溪以是上接洙泗之統
而後諸子繼之其在當時旣往往作新學校以
成就人材而又著書立言傳之後學欲此道相

承而不絕其用心亦勤矣顧世之學者迷溺乎
記誦文詞科名功利之習而正路之蓁蕪日甚
學於是者可不體侯之心而各自致其力乎今
濂洛關閩之緒論具在誠能探討服行反觀內
省由濂溪之說而知事天事親之爲一致由晦
菴之說而知尊德性道問學之不可偏由南軒
之說而知爲己者在無所爲而爲乎居必以正
人自期待自樹立脩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

莫不一出於正等而上之將爲大人焉正己而
物自正斯於侯崇正之心爲無負矣宏自愧謭
陋無能爲役然都憲公與侯之意不可以虛辱
也姑誦所聞以俟使學者皆知所勵而且以自
勵焉

重建九峯書院記

武夷二曲之內故有堂曰詠歸回挹玉女大王
鐵板獅子諸巖岫之勝益九峰蔡先生之子參

知政事文肅公因祖父藏脩之舊堂而構焉者
也自宋迄今三百有餘年遺趾僅存鞠爲茂草
先生之十世孫司訓珙嘗慨然有志興復顧其
力弗逮也正德癸酉之冬寓書京師以其事懇
適臺察張君廷實出按入閩宏以珙意謀之張
君曰此崇儒急務也吾其敢辭至則餙建寧道
分守少參彭君師舜分巡僉憲胡君文振蔡君
成之相與商之經始于乙亥季冬會巡按胡君
士寧繼至謀諸提學副憲姚君英之又助以罰
鍰若干越明年丙子八月功乃告訖其中爲堂
三間以奉安先生之像傍爲廡各數楹左以延
戾止之客而右以處先生子孫之居守者焉其
前爲門門之楣額曰九峰書院詠歸之故於是
乎爲新矣嗣是以巡按至者若周君文儀則給
官田若干畝以佐歲時祭祀之需若沈君文燦
則給其門者一人以供朝夕掃除之役時少參

魏君共僉憲蕭君必克及同府姜君度賓皆協
心贊决移縣遵行期于久而弗替而珙又悉文
不足徵無以彰諸君之美見興復之難而示其
子孫以保終之訓也乃復卽宏而告焉宏竊嘗
聞之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托而後傳所謂堯傳
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載
諸虞夏商周之書渾渾焉灝灝焉噩噩焉益尤
明著而詳備也慨自夫子沒而微言絕斯道晦

僞遂失其傳我文公朱子訓傳諸經以遠紹羣
聖人之統獨書傳晩未及成環眡門人求可付
者乃以屬之先生先生親承師指攷序文之誤
訂諸家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爲治之心洪範
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前人所未及者則其羽
翼斯道之功顧不偉歟今經筵之勸講科舉之
取士於書皆主茲傳而廟廷之從祀爵邑之追
封亦可謂隆且重矣顧講學藏修之地■蕪未

剪蘋蘩未薦墨池筆塚埋沒於荒煙白露之中
宜瑛之所爲動喟而不能已也然非諸君子有
崇儒重道之誠殆將以彌文末務視之瑛雖孚
號焉而莫之恤欲復前規於久湮之後豈不誠
難乎哉大都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有觸其端未
有不油然而興起者今遺跡既著過者必式焉
愉與之加美俎豆之加崇又安知其不有興于
今日也爲先生之子孫者其尚來游來歌讀先
生之遺書進德修業勉勉不怠以延世澤以爲
儒族之光斯不負諸君子崇重之意其亦瑛之
志也

進士題名記

上紀元嘉靖之二年爲歲癸未例當開進士之
科禮部如制舉天下所貢士試之得其文之中
式者李舜臣等四百人三月之望　上臨軒策
以治道稽先是所舉有以故而未奉大對者十

人亦與焉越二日　上親定甲乙賜姚淶等進
士及第出身有差其餘諸恩典皆舉行如制故
事必立石題名國學二部以請詔臣宏爲之記
臣惟人君圖治莫大於求賢天佑人君莫大乎
以賢遺之故在昔高宗恭默思道則夢帝賚之
良弼而傳說出焉霖雨之喻股肱之喻高宗之
望于說者甚勤說於高宗之命祗若對揚亦惟
恐未能仰副旁求之意君臣上下感孚固結而

李以後殷道之隆成中興之治豈偶然哉惟我
聖天子應運而起侔迹商宗宵旰勵精修政務
學益欲遠追嘉靖之治惟茲求賢之科循用故
典罔有弗饒佩窺淵衷寤寐豪俊豈不庶幾有
如說者出乎其間以爲中興之良弼耶諸士子
當聖作物覩之期乘千載一時之盛舒英奮翹
顯然而出以應側席之求亦豈無以古之名臣
自期待而不欲其專美於前者耶夫士之進也

莫重乎其始故朝廷於士之始進也亦必重乎
其名揚于廷則有鴻臚之傳唱揭諸門則有黃
榜之懸布頒之天下則有登科錄之梓行而又
勒諸琬琰樹之賢關所以尚其不朽者其勤如
是果何爲而然哉蓋欲與是選者顧其名而思
所以自重各求無負於吾君無負於所學由是
砥礪奮發卓然樹立以爲一代之名臣而有聞
於數千百載之後焉耳自國初至於今茲科凡
幾開石凡幾立名凡幾題其卓然有立而磊落
軒天地者誰與其泯然無聞而與草木俱腐者
誰與其爲奸爲佞甘以小人自處者又誰與諸
士子指其名論其世好惡之公益昭昭乎其不
能掩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有美焉有刺焉
有勸焉有懲焉然則可不愼於自重以副國家
重士之典以慰中興聖主求賢尚治之心乎臣
謹記

城闕里記

新築闕里城衍聖公知德謂茲舉爲國家盛事
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爲記闕里與
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闕里尤爲孤曠守
望無所恃焉正德辛未盜入兗以二月二十七
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燄所及不崇朝
縣治爲墟是夕移營犯闕里秣馬于庭汙書于
池雖廟宇林墓幸而不虞然旗屬散徙神人震

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衆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充謂縣廟必相以守盍即廟爲城而移縣附之仍甫浹遂疏于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爲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潘梟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其何司綏群議既協詔從　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

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爲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復募高貲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工於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視其外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廻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伉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邦布環列推足以増宮墻之重而此千百年

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爲莒罪故勇夫重閉王公設險槩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役皆譏蓋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不能無憾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故虎牢之城以夷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

所當正也則善之至若閟宮之役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爲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也萬世而下三綱敘正而諸夏又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邇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

天子之詔所以無怍於聖人之訓而遂成千百

年剏見之功也宏不佞無能爲役幸執事從史氏後於國之大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徒則孫君交司空則李君鐩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御史吳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趙君璜巡按御史則李君璣在藩臬爲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按察使吳君學參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參議閔君楷僉事盛君儀蔡君芝董其役者則知府童旭同知李鉞

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牽聯得書者也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五終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六

序類

雙節詩後序

信之境山奇而峻水清而駛而人之生其間也亦或肖之頎不能推戢蘊藉以就夫渾厚和平之氣耳亦宜有以使之也然其矜嚴勉勵以志節相高鄉有其俗而人安其習則又有足多者矣葛源在郡治西北數十里其山水清奇尤爲

予所賞愛予雖未即其地跂而望之意必有高潔不凡之士鍾其靈秀而出於其間以顯名於當世既而得今夏官主事鄭君毅見其篤志好脩卓卓朋儕中固已心異之然憂患相仍不見君者久矣頃至南都君持其所集雙節詩見示予讀之知君之賢蓋有所本而葛源之靈秀不獨士君子鍾之雖婦人女子亦無愧於霓結之名勝也雙節者祝爲姑歸孔貿甫年僅二十有

六而發孤一曰麒於時經六歲列爲婦歸麒年三十有二而發孤一曰潤於時經十歲鄭氏一脉之微至麒與潤岌岌乎殆甚矣賴二母辛勤鞠養幾絕而續潤今且六十以殺封貴而殺之才猷德器可以遠到無疑二母之有功於鄭氏何其大哉夫抗志抱節在士君子猶以爲難故當流離顛沛之秋往往喪心失守蒙詬而貽笑況於尤弄闒靚無境外之志者乃能卓然有立

皭然不緇與峻嶺清流爭高闘潔於瀼載之間益甚難矣而況姑始之婦終之挺乎貞松勁栢之並聳炯乎堅冰美玉之交輝求之叔季頹靡之餘尤不易得也是不足以見鄉邦習俗之美耶昔游女有難犯之貞共姜守靡他之誓皆見於國風蓋人倫之大王化之端有不可泯焉者然則諸公之作萃於茲集固秉彝好德不容已之良心而共有關於世教也大矣予況鄉郡於是可無言乎因書以爲雙節詩後序

送湖州府推官俞君顯之序

永豐俞君顯之與予生同郡舉于鄉同年情好甚篤也累上春官不利今茲始授湖州府推官以行予賀君大郡得良有司君遜謝曰某凡品也佐茲大郡不敢不勉焉以求無負於　明天子賢公卿擇人任事之意雖然竊有憾焉今之用人也甚拘崇庳顯晦率循其始進之資其既

擯於賢科其塗甚隘雖心之克盡亦豈能凌厲雲漢而副其初志也耶予因謂之曰君之族在國初有爲都御史而受知於　高皇帝者矣其人實起草萊固非由科目出也特以其操履之正材器之優遂陟顯融樹功業載之簡冊播之鄉邦至于今不衰君可盡於常調而懷苟且之乎矧今　上明習政體總攬權綱方留神於羣吏之治而冢宰馬公又能因時用法以望權資

目下位而超遷者往往有之葢以振士氣而作
人心運治機而弘化理其道固宜爾也君茲行
惟其盡而怠焉弗盡其心則已矣苟能不盡而
怠吾見其進未可量也君之職主於聽獄獄始
於有所爭爭始於有所欲也有所欲者其是非
曲直不能自辯故求明決者而聽之而聽之者
非一無所欲其明與決必有時而不能用欲任
之稱亦難矣而湖實大郡物豐民阜趨欲而羣

爭者視他或相倍蓰君之心尤不可以不盡也
盡其心能舉其職斯可以獲乎上而治乎民歌
譽之著聞官資之崇顯莫不自我致之所謂勤
於職事乃所以求知非欺我也若其心既盡其
職既舉而人不我知宜歌而謗與宜譽而毀至
此其責葢有所在吾可以無與焉亦何憾哉昔
程淳公之為令也以視民如傷四字揭諸座隅
范文正公之為司理參軍也日抱其獄與守爭

是非未嘗少撓持二公之心雖天下之刑可理
也而施之州縣之間亦無毫髮之不盡君於是
乎可以得師矣矧出遭盛時吏課明而賢路廣
君行矣惟心之不盡職之不舉焉是懼又何憾
哉君矍然起謝曰非年家契分之厚不如是之
拳拳也其願勉之予遂次第其語以為君贈

送太守張君濟民之潮州府序

今天下為郡百五十其守必進士起家鮮或由

他塗以進者即有之不能十一也士登甲科以
來必敭歷中外久之以才賢著聞而後乃與茲
擢故或由諫垣或由臺察或由六曹郎署之長
計其資序多至二十餘年鮮或以資淺而超遷
者即有之不能十一也葢以守之事任為甚重
而其選用不容以不重耳夫今之為君牧民者
由守而上有監司焉由守而下有縣令焉縣令
雖有欲為之志然其所處者卑而無遂事之權

事之可與否係乎其上上之人有制焉者莫得而專也監司雖有可爲之權然其所統者廣而非親民之職令之行與否係乎其下下之人有欺焉者莫得而知也惟守處其中澤可以究乎下情可以通乎上上不能制而下不能欺者漢宣帝所謂平政理訟使民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獨良二千石能之信哉斯言可謂深知其重者矣然則今之選用何可以非其人而

輕畀之哉潮爲廣左雄郡頃缺守吏部請以姚江張君濟民補之濟民丁未進士也初爲儀制主事尋改駕部再陞至郎中在曹柄已二十年而其望與資稱故得與古靈之稿談者知濟民茲往可以副重任而無愧矣而吾儕同年於濟民猶不能忘言者則以仁者之贈在況愛且不斬焉別有弟兄手足之情者耶始予讀漢書循吏傳見其所載者僅六人蜀則文翁膠東則王成潁川則黃霸渤海則龔遂北海則朱邑南陽則召信臣皆郡守也盖不能無疑焉豈吏必守郡而後可以循名乎既而漸諳時務得其故如前所云乃知孟堅所錄深有感於宣帝之言而欲天下民生之各安其業非守得其人信不易致也其後忝在史氏每幸百五十郡之守有治行卓卓如六人者當特筆大書以增汗簡之重而其人顧不可多得焉則又竊疑上之人所以

綜核而勉勵之者或未盡如宣帝之時也惟今上臨御既久勵精政事二三大臣又能仰體聖意選用賢良以爲天下生靈計轉移感動之間將必有翹然而起以躋古人之芳躅者矣嗟乎百五十郡之民予固願其舉安而百五十郡之守予固願其皆循吏也然使有如六人者果出於予之同年則又區區之私願焉濟民其懋之哉

送伯父兵部副郎君歸覲序

聖天子在位二紀孝德益隆不替乃者念
聖母皇太后之號未稱厥功詔有司飭具議上
徽號曰聖慈仁孝以四月十有九日率羣臣奏
冊寶獻諸東內羣臣竊相慶謂虞舜文王之盛
美復見於今日矣既而翔鶚樹竿墜鳳宣詔則
錫類之恩被及海內凡近臣有父若母未及貤
封之期者皆特給誥勅逮其父若母六年欲歸

省者聽嗚呼仁哉時伯父自主事擢副郎者始
半載祖母太安人周遂加封為太宜人錫誥及
先祖樂菴公亦進贈如伯父今官家君五峰家
母余又以宏貴推封修撰安人咸謂吾門被寵
尤盛然太宜人年益高副郎君自拜官迤今逮
慈侍者實六易寒燠拜恩之餘瞻雲益切於是
遂援例以請得請喜甚治裝將歸矣
龍馭上賓號弓未服因滯於行久之會

嗣天子視朝始獲陛辭就道蓋十月既望矣惟
時草木節解清風戒寒驪駒在門餞者畢至酒
三行客有稱父者起而賀曰樂矣哉君之歸也
而孝道備焉昔季子佩印于洛陽相如結駟於
成都榮矣而孝以悅其親者未聞老萊戲舞乎
斑斕潘岳騈羅乎絲竹孝矣而榮以顯其親者
未遂非至樂也古人勿論惟溫詔之須進封者
有矣或限於年不得一光乎桑梓歸覲者有矣

或仍其爵不得再慶於椿萱非至樂也今兼而
有之惟君太夫人童顏鶴髮恩典加隆而君褒
衣危冠拜慶堂下二美備矣况棣萼在庭友于
之情怡怡蘭玉在堦秀發之聲赫赫茲樂也其
可既乎雖然古人論悅親者歸于獲上而治民
論顯親者歸於立身而行道求忠於孝朝廷之
典也移孝為忠臣子之職也君之歸而復來其
接淅乎若流連其丘其水之間漁樵之與侶鷗

鷺之與親遂以溫凊之奉滫瀡之供爲孝之大
是豈前日
聖天子覃恩之意哉君不其然副郎君曰是吾
心也從子宏遂請書其言納之裝以爲送行序

送浙江按察司副使劉君元亢序

皇帝臨御之五年天誘 聖衷權奸伏法於是
綱維振肅而治化更新中外臣僚黜陟進退一
付之廷議無所徇大臣司用人之柄者銜持鑑

拂式克欽承一惟才且賢者是崇是奬無所私
蓋前此地限朋分之黨掃除漸盡而僻遠孤立
清修自守之士往往見用於時而得行其志矣
元亢出吾江右其身若不勝衣其言若不能出
諸其口所守叙在西南萬里外五六年來無音
問與知舊通中朝權貴人無有識元亢面目者
以故事例之守之遷必滿三考吾意元亢在叙
亦必九年而後遷也頃銓曹刻爲方岳而元亢
乃在薦中詔擢浙江按察司副使職專巡海忽
元亢自叙奏課來京師吾又意元亢之來亦豈
謂遂有此擢哉夫以元亢之孤立自守宜無知
而薦之者矣然古人謂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
元亢始主南京屯田事能除倉庾出納之蠹均
竹木抽分之利則都憲華亭張公知之遷比部
在營繕虞衡督修神木廠能取中官所受緡錢
以給公用蒞事盔甲廠能節其傔廩不糜費於

私役之匠則尚書淳安徐公知之爲都水巡河
南河道能根究脩隄之費以安重湖區畫椿草
不使積於無用則督漕安成張公知之而況守
於民近宜民之吏民必譽而歌之譽而歌之者
衆久則洋洋乎[illegible]於用人者之耳然則元亢之
受知而膺薦奚足異耶大抵濟天下之事患於
無才有才矣患無誠以將之若元亢之才猶可
企及獨其一念之誠有過人者故雖不務爲赫

赫之名然所在利興害寢誠立而名自隨之非倖致也元克向爲郎署爲郡守即有所行猶或置於其長而不得盡展其才今奉璽書而往莅一方有遂事之權利害行罷惟其宜而無所慮則其績効將日益以著而人之知之將日益以衆

上之用之將日益以大矣予元克之同年進士也於其行誼不可以無贈於是乎書

送府丞呂公丕文之應天序

新昌呂公丕文以成化甲辰進士上第授刑科給事中尋轉右歷左遂陞禮科都給事中出入禁闥者十餘年矣累上封事言朝政闕失軍民利病然務存大體不事矯矯時論賢之頃應天府丞缺吏部推公及戶部都給事中祝君質夫可任有詔用公談者竊謂今 上綜核名實類漢宣帝宣帝嘗察諫大夫蕭望之明經持重論議有餘欲詳試其政事故既出爲平原守以其在郡日淺復出爲左馮翊茲呂公自都諫往丞應天亦何異於望之之試三輔耶三輔益漢初都長安所置秩皆中二千石及光武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爲尹三輔乃陵廟所在仍其號而減其秩我

朝之順天即東都之三輔也其首京[illegible]承大化亦相類然應天實國家根本之地視[illegible]都之三

輔尤重焉益我

太祖高皇帝當群雄鼎沸之秋率衆渡江即居建業屯兵於此者十有八年凡城池之築鑿芻粟之供億甲伏之營辦其民効力率先他郡觀當時復租之優詔懇切諄至謂子孫百世不忘江左之民則

聖祖在天之靈未嘗不以建業爲沛鄉而

高祖之衣冠

孝陵之松栢固在也今京府之秩南北一體九
卿之外此實要津尊雖方岳不得而並立今尹
丞之補必擇才而賢者任之豈非以其地之重
歟公在諫職甚久侍
上甚近畿邑之鄉老里正每朔望來集闕下
上必詔順天府尹若丞諭以樂生興事奉法遠
罪之指公所熟聞而飫見也由是推之則
聖祖所拳拳僾邱之民

上心昔忌之哉顧地里遼絕尹若丞又不可時
奏朝請以曰宜詔旨則惟擇其才且賢者往敬
用治而已矣擇丞而得公固所謂才且賢者廣
上德意懷遠為近使畿民早成根本深固此固
公之所以報
上而亦吾黨之願也公同寅若葉君廷縉偕君
引之以公欲南詰宏貴贈言宏敢以是告公而
賀畿民之遭

送歐陽汝玉之南海縣序

為縣令難也為劇縣令又難也為劇縣令於藩
臬之下則又難矣臨乎其上者非一人公移私
召日紛委乎其前方甲之趨而乙命奄至雖心
知逢乙之怒而勢不能以兩全也於此弗慎焉
則必以為簡縣有事無小無大可不可必裁於
上雖於法得以自決而勢不敢以不請也於此
勿慎焉則必以為專有簡與專之名則大將末

其罪小將撓其權權之撓則雖有志於濂公者
且將變其守有事於仁惠者且將倦其施矣況
至於罪之求乎故令嘗戴星出入晝則早早焉
伺諸使之門夜乃呼吏張燈坐於庭而治其職
非精悍足以任僕僕之勞警敏足以應瑣瑣之
務而又謙下謹飭有能而不矜鮮有能濟者也
南海附廣東藩臬之下而吾友歐陽君汝玉令
為之令君為人持重固非矜其能者顧嘆其精

悍警斂或在人後豈是邑之果難而君不容以不慮耶將君實優為之而慮之過耶夫誦詩可以授政斷獄可以引經仕之與學其理同特其事異耳君早失怙恃家中微同胞無強幹可倚者能下幃發憤肆力經史舉進士可謂精悍也已舉業之外旁貫離騷詩賦累數千萬言書之難讀者一再閱輒能了其倫類可謂警斂也已推之於政亦不外是而顧憂其難非過慮也歟

夫精悍警斂固理劇者所不可無然非謙下謹飭亦不能濟益人之屈於下位者每有不屑為之心其屑為之者果廉公而仁惠焉又未必俛首於趨承之分益將有以僕僕為足羞以瑣瑣為可厭者矣故雖精悍警斂百倍於人而必取夫簡與專之罪惟謙下謹飭者安其官而樂於從事則至誠所感上之人且將略其跡而亮其心焉即使力有所不給而迹疑於簡彼將曰是其心非欲為簡也識有所不逮而迹疑於專彼將曰是其心非欲為專也由是無洗垢滌瑕之虞無簡書掣肘之患吾之廉公由此可以盡於已吾之仁惠由此可以及於民如是而有弗能濟者乎若君過慮固謙下謹飭之一端也則其他又何足慮哉舊令蔣君誠之於予為同年其資稟才志實與君類南海之治行上下交口譽之繼之以君固邑人之幸亦前政之休也予不

難君之為令而難君之別於是乎書以贈之

贈南京刑部郎中白君輔之序

予每讀諸史見古人父子同傳或云子某自有傳者未嘗不反覆披玩喜談而樂道之其尤盛者在漢則有若韋賢與其子玄成楊震與其子秉在唐則有若李吉甫與其子德裕在宋則有若王范兩文正與其子懿敏忠宣之數氏者其功名富貴赫然著於當時昭於後世可望而不

可及豈天固私厚其人也抑亦自致之而天無與其間耶意者天人之際相爲流通德之所在福必隨之天之佑乎人者非私厚而人之得乎天者非倖致歟夫韋氏之經術楊氏之清白李氏之材略王氏之忠信仁厚范氏之先憂後樂計其父子之間私相傳付以爲家法如田廬珍玩不忍失墜則其獲厚於天繼世顯赫豈不宜哉今大司寇毘陵白公自諫垣擢京兆更踐臺

省進列宮保從容晚節享有諸福可謂顯矣而其仲子輔之及季表之又皆起家文儒克承公志輔之以甲辰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茲已累遷爲刑部郎中然則白氏之盛方之古人亦無以甚異也蓋公素著才望累建大功而又謙謹自持深厚不伐即昔所謂君子勞而謙者有子如輔之賢而且貴獨非盛德之報歟輔之年甚艾志甚壯譬之龔野名駒可以遠到而況公實導之於先乎南山美材 名位事功固當如公今日之顯而帝揚諸君子誠不得專美於前矣茲輔之來賀三始亦以寧公公屬吏張君某某敦兩京僚友之誼圖欲有以爲輔之贈也乃屬朱君汝承周君公儀來責予言夫古之人予尚存談而樂道之況今目擊公父子之盛又可以辭讓爲事乎遂爲之書

贈高生仲儀序

高生仲儀吾郡故都憲五宜先生之仲子也其年甚少其質甚敏而其志甚壯所進未可量予甚愛之昔臧伯諫矢魚之失君子知其有後於魯管子辭一卿之禮君子宜其世祀於齊蓋古之名公魁士爲已之心常緩而爲世之心常急功名之念常重而富貴之念常輕故即其功業所施論之必且受不貲之報而況其爵祿榮名食之固有未盡者耶惟我五宜先生以名進士

為才御史歷二棘寺總憲柄臺累以危言奇策
上祀廟廊及其念切親闈遂請終養起平閩寇
行且復用矣竟以功歸他人并老林下是固與
臧伯之忠管子之讓無以甚異而今及見仲儀
之質敏志壯可世其家於是益信天之報善為
不爽而嘆古之君子為知言也故事文臣惟三
品以上始得蔭子猶必歷三載乃敢以請所以
示恩遇之不濫也先生官未及三品

天子憫其舊勞特許仲儀入太學勉圖後効恩
亦至矣而仲儀處之無赧然士大夫聞之無異
議者得非先生之功與德孚於人人而仲儀又
足為之子耶雖然為世家之子弟者甚易焉而
亦甚難焉聞其先之遺風可以興起藉其先之
遺休可以進取此所謂甚易者也然一言一動
不與其先類自墮之士得從其後傷之甚不亦
甚難矣乎若仲儀者吾信其有易而無難矣其
歸也復拳拳乞予言以為贈噫予將何以為仲
儀贈哉惟忠惟孝先生之所以遺仲儀者至矣
仲儀務學以承之予庶幾得竊附於齊魯之君
子云

送廣東按察司僉事徐君朝文序

昔齊魯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謂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劌曰忠之屬
也可以一戰於是一戰而勝夫戰之勝敗決於

斷獄之間劌近於迂矣然而卒以勝者何耶豈
上之人愛民於閒暇而重其生則下之人報主
於傾危而致其死理有固然者哉由是觀之刑
之所繫也大矣理刑者非得忠信明決之人而
用之則於獄豈能無冤而於國豈能有益乎夫
惟明決而後能察惟忠信而後能以情斷之今
之制內有刑部以統理天下之刑外有按察司
以專理一方之刑選用之際務用得人而凡補

按察者又常取諸刑部之郎署以其擅奉使之權爲郡縣之表制一方之民命必練習爲者而後稱也徐君朝文以庚戌進士爲刑部廣東司主事又之轉山東司署員外郎貫穿法律敏於聽斷然不爲法家之深刻自大司寇而下至於僚友莫不賢之嘗奉命鞫刑淮南北郡縣隸於巡撫憲臣者以百數而綱運吏士又十餘萬有有所犯杖考逮訊咸屬之君君隨事覆案必附

於法如是者三年人無寃聲豈非忠信而明決者耶頃者吏部請擢君爲僉廣東按察司事知者爲監司得人喜嗟乎今四方縣郡之獄得其情者或寡矣吏怵於威誘於貨輒以已意操縱之雖咈民心干天和有所不恤爲監司者其何可以不慎況廣東去京師特遠連山鉅海之間蠻夷錯居易怨以叛一有意外之憂調發供億必及於民則閒暇之時所以哀矜庶獄重其命

而結其心者又烏可後哉若君者吾意其可以辨此而無難矣君將行其同官君　有以賻之郎中王君天賜實來徵予言予與君有埸屋一日之雅故以是告之君果有取於予言雖進而理天下之刑可也

送嚴州府推官夏君汝楙序

夏君汝楙自登進士第後人即以臺諫擬之其儀觀偉然則臺諫也材器充然則臺諫也議論

亹亹然則臺諫也不唯大夫士云然雖常人俗子以儀觀爲易易者亦曰夏君固臺諫特未眞拜耳今者君出補嚴州府推官向之云然者旣失所望往往咎用人者遺君之才而疑君未能置輕重勞逸之嫌也予獨知君之見不類於是蓋予嘗以爲人才之用於世猶藥物之用於醫也藥之品有上焉有中焉有下焉而醫用之有君焉臣焉使焉其上者豈必爲君而下者豈必

爲使哉亦惟其時而已時之所値雖上焉者不免從佐使之例而實非醫有意於其間也然而藥之爲物亦期於補氣豐血決滞宣和有益於生人而止耳其品之高下不自知也用之貴賤不自决也况所用應時而變又安知宜君宜臣宜使焉者不各反其初耶唯其材質之腐敗氣味之薄惡用之無益於人者已矣使果材良質堅氣完而味正醫之用之雖有先後之殊而其

成功一也如君者非藥之材良質堅氣完而味正者歟宜臺諫而外補焉非以上品而後佐使之例者歟若補氣豐血期益於生人而無所擇則固君之心也俟時致用而品之上者終反其初則固予之望也然則又何咎夫用人者遴君之才而疑君有輕重勞逸之嫌耶君與予交素莫逆及聞是大喜曰予之見固不與庸人侔子類矣其以是貽吾行可乎會同郡大夫士亦將有以贈君遂強予書以爲序

慶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敬所蔣公壽詩序

二月十有二日爲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敬所蔣公初度之辰而公之年于是六十矣少師石齋楊公少保礪菴毛公倡詩以爲公壽館閣諸君從而和者凡若干人而屬宏爲序宏嘗讀詩至南山有臺見其所以祝

頌乎君子者一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二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一則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二則曰樂只君子遐不黄耇何其詞意之諄復而綢繆如此耶蓋所謂君子者其一心之正大持己之端嚴節操之堅貞謀慮之深遠必有以逺過于流俗而裨益于當時時論之所推尊人心之所屬望稱頌祝願自有不容已者而國家之輕重天下之安危實于是乎繫焉故周

之盛時以無忘壽耇爲要務及其衰也則有罔
或耆壽俊在厥服之嘆由是觀之詩人之於君
子從而祝之豈徒然哉少傅公童年發解于鄉
已褎然爲舉首及游大學屢魁季試名隱然動
四方既登甲科入翰林涵養造就純厚淵博史
局之編纂經筵之啓沃春宮之輔導茂脩職業
譽望藹蔚人囷以公輔期之出佐天曹銓綜甄
別一付之公議而不以己意與焉入掌帝制尋

執事樞代言輔德夙夜匪懈嘗扈從　武宗巡
狩而南也孤立于權倖朋比之間潛消默奪多
所旋斡其大者如諫沮留都郊祀之舉援據典
禮詞嚴義正尤人所難及者至于號弓之日國
統岌岌未有所屬公與石齋公礪菴公協議定
策翊戴天子入正大位釐革宿弊剪除奸兇進
用忠良宣布德澤爲邦家立太平之基樹勳業
于一時垂聲光于百代亦何愧于詩之所謂君
子耶惟天純佑命我國家保乂之功固有賴于
平格之壽矧　聖明建極方歛福以敷錫于民
股肱心膂之地所宜首被焉者公之德足以荷
天休稱上意所謂眉壽所謂黄耇蓋有無煩于
祝願者矣然吾儕于公有同道相益同心共濟
之義其在今日則泰之彚征復之朋來欣幸喜
賀烏能已于言乎此二公與諸君倡和以爲公
壽之意也宏輒僭書以爲羣玉之弁

士齋詩集後序

士齋姓鄒氏爲贈翰林編修國子丞末軒濮公
之配以其子編修和仲貴爲人少聰慧其父贈
御史郡博益齋先生教之列女傳諸書遂解冥
契而又博覽子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詠隨
事摹寫和平莊重見者無不奇之以爲是無愧
于能言之士矣因以士齋稱之然孺人雅自愛
重未嘗苟作惟末軒公及和仲之嘗所往來厚

善有托　者乃時作一篇應之其稿亦多棄不錄宏其子壻也自贈寄之外未嘗有見焉間以爲請則曰筆札非吾職也是特纂組之彌文烹[illegible]之余味耳何足以傳諸人人耶比者太平守傅侯希準泰其母太夫人就養郡齋以東山愛日十題懇孺人賦之侯以爲能寫其純孝之誠作而嘆曰郡有班姑謝娘可使之泯沒而無傳耶從其諸孫太學生訓得稿閱之爲綉諸梓

而以序屬宏宏嘗評孺人之作文綵絢爛若機錦之初剪意味雋永若搸和之既調而其音韻鏗鏘又若雜佩之交振蓋舉女德婦功之懿而發之於華牋綵翰之間使其服章縫厠縉紳圍是以掉鞅文苑爲天下奇男子也而乃深處中閨奕不外見其胸臆之奇蘊有無因而盡吐者昔歐陽子序謝氏希孟之詩而歎其不幸爲女子莫能章顯於世由孺人觀之豈不信哉雖然韞石之玉其氣爲虹埋獄之劍其光射斗物之奇者亦豈能閟且匿之今茲集得傳後而不終於泯沒不可不謂之幸焉耳矣孺人椅未軒公育材校藝各稱厥任所至輒有賢譽勵和伸以學始於髫齔遂以魁多士蜚英詞林其持身理家咸中繩則誠女之有士行者士齋之稱又不但以其詩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宏於茲集亦云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六終

祭文類

祭叔父雪峯先生文

某年月日姪宏謹南向稽顙緘辭寓歸聊告于故叔父雪峯先生之靈而言曰嗚呼宏侍叔父也久而叔父有功於宏也大宏之報叔父也未盡而有負於叔父也實多宏童年侍教左右朝夕無間癸卯之秋叔父鄉試得雋而宏亦追逐

後塵其冬北上春試宏從行明年入太學宏從居未嘗一日離也其後叔父循例歸省止宏游祖菴公之門不見久者惟是時為然既二年叔父自南來宏郊迎十里喜見眉面於是復合矣明年丁未宏賴教益忝登進士第而叔父乃見枉有司復留國學宏念再進必遂所圖則骨肉之間當久相與處嗚呼孰謂叔父以疾而歸竟離我而寢乎念祖宗積德百年而始發且叔父盛德初無所負必食報于天享有諸福至於疾之既感也猶恃此而無恐嗚呼孰謂叔父之年僅止於此乎祖宗之澤或蒙之而或否乎盛德如叔父者乃弗克食其報乎豈所謂天者茫茫而不可必所謂數者斷斷而不可移乎抑吾家邇來慶吉既多而慶吊相仍理有固然者乎叔父之疾每上念老母下念孤兒恨不得乘風而歸初秋稍平其念愈甚決意南往宏止之不可

心旌搖搖則亦恃先世之德澤冀天道之福善庶幾歸路之無虞也秀夫之來乃得吾父舟中之報嗚呼何人生之不幸一至於此乎雖然垂絕之際吾父適至執手永訣魂有所依此猶幸也老母雖感傷致疾相繼即世然高朗令終且達不相聞亦未為不幸也至於恩昌二子幸皆岐嶷可教且有諸父撫之天道久而後定自當獲報必無足慮然則叔父之日可以瞑於地下

矣嗚呼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果能達生知命而自慰否乎宏性本頑戇幼不更事負叔父多矣叔父下第之後鬱鬱無聊宏不能開陳譬解其失一也卧病之時適塵事碌碌不能擇醫愼藥其失二也病久思歸不能反覆勸止卒使客死於途凡附于身者未能無悔其失三也死踰月而訃始聞弗能憑棺而哭踊葬弗能臨虞弗能奠其失四也此心何時而安此恨何時而釋

乎閱數歲當請告歸省遂拜展墳墓敎訓遺孤必使二子各守一經以償叔父之志則宏之恨庶可釋其萬一若夫既往之悔則已無及矣夫復何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保相澄江尹公文 癸丑年作

嗚呼維我謇翁一代英豪偉乎其龍聳竪昂霄蔚乎其文起鳳騰蛟蚤擢儒林之秀遂振詞苑之鑣執經裔禁載筆螭坳黄有裨於啓沃庶不謬於貶褒及秉掄材之鑒累收多士之髦施於有政歷佐諸曹寧昂昂而驤展趾泛泛之鳧漂練達世務雅志本朝晚承簡命乃冠百僚宜皇仁而滲需春雨斷國論而辯湧秋潮遽事 孝廟以舜紹堯波險之舟方期于共濟和羹之鼎毎苦其難調忽謝簪組徃即林皐時事或遺幸歐公之有錄古方多效勞陸相之親抄身與名而俱泰德並年以彌高宜益深於壽域胡遽解

乎天弢某之始進實荷甄陶追憶明訓維之長號恨百身之莫贖徒六合之旁招遥望几筵寓奠桂椒翁其不吐靈爽於招嗚呼哀哉尚饗

過呂梁祭告伯考復菴公文

嗚呼昔我伯考於此分司宏以羈丱囊書相隨督我勤學戒我遊嬉國監之入公喜甚奇已而忝竊果如所期素荷鍾愛喜溢雙眉鄉有賓人爲宗室妃繼而不實結士[illegible][illegible]輒欲招宏飲酒

聯詩公輒呵止曰此禍機謹當豫避宏不敢違
惟孝惟忠公實啓之公歿一紀宏忝黃扉逆藩
啚與果才私斬宏億公教惟義是思護衛之沮
君弗忍欺雖遭讒害幸脫危疑嗟公先見允如
蓍龜逆藩既敗公論謬推
聖主嗣極任舊不遺敕使遠召乘傳北馳非公
啓佑曷克臻茲公之積慶鍾於孫枝頃復及第
集於鳳池公在九原能不鮮頤恨公不見我心

傷悲道出祠下俯伏陳詞我牖我相尚有遠祈
公靈不昧來鑒一卮尚饗

祭吳寧菴文

嗚呼天之生才夫豈無意胡用之也難而奪之
也易惟公之才識英明足以仰贊廟謨文章炳
蔚足以入掌帝制方未用也皆惜公見用之遲
及其既用也又何爲遽然而逝耶然而以正學
目侍經筵以直筆與修國史碑版照映乎四方

淵鑒甄收乎多士出佐春官爲掌邦禮與執政
樞屬陪廷議亦必展其才而漸行其志矣況正
言高論曾見忤於權奸靜處徐行常樂居於散
地歐公集思潁之詩杜老悲拂衣之未志恒慕
乎古人行不同於汙世固非若旅進旅退而虛
生虛死者也第善類之消長實世道之攸繫忽
正人之云亡宜斯文之動喟宏以與公同登甲
第公不鄙外遂爲姻契雖離合之靡常益相親

之罔替歲在甲戌宏歸故里親交懼讒莫不引
避公獨勸我爲避暑之行假我以予莊之第傷
叔季之澆漓感薄雲之高誼明年冬仲公奉使
旨道出吾廬於焉留憩約扁舟以往來共優偃
於晚歲辱契分之素深諒斯言之非戲送公東
歸未忍解袂握手叙別玉溪之涘追憶歲月迨
今五禩書問勤渠不知幾紙竊憶數年之後公
果得請當訪公於荆溪之上以李酬乎夙願而

頃忘乎俗累也詎知凶問之遽傳而良會之難
繼欲往哭而未能徒欷歔而反袂瓣香之奠哀
悰莫旣嗚呼哀哉尚饗

祭見素林公文

嗚呼世之無祿失我素翁典型日遠吾將誰從
擬翁於山乃岱乃嵩擬翁於木乃栢乃松為國
元氣卓哉孤忠亷頑立懦伯夷淵龍今　上中
興翁慶遭逢幡然赴召期志之同每有大議恥

狗以通如彼堅金百鍊弗鎔如彼江河萬折必
東一偶不合復為賓鴻才不盡用聲華無窮宏
受翁知誼篤初終明珠拱璧輒有詩筒去歲之
春徘請明農意翁猶健疾躋高蹤武夷煙艇偏
歷羣峰凶訃忽聞舊約成空思翁不見有淚霑
胸炙鷄絮酒莫奠新封緘辭千里以叙哀悰翁
靈赫如或鑒愚衷嗚呼哀哉

明太保費文憲公文集卷之七終

費文憲集選要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費宏撰宏字子充鉛山人成化丁未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諡文憲事迹具明史本傳所著鵝湖摘稿本二十卷此本乃徐階劉同升所選錄非全帙也